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
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
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教会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肯塔基州浸信会从1769年到 1885年的历史》

——包括800多份传记简述

原著：JH SPENCER.

原著出版时间：1886 年

《肯塔基州浸信会从1769年到1885年的历史》
——包括800多份传记简述

JH SPENCER.

辛辛那提

这是阿勒格尼山脉以西最古老的那种兄弟会。关于它的起源及其早期教会的一些情况，已经在本著作的早期部分作了说明。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的简述必须非常简短，有些事情将被重复，以便使叙述更加连贯。当这个古老的兄弟会最初由六个教会中的五个教会考虑成立一个协会时，他们举行了一次初步会议，有两个目的，一是考虑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是否合适，二是尝试与五个独立浸信会形成联盟，南肯塔基协会后来就是由这些教会组成的。由于未能实现后一个目标，会议指定了一个时间，为组建正规浸信会的协会而开会。关于这些事情，约翰-泰勒是这两次会议的成员，他给出了以下简短的叙述。

“我们很快就开始考虑成立一个协会，部分原因是为了与南肯塔基浸信会联合，我们于1785年6月在南埃尔克霍恩举行了一次会议；但由于与南肯塔基浸信会的联合失败，我们同意作为一个协会在1785年10月1日在清溪举行会议。似乎有六个教会聚会。其中一个来自肯塔基州南边的泰茨溪；就在那里，艾尔克霍恩协会成立了。”

初步会议于1785年6月25日在南埃尔科恩举行。刘易斯-克雷格被选为主持人，理查德-杨为书记。以利亚-克雷格、奥古斯丁-伊斯廷、詹姆斯-加勒德和亨利-罗奇出席了会议，并被邀请入座。会议同意在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上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应严格遵守浸礼会所通过的《费城信仰告白》，作为我们教会的规则，还是为了协会的缘故而暂停该告白是最好的。”会议“同意严格遵守上述的信仰告白。这一行动决定了正规浸信会和分离浸信会之间的联合问题，因为后者顽固地反对所有信条和信仰告白。因此，会议指定在次年九月的最后一天举行会议，并休会。

按照这个约定，来自六个教会的使者于1785年9月30日星期五下午3点在伍德福德县的清溪镇开会。威廉-希克曼（William Hickman）讲道，内容是出埃及记23：30。“我必渐渐地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直到你增多，继承那地。”这段经文的恰当性只有在记住这些即将组成协会的小教会位于小型的、人口稀少的定居点中，在广阔的荒野中，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野蛮人，他们潜伏在“白脸”入侵者的小屋周围的深山老林中，永远渴求他们的血。这些神的子民是多么信任地依靠祂，只有祂能拯救他们、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使他们摆脱每时每刻、白天和黑夜都在威胁他们的残酷命运；他们又是多么热切地期待，当祂把无情的敌人“一点一点地”从他们面前赶走，直到他们增加，并和平地继承土地。

在他们聚在一起的第二天，使者们通过了以下内容——

“《章程》。

“我们聚集在一起，认真考虑什么对上帝的荣耀、亲爱的救世主的国度的进步以及基督的教会的相互安慰和幸福最有利；我们一致同意在最强大的基督教爱和团契中联合起来。为了支持和保持这种联合，我们在此通过浸信会信仰

告白，它是1643年在伦敦以七个教会的名义首次提出的，其中包含一个符合基督福音的福音学说体系，我们衷心相信并接受它。但是，如果从使上帝成为罪的原因或制造者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不同意上述书中第三和第五章的内容；但我们承认并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主宰，明智地管理和指导万物，以促进他自己的荣耀。另外，在第31章中，关于为受洗者接手的问题，作为他们进入教会的必要条件，我们一致认为，使用或不使用这种接手做法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这个国家有许多以浸礼会名义的基督教信仰者，为了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我们认为没有什么称呼比“正规浸礼会”更适合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也承认这个名称。

就这样，艾尔克霍恩协会在星期六成立了。

1785年10月1日。威廉-卡夫被选为主持人。协会决定，所有事务都应由多数人决定。应协会中最古老的教会Gilberts Creek的要求，派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其地位。在回答Tates Creek教会的询问时，建议各教会用一切温柔的方式来挽回持有有条件救赎错误的人，但如果他们不能被挽回，就将他们排除在外。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决定“除了福音的传道人之外，任何基督徒担任民事或军事职务都是合法的”。每季度的会议被指定在泰特溪、大十字路口和石灰石举行。会议商定，此后任何质疑都不得进入协会，除非它已经在发源地的教会进行了辩论，并被插入教会的文件中。

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于1786年8月15日开始在南埃尔克霍恩举行。约翰-泰勒被选为主持人，理查德-杨被选为书记。会议接收了三个新教会—城镇岔路口、Bryants Station和Boones Creek（现在的雅典）。迪克斯河三岔口附近的一些浸礼会成员提出了帮助请求。一个由安布罗斯-杜德利（Ambrose Dudley）、约翰-坦纳（John Tanner）、本杰-克雷格和巴特利特-柯林斯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在8月的第四个星期六访问他们。

这是在任何可查阅的记录中第一次提到迪克斯河三岔口与浸礼会的关系。这个委员会（其中第一个被提名的人中有两位是牧师）在访问这些浸礼会成员的时候，在迪克斯河三岔口组成了著名的老教堂，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权威人士阿斯普伦德（Asplund）将教会成立的日期定为1786年，本尼迪克特（Benedict）也同意这么说。关于该教堂是由刘易斯-克雷格等人在1782年建立的说法，似乎没有任何可靠的权威支持。

前一年任命的调查吉尔伯特河教会地位的委员会报告说，该教会已经解散。这就是1781年与刘易斯-克雷格一起穿越荒野的那个教会。1783年，约瑟夫-布莱索（Joseph Bledsoe）长老在同一地点附近建立了一个同名的独立浸信会教会，该教会一直保持到1789年。

见最近的《迪克斯河岔口》简述。但它从未与原来的吉尔伯特河教会有任何联系，它最初也不是属于同一教派的。

一个关于奴隶是否是教会的福音成员的问题，被决定为肯定的。关于因主人远行而被迫与妻子分离的奴隶是否可以再婚，而不影响其作为教会成员的地位，这个问题被认为太难解决，目前无法回答；但教会被建议不要再接收在这种情况下结婚的人。

1787年8月，第三届年度会议在Bryants Station召开。会议接收了三个新的教会，即迪克斯河的悬崖岔路口（现在的新普罗维登斯）、考珀斯河（后来写成库珀斯河）和大理石河（现在的东希克曼）。本届会议的事务并不重要。接受来自与本兄弟会没有直接联系的教会的成员的方式被规定如下。“所有来自我们信仰和秩序的教会的成员，带着上述秩序教会的退会信，我们建议接纳；所有来自其他秩序的教会的浸信会成员，凭经验接纳。”。

会议讨论了“洗脚”的问题，并将其提交给下一届协会。大家一致认为，协会无权干涉一个有秩序的教会的内部事务。

同意在方便的时候，通过信件和代表与费城和凯托克顿协会通信。还同意给Coxes Creek协会写一封信，这里指的是Salem协会。

1788. 5月31日。在南艾尔克霍恩。

来自塞勒姆协会的相应使者Wm. Taylor和Joshua Carman对协会容忍各教会对新受洗者使用或不使用按手礼提出了一些异议。这个问题很快就通过会议得到了解决，相应的使者们也就座了。

来自Limestone教会的问题：属于本协会的教会，如果不遵守用舒适的生活来支持他们的牧师的庄严职责，以使他们不受生活上的负担，是否应在本协会的团契中接纳？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今年的会议记录中首次出现了表格化的教会成员人数和教会数量统计。

1788年，10月25日。在Clear Creek。

本届会议唯一重要的事项是：任何教会在没有收到本教派任何教会的书面资料之前，接收被逐出教会的成员，都是不礼貌的。本届会议唯一的重要事项是：“我们任何一个教会在没有收到指控的书面资料之前，从我们教派的任何一个教会接收被逐出教会的成员，都是不正常的。

1789. 5月30日。在大十字路口。

收到弗吉尼亚州浸信会总委员会的一封信，宣布正规浸信会和分离浸信会的联合。该协会回复说，同意在从该协会发出的所有信件中放弃正规的名称。

收到肯塔基州联合浸信会的会议记录，以及他们被邀请入座的代表，即John Bailey、Joseph Bledsoe和Andrew Tribble。John Bailey, Joseph Bledsoe, Wm. Bledsoe和Andrew Tribble，希望与我们商讨联合事宜。James Garrard, John Taylor, Robt. Johnson和A. Eastin被任命与他们商议。在这里被称为联合浸信会的兄弟会，是旧的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它曾用过这个词。

在他们的通信中使用“联合”一词，只是为了避免辩解。联合委员会召集了一次会议，于8月的第二个星期五在哈罗德会议厅召开，目的是试图实现两个协会的联合。会议举行了，但没有任何进展。

在这次会议上，书记被命令将会议记录的副本，包括通函，寄给每个教会。（据推测是手稿），为此他将收到三先令（50美分）。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四被指定为所有教会的禁食和祈祷日。

1789. 10月30日。布恩斯溪。

复兴之风盛行，据说有80次洗礼。

1790. 八月二十七日。在列克星敦。

印第安溪教会被接收。协会认为，长老的职位不同于传道人的职位，后者是一个福音职事。

1791. 8月26日。库珀斯之路，梅斯溪（现在的梅斯里克）、科夫泉、坎伯兰，

在田纳西州，斯特劳斯福克和泰勒福克教会被接收。

一个委员会被任命起草一份提交给大会的备忘录；该大会将于次年4月举行，目的是为肯塔基州会议制定一部宪法；要求上述大会在制定宪法时讨论宗教自由和永久奴隶制的问题。该委员会由A. Easton、James Garrard和Ambrose Dudley组成。9月8日，协会在大十字路口召开会议，听取报告。该报告被宣读并通过。

该备忘录的批准似乎在各教会的持奴成员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兴奋。同年12月26日，该协会在Bryants Station被召集起来，当时的决议是：“本协会不赞成上届协会同意发给大会的关于宗教自由和废除奴隶制问题的备忘录。”

收到了新的教会，位于西北地区（俄亥俄州）的雪松溪（现在的蟹园）和哥伦比亚。问题是在1793年5月，由小学生施洗者对信仰进行的洗礼是否有效的问题，被推迟到了1793年5月，然后回答得很含糊。在上述日期，又一次努力与南肯塔基协会建立联盟，但和以前一样，没有成功。失败的结果是有四个教会退出了该兄弟会，它们自己组成了后来被称为“泰特溪协会”的组织。

在这次会议上，宣教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会议拨款13, 12s, 8d英镑用于支付派往田纳西州传教的弟兄们的费用。

1793. 10月12日。在南艾尔克霍恩。

Grassy Lick和Flat Lick教会已经在五月被接收，现在Springfield教会也被接收。与最近从南肯塔基协会分离出来的四个教会组成了一个联盟，条件如下，由分离的教会提议。

“我们同意接受正规的《浸信会信仰告白》；但为了防止它对任何人的良心施加暴虐的力量，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其中的一切内容，但它阐明了福音的基本真理，而且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和自由的、不求回报的恩典的教义，并由每个福音的牧师来维护。我们相信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基督的神性，圣经的神圣权威，人性的普遍堕落，人在没有神恩的帮助下完全不能自救，必须向神悔改并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完全靠基督的公义归结为义，信徒的洗礼只能浸泡。和自我否定；所有宗教的争议都要由最高法官来决定，所有议会的法令、古代作家的意见、人和私人精神的学说都要由最高法官来审查，我们要依靠他的判决，除了圣灵传来的神圣的经文外，别无他法，我们的信仰最终要归于这些经文。”

由于一些人表示不满，1794年8月，这个联盟被解散了。但在1797年，它又被恢复了，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没有中断过。1797年，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对出售醉酒饮料的道德性产生怀疑的迹象。它是以Licking教会的询问形式出现的，内容如下。教会是否有理由对一个姐妹教会的成员关上大门，因他依法零售酒类？协会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提出的疑问证明，有些教会不愿意接受酒商进入她的团契，或者至少怀疑这样做是否合适。

1797. 在清溪。

收到的新教会。绿溪、滴水溪和海狸溪。该协会对葬礼布道的问题发表了如下意见。“伴随着歌声的葬礼游行太符合反基督教的习俗，在基督的教堂里应该被省略。但基督的仆人在那个时间和地点讲道并无不妥，因为他要在适当的时候和不适当的时候即时讲道。基督徒的谨慎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决定。但如果认为布道对死者的体面埋葬是必要的，我们希望不考虑。”

来自McConnells Run的询问。根据圣经，教会是否有义务为支持牧师的工作做出贡献？答：上帝规定，传福音的人应以福音为生。

1798. 在埃尔克霍恩岔路口。

收到的新教会。花溪和利斯溪。明年，飓风、Elk Lick、Russells Creek和Drennons Creek，（现在的新堡）。1800年，接收了Dry Creek, Buck Run也被报告解散了。

1801. 在南埃尔克霍恩。

大复兴 正在进行中。有27个老教会和10个新教会参加。报告的受洗人数为3,011人。会员总数，4,853。新的教会有埃尔克霍恩之口、北福克、鹰溪、西拉、格伦斯溪、北埃尔克霍恩、双胞胎、南本森、干流和威廉港。

本协会在印第安人传教方面的行动，以及与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的愉快联合的完成。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的行动，在总的历史中已经详细说明。埃尔克霍恩与该州的所有其他协会一起，现在采用了“联合浸信会”的名称。

直到这个时期，埃尔克霍恩协会的历史包括了我们对于肯塔基州早期浸信会的大部分了解。在大复兴之前，她的牧师和教会的卓越智慧，使她成为西部浸信会的代表机构。为此，我们详细介绍了她的事务，并从她的历史中可以了解到我们锡安教父的教义、实践、观点和习惯。在这一时期之后，虽然她仍然是本州最具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但她与她的众多姐妹协会分享了这一荣誉。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将对她的活动进行更精简的描述。

1802年，在1793年被回避的关于什么是有效洗礼的问题，以不同的形式被提交给协会，并得到如下回答。

“来自南艾尔克霍恩的询问：什么是有效的洗礼？回答：“什么是有效的洗礼？—管理者应该是自己接受了浸礼，合法地被召去传福音，[并]按照圣经的规定被任命；受洗者应该对耶稣基督表示信仰，并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接受洗礼，将整个身体浸入水中。”1803年，关于现在被称为一元论（即否认三位一体教义）的困难出现在库珀斯流、平地里克、印第安溪和联合教会。为了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该年4月在大十字路口举行了一个协会。一个委员会被派去访问被指控的教会，并重申了关于三位一体问题的旧信仰条款。委员会未能收回Coopers Run教会，在8月的协会年会上，该教会被从联盟中剔除。Flat Lick的那部分教会坚持宪法和基督的神性，被承认为教会。

这个异端似乎是在协会中恢复了，一元论的困难几乎没有得到解决，就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关于奴隶制的问题。协会中一些最受尊敬的牧师反对这一制度。其中有大卫-巴罗、威廉-希克曼、乔治-史密斯和卡特-塔兰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教冒犯了教会中持有奴隶的成员。1805年，在布莱恩茨的会议上，协会记录了以下意见。“本协会认为牧师、教会或协会插手解放奴隶制或任何其他政治议题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建议牧师和教会以其宗教身份与此无关。

这让解放者感到不快。巴罗，塔尔，他和其他几位牧师从这个协会和其他协会中抽出几间教堂和部分教堂，组成了一个解放协会。

从1806年到1809年，该协会的范围普遍存在着巨大的精神混乱：以至于在四年中，只有52次洗礼的报告。在这期间，导致教会严重分裂的影响，以及利克协会的组织，都在发挥作用。这一非常悲惨的事件，在其他地方已经详细介绍过了，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使协会陷入尴尬。Licking协会成立于1810年，1811年，Elkhorn得知East Hickman, Stony point, Raven Creek, Rock Bridge, Brush Creek, Mill Creek, Little Huston和Flat Lick，以及其他

教会已经组成并自称为Licking协会，同意在教会名单中不再称呼他们。

在此可以看到，每年都有非常认真的努力来调和利克和埃尔克霍恩协会，并在它们之间建立通信联系；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1818年，他们互相接待了对方的信使。但很明显，表面上的和解在利克方面并不真诚；因为在1820年，来自埃尔克霍恩的信使被拒绝了，理由是旧的困难仍未解决，而在教义方面又出现了新的困难。从那时起到现在，这两个兄弟会，占据了同一地区。

彼此对立，对基督的事业造成很大的伤害。

1812年，一个由被称为“老船长”的有色人种在列克星敦建立的有色人种教会申请加入协会。该申请被拒绝，理由是该教会的章程不规范。

看来这位虔诚的老奴隶，在他认真勤奋的劳作下聚集了这个教会，他曾是位于费耶特县东部或克拉克县西部的一个小型分离浸信会的成员，被称为布恩斯溪的头。该教会解散后，大约在1797年，他雇用了自己和妻子的时间，在列克星敦附近买了一间小木屋居住，并致力于劝说村里和附近的同胞悔改，归向救主。当约有50人表示皈依并要求接受洗礼时，他向白人教友申请受教。但他是个奴隶，而且完全不识字，“父亲和弟兄们”认为给他接手是不恰当的。然而，他们给了他友谊的右手，并嘱咐他继续做好事。在这样的鼓励下，他为那些被认可的皈依者进行了洗礼，并将他们组成了一个教会，样式为列克星敦的非洲浸礼会。这个教会非常兴旺，直到它有大约300名成员，这时它申请加入埃尔克霍恩协会，如上所述。其章程的不规范之处在于，为其成员施洗并将其纳入教会的传教士没有得到正式的任命。这就是埃尔克霍恩协会的创始人们所坚持的严格的秩序。

1813年，西拉-M-诺埃尔在法兰克福开始出版《福音先驱报》。在这份月刊的

第一版中，他主张组织一个通讯员大会，其目的与我们现在的总会有些类似。这个问题被艾尔克霍恩协会考虑了。但经过一年的讨论，这个提议被否决了。

1814年，外国传教士的问题第一次被提到协会面前。那年没有就这个问题采取任何行动。但在接下来的一年，路德-赖斯（Luther Rice）在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的总代理在场的情况下，为缅甸传教会筹集了150或200美元的资金。从那个时期到现在，艾尔克霍恩协会的教会一直是为外国传教士捐款最慷慨的教会之一。

1816年，由于一本小册子的流传，引起了一些骚乱，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是《致部分福音的倡导者》，是由大泉教会有执照的传教士亨利-戴维吉法官写的。该出版物中所教导的教义被认为是阿米念派的，并且特别惹恼了富兰克林协会，该协会的使者拒绝在艾尔克霍恩协会就座，直到该机构对其采取一些行动。Silas M. Noel提出了以下建议，该建议被协会采纳，得到了普遍的满意。

“我们建议大泉镇的教会，如果她为H. Davage写的小册子感到悲伤，就以福音的方式对待该作者。我们建议我们联盟的教会不接受其中的教义和观点”。

1827年，在回答Glens Creek的询问时，该协会建议他们的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加入共济会”。第二年，他们建议其成员不要加入任何“以保密为原则的社团”。

1821年，为了尊重“教会中值得尊敬的少数人”，并“为了和平的缘故”，该协会撤回了与国外传教士委员会的通信。

来自列克星敦第一浸信会的询问，涉及到由未经按立的传道人进行的洗礼是否有效，以及按立有色人种从事福音传道是否合适。耶利米-瓦德曼（Jeremiah

Vardeman）、詹姆斯-菲什巴克（James Fishback）、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和雅各布-科瑞（Jacob Creath）被任命为委员会，负责审议这些问题，并将结论报告给下一届协会。根据他们的报告，协会在1822年重申了1802年对有效洗礼的定义，并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色人种的自由人不能被任命为福音牧师，因为他们拥有福音资格”。

1828年，一场广泛的复兴运动在边界内盛行。

该协会的这一年报告的受洗人数为1676人。兄弟会的人数从2802人增加到4346人。然而，这一增长的永久价值因A. 坎贝尔的追随者的活动而大打折扣，他们将许多年轻的皈依者带入该领袖的特殊观点中。坎贝尔主义的酵已经开始在教会中起作用，复兴之后出现了该协会所经历的最疯狂的混乱和无序。这种动荡在各教会中一直持续到1830年；这时坎贝尔派被正式排除在协会之外，各教会恢复了和平。关于这些交易的充分说明已在总史中给出。

在1836年之前，我们一直与保持着有限的、不定期的通信联系，当时似乎有些教义与浸信会普遍持有的教义相反，正在她的教会中传播。Elkhorn提醒说，在与利克协会的交谈中，由于无法得到满足，最终于1837年撤回了信件。

在人们前往礼拜场所的道路上设立收费门，是穷人参加宗教集会的一个障碍，该协会在1838年向立法机构发出了非常恳切的呼吁，要求在主日开放大门，让所有前往或离开公共礼拜场所的人在本州的所有公路上免费通行。

从坎贝尔派分裂开始的数十年间，埃尔克霍恩协会的事工与前些年相比很薄弱，尽管她仍有几位能干的传教士。1839年通过的决议，大意如下，特别合适：本会长期以来一直为牧师劳动的严重不足而感到悲哀，在为更多的劳动

者祈祷时也感到被责备，因为他们确信那些在外地的人由于教会忽视了对他们的支持而变得没有效率。为了补救这一弊端，他们建议采用总协会通过的计划。这一年在实施该计划方面没有任何行动。但在1840年，布莱克（J. D. Black）长老被任命访问组成该机构的各教会，并向他们介绍人民的需要。

其目的是为了诱导教会的人，使他们可以献出他们的长老，布莱克还被指示去贫困的地方，举行长期的会议，并以其他方式促进基督的事业。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拜访了协会中的每一个教会，举行了20次持久的会议，接受了323人的洗礼，并为传教筹集了一些资金。协会受到很大的鼓舞，在第二年任命了两名传教士。

J. D. Black是第一位被任命在本协会范围内工作的传教士。但从那时起到现在，国内传教士一直在其范围内，通过它所采用的各种制度来维持。

1840年，该协会通过了以下决议。“鉴于使徒的告诫，要在主的养育和训诫中培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建议我们所有的教会，尽可能地在他们各自的会众中维持主日学校。”这可能是该州任何协会通过的第一个此类决议。值得一提的是，它是由George C. Sedwick长老提出的，他是杰出的主日学传教士Wm. S. Sedwick的父亲。

我们的篇幅不允许对这个古老的兄弟会的历史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从1840年到现在，它总体上是繁荣的，只是在战争期间，它比本州任何其他协会损失的成员更多。1861年，其教会成员总数为7760人，其中白人2671人，有色人种5089人；1871年，他们报告说只有2505人。从1788年到1880年，根据官方报告，有25,138人受洗加入该协会的教会。1880年，该协会有28个教会和3,063名成员。

本协会一些牧师的生平简述已在其他地方给出。但是还有几位在协会范围内积极工作的传道人，在此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令人遗憾的是，其他一些同样有价值的人，由于缺乏有关他们的信息，必须被省略。

乔治-史密斯（GEORGE STOKES SMITH）是肯塔基州早期解放运动传教士之一。乔治-史密斯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弗吉尼亚州波瓦坦县人。他长大后，在那些考验人的灵魂的迫害时期，他在波哈坦教会担任牧师。在弗吉尼亚州传教数年后，他很早就来到了现在的肯塔基州加勒德县。当约翰-泰勒于1783年到达该县时，他发现史密斯先生是吉尔伯特溪教堂的传教士，刘易斯-克雷格已经搬到了肯塔基河的北边，并建立了南艾尔克亨教堂。1784年，当威廉-希克曼搬到肯塔基州时，史密斯先生把他和他的妻子及九个孩子接到他的小屋，并招待他，直到他能够建造一个小屋搬进去。关于这一情况，希克曼先生写道，其内容如下。“我曾写信给G. S. 史密斯让他来见我们，但他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很快收到信。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决定停下来休息。我们有500人。我的朋友史密斯骑马过来，询问希克曼营地的情况。他带着面包和肉来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了，在太阳下山后大约一个小时就到了他的小屋，1784年11月8日。我们又湿又脏，看起来很可怜，但感谢上帝，大家都很健康。在整个旅程中，主与我们同在[占了八十五天]。第二天是星期天，在史密斯弟兄那里举行了聚会；尽管我没有准备好，但我不得不尝试讲道，尽管还有三位传道人在场。我讲的是《诗篇》第四篇中的这些话。耶和华将敬虔的人分给自己。跟在我后面的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斯沃普先生。威廉-马歇尔老弟兄也在那里。在吉尔伯特溪有一个教会，但我在搬到那里后不久就没有加入的意愿。我们住在史密斯弟兄的家里。约翰-泰勒弟兄从河的北面过来，在罗伯逊弟兄家讲道。他的经文是‘基督是万有的’。

我们建造了一个小屋，在史密斯兄弟家附近，我们的家人在那里非常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史密斯先生在南埃尔克霍恩周围地区与希克曼、泰勒、克雷格等人一起做工，直到1801年杰萨明县的欢乐山教堂成立。他被选为该教会的牧师，并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1810年，主人把他带回天家。

史密斯先生是在圣公会教会长大的，他的父母是肯塔基州早期定居者中相当突出的一位公民。他是费耶特县的一名成员，在1792年形成该州第一部宪法的会议上。约翰-泰勒（John Taylor）是他在牧师中的一个合作者，对他的评价如下。“乔治-S-史密斯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公民，也是一个很有教义的传道人。他的整个过程都很简单和朴实。他的讲道对听众的热情影响不大；因为尽管他的声音有力而响亮，但缺乏柔和和旋律。作为上帝殿中的基遍人，他更适合于砍柴而不是打水”。

里查德-卡夫是肯塔基州中部的先驱传教士之一，在早期定居者中非常有用。他是弗吉尼亚州奥兰治县的本杰明-卡夫上尉的儿子，他在离1750年不远的地方出生。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在著名的塞缪尔-哈里斯和詹姆斯-瑞德的传道下被引向基督，并与上斯普茨韦尼亚教会结合。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被这个教会指派为牧师。在他的家乡传教几年后，他跟随刘易斯-克雷格（Lewis Craig）（他娶了他的妹妹）和他的兄弟威廉-卡夫（William Cave），后者在1782年秋天搬到了肯塔基州的荒地。他在加勒德县定居，在那里他与吉尔伯特溪教会联合。这是他第一次加入的同一个教会，但现在，在一个新的地点，并有一个新的名字。在老牧师刘易斯-克雷格（Lewis Craig）搬走后，他在吉尔伯特溪教堂呆了两年左右，并与乔治-斯托克斯-史密斯（George Stokes Smith）一起为该教堂提供传道服务。1785年春天，他搬到了伍德福德县，在那里他加入了清溪教堂的组织。在这里，他与约翰-泰勒、约翰-杜普伊、詹姆斯-鲁克以及不久之后的约翰-坦纳和可敬的约翰-萨顿一起参与传道工作。他被认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而且非常热心和有用，特别是在1800

年他在克里尔克里克传道时开始的大复兴中。教会在一年内接受了326人的洗礼，并增加到558人。这是凯夫先生最有用的时期；因为不久之后，他就掉进了一个坑里，这个坑让许多好人的衣服上都出现了不可告人的污点。他染上了酗酒的习惯。

当他为这一罪行受到责备时，他痛苦地忏悔，并且再也无法被诱导去品尝烈性酒。

他对基督事业的热情没有减退，但他的作用却大打折扣。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起身准备结束他参加的一次聚会，但被大量的眼泪压倒，被迫坐下来。他死于一场疾病。

1816年7月，他患了腹泻。在他离开的前几天，他表示灵魂非常宁静，并耐心地默认了神的旨意。他曾是一名音乐教师，也是一名出色的歌手。在他临终前不久，他高声唱道：“.....。

“哦，为了胜利的信仰

为我临终的时候打气。

胜过魔鬼的死亡。

以及它所有可怕的力量。”

ABSALOM BAINBRIDGE，我们没有关于他早期生活的记载，但他应该是马里兰人，在凯伊特郡的Town Fork教堂被提升为牧师。早在1798年，他就成为该教会的特许传教士，三年后，他被任命为同一教会的牧师。此后不久，他成为

同一县的布恩溪教会的成员。1806年，他在艾尔克霍恩协会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1809年艾尔克霍恩协会分裂时，他加入了组建利克协会的一方，并在后一个兄弟会中担任了几年的重要成员，从1814年到1817年担任该协会的书记，并在1813年、1815年和1817年在该协会中讲授入门道。大约在最后提到的日期，他搬到了托德县。在加入利克协会时，他离开了肯塔基州浸信会的总体联盟。然而，他成功地进入了托德县的西福克教会，该教会是红河协会的成员，而红河协会在当时也是大联盟的成员。班布里奇先生很快就开始在各教会之间挑起纷争，涉及某些深奥的教义问题。裂痕不断扩大，直到1824年该协会分裂。第二年，贝瑟尔协会由少数人组成。毫无疑问，以下摘录自1826年该协会会议记录中关于该协会起源的描述，其中就提到了班布里奇先生。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的性质和程度，当时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并不严重，直到来自本州上郡的某些浸礼会成员在我们中间定居。起初，他们对我们的教会和牧师表现出友好和友谊的样子，这使我们认为他们希望再次回到一般的联盟中。因此，在他们的申请下，我们接纳他们进入我们的教会。但可惜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我们中间获得地位，就表现出一种党派精神，这种精神很快就进入了协会。现在事情变得严重了；在一些传道人和非专业成员的举止中，特别是在每年举行的协会中，很快就表现出缺乏兄弟之爱和基督徒的宽容。他们不是在爱中聚会，为了彼此的造就和安慰，并向罪人传扬光荣的福音，而是变成了争吵的场面，这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大大损害了上帝在我们中间的事业。

当然，班布里奇先生加入了红河协会，该协会很快就离开了大联盟，此后不断萎缩。在这之后，我们没有发现进一步提及班布里奇先生。人们认为他是一个能力尚可、品德良好的人。但人们担心，由于他有争议的性格，他对基督的事业弊大于利。

刘易斯-科班，威廉-科班的儿子，1754年4月4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库尔佩伯县。他在他父亲的农场长大，接受了非常微薄的教育。他父亲的家人都不信教，他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灵魂的兴趣，直到他大约30岁。在这个时候，他对永恒事物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印象。经过长期的斗争，他获得了对耶稣的希望，并在1786年接受了约翰-皮克特的洗礼。他立即开始向人们讲述他因救主而享有的有福的平安，并给出了呼召他去做牧师的证据，从而促使他的教会在同一年将他按立为牧师。被按立后不久，他被召到蓝山脊那边的一个教会，在那里一直讲道，直到他搬到肯塔基州。1797年，他被召到位于凯基州斯特林山东北约7英里处的格拉斯利克（Grassy Lick）教堂，负责照顾该教堂。期间，在1801-2年的大复兴中，他为127人受洗加入该教会的团契。这些人中有他的儿子塞缪尔和一个名叫波利-科尔弗的小女孩，她只有8岁大。

大约在1804年，他搬到了波旁县，在漂亮河口附近定居，并负责石角教堂的工作。他在这个地方住了大约12年，后来，他失去了三个儿子，因为他认为是邻近的磨坊池塘引起的疾病，他把住所搬到了县城的下端，但仍然保留了对石角教堂的照料。他负责的教会享有非常适度的繁荣。1825年，该教会的成员达到了69人，此后，像利克协会的大多数其他教会一样，它逐渐衰落。科班先生继续担任石角教堂的牧师，直到年老而不得不辞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被“砾石”折磨得很痛苦。1840年4月1日，他死于一次跌倒的后果。

柯班先生是一个思想坚强的人，精通神圣的圣经。他在早期的事奉中非常成功。但是，由于加入了特殊浸信会的利克协会，该兄弟会所持的教义和实践体系压制了他的天才，冷落了他的热情，所以他剩余的牧师生涯相对来说是没有结果的。

AMBROSE BOURNE在本世纪初的大复兴中被带到Marble Creek—现在的East Hickman—担任牧师。在他开始传道后不久，他就搬到了麦迪逊县，并加入了泰特溪教会。在那里呆了很短的时间后，他搬到了费耶特县，大约在1810年，他在那里与吉利德山教会联合起来。大约在1817年，他搬到了托德县，成为吉利山教会的成员，该教会可能是他建立的。在他在这个教会的服事下，杰出的约翰-S-威尔逊被带到了这个教会。他似乎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亨利-托勒（HENRY TOLER）是弗吉尼亚州国王和王后县人。他的出生日期已经无法确定。年轻时，他只接受过普通学校的教育。他很早就在约翰-考特尼的传教下信主了。几乎在他受洗并加入上学院教会之后，他就开始劝说罪人悔改。

他表现出的才华促使一位非常富有的浸信会成员，即卡特顾问，向他提供了获得更好教育的途径。他接受了这个慷慨的提议，并在宾夕法尼亚州塞缪尔-琼斯博士的指导下度过了三年时间。回到家乡后，他很快就被任命为牧师。他现在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布道工作。1783年，他开始在威斯特摩兰郡传教。他在这里聚集了诺米尼教会，该教会于1786年4月29日由17名成员组成。他担任这个教会的牧师超过20年。当他辞职时，该教会有875名成员，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教会。

“泰勒（J. B. Taylor）说：“托勒先生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威斯特摩兰县。他广泛地走访了北颈部以上各县和以下地区，以及约克河和拉帕汉诺克河之间。”

在弗吉尼亚州传道，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大约四十年后，他在1816年左右搬到了肯塔基州。他在伍德福德县定居，并与克里尔克里克教会联合，他在该教会服务了大约四年时间。他的卓越才能使他在这个新国家备受追捧；但他

似乎并不满意，也没有成功。大约在1821年，他负责盖尔斯科里克教会，他也加入了该教会。他促使该教会改变了其章程，取名为特定浸信会。这是他作为牧师为他们服务的一个条件。他的目的是诱使该教会退出富兰克林协会，并与利基教会联合起来。有几个成员被诱导离开了清溪，加入了盖尔斯科里克，但没有退会书。当投票决定教会是否要改变其协会关系时，决定不改变。教会还恢复了它以前的名字“联合浸信会”。这使托尔先生非常生气，于是他吸引了一派人，在凡尔赛成立了一个特殊浸信会，并促使他们加入利基协会。这发生在1822年。托勒先生在他短暂的余生中为凡尔赛的这个小教会服务。他于1824年2月3日去世。

亨利-托勒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传道人，在讲坛上有很大的能力，很少有人比他在家乡时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恩赐。但在他来到肯塔基州后，他的脾气似乎变坏了。他在克里尔克里克、盖尔斯科里克和法兰克福都没有成功，在后一个地方讲过一年的道。大约在1820年，他写了一本题为“联合-不联合”的小册子，其中他谴责了艾尔克霍恩协会，并为利基教会辩护，反对分裂的指控，猛烈地与以前的兄弟会脱离关系。以他所有的优秀能力，他无污点的性格和他以前的成功，很可能他在肯塔基州做的坏事多于好事。

约翰-H. 菲克林于1771年2月17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斯普茨韦尼亚县。他很早就来到了肯塔基州，可能是和他的父母一起，并在斯科特县定居，靠近现在的Stamping Ground村。1791年，威廉-希克曼开始在菲克林先生的谷仓里讲道，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教堂，当时叫麦康纳河，但现在被称为“平地”。在这个定居点的早期皈依者中，有约翰-H-费克林。在他与这个教会结合后不久，他就把他的成员移到了北福克。大约在1805年，他在这里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07年7月，他被威廉-希克曼和威廉-巴克利按立为牧师，这两个人和他一样，都宣布自己站在解放教会一边。菲克林先生被召到北福克教堂照顾，在那里他服侍了几年。离1815年不远，他把会籍迁到了哈特伍德，在那里一直待到

1825年。据认为，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以某种身份与乔克托学院建立了联系。这所学院位于斯科特县的蓝泉，是一所教育年轻印第安人的学校。

菲克林先生所受的教育有限，但他拥有强大的智力，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他的解放原则使他有些不受欢迎，但他的虔诚是毋庸置疑的。关于他的晚年生活，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说明，但他很可能是在伊利诺伊州度过的，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个儿子是该州查尔斯顿的一名受人尊敬的律师。

JAMES FISHBACK是弗吉尼亚州人，但确切地说他是圣公会教徒，在襁褓中就由教会的一位牧师为他洗礼。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被父母带到了肯塔基州的费耶特县。在这里，在接受了基本的教育之后，他于1793年被送到特兰西瓦尼亚，在那里他完成了文学课程，师从亨利-图尔敏，一位能力出众的一元论牧师。然后他去国外接受医学教育。1801年秋天，他回到家乡，在列克星敦开始行医。虽然他由虔诚的父母抚养长大，并且从年轻时就受到强烈的宗教印象，但现在他开始怀疑了。他对《圣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坚定了对《圣经》真理的信念。1809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以支持他得出的观点。在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宣称已经信主并加入了长老会，他的父母之前已经成为长老会的成员。几年后，他对自己受洗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对这一问题的调查导致他与布莱恩特站的浸礼会联合，并在1816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六由著名的耶利米-瓦德曼在那里接受了洗礼。次月，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17年8月22日由耶利米-瓦德曼、雅各布-科瑞和詹姆斯-E-威尔士按立为列克星敦新组建的教会的牧师。列克星敦的教会在他的服事下兴旺发达，直到1825年，教会有153名成员。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开始鼓吹巴顿-W-斯通的一些教义，特别是拒绝为基督的教会使用“宗派名称”。由于无法使他的信徒接受他的新观点，他于1827年抽调了约40名成员，并在磨坊街以基督教堂的名义组织了他们。这一时期，亚历山大-坎贝尔在列克星敦周围的浸信会中拥有众多的追随者。通过这些，再加上他自己的个人影响力，

菲什巴克博士希望他的教会能被接纳到埃尔克霍恩协会。然而，他计算错误，他的申请被拒绝了。现在，他在这个小小的“磨坊街基督教堂”服侍了大约9年。他发现教会并不兴旺，并对与一般兄弟会的隔离感到厌倦，这个小教会带着沮丧的心情，1836年，Fishback博士回到了他所脱离的机构，并愉快地实现了联合。这一年，菲什巴克博士最后一次担任埃尔克霍恩协会的信使。不久后，他被召去说明他的管理情况。

菲什巴克博士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一个出色的演讲者，一个轻松流利的作家。但他在所有的方面都不稳定，一直在学习，但从未能认识到真理。除此之外，他还具有虔诚和道德的良好品格。

MORDECAI BOULWARE在Elkhorn协会的教会中做了几年的传道人。早在1813年，他就在北岔口教会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不久后被按立为牧师。大约在1816年，他接替了约翰-菲克林（John Ficklin）在北岔口教会的牧养工作。他一直在这里传道，直到1825年，此后我们就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了。

马伦-杜瓦尔于1807年加入了麦康奈尔之路教会——现在的斯坦平地。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虔诚而有用的教会成员。他在1824年被按立为牧师时，已经年事已高，但似乎从未在他的神圣使命中变得非常积极。他很可能从未担任过任何教会的牧师。他于1844年12月21日去世。

约翰-卢卡斯（JOHN LUCAS）是同一教会的成员，他在1830年左右被分配到牧师岗位时，也是年事已高。他的恩赐非常微薄，但他深受弟兄们的爱戴，因为他对基督的事业有着深厚的虔诚和最热忱的奉献。他随时准备在主的葡萄园里做他能做的事。在1848年3月，他在晚年时去世。

罗德斯-史密斯（RHODES SMITH）是麦康奈尔之路教会的“组成成员”之一，

虽然不是传教士，但多年来是埃尔克霍恩协会最宝贵的成员之一。他自由、聪明，而且非常正直和虔诚。他曾连续18年担任州参议院议员，并一直是该机构的主要成员。在他漫长而有益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选择了以下这段话，并要求他的牧师詹姆斯-D-布莱克在他的葬礼上讲道。“因此，对你们这些相信的人来说，他是宝贵的”。1845年10月，他在耄耋之年去世。

詹姆斯-西姆斯是弗吉尼亚州人，大约在1768年出生。1812年，他带着一大家子人搬到了肯塔基州的波旁县。在这里，他与巴黎的教会联合起来。之后他加入了下贝瑟尔教会，早在1822年他就在那里被任命为牧师。1830年，他与坎贝尔派的浸信会成员断绝关系。此后，他搬到了奥尔德姆县，1856年4月26日，他在那里去世，享年88岁。关于他的生活和事奉，现在已经鲜为人知。

格顿-盖茨于1796年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十六岁时，他开始去南方，但在旅途中由于一个小意外而耽搁了，他进入华盛顿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他学习了神学，但在哪所学校学习不详。他在自己毕业的大学里担任了两三年的教师。1823年，他被任命为牧师后，搬到了肯塔基州的波旁县，不久后被召唤到巴黎的浸信会教堂工作。他在这里讲道并主持了大约十年的女子神学院。1833年，他搬到梅森县的梅斯利克，在那里呆了两年。1835年，他搬到了路易斯维尔。此后，他只是偶尔讲道。他保持着高尚的基督徒弟格，与该市的慈善机构有二十多年的密切联系。他是一个举止非常朴素的人，深受广大熟人的喜爱。他大约于1858年去世。

乔治-布拉克伯恩(GEORGE BLACKBURN)是那种强壮的头脑发展缓慢的人之一。他从1813年大泉教会成立起就是该教会的成员，也是该教会派往埃尔克霍恩协会的首批信使之一。他于1825年被按立为牧师。在他被按立后不久，约翰-泰勒写道“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传道者；他的表达方式不像有些人那么现成，但他的想法非常好”。他继续发展他的能力，直到他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传道者，

并且是当时肯塔基州浸信会在其教派的慈善事业中的主要牧师之一。他是1832年组织肯塔基浸信会的会议的主席，也是其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直到大会解散，但他的牧师身份却没有改变。

总会在1837年10月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序言和决议。

鉴于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得知，乔治-布莱克本长老已经完成了他的课程，去接受他的天国奖赏，因此

“决议，我们亲切地怀念我们已故的弟兄，并对他在上帝事业中的热心和成功的劳动保持生动的回忆。

“还决定，我们同情布莱克本弟兄的家人，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哀悼，并同情以前享受他的牧师监督的教会，因为他们失去了他高效的牧师服务。”

爱德华-达纳比是约翰-达纳比的儿子，他是早期从弗吉尼亚州移民到西部荒野的人，1793年4月2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费耶特县。他接受的教育非常有限，而且对自己灵魂的利益非常漫不经心，直到他36岁左右，在里兰-T-迪拉德的布道下，他才从沉睡中醒来。1829年3月，他被批准接受洗礼，并在次月由杰里米亚-瓦德曼（Jerimiah Vardeman）为他洗礼，加入了布莱恩特站教会的团契。1838年6月，他获准行使他的恩赐，并于1839年7月10日在布莱恩特站由里兰-迪拉德、詹姆斯-M-弗罗斯特和约西亚-里克按立。现在他已经47岁了，但他以年轻人的热忱投身于他的神圣使命。他被选为布莱恩特驿站教会的牧师，继续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他被召离尘世的忧虑。他还在巴黎、普罗维登斯、上霍华德溪、普莱森特、印第安溪和奥利维特山的教会做了不同时期的讲道。除了牧养工作外，他还在赤贫者中进行了广泛的劳动。他的牧师生涯异常忙碌，而且充满了美好的果实。他在大约13年的短暂时间内完成的福音事工，比许多具有同等优势的传道人在20年的事奉中所取得的成就还要多。1852年5月14日，他死于瘫痪。

JACOB CREATH, JR. 是同名的雄辩的先驱传教士的侄子，曾在艾尔克霍恩协会
的范围内担任浸信会牧师数年。他接受过英语教育，具有一些希腊语和拉丁
语的知识。他很年轻就开始传教，并承诺会有用武之地。在讲道一两年后，
在此期间他为南艾尔克霍恩教会服务，1826年他离开了这个州。1828年秋天，
他回到了肯塔基州，充分吸收了亚历山大-坎贝尔的思想。他加入了凡尔赛的
教会，并开始在每个月的一个周日到克里尔克里克教会讲道，乔治-布莱克本
是正式的牧师。这一安排导致了教会的分裂。1830年，科瑞先生在他叔叔的
帮助下，在他领导的派别中成立了一个教会，然后作为牧师为其服务。大约
在同一时间，南本森教会在坎贝尔派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坎贝尔派正式组
成了一个教会，并呼召了科瑞先生为其牧养。这时，他已经成为该州该地区 “
宗教改革 ” 的主要倡导者。约翰-A-威廉姆斯 (John A. Williams) 在他的《约
翰-史密斯生平》中说， “ 他的特点是大胆和严厉。他非常活跃，在各教会中
广泛旅行，宣扬坎贝尔先生的教义。同时，在1830年初，他成为诺伍德

(Norwood) 先生在列克星敦经营的坎贝尔派报纸《基督教检查员》(Christian
Examiner) 的共同编辑，并与这位先生一起创办了一份季刊，名为《预算》，
也在列克星敦出版。后者是对反对坎贝尔先生的创新的浸信会传教士进行最
严厉的个人谩骂的工具。很可能在那个暴风雨时期，该州没有其他人像小雅
各布-科瑞 (Jacob Creath) 那样在基督徒中挑起如此多的痛苦和争斗。

在1830年多事之秋，在肯塔基州的宗教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在该州中部地
区，坎贝尔主义的三位主要倡导者，小雅各布-科瑞、老雅各布-科瑞和约瑟
夫-休伊特，是凡尔赛的浸信会成员。但是，由于预计艾尔克霍恩协会将对它
所组成的教会中普遍存在的异端采取一些行动，这些精明的改革派领导人 “
认为在该机构中代表更大的选民是谨慎的。因此，小雅各布-科瑞 (Jacob
Creath) 和约瑟夫-休伊特 (Josephus Hewett) 获得了解除协议的信件。

前者与普罗维登斯教会联合，后者则加入了南艾尔克霍恩。老雅各布-科瑞仍

留在凡尔赛。这三个教会在秋季的会议上各派了十名使者到协会，这违反了协会在前一年颁布的明文规定，即每个教会只允许派三名使者。协会拒绝给这些多余的使者提供席位。由于被认定为异端和混乱，凡尔赛和普罗维登斯的教会从兄弟会中剔除。南埃尔克霍恩的教会暂时受到谴责，并在第二年退出。这导致了坎贝尔派与浸礼会的普遍分离，前者成为一个独立的教派。小雅各布-科瑞（Jacob Creath）成为这个新教派的领袖之一。在肯塔基州的教友中传教数年后，他搬到了密苏里州，在那里创办了一份期刊，名为《基督教先锋报》，他在那里经营了很多年。虽然年事已高，但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仍然活着。

约瑟夫-休伊特（JOSEPHUS HEWETT）在凡尔赛的教堂里被提升为牧师。他大约在1825年被任命为牧师。他的教育在他的童年时期被忽视了；但他有一个活泼的头脑和一个值得称赞的野心，在他成年后获得了公平的英国教育。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年轻传教士；但由于与早期采用亚历山大-坎贝尔宗教体系的科瑞夫妇有密切联系，他也陷入了这种异端。他与Creaths一起，积极分化教会，并组建了由少数派组成的教会。1830年，根据小雅各布-科瑞的素描中提到的计划，他从凡尔赛教会拿了一封退会信，并与南埃尔克霍恩教会联合起来。那年秋天，南埃尔克霍恩教会受到指责，“因为它背离了协会的信仰和章程，并且无视她的规则，在这个机构中平等分配代表权”。第二年，该教会从埃尔克霍恩协会中剔除。从这时起，休伊特先生与坎贝尔派相识，在他们中间，他是一位活跃的传道人。

杨格-R-皮特斯生于1812年，在肯塔基州长大。他加入了斯科特县的大十字教堂。1833年，在Silas M. Noel的牧养下。1836年7月，他获得了行使恩赐的许可，并于1841年11月17日在大十字路口由R. T. Dillard, B. F. Kenney, W. G. Craig, J. D. Black, Howard Malcom和J. M. Frost按立。他立即被召到他被按立的教会中去照顾，并在那个位置上服务了四年，然后他辞职了。此

后他在哪些教会任职，不详。他在埃尔克霍恩协会的范围内担任了很短的时间的传教士。大约1860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的霍华德县。在这里，他比在肯塔基州时更积极地参与宗教事务。他对他所居住的州的浸信会的教育机构特别感兴趣。作为代理人，他为普莱森特学院筹集了近10,000美元。他曾是威廉-朱厄尔学院董事会的成员，并接受了为完成该学院的捐赠而筹集资金的代理权，1871年他在克林顿参加密苏里浸信会总会时，被召唤离开了他在世上的工作。

威廉-克雷格是威廉-克雷格的儿子，也是托利弗-克雷格的孙子，他是著名的刘易斯和以利亚-克雷格的兄弟，1803年10月1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斯科特县。大约三岁时，他的一条腿因重病而致残，以至于在余下的日子里一直拄着拐杖行走。他在乔治敦的瑞特豪斯学院接受教育，目的是要从事法律工作。在进行文学研究时，他阅读了汤姆-潘恩和伏尔泰的著作，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公认的异教徒。但上帝的力量推翻了他认为坚不可摧的堡垒。在西拉-M-诺尔和里兰-T-迪拉德的传道下，大十字路口发生了一次最奇妙的复兴，期间一年内有359人受洗加入该教会的团契；克雷格先生屈服于圣灵的力量，于1828年4月20日接受了诺尔先生的洗礼。他放弃了以前从事法律工作的目的，感激地献身于那位“把他当作烙印从火中抢出来”的上帝的服务。1836年7月，他获得了行使恩赐的许可，并于1840年由J. D. Black和John Lucas按立。他立即被邀请在每月的一个星期天在大十字路口教会讲道，他是该教会的成员。他这样做了大约五年，其余的时间都在邻近的教会。后来，他把他的成员身份转移到富兰克林县的Buck Run教会。在该教会和附近的其他教会，他继续在福音中工作，直到1853年9月8日主把他带回家。

威廉-G-克雷格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在这个词的普通意义上。他的头脑灵活，修养良好，他的恩赐虽然几乎没有超过平庸的程度，但却以一种热忱和勤奋来使用，使他们有效地完成了许多好事。他的死亡是特别的胜利。在他最后

一次短暂生病的第三天，他对他的家人和一些靠近他病床的朋友说了如下的话：“我得出的结论是，这台机器（他的身体）的伟大设计师只打算让它运行50年；由于这个时间已经快过了，它不能再上发条了。它必须停止。在这半个世纪里，它已经按照时尚的方式运行—停顿、缺陷、不规则—多次；但现在它必须停止。但是，为了植入有福的希望，最高的荣耀归于上帝，因为它要去那个更光明的世界，分享那个更高的自然。当在上帝和羔羊面前，它将一直运行下去，直到永远。我心爱的妻子，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伴侣，与我一起在美丽的艾尔克霍恩受洗，我亲爱的儿子，我年迈而痛苦的母亲，所有这些都必须离开。但是，哦！令人愉快的想法，只留下短暂的时刻，就能在上帝的宝座周围永远团聚。”在提到一位缺席的朋友时，在他临终前的片刻，他说。“告诉他一切都好。我就要回家了。一切都很好；我不怕死”。

乔治-塞德维克（GEORGE C. SEDWICK）是弗吉尼亚州人，他从那里搬到了俄亥俄州的赞斯维尔。早在1829年，他就在这里办了一份宗教期刊，名为《浸礼会杂记》。他在哪里，或者在什么时候被分配到福音事工中，我们不得而知。在俄亥俄州传教几年后，他于1837年搬到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同年10月，他代表法兰克福教会参加了在路易斯维尔召开的总协会大会，并在该州逗留期间是该机构的积极成员。1840年，他负责波旁郡巴黎的浸信会教堂。1843年，他搬到乔治敦，在那里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期间，然后搬回了俄亥俄州的赞斯维尔。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并积极参加教派的慈善事业。他的儿子W. S. 塞德威克是一位著名的主日学传教士，大约在内战结束时在肯塔基州已故。

沃勒（NAPOLEON B. WALLER）是埃德蒙-沃勒长老的儿子，也是杰出的约翰-L-沃勒的兄弟，1826年3月2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杰萨明县。他在乔治敦学院接受教育，目的是为了成为牧师，他在年轻时就信奉宗教并加入了家乡的普莱森特教堂，他的父亲是该教堂的牧师。他在1849年左右获得了讲道执照，并很

快显示出了非凡的才能。但上帝没有选择在他下面的葡萄园里长期使用他。他刚刚完成学业，欧文斯博罗的教会就邀请他去拜访他们，希望成为他们的牧师。他正在去那里的路上，当他到达尼古拉斯维尔时，发现他的兄弟病了，于是认为有责任留在他身边。没过几天，他就被霍乱侵袭了。1855年8月1日，他在被带走后的几小时内去世。

托马斯-亨德森（THOMAS HENDERSON）曾长期担任埃尔克霍恩协会各教会的牧师，他似乎是一个具有良好地位和良好讲道才能的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获得更多关于他生活的资料。他是Great Crossing教堂的传教士，在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日占据讲坛，而James Suggett在第一个周日讲道，就在1812年之后不久。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27年。1829年，他进入了斯科特县的欢乐绿教堂的章程。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与约翰-史密斯（俗称浣熊约翰-史密斯）有书信往来，内容涉及亚历山大-坎贝尔的教义。几年后，Pleasant Green教会似乎已经解散了。在这之后，亨德森先生曾担任过以下教会的牧师：格兰特县的中心山脊教堂，迟至1842年。

詹姆斯-查伯斯（JAMES CHAMBERS）大约在1804年从北卡罗来纳州搬到肯塔基州杰萨明县。他被召集到克罗尔博特教堂（Clover Bottom）负责，他在那里服侍了不到两三年。此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负责一个邀请他担任牧师的教会。大约在1818年，他搬到了戴安娜，在那里，他在很高的年龄去世。他是好的传教士，而且是一个有很高威望的人。

THOMAS SUITER是一位优秀的老弟兄，多年来一直是伍德福德县大泉教会的成员。他大约在1834年被按立为牧师，直到1844年还在该教会担任传道人。

约翰-W-肯尼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因其真诚的虔诚而深受人们喜爱。他于1840年在波旁郡的巴黎加入教会，并于次年4月获得传道许可。他于1842年12

月被按立。次年2月，他被召去照顾巴黎的教会，他一直在那里传道，直到主让他停止工作。他于1852年6月6日去世。

卡德瓦拉德-刘易斯，LL. 博士是著名教育家约翰-刘易斯的儿子，1811年11月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斯普茨韦尼亚县。他由长老会的父母抚养长大，并由他的父亲教育，他的父亲在弗吉尼亚州的Llangolen经营了多年的古典学校。1830年，他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在那里完成了古代、现代语言和数学课程。他于1831年来到肯塔基州，在科文顿教了一所精选学校。第二年春天，他负责乔治敦学院的预科，当时由乔尔-S-培根担任院长。1844年，他开始学习医学；但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他去了富兰克林县埃尔克霍恩岔道附近的一个农场，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在他搬到农场的同一年，他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在B. F. 肯尼的主持下接受了洗礼，加入了Buck Run浸信会的团体。此后不久，他就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46年9月由艾伯纳-古德尔、詹姆斯-E-杜瓦尔、B-F-肯尼、Y-R-皮茨和F-H-霍奇斯按立。在接下来的春天，他被召到法兰克福的教会中去照顾。他拒绝离开他的农场，但同意为他们服务，直到他们能找到一位牧师。他们为他讲道，直到次年10月，教会得到了詹姆斯-W-古德曼的服务。1848年，他接替Wm. F. Broadus担任凡尔赛教会的牧师，接替John L. Waller担任Glens Creek教会的牧师，这两个地方都在伍德福德县。他为这两个教会分别讲道，直到1858年，他放弃了在Glens Creek的一个星期天，以便为他家附近最近成立的Providence教会提供服务。最后提到的那个教堂，他一直服务到去世。1865年12月25日，他在去凡尔赛布道时，他的马在冰上摔倒，导致他的右大腿骨折，靠近髋关节。这次受伤迫使他放弃了牧师的工作。一旦他能够拄着拐杖行走，他就被选为乔治敦学院的神学教授。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四年。在他的伤势充分恢复到可以旅行之后，他辞去了教授职位，并接受了与普罗维登斯教会有关的大十字路口教会的牧师职位的召唤，他没有放弃这个职位。三年后，他被从Great Crossing教会召回，接替L. B. Woolfolk担任伍德福德县Mt. Vernon教会的牧师，他继续

在那里传教，直到他在世上的工作结束。1882年4月22日，他在弗农山附近一个朋友的家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他本来预计第二天要在那里讲道。他随身带着他预计要讲的道的笔记，内容是：“最后要消灭的敌人，就是我。最后被消灭的敌人是死亡，林前15，26。

刘易斯博士是一位最高级别的模范传道人。他是一个完备的学者，一个认真的学生，和一个卓越的逻辑学家。作为一个优雅、有说服力和有启发性的演讲者，他几乎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的。雄辩的传教士和大律师约翰-布莱斯认为他是肯塔基州讲坛上的第一位演说家。他是一位模范的牧师，也是一位传道人。在他的整个传教过程中，他的健康状况很差。他为媒体写的东西相对较少，但足以证明他是本州最出色的批评家和逻辑学家之一。

LYMAN W. SEELY, D. 西利，博士，1814年11月21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斯科特县，但在列克星敦长大。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大学接受教育，之后在该机构的预科部任教。1834年，他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由詹姆斯-菲什巴克（James Fishback）在列克星敦磨坊街的基督教堂进行了洗礼。在与教会结合后不久，他就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但由于他被迫在学校教书以帮助养活一位寡妇母亲，所以几年来都没有被按立。然而，他在有机会的时候也会讲道。在1840年，他被选为乔治敦学院的拉丁文教授，但第二年就辞职了。1842年，他被按立为弗农山教堂的牧师，在那里服侍了十年。1852年，他搬到梅斯维尔，在那里教古典学校，大约三年。在此期间，他曾在肯塔基州的华盛顿、刘易斯堡和弗莱明斯堡以及俄亥俄州的阿伯丁的教会担任牧师。1855年，他接受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高街教会的召唤。在为这个教会服务期间，他是《基督教评论》的四位博学的编辑之一。1857年，他负责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第二间教会，在那里服务了七年。此后，他在霍林学院担任英语系主任，大约两年，同时在邻近的一个教会传道。之后，他在弗吉尼亚州芬卡斯特县的一个教会做了很短的牧师。1867年，他回到肯塔基州，此后，他在不同时期在法耶

特县的Cane Run以及富兰克林县的Frankfort和Buck Run担任牧师。1873年，他是莱斯利州长的私人秘书。1878年，他几乎失明，无法阅读。这一点，加上其他身体上的痛苦，使他从那时起就无法从事积极的工作。西利博士学识渊博，阅读量大。他被列为该国最重要的希腊学者之一。

威廉-普拉特博士（WILLIAM M. PRATT）现在是埃尔克霍恩协会最年长的活跃牧师之一，1817年1月13日出生在纽约州的麦迪逊县。他在现在的麦迪逊大学完成了他的教育，学习了四年的大学课程和两年的神学课程，于1839年毕业。他在毕业后的第二天就结婚了，并在两个星期内开始在印第安纳州的克劳福德斯维尔（Crawfordsville）从事他的工作。他在这里主持了大约一年的女校，在他有机会的时候讲道。此后，他花了大约四年时间在当时相对较新的国家传道和建立教会。1845年，他从印第安纳州搬到肯塔基州，并接受了列克星敦第一浸信会的召唤。他在这个教会做了十七年的牧师，于1862年辞职。此后，他搬到了路易斯维尔，除了履行牧师的职责外，他最近还去了总协会的最后回报。1871年，他负责谢尔比维尔的教会，并在那里服侍了几年。随后，他搬到了列克星敦，现在住在那里。他现在（1885年）仍在积极从事传道工作。普拉特博士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和牧师，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他在肯塔基浸信会的慈善事业中表现突出，并以各种身份为该教派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理查德-M-杜德利，博士，著名的老先锋传教士安布罗斯-杜德利的曾孙，1838年9月1日出生在基辅的麦迪逊县。他于1856年进入乔治敦大学，目的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律师资格。1857年春天，他信奉宗教，并由当时乔治敦教会的牧师A. W. 拉鲁（A. W. LaRue）主持洗礼。在他的大学课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传扬福音是他的责任。当这种印象加深为一种信念时，他就放弃了学习法律的目的。他继续在学院学习，但现在，他的目标是福音事工。他于1860年毕业，并在1861年春天接受了路易斯维尔东部浸信会的召唤。他在这个教会服

待了大约四年，当时他因喉咙有病而辞职。1865年，他成为《西部记录者》的编辑，并在该杂志上工作了约六年，令公众满意。1871年，他接受了Fayette县Davids Fork教会的召唤。1872年，他接受了乔治敦学院的教授职位，直到1873年仍保留了戴维德福克教会的牧师职位。在1877年这一天，他接受了斯科特县Stamping Ground教会的召唤。1877年，他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以便将自己完全投入到牧师的工作中。1878年，他接替亨利-麦克唐纳，成为乔治敦教会的牧师。第二年，他被选为乔治敦学院的系主任，并于1880年6月9日被选为该学院的院长。到现在（1885年）为止，教派和公众都非常满意。

他对本书作者说：“如果对我的生活有任何评论，那就是这个。我被我的弟兄们授予的荣誉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而每增加一项荣誉，我就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不配。”作者很高兴地补充说，他一生的朋友达德利博士很好地完成了他被委以重任的职位。

乔治-瓦登，D. D. PH. 博士，1830年12月9日生于英国诺福克郡。他在英国教会长大，但在一所学院上学时，他经历了心灵的改变，并在约翰-威廉姆斯的洗礼下，加入了浸礼会的团契。他接受了良好的初等教育，并在18岁时获得了讲道执照。此后不久，他来到了美国。在旅行两年后，他进入乔治敦大学，并于1858年毕业。他立即负责波旁县巴黎的教会，现在仍居住在那里。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科莱曼斯维尔、梅斯里克、法尔茅斯、佛罗伦萨和印第安溪的教会牧师。瓦登博士热衷于研究，是该国的主要学者之一。他为该国的主要期刊撰写了大量文章，在欧洲和他的故乡都以学术性作者而闻名。

THOMAS C. STACKHOUSE有法国血统，1840年7月2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他失去了父母，来到了乔治，在那里接受教育。他在15岁时来到肯塔基州，在那里上大学毕业，1857年3月受洗进入乔治敦教会，由A. W. LaRue主持。1860年3月10日，他在斯坦福大学师从A. W. LaRue学习神学时，获得了讲道的许可。

第二年秋天，他进入乔治敦学院的神学系，并于1863年8月在格林县的吉利山教堂由亨利-麦克唐纳和约翰-詹姆斯按立为牧师。他曾在格林县的吉利山和格林斯堡，以及阿代尔的哥伦比亚等地的教会担任过几年的牧师。大约在1876年，他开始负责欧文斯博罗的第一浸信会教堂。在这里讲道几年后，他搬到了费耶特。他拒绝了列克星敦第一浸信会的召唤，原因是该教会容忍其成员在卖威士忌。之后，他负责费耶特县大卫福克和克拉克县温彻斯特的教堂，每个月有两个星期天在那里讲道，他现在仍然担任这个职务（1885年）。斯塔克豪斯先生是一位出色的讲坛演说家，受到人们的高度尊重。

LANSING BURROWS, D. D.，是杰出的John L. Burrows, D. D. 的儿子，1843年4月10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他被他的父母带到里士满。他被父母带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在那里长大，并接受早期教育。1858年春天，他信奉宗教，并接受洗礼加入里士满第一浸信会的团契。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维克森林学院的大二班学习，并于1862年完成了大学课程。离开大学后，他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新闻工作。然后他来到肯塔基州，在斯坦福的一所神学院任教。在这样的工作中，他屈服于长期以来的呼召，开始传讲福音。1866年11月10日，他被斯坦福的教会许可行使他的恩赐，并于1867年7月7日被按立从事牧师工作。在斯坦福教会服务一年后，他被呼召到摩纳哥莱克星顿的教会，在那里他服侍了两年。1870年至1876年，他被召到新泽西州波登顿的教会，在那里服侍。从那时起，他来到肯塔基州，负责列克星敦的第一浸信会，他在那里的服侍让他的负责人非常满意，直到1883年，他被召到加州的奥古斯塔，他仍然留在那里。

约翰-史密斯在南区和埃尔克霍恩协会担任著名的传教士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了。他于1821年5月18日出生在凯尔郡的加勒德县。他在襁褓中就失去了父亲，他的母亲成了寡妇，有六个孩子，财产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他早期获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但他有很好的天生智力，而且有学习的雄心，

他很好地利用了他为数不多的机会。他信奉宗教，并与迪克斯河的福克斯教会联合，于1839年接受了约翰-S-希金斯的洗礼。在他加入教会后不久，他被按立为执事。在这个职位上服务了很短的时间后，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他敏锐地感觉到对教育的需要。

1845年，他搬到了丹维尔，尽管他是个已婚男人，但他在那里上了六年的学和大学。在丹维尔长老会神学院完成神学课程后，他于1853年被按立为牧师。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与那位虔诚的牧师A. W. LaRue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对这位牧师以及一位非常虔诚的师母的榜样表示非常感激。在他被授予圣职后不久，他就被邀请到肖尼河教会担任教牧工作。他拒绝了这一邀请；但同意暂时为该教会提供服务。1855年，他被召到杰萨明县的尼古拉斯维尔和普莱森特教堂。后者他服务了大约六年。除此以外，他还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伍德福德县弗农山、希尔斯伯勒和清溪的教会；法耶特的南埃尔克霍恩和雅典；克拉克的温彻斯特和橄榄山，以及博伊尔的新普罗维登斯的牧师。他在最后一个地方服务多年，至今仍是其备受推崇的牧师。他还在博伊尔县的西点教会和费耶特县的南埃尔克霍恩教会的聚会中发挥了作用。他的健康状况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下降，但他仍在用他剩下的力量从事主的服务。

塞勒姆协会。

这是在密西西比河谷组织的第二个协会，包括了在肯塔基州土地上建立的头两个教会。关于浸礼会信徒在这一地区的早期定居情况，已经在本著作的前面部分作了介绍。正如对埃尔克霍恩的评论，一些已经叙述过的事情将在此重复，以便使叙述有一定的联系。以下是这个古老的兄弟会的章程记录的字面副本，由书记员制作，并由斯宾塞-克拉克在他的塞勒姆协会历史中转录。

“17年10月29日星期六，约瑟夫-巴尼特（Joseph Barnett）弟兄作了适当的

布道，内容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之后开始处理事务。约瑟夫-巴尼特弟兄被选为主持人，安德鲁-保罗弟兄被选为书记员。

“I、宣读了四个教会的来信，即：。Severn's Valley，成立于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成员人数为37人。没有牧师。Cedar Creek，7月4日成立，成员四十一人。牧师Joseph Barnett。Bear Grass，成立于一千七百八十四年一月。成员十九人。John Whitacre，牧师。Cox's Creek，成立于一千七百八十五年四月。成员二十六人。

“II. 教会结社的权利，巴尼特弟兄开设的社团的性质、特点和权力。

“III. 对提议联合的几个教会的章程、原则和性质，在教义和纪律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留待星期一上午审议。休会至周一上午。

“IV. 宣读并听取了几位代表的报告。决议：各教会已通过所附的“费城信仰告白和纪律论”，并认为我们与费城、凯托克顿和莫农加里亚协会有充分的关系，并采取适当措施，努力从这些协会获得援助，并与之通信。

他们很可能没有听说过同月第一天发生的艾尔克霍恩协会的章程；因为中间是一片广阔的荒野，被嗜血的野蛮人穿越。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各教会的尊重，不断地把它们抬高到协会之上；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协会中的各教会在信仰和纪律上的健全的极大关注。Elkhorn对费城信仰告白有一些例外，但Salem完全采用了它。在章程之后，协会审议了几个项目，其中第九项包括以下内容。“决议，本会不接受任何疑问，除非在教会中辩论过的疑问，并将其插在信的下面。”他们还“决定每年举行两次禁食祷告日，一次在三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另一次在十一月的

第四个星期六，作为禁食和感恩的日子。”

第二届会议于1786年9月30日在纳尔逊县的锡达溪举行。没有提到埃尔克霍恩协会。会议“决定，每年的会议在诺林[塞文斯谷的一个分支]举行，协会的所有传教士都要参加。”

第三届会议于1787年10月6日在纳尔逊县的考克斯溪举行。会议收到了一封来自Elkhorn协会的信件，由John Tanner、Augustine Eastin和Marias Hansbrough亲笔书写。会上通过了协会的管理规则。这些规则与现在普遍使用的规则没有本质区别，除了第10条和第22条，内容如下。

“10. 为了保持组成我们机构的各教会之间的联合和共融，我们要遵守同样的纪律规则，就像单个教会的成员在其成员之间发生不满时所做的那样。如果一个教会犯错，如果他们没能得到她，应呼吁我们的一个或两个姐妹教会帮助她，他们应派一个或两个精选的成员与她一起得到教会，引起悲伤，如果他们没能得到她，他们应将她引到下一个协会，回答提交给协会的投诉，他们应在进入安排的业务之前关注它。如果他们不能得到她，协会就要把她从联盟中剔除。因为组成我们身体的各教会，就团契而言，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像个别教会的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站在同一光点上。

22. 其他协会的通讯员有权就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并作为我们机构的成员进行投票”。

上述29条规则中的部分内容摘录于此。

它组成协会的各教会之间的关系与一个教会的个别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同，这在目前并不常见。然而，如果一个协会要试图在它所组成的教会之间维持团

契和行使纪律，就很难看出教父们在制定这一规则时有什么错误。允许相应成员投票的规则没有被早期的协会普遍采用。

1788年10月4日在考克斯溪召开的第四届会议上，布拉谢尔溪（Brashears Creek），后来被称为清溪（Clear Creek），位于谢尔比维尔（Shelbyville）的现址附近，以及罗林福克（Rolling Fork）教会，被接受加入联盟。该协会现在有6个教会，188名成员。

第五届会议于1789年10月3日在Cox's Creek举行。来自Elkhorn的可敬的John Gano宣讲了使徒行传15:6的介绍性讲道。询问：来自Rolling Fork基督教堂的成员使他的同胞永远处于奴役状态是否合法？”答复：“教会的成员使他的同胞永远处于奴隶状态是合法的吗？”协会认为，目前不适合讨论如此重要和关键的问题”。几年来，该协会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激动。她的两位传教士，约书亚-卡曼和约西亚-道奇，成为不可调和的解放主义者，并最终脱离了协会，建立了一个解放教会。

在审查的会议期间，关于对新受洗的人接手是否为团契所必需的问题，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第六届会议，1790年10月2日在Cox's Creek举行，由Augustine Eastin讲道，并接收了White Oak Run教会。会议决定，受洗后才是伸出友谊之手的适当时机。关于在受洗前伸出友谊之手是否违反友谊的问题，被提交给下一次会议，然后被撤回。

第七届会议，1791年9月30日，在考克斯溪。Simpsons Creek教会（现在的Bloomfield）被接收。该协会的各教会共有432名成员。会议决定James Garrard（后任肯塔基州州长，八年），Wm. Wood, Wm. Taylor和Baldwin

Clifton, 符合Severns Valley教会的要求; 关于Josiah Dodge的牧师资格, 经考试合格, 他被按立。Elkhorn协会要求本会协助他们修订信仰告白, 他们希望有时间考虑, 并得到各教会的同意。

第八届会议, 1792年在雪松溪举行。Chenowiths Run (现在的Cedar Creek, 位于Jefferson县) 的教会接待了。约翰-泰勒和约翰-普莱斯是来自艾尔克霍恩的信使。该协会决定, 《信仰告白》第26条, 并不禁止基督徒与未信主的人结婚, 只是禁止他们与生活褻渎和放蕩的人或有异端思想的人结婚。利克里克教会的名字今年第一次出现在会议记录上。

第九届会议。(会议地点不详) 1793年。Nelson县的Drennins Lick Creek教会(现在的Mt. Moriah) 和Jefferson县的Mill Creek教会加入。奴隶制的问题继续搅扰着各教会。

第十届会议, 1794年。Buck Creek, 后来被称为Buck & Elk, 现在被称为Elk Creek, 以及Nelson县的Mill Creek, 加入。

1795年. 询问。协会有权利指定季度会议吗? 答: 是的。杰斐逊县米尔克里克询问: 信奉上帝的户主不教他们阅读上帝的话语, 不给他们足够的食物、衣服和住宿, 就养育他们的仆人, 这是否正确? 该协会认为干预家庭事务是不恰当的。同一教会询问黑人奴隶是否有权利在协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答案是。是的, 只要他是作为一个教会派来的信使。利克里克教会的两方都给协会发了一封信, 声称自己是合法组织。两方都被拒绝了, 直到他们调和他们的困难。据信, 这是发生在肯塔基州的第一个此类案件。这里的先例, 一般都被遵循。和解的结果是, 在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之前, 将对受影响的人进行培训。

1796年. 罗林福克教会, 除了三个成员之外, 已经退出了协会, 原因是它容忍

奴隶制。

这是个很好的例子。杰斐逊县米尔克里克的教会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退出了。

1797. 在Cox' s Creek接收了三个新教会；谢尔比县的Beech Creek；现位于奥尔德姆县的Harrods Creek，以及杰斐逊县的Long Run。协会建议各教会不要让鲁本-史密斯在他们中间讲道或主持教务，除非他自己与某个教会联合。这位史密斯长老曾是克拉克县一个名为斯特罗德斯河的小教会的成员。那个教会已经解散了。他搬到了现在的斯宾塞县，但没有与任何教会联合。后来加入了麋鹿溪教会，并成为其牧师。

1798年. 该协会在Buck & Elk（现在的Elk Creek）举行会议。盐河教会，位于现在的安德森县，以及里奇教会，其位置现在不详。

1799年. 该协会在布拉谢尔溪举行会议。接收了三个新教会。李子溪，后来被称为李子和巴克，现在被称为巴克溪，在谢尔比县；蟬溪（现在的贝瑟尔），在谢尔比县，以及十四英里溪（现在的查尔斯顿），在印第安纳州诺克斯县。建议各教会在恢复被逐出教会的牧师的地位时要非常谨慎。

1800年. 该协会在辛普森溪举行会议。接收了两个新教会。谢尔比县的六英里（现在的克里斯蒂安斯堡）和现在的奥尔德姆县的十八英里溪。位于肯塔基河口的威廉港（现在的卡罗尔顿）的教会申请加入，但被拒绝。该教会由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联合会议产生，可能采用了一种混合的信仰告白。然而，它改变了它的信仰条款，以便在第二年被接纳为埃尔克霍恩协会的成员。它现在位于卡罗尔县的根特。

在审查的会议上，协会建议各教会以他们被接受的方式，解散那些持有地狱

救赎教义的成员。协会还建议各教会不要将任何人员引入牧师行列，除非他们能证明有真正的虔诚和有前途的恩赐；应采用一切合理和适当的手段来提高这些恩赐，并且在将他们带入圣职时，教会应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至少有两位，而是三位因虔诚和能力而受人尊敬的牧师协助。

1801年. 该协会在杰斐逊县的Long Run聚会所开会。这是大复兴的第一个协会年。17个老教会和7个新教会举行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接受的教会如下。位于现在的特林布尔县的玉米溪，位于现在的斯宾塞县的小山；位于亨利县的Sulphur Fork、Floyd's Fork（后来解散了）和Rock Lick；位于谢尔比县的Burks Branch，以及Cane和Back Run（当时在杰斐逊，但现在在布利特县的国王教会）。Rock Lick教会，后来与North Six Mile教会联合，形成了亨利县的Mt. Pleasant教会。在这之前，会议记录和通知都是写好的，每个教会一份，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同意将来把它们印出来。在1885年里，肯塔基州的印刷机构已经大大增加了。

建议各教会在接收那些与妻子或丈夫离婚并再次结婚的成员时要非常谨慎；如果没有一个或多个教会的帮助，不要接收这样的成员。来自栗溪的询问：“基督徒是否可以接受流氓的各种虐待，而不作反抗？”回答：“是的。只要仅仅是辱骂。”会议同意与绿河协会通信。执事的职责被定义。“照顾教会的世俗问题”。关于牧师未经教会同意在教会范围内施洗是否符合良好秩序的问题被推迟了，随后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1802. 在Cox's Creek聚会。接收了以下教会。Salem, Hites Run, Rock Creek, Lick Branch（现在的Lagrange, in Oldham County），以及Rolling Fork, 后者在1796年脱离了协会。“来自Hardin's Creek的询问 对于一个可能公开违法却又不承认的成员,接受世界上可信人士的证据是否明智? 回答:”是的。

综合考虑，我们认为这不可取。”这一糟糕的建议在第二年被重新考虑，并被推翻。

在这次会议上，同意了与南区、塔茨河和坎伯兰协会的通信。会议同意，“协会只是一个咨询委员会”。

该协会现在已经存在了17年。在最初的15年里，它的发展确实非常缓慢。它由四个教会组成，总共有123名成员。1800年，它有17个小教会，其成员总数虽然不确定，但应该有500人左右。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到1802年，它有34个教会和大约2500名成员。它的领土几乎包括了俄亥俄河和格林河之间，肯塔基河口以西的所有地区。在最后一个指定的日期，人们同意划分其领土，盐河被确定为分界线。该河以北的所有教会将组成一个新的协会，被称为“朗润”。这样，母会就减少到11个教会，在1803年共有792名成员。从这一天起，它享有良好的繁荣。这个国家开始更迅速地定居下来，而且，对教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奴隶制问题的长期持续煽动已经明显停止了。此前，该协会的主要增长方向是其北部边界。但现在，南部和西部的国家开始填满，新建立的教会主要是在这些方向。1803年，参加协会的教会有纳尔逊县的雪松溪、考克斯溪、辛普森溪、米尔溪、威尔逊溪和罗林福克；华盛顿的哈丁溪；布雷肯里奇的希特斯流；格雷森的岩石溪，以及布利特的雪松溪（后来解散）。

在1803年至1817年该机构第二次分裂期间，以下教会在指定的日期被接纳进入该协会。1803年，哈丁县的Severns Valley（因其容忍奴隶制而离开协会，加入绿河协会）和Nolin；1804年，哈特县的Bacon Creek和Edmonson的Beaver Dam Creek；1806年，哈丁的Bethel和Mill Creek；1807年，Short Creek，据说是在Grayson；1808年，哈丁的Union；1809年，Breckenridge的Goshen；1811年，Salem。印第安纳州Harrison的Pleasant Run和Caney Creek。1821

年，格雷森的Pleasant Run和Caney Creek，以及Buck和Indian Creek；1813年，哈丁的Rough Creek和Otter Creek；俄亥俄的Rough Creek；格雷森的Concord，以及布雷肯里奇的New Hope和Pisgah；1814年，俄亥俄的Mt. 1814年，俄亥俄州的Pleasant山和纳尔逊州巴德斯敦的Salem山；1816年，布雷肯里奇的Walnut Grove和戴维斯的Panther Creek，以及1817年，哈丁的Mt.

1803年，有几个问题摆在协会面前，其中一个是关于与浸信会以外的其他社团交流的问题，这被决定为不符合福音秩序。会议还决定，最近与独立浸信会的联合并没有改变任何一方的秩序规则。南区协会在这一年被猛烈地拆散了，大家同意继续与坚持总联盟原则的那一方进行通信。1804年，与Russells Creek协会开始通信。教会被建议不要鼓励陌生的传教士，除非他们得到很好的推荐，并保持良好的品格。在回答有关洗脚的问题时，该协会建议每个教会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

1805年，各教会被告诫不要让威廉-唐斯在他们中间传教，因为他已经被罗林福克教会排除在外。

1808年，据说一个女人嫁给她已故姐姐的丈夫并不是不守规矩。

1810年，由于存在一个自称浸信会的混乱教派，教会被建议“在退会信中表达他们的信仰和秩序，并要求希望加入的人也这样做”。这里提到的教派是1803年从南区协会分离出来的一个派别，并取名为分离浸信会。他们至少有一位著名的传教士（约翰-贝利）与他们保持联系，他教导地狱救赎的教义。

1811年，该协会建议，在按立牧师时，教会应一致同意，并至少有两名被按立的传教士同意。

1812年，与银溪市达成了一项通信协议，在印第安纳州。会议讨论并回答了来自雪松溪的以下疑问。“教会的牧师发表和宣讲葬礼讲道是否符合福音使命的要求？如果是这样，我们希望知道授权的经文”。回答。“我们认为不是，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经文授权这样做”。还有小联盟的以下询问。“在我们的浸信会中出现了疑问，由非按立的浸信会传教士施洗（浸泡）的人，在被接纳到我们的教会之前是否应该重新受洗？”答：“我们认为每个教会都是最合适的。我们相信每个教会都是决定其成员资格的最适当的法庭，除了经正式任命的牧师外，任何人都不能正确地实施洗礼”。会议决定，与卫理公会一起参加爱的盛宴，是对浸礼会规则的违反，应该要求违反者公开承认。

1814年，有人建议对持有否认圣灵人格和神性的成员的教会进行处理。

1815年，收到了浸信会外国传教士委员会的一封通函，是由他们的代理人路德-赖斯亲手写的，他被邀请在协会中担任职务。会议决定，一个向教会讲述自己经历的人，[并被批准接受洗礼]，在他受洗之前，不在教会的看管之下。协会建议各教会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措施，对牧师候选人进行教育。艾尔克霍恩协会的历史中提到的戴维奇法官的小册子被谴责为异端邪说。1817年，西部传教士James E. Welsh被邀请在协会中任职。

在这时，该协会有31个教会，总共有1,809名成员。这些教会分散在一个地区，现在至少包括了15个县。这使得出席协会的会议非常不方便。因此，人们认为成立一个新的协会是明智的。因此，为此目的，以下教会被解散了。Rough Creek, Goshen, Pisgah, Bethel, New Hope, Caney Creek, Concord, Pleasant Run and Gilead, Ind. 欢乐山和黑豹溪在该机构中没有代表，被允许自由加入新协会。长老沃尔特-斯塔拉德 (Walter Stallard)、沃伦-卡什 (Warren Cash)、马丁-乌特贝克 (Martin Utterback) 和沙德拉赫-布朗与约瑟夫-刘易斯和乔治-赫尔姆被任命在布雷肯里奇县的戈申教堂协助组建新

的兄弟会。这项交易的指定时间没有具体说明，但很可能是在同一秋天发生的。

这个部门在1818年离开了协会，有20个教会，共1654名成员。从这一时期到1840年，在指定的日期内接收了以下教会。1819年，哈丁县的Rudes Creek和华盛顿的New Hope；1821年，米德的Ohio（现在的Wolf Creek）和纳尔逊的Chaplin's Fork；1823年，哈丁县的Rough Creek；1824年，哈丁的Gilead和Doe Run（不久后解散）；1822年，哈丁的Otter Creek的Forks；1829年，Mt. 1830年，哈丁的Younger's Creek和Nelson的Rolling Fork；1834年，Breckenridge的Sinking Creek；1836年，华盛顿的Rock Bridge（一座老教堂）；1838年，LaRue的Middle Creek和Hodgenville, Hittle Flock（地点不详），以及哈丁的Mt. Zion；1839年，哈丁的Westpoint。

1818年，该协会“恳切地建议各教会为传教事业做出贡献”，并表示“认为教育协会对促进救世主的王国大有裨益”。与戈申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

在这些早期的日子里，浸礼会坚持秩序严格性，可以从1823年该协会处理的几项事务中得到说明。某位来自另一教派的传教士，因以前受过洗礼而被接纳到其中一个教会。有人向协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邀请他在他所受的外族教职下讲道和管理教规是否合乎规矩。答案是“如果他所在的教会许可他讲道，邀请他讲道并不失礼；但我们认为邀请他在这种教规下管理教务是不妥当的。”詹姆斯-海克拉夫特长老所在的锡安山教会由于某种原因（现在还不清楚）退出了协会；因此该机构在1824年通过了以下决议。“本协会认为詹姆斯-海克拉夫特先生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传教士，他以不守规矩的方式退出了我们，并且拒绝放弃他的证书”。联合教会在1827年表示怀疑，“对于取用简介和肖像，并把它们挂在我们的房子里是否合法；”但该协会认为这并不是“圣经所禁止的”。

1832年，有两封申请信出现了，每一封都声称是来自绿河协会，该机构由于坎贝尔主义的引入而产生的骚乱而分裂。两封信都被拒绝了，并建议双方调整他们的困难。这个建议被采纳了，第二年又恢复了通信。

塞勒姆协会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没有受到坎贝尔主义的干扰，而艾尔克霍恩则是如此。这种异端在前者也没有像后者那样大行其道。然而，在其北部边界的一些教会中，雅各布-科瑞（Jacob Creath, jr.）将其引入，并在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产生了分裂，该教会因此失去了57名成员，他们于1834年被排除在外。这些人中有Jarvis P. McKay，一位被任命的牧师。巴德斯敦的塞勒姆教会和该村以东五英里处的米尔克里克教会，都在塞缪尔-卡彭特的牧养下，被这种异端行为带走了，以至于它们都在1834年被排除出协会。然而，每一个教会都有一小部分人坚持旧的信仰，并且都被协会承认为这些地方的原始教会。

1833年，该协会在回答两个教会的询问时表示，接受“改革者”或基督教团体的洗礼是不符合规定的。另外，根据最坚定和最有价值的教会成员，考克斯溪的艾伯纳-金的动议，“决议，建议组成本协会的教会不要开放他们的会堂，让任何持有A-坎贝尔教义的人，或自称为改革者，或基督教团体的人，’通常称为’新光’的人讲道。”这一决议导致坎贝尔派立即与组成该协会的教会分离。该团体的损失在人数上相对较少。但塞缪尔-卡彭特（Samuel Carpenter）是与坎贝尔派分开的两位传教士之一，他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和能力的人。1833年，即分裂前一年，协会有26个教会，共有2343名成员；1835年，即分裂后一年，有27个教会，共有2184名成员，沉溪教会有29名成员，于1834年加入协会。

大约在坎贝尔派分裂的时候，反分裂主义的酵素开始在一些教会中发挥作用。

1837年，协会建议各教会派信使参加一个计划中的会议，该会议将于当年10月20日在路易斯维尔召开，目的是组建一个总协会，以接替最近解散的肯塔基浸信会，这就激起了他们的兴趣。第二年，一场广泛的复兴盛行起来。当协会在10月开会时，据报告有652人受洗，并接受了6个新教会。复兴仍在进行中。1839年，各教会报告了438次洗礼，并接受了一个新教会。这种从主的同在中得到的宝贵的复兴，激起了基督徒的心，并很快引起了人们的疑问。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执行救主的命令——你们到世界各地去，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这个问题并没有白费力气，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但复兴并没有给反传教士带来任何松动。

当协会在1839年开会时，沉溪、联合和粗溪教会都没有代表。一个委员会被派去调查他们缺席的原因。这些教会中的反传教士已经决定脱离一个他们无法再交心的传教士协会，同年10月25日，他们的信使与其他类似的派别在奥特溪会议厅举行会议，并组织了他们所谓的“奥特溪正规浸信会协会”。这个新的兄弟会在次年5月再次开会，当时它有13个教会，共502名成员。这对塞勒姆协会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损失，至少就人数而言，比它因坎贝尔派的分裂而遭受的损失更大。

当塞勒姆协会在1840年举行会议时，沉溪教会将从联盟中剔除，经确认，联盟的成员减少到22个，而粗溪报告说只有16个。其他几个教会也因小派别的分裂而减少。但是，复兴已经远远超过了损失。今年，该协会有35个教会，共有3,199名成员。

在1840年的会议上，该协会在其整个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反传教士做出了轻微的让步。关于这个机构是否应该在总会中代表自己的问题，似乎在前一年已经提交给各教会。该协会现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作了如下处理。“关于总协会的问题，组成我们机构的各教会认为协会目前不宜代表自己”。

显然，这一决定并不符合该机构的真实想法；因为接下来的事务是通过了以下决议。

“I. 本协会任命一位牧师，他将为各教会所接受，其职责是在其能力范围内向贫困的教会和街区传道，并向下一届协会报告。”

“II. 他的服务应得到报酬；在所有合适的场合，他应为此进行募捐。请所有愿意帮助这一事业的教会将他们的捐款送到下一次会议上；并指定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与该牧师就其服务进行结算。”

根据这些决议，Colmore Lovelace被任命为下一年的传教士，并任命了一个由Samuel Haycraft、W. Quinn、T. Miller、R. Richards和C. Pearpoint组成的委员会，与他结算服务。事实上，这个委员会是塞勒姆协会的第一个传教士委员会。就在这一年，埃尔克霍恩协会任命布莱克（J. D. Black）为她的第一位国内传教士，并任命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与他安排。这种安排在塞勒姆协会持续了三年，然后就放弃了。1851年，传教士委员会得以恢复，并继续做着有效的工作，直到现在。

1849年，经双方同意，协会又发生了分裂。这个机构已经变得很不方便了，人们认为由更多的北方教会组成一个新的协会是合宜的。为此，以下教会被解散：考克斯溪、布卢姆菲尔德、罗林福克、巴茨镇、米尔克里克、小联合、新塞勒姆、华盛顿山和谢泼兹维尔。在这次分裂之前，该协会有33个教会和3352名成员。他们敦促各教会更准时地遵守主的日子；并努力在每个教会维持一个浸信会主日学校。由于失去了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教会，该机构的力量大为削弱，如上所述，这些教会被解散，组成了纳尔逊协会。因此，在1850年，该组织减少到22个教会，有1,784名成员。

本协会在1849年就节制问题采取了第一次行动，当时它通过了由W. L. Morris提出的一系列决议，其内容如下。本协会在节制问题上采取立场；该事业的朋友们将得到我们的同情、祈祷和帮助，直到把酗酒这个怪物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我们反对所有开酒厂或小酒馆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我们反对浸礼会成员的饮酒行为，无论是在公共酒吧还是在私人场合，并建议各教会也这样做，而且，我们邀请全州的弟兄们关注这一重大问题。

1866年，在该协会的主持下，在该地区建立了两所高中。这两所学校在数年内都相当繁荣。但最后林兰学院美丽而有价值的场地和建筑转到了一个私人手中，现在被用作家庭住宅。笔者不知道塞勒姆学院的现状。

林兰学院的第一任校长是一个轻率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有着自给自足的顽固信念，名叫库尔森（G. A. Coulson）。他很快就开始宣扬一些虚构的观念，这在几个教会中引起了骚动。一些严肃、明智的教友努力劝说他停止宣讲这些令人不安的观点。但这些关注似乎只是激起了他的自负。库尔森先生颁布并竭力支持的两个最令人反感的主张是：“在新约中没有对未受洗者的承诺，”以及“没有洗礼就没有门徒”。1868年，库尔森先生是吉利德教会的成员，并经常

在宣讲会上，协会以几乎全票通过了以下决议。

“我们告诫上述教会[吉利德]和塞勒姆协会的所有教会，并建议各地的浸信会成员，对那些可能试图在我们中间播撒不和种子的人的不符合圣经的教义既不支持也不鼓励。

我们同意《西部记录》和《浸信会》编辑的观点，即这些主张在浸信会中没有争议，赦免、重生、公义和救赎是应许给信徒的。 无论是否受洗；还有一

些基督徒从未受洗。”

尽管有这种明确的告诫，库尔森先生仍然继续讲道，而且有几个教会继续鼓励他。因此，协会在1869年通过了以下决议：

“我们重申对组成协会的各教会的建议，不要鼓励颁布上述教义的人；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教会的信使，若这些教会召唤或保留这样的牧师作为其牧师。

“如果任何教会无视这一建议，该教会中值得尊敬的少数人应该在他们的例会上宣布，他们决心作为教会向塞勒姆协会提出，宣布不与上述教义为伍；根据我们的判断，这样的少数人应该被接纳为教会，而不是其他背离浸信会信仰的人。”

协会中至少有三个教会出现了分歧。白米尔斯教会的大部分库尔森派，最终加入了坎贝尔派。Hodgenville的各派在经历了许多混乱之后重新联合起来，Gilead的各派也是如此。这个协会坚定地保持着它古老的教义和惯例，而库尔森先生则搬出了它的范围，从那时起，这个团体就享有和平。也许我们应该注意到，在1867年，这个兄弟会与本州大多数其他类似机构一样，强烈抗议立法机构的行动，根据该行动，坎贝尔派获得了对州立农业学院的独家控制权。

由于篇幅有限，无法进一步详细介绍这个古老的兄弟会的活动。我们只需说，它继续享有良好的繁荣，并在当时的慈善事业中与它的姐妹协会保持同步。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类似机构相比，它所经历的变故较少。在其早期历史中，它遭受了传教士极度匮乏的不便。事实上，即使到现在，它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牧师供应。但自从1800-1803年的复兴以来，它有一个异常均匀的繁荣过程。受洗加入其教会团契的人不超过18,000人。1880年，它有42个教会，共有4230

名成员，是本州除小河以外最大的白人浸信会协会。

关于这个古老的兄弟会的大多数早期牧师的生活简况，已经在其他方面作了介绍。这里还增加了其他一些人。

丹尼尔-沃克 (DANIEL WALKER) 是塞勒姆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他有威尔士血统，他的父亲从威尔士移民过来，大约在1767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大约在1780年，他与父母一起来到了基辅的伍德福德县。他只是学会了阅读和写作。他的父母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他在早期就被引导到救世主那里。他大约在22岁的时候开始行使他的恩赐，在祈祷和劝告方面。但他的恩赐很小，而且进步缓慢。1804年，他与伊丽莎白-阿波结婚，并在纳尔逊县定居，在那里他把自己的会员资格交给了威尔逊河教会。第二年，该教会就按立他的问题征求塞勒姆协会的意见。协会的答复如下。“应威尔逊河教会的请求，我们建议他们召开长老会，按立丹尼尔-沃克弟兄。”据此，他于1806年1月由威廉-泰勒、沃伦-卡什和约书亚-莫里斯按立。他立即被召到威尔逊河教会任职，在那里服侍了25年。他还在哈丁县的米尔克里克教会服务了大约十年。1831年6月3日，他被召去安息。

沃克先生的才能低于平庸；但他的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从而为基督的事业带来了价值。他性格开朗，善于交际，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客人。他的虔诚是无可指责的，他对拯救罪人的热忱从未减退。在社交圈中，以及在公共场合，他把自己献给了他的主人。这并不奇怪，他被他无偿为之工作了这么久的人们所爱戴。

马丁-乌特伯克在塞勒姆协会中被提拔为牧师。他是弗吉尼亚州人，大约在1770年出生。在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和他的父母一起来到肯塔基州的伍德福德县，并在克里尔溪定居。在当时，他接受了相当的英语教育。1789年，在

约翰-泰勒的传教下，他和其他163人一起承认信主，并接受了这位著名的老先锋的洗礼，加入了清溪教会的团契。几年后，他搬到了哈丁县，并与贝瑟尔教会联合起来。在这里，他被按立为牧师，大约在1807年。几年来，他与沃伦-卡什一起旅行和讲道。他决不是一个出色的传教士。但他拥有良好的、强大的常识，在信仰上很健全，是一个很好的经文解释者。他平实、虔诚的论述受到信徒们的欢迎，他在加强边疆定居点的年轻教会方面做了很多好事。1811年，他在塞勒姆协会讲了开场的布道。他还写了一封由该机构出版的最早和最好的通函。

1818年，他搬到格雷森县，并担任岩溪教堂的牧师。他还接替伊诺斯-基思在康科德的牧师职位。在这个地区工作了若干年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里奇兰县，在那里，他在一个很好的晚年中去世，毫无疑问，他得到了义人的回报。

查尔斯-斯图特维尔（CHARLES H. STUTEVILLE）早在1817年就成为岩溪教会的成员，并在第二年被按立为神职人员。1818年，岩溪教会收到了一封退会信，并加入了戈申协会。在这个团体中，斯图特维尔先生一直担任岩溪、培根溪，或许还有康科德教会的牧师，直到1839年。在这一天，岩溪教会脱离了戈申协会，与一个新的兄弟会联合，自称是奥特溪正规浸信会的协会。通过这种方式，斯图特维尔先生认同了这个新组织，并参加了它的会议，直到1842年。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视力，但仍继续讲道数年之久，这时主高兴地把他从一片土地上召来。

他被认为是一个公平的黑暗中的光明之家，传道人，在福音的信仰上是健全的，并且具有无瑕疵的声誉。

亚历山大-布坎南（ALEXANDER BUCHANAN）可能是宾夕法尼亚州人。在革命战

争期间，他曾在美国军队中担任军官。战争结束后，他移居到肯塔基州的伍德福德县。他与该地区的先驱传教士一起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搬到了俄亥俄州，并在朱雀河上定居。在这里，大约在1827年他去世了，非常遗憾。

据说他是一位非常有用的传教士。他热爱福音，并经常表示热切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一直传道。在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与家人一起做了礼拜，在其他的祝福中，他非常恳切地请求主，只要他活在世上，就能讲道。那天晚上，他吃了晚饭，然后上床睡觉，健康状况如常。在晨光回来之前，当他在他年轻时的妻子身边甜美安详地睡去时，他的灵魂悄悄地离开了，以至于她对她的离开一无所知，直到他已经越过“河”。

SIMEON BUCHANAN是上述人士的儿子，1790年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伍德福德县，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在年轻的时候寻求并获得了基督的希望，并接受了约翰-泰勒的洗礼。他可能与克里尔克里克的教会结合了。他在加入教会后不久，就开始在公共场合进行祈祷和劝勉。在1812-15年的战争中，他在美国军队中担任士兵。

和平回归后，布坎南先生搬到了哈丁县，并成为鲁德溪教堂的成员，在那里作为执业医师工作了几年后，他于1822年9月被按立。不久，他搬到米德县，成为奥特溪教会的成员和牧师。他在俄亥俄（现在的狼溪）教会担任了二十二年的牧师，并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为普莱森特、多里特溪、希尔格罗夫和胡桃林教会提供服务。

他从米德搬到格雷森县，并成为布雷金里奇县戈申教会的成员和牧师。老先锋们已经去世了，在戈申协会没有年轻的牧师被提拔出来，在福音中工作的人也非常少。布坎南先生在若干年内供应于至少五个教会。只要他还能骑马，他就一大片地区旅行和讲道，直到他看到年轻的传道人上来取代他的位置。

在他去世前约四年，他变得太虚弱了，无法讲道，但他对主的殿堂如此热爱，只要他有能力，就继续参加聚会，他的灵魂以福音的丰富食物为食。

1863年春天，他到哈丁县访问，在那里他有两个寡居的女儿。伟大的内战正激烈地进行着，他变得太虚弱了，无法旅行，再也没有回到他在世的家。1863年6月27日，他收到了来到父亲身边的欢迎信息，并欣然服从了召唤。

布坎南先生的能力，无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都低于中等水平，一些好教友认为他的恩赐很弱，不应该被授予圣职。然而，由于他生活的纯洁性，他对救世主事业的热忱，以及他在传讲福音的简单真理方面的勤奋和精力，他变得非常有用，许多灵魂在他的传道下信主。

约翰-拉什早在1822年就成为奥特克里克教会的成员，但直到几年后才被带入教会。他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公民，并承诺在牧师工作中会有所作为。但在他传道几年后，他从事了贩卖奴隶的活动。他拒绝停止“买卖黑奴”，教会也拒绝听他讲道。他的儿子詹姆斯-拉什（James C. Rush）是一名律师兼传教士，长期以来在哈特和邻近各县都有很好的声誉。

ISAAC VEACH是Otter Creek教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他可能是在该教会被提升为牧师的。他是一位能力不俗的传教士，但他的宗教性格受到了一些怀疑，这大大影响了他的作用。他在1826年左右搬到了印第安纳州。他的一个儿子在该州的斯宾塞县成为一个相当有用的传教士。

詹姆斯-纳尔1787年出生在肯塔基州斯科特县。他由一位姨妈抚养长大，姨妈给了他公平的英语教育。由于受到“白肿”的影响，他的腿相当跛，因此他以学校教学为职业。在哈丁县从事这一职业时，他在沙德拉赫-布朗的传教下

信了教，并在他的帮助下受洗加入了米尔溪教堂的团体。1822年，他与米德县的伊诺克-布恩的女儿结婚。之后，他搬到了拉鲁县，1825年8月，他在那里得到了诺林教会的传教许可。他在说话方面的进步非常缓慢，直到1832年才被任命为牧师。这时，他是哈丁县奥特溪岔路口教堂的成员。1838年，他搬到同一县的吉利德教堂附近。大约在那个时候，这个教会在传教问题上变得非常混乱，1840年，其可敬的牧师沃伦-卡什（Warren Cash）带领一大批人离开，他在同一所房子里组建了一个“正规浸信会”教会。纳尔先生被选为原教会的牧师，并在他在世的余生中为教会服务。1842年，他因从马背上摔下来而去世。

纳尔先生是一个“迟钝的传教士”；但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拥有正确的判断力，是一个好的管教者。因此，他对各教会不无用处。1840年，他是塞勒姆协会的主持人。

沙德拉赫-布朗大约于1780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在生命的早期，他把自己的心交给了救主，并接受了詹姆斯-钱伯斯的洗礼。在他的服事下，他被引向了十字架。在他22岁那年，他与詹姆斯-钱伯斯长老的女儿拉结尔结婚，1804年与她一起搬到肯塔基州杰萨明县。在这里，据说他曾短暂地成为伍德福德县Clover Bottom教会的成员，而且很可能他在这里开始公开锻炼。1808年，他搬到了哈丁县，在那里他与米尔溪教会联合，并积极投身于牧师的工作。

大约在1812年，他在米尔溪教堂被按立为牧师；大约在这个时候，他把他的成员移到米德县的奥特溪教堂。他在这个教会和米尔溪的教会担任牧师，从他被授予圣职开始，一直到1821年，他搬到印第安纳州的白河，在那里忠心耿耿地工作了两三年后，主人让他“往上走”。

布朗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强壮的、热心的传教士，是一位积极热心的虔诚的人，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他深受弟兄们的爱戴，并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他养育了一个庞大而受人尊敬的家庭，他的儿子威廉成为印第安纳州可接受的浸信会传教士。

凯斯（ENOS KEITH）。这位杰出的年轻传教士的父亲亚历山大-基思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但有苏格兰血统。在浸礼会火热的受圣公会迫害时期，他与浸礼会联合起来。革命战争结束后不久，他移居到肯塔基州的纳尔逊县。他在1790年参加了白橡树流教堂的组建工作。

伊诺斯-基思于1788年出生于肯塔基州的纳尔逊县。他的父亲在伊诺斯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搬到了哈丁县Vertrees Creek的一个新定居点；所以他是在边疆定居点长大的，因此接受的教育很少。在幼年时期，他就对宗教问题非常感兴趣，一学会阅读，就成了《圣经》的忠实读者，并被称为经常进行内室祈祷。他在16岁的时候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由于定居地没有教堂，他直到四年后才受洗；但他立即获得许可，并在他父亲的房子里设立了家庭礼拜。他还在定居者的小屋里举行的祈祷会中带头祷告，并参与劝告。他年轻的心似乎被与上帝的交流所占据，以至于他似乎真的要“一直祈祷”。他的弟弟本杰明说：“我们一起进过树林，伊诺斯会在我们回屋前跪下来祷告。有时他会等到我们回到房子的视线范围内，我希望他能忘记这一点；但他从未这样做。在我们离开树林之前，他总是说：“本，我们必须祈祷，然后再去房子。”

在此期间，沃伦-卡什（Warren Cash）开始在维尔特里溪定居点传教，并于1808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名为“联合”的教会。该教会成立后不久，伊诺斯-基思和他的兄弟本杰明接受了卡什先生的洗礼，并成为教会成员。不久之后，伊诺斯被允许行使他的恩赐。然而，他几乎从四年前信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

做了。

1811年，他在联合教堂被沃伦-卡什（Warren Cash）等人按立为牧师，不久之后就继承了该教会的牧养工作。他开始在现今米德县的奥特溪讲道，奥特溪教堂很快就被建立起来。布雷金里奇县的刷子溪教堂也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来。他还访问了格雷森县和哈特县的新定居点，并为其他教会奠定了基础。1813年，格雷森的康科德（Concord）教会在他的传道下成立。在格雷森州的Concord教会，他于1813年开始服事，在布雷金里奇州的Lost Run教会，他是该教会的牧师。

在肯塔基州，可能没有人比伊诺斯-基思在他那个时代更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扬福音的伟大工作中。从年轻时起，他就被那从上面来的智慧所充满。他是如此地接近上帝，并不断地与他交流，以至于天上的事物对他的心和思想来说，就像他周围的可感知物体一样熟悉，他谈到去天堂，或去见耶稣，就像一个人谈到拜访他的邻居。他传讲福音的动机似乎是为了劝说罪人来到基督面前。他从来没有给他的会众留下印象，觉得他是在努力讲道；他对垂死的男人和女人说话，就好像耶稣在场一样，充满了爱和怜悯，渴望他们来到他身边，从威胁他们的可怕厄运中得到拯救。

他的举止，就像约翰-S-威尔逊、托马斯-史密斯和其他几个上帝在肯塔基州兴起的年轻人一样，难以描述。他的声音清晰有力，但又非常温柔，令人印象深刻。他对耶稣基督的爱和信心是真实而明显的，他对人的灵魂的爱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的听众看到并感觉到了。他在演讲时经常大哭，他的整个灵魂似乎都在追随他临终的伙伴们。

他从未结婚，而是把自己完全献给了福音，日夜不停地传道，挨家挨户地传。但是他在地球上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在1824年年夏天，他被流感猛烈袭击，

几天后他就死了，并充分保证了有福的不朽。在他去世前几小时，西门-布坎南长老叫人去看他。当他进入房间时，这位垂死的基督徒对他说，“布坎南弟兄，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你时，我以为你会在我之前见到耶稣；但现在我将先见到他。”就这样，这位虔诚的人在生命的正午离开了人世。

他的兄弟本杰明在他之后不久也进入了牧师行列，并在福音中劳作了50多年。

乔治-希克斯（GEORGE H. HICKS）是约翰-希克斯的儿子，生于1814年12月22日。23岁时，他信奉了耶稣的宗教，并加入了哈丁县的鲁德斯克里克教会，他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直到他去世。1841年9月，他获准在教会范围内行使他的恩赐，次年1月，他被释放，可以在上帝的旨意下，在任何地方讲道。1843年11月，他被雅各布-罗杰斯（Jacob Rogers）和科尔莫-拉弗拉斯（Colmore Lovelace）按立为牧师，从事全部工作。按立后不久，他被召到米德县的希尔格罗夫教堂工作。1847年12月，他接替可敬的科尔莫尔-拉弗拉斯（Colmore Lovelace），担任鲁德斯克里克教会的牧师，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还负责勃兰登堡的欢乐山教会。他在传教的不同时期，曾担任过二十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在某些时期，他同时照顾了六个教会。他在鲁迪斯科里克讲道二十年，在勃兰登堡讲道同样长的时间，在山林讲道三十年。他担任了三年塞勒姆协会的主席，并六次在该机构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在三十二年的传道生涯中，他共为1,584人施洗。他在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从他为250对夫妇结婚的事实中可见一斑。1873年7月30日，他以成熟男人的姿态结束了他杰出的职业生涯。

希克斯先生的布道才能几乎不超过平庸，他的教育也相当有限；但他的声音很悠扬，他的态度也很讨人喜欢。他有很强的本地智力，清晰的实际判断力和庄重、男子气概。他对人性有很好的判断力，决策迅速，执行力强，并具有出色的商业能力。在他那一代，他是塞勒姆协会的领袖人物。

JACOB ROGERS是在塞勒姆协会范围内工作过的最受欢迎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他的父亲马修-罗杰斯 (MATTHEW ROGERS) 是个爱尔兰人，可能出生在爱尔兰。他从哪里移居到肯塔基州，不详。他在纳尔逊县定居，并于1780年在巴德斯敦现址附近的山毛榉岔路口建造了一座堡垒。他是浸信会教徒，偶尔会“行使恩赐”，讲道或劝诫。他可能是雪松溪教堂的最初成员之一，该教堂是纳尔逊县最古老的组织，也是该州仅次于最古老的组织。他养育了一个庞大而受人尊敬的家庭，现在仍有许多后裔，其中一些人仍在旧堡垒的周围徘徊。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三个是传教士。其中两个搬到了西部，第三个则是本简讯的主题。

雅各布-罗杰斯于1794年6月6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纳尔逊县。在他的童年时代，他上了大约六个月的学校，在这期间他学会了阅读和写作。他青年时期的其余时间是在艰苦的劳动中度过的。在早年的生活中，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灵魂得救的重要性。经过与罪的力量之长期斗争，他得以相信基督的救赎，并为赦免的证据感到高兴。1810年5月24日，他接受了丹尼尔-沃克的洗礼，并成为他家乡的锡达溪教堂的成员。同一天，Precious Lovelace在同县的Mount. Moriah接受了Isaac Taylor的洗礼。1812年11月26日，雅各布-罗杰斯和扎多克-拉弗拉斯的女儿阿珍-拉弗拉斯结婚。1815年春天，还不到21岁的罗杰斯先生带着他年轻的家人搬到了哈丁县，他在那里租了一年的土地，然后赊账买了一块地，没有一英亩开垦的土地，也没有一美元的钱，有一个无助的妻子，她需要他的大量关注，以及需要亲手完成的家务，罗杰斯先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始了生活的劳作。这些情况会让一个精力不足的人感到沮丧。但是他做了很多，他证明自己能够胜任面前的任务。他拥有良好的健康和强壮的体魄。他在夜里清理他的地面。

几年后，他有了自己的支付了土地的费用，并开设了一个农场。在紧迫的家

务劳动中，他被一种向垂死的罪人传讲福音的责任感深深打动。针对这些印象，他辩称自己几乎完全没有受过教育，而且还有一个正在成长的年轻家庭需要供养；但良心终于说服了他“去尝试”。在公开场合锻炼了一两年后，他于1831年9月在塞文斯谷被按立为牧师，从事全部工作。他的阅读量非常有限，而且几乎完全局限于圣经。但他为他的新工作领域带来了坚强的头脑、强壮的身体、对困难的耐受力、有力的声音和不知疲倦的精力。一旦确信主人要求他传讲十字架，他就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这项重要工作。他的举止粗糙，语言粗俗；但他的想法很好，他的整个灵魂似乎都在工作中。他在讲道方面的进步非常快，他在民众中的地位也同样迅速提高。几年后，他成为塞勒姆协会的主要牧师，并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他在哈丁县米尔克里克的牧会时间最长，达23年之久。除了作为牧师的工作，他还在贫困地区做了大量的布道工作。他经常被塞勒姆协会的传教士委员会任命，在她的范围内，在赤贫者中工作。在他担任的每一个职位上，他似乎都得到了主的祝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837年，罗杰斯先生第一次被选为塞勒姆协会的主持人，除了两年之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他去世。以下是有关他的事件，显示了他的文盲身份。有一次，当他坐在主持人的椅子上时，屋子里挤满了观众，以至于难以继续进行机构的工作，这时罗杰斯先生站起来，用坚定的、命令式的语气说。“女教友坐在左边，男教友坐在右边”。按照惯例，在树林里的一个摊位上进行布道，而协会的事务则在房子里处理。当讲道的时间到了，罗杰斯先生起身并作了如下宣布。“讲道的时间已经到了。希克斯弟兄走到讲台上，而托马斯兄弟要走了。”

学究可能会对把一个语言如此普通的人放在牧师岗位上的想法嗤之以鼻；但如果上帝召唤人从事这项伟大的工作，无论他们多么软弱和不识字，他都能使他们完成他的所有意愿。极有可能的是，雅各布-罗杰斯在他的传道期间施

洗的人比肯塔基州任何一位古典学者在相同时间内施洗的人都多。

罗杰斯先生的最后一次布道是在西点的葬礼演讲；他的布道非常恳切和有力。他在讲坛上病得很重。第二天，他被人用马车抬回家。医疗服务得到了保证，但“他的月数”已经完成了。1855年3月23日，他因肺炎去世。他从他的劳作中休息，他的工作也跟着他。

罗杰斯先生是一个在讲坛上有巨大力量的人。他在讲道中从不说任何古板或幽默的话。他以平静而有分寸的风格开始讲道，但当他对他的主题越来越感兴趣时，他的声音就会变得更大，他的话语也会更加迅速，直到它变得像一股无力的洪流，压倒它面前的一切。

作为一个纪律严明的人，他几乎没有上级。无论是在讲坛上、社交圈中，还是在自己的炉边，他都保持着一种本色的尊严，使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他有两次婚姻，养育了十个孩子，所有这些孩子都在他去世前接受了洗礼。他的一个儿子沃伦-J. 成为哈丁县的一名传教士，另一个儿子科尔莫尔-G. 是密苏里州的一名牧师。

THOMAS JEFFERSON FISHER从未在任何一个地方长期居住过；但他在塞勒姆协会古老范围内花费的时间可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他的父亲约翰-博林-费舍尔有德国血统，是宾夕法尼亚州人。他年轻时来到肯塔基州，在这里养育了五个女儿和八个儿子。托马斯-J-费舍尔，是其父母13个孩子中的第四个，1812年4月9日出生在肯塔基州蒙哥马利县的斯特林山。他在16岁的时候信主。

他在肯塔基州的帕里斯加入了长老会。一年后，他接受了耶利米-瓦德曼的洗礼，并在费耶特县的戴维德福克与浸礼会结合。他的父母非常贫穷，他几乎

没有享受过什么教育优势。但他对学习有很大的渴望，并掌握了裁缝的手艺，他决心自己受教育。因此，在他18岁的时候，他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德尔敦，在那里他进入了一位长老会牧师斯隆先生的学校，一直到1831年3月，他去了同州的匹兹堡，接受了该市浸信会教堂牧师S-威廉姆斯的指导。在匹兹堡的第二年，他获得了他的导师所领导的教会颁发的讲道执照。回到肯塔基州后，他于1834年被任命为劳伦斯堡教会的牧师。次年2月（1835年），他在巴德斯敦附近的米尔溪教堂担任牧师。但很快就发现他不适合担任教职。他辞去了教职，投身于传道人的工作。在他的牧师生涯中，他曾短暂地担任过其他几个教会的牧师，但从未在这个职位上取得过成功。

费舍尔先生的恩赐是非常特别的。他的演说具有他自己特有的风格，是不可模仿的。很可能在这个大陆上没有其他人能对听众进行如此完全的控制。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他的演说能力。

他骑着马从南方回来，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在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在鲍林格林停下来。卫理公会在该村举行了一次持久的聚会，并邀请他在第二天讲道。他拒绝了，理由是他旅途劳累，需要在主日休息一下；但他同意在星期一早上讲道。威尔金斯先生说：“我早早地去了会场，在讲台边上找了个可以观察听众的位置坐下。屋子里很拥挤。费舍尔先生站起来，读了他的文章，然后愉快地开始了。听众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在四十分钟内，这位演说家就把他们都拉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我看来，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向前倾倒，张着嘴，朝向演讲者，显然忘了周围的一切，就这样站着，直到演讲结束”。

费舍尔先生在他34年的传道生涯中，在南部各州举行了长期的聚会，将大部分的工作交给了肯塔基州。他的成功是非凡的。在这位伟大的演说家下葬前的一次葬礼上，洛里默博士估计，在费希先生的传道下，不少于12,000人

表示信主。他于1866年1月11日在路易斯维尔的第八街死于后脑勺上的伤口，是由一个不知名的刺客造成的。

SQUIRE LARUE HELM, D. D., 自1837年以来一直是肯塔基州浸信会的公共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曾在该州最重要的城镇担任过几间教堂的牧师，并在教派中担任过各种信任 and 责任的职位。但是，与其他任何关系相比，似乎更适合对他与塞勒姆协会有关的生活进行简述。在其教会中，他开始了他的牧师工作。他的祖父托马斯-赫尔姆有普鲁士血统，从弗吉尼亚州移居到肯塔基州。他在哈丁县定居，当时印第安人还在周围的森林中游荡，使得白人定居者必须住在堡垒里。他的父亲，乔治-赫尔姆，被父母带到肯塔基州时大约七岁。他是哈丁县的杰出公民，在1813年、1814年和1816年代表该县参加了肯塔基州议会。1814年，他辞去了议会的席位，在托马斯将军的参谋部任职，并于1815年1月8日参加了新奥尔良之战。S. L. 赫尔姆的外祖父是约翰-拉鲁。他有法国血统，是现在拉鲁县的一个早期定居者。他是浸礼会教堂的长老，也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公民。拉鲁县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从他的后代中涌现出了以下浸信会的传教士。S. L. Helm, A. W. LaRue, John H. Yeaman, W. Pope Yeaman, and Robert Enlows。

S. L. 赫尔姆是乔治和丽贝卡-赫尔姆的第八个孩子和第四个儿子，是已故州长约翰-L. 赫尔姆的弟弟，1816年5月16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他的父亲在德克萨斯州去世，他去那里进行商业投机，损失了大部分财产，而他的儿子斯奎尔还是个小男孩，后者由一个寡妇的母亲在农场上长大，没有什么教育优势。十七岁时，他成为一名制革工人的学徒，三年半后，他开始自己做制革生意。

1814年夏天，他承认信主，并在雅各布-罗杰斯的洗礼下，加入了塞文斯谷教会的团契，这是肯塔基州存在的第一个此类组织，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该

教会的成员。1836年12月31日，他在该教会获得了讲道的许可。第二年，他是组建肯塔基州浸信会总协会的成员。大约在他获得讲道执照的时候，他进入了伊丽莎白镇罗伯特-休伊特的学校，在那里他接受了大部分的教育。1838年4月7日，他应邀在勃兰登堡的普莱森特教堂主持工作，由威廉-沃恩、约翰-L-伯罗斯和F-F-塞格在该教堂主持工作。1843年5月，他负责梅森县梅斯里克的教会。他在那里讲道七年，受洗人数超过三百人。1850年，他接受了夏普斯堡的召唤，一半时间在该教会讲道，另一半时间用于传教士的工作。1852年1月1日，他开始负责欧文书博罗的教会。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854年8月，当时他接受了路易斯维尔东部教会的召唤，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并在同一时期担任美国印第安人宣教协会的秘书。那一年，他为100多人施了洗礼。1854年8月，他接受了科文顿教会的召唤，在那里服侍了五年，在此期间，教会增加了约250人。1859年至1866年期间，他在不同时期服务于麦迪逊县的瓦科和塔特奇溪的教会，费伊县的戴维德福克和布莱恩茨的教会，以及波旁县的西拉斯教会。1867年，他接受了总协会规定的州级布道员的职位。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1869年，当时他再次负责路易斯维尔的东教会。他在这里服侍了大约六年，接收了大约250名成员加入教会。此后，他在路易斯维尔担任共济会孤儿寡妇之家的财务代理，为期约六个月。1875年7月，他负责尼古拉斯维尔的教会，1877年5月，他被召到梅斯维尔。在这个地方为教会服务两年后，他搬到了布雷肯里奇县，在那里他买了一个农场，安排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屋，正如他所说，他将在那里度过他在世的晚年。同时，他是斯蒂芬波特、霍斯维尔和戈申的教会的牧师，每月向一个教会讲道两次，并为一个宣教站提供服务。

赫尔姆博士是一位清晰、有力、直接的演讲者，在本州很少有传教士能对大众听众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的一生在主人的葡萄园里非常活跃；他强壮、健康、健壮的外表给人以希望，他还会在许多年里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威廉-拉鲁-莫里斯是约翰-莫里斯法官的儿子，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1821年1月1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伊丽莎白镇。他接受了良好的英国教育。年轻时，他非常喜欢虚荣的娱乐活动，特别是跳舞。但大约在他成年的时候，圣灵找到了他的心，并突然中断了他那令人眩晕的快乐生涯。

托马斯-J-费舍尔在圣诞节期间在伊丽莎白镇举行了一次旷日持久的会议。由于这通常是一个欢庆的时刻，年轻的莫里斯和其他热爱嬉戏的人一样，认为这个会议是对他社会娱乐特权的侵犯，并决定不参加。在乡下几英里处将有一场盛大的嬉戏，尽管有一位虔诚的年轻表弟的恳求，莫里斯先生还是骑上马，开始参加。一开始他骑得很开心。但很快，奇怪的想法开始挤进他的脑海，奇怪的感觉爬上了他。他骑得更慢了，最后停下来。他是应该继续去玩耍，还是回头去开会，这个问题让他感到非常不安。过了一会儿，他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他说：“我要把我的马直接转到路对面，”他独白道，“让它走它想走的路。”很自然地，马转向了，向家里走去。他现在急切地向前走，直到他及时到达会堂，听到布道。几天后，他承认了对基督的希望，并接受了T. J. Fisher的洗礼，加入了他父母都是成员的塞文斯谷教会。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学习法律。从一开始，他的脑海中就有一种令人困惑的争论。他对传扬福音的责任有着强烈的印象。但在他看来，有许多障碍，他还是继续学习。在适当的时候，他开始从事法律工作。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他面前出现了辉煌事业的美好前景。

1845年5月1日，他与霍德根维尔商人托马斯-布朗的女儿格雷斯-N结婚。在这个镇上，他确立了自己的律师身份。他的诚实、坦率、严格的正直和优秀的资质很快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并赢得了大量的公众赞助。但他与良心的斗争不断加剧，直到他的灵魂被可怕的怀疑所笼罩，他决心退出教会，因为他觉得自己缺乏神圣的恩典。他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塞缪尔-海克拉夫特，他是同一教会的成员，他成功地劝说他放弃了他的轻率计划。现在他开始更积极

地参与公共崇拜。他经常参与公共祈祷和劝诫，最后，在1850年，他接受了讲道的许可。1851年1月，他被约翰-邓肯(John Duncan)、罗伯特-瑟曼(Robert L. Thurman)等人按立为霍德根维尔教会的牧师，并立即将自己完全投入到牧师的工作中。按立后不久，他就接受了哈丁县吉利德和塞文斯谷教会的牧养工作。

此时，在霍德根维尔以西6英里处有一个小型的独立浸信会，现在叫大泉教堂。该教会于1816年11月16日成立，由杰出的先驱传教士托马斯-J-奇尔顿和威廉-萨默斯建立。在奇尔顿先生的照料下，它成为一个庞大而繁荣的教会，当时它的名字从Middle Creek改为Republican。1843年，它的名字又被换成了大泉的名字。奇尔顿先生去世后，教会逐渐萎缩，直至变得渺小而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邀请莫里斯先生到他们中间讲道。他接受了邀请，并在几个月后，促使他们接受了全面联合的条件，并取名为联合浸信会。该教会被接纳加入塞勒姆协会，莫里斯先生成为其牧师。他为该教会讲道约15年，在此期间，该教会成为该协会中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会众之一。除了上述教会外，莫里斯先生还在不同时期担任过纳尔逊县的Rolling Fork和Union Band、哈丁的Bethel、泰勒的Campbellville以及布雷肯里奇的Bewleyville等教会的牧师。作为一名牧师，他总体上是成功的，并深受人们的爱戴。

1866年春天，他被总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任命为该州的总传道人之一。他辞去了他的教职，接受了这个职位。但几周后，他的心脏疾病发作，使他无法讲道。他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于1867年5月参加了在亨德森举行的总协会，并被选为该机构的书记员。他从亨德森去肯塔基州的“西区”访问，在那里，他被选为梅菲尔德教会的牧师。他接受了这一召唤，并回到霍德根维尔，带着他的家人前往新的工作领域。但在准备搬迁时，他的病复发了，被限制在床上，不再以凡人的肉体站起来。他畅谈了他即将离开的事情，而且很平静，很甘心。在他患病期间，他似乎从未因怀疑自己是否被神接受而感到困扰。

在他离开的前三天，他非常镇定地对罗伯特-恩洛斯长老说了大约以下的话。

“当你看起来如此接近坟墓时，你的情况与我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几天来，我对自己感到很冷漠。我为我的家人，为弟兄们，为没有希望的可怜的罪人感到非常难过。但我知道我所盼望的是谁。我有过许多失误和失败，我的工作也很不完美；但我不相信这些。我认为神的应许是可靠的话语。我做了很多牺牲，我们称之为牺牲，并在事奉上取得了一些成功。我想在我的服事下，我已经为一千多人施洗，并见证了更多人的洗礼。但我对这一切毫无期待。我的希望全在于上帝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1867年6月13日，他回应了主人的召唤，来到更高的地方。

莫里斯先生在他的时代，就像大卫-瑟曼在上一代的地位一样——无可争议地成为塞勒姆协会中最有能力的传道人。他的胆怯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除了那些在他的熟人中听到他的声音的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的真正能力。当他试图在陌生的牧师面前讲道时，他总是“失败”了。他是一个亲密的学生，拥有丰富多样的知识，是一位优秀的一贯制神学家。在没有尴尬的情况下，他是肯塔基州讲坛上最雄辩、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但他最出色的是他深沉的虔诚和杰出的灵性。一位熟人说：“他似乎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更接近上帝。我曾见过他，一次有三四天被神圣的善意所淹没，充满了不可言喻的爱和温柔，以至于他无法公开讲道或祈祷，也无法在晚上睡觉。”

罗伯特-利文斯顿-瑟曼（ROBERT LIVINGSTON THURMAN）是那位优秀的基督牧师大卫-瑟曼的儿子，1815年11月19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华盛顿县。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被父母带到了现在的拉鲁县。在这里，他在一个农场长大。他在13岁时就皈依了基督，并在他父亲的带领下接受了诺林教会的洗礼。他在乔治敦学院完成学业，于1842年毕业。1843年7月25日，他被按立为伊丽莎白镇塞文斯谷教会的牧师。他在这个教会服务了大约七年，其中一半时间是

在主持一所女子神学院。1850年1月，他被任命为印第安传教士的代理，并在随后的5月成为在路易斯维尔出版的《浸信会旗帜》的编辑之一。1851年，他接受了乔治敦学院的代理权，并为之工作了大约四年。在1855年，他接受了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浸信会教会的牧养召唤。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为该教会筹集资金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同年10月，他被任命为南方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在肯塔基州的代理人。直到1861年，他因战争而辞职，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随后，他被任命为总协会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员。1868年，他恢复了肯塔基州的外国传教士机构的职位，并以良好的程度成功地进行，直到现在（1885）。

瑟曼先生从年轻时就热衷于宣教事业，并被公正地称为“福音代理人的王子”。国外和国内的传教事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不懈的热忱和不懈的精力。

ROBERT M. ENLOWS在拉鲁县出生并长大。他是塞勒姆协会在他那一代人中最好的传教士之一，但他的生平资料如此之少，令人十分遗憾。他接受了公平的英语教育，拥有强大的本土智力，但在年轻时却肆无忌惮地作恶。他在威廉-L-莫里斯（William L. Morris）的传道下信主，大约在1855年受洗。大约1858年，他在欢乐谷教堂被按立为牧师。他并不是所谓的出色的年轻传道人。但他是个好学生，在知识的获取和事奉的能力方面都进步很快。他因其卓越的宗教品格和出色的能力而受到高度尊重。他大约在1869年死于肺部疾病。

关于这个古老的兄弟会的在世牧师，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能说得很少。

JACOB TOL. 米勒，现居德克萨斯州，多年来一直是本协会各教会中非常有用的传道人。他是拉塞尔溪协会已故长老约翰-米勒的儿子。他已经讲道近三十

年了。1857年至1867年，他是哈丁县吉利德教会的牧师，并为其团契施洗了122名信徒。他还曾是同一协会中其他几个教会的牧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搬到了德州。

詹金斯（JAMES H. JENKINS）于1857年在诺林教堂被按立，现在仍是该机构的成员。他不被认为是一位出色的传道人；但他精通圣经，他的布道是合理而实用的。他的虔诚是最好和最实际的，他在讲台外和讲台上都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他的一个邻居被问及为什么在他的社区中很少有争吵和诉讼，他回答说，“吉米和本-詹金斯住在我们中间”。

ISAAC W. BRUNER是本协会中最杰出的牧师之一。他担任霍根维尔教会的牧师约14年，自1879年起担任塞勒姆协会的主持人。他大概有四十五岁的年龄。他最近（1885年）接受了辛普森维尔和史密斯菲尔德教会的召唤，前者位于谢尔比，后者位于亨利县。

威廉-亨利-威廉姆斯（WILLIAM HENRY WILLIAMS）是在塞勒姆协会的范围内容长大的。他早年信主，并加入了长老会。几年后，他加入了浸礼会，之后被安排到牧师岗位。他已经讲道了大约二十年。他曾在本州不同地区的一些著名教堂担任牧师，无论是作为传教士还是作为牧师，都非常受欢迎。但他有一种不安分的性格，没有任何诱因能让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很久。目前，他正在哈丁县的一些乡村教会中服务。

詹姆斯-H-弗利洛夫（JAMES H. FULLILOVE）是一位年轻的牧师，无论是作为传道人还是作家，都有很好的能力。他于1872年9月在鲁德溪获得传道执照，并于1873年11月7日在同一教堂被按立。自他被按立以来，他在不同的教会担任过牧师职务。

本协会还有其他几位有价值的年轻传道人，作者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具体情况。

在这个协会的早期历史中，有许多杰出的公民属于这个协会的教会，下面的名字可以记录在这里。先驱者亨利-克里斯特（Henry Crist）将军，是考克斯河教会的成员。同一教会的约瑟夫-刘易斯将军，多年来是协会的书记。老艾伯纳-金也是一位杰出的公民，也是该教会的重要成员，他的儿子艾伯纳-金目前也是如此。纳尔逊县米尔克里克教堂的托马斯-哈伯德（Thomas Hubbard）是一位积极进取的教会成员，并在1819年至1827年期间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除此以外，还有布卢姆菲尔德的塞缪尔-麦凯（Samuel McKay）、小联合的伊利亚-维金顿（Elijah Wigginton）以及哈丁的范梅特（Vanmeters）、海克拉夫特（Haycrafts）、赫尔姆斯（Helms）、拉鲁斯（LaRues）和罗伯特-霍根（Robert Hodgen）等人。

以约翰-拉鲁的名字命名的县城和以罗伯特-霍德根的名字命名的县城，都是对他们的永久纪念。

这个兄弟会的起源和早期历史很难追溯。因为，尽管我们有它所保留的这种记录，但这些记录是极其模糊和有缺陷的。从协会成立到1794年的原始记录并没有以任何永久的形式保存。但在上述日期的机构会议上，约瑟夫-布雷德索和摩西-布雷德索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负责收集协会从成立到现在的记录，并将其录入书中。”这一职责得到了履行。这本书在1795年被提交给机构，委员会的报告也被接受。这本书，或它的文字记录，仍然保存着；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该机构的起源和早期程序的情况。这本书现在由克拉克郡的威廉-鲁帕德长老拥有。还有另一本记录册，可以追溯到1791年，在普拉斯基县的L. B. Whiles长老手中。

南肯塔基州地区协会。

这个协会大约在1785年成立。没有采用信仰条款，只采用圣经；他们坚持一般规定。他们通过信件与总委员会联系，有时也与代表们联系。他们的年度会议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举行，除此之外，他们在5月和8月有两个不定期的会议，举行3天。

在南肯塔基协会1791年年会的议事记录中，记录了以下内容。

“本协会同意遵守我们联盟的教会在1787年10月和1788年5月组成（协会）的计划。”

也就是说，在艾尔克霍恩的例子之后，他们在1787年10月举行了一次初步会议，并在接下来的5月再次开会，以完成组织。因此，这个古老的兄弟会的章程应该是1788年5月制定的。

初步会议于1787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在麦迪逊县的泰茨溪会议厅召开。有11个教会的代表参加。现在存在的书中没有记录这些教会的名字。然而，我们要记住，这本书中的记录只是委员会报告的浓缩形式，如前所述。肯塔基州的独立浸信会，根据现存的最佳权威资料显示，在这一时期存在的浸信会是在波恩斯河的头，和第二波恩斯河，后来被称为波夫曼之叉，最后被称为博格之叉，都在法耶特县。霍华德溪，现在叫普罗维登斯，在现在的克拉克县；迪克斯河的岔口和吉尔伯特溪，在现在的加勒德县；拉什支，在林肯县；泰茨溪，在麦迪逊县的Lick Creek，后来称为Buffalo，以及纳尔逊县的Pottengers Creek。另外两个可能是位于波旁县的赫斯顿溪和位于现在拉鲁县的诺林，后来被称为南福克。

在那个时期，他们比埃尔克霍恩协会所接纳的教会多一个，比塞勒姆所接纳的教会多五个。但他们成员的总数无法得知。在这次初级会议上处理了以下事务（如果可以称之为事务的话）。

1. “宣布他们认为所有的牧师难题都应该由一个牧师团队来解决，如果任何牧师被认为宣扬任何不健全的教义，两位牧师可以暂停或阻止他的传教，直到他被足够数量的牧师审判；还规定，教会应该有权将任何被怀疑宣扬不健全教义的人带到牧师面前，以便审判。”

2. “他们还界定了福音教会的权力，即根据福音纪律，接受她所选择的成员进入教会，并将其逐出教会；还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牧师，或在他不再是他们的牧师时拒绝他；还可以像其他成员一样，因不道德行为将其逐出教会”。

1788. 会议地点不详。询问。“洗圣徒的脚是否是一种责任，是对基督徒的要求？答：是。”同意写一封通函，并将其印刷。问道“教会中除了主教和执事，还有其他官员吗？回答，有。隐含在教会中的另一个官员，应该是长老”。询问“是否在一些的情况下，成员应该坐在教堂里一起做生意吗？回答，他们不应该。”

1789. “同意写信给埃尔克霍恩协会，讨论这两个协会在国内的联合问题。但埃尔克霍恩协会回答说，只要对圣经的看法有如此大的分歧，就很难指望能有一个有利于他们共同幸福的联盟。”

1790. 这一年我们没有正式记录。但阿斯普朗德登记册记录了以下教会的名字，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教会之外，还有属于该协会的教会，在此期间。克拉克县的Unity；法耶特县的Hickmans Creek和Jessamines Creek；默瑟县的Beech Fork、Head of Salt River和Shawnee Run；纳尔逊县的2nd Hardins

Creek和Cox's Creek的West Fork; 以及富兰克林县的2nd Forks of Elkhorn, 现在叫做Mt. Pleasant。

这时, 该协会包括19个教会, 共有1311名成员。Elkhorn有13个教会, 有1,365名成员; Salem有8个教会, 有404名成员。

1791. 在林肯郡的拉什分部开会。同意向Wm. Bledsoe支付承诺给他的参加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总委员会的余额。

在这次会议上, 协会第一次开始被从地狱中恢复的学说, 或“地狱救赎”所困扰。约翰-贝利(John Bailey)一直在宣传这个异端; 不久之后, 威廉-布莱索(Wm. Bledsoe)也接受了这个异端。协会关于这个问题采取了行动, 如下。

“请问。协会是否会在社会上接纳一个宣扬地狱复生学说的成员? 回答: 他们不能。”两个人持中立态度, 约翰-贝利持肯定态度。“有人向协会证明, 约翰-贝利持有并宣传从地狱中获得救赎。”一个由詹姆斯-史密斯、约瑟夫-布雷德索、安德鲁-特里布、罗伯特-埃尔金和托马斯-阿门组成的长老会被任命审查约翰-贝利, 并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要求他出示证书。委员会成员之一詹姆斯-斯密被指控说, 他相信所有的人, 只要基督为其而死, 就能得到拯救。这一指控被证实了。但在对他进行审查后, 该协会同意他没有教导从地狱中得到救赎。在这个时候, 该机构认为应该“同意遵守我们联盟的教会在1787年10月和1788年5月成立时的计划。有人问道, 牧师们是否拥有教会的钥匙, 并对其进行管理? 答案是否定的。委员会报告说, 约翰-贝利不再是我们的牧师或成员了。委员会宣布, 本会不会与任何宣传地狱救赎教义的人建立关系。有几份请愿书被提交, 作为对这些请愿书的回答, 长老会被任命为传教士和组建教会。

1792. 在Jessamine县的Jessamine开会。与Vir的Middle District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

两年后，各教会建议将自己称为联合浸信会，以便使通信更加顺畅，弗吉尼亚浸信会在1787年采用了这一名称。

1793. 这一年，该协会举行了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6月在泰茨溪举行。Elkhorn协会的信使来了，希望两个兄弟会之间能够联合。大家同意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在大理石溪（现在的费耶特县东希克曼）召开代表两个协会的教会的会议。会议就这样召开了。”但正规浸信会对他们的《费城信仰告白》持顽固态度，”因此联盟没有实现。正规浸信会提出的最终联合条款被推迟到次年10月南肯塔基协会的会议上审议，当时他们被该机构以多数票否决。根据这一决定，五位牧师和四个教会脱离了该协会。持不同意见的教会似乎是波恩斯河的头，杰萨明，迪克斯河的岔路口和希克曼斯河。这些教会组成了一个协会，后来被称为“泰特溪”，次年，团结教会也加入其中。分离的传教士是托马斯-阿门、安德鲁-特里布尔、罗伯特-克拉克、詹姆斯-史密斯和托马斯-谢尔顿。

失去了这些牧师，再加上约翰-贝利和威廉-布雷德索的叛变，留给协会的只是一个软弱的牧师。在四个教会和五位牧师分离后，该机构认为应该重申其最初的原则；它在以下问题和回答中重申了这一点。

“1. 在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最早是根据什么成立的社团？”答：“圣经。”

“2. 我们是如何与弗吉尼亚州的浸礼会（称为联合浸礼会）联合起来的？”答：“里士满的浸信会委员会指示给我们肯塔基州写了一封信，日期是1788年10

月2日，署名是鲁本-福特和威廉-韦伯。”

“3. 这些条款是否迫使我们接受《费城信仰告白》的任何部分？”答：“没有。”

“4. 我们是否同意遵守浸信会《宪法》和条款？与弗吉尼亚州的联合浸信会结盟？”

答案是“我们同意。”

1794. 在加勒德县的吉尔伯茨河会面。这届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Lick Creek教会的名字被改为Buffalo。Pottengers Creek教会请求授予Joseph Milburn教职。银色小溪口的一些浸信会成员希望成立一个教会，迁往伊利诺伊州的乡村。

1795. 在默瑟县的Shawnee Run聚会。接纳了两个新教会，即马里昂县的Cartwrights Creek和蒙哥马利的Spencer Creek。弟兄们被任命为蒙哥马利县Blue Ash（后来被称为Bethel）教会的牧师，并任命Elijah Summars为牧师。在弗吉尼亚州的总委员会中任命了使者，并要求各教会自称为联合浸信会。

1796. 在Jessamine聚会。卓别林（现称深溪）的一个教会申请加入，被拒绝，因为它接受了一个被排斥的传道人进入其团契。Tates Creek协会的申请被拒绝，要求联合和通信。

1797. 在Howards Creek开会。指定了一个长老会来按立艾萨克-克鲁特尔和马修-罗杰斯。

1798. 在默瑟县的哈兰会所聚会。克拉克郡红河上的一个新教会被接收。同意将他们的名字从联合浸信会改为原来的独立浸信会，但仍保留他们与弗吉尼亚联合浸信会的关系。

1799. 在Garrard县的Gilberts Creek聚会。Boffmans Fork教会要求写信加入Tates Creek协会的请求被拒绝。詹姆斯和马修-罗杰斯被任命参加刷子溪的教会，并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继续或组成该地区的教会。

该协会今年的一个举动在事后引起了许多麻烦和混乱。一些人，包括该机构中最杰出的两位牧师，因为教导“地狱救赎”，或现在被称为“普世主义”而被排除。现在，教会被建议打开一扇门，接纳这些人，而不询问他们的私人情绪，只要他们的生活有秩序。约瑟夫-布雷德索和迈克尔-迪林厄姆被任命在拉什分局照顾一些被称为普世浸信会的人，以帮助他们在社会方面的地位。这个以约翰-贝利为首的叛教教会恢复为协会成员，但没有放弃“他们的私人情感”。

1800. 在Mercer县的Shawnee Run开会。这一年的记录已经丢失。

1801. 在麦迪逊县的泰茨溪举行会议。这个古老的兄弟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它现在包括31个教会，共有2,383名成员。其领土从东北的蒙哥马利县延伸到西南的哈丁县。一个动议占了上风，将该协会分为两个区。分区线从Paint Lick溪的源头开始，顺着该溪流到它的口，然后顺着肯塔基河到它的口。这条线以南的教会组成南区协会，它以北的教会组成北区协会。

这一年与埃尔克霍恩协会完成了联合，在总的历史中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在处理了其他一些不重要的事务后，老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休会，不再开

会。

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是这个古老兄弟会的早期牧师，他是弗吉尼亚州人，在该州长大，并在独立浸信会中被录用为牧师。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移民到了现在的凯基州加勒德县，非常积极地参与传教，并协助在这个新国家建立了一些最早的教会。1784年，他协助约翰-惠特克（John Whitaker）在杰斐逊县建立了熊草教会。他很早就是加勒德县迪克斯河岔路口教会的成员，并可能参与了该组织的组建工作。他于1787年夏天访问了伊利诺伊州，就目前所知，他是第一位向该州早期定居者传教的牧师，该州现在规模巨大，人口众多。他于1790年再次访问该地区，与前次一样，在现在的门罗县成功传教。在他的传道下，有许多人信主。但在他的工作中，他在滑铁卢附近被印第安人抓住，并被带到瓦巴什河上的基卡普镇。但他在其中传教的几个贫穷的定居者非常尊重他，他们筹集了170美元，用这些钱赎回了他，并把他还给了他的朋友。

在肯塔基州。他随后访问了伊利诺伊州，但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不得而知。

从南肯塔基协会成立到1793年，史密斯先生一直是该协会的重要成员。但是，尽管他是独立浸信会的成员，但在教义上似乎与他们并不一致；因为虽然他们一般都是阿米念派，但他相信有限赎罪，并愿意采用《费城信仰告白》。1793年，他与其他四位牧师和四个教会一起脱离了南肯塔基州，并加入了泰特溪协会的章程，他一直是该协会的成员，直到去世。在他众多的、非常值得尊敬的后裔中，他的一个儿子曾是德克萨斯州的州长，而凯基州费耶特县著名的约翰-L-史密斯长老则是他的孙子。

托马斯-谢尔顿（THOMAS SHELTON）是早期从弗吉尼亚州移居到基辅麦迪逊县的移民。在这里，他成为泰茨河独立浸信会的成员，该教会是由安德鲁-特里

布尔在1786年建立的。早在1790年，谢尔顿先生就在这个教会中成为有执照的传教士。他是南肯塔基协会的牧师，直到1793年，他和其他人一起脱离了那个兄弟会，加入了塔特溪协会的组织。同年，他被后者任命为弗吉尼亚浸信会总委员会的通讯员，该委员会当年在弗吉尼亚州波瓦坦县的马迪克里克会议厅开会。他开始了他的旅程，以履行这一职责，但没有到达他所建议的目的地。当他骑马穿越山区时，被印第安人袭击，并被屠杀。他留下了一个家庭，从他们那里产生了无数的后代。后人中，有可敬的托马斯-谢尔顿-莫伯里博士，乔治敦学院院长R. M. Dudley牧师和A. C. Caperton牧师，D. Western Recorder的编辑。

THOMAS JOHN CHILTON是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中一位杰出的领袖，大约有四十年的时间。据信他是弗吉尼亚州人，大约在1769年出生。他在10岁时被带到现在的肯塔基州加勒德县。在当时的新国家，他接受了比大多数男孩更好的教育。

1789年，在约瑟夫和威廉-布莱索的传教下，在该地区盛行的大复兴期间，他加入了吉尔伯特溪的独立浸信会教会。他在加入教会后不久就开始在公共场合活动，并于1791年被约瑟夫-布雷德索、摩西-布雷德索和约翰-莱斯按立为牧师。他是签署条款的委员会之一，这些条款通常被称为“全面联合条款”，根据这些条款，正规浸信会和独立浸信会于1801年联合起来，他声称自己是该文件的作者。1803年南区协会分裂时，奇尔顿先生是组成现在的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的一方领导人之一。他继续在加勒德和周围的县传教，直到1822年左右，在一次建立盐场的失败尝试中失去了财产，他搬到了现在的拉鲁县，并定居在米德尔小溪边。在这里，他负责管理他和威廉-萨默斯于1816年在小溪建立的一个教会，其名称为“独立浸信会”。他在这个教会一直服侍到1836年，当时他因年老体衰而辞职。1835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浸礼会的历史”。这本书带有粗心和仓促的痕迹，没有什么价值。奇尔顿先生是

一位强有力的传教士；但似乎是一位似是而非的争论者，而不是一位有逻辑的争论者。大约在1839年，他从马车上摔下来，掉进了他正在穿过的一条小河里，因此而死亡。他的儿子托马斯-奇尔顿是一名律师、传教士和政治家，地位相当显赫。

Tates Creek协会。

这是在肯塔基州组织的第四个协会，也是第一个以“联合浸信会”的形式成立的协会。它是由四个教会组成的，由于南肯塔基协会拒绝接受埃尔克霍恩协会在1793年提出的联合条件，这些教会从该协会脱离出来。后来的记录表明，他们是位于波恩斯河的头，迪克斯河的岔路口，杰萨明和希克曼斯河的教会。随着这四个教会的成立，五位牧师也脱离了南肯塔基协会。他们的名字是：詹姆斯-史密斯、托马斯-阿门、安德鲁-特里布尔、罗伯特-克拉克和托马斯-谢尔顿。安德鲁-特里波是团结教会的成员和牧师，他退出了南肯塔基协会，并在第二年加入了新的兄弟会。

上面提到的四个教会，由他们的信使于1793年11月23日在杰萨明聚会所举行了会议。

“根据动议，同意将最近与普通教友联合的四个教会组成一个协会；并将联合的条件作为其章程。”

这里提到的联合条件，是艾尔克霍恩向南肯塔基州提出的，作为两个机构之间联合的基础。这些条款被南肯塔基州协会的大多数人拒绝。其内容如下，现在被采纳为泰茨溪协会的章程。

“我们同意接受正规浸信会的《信仰告白》；但为了防止它对任何人的良心产

生暴虐的力量，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其中的一切内容；但它提出了福音的基本真理，耶稣基督的救赎和自由的、不求回报的恩典的教义，应该被每个基督徒所相信，并被每个福音的牧师所坚持。我们确实相信这些与三位一体有关的教义；基督的神性；圣经的神圣权威；人性的普遍堕落；如果没有神圣恩典的帮助，人完全没有能力帮助自己；必须向上帝悔改并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完全是靠基督的公义来称义的；信徒的洗礼只需浸泡和自我否定；以及最高的法官，所有宗教的争议都应由他来决定，所有议会的法令、古代的意见都应由他来决定。

我们要审查的作家、人的学说和私人的精神，以及我们要安息的判决，只能是由圣灵传递的神圣的经文，我们的信仰最终决定于这些经文。”

协会成立后，一个由约翰-普莱斯、安德鲁-特里布、托马斯-阿门、罗伯特-克拉克和乔治-史密斯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起草礼仪规则，并准备一封致弗吉尼亚总委员会的信函。托马斯-谢尔顿(Thomas Shelton)被任命承担这封信；但在他到达弗吉尼亚之前，就被印第安人屠杀了。有人派人帮助团结教会解决她的困难。

克拉克的统一教会

1794. 在迪克斯河的岔路口开会。会上询问了与Elkhorn的联盟是否解散的问题。写了一封信给总委员会。会议同意由一位传道人和两位长老组成一个教会。

1795. 五月。在波恩斯溪头开会。应Otter Creek教会的要求，任命Andrew Tribble和Dosier Thompson为Peter Woods和Cornelius Bowman的牧师，如果发现他们合格的话。根据本会早期的习惯，在几个不同的教会中任命传道和

圣餐。

1795. 十月。在Hickmans Creek开会。同意向东田纳西州的霍尔斯顿协会发出一封通信函。委任了一个委员会与艾尔克霍恩协会商讨联合的条件。艾尔克霍恩协会以最友好的精神接待了该委员会。委员会建议两个协会的牧师一起讲道，教友们互相交流，以便确定他们在教义上的一致程度。这一试验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1797年，两个社团之间建立了通信联系，一直持续到现在。

1796. 五月。在麦迪逊县的Tates Creek开会。同意支付卡特-塔兰特30美元，作为参加霍尔斯顿协会的费用。彼得-伍兹和艾萨克-纽兰被任命为访问绿河上的贫困教友，并承担他们的牧师工作。十月。在加勒德县的迪克斯河岔口开会。统计表记录如下。

希克曼T. AMMEN, J. Hudson, A. Bourn. 32人.

泰特溪。A. TRIBBLE, J. Mobley, Isaac Newland. 176人.

迪克斯河岔口。C. TARRANT, R. HALL, B. Ball, J. Hays. 61人.

霍华德溪。约瑟夫-恩布里 61人.

做梦的小河。C. HARRIS, J. Woods, Peter Woods. 90人.

布恩斯溪的头。R. CLARK, A. Adams, J. Rash. 45人.

1797. 在Boones Creek的头部开会。Muddy Creek有20名成员参加了会议。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大池塘（Hickmans Creek）教会的地位。

1798. 泰勒县皮特曼（Pitman）上的教堂，现在叫好望角，被接收。

1799. 在Tates Creek聚会。以下教会今年首次参加了会议。麦迪逊县的Viney Fork和Clear Creek。普拉斯基的Sinking Creek和Flat Lick，默瑟的Stony

Point, 以及林肯的Cedar Creek (现在的Crab Orchard)。

1800. 在迪克斯河的岔路口开会。接纳了费耶特县的博夫曼斯福克 (Boffmans Fork) 教会和林肯的飓风 (后来被称为塞勒姆山) 教会。会议同意将会议记录印刷出来。彼得-班布里奇 (Peter Bainbridge), 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传教士, 今年被接纳到迪克斯河岔口教会, 这被认为是无序的。即使在那个时期, 一个浸礼会存在七年而没有名字, 这也是一个奇怪的情况。然而, 这个兄弟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在这次会议上, “同意本协会今后以泰茨河协会的名字命名”。

1801. 在Viney Fork聚会。接收了三个新教会。白橡树、Flat Woods和Otter Creek。协会表示, 希望通过艾尔克霍恩的谈判, 能完成一个全面的联合。

询问。由婴儿洗礼者进行的浸泡是否符合圣经? 答: 不是。

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季节。该协会从1800年的12个教会, 579名成员, 增加到1801年的19个教会, 1823名成员。

在这次会议或之前的任何一次会议上, 都没有报告洗礼情况。但是, 在1802年, 据报告有22个教会, 192次洗礼, 1,990名成员。这是该协会各教会报告的最大人数, 除了1828年和1829年, 当时约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是坎贝尔派。

1802年, 接收了以下新教会。Calloways Creek, Sugar Creek, White Oak Pond, Brush Creek, Masons Fork and Silver Creek。与绿河协会和南区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1803年, 泰伯山教会被接纳, 1804年, 鹅溪、双泉和大沉被接纳为会员。迪克斯河岔路口、悬崖岔路口、石角和糖溪被解散, 加入南区协会。1806年, Gilead教会被接纳, Pulaski县的Forks of Cumberland, Estill

的Station Camp，以及Adair和Pulaski的教会，1808年，Union教会，1809年。该协会的领土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大。它的一些教会在法耶特县，其他教会在坎伯兰河以南的韦恩县。因此，人们认为有必要将更多的南方教会组成一个新的协会。因此，在上次提到的日期，表决通过了“本协会南部的以下教会，在加入另一个协会时，根据普遍联合的条款，予以解散。大沉沦、白橡树、沉沦溪、坎伯兰岔道、联合和双泉”。在这些教会和另外两个教会中，坎伯兰河协会于1809年成立。1810年，Flat Lick和Hurricane教会被解散，加入坎伯兰河协会。

1812年，耶利米-瓦德曼和西拉斯-M-诺埃尔提议撰写一部关于浸礼会在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他们建议泰特溪协会的教会向他们提供有助于他们完成这项事业的材料。1813年，新普罗维登斯教会和南福克教会被接收。1815年，该协会一致同意与浸信会国外传教委员会通信，并在1816年表示“我们协会的成员不宜加入自由共济会”的意见。

从这一时期到1828年，该机构有一个均匀的发展过程。

在它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只是适度繁荣。1818-1819年，其范围内出现了相当大的复兴，在这两年中，教会报告了740次洗礼。但在1828年，它的教会中发生了一次最显著的兴奋。然而，这种兴奋非但没有使它得到发展，反而使它被浪费，几乎被摧毁。坎贝尔主义的引入显明该协会的教会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应对该体系的诡辩。该机构早期的牧师都已经离开了，要么回到了他们在上面的家，要么去了大西部较新的定居点，而且，除了少数例外，教会是由一个非常软弱的牧师服务的。许多热心宣扬坎贝尔先生理论的人，其中有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人，如科瑞斯、莫顿、约瑟夫-休伊特和约翰-史密斯，他们访问了这些教会，并成功地将他们中一些最积极和最热心的传教士引走。為了赦免人們的罪惡而給他們施洗，成了當時的潮流，

許多人接受了一個舊的教規，但卻有新的設計。

1828年，当协会在麦迪逊县的泰茨河举行会议时，当时组成该机构的25个教会报告了1395次洗礼，这大大超过了其成员总数的两倍。1829年，该协会在麦迪逊县的Red Lick开会。在“复兴”期间，各教会报告了219次洗礼，总数达到1614人。大多数皈依者都是热心的坎贝尔派，“宗教改革”在该协会有自己的方式。在整个北肯塔基州，特别是在波恩斯溪、北区和泰茨溪协会的范围内，人们的兴奋点一直弥漫着，是对坎贝尔主义的热情接受，而不是宗教的复兴。浸礼会的名字和威望被巧妙而勤奋地用来使人们皈依新的教义，以至于我们正在考虑的这个古老的兄弟会实际上已经成为泰特溪的坎贝尔派协会了。浸礼会的成员已成为少数，而不是多数；在协会和大多数教会中，他们完全无能为力。这种情况如此痛苦地显现出来，以至于他们决心与坎贝尔派分离。

据此，他们于1830年6月11日星期五在麦迪逊县的Viney Fork召开了一次会议，审议这个问题。经过适当的考虑，大会发表了一份抗议书，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享受了彼此的信任和友谊。但现在我们一些在职的弟兄，自称教导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古老福音，并恢复了使徒们的地位，却在宣扬以下不合圣经的教义：

“1、没有洗礼就没有救赎的应许，这个仪式应该对所有说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的人进行管理，而不需要对任何其他方面进行审查。

2. 在受洗之前，圣灵没有直接作用于心灵。

“3. 洗礼使罪得到赦免，并得到圣灵的礼物。

“4. 经文是对基督感兴趣的唯一证据。

5. 这种顺从使神有能力选择救恩。

6. 教会不需要任何信条，只需要圣经，因为它们是存在的；所有受洗的人都有权利执行该仪式。

7. 没有特别的呼召去做工。

8. 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已经废除。

“9. 实验性的宗教只是一种热情；经文中没有任何神秘之处。

但由于

“他们指责我们想把人类制作的物品置于圣经之上。由于我们不是被误解，就是被歪曲，所以我们希望让他们和全世界知道，我们不认为有任何文字工具可以与新旧约圣经相提并论。每一派基督徒都以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的福祉，他们有必要以简明扼要的方式说明他们所认为的福音的基本真理，并以某种方式将其公开，以便每个可能希望成为他们团体成员的人能够明智地行事。

痛苦的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主人、我们的弟兄、正在崛起的一代和我们自己负有责任，告诉你们T. S. Bronston、Josiah Collins、J. R. Pond、F. Sot、O. C. Steele和Samuel Willis在他们的公开展览中提出了一些我们认为与福音不一致的上述和其他观点。现在，由于我们被要求标明那些造成分裂和违

反我们所学教义的人，并避免他们，我们对这些教友以及所有坚持和倡导上述任何观点的人提出抗议。”

会议随后休会，于7月第3个星期六前的星期五在新普罗维登斯教堂开会。他们按照休会时间开会，并指定在下个月作为一个协会开会。因此，Tates Creek协会的残余成员于1830年8月28日在麦迪逊县的Round Top会所开会。九个教会，共502名成员出席了会议。会议投票决定，本协会一致认为他们有责任放弃与任何和每一个容忍坎贝尔主义异端的协会或教会的通信。

从这个时候开始，协会的人数逐渐增加，直到1840年，它有19个教会，1,124名成员。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由于反分裂主义的发生，它的人数减少到了10个教会。但是，由于处于复兴之中，它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因此，在1843年，它有13个教会，1,234名成员。从那时起，它几乎没有经历过什么变故。在战争期间和之后，由于有色人种离开教会，它失去了大约500名成员。自反分裂运动以来，它一直衷心地支持该教派的慈善事业，并为其提供支持。自1800年以来，根据其官方记录，除了在我们没有报告的七年中受洗的人之外，还有9079名皈依者进入其教会。其中，1801年有1,148人受洗，1828年有1,395人受洗。1880年，它包括20个教会，共有1,592名成员。

关于这个兄弟会的大多数早期传教士，我们已经给出了传记简述。由于这些人已经去世，在这个机构中，牧师的数量一直非常匮乏。一些有能力的牧师曾在其范围内生活和工作过；但自先驱者时代以来，很少有知名的传教士在其领土上长期居住；在这些少数人中，除了两三个例子外，没有任何回忆录被保留下来。

GEORGE W. BROADUS是主耶稣的一位好牧师。他大约于1808年出生在凯尔郡的麦迪逊县。据信他是在Viney Fork教会提拔为牧师的，他长期担任该教会

的牧师。他的工作范围很广，在埃斯蒂尔、麦迪逊、林肯和罗卡斯尔等县。1856年，他接替摩西-弗利（Moses Foley）成为塔茨河协会的主持人，并在这个位置上持续了数年。他于1871年9月1日离开了人世。

约翰-H-纽顿1827年3月9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加勒德县。他由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母亲抚养长大。但在纳尔逊-阿尔斯波的传教下，他于1858年在洛克卡斯尔县的斯卡福肯恩与浸信会教会联合起来。1859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山区传道，经常与那位高尚的上帝之子约翰逊（N. B. Johnson）一起工作。他从未结婚，而且性情非常开朗，他的一些弟兄认为他过于沉溺于轻浮。但主用他做了好事。1878年4月14日，他被蒸汽锅炉的爆炸炸死。

约翰-庞德是泰特溪协会最古老、最杰出的牧师之一，他在该协会担任主持人已有几年时间。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他的事工的简述材料不在手边。

布莱肯协会。

这是老埃尔克霍恩兄弟会的长女，也是在肯塔基州组建的第五个协会。根据埃尔克霍恩协会的安排，来自8个教会的信使于1799年5月28日星期六在梅森县米纳瓦（Minerva）现址附近的布拉克恩（Bracken）会堂聚会。可敬的大卫-托马斯作了布道。James Turner被选为主持人，Donald Holmes被选为书记。经过适当的考虑，布莱肯协会被以适当形式组成。

其中有五个教会，即华盛顿、梅斯利克、布拉克（现在的米纳瓦）、石里克和蝗虫溪。他们已经从埃尔克霍恩协会中被解散。新兄弟会的牧师是刘易斯-克雷格、大卫-托马斯、唐纳德-霍姆斯和菲利普-德雷克。威廉-伍德（William Wood）是第一个定居在布拉克恩协会目前范围内的传教士，在协会成立的前一年，他被华盛顿教会排除在外。可敬和杰出的刘易斯-克雷格被认为是这个

协会的父亲。

这个兄弟会起初规模不大。在1799年秋天的会议上，它报告了9个教会，有600名成员。它没有像该州的其他协会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分享“大复兴”的成果。因为在1801年，埃尔克霍恩的教会报告了3,011次洗礼，塔茨克里克的教会报告了1,148次，而布拉肯的教会只报告了139次。然而，该机构享有稳定、健康的增长，直到1805年，它有19个教会，有1865名成员。

大约在这个时候，奴隶制的问题开始在其教会中被大力鼓吹。唐纳德-霍姆斯在1802年建立了一个解放教会，离梅斯里克不远。布拉肯教会也采用了解放的原则。1805年，这些教会以及长老唐纳德-霍姆斯、詹姆斯-汤普森和约瑟夫-莫里斯被从协会中剔除。从这个时候开始，协会的人数减少，直到1812年，协会报告有15个教会，只有600名成员。这正是它在第一次例会上报告的成员人数。该机构变得灰心丧气，并向各教会提出了该协会是否应该解散的问题。大多数教会的回答是否定的。第二年，复兴开始了，持续了两年，在此期间，有423名信徒受洗进入协会的教会。大约在这个时候，那位杰出的神人沃尔特-沃德在梅斯里克定居，并负责该教会和协会范围内的其他教会。宗教事业得到了新的推动，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各教会的成员总数增加了一倍多；因此，在1821年，该协会有17个教会，有1532名成员。

1823年10月，亚历山大-坎贝尔与长老会的威廉-L-麦卡拉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关于洗礼的辩论，这是布拉肯协会的一个教会。坎贝尔当时是浸信会的成员；但他已经开始通过《基督教浸信会》以及在讲坛上传播他的独特观点。他与麦卡拉的辩论使他在这一地区的浸信会信徒中大受欢迎，并使他们愿意阅读他的期刊。由于他的教义与浸信会的原则相抵触，教会中出现了不愉快的争论。宗教事业萎靡不振，重要的虔诚迅速衰落。该协会的人数逐渐减少，直到1827年，它报告的会员总数只有1,103人。与此同时，许多成员和一些牧

师已经完全接受了坎贝尔先生的观点。甚至虔诚而受欢迎的沃尔特-沃德也似乎对“宗教改革”抱有好感，而耶利米-瓦德曼，迄今为止肯塔基州最受欢迎和最成功的传教士，大约在这个时候屈服于新制度，为“罪的赦免”施洗。虽然他没有住在布拉肯协会的范围內，但他经常与他的亲密伙伴沃尔特-沃德一起工作。

在1827-28年的冬天，肯塔基州北部开始了伟大的宗教觉醒；在布拉肯协会的范围內，一年內有1,116人受了洗礼。该协会的成員总数增加了一倍多。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正式的“赦罪洗礼”，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这个原则下接受了这一条例。该协会现在在数量上比以前更强大。但是，真正的宗教复兴之后应该有的和平与和谐并没有出现，反而是纷争和争论随着坎贝尔派成員的增长而增加。改革者“在很大程度上占多数，并决心使教会符合他们的新教义。协会里没有一个传道人，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勇气上，都不愿意大胆地、公开地反对坎贝尔主义。甚至沃尔特-沃德也倾向于接受改革，”或者认为反对改革是不谨慎的。

在这个时候，1829年秋天协会会议结束后，威廉-沃恩从俄亥俄州回来，再次定居在布莱肯协会的范围內。他可能是当时肯塔基州浸信会中最有能力的神学家，甚至不包括彬彬有礼的学者西拉-M-诺尔。沃恩先生立即开始以娴熟的方式揭露“宗教改革”中那些含糊其辞的原则，这些原则的主张非常模糊，甚至连沃德和瓦德曼似乎都没有理解。沃恩先生很快就向人们表明了浸礼会原则与坎贝尔主义之间的差异。华德和他一起揭露了这个异端，浸礼会和坎贝尔派之间的界限很快就被划清了。

该协会于1830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梅森县的华盛顿开会。虽然坎贝尔派在各教会中占多数，但大多数信使是浸信会成員。沃恩先生被选为主持人。这是一次测试性投票，显示了各党派在该机构中的相对实力。来自梅斯里克和

贝瑟尔教会的两派分别向协会提交了信件。前者的多数和后者的少数被接受，理由是他们的对手“接受了一个被称为改革的体系，从而偏离了肯塔基州联合浸信会和协会的原则”。这一行动是决定性的，并导致了浸信会和坎贝尔派在组成该团体的教会中正式分离。正如泰特溪、北区和波恩斯溪协会的情况一样，浸信会只剩下一小部分残余。在1829年“复兴”结束时，布拉肯协会有18个教会，共有2303名成员；1831年，与坎贝尔派分离后，它有16个教会，只有890名成员。

该协会的规模大大缩小，但它现在享有内部和平，并很快开始再次繁荣。几年来，它的进展缓慢；但在1838年，在吉尔伯特·梅森和T. J. 费舍尔的服侍下，它的教会享受了来自主的复兴。那年秋天，向协会报告的受洗人数为292人。从这时起直到1847年，该协会享受了繁荣的过程。在这一天，它有16个教会，1,723名成员。

但是，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分裂，兄弟会注定要永远不和。吉尔伯特·梅森（Gilbert Mason）是协会中最杰出的传道人，也是梅斯里克、华盛顿、布拉克和梅斯维尔教会的牧师，他被一个委员会判定犯有严重的轻罪，该委员会被召集来调查对他提出的某些指控。他拒绝服从委员会的决定，现在这件事被提交给协会。华盛顿教会坚持支持她的牧师，被从协会中剔除。其他五个教会同情华盛顿的教会，1849年，这六个教会共527名成员组成了华盛顿协会。这两个协会一直占据着相同的领土，并相互竞争，直到1856年，梅森先生回到了弗吉尼亚州，他们愉快地重新结合在一起，并沿用了联合浸信会布拉肯协会的旧名称。这个团体继续享有和平和良好的繁荣，直到1862年，当时它有26个教会，2,575名成员。这是成员最多的一次。战争结束后，由于有色人种脱离教会，该组织失去了约1000名成员。从那时起到现在，它一直在蓬勃发展。1880年，它有25个教会，总共有2523名成员。从1799年成立到1880年，根据其官方报告，有8,917名受洗者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该协会在其整个历史中一直是一个传教机构，并为该教派的慈善事业做出了慷慨的贡献。自战争以来，它在国内传教和主日学事业方面的热忱、自由和效率可能超过了该州的任何其他协会。它享受了许多非常能干的牧师的劳动，据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其教会中被提升为牧师。前面已经介绍了大多数杰出传教士的情况。

菲利普-德拉克是布拉肯协会的先驱牧师之一。他似乎是一位具有可敬恩赐的传道人；但现在对他的了解很少。他曾多次被选中在协会的年度会议上讲道，至少在1812年以前是协会教会的牧师。

ABERNATHY在Bracken协会的范围内传教了很短的时间。他在1828年左右接替威廉-沃恩（William Vaughan）担任利斯河教会的牧师。他与坎贝尔派相识后，他成功地将教会的大部分成员引向了坎贝尔派。

杰西-霍尔顿在布莱肯协会的范围内工作了十几年。他具有相当的讲道才能，在各教会中颇受欢迎。他曾两次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并经常在该机构前作介绍性的布道。1830年，他与坎贝尔派一起离开了。

约翰-卡洛曼早年是卫理公会的成员；但在与浸信会联合后，他也许早在1824年就被分配到了牧师岗位。1825年，他被召到弗莱明县的贝瑟尔教堂工作，在那里服侍了大约五年时间。1828年和1830年，他在布拉肯协会的年度会议上讲道。在后一个日期，他与坎贝尔派断绝关系。

约翰-霍利迪在布莱肯协会的范围内工作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传道人都要长，他曾在该协会的教会中传道。他是著名的老先锋传教士，泰特溪协会的托马斯-阿门的孙子。他出生于1797年4月24日。他的父亲是一个鲁莽、放荡的人，他

在很少的教育中长大，更糟糕的是，他一直跟随父亲的榜样，直到30岁。1828年春天，他在罗伯特-M-巴特森（Robert M. Batson）的传道下信主，并在波旁县的米勒斯堡受洗加入教会。他立即开始热心地进行劝导。次年9月，他被选为教会的执事，几个月后获准讲道。1830年1月30日，他被威廉-沃恩和沃尔特-沃德按立为牧师。雅各布-科瑞（Jacob Creath）先生也在场，并希望参加按立仪式；但由于他有坎贝尔派的倾向，所以被禁止这样做。

霍利迪先生于1832年被召到米勒斯堡教堂担任牧师，除了两次短暂的间隔外，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62年，为期30年。在他被任命为牧师后不久，他就被召到位于米勒斯堡和卡莱尔之间的欢乐之春教会任职。1842年，他在夏普斯堡建立了教会，在那里服务了大约五年。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教会外，他还在不同时期担任过现在罗伯逊县的双立克和奥利维特山、哈里森的海狸溪和联合、弗莱明的白杨树平原、尼古拉斯的欧文斯维尔和蝗虫森林等地的教会的牧师，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教会。他于1876年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辞去了最后一个牧师职位，地点在Locust Grove。在这之后，他在长期的聚会中，以及其他场合，在他衰弱的体力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劳作。1881年10月7日，他在卡莱尔的家中去世。

霍利迪先生的恩赐几乎不超过中等水平；但他勤奋地使用这些恩赐，并以热情、愉快的虔诚和无瑕疵的生活来奉献；他五十多年的努力得到了上帝的充分祝福，为他的人民造福。

弗朗西斯-温特-斯通（FRANCIS WINTER STONE）是J. E. 斯通长老的儿子，1842年7月1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霍斯维尔。他在童年时接受了认真的教育；首先是在他的家乡，然后是在凯基州格林维尔的一所学院。十三岁时，他承认信主，并在父亲的带领下受洗，进入霍斯维尔教堂。

在完成学术研究后，他花了一些时间阅读法律。1860年，他进入乔治敦学院，在那里呆了一年，然后加入了联邦军队。服役期满后，他回到家乡，并于1864年进入贝瑟尔学院的精修班，1865年6月毕业。他进入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在乔治敦时，他对这个问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无法休息，直到他决心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传福音。从军队回来后，在拉塞尔维尔，他对自己的灵魂状况感到非常不安，最后得出结论，他从未“重生”过。有一段时间，他被一种内疚和谴责的感觉深深地压倒了。他是霍斯维尔教会的成员，地位良好，这反而增加了他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减轻了他的痛苦。最后，他在信奉基督的过程中发现了灵魂的巨大快乐。他立即开始行使他在劝勉和讲道方面的恩赐。

毕业后，他访问了梅斯维尔，希望接受该地教会和同县的华盛顿教会的牧养工作。1866年1月3日，他在梅斯维尔由克莱恩-凯斯、W-波普-耶曼和H-W-米切尔按立，负责这些教会的工作。他在这些教会服务了两年，然后辞职了。此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在几个县传道，将他的工作延伸到山区。

1867年4月29日，斯通先生与著名的沃尔特-沃德尔长老的孙女哈蒂-沃德尔结婚。这场婚姻是最幸福的一次。上帝的方式与我们的方式不同。在他们的孩子（一个女儿）出生三天后，斯通先生开始了布道之旅，这使他到了温彻斯特。在这里，一个关于他妻子生病的虚假报告使他急于回家。他打算乘车前往；但由于未能联系上，他通过铁路去了辛辛那提。在这里，他乘汽船“木兰”号前往梅斯维尔。在路上，一个锅炉爆炸了，使船着火了。斯通先生头部受伤。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宁愿被淹死也不愿被烧死”。然后，他跪在燃烧着的船的甲板上，花了一会儿时间祈祷，就跳进湍急的水中，希望能游到岸边。但在与愤怒的海浪挣扎片刻后，他沉入水中，不再以凡人的肉体站起来。1868年3月18日，这位有恩赐和神圣的年轻人就这样去世了。

哈里-W-米切尔 (HARRY W. MITCHELL) 是一位具有优秀恩赐的年轻传道人，在梅斯维尔教会被提拔为牧师。1842年10月28日出生。他接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早年与教会结合，于1861年12月7日获准传教。著名的哈维 (W. P. Harvey)，现在在哈罗德斯堡，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获得了讲道的许可。米切尔先生在战争期间以特许传教士的身份热心而高效地传教。1865年2月23日，他在梅斯维尔由克莱恩-凯斯、J-W-布洛克、J-M-本特和J-M-贝内特按立。他在俄亥俄州的阿伯丁 (Aberdeen) 讲了一段时间的道，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从那时起，他被召到基辅州梅森县的石里克教会工作。在这里，他很受他的人民的爱戴。但他并没有工作多久，就被派到了俄亥俄州。1866年7月11日，他死于肺部疾病。“他是一个高尚的年轻人，”史密斯教授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典范，对他所献身的事业有奉献精神”。

CLEON KEYS是Bracken协会中最古老和最好的传教士之一。他是弗吉尼亚州人，在该州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但他在目前的工作领域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他是一个具有良好实际判断力的人，一直是他所在协会企业的领导者，也是该教派在该州的慈善事业中的一个突出角色。布拉肯协会的繁荣主要归功于他的热心、智慧和勤奋。

约瑟夫-S-菲利克斯，威廉-H-菲利克斯牧师的弟弟，现居凯文顿，1851年4月19日出生在凯伊州伍德福德县。他于1871年毕业于乔治敦学院。他早年加入了他家乡的希尔斯伯勒教会，并接受了丹尼尔-凯斯的洗礼。1871年，他被希尔斯伯勒教会授予讲道执照，之后他在克罗泽神学院学习了一年。1872年，他被按立为布拉克郡奥古斯塔教会的牧师，并一直担任该职务至今。他是一个具有良好恩赐和学识的年轻人，在教职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M. M. RILEY，欧文县人，在那里被培养成牧师，毕业于乔治敦学院，大约在1875年被召到梅森县的梅斯里克教堂工作，他一直在那里做牧师，令教会非

常满意，直到现在。他是一位具有卓越成就的年轻人，因其深沉的虔诚和对基督事业的奉献而备受推崇。

萨缪尔-S-米诺 (SAMUEL S. MINOR) 是梅斯维尔教堂的执事，长期以来一直是布拉肯协会中最有价值和最有用的成员之一。他于1808年3月8日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威瑟斯菲尔德。他于1832年搬到肯塔基州，并在梅斯维尔定居，至今仍住在那里。1834年，他在拜访父母时，在Ct. 的Hartford接受了Gustavus F. Smith博士的洗礼。他最近已经去世。他曾在布雷肯协会担任过多年的书记，并与该协会的所有慈善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五十年来一直如此。

JOSEPH DONIPHAN法官是Bracken协会的Augusta教堂的成员。他于1823年出生在奥古斯塔，并在其家乡接受教育。他于1848年获得律师资格，并在不同时期担任了九年的奥古斯塔市长。他曾在肯塔基州立法机构任职一届，担任过四年的布莱肯县法院法官，以及六年的第九（现在的第十二）司法区的巡回法院法官。1871年，他被选为布莱肯、肯顿、坎贝尔和彭德尔顿县的大法官，并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1872年5月2日去世。他因其纯洁的性格而备受推崇。

绿河协会。

这是在肯塔基州成立的第六个此类组织。它的早期记录大多已经丢失，因此，它早期历史的许多细节无法确定，而这些细节无疑是非常有趣的。1799年，在被称为绿河地区的地方，大约有八个教会。同年6月，在巴伦县的沉溪会议厅举行了一次会议，目的是考虑组建一个协会是否合适。会议的结论是，各教会联合起来是有利的。会议指定在海狸溪汇合处举行会议，在下一年十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召开，以落实本次会议的意见。后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有所改变。因此，几个教会的信使于1800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在巴伦县的泰伯山会议厅开会；由九个正规浸信会组成的绿河协会以适当的形式成立。

现在无法获得这些教会的名单；但已知当时在新兄弟会所占据的领土内存在的教会有：巴伦郡的康科德、泥营（现在的蓝泉）、泰伯山和沉溪；格林郡的刷子溪（可能还有皮特曼斯溪）；海狸溪的水槽（现在的梅特卡夫郡的滴水泉）；现在的门罗郡的米尔溪，以及哈丁郡的塞弗伦谷。最后一个地方在几年前就脱离了塞勒姆协会，原因是该协会容忍奴隶制；因此它与绿河协会有联系。它于1803年回到了塞勒姆协会。绿河协会由九个教会组成，共有约350名成员。据了解，该组织的传教士有亚历山大-戴维森、卡特-塔兰特、罗伯特-斯托克顿、罗伯特-史密斯、约翰-马尔基，可能还有亚历山大-麦克杜尔和鲍德温-克利夫顿。

该协会是在大复兴开始时成立的。这个年轻的兄弟会成长得非常迅速。它的第三次年会于1802年7月31日在现在的门罗县的米尔溪举行。罗伯特-斯托克顿被选为主持人，约翰-钱德勒被选为书记。来自30个教会的信使出席了会议，这些教会共有1,763名成员。该机构的人数在两年内增加了五倍以上。著名的本杰明-林恩，即肯塔基浸信会的丹尼尔-布恩，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邀请在该机构中任职。会议“同意与肯塔基州的所有浸信会建立通信联系”。这些协会是埃尔克霍恩、塞勒姆、塔茨克里克、布拉肯、北区、南区和梅罗区，后者一部分在肯塔基州，一部分在田纳西州。这表明曾有一段时间，肯塔基州的所有浸信会成员都是团结一致的。这一年的通函是对限制性共融的一次有力辩护。以下的询问得到了处理，如所示。来自Beaver Creek的询问：一个男人有一个妻子，她离开了他，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而他在她活着的时候又娶了另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符合圣经的规定？答：不可以。来自塞文斯谷的问题：对于持有地狱救赎权的教会或成员，该如何处理？答案—我们认为，一个持有这种教义的教会应该被排除在协会之外；而一个持有这种教义的成员应该被排除在他所加入的教会之外。

1804年，该协会的成员达到38个教会，共有1876名成员，其领土变得非常大，人们认为将其分为三部分合适的。因此，位于格林和周围各县的11个教会，包含457名成员，被解散，组成了罗素溪协会，而类似的数字被分配给斯托克顿谷协会，它位于坎伯兰和周围各县。

这使母体的尺寸和数量都变小了。从这时起，它的发展在若干年内相当缓慢。大约在1807年，奴隶制的问题激起了教会的不满，有几位传教士，其中包括科尼利厄斯-迪威斯和约翰-墨菲，变得如此热衷于废除奴隶制，以至于他们退出了教会。大约在1809年，一场复兴在教会中蔓延开来，并持续了两三年，在此期间有大量的人接受了洗礼。与此同时，位于绿河兄弟会西部的一个名为“联合”的协会解散了，它的大部分教会与后一个组织联合起来。通过这些方式，该机构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812年7月，当它在滴水泉开会时，它有33个教会，2499名成员。它的领土再次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认为有必要进行另一次划分。因此，在一条南北走向的线以西，即现在的艾伦县中心附近，有16个教会被解散，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取名为加斯珀河。这样一来，母会就剩下17个教会，不久后又增加到18个，到1815年，总共只有1,199名成员。但是，在1820年，另一场复兴在其范围内盛行，据报告，那年秋天有552人受洗。这使它达到了24个教会，有1,648名成员。

在这个时候，该协会似乎对基督的事业充满了热情。教通函热烈地推荐圣经协会、传教士协会、国内和国外的传教士，支持牧师，以及使他们有资格从事工作的方法。1822年的通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为更多的劳动者向庄稼的主祈祷的同时，我们为他们提供的奉献应在上帝面前升起，以示纪念。”直到这个时期，绿河协会一直是一个明显的传教机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并且相应地繁荣了起来。但早在1824年，反传教士的精神就开始在一些教会中显现出来，当时，“关于在绿河协会的所有教会中引入巡回布道制度的动议，绝大多数人都投了反对票。”

1823年，几个教会实际上是在抗议允许小贩在协会的会议上出售酒的习惯；因此，该机构建议，“如果在协会中引入烈性酒，应非常节制和谨慎地使用”。在大型宗教集会上售卖烈性酒，是那个时期常见的弊端。但民众的情绪是如此强烈地支持它，特别是在反传教士精神盛行的时候，以至于直到许多年后都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纠正它。这一年，该机构在其通函中认可了塞勒姆协会之前所采取的立场。即“每个加入协会的教会与协会的关系，就像个人与他所加入的教会的关系一样”。

从1824年起，协会在传教问题上一直不和谐，直到16年后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分裂。传教士党要么处于少数，要么为了和平而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而反传教士党则利用一切机会表现出他们对传教的反对。1825年，该协会表示反对浸信会小册子协会，其理事会设在华盛顿市。几年来，该机构的统计数字没有什么变化。同时，坎贝尔主义在各教会中蔓延，他们的几个传道人被这个异端带走了。几年来，一种巨大的精神匮乏盛行；组成该协会的各教会都很不高兴，争吵不休。

1828年秋天，一场非常显著的宗教觉醒开始了，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继续增加力量，大量的人加入了教会。1829年，当协会在泰伯山开会时，各教会报告说1,351人受洗。第二年，绿河协会有38个教会，有2,951名成员。这是有史以来该机构报告的最大数目，包括教会和成员。争论因其持续期间的奇妙复兴而平息；但三派（传教士、反传教士和坎贝尔派）仍留在教会中。现在得出结论，要对协会进行另一次划分。这一次，分界线是在巴伦县中心附近的东、西两侧划定的。这条线以南的教会，共有15个，组成了巴伦河协会。1831年，旧协会减少到18个教会，有1,173名成员；但其内部的争论并没有减少。今年，格拉斯哥、史密斯林、绿河和皮斯加山的教会各给协会发了两封信。这些信都被放在桌子上，供将来考虑。这些分歧是由坎贝尔主义产生的。不

幸的是，协会犹豫不决，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将坎贝尔派与受害的教会分开。反传教士利用这一延误，在民众心中把传教士与坎贝尔派联系起来，从而使邻近的协会对他们产生偏见。这种混乱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该协会在1832年发生了分裂。这些分裂被称为洛克党和佩蒂党，当然，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是绿河协会的。由佩蒂先生领导的一方于1833年在巴伦县的沉溪聚会。七个教会的代表，共402名成员。拉尔夫-佩蒂被选为主持人，佩顿-库克为书记。下面的交易充分说明了这个派别在传教方面的地位。”鉴于肯塔基浸信会的会议记录显示，绿河协会由其代表向上述机构支付了26美元的款项，并由上述代表在上述会议中担任代表，我们，绿河协会，否认我们曾经授权支付任何款项；我们也没有在任何时候派代表团参加上述会议。”

人们曾努力将两党联合起来。但佩蒂派虽然只占原协会的不到三分之一，但却傲慢无礼，要求洛克党解散，并要求组成的教会，应以个人身份申请加入“绿河协会”（佩蒂一方）。这个不合理的提议被洛克党拒绝了，洛克党占了原协会的三分之二以上。

洛克党在同一县的塞勒姆教堂开会，在同一天（1833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另一党在沉溪开会。16个教会，共860名成员参加了会议。雅各布-洛克被选为主持人，理查德-加内特被选为书记。该机构的主要事务包括为分裂的协会和教会的重新联合做出努力。与此同时，邻近的协会对他们的正统观念产生了怀疑，除了加斯珀河以外，所有的协会都放弃了与洛克党的通信，并表示愿意承认少数派，即绿河协会。对于这种令人不快的情况，洛克党在他们的会议记录中说“我们不能不把我们在斯托克顿谷协会和其他地方受到的冷遇归功于安德鲁-努科尔斯的巨大恶意，他似乎决心在他有影响力的地方，在公众心中灌输对我们的不加区别和无条件的反对，以及对当今每一项仁慈行动的反对。”

拉塞尔溪和其他邻近协会的弟兄们有意在绿河协会的争执派别之间达成和解。1833年5月17日，在巴伦县威廉-萨维奇的家中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由绿河协会的每一方的五名弟兄和其他协会的几名弟兄组成。H. G. Waggoner被选为主持人，W. M. Brown为书记。会议商定了以下和解条款，并发给绿河协会的各教会，供他们考虑。

“1. 我们同意与绿河协会的所有教会或成员联合，他们坚守联合浸礼会的惯例和习俗的原则。

“2. 我们同意，所有少数教会以及多数教会确实反对坎贝尔主义，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3. 我们同意，1831年成立的协会是没有权力的，因此是错误的；因为各教会没有同意它，它的行为不应受到重视。”

4. 我们同意，1831年的八月协会接收锡安山教会是错误的。

“5. 我们还同意，该协会在没有首先由适当的委员会对事实进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强行接收被指控为坎贝尔主义的其他成员，是错误的。

“6. 我们同意，该协会任命一名涉嫌异端的成员担任职务，是错误的。

绿河协会的两派在次年9月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并同意将他们的困难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以下教友组成，即约翰逊-格雷厄姆、W-M-布朗、艾萨克-丹顿和G-W-托尔斯。Johnson Graham, W. M. Brown, Isaac Denton and G. W. Towles, 他们报告如下。’下一届协会将于绿河协会的通常时间在凯尔郡巴伦县的蓝泉举行；主持人Ralph Petty弟兄和书记员Richard Garnett弟

兄。然后以通常的方式进行；争论的双方同意用他们的努力使他们各自的教会联合起来，同意上述的决议。”

各教会接受了这些条件，协会再次联合起来。但这次联合并不愉快。坎贝尔派被排除在外；但其他两个因素却越来越不和谐了。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会以某种形式提出传教的问题。但反传教士党保持着优势，在这个方向上无法取得任何成就。1837年，“在鲍林格林教会和泰伯山教会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一项动议，建议本会的教会考虑采取一些计划，在本会的范围内争取更普遍地传扬福音，并供应本会的贫困地区”。该议案被否决。通函显示，该机构中存在着许多分歧。争论的主题是赎罪的程度、传教事业和节制改革。协会的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一场复兴弥漫在大多数教会中，并持续了大约一年。这使1838年协会中的骚乱平静下来，人们因着神的同在而表示出极大的喜悦。

1839年，协会有22个教会，1,716人。

但现在复兴已经消退，争论又重新爆发了。”有人对格拉斯哥、橄榄山和鲍林格林教会提出指控，因为他们加入了总协会，或将自己作为教会。这一严重的指控被提交给该机构的各教会，并要求他们将他们的决定提交给下一届协会。与Gaspar River协会的通信被取消，因为她“在她的机构中拥有传教士的教会”。“有人提议协会进行友好分工”。但这件事被推迟到下一次年度会议。

当协会在1840年开会时，橄榄山、泰伯山、鲍林格林、格拉斯哥、三泉和塞勒姆教会被排除在机构之外，因为他们加入了一个名为自由的新协会的章程。Russells Creek、Salem和Goshen协会的信函也被撤回，因为他们与总协会保持着联系。从那时起到现在，该协会一直被列为本州的反传教组织之一。他们仍然保留联合浸信会的名称，并声称遵守肯塔基州浸信会在1801年通过的

普遍联合原则。他们否认禁止他们的成员为支持福音做出贡献，但声称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圣经》中除了教会之外没有其他社团。他们谴责所有的慈善团体，并建议他们的教会与这些团体不发生关系。

自从1840年传教士党脱离其团契后，该协会就没有兴旺起来。现在它的会员人数还不到1839年报告的一半。1871年，它与自由协会达成了通信条款。通过这种方式，它的一些教会享受了几位传教士的服务，尽管这一措施导致了它的三四个教会的分离，其中一个小型协会以“原绿河协会”的名义成立，但自那以后，它取得了一些进展。1880年，它有16个教会，总共有881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80年中的57年，由其教会报告的受洗人数共计4935人。其中3,692人是在27年期间报告的，即从1977年开始分裂之前。

在30年的时间里，有1,243人成为传教士的对象。

关于这个古老的兄弟会的先驱传教士，我们已经作了一些简述。除此以外，这里还补充了一些传教士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名字。

威廉-拉特利夫（WILLIAM RATLIFF）是绿河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1806年，他在巴伦县的蓝泉教堂被按立为牧师。他立即被召到这个教会牧养，并在那里服务了十几年。他有良好的声誉，是一个忠实的人。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对他的了解如此之少。他的一些后人仍然生活在老蓝泉教堂周围。

丹尼尔-谢利（DANIEL SHIRLEY）是另一位优秀的老传教士。他可能是在年老时在蓝泉教堂被提拔为牧师的，大约在1815年，他在那里接替了威廉-拉特利夫，成为牧师。他为这个教会服务，也许还有其他教会，直到1823年他被召去天家。他在巴伦县有很大的联系。

埃利亚-戴维森 (ELIJAH DAVIDSON) 可能是老先锋传教士亚历山大-戴维森 (Alexander Davidson) 的儿子。他可能是由当时担任该教会牧师的卡特-塔兰特施洗的。他热烈支持解放的事业，并在1808年与约翰-墨菲长老一起宣布不加入教会，因为它容忍奴隶制。两年后，他回到了教会，并恢复了团契。1812年，他被选为执事，1820年获准讲道，1824年被按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广泛的家族关系，仍然居住在巴伦和周围的县里。在这个家族中，约翰-戴维森从1823年到1827年在霍利泉和新希望教堂担任浸信会传教士。

约翰-康利 (JOHN CONLEE) 曾在绿河协会担任过几年的传教士。他应该是新泽西人，但在南卡罗来纳州长大。他在年轻时移居田纳西州，并在那里成为一个浸信会的成员。从那时起，他搬到了肯塔基州的巴伦县，并与旧的泰伯山教堂联合。在这里，他被撒迦利亚-爱默生按立为牧师。

1811年4月，他和罗伯特-斯托克顿在一起。他曾在沃伦县亚历山大溪的一个教堂担任过短时间的牧师。几年后，他搬到了密苏里。他的恩赐很小，而且他在谈话中养成了夸张的习惯，这影响了他的作用。

SAMUEL GREATHOUSE多年来一直是绿河协会中最活跃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他有德国血统，是马里兰州人。他在年轻时移民到肯塔基州北部，在与他的表妹苏珊-格雷豪斯结婚后，成为沃伦县的早期定居者之一。在这里，他因以下情况而对自己灵魂的安全感到震惊。在一次筹建房屋的活动中，他正在搬运建筑物的一个角，这时，地上的人用叉子推起原木，叉子裂开，让原木滚回，两个人当场死亡。”如果我是那些人中的一个，我的灵魂会变成什么样子？”Greathouse先生独白道。这是在本世纪初之后不久。格雷豪斯先生很快就接受了洗礼，可能是由约翰-海托尔洗的，并加入了位于鲍林格林东部约8英里处的贝斯福克教会的组织。此后不久，他被分配到牧师岗位，并被召来照顾这个新组织。在他的服事下，教会很兴旺，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也很受欢迎。

大约在1820年,他被邀请在每个月的一个星期天到艾伦县的贝瑟尔教堂讲道,而撒迦利亚-爱默生则在另一个主日占据了该教堂的讲坛。格雷豪斯先生是个嫉妒和固执的人,很快就开始对他的同工表现出厌恶,并散布关于他的无法证实的报告。这导致了一次调查,格雷豪斯先生被判定为诽谤他的兄弟。贝斯福克教会的大多数人坚持他的观点,这导致了该组织的分裂。少数人组成了洛克斯普林教会,并得到了协会的支持。这个教会在Greathouse先生的女婿Younger Witherspoon的牧养下,多年来非常繁荣。贝斯福克教会从协会中退出。几年来, Greathouse先生继续偶尔讲道,并为获得他以前在协会中的地位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然而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教会枯萎了,最后解散了。他变得灰心丧气,并诉诸于醉酒。在他死前的若干年里,他没有试图传教。大约在1850年,他死在一片乌云之下。

格雷豪斯先生留下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家庭,其中他的小儿子托马斯-格雷豪斯成为浸信会的传教士,恩赐不高,是一名教师和声乐作曲家。

PETER BAINBRIDGE早在1813年就成为绿河协会的传教士。他是一个具有卓越恩赐和造诣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善变和不经意的生活方式,他可能会非常有用。他于1761年6月出生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完成了学业,1784年12月11日,他在那里接受了约瑟夫-里斯的洗礼。1790年4月4日,他在查尔斯顿被埃德蒙-博斯福德(Edmond Botsford)、约书亚-帕尔默(Joshua Palmer)、查尔斯-库克(Charles Cook)、约书亚-刘易斯(Joshua Lewis)和亨利-伊斯特林(Henry Easterling)按立,同年在奥兰治区马迪溪的教堂上定居。此后不久,他就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彼得斯堡,并开始从事医学工作,他是在这个行业长大的。他从彼得斯堡搬到马里兰州,然后在1793年搬到了纽约州西部。他一直在这里传教和行医,直到1797年。然后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先在斯坦福定居,但第二年又搬到了加勒德县的兰开斯特。关于他的牧师身份,埃尔克霍恩协会认为适合在其1798年

的会议记录中记录以下内容。

“同意提醒各教会注意某位约翰-邓肯，他一直保持着浸信会传教士的身份，但没有与我们或我们的任何教会联合；他是一个没有公正宗教品格的人。此外，还有一个人。彼得-班布里奇也是这种情况”。1800年，泰茨溪协会斥责迪克斯河岔路口教会，因为它接纳了被另一个教会排斥在外的彼得-班布里奇进入团契。班布里奇先生在该州北部地区时，作为传道人似乎没有获得良好的地位。1813年，他搬到了绿河乡，并在格拉斯哥定居。在这里，他深受欢迎，无论是作为传教士还是医生，都很受欢迎。他在这里呆了大约12年。1825年，他搬到密西西比州的富兰克林县，在那里布道并行医一年。他在短暂的疾病后于1826年9月1日去世。

班布里奇博士似乎是一个慷慨大方、真正仁慈、道德纯洁的人。他的缺点是缺乏坚定性，在生意上疏忽，喜欢世俗的娱乐活动。

ZECHARIAH EMERSON于1771年1月16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Albemarle Co.。他在19岁时信主，加入了他父母所在的爱德山（Whitesides）教会，并由本杰明-伯格（Benjamin Burgher）为他洗礼。他在受洗后不久就开始在公共场合活动，并在21岁时被按立为牧师。起初，他在严重的窘境中挣扎。他口吃得很厉害，教育也很差。他的一些朋友对他在牧师职位上的成功感到绝望。但他不可抗拒地被与罪人谈论他们灵魂的救赎的责任和愿望所打动，并继续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尝试讲道。同时，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圣经上。他的进步很慢，但一直在进步，几年后，他照顾了三个小会众，他继续为这些会众服务，直到他搬走。

1809年，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巴伦县定居，离格拉斯哥西南约7英里。他加入了艾伦县的伯利恒教堂，该教堂离他家约12英里，但在当时对他来说是

最方便的。他成为艾伦县的伯利恒和贝瑟尔、巴伦县的沉溪和沃伦县的史密斯林的牧师。在第一个地方，他服侍了30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被脸上的癌症折磨得很厉害，1851年5月10日，他在世的生涯就此结束。

爱默生先生的牧师恩赐发展缓慢，他从未成为所谓的杰出传道人。但他是一个严谨的圣经学生和一个清晰的思想家，并成为绿河协会中最有能力的神学家之一。他是一个举止严肃、庄重的人，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尊敬。

他养育了一大家子人，其中他的儿子亨利-爱默生成了一位颇有前途的年轻传教士，并在短时间内担任巴伦县海狸溪教堂的牧师。但他于1845年8月突然去世。

威廉-沃伯里（WILLIAM WHOOBERRY）是绿河协会最古老和最杰出的牧师之一。他于1845年在巴特勒县的大里迪教堂获得讲道许可，不久后被按立。他受到教友们的高度尊重，他们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传道人。在25年中，他在他的协会前讲了10次开场白，自1868年以来，他通常是该机构的主持人。

在老绿河协会中，许多著名的公民都是教会的成员。在这些人中，可以提到的有以下几位。

约翰-霍尔，巴伦县的早期定居者，是该地区的第一批法官之一，因其挑剔而闻名。他以最快乐的方式去世，离1810年不远。

米歇尔-W-霍尔法官是约翰-霍尔法官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职务。他长期以来一直是老泰伯山教堂受人尊敬的成员，并且是绿河的书记员。他在肯塔基州立法机构任职两届。他于1828年3月7日去世，令人惋惜。

詹姆斯-G-哈迪是巴伦县的一位杰出公民，也是一位积极、热心的教会成员。他在肯塔基州议会任职8年，并在1854年至1858年期间担任该州副州长。1839年绿河协会发生分裂时，他加入了传教士党，并成为自由协会的岩泉教会成员。现居密苏里的塞缪尔-哈迪长老是他的儿子。

理查德-加内特，他的父亲是现在巴伦县的第一个永久定居者，大约在1776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随父母来到了绿河乡的荒野。在成年后，他娶了罗伯特-斯托克顿长老的女儿。这段婚姻得到了祝福；子女其中芝加哥的威廉-加内特（William Garnett）和现居宾夕法尼亚州乌普兰的J. M. Pendleton博士的妻子仍在世。加内特先生早年加入了浸礼会，直到他去世，一直保持着一尘不染的基督徒品格，这是在他非常年迈的时候发生的。他在巴伦县法院担任书记官近半个世纪，在1841-2年的任期内，他是肯塔基州立法机构的成员，从1826年起一直担任绿河协会的书记官。从1840年自由协会成立开始，以同样的身份为其服务，直到1853年由他的女婿亨利-尤班克接任。他在1869年左右去世，无疑得到了正义的冠冕。

乔治-赖特是史密斯格罗夫教堂的成员，是沃伦县的一位杰出的、受欢迎的公民。他在肯塔基州参议院任职8年。1846年，他被选为绿河协会的书记，除了一年之外，他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1883年左右去世。

北区协会。

北区协会产生于1801年8月老南肯塔基兄弟会的一次分裂。关于这个母体的起源，北区协会1831年的会议记录说：——

1787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在麦迪逊县的泰茨溪会所，11个被称为独立浸信会的教会根据《圣经》成立了一个协会，被称为“南肯塔基协会”。这个组

织继续繁荣了大约15年，当它的领土变得那么大时，人们认为分裂是合适的。它在1801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和第二天，在它成立的同一所房子里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该机构批准了“大联合的条款”。她的最后一项行动是划分她的领土。分割线从Paint Lick溪的源头开始，沿着该溪流一直到它的口，然后沿着肯塔基河一直到它与俄亥俄河的交界处。这条线以北的教会组成了现在要考虑的兄弟会。

北部地区协会于1802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在克拉克县的统一会议厅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来自24个教会的使者出席了会议，这些教会共有1,928名成员。这些教会是蒙哥马利县的斯宾塞溪、卢尔贝格鲁德、贝瑟尔和西克摩尔；克拉克县的普罗维登斯、团结、红河、上霍华德溪和东福克；法耶特的博夫曼斯福克；盐湖和秃鹰；巴斯；富兰克林的欢乐山；麦迪逊的泰特溪；埃斯蒂尔的塞勒姆和车站营地；杰萨明的杰萨明；伍德福德的盖尔斯溪和霍普韦尔；以及蝗虫溪、约翰逊福克、刷子溪、长支和州联盟，其所在地不详。

该机构的传教士有大卫-斯科特、罗伯特-埃尔金、伦纳德-特利、詹姆斯-奎森伯里、约瑟夫-克雷格、艾萨克-克鲁彻、摩西-布雷德索、马哈拉尔-沙克尔、查尔斯-菲内尔、丹尼尔-威廉姆斯、约翰-戴维斯、爱德华-金德雷、亨利-布莱克格罗夫和詹姆斯-哈格德。

这个协会包括上述线路以北的所有教会，从埃尔克霍恩协会和布拉克恩协会的东面边界到大桑迪河的水域，从其成立之时起，直到1814年燃烧之泉协会从其手中接管。它所组成的教会都是独立浸信会，虽然他们取了联合浸信会的名字，但这个协会，就像塔茨溪和南区一样，都来自同一个源头，仍然保持着一些不符合正规浸信会惯例的风俗。1804年，托马斯-J-奇尔顿(Thomas J. Chilton)从南区协会的一方(后来被称为南肯塔基协会)向北区协会提出对耶利米-瓦德曼和约翰-莱斯的指控。由于奇尔顿先生所代表的一方没有

得到协会的承认，这些指控没有被受理。但在第二年，同一机构受理了对他们机构中最有能力的传道人大卫-巴罗的五项指控。这些指控是由布拉肯协会的使者提出的，涉及到巴罗先生对奴隶制问题的看法。协会在听取了的自我辩护后，决定他的解释和道歉已经足够了。然而，一些教会决心摆脱他；并为驱逐他做出了新的规定。”普罗维登斯和布恩斯克里克教会询问，教会应如何处理宣传不健全或有害于和平和良好秩序的教义的牧师？协会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应收回他们给予该传道人的所有权力；[建议]两位传道人可以暂停，或阻止该传道人传教，直到他被五位牧师组成的理事会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决定应被服从，直到被协会推翻。”

几乎在协会休会后，就有人向巴罗先生提出申请。在1806年该机构的下一次会议上，会议记录中记录了以下程序。”一个由五位牧师组成的委员会或理事会报告。根据上届协会关于审判牧师的规定，他们一直在处理大卫-巴罗弟兄，因为他宣扬解放教义，伤害了弟兄们的利益。协会在考虑了上述报告，并听取了巴罗弟兄为其行为辩解的内容后，巴罗弟兄没有表现出改变其对上述教义的宣讲方式的意愿，他们着手将他从本协会的席位上开除。”他们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在下次月度会议上处理斯特林山教会的巴罗弟兄，并向下一次协会报告。”

在巴罗先生被逐出北区协会后，他立即开始安排解放协会的成立。1807年8月29日，在伍德福德县的新希望召开了一次会议。十一位传教士和十九位其他信使，被登记为会议成员。为组织一个协会采取了初步措施，该协会于次年九月由九个教会组成，共有190名成员。这个协会取名为Licking Locust，将在其适当的地方加以说明。

北区协会看到了她的轻率行为的不公正性，但却来不及抵制其恶果。在1807年的年度会议上：协会着手废除和撤销上次协会将大卫-巴罗长老从协会的席

位上驱逐的行为。但是她已经因为这个交易失去了至少三个教会和两个传教士；他们现在没有选择返回。奴隶制的问题在协会的范围继续被讨论，将近二十年了。

在1811年和1812年，该协会的范围盛行了一场非凡的复兴，在这两年中，有1078人受洗进入其教会的团契。在最后提到的日期，它有28个教会，共有2383名成员。这是它有史以来成员最多的一次。1814年，约有10个教会被解散，组成了灼热之泉协会。1815年，该组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购买彩票是赌博的一种。次年，该协会提出了对外宣教的主题；并同意与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通信。但在几个教会的抱怨下，第二年就放弃了这种通信。这是这个古老的兄弟会所做的唯一一次传教运动；而这仅仅包括在一年内与传教士委员会的通信。同年，该协会决定，“浸礼会的成员参加自由共济会的聚会是不对的。1823年，该协会因六个教会被解散而再次减少，进入布恩斯溪协会的章程。在这之后，它继续减少，直到1827年，当时它有19个教会，1265名成员。”

坎贝尔主义很早就在北区协会扎根了。坎贝尔先生早在1824年就访问了斯特林山，并在那里讲了三次道。约翰-史密斯，俗称浣熊-史密斯，是协会中最有吸引力的传道人，也是最精明的管理者，很快就皈依了他的观点。其他几位不那么出名的传教士也很快跟随他。教会在不断的争论中枯萎了两、三年。但在1827年年底，突然间，一股强大的宗教激动开始感动这里的人，以及整个州的北部地区。许多人声称已经信主，并接受了洗礼。在这项工作中，坎贝尔派的传教士是迄今为止最积极的。约翰-斯密的传记作者说，斯密将大多数皈依者浸入水中。当然，他们是“为赦罪受洗”。这次聚会被称为“约翰-斯密的复兴”，这并非不恰当。在1828年和1829年这两年里，北区的教会报告说有1059人受洗，同时有五个新的教会成立，“根据圣经：“该协会现在有24个教会，有2265名成员。但它已不再是一个浸信会协会。坎贝尔派在该协会

以及大多数教会中占有压倒性的多数。1829年，协会进行了普通的例行公事，并指定第二年在斯宾塞河举行会议。

浸信会没有参加在斯宾塞河举行的会议，因为他们知道在那里他们将处于无望的少数，而是召集了一个大会，于1830年4月在卢尔贝格鲁德举行。只有七个教会有代表参加。会议处理的主要事务是审查南肯塔基州和北区协会的记录，以确定这些机构的职责和习俗是什么。调查显示，在过去三年中，北区协会的既定习俗被反复公然违反。被任命进行调查的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以下几点。

1. 南肯塔基协会在分成南区和北区协会之前，一直对教会和传道人的原则和做法保持着特别的观察关怀。

2. 大联合的条款并没有削弱该机构或其后代的特权。

3. 北区协会的章程规定，该机构有责任对各教会进行监督，并退出那些行为不端的教会。

4. 在1827年之前，北区协会对教会和传道人进行了监督照顾。

5. 在1827年的会议上，Lulbegrud在她的信中抱怨了一种管理主的晚餐的新模式。但协会忽略了对违规的教会进行任何通知。

6. 1829年，Goshen教会抱怨在进行洗礼时使用了一个新的公式。协会没有注意到她的投诉。

7. 1829年，Lulbegrud和Cane Spring控诉了混乱的情况。该协会拒绝受理他

们的投诉。

该委员会的报告获得通过。James French被指示负责北区协会的记录，并在该机构的号召下持有这些记录，该兄弟会只能由实行洗礼和主的晚餐仪式的教会组成，并根据先例和一般联盟的条款，执行协会的章程。大会随后任命了一个会议，于1830年6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Goshen召开。这次会议按照约定召开。十个教会出席了会议。由安排委员会提出的两个问题被讨论并决定如下。

“1、北区协会是否背离了她以前的章程管理，放弃了对教会和传道人的监督？
采纳并回答：他们已经背离了。

2. 一个教会自作主张引入并实行艾尔克霍恩和南肯塔基协会的教会中不为人知的习俗，在他们联合的时候，是否已经背离了宪法，并脱离了联盟？采纳并回答：他们已经脱离了联盟”。在说明了他们的结论的原因，并处理了一些其他事务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如下：“最后，我们宣布，我们退出所有如前所述已经离开的教会，认为他们处于混乱状态，已经脱离了联盟。但与此同时，我们与那些满足于教会以前惯例的少数人或个别成员的关系并没有中断。”

他们在下面的描述中附上了他们在教会中管理教规和宗教仪式的方式。

“按立牧师：—不少于两位按立的牧师为即将被按立的人接手，为他祈祷，一次一个，向他伸出团契的右手，庄严地劝告他在他现在被分离和分开的工作中保持忠诚和毅力。给他一份见证，由主持仪式的牧师签名，说明他被按立的时间，他的名字，以及他们认为合适的其他内容，以确定和推荐该弟兄得到社团的信任和认可。

“按立执事：-两位或更多的按立传道人为他接手，为他祈祷，一次一个，给他团契的右手，并给他一个鼓励的讲话，让他适当地履行他的公务。

组成教会：-至少有两位受命的牧师参加他们要组成的教会成立；章程、盟约或信条，（无论你喜欢哪一种），是一个组合。

福音原则和义务的纲要，被一致同意，并被新章程中的所有人采纳。主礼的牧师们为他们祈祷，并充满爱意地劝勉、建议和告诫他们，给他们以友谊的右手，他们也彼此相交。

洗礼的对象：所有那些不仅通过教育、理论或他人的信任，而且通过内心的印象，永远无法抹去的人；他们在主面前是失败的、毁坏的、有罪的，没有力量，也没有希望从即将到来的愤怒中解救出来；只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洗礼的话语：一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洗礼的方式。管理人、受命的传道人和受洗者站在适当深度的水中，牧师以清晰的声音宣布洗礼词；然后将受洗者向后放入水中，直到身体被水覆盖，或被水淹没；然后将受洗者抬起来，站在他或她的面前。

“吃主的晚餐的方式：管理人，一个被任命的传道者，站在桌前，在唱完赞美诗后，恳求主的祝福，[并]将面包掰成足够小的碎片，以便容易地送入口中。执事们接过掰好的饼，放在桌子上的盘子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上，并把它交给领受者，让每个人都能拿一块。所有的人都得到了面包，管理人祈求祝福，把酒倒入杯中，执事们把酒从桌子上拿给圣餐者：一首感恩的歌结束了这个庄严的仪式。

北区协会在坎贝尔派分裂之后，于1831年7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克拉克县的霍华德上溪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它包括了11个教会，有950名成员。托马斯-布恩、大卫-切诺和詹姆斯-埃德蒙森是该协会仅存的传教士。虽然当时的机构很小，但此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大了。它得到了周围所有协会的认可和鼓励；但它的人数逐渐减少了。该团体的反宣教性质表现在它放弃了与所有邻近协会的联系，除了在1859年。

它在1837年和1842年之间，“燃烧的春天”被命名为“老浸信会”，至今仍沿用这一名称。当时，它有9个教会，共有337个成员。从那时候到现在，它的人数变化不大。1880年，它有9个教会，共有417名成员。从1802年的组织到1829年的坎贝尔派分裂，共有4,075名成员受洗进入其教会。在我们有报告的39年里，自坎贝尔派分裂以来，有513名成员在其教会受洗。它的名字“老浸信会”表明它是一个反传教士团体。

本协会有名望的牧师不多，尤其是在父辈们去世后。已对其最著名的已故传教士进行了简要介绍。这里补充一些其他的名字。

马哈拉尔-沙克尔在1802年参加了北区协会的组织。他从哪里来到肯塔基州不得而知。他是一位年长的人，似乎恩赐非常温和。他曾在蝗虫溪教会担任过几年的牧师。但当大卫-巴罗在1806年因为他的解放原则而被逐出协会时，沙克尔先生坚持了他的党派，并成为Licking-Locust教会的成员，以及以该名字命名的协会。他继续在解放党人中传教，直到晚年。

温盖特-杰克逊在北区协会被认为是一个有用的传教士，有好几年的时间。从

1807年到1818年，他是坎溪教会的一名按立牧师。大约在后一个日期，他搬到了密苏里州，在那里他积极筹建贝瑟尔协会的教会，在那里他是一个忠实而有价值的劳动者，多年来一直如此。

尼尼安-里德格维似乎是在克拉克县的友谊教堂被提拔为牧师的。他大约在1818年被按立为牧师，这一年他把他的成员移到了老戈申教会。在这里讲道四五年后，他搬到了密苏里，并在塞勒姆协会的范围定居。据了解，直到1830年，他还是该机构的牧师之一。

ABNER D. LANDRUM在北区协会的范围度过了几年时间。早在1834年，他就在蒙哥马利县的Grassy Lick成为会员。在那一年，他被召集到普罗维登斯教会，在那里服务了四年。他是一位有相当能力的传道人，如果他留在那里，无疑会对该地区非常有用。大约在1839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并在布恩斯利克地区定居。他被选为盐河协会中最大的教会—拉姆塞斯溪的牧师。关于他在该地区的工作，本尼迪克特博士说：据说A. D. 兰德鲁姆牧师在这个社区和地区做了很多工作，激发了教会对其的支持，这在目前（1847年）是不完善的，但以前几乎完全被忽视了。

威廉-鲁帕德（WILLIAM RUPARD）是北区协会的教会中目前最杰出的牧师。他于1825年2月4日出生在克拉克县。他在家乡的普通学校接受教育，18岁时开始教书，并从事这一职业约12年。

他在1841年左右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在托马斯-布恩的带领下受洗加入戈申教会的团契。大约在1851年，他开始进行公开的祈祷和劝勉，并在1852年被托马斯-布恩和詹姆斯-埃德蒙森按立为牧师。他立即负责Log Lick和Liberty教会的工作，他是为了这些教会的利益而被按立的。1855年1月，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斯科特县，在那里从事了大约一年的传道工作，并为一

些信徒施洗。1856年，他被召回肯塔基州，填补因可敬的托马斯-布恩去世而空出的位置。他立即负责戈申(Goshen)、卢贝格(Lulbegrud)、自由(Liberty)和甘泉(Cane Spring)教会，这些教会都属于北区协会。他在这些教会服事了大约33年。卢贝格鲁德教会没有兴旺起来；其他三个教会的成员增加了一倍多。除了上述四个教会外，鲁帕德先生一般还为其他两三个教会服务，在工作日为他们讲道。他还在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进行了多次旅行和讲道。1852年，他被选为北区协会的书记，并在这个职位上一直服务到1859年。自这时起，他就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

鲁帕德先生是一个有很高声望的人，具有完美的基督教品格。他拥有良好的讲道恩赐，并以极大的热情和勤奋使用这些恩赐，而且具有良好的程度。

南区协会。

这个兄弟会由位于Paint Lick溪和肯塔基河以南的教会组成，这些教会曾属于老南肯塔基协会。1802年，它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现在的安德森县的盐河教堂。该组织在成立之初，与该州所有的浸信会都有来往，只有泰茨溪除外。在接纳泰特溪教会加入的动议中，出现了激烈的辩论，约翰-莱斯和杰里迈亚-瓦德曼以极大的热情倡导这一措施。少数人虽然表示赞成；但是，他们说，绿河协会的对应使者雅各布-洛克和詹姆斯-希尔，以及乔尔-诺尔，都是在这时提出的。他们认为，来自绿河协会的雅各布-洛克和詹姆斯-希尔，以及来自塔茨克里克的乔尔-诺尔都投了赞成票，因此，该动议在法律上没有被通过，他们决定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1803年，该协会在林肯县的McCormacks举行会议。尊敬的约瑟夫-布雷德索被选为主持人，托马斯-J-奇尔顿被选为书记。奇尔顿先生还作了介绍性的布道。有24个教会参加了会议，总共有1,468名成员。当Tates Creek协会的相应信

件被提交时，有人反对接受该信件，并再次进行了热烈的辩论。John Bailey、Thomas J. Chilton和Joseph Bledsoe反对，Jeremiah Vardeman和John Rice赞成接收该信件。接收信件的动议以相当大的多数被否决。耶利米-瓦德曼和约翰-赖斯立即退席，他们的追随者也跟着退席，并组织了少数派，以南区协会的名义。大多数人还要求获得该兄弟会的名称和特权。少数派被该州的所有协会接纳为通讯员，而多数派则被拒绝；之后，后者采用了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的名称。

保存有记录的南区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于1806年9月的第4个星期六在现在的马里昂县的卡特鲁特溪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5个教会，共937名成员。这些教会是加勒德县的迪克斯河、吉尔伯茨河和糖河；默瑟县的深溪、石角、肖尼河和团结；安德森县的盐河；林肯县的拉什科和麦科马克斯；博伊尔县的医生河和悬挂河（现在的普罗维登斯）；华盛顿县的欢乐河和水牛河；以及马里恩县的卡特莱特河（现在的黎巴嫩）。该机构的牧师是伦道夫-霍尔、詹姆斯-基尔、约翰-莱斯、杰里迈亚-瓦德曼、詹姆斯-罗杰斯和欧文-欧文斯。

从这个时期到1817年，该协会的发展非常缓慢。到了1817年，该协会的教会开始复兴，并持续了大约四年。因此，在1820年，该机构由21个教会组成，有1703名成员。1812年，该协会建议各教会向耶利米-瓦德曼和西拉斯-M-诺尔提供信息，以帮助他们完成撰写“浸信会综合历史”的目的。不幸的是，这一值得称赞的目的从未付诸实施。1818年，一位名叫史密斯（M. Smith）的人提议撰写“西部地区浸信会的历史”；协会劝阻了这项事业，因为史密斯先生被认为不称职。

1820年，Cartwrights Creek教会向协会询问，由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教派实施的洗礼是否应被视为有效？所指的教派由巴顿-W-斯通的追随者组成，俗称“新光”，他们在西北部的一些州仍然如此，那里有相当多的人。在肯塔基州，

他们在坎贝尔派起源后不久就与该派联合起来。他们实行浸礼，只给成年信徒洗礼，但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该协会对Cartwrights的问题回答如下。“我们相信，所有接受过浸礼的人，道德品质良好，信仰健全，管理人自己也接受过浸礼，被正式任命，在自己的社会中地位良好，应该被接纳到任何浸信会中。”这无疑是想成为一个在特定的限制条件下，认可外来的浸礼（如现在的措辞），而且据作者所知，这是肯塔基州浸礼会中唯一发生过的例子。

1821年，McCormacks教会的信使被拒绝在协会中的席位，因为该教会实行公开圣餐。但由于他们承诺将停止这种做法，他们在星期一被允许入会。第二年，该机构讨论了自由共济会的问题。在1822年的会议记录中，记录了以下问题和回答。“来自石角的询问：福音牧师或组成我们协会的浸信会的任何成员加入自由共济会的小屋是否正确？回答：“是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与私人判断的权利密切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凭自己的良心来决定它。但从它对教会的普遍影响来看，我们建议我们的教友，相信它会有一个良好的趋势，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要加入共济会会所。这个答案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在1824年，记录了以下问题和答案：“浸礼会教会的成员加入共济会会所，[教会]与他们保持团契关系，这是否正确？答案是。不是。”在同一会议期间，通过了以下内容。决议：本会诚挚地推荐各教会赞助Latter Day Luminary和Columbian Star。在浸信会总会的监督下：前者为月刊，每年2美元，后者为周刊，每年3美元。

早在1828年，坎贝尔主义的影响就开始在这个协会中显现出来。一些教会在信条和信仰忏悔的问题上还没有定论，正如该日的下列记录所显示的。“由于我们的一些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幸的意见分歧，关于普遍联合的条件。决议：本会仍将继续高度重视该文书，将其作为联合的纽带，并建议各教会坚定不移地遵守其中规定的戒律；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符合圣经的。

1827-29年的宗教兴奋，在这个兄弟会的教会中并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因为存在一些毗邻的协会。在复兴期间，只有约500人受洗。这使该协会在1829年达到了20个教会的成员，有1650名成员。但教会中的坎贝尔分子比复兴所带来的收益还要大；而且变得如此咄咄逼人，甚至可以说是动荡不安，以至于协会在1830年通过了以下序言和决议。

“鉴于亚历山大-坎贝尔的著作对肯塔基州的许多浸信会教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从而在教友中产生分裂和分化；因此，本协会建议并推荐组成本机构的各教会，对上述著作以及宣传上述亚历山大-坎贝尔的混乱思想的传教士进行批评。”

这项决议在各教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兴奋，但最终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它将浸信会和坎贝尔派分开。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和麦科马克(McCormacks)的教会从协会中剔除，而少数则与其他大部分或所有的教会分离。1831年，该协会减少到18个教会，共有1260名成员。1833年，各教会开始复兴，并持续了大约两年，期间有505人受洗。这使得该协会的成员总数达到了1661人，在大约八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1837年，协会任命了三位传教士，B. Kemper, R. P. Steenberg和J. S. Higgins，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各教会中传教；并建议各教会支持他们。明年又实行了同样的计划。1840年，约翰-希金斯(John S. Higgins)被任命为代理人，访问各教会，并为福音的传播筹集资金。在这些积极的传教行动之后，出现了宝贵的复兴。它始于1842年，持续了四年，在此期间，各教会向协会报告了1331次受洗。现在(1845年)该机构由17个教会组成，有2,286名成员。

1842年，有人试图在联合浸信会的南区和泰茨河协会，以及分离浸信会的南肯塔基和诺林协会之间形成一个联盟。为此，由这四个协会的信使组成的会议于11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螃蟹园举行。这次联合没有完成；但这次尝试的

结果是有几个教会脱离了独立浸信会。在这些教会中，南肯塔基联合浸信会成立了。关于这一转变的更全面的描述是在该兄弟会的历史中，将提供这些信息。

从上次谈到的复兴时期开始，南区协会享有相当均衡的繁荣，直到1860年，当时它有26个教会，共有3 149名成员。这是该机构有史以来报告的最大的会员总数。在战争期间，由于有色人种与教会的分离，会员人数大大减少。1867年，该协会报告了20个教会，总共只有1, 731名成员。但它的人数稳步增加，直到它几乎恢复了它在战争期间失去的东西。1880年，它有24个教会，有2594名成员。根据官方报告，在其存在的前78年中的60年，有9, 746人受洗加入其教会。

南区协会在其历史的早期就已经是一个相当有进取心的机构。早在1837年，它就采取了类似于国内传教士行动的系统计划。这比艾尔克霍恩或塞勒姆发起这样的措施早了三年。它很早就鼓励外国传教士、圣经协会和宗教期刊的发行，并且在以后的每一代中都表现出同样的精神。虽然它的教会占据了几个县的部分地区，但它的领土相对较小，而且自从它在成立的第二年进行革命分裂以来，一直如此。但它很好地说明了其1856年通函的主题：“耕耘一片小田地！”

GABRIEL SLAUGHTER州长是南区协会最宝贵的成员。他是弗吉尼亚州人，生于1767年。他在年轻时移民到肯塔基州，并在默瑟县定居，在那里他从事农民的职业，度过了他的余生。1799年，他被选为肯塔基州议会下院议员。任期结束时，他被选入州参议院，连续任职八年。1808年，他被选为副州长，在查尔斯-斯科特手下任职，任期4年。他曾在1812年至1815年的战争中，被任命为上校，并在新奥尔良之战中指挥一个团。大约在这个时期，他担任了一个军事法庭的法官，该法庭的裁决与杰克逊将军的观点不一致。在将军下令

撤销裁决时，斯洛特上校断然拒绝，说他知道自己的职责并已履行。从军队回来后，他于1816年再次当选为副州长，这次是在乔治-麦迪逊手下。同年10月14日，麦迪逊州长去世，斯洛特上校承担了州长的职责，担任该职务直至任期结束。

斯洛特先生很早就是肖尼河教会的成员。他在宗教事务方面非常积极和热心，为推进基督的事业衷心地奉献自己的时间、才能和影响。他是教会的信使，与不同的协会有联系，“超过30年，有9年担任南区协会的主持人”。1830年，他在默瑟县的住所去世。

ROBERT P. STEENBERGEN在南区协会的范围被提升为牧师。1833年，他在肖尼河教堂获得了行使其恩赐的许可；但后来他把会员身份转移到了刷溪，并于1837年被按立为牧师。同年，他被任命在协会的范围旅行和讲道。他的恩赐，虽然并不高明或特别，但具有受欢迎的特点，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848年，他被选为华盛顿县伯利恒教会的牧师。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隔，他一直担任这个教会的牧师，直到1857年左右。在这个时期，他被指控犯有通奸罪。这项指控没有得到明确的证明，但它的影响是实际上关闭了他的事工，他生命的夜晚在一片乌云下度过。福音的传道人应该多么小心，以避免出现邪恶！

戴维德-哈迪斯蒂是一位能力超群的传教士，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浸信会牧师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是一位受欢迎的、雄辩的讲坛演说家。他出生于特拉华州，大约公元1773年。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卫理公会，并很快成为他们中的一名巡回布道者。他被调到肯塔基州。在他搬到这个州的几年后，他的妻子去世了，1808年，他与麦迪逊县的伦纳德-泰勒的女儿伊丽莎白-赫钦斯夫人结婚。因为娶了一个“没有觉醒的人”，他被禁止讲道，为期6个月。他把时间用于研究《圣经》，并与《圣经》的教义、教会的教义和纪律相比

较。就在他应该恢复卫理公会职务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在麦迪逊县的石头会所（Tates Creck）与浸礼会联合。他们接受了托马斯-格尔曼的洗礼。

哈迪斯蒂先生很快就被任命为牧师，并作为浸信会牧师进入讲坛。讲道几年后，他不幸成为一个小庄园的继承人。他一直很穷，又有一大家子的负担，于是他开始雄心勃勃地想获得财产。他误以为自己是个商人，就搬到了列克星敦，并进入了一家商业机构。同时，他忽视了自己的宗教义务。他很快就染上了酗酒的习惯，并被排除在教会之外。他曾一度与变化无常的财富抗争，但最终还是破产了。就像浪子一样，他现在来到自己的主身边，忏悔自己的罪过，并恢复了教会和牧师的身份。

大约在1825年，他搬到了华盛顿县，并成为斯普林菲尔德教会的成员。他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也是伯利恒教会的牧师，也许还有另外两个。他在各教会中非常受欢迎，并继续讲道，得到了他们的热烈赞同，直到1834年，斯普林菲尔德教会因采用坎贝尔主义而从协会中退出。哈迪斯蒂先生虽然自称自己没有采用这种制度，但他和可怜的特雷一样，被发现在坏同伴里，不得不承担后果。然而，协会在1838年建议，她的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恢复他。因此，他被接纳到伯利恒教会，并成为该教会的牧师。他继续为这个教会和邻近的一些教会服务，直到他变得过于虚弱和失明，无法工作。1851年，他的视力完全丧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被带到伯利恒教会，在那里他最后一次讲道，向一大群人讲道并撒下自己的泪水。

他于1855年左右在佩里维尔的家中去世。

里查德-埃利奥特是华盛顿县的前驱传教士之一。他是弗吉尼亚州人，大约出生于1765年。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作为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进行传教。在1785年至1791年弗吉尼亚州盛行的大规模复兴期间，在埃利奥特先生的附近，

有几个卫理公会教徒加入了浸礼会。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艾略特先生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他派了一个骑行者来讲授洗礼的道理。在浸礼会的下一次会议上，埃利奥特先生和巡回演讲者都在场，一位有影响力的卫理公会妇女提出要加入。她被要求说明改变信仰的原因，她的回答是：“我对自己的信仰有疑问，所以想改变。”几个月来，我一直对自己的受洗有疑问。但当我听到我们的传教士在讲道中使用的论据，即反对浸礼会，’并为卫理公会辩护时，我完全相信我从未正确地接受过洗礼。”牧师走到巡回演讲者面前，俏皮地抚摸着他的头说。“我一直在努力说服这个女人的错误，好几个月了；但你用一次布道就完成了：再来为我们讲道吧！”这种情况使艾略特先生开始调查。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于是他决定向浸信会献身。他对他的弟兄们开诚布公，去参加班级会议，告诉他们自己观点的改变，并提出自己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在阅读和解释经文的过程中还没走多远，巡视员就喊了起来。“阻止那个人：他将说服屋里的每个人！”

此后，埃利奥特先生很快就加入了浸礼会，并被分配到牧师岗位。在他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他就移民到了肯塔基州，并在现在的马里恩县定居。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余生，用他的双手劳动来维持生计，并向他周围的穷人传讲福音。大约在1835年，他在基督徒希望的胜利中去世。他是一个恩赐平平的人；但他拥有真正的虔诚和热忱，在大西部的荒野中为福音事业的发展增加了他的份额。

艾萨克-蒙哥马利出生于爱尔兰，父母都是爱尔兰人，在现在的加勒德县。他的母亲是浸信会教徒。但他长大后是个野性十足、不假思索的男孩，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和跳舞。他很早就结婚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一能走路，他就以教她跳舞为乐。在他26岁的时候，一个老有色人种在他家附近开会。蒙哥马利先生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得到一些乐趣。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参加

聚会。老人开始讲道后不久，这名寻欢作乐者的脑海中就出现了一类新的想法。“这个虔诚的老黑人，”他独白道，“他正在去往天堂的路上，而我正在去往地狱。那么，我可怜的孩子！我正在教他们跟随我。我应该怎么做？”一种压倒性的负罪感和谴责感向他袭来。有几个星期，他几乎陷入绝望。但是，最后，他在耶稣里找到了平安，并与迪克斯河教会的福克斯联合起来。他把自己用于阅读圣经和祈祷，就像他“摆弄和跳舞”一样勤奋。在担任教会的执事数年后，他获得了传道的许可。

1818年，他搬到了现在的博伊尔县，经乔尔-戈登和约瑟夫-怀特黑德之手，被按立为Doctors Fork教堂的牧师。他在这个教会中担任牧师，大约20年。他还在周围的乡村传道。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自觉地拒绝接受任何讲道的报酬。但他是一个很好的劝诫者，而且是虔诚的、热心的、忠实的。他的死亡发生在1840年10月，是非常胜利的。他对一位在临行前不久拜访他的牧师说“离开你的世俗事务，我的兄弟，把你自己完全奉献给福音：它值得一切。”他号召他的女儿们唱那首古老的赞美诗。“我站在约旦的风暴河岸上，”并试图加入他们。但他的声音衰竭了，片刻之后他就咽气了。

斯特罗瑟-库克可能是南区协会中最年长的在世牧师。他出生于虔诚的浸礼会父母，（他的父亲是新普罗维登斯教会的执事），于1809年3月10日在现在的凯尔郡博伊尔县。他加入教会后，在丹维尔完成了他的教育。他很早就受到宗教的影响，从13岁开始就秘密地祈祷，直到17岁时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1828年3月，他接受了约翰-希金斯（John S. Higgins）的洗礼，加入了吊脚楼教堂（现在的新普罗维登斯）的团契，1833年开始作为有执照的人讲道，1834年被按立。一年之内，他担任了伯利恒、希尔斯伯勒和其他两个教会的牧师。他为团结教会讲道24年，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教会外，他还在不同时期为Sugar Grove, Pleasant Run, New Salem, Mt. Freedom, Union和McCormacks服务。

1838年，库克先生与露西-M-詹金斯小姐结婚，并在默瑟县肖尼河教堂附近定居，他现在仍住在那里。他养育了十二个孩子，其中十个孩子是他亲手洗礼的。伯德特-肯珀（Burdett Kemper）和约翰-L-史密斯（John L. Smith）为剩下的两个孩子洗礼。库克先生现在已经传了五十年的福音。他走路挺拔，看起来身体健康，似乎对救世主的事业像他年轻时一样感兴趣。

他担任内尔森-C. 阿尔斯堡是南区和泰茨河协会的一名可接受的传教士，大约20年。1858年，他搬到了印第安纳州，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仍在讲道。

维吉尔-埃德温-柯特利（VIRGIL EDWIN KIRTLEY）是托马斯-柯特利的儿子，也是一个古老的威尔士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产生了许多浸信会的传教士，其中不少于7人生活在肯塔基州，他于1818年4月9日出生在现在的泰勒县。1818年他的父亲失去了财产，他从小就在农场里做苦工，只上过几个星期的学。1837年5月，他加入了皮特曼斯克里克教会，接受了约翰-哈丁的洗礼。在他信主之后，他对教育的渴望大大增加。因此，他在晚上利用火光学习，而白天则努力工作。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他21岁。此后，他上学和教书交替进行，直到1839年2月，他进入乔治敦学院。他在这里工作了15个月，完成了他的学业。1839年1月，他在皮特曼斯克里克获得了讲道执照，1841年12月25日，他在法兰克福由沃恩（Wm. Vaughan）、弗罗斯特（J. M. Frost）和塞德威克（George C. Sedwick）主持按立。他立即负责大泉镇的工作。

在伍德福德县，他是教堂的牧师。他还曾是安德森县普罗维登斯教会的牧师，并在希尔斯伯勒和萨尔维萨的各教会每月讲道一次。1844年，他负责纳尔逊县的巴德斯敦、米尔克里克和新塞勒姆的教会。他为这些教会服务，直到1848年，他接受了欧文斯博罗教会的召唤，为该教会服务了两年。1851年，他接

受了肯塔基州和外国圣经协会的代理。在这个职位上，他工作了四年。1854年3月，他负责丹维尔教会的牧养工作，在那里服务了四年，将教会的成员从33人增加到125人，其中他为80人施洗。离开丹维尔后，他担任了印第安人传教士的代理，他只做了几个月，后来健康状况不佳，他不得不停止了旅行。然后他在斯普林菲尔德附近改善了一个小农场，并在战争期间留在那里，同时在华盛顿县的希尔斯伯勒、伯利恒和海斯维尔以及马里昂的黎巴嫩的教会传教。1865年，他负责巴德斯敦的教会，同时成为该地浸信会女学院的校长。在担任这些职务三年后，他搬到了黎巴嫩，在那里他负责教会的工作，并建立了一所女子高中，他继续担任校长五年。1874年，他在林肯郡的斯坦福教会和华盛顿州的哈丁斯河教会担任牧师。1876年，他接受了国内和印第安人传教的代理权，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六年，于1882年结束。

柯特利先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在进行他的宗教事业时，无论是在牧师办公室，还是在教派学校的负责人，或者是监管一个财务机构。他拥有非凡的体力和忍耐力；在肯塔基州，很少有传教士像他一样从事如此多的艰苦劳动，也许同样很少有传教士在劳动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他几乎参与了浸信会在肯塔基州的每一项事业，并且在这些事业中都获得了良好的成功。在教职方面，他认为自己已经为超过1000名信徒施洗。他筹集资金帮助建造了几座教堂，如波特兰、蟹园和伯利恒的教堂，并修复了巴德斯敦、米尔溪、黎巴嫩、海斯维尔和欧文斯博罗的教堂。

他为建立丹维尔女子学院筹集了8,000美元，为巴德斯敦女子学院筹集了同样的金额，为建立黎巴嫩女子学院筹集了10,000美元。他认为他已经为传教士和其他慈善事业筹集了超过15万美元。65岁的他精神矍铄，身体强壮，看起来和年轻时一样热衷于主的事业。

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的协会

这个兄弟会的起源在南区协会的历史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解释。它不应与最初的南肯塔基协会相混淆，后者成立于1787年，于1801年解散。现在的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起源于1803年南区协会的一次革命性分裂。分裂的直接原因是多数人拒绝接受来自塔茨河协会的相应信件和信使；但真正的分裂理由似乎是约翰-贝利和其他多数人持有的异端教义。贝利先生曾在1791年被排除在老南肯塔基协会之外，因为他主张普世主义，或者说，当时被称为地狱救赎。但他是一位杰出的、受欢迎的演说家，人们非常怀念他的影响力。根据曾经开除他的同一个机构的建议，他在拉什分会的教会中恢复了关系，但没有放弃他的异端。这对协会的正统教会来说是一种悲哀。因此，当1803年南区协会的一次测试投票证明，同情贝利先生的人占多数时，少数人退出了该机构，并组织了现在的南区协会。多数人留在屋里，以联合浸信会南区协会的名义处理事务。少数派退出后处理的第一个项目之一是以下内容。“询问。协会是否同意接收约翰-贝利？回答：“协会是否同意接收约翰-贝利？在听到他愿意接受我们的协会和教会管理；以及与艾尔克霍恩协会的联合条款后，他们同意了。”根据这个回答，来自艾尔克霍恩协会的相应使者们退出了。

1804年，该协会在林肯县的Rifes会所举行会议。约翰-贝利被选为主持人，T. J. 奇尔顿为书记。会上有22个教会的代表，共827名成员。该机构取名为“南区独立浸信会”。在该机构的教会中，有29位公开演讲者，其中19位是被按立的牧师。以下是询问和回答的记录：“询问。本协会是否认为新约和旧约的经文是信仰和实践的充分准则，不包括在协会或教会中作为正统的所有人类作品？答：是的。我们愿意。”今年10月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发出了一封通函，其中指出，他们的相应信件和信使已被艾尔克霍恩、北区和绿河协会拒绝，而那些从他们那里离开的信使则被接收。

这个协会现在孤立无援。在整个南方没有另一个独立浸信会，如果全世界真

的有另一个的话。他们与所有的通信联系都被切断了，并且拒绝了所有的信仰和秩序标准，除了他们最能干、最受欢迎的传教士解释为教导普世主义的《圣经》之外，指望他们维持一个健全的教义和实践体系是不合理的。早在1805年，协会中就讨论了公开圣餐的问题。当时的决定是反对这种松散的、未经洗礼的做法；但在1873年，该机构“决定，任何人都无权阻止上帝的一个孩子进入他的餐桌。”

1806年，该机构采用了现在的名称—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协会。在同一届会议上，来自波旁郡库珀斯河（Coopers Run）和其他一些一神论（否认三位一体）教会的信使出席了会议，寻求与该协会进行交流，该协会因最严重的异端邪说而闻名于世。友好的通信被批准了；但这些教会没有被接纳为“完全的联盟”。这种通信保持了若干年，而且不亚于加勒德总督的人物有时是来自库珀斯河的信使。

在不同时期，罗素溪协会和坎伯兰河协会曾试图引导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协会加入大联盟；但后者的教条式答复是，“本协会愿意与所有基督徒联合，以新旧约圣经为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

该协会（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协会）从一开始就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对传教。1816年，它决定不加入传教士机构，即浸信会国外传教委员会。第二年，它下令将该组织寄来的报告退回给该委员会的总代理路德-莱斯。

1819年，这个兄弟会的领地已经变得如此之广，以至于使信使们不方便参加该机构的会议。此时，该协会由大约50个教会组成，会员总数为2000人。这是该机构有史以来成员最多的一次。现在人们认为有必要在更西边的教会中成立一个新的协会。因此，T. J. Chilton、Michael Dillingham、James Prather和Richard Shackelford被任命在现在的LaRue县的Little Mount与这些教会

的使者会面，目的是制定章程。这个新的兄弟会被称为独立浸信会的诺林协会，由大约15个教会组成，共有大约800名成员。

母会因这一分裂而减少，到1824年，它只包括26个教会，有1231名成员。1827年，新光会寻求与该协会进行“圣经上的联合”。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对现在存在于我们和那个被称为基督徒的团体之间的友谊很满意，没有进一步的往来”。尽管如此，这次尝试还是导致该协会损失了大约311名成员。坎贝尔派送来了下一个目标。1831年，协会认为合适，建议不要收到不是来自独立浸信会的信件；在同一天的通函中，警告各教会要警惕一类动荡不安的人，他们极大地扰乱了公共礼拜；并建议将这些人排除在外，他们是会员。由于这些扰乱公共礼拜的人，该协会失去了12个教会：因此，在1834年，该机构减少到16个教会，有725名成员。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该机构享有和平和适度的繁荣。但在1842年，一系列的运动开始了，使它的地位比以前降低了很多。应泰特溪协会的申请，一个由11人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与来自该协会的相同人数的人就两个协会之间的联合问题进行磋商。会议将于1842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之前的星期五在蟹园举行。这次会议就联合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并模仿1801年为类似目的在Tates Creek举行的会议，指定在第二年的某一天，由两个协会的教会以及Nolynn和南区协会的教会的使者在林肯郡的Mt. Salem会面，以批准这些程序。塞勒姆山的会议衷心地提议在螃蟹园建立联盟，以完成联盟，但各协会立即表示要取消“独立浸信会”这一名称，让这些协会在联合浸信会的风格下一起旅行。但是联合的朋友们的殷切希望注定要落空。

同年，在凯西县的绿河教堂。这一年是一个繁荣的一年。来自18个教会的信件报告了207次洗礼，会员总数达1209人。但该协会并没有像人们普遍期待的那样接受联合条款，而是犹豫不决，最后妥协了，将自己定名为“南肯塔基

州独立浸信会协会，同意1843年在塞勒姆山签订的联合条款”。收到了来自泰特溪、南区、坎伯兰河和诺利恩协会的信函。以下内容被采纳。“决议，我们建议各教会在信的开头写上：’基督的浸信会，同意在蟹园达成的联合条款；’并建议他们将上述联合条款转交给南肯塔基浸信会。”第二年是各教会繁荣的季节。1844年，该协会在阿代尔县的塔贝纳克举行会议。来自18个教会的信件报告了1,374名成员——一个比以往更多的数字。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会议决定保留旧的名称，但要加上以下字样。“同意1843年在塞勒姆山批准的联合条款”。1845年，该协会在罗素县的卡尼福克（Caney Fork）开会。三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似乎使该机构变得傲慢起来。第一笔重要的交易是“决心在今年放弃与联合浸信会的通信”。绿河教会和凯西溪教会各递交了两封信：于是协会同意不接受任何信件，除非它被称为独立浸信会。在这个决定之后，七个教会的信使自称是浸信会的，退出了协会。这些教会是绿河教会、康科德教会、凯西溪教会、德拉克斯溪教会、吉尔伯茨溪教会、格雷西溪教会和联合教会。会议商定，此后会议记录的标题为，“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的会议记录，以新旧约圣经为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

这七个分离的教会组成了一个新的兄弟会，其名称为“南肯塔基联合浸信会”。旧的兄弟会在1850年减少到两个教会，有526名成员。现在它决定再次寻求与联合浸信会的联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它采用了以下风格。“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协会，同意1842年在螃蟹园确定的条款，并于1843年在塞勒姆山批准的条款。”从这一时期开始，该协会与一些邻近的协会进行了不定期的通信联系，持续了若干年。在这期间，它的增长非常缓慢和不规则，直到1868年左右，它开始相当迅速地增长。1867年，它只报告了9个教会，有573名成员；1874年，它包括29个教会，有1312名成员。1876年，几个教会被解散，形成了一个新的协会，其名称为东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协会。这样一来，母会的人数再次减少，因此，在1879年最后一次听说时，它由16个教会组成，有860名成员。该机构的记录很不完善，以至于无法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在

该机构存在的前76年中，有30年报告了受洗人数，据此估计，从1803年开始到1880年，约有4375人受洗进入其教会。

该机构恢复了其古老的名称，只与诺林和东肯塔基州的独立教会协会相呼应。

在没有任何书面信条、原则摘要或章程的情况下，1873年通过的以下决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独立浸信会的主张和教导。

“真正的信徒是唯一适合接受洗礼的对象，浸礼是唯一的福音方式。

“任何人都无权禁止上帝的一个孩子进入他的餐桌。

“教会是地球上人类已知的最高教会权威。

“我们作为基督的追随者，否认有任何权利受任何纪律、礼仪规则、信条或信仰忏悔的约束，这些都是由人在新旧约圣经之外设立的。

“洗礼、主的晚餐和洗圣徒的脚是福音的礼节，应该保持到我们的主和主人的到来。”

迈克尔-迪林汉是南肯塔基协会的著名传教士之一。他从哪里来到肯塔基州，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是现在加勒德县的早期定居者。他是吉尔伯特溪教堂的成员，至少早在1804年就接替了可敬的约瑟夫-布雷德索担任该教会的牧师。他是协会的重要成员，担任了大约五年的主持人，并在协会的大多数重要委员会中任职。他一直在该协会工作到1820年左右。

埃利亚-杰弗里斯（ELIJAH JEFFRIES）于1832年开始在本会的教会中传道，

多年来是本会最具影响力的传道人之一。从1842年到1847年，他一直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起初，他赞成在1842年与联合浸信会结盟的提议，但后来极力反对。人们认为是他的影响阻止了联合，并差点毁了该协会。他在那个地区工作了近20年。本书作者没有关于他在后来的日子上的记载。JACOB WARRINER在这个协会中被提拔为牧师，是一位相当突出和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在该协会的教会中做了大约12或15年的可接受的工作后，他在1831年左右加入了坎贝尔派。之后他搬到了密苏里州的雷县，1845年9月12日在那里去世。

北部湾协会。

这个小型兄弟会于1803年7月29日星期五在现在的肯顿县的干河会所成立。以下9个教会，共429名成员参加了该章程。布利茨堡（Bullittsburg）、利克之口（现在的利克）、利克之叉（现在的法尔茅斯）、花溪、班克利克、干溪、中溪、十二英里和刷子溪（现在的柿子林）。在该组织的早期牧师中，有亚历山大-门罗、刘易斯-杜威斯、约西亚-赫伯特、威廉-卡夫、摩西-维克斯和托马斯-格里芬。该协会的发展历程非常平缓；其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从成立到现在的七年时间里，它只获得了75名成员。但是，在1811年，它的教会经历了一次复兴，有277人接受了洗礼。1817年，复兴开始了，并持续了两年，期间有728人受洗，使该协会的成员增加到16个教会，有1,453人。从这时起，直到1825年，该机构享受了一个持续繁荣的季节。在最后提到的日期，它由25个教会组成，成员总数为1656人。这是该机构有史以来成员最多的一次。

在协会的早期历史中，有几个问题被提出并得到答复。以下是1804年来自布利茨堡的询问。“非专业成员（平信徒）是否可以适当协助组建教会？”“当一个教会被派去时，是否可以适当地派非专业成员帮助判断被提名的牧师的恩赐和资格？”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1808年，在回答来自干溪的询问

时，“协会建议，今后所有的教会都要在完全的团契中解散他们的成员，或者根本不解散他们”。在同一届会议上，通过引用章程的第四节回答了另一个疑问，内容如下。“这样成立的协会，应是一个咨询委员会，而不是一个权威机构。”在1822年。“来自Licking的询问。如果不是由受命的浸礼会牧师对信徒进行浸礼，那是否就是福音洗礼？回答：“我们认为，洗礼只是一种形式。我们认为，只有福音洗礼，才是通过浸泡的方式接受的洗礼，并由接受过洗礼的人亲自主持，相信是唯一符合圣经的方式，并被正式授权管理该法令”。

该协会从一开始介绍这个问题时，就表现出一种果断的传教精神。1815年，它与浸信会国外传教委员会建立了通信联系。同年，该会任命了五位教友，为向印第安人传福音而募集资金，并要求他们向下一届协会报告。他们报告说，他们已经收到了78美元。1818年，司库被指示向肯塔基传教会支付130美元。1829年，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在整个肯塔基州组织圣经协会。

1827年，该协会因以下教会的解散而人数大减，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Licking, Four-Mile, Bank Lick, Wilmington, Brush Creek, Twelve-Mile, Alexandria and Flower Creek。这个新的联谊会成立后，被称为坎贝尔协会；但在1830年，其名称中又加上了“县”字。北本德协会现在（1828年）减少到17个教会，有1,194名成员。1831年，由于TenMile、Lick Creek、Providence和Mt. Zion教会的退会，它进一步减少，加入了Ten-Mile协会的组织。这样就只剩下12个教会，有985名成员。教会处于非常冷淡的状态，人数持续减少，持续了好几年。同时，反宣教的酵开始在一些教会中起作用。约翰-泰勒（John Taylor）曾积极召集协会中一些最古老的教会，并且在协会中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出版了一本尖刻的小册子，反对传教士和圣经协会以及神学学校。利基协会认可了这本书，并推荐大家阅读；她的牧师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太多的风格和精神来宣传它的教义，不仅在他们自己协会的教会中，而且以同样激烈的方式，在邻近的兄弟会的教会中。

在1833年火药桶教会给北本德协会的年度信件中，有以下一段话。“自上次以来，我们考虑了我们的成员与以下协会联合或有任何关系的适当性，即传教士协会、圣经协会、小册子协会、主日学或节制协会、传教士协会。在对此事进行讨论和调查后，教会同意她的成员与上述社团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也希望协会对这一决定提出建议，并向各教会提出相应的建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只有两个成员例外，他们对圣经协会很友好。”协会回答说：“我们愿意把这些协会的整个问题留给组成教会的弟兄们，相信每个人都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以便有一个对上帝没有冒犯的良心，并且他们会在爱中相互忍耐。”

这个回答使杂音安静了一段时间，但酵母继续在各教会中发酵。1839年，收到科文顿第一浸信会的信，要求加入北本德协会。该教会被拒绝了，理由是她的章程中包含了以下的异端言论。“人最初是圣洁的”，“所有听到福音的人都被要求悔改并相信它；他们的罪过主要在于他们不相信并反对福音所揭示的恩典计划”。从坎贝尔县协会撤回了信函，理由是该兄弟会鼓励违反圣经和她自己的章程的传教；她允许在会议结束前和协会事务结束后，以不寻常的方式接受和洗礼人。

这两个行为都是对协会中的反传教士分子的让步。在这两种情况下，反对的理由似乎都很微不足道，无法认真考虑。协会中的传教士仍占大多数，他们反思了这些交易的不公正性，并在第二年接受了科文顿教会加入协会，并与坎贝尔县协会重新建立了联系。

反传教士们看到他们无法再控制该协会，并且对能够使顽固的大多数人改变他们的观点感到绝望，决心退出该机构，并组织一个更正统的兄弟会。因此，在1840年该协会休会后不久，来自火药堡、克鲁斯溪、塞勒姆、泥里克、贝

瑟尔和四英里等地的信使，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教会的派别，举行了会议，并成立了他们所称的“预定浸信会塞勒姆协会”。由于北本德协会曾于1841年指定在贡布罗德的岔路口举行会议，而该教会现在已经离开了该团体，因此人们认为召集这些坚持旧有兄弟会的教会举行会议是合宜的。这次会议于1841年4月2日在布恩县的布利茨堡召开。只有六个教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在东本德举行该年的年会，因此会议于8月20日在那里举行。Robert Kirtley讲道，内容为《使徒行传》9:31。“然后，各教会得到了休息。”

在十年的冷漠、纷争和分裂中，协会的人数大大减少：因此，在1842年，它只有七个教会，共有614名成员。但它现在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破坏其和平的争论精神。第二年，主赐给它的教会一个亲切的复兴，在这一年中，有364人通过经验和洗礼加入了教会。从这一时期开始，该协会几乎没有经历什么显著的变化。它的增长速度很慢，但它一直在教派的所有主要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1851年，它成立了一个国内宣教委员会，以执行委员会的形式存在，该委员会在协会范围内的赤贫者中传扬福音，非常有效。协会中一些最好的传道人被雇用从事这项工作。在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批雇员中，有詹姆斯-A-柯特利、罗伯特-维克斯和詹姆斯-维克斯。

由于战争期间的变化，该协会损失了约200名成员。1867年，它有12个教会，886名成员。从那时起到现在，它有一个定期的，虽然不是很迅速的增长。1880年，它由13个教会组成，共有1412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77年中的62年，其教会报告了4,549次受洗。

THOMAS GRIFFIN是North Bend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1806年，他是该机构的主持人，此后又有两次。他还在1807年和1811年为该协会做了介绍性的布道。因为他的虔诚，和他的有用性，受到了高度的尊重。1816年3月2日，他在四十六岁那年去世，缩短了他的服事时间。

威廉-蒙哥在1800-1801年的复兴期间受洗加入布利茨堡教会的团契。他一直是教会的普通成员，直到1814年，他被鼓励行使讲道的恩赐。1817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两年后，他进入了沙河教会的章程。他在North Bend协会的各教会中进行了可接受的工作，大约13年。但是，在1830年，他被指控教导坎贝尔主义。沙河教会调查了这项指控，并宣告他无罪。然而不久之后，他获得了一封辞职信，并加入了坎贝尔派。教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诚实的，因此撤销了他的团契。

罗伯特-加内特是北本德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据信他是弗吉尼亚州人，1800年左右从那里搬到了凯伊州的波恩县。他通过信件加入了布利茨堡教会，并在1803年被“鼓励行使他的恩赐”。此后不久，他将会员身份转移到中溪教堂，并于1812年被按立为牧师。他在这里讲道到1825年。他的恩赐很小，但他在众多后人面前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威廉-怀特克于1793年3月25日出生在基辅的斯科特县。年轻时，他去了波恩县，在1811年的显著复兴期间，他在那里与布利茨堡教会联合。从那时起，他带着一封信，加入了沙河教会，1820年7月，他在这里被罗伯特-柯特利、刘易斯-康纳和威廉-蒙塔格按立为牧师。1826年，在他早期的事奉中，他在北弯协会的许多教会中传道。但在生命的后期，他的工作主要局限在桑德教会的范围内，他在该教会担任了40年的牧师。他在协会中受到尊敬，至少有一次担任了协会的主席，并经常在年会前讲授开场白。他于1872年8月2日去世。

斯科特（PERRY ANDER C. SCOTT）是一位才华横溢、造诣超群的年轻人。1842年8月31日，他在布恩县的Middle creek加入教会，并在Robert Kirtley的带领下接受洗礼。同年12月，他走进了在同一郡的伯灵顿（Burlington）教会的章程中，他于3月18日获得了传道的许可。1843年，获得许可后，他去了乔

治敦学院，在那里他以全班最高荣誉毕业。1847年8月23日，他在伯灵顿被约翰-L-沃勒、罗伯特-柯特利、威廉-惠特克、J-M-弗罗斯特和詹姆斯-A-柯特利按立从事神职工作。在他被授予圣职后不久，他就进入了凯文顿的神学研究所。他一有机会就讲道，有不少人在他的事奉下信主。他大约给30人施了洗礼，最后一次是在卡罗尔顿。1852年4月3日，他在卡罗尔顿附近被红石号汽船的爆炸当场炸死。”如果他能活到次年六月，”坎贝尔博士（D. R. Campbell）在葬礼上说，”他本可以在神学研究所获得最高荣誉。在肯塔基州，很少有年轻的牧师，能让人感到惋惜。但上帝的方式并不总是我们的。”

卡夫-约翰逊是布恩县的一位杰出公民，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富有进取心的教会成员。他于1760年11月1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奥兰治县。在革命战争中服役一段时间后，他于1779年4月来到了肯塔基州。他在费耶特县的布莱恩特站停留了一段时间。1784年，他结婚并在伍德福德县定居。他是1792年被任命为凡尔赛镇的托管人之一。1796年，他搬到了现在的波恩县，1817年，他在该县的立法机构中担任代表。他在搬到波恩县后不久就通过信件加入了布利茨堡教会。1819年，他进入了沙流教会的章程。关于他，Robert E. Kirtley 长老说：“他是一个智力强大、精力充沛的人，对基督教的仁爱有开明的看法，因此在他的时代处于教育牧师的领先地位。”他为乔治敦学院的捐赠贡献了500美元，由吉丁斯博士担任院长。他为在凯文顿（Covington）的神学院的捐赠做出了努力和贡献。他认为为基督王国的扩大和荣耀而奉献是一种特权和快乐。他于1850年1月19日去世，享年九十岁。

ROBERT E. KIRTLEY是现在生活在North Bend协会范围内的最古老的牧师之一。他于1839年10月加入布利茨堡教会，是已故罗伯特-柯特利长老的兄弟，也是备受尊敬的詹姆斯-柯特利博士的兄弟。之后他搬到了密苏里，在那里他被分配到了神职。1865年左右，他回到了凯尔郡的布恩县，此后他一直在那里积极从事他神圣的工作。

长时间的关联。

根据塞勒姆协会在其第19届年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协会在盐河以北的所有教会被分开，组成一个新的协会。这些教会占据的边界不仅包括盐河和俄亥俄河之间的所有国家，即从它们的交界处到从肯塔基河口到第一条命名的河流的正南线，而且还包括现在的印第安纳州的邻近边界。这样指定的教会有24个，共有1,619名成员，于1803年9月16日由他们的信使在杰斐逊县的Long Run聚会所举行会议。约翰-泰勒作了布道，内容是“因此，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在主的工作上常有余力，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如果当时即将成立的协会能永远珍惜这段话，作为座右铭，那就更好了。

布道结束后，各教会及其信使的名字按通常的形式被登记。James Dupuy被选为主持人，William Ford为书记。侍奉的弟兄们，而不是信使，被邀请入座。在这样的组织下，“一致同意根据费城浸信会的信仰告白成立本会，但不包括第三和第五条中的一些内容，如果解释为使上帝成为罪的制造者。另外，在第31条中，关于为新受洗者接手的问题，使用或不使用该仪式，都不妨碍团契。在裁判员面前的宣誓不被认为是宗教崇拜的一部分，这一点载于同一条的第24条。塞勒姆协会使用的礼仪规则被采纳，直到新的兄弟会同意他们自己的规则。”

由James Dupuy、William Ford和Isaac Ellis按照通常的形式准备的文件在下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这个新的兄弟会取名为“朗润协会”。他们向塞勒姆和埃尔克霍恩协会发出了信函。在两个教会中出现了一些混乱，需要引起该机构的注意。Long Run教

会分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威廉-马歇尔 (William Marshall) 大约在这个时候被排除在福克斯路教会之外，他指控该组织在其成员中容忍阿里乌主义。协会接受了这一指控，并任命菲利普-韦伯、詹姆斯-杜普伊、摩西-斯科特、塞缪尔-廷斯利、大卫-斯坦德弗、约翰-泰勒、约翰-彭尼、乔治-沃勒、艾萨克-埃利斯、威廉-凯勒、托马斯-怀特和鲁本-史密斯，或他们中的大多数，组成委员会，调查此事并向下次协会报告。

会议同意在下一年指定三次季度会议。第一次在Sulphur Fork，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由John Taylor和John Penny参加；第二次在Burks Branch，四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由Moses Scott、James McQuade和George Waller参加；第三次在Silver Creek，七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由Reuben Smith、George Waller和John Dupuy参加。建议各教会今后不要再派超过两到三名信使参加协会。会议通过了一封通函，进行了普通的任命，并宣布休会。

除了签订章程的24个教会外，还有两个教会在组织后立即被接收。它们的名字是East Floyds Fork和Port William。现在组成新兄弟会的教会的位置，（按现在的县份）如下。Jefferson县的Beargrass、Chenowiths Run、Long Run以及Cane和Back Run；Shelby县的Brashears Creek、Fox Run、Beech Creek、Tick Creek、Plum和Buck Creek、Six-Mile、Burks Branch和South Long Run；Spencer县的Buck和Elk Creek、Little Mount和Ridge(可能)；Harrods Creek、Floyds Fork、18-Mile和Lick分支，在奥尔德姆；罗克里克、硫磺叉和东弗洛伊德叉，在亨利；盐河，在安德森；玉米河，在特林布尔；威廉港，在卡罗尔，以及银河，在弗洛伊德县，一印第安纳。

在这26个教会中，盐河（现在是反传教士）、比奇溪（也是反传教士）、哈罗德溪、长流、十八里、玉米溪、伯克斯支和小山仍保留着它们原来的名字和位置。熊草被坎贝尔主义摧毁。布拉谢尔溪改名为清溪。它的大部分成员

都进入了谢尔比维尔教会，残余的成员也随之解散。Chenowiths Run被坎贝尔主义大大削弱。残余的教会搬到了巴德斯敦高速公路上的一点，在路易斯维尔以南12英里处，并取名为锡达溪。几年前，Fox Run把它的位置移到了亨利县的Eminence，距离很近；但仍保留了它的原名。巴克斯和麋鹿溪，大约在1838年因传教问题而分裂。反传教士党最终解散了。传教士党以麋鹿溪为名。几年前，它在关于牧师的争论中分裂。目前，有两个教会，名义上具有相同的信仰和秩序，在同一所房子里做礼拜，并各自称自己为Elk Creek教会。他们占据着巴克和麋鹿溪的原址。岭南教会在加入龙润协会的章程时只有五名成员。它在同一年解散了。巴克溪在1810年取名为贝瑟尔。大约在1840年，它因传教问题而分裂，并形成了两个教会。反对传教的教会保留了贝瑟尔的名字，并仍然占据其古老的位置。传教士教会迁移了大约半英里，并取名为克莱村，现在仍然保留着这个名字。银川教会起初被称为梅溪，在经历了各种变故后，位于弗洛伊德县城，在那里被称为查尔斯顿教会。它是现在印第安纳州的第一个宗教组织。梅花溪和巴克溪在1806年被命名为巴克溪。1849年，它因牧师的问题而分裂，并在同一所房子里形成了两个教会，称为巴克溪和第二巴克溪。大约在1860年，这两个教会重新联合起来，形成了现在的巴克溪教会，它仍然占据着梅子和巴克溪的古老位置。

在路易斯维尔和法兰克福铁路上的一个小村庄教会，在当地发展起来。在T. M. 沃恩的牧养下，它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繁荣的状态。Lick Branch，把它的位置移到了奥尔德姆县城的不远处，现在它被称为拉格朗日的教会。Floyds Fork在几年内享有适度的繁荣。但它的大部分成员，包括三位名叫斯塔克的传教士，在搬到印第安纳州后，大约在1816年解散了。读者不应该把这个古老的组织与现在叫Fisherville的教会混为一谈，后者以前的名字是Floyds Fork。Cane and Back Run位于杰斐逊县的东南角。它在传教问题上一分为二。反对传教士的一方保留了原来的名字，直到它渐渐消失。传教的一方搬到了布利特县境内不远的地方，并取名为国王教会。在耶稣基督宝贵的仆人鲍尔斯(W.

E. Powers) 的服侍下, 该教会现在相当繁荣。1840年左右, Sulphur Fork 在传教问题上出现分裂。反对传教的一方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名字和位置。传教士一方迁移了不到一英里, 并从其所在的一个小村庄中取名坎贝尔堡。Rocklick与North Six-Mile联合起来, 取名Mt. Pleasant。它现在是一个小型的反传教士教堂, 位于亨利县的Pleasureville村附近。1830年的坎贝尔派分裂使南长跑教会的规模大大缩小。大部分仍然是浸信会的成员都进入了距离谢尔比县辛普森维尔的一个教会, 大约两英里远, 残余的教会也就解散了。东弗洛伊德福克教会一直留在原址, 直到几年前, 它向北移动了大约两英里, 来到史密斯菲尔德, 这是路易斯维尔和法兰克福铁路上的一个小村庄, 在那里它被称为东福克教会。威廉港于1800年成立, 位于肯塔基河口的卡罗尔顿的现址。之后, 它被移到了俄亥俄州的上游几英里处, 并取名为麦库尔之底。几年后, 它又搬到了根特村, 也就是现在的名字。

进入新协会的牧师有James McQuade, Reuben Smith, James Dupuy, Moses Scott, William Kellar, John Penny, Isaac Edwards, Philip Webber, 亚伯拉罕-库克、约翰-梅特卡夫、约翰-杜普伊、约翰-泰勒、汉森-霍布斯和威廉-麦考伊。还有几个人参加了这个组织, 他们后来成为牧师, 其中一些人当时是有执照的传教士。这些人中有约翰-爱德华兹、斯塔克-杜普伊、大卫-斯坦德弗、威廉-福特、马丁-乌特贝克、艾萨克-麦考伊、艾萨克-惠特克、威廉-道金斯、亚伯拉罕、大卫和乔纳森-斯塔克、埃德蒙-沃勒、托马斯-怀特和乔治-沃勒。艾伦-麦奎尔(Alan McGuire)与东弗洛伊德福克(East Floyds Fork)一起进入协会, 而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因其雄辩和力量在弗吉尼亚州非常有名, 最近被排除在福克斯润教堂之外。

1804年, 该协会在Six-Mile举行了第二届会议。又有四个教会被接纳加入联盟。1799年曾与埃尔克霍恩协会联合的德莱农溪教会(由拉撒路-怀特海担任牧师), 现在通过信函加入了朗润教会。多年来, 它是该协会中最大的教会,

也许也是该州最大的教会。它位于亨利县城，现在被称为纽卡斯尔的教会。德伦斯岭曾在1802年被接纳为埃尔科恩的教会。它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名字和位置，在亨利县的东部地区。双胞胎于1801年被接纳到艾尔克霍恩。它一直是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它位于欧文县的北部，现在以新自由之名而闻名。蓝石是一个新成立的小教会，位于谢尔比县和安德森县的交界处附近。它在1810年解散了。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一位有价值的传教士，他与双胞胎教会一起加入协会，艾萨克-马林（Isaac Malin）与德伦斯岭（Drennon's Ridge）一起加入。Fox Run的教会在前一年被宣告无罪，协会承认它有理由因受到指控而感到悲伤。大家应该记得，这个指控是由一个被排斥的成员向协会提出的。这一年（1804年），六英里教会和福克斯润教会提出了四项指控，都与威廉-马歇尔被排斥以及导致排斥的原因有关；但协会决定，这些指控都没有得到证实。该协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邀请了由其组成的教会的一些成员在该机构中任职，这些成员不是由这些教会派来的。在回答Plum & Buck关于这种做法是否合法的问题时。协会回答说这是合法的，但不是权宜之计。在回答Buck & Elk的询问时，它还建议，“如果没有人推荐，就不要邀请陌生人来讲道”。

1805年，该协会在布拉谢尔溪开会。一些教会仍在为威廉-马歇尔的被排斥而激动不已。Six-Mile抱怨协会拒绝接受马歇尔先生对Fox Run的指控。但协会回答说“在对此事进行了公正的调查后，我们认为任何被逐出教会的人都无权向协会申诉”。会议讨论了共济会的问题，并决定“我们协会的任何成员加入共济会的小屋都应受到谴责”。位于谢尔比县东部的Buffalo Lick教会仍然保留其原来的名称和位置，今年被接纳为协会成员。平岩教会请求加入。但由于它是由1803年会议记录中提到的Long Run教会的混乱多数组成的，因此被拒绝。然而，一个委员会被任命访问该教会，并努力使其恢复正常。第二年，该教会受到了诚挚的接待。该教会位于朗润教会以西约三英里处，其大多数成员成为坎贝尔派，并占有其礼拜场所。那些留在浸礼会的人在杰斐逊县组

织了仍然被称为欢乐谷的教会。

1806年，曾在1801年加入艾尔克霍恩的南本森教会被接纳为协会成员。它仍然保留着它原来的名字和位置，在富兰克林县。来自布拉谢尔河的一个疑问被提出并得到了回答，内容如下。“在埋葬死者的时候，或因为埋葬死者而传道或进行任何宗教仪式，是否符合圣经？”答案是，我们认为是不一致的。

1807年，印第安纳州的克鲁克里克教会和谢尔比县的印第安福克教会被接收。与前者一起，杰西和约翰-沃特（Jesse and John Vawter），都是优秀的传教士，进入协会。双胞胎教会抱怨德雷农斯岭教会接收了她的一个被排斥的成员。德莱农斯里奇的这种违反秩序的行为，不仅使两个教会之间保持着不愉快的关系，而且在两三年内对协会造成了烦扰。如果一个教会有权利接受被姐妹教会排除在外的人进入其团契，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使这一权利肯定是非常不谨慎的。

从协会成立到1809年，整个领土上普遍存在着巨大的精神匮乏，它几乎没有增长。但该机构一直关注着各教会的和平、秩序和健全的信仰，并建议在纪律方面要非常温柔，但也要非常坚定。在上一年结束时，复兴的精神开始在各教会中显现出来，协会收到了关于灵魂聚集增加的报告。这“就像在更多的雨前落下了几滴水”。1810年，各教会报告说有956人受洗；并接收了五个新教会。这些教会是印第安纳州的Knob Creek和Indian Creek；布利特县的Little Flock；斯宾塞的Plum Creek，以及加勒廷的Whites Run。后三个教会仍然存在，尽管小群教会处于相当虚弱的状态。复兴唤起了传教士的精神。斯塔克-杜普伊（Stark Dupuy）的一封信被宣读，敦促将福音传给印第安人，并交由各教会考虑，直到下一次协会。1811年，有三个新教会被接收。印第安纳州的上蓝河和下蓝河，以及谢尔比县的榉树岭。后者位于离谢尔比维尔东南方向约五英里处。1823年，它改名为塞勒姆（Salem），至今仍以这个名

字著称。它现在处于繁荣的状态，由J. B. Tharp管理。1811年，传教的精神仍然激励着该协会。Stark Dupuy的信再次被审议，但被提交给各教会再考虑一年。这一年的会议记录上有以下内容。“来自哈罗德溪的询问：属于本协会教会的牧师们，每年拜访周围的教会，并向他们讲道，这难道不是明智之举？回答：是的。是的，只要牧师弟兄们愿意自愿参与这项好工作。弟兄们，约翰-泰勒，约书亚-拉克，本杰明-艾伦，威廉-凯勒，乔治-沃勒，亚伯拉罕-库克，艾伦-麦奎尔，詹姆斯-麦奎德，威廉-希克曼，菲利门-沃特，丹尼尔-罗宾斯，以及威廉-麦考伊已经同意将上述做法付诸实施。”

该协会现在有41个教会，共有2925名成员，在那个时期是该州最大的兄弟会。有人提议进行分裂，并将其递交给各教会供其审议。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六个教会加入了银川协会的章程。这些教会是银川、克罗克里克、克诺布克里克、上蓝河、印第安克里克和下蓝河。他们总共只有一百六十五个成员。

1812年，根据当时正在编写美国浸信会历史的大卫-本尼迪克特（David Benedict）的要求，首次将牧师的名字用小写字母印刷。这一年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以下内容。“伯克斯分会的询问。如果一个黑人成员的妻子被人抢走，并被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而他又与另一个人结婚，该如何处理？回答：“我们建议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受苦的人采取谨慎和温柔的态度。”“East Floyds Fork请求本协会制定一些计划，以防止不适当的人被授予牧师职位。我们建议在任命牧师时，应获得教会的一致同意；我们认为她与姐妹教会提出最方便的建议并无不妥；并[建议]在适当考虑到主关于这个问题的话语后，至少召集三个有经验的人协助工作。”两个教会被接纳为协会成员。谢尔比的多佛和安德森县的戈申。这两个教会仍然保留着它们的原名和位置；但后者现在是一个小型的反传教士兄弟会。

在1813年的会议上审议的唯一具有普遍意义的项目，是由西拉-M-诺尔在《福音先驱报》第一期上提议并倡导的全州浸信会成员的通信大会的议题。该协会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圣经对这种会议一无所知，[因此]认为它们没有必要。本届会议接收了两个新教会。位于特林布尔县的帕顿溪（Pattons Creek）和平溪（Flat Creek），其地点不详。后者在1821年左右解散了。前者在1838年左右改名为“欢乐岭”。

1814年，亨利县的Cane Run教会被接收。在回答各教会的询问时，该协会表示，认为执事的职务是管理教会的世俗事务。另外，教会纪律案件中的证人可以在案件中投票，但被告不能。

1815年，路易斯维尔的第一教会被接纳为该协会的成员。在此之前，该市还没有浸信会组织。

路易斯维尔的第一浸信会由汉森-霍布斯召集，于1815年在马克-兰普顿的房子里成立，就在海洋医院的东边，共有14名成员。霍布斯先生从教会成立起就一直担任牧师，直到他于1821年8月14日去世。他的继任者是菲利普-S-法尔（Philip S. Fall），他为该教会服务了三年时间。此后，本杰明-艾伦（Benjamin Allen）和约翰-B-科尔（John B. Curl）为其传教，直至1830年。在这一天，它有两百九十四名成员。但这两位传道人都叛离了坎贝尔教，并带走了整个教会，只有85名成员。乔治-沃勒（George Waller）为这些残余的信徒传教，直到1834年。他的继任者是约翰-威尔逊（John S. Wilson），他一直为教会服务，直到1835年8月28日去世。他的继任者是威廉-巴克（William C. Buck），他为教会服务了4年。1840年，约翰-芬利接替了巴克先生。他在第二年辞职，搬到了田纳西州。教会一直非常繁荣，从1831年的八十一名成员增加到1841年的六百九十七名成员。第二年，由于五百五十九

名有色人种成员的退会，教会成员减少到二百七十九人，进入了一个单独的组织。1843年，西尔斯（A. D. Sears）被召来照顾该教会。他在第一年就为一百三十六人施洗。斯卡尔斯先生为教会服务到1850年，当时教会与路易斯维尔的第二教会联合，有110名成员，并取名为胡桃街教会，现在仍以这个名称闻名。

1815年，外国传教士的问题被带到了。长跑协会，内容如下。“收到了路德-赖斯弟兄的信，根据信中的要求，乔治-沃勒弟兄被任命为通讯秘书，目的是为了从董事会获得可能需要的信息，以便通过董事会传播。”

这本名为“传教士报告”的小册子在各教会中分发，并支付了费用。

William Ford, William Kellar, Robert Tompkins, Z. Carpenter, Isaac Forbes, John Jones, and James Bartlett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负责接收捐款，并将其用于支持西部边疆的传教士。这是朗润会任命的第一个传教士委员会。他们的第一份年度报告显示，他们收到了209.06美元，除了留在财库的63.24美元外，其余的都用于支持西部传教士。

1816年，在回答Indian Fork提出的关于执事任命的问题时，该协会认为“不需要由长老会任命，只要教会将他们分别出来就足够了”。这个意见似乎是根据对这个问题的片面看法提出的，不符合该教派的一般做法，也不符合使徒的榜样。

在这一年里，教会之间开始了复兴，并持续了大约四年，在此期间，在协会的范围内，有1,138人接受了洗礼。

1816年，McCools Bottom、Goshen和Whites Run教会被解散，加入富兰克林

协会的组织，第二年，Six-Mile、Indian Fork、Buffalo Lick和Beech Creek教会解散，加入该组织。1818年，新成立的North Six-Mile和Union Spring教会被接纳加入该协会。第二年，Shelbyville、Pigeon Fork、Mt. Moriah和Hunters Bottom都被接收。北六英里（North Six-Mile）可能是由约翰-梅特卡夫（John Metcalf）召集的，位于亨利县的东南部地区。1837年，该教会与Rock Lick教会联合起来，组成了Mt. 联合泉教会，位于特林布尔县北部的小肯塔基河上。1830年，由于坎贝尔派的分裂，它失去了近一半的成员。1840年，它与Sulphur Fork协会的反传教派相认，此后，它逐渐枯萎，最终解散了。谢尔比维尔和莫利亚山保留了它们原来的名字和位置，在谢尔比县。Pigcon Fork位于距现在亨利县Smithfield村约半英里的地方。猎人谷是由约翰-华莱士采集的，位于俄亥俄州附近，在特林布尔县的河边。它在1830年左右解散。亨利县的霍普韦尔教会，在1820年被接纳为协会的成员；但在第二年被解散，与亨特斯堡和德莱农斯岭一起被纳入康科德协会的章程。

1818年，该协会通过了以下决议。“我们建议组成本协会的各教会，针对我们的下一个目标，为帮助传教事业做准备，因为它涉及到对印第安人的教育。”1822年，在回答Drennon's Creek的询问时，该协会回答说。“我们认为我们教会的成员属于共济会会所是错误的，如果他们不能被收回，就把他们排除在外。”

1823年，德莱农溪教会召唤了分离派浸信会的托马斯-奇尔顿担任教职。他既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能力非凡的传道人。他很快就促使教会与独立浸信会建立了通信联系。这引起了它所加入的协会的不满。该机构在1823年的会议上宣布，德莱农溪的教会已经偏离了该协会的原则；并通过一个由七名弟兄组成的委员会向它发出了一封信，该委员会还被指示要努力挽回这个犯错的教会。在收到该委员会的报告之前，在1824年的会议上，协会一致重申了其成立时的原则，措辞如下。

“长跑协会不仅认为自己属于总体联盟,而且希望维持、珍惜和延续这一联盟,并在对其他协会的行为中受其原则的约束,但是,这些联盟条款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得被解释为影响、修改或破坏其原始章程中的任何情感,或者被解释为与该文书相冲突。

“然后, Drennon's Creek教会的情况被提起,被任命的委员会提出了该教会的一封信。协会同意她可以自由地陈述任何进一步的理由,说明本机构应该对她的做法感到满意。经过多次讨论,同意将有关该教会的以下内容列入我们的会议记录中。由于德雷农溪的教会表示不想与我们分离,也不想影响本会的感情,尽管我们认为她在宣称与独立浸信会的关系和共融方面表现得不周到,而独立浸信会与我们不同,也不与我们联合,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她采取宽容的态度,并提出以下特别建议:她应撤销与独立浸信会建立完全的关系和共融的命令。”

在1825年的会议上,已经证明德瑞农溪的教会拒绝了协会的建议,以下内容被大多数人通过。”鉴于本协会满意地看到德伦农溪的教会拒绝了他们的特别建议,而且还证明该教会拒绝派信或信使参加本次会议,我们在此声明,我们从我们的联盟中放弃德伦农溪的上述教会;而且我们还建议少数人自己组成一个教会,并接受马歇尔和贝克弟兄加入他们的团体,根据我们面前的证据,我们认为他们被不公正地从上述教会驱逐出去。”

根据这一建议,少数人被组成了一个教会。但在这一年结束之前,老教会撤销了她的冒犯行为。双方愉快地重新结合起来,协会欢迎他们回到联盟中,成为德莱农溪教会。

这就是一个浸信会教会召集属于另一个教派的牧师的结果。为了拥有一位出

色的传教士，而这位传教士不久就放弃了讲坛，在国会议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后在醉酒后神志不清，自杀未遂，该教会违反了自己的原则，浪费了近一半的成员，并使整个协会陷入混乱，历时四年。

在1825年的会议记录中，记载了以下内容：“多佛的询问：协会是否从圣经的表面上认为，一个男人抛弃了他的妻子，或者一个女人抛弃了她的丈夫，就是一个通奸者，或者一个通奸者，尽管获得了离婚的法案？回答：“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规则可以用来判断。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规则可以判断什么是通奸罪，除了神圣的圣经，我们在其中看到（马太福音19:9），任何人离开自己的妻子，除非是为了通奸，而是与他人结婚，就是犯了通奸罪。而且凡娶被抛棄的女子為妻的，就是犯姦淫。我们认为，国家立法机构的行为不能在上帝面前为一种被我们有福的救主谴责的行为辩护。因此，如果一个人以圣经规定以外的任何其他理由获得离婚，并与另一个人结婚，他就犯了通奸罪，（另见《马太福音》5：32。《路加福音》16：18。《马可福音》10：II，12）。

1826年，Sulphur Fork协会成立。为此，以下的教会从Long Run协会解散了，Sulphur Fork, Pattons Creek, North Six-Mile, Union Spring, Pigeon Fork, Lick Branch, and East Fork。这样，朗润协会就剩下23个教会，共有2721名成员。这是该机构的力量，当时坎贝尔主义开始严重地煽动各教会。基督教浸信会的酵很早就开始在该协会的一些教会中发酵。本杰明-艾伦

（Benjamin Allen）、扎切斯-卡彭特（Zacheus Carpenter）、约翰-B-库尔（John B. Curl）、菲利普-S-法尔（Philip S. Fall）以及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传教士，都是坎贝尔先生在这个领域中播种的第一批果实。除卡彭特先生外，这些人都有可敬的才干和惊人的影响力。如果他在传道方面的才能略逊于其他人，那么他通过不知疲倦的热情和不屈不挠的坚持，弥补了这一不足之处。他们都是品德良好的人，在他们所处的教会和社区都有令人尊敬的地位。当他们采纳了坎贝尔先生的观点，以及（对社团的直接和平和秩序更

有害的) 他的精神和方式时, 他们的影响不可能不被他们所宣讲的教会迅速感受和反映。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对坎贝尔先生提议对浸信会的教义、政体和长期以来形成的习俗进行的根本性改变进行成熟的审议。1824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朗润会在布拉谢尔溪召开会议时, 第十三期《基督教浸信会》刚刚发行。然而, 它对这些传道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他们通过他们所服务的教会和他们个人的行为举止, 强烈地反映了它的教义和精神。菲利普-法尔 (Philip Fall) 是该协会当年的书记。在该协会的会议记录中, 第一次发现了主教一词, 而不是长老或弟兄, 以及上主日这个说法。这些术语本身并不违反圣经, 也没有其他令人反感的地点。但这些变化是对既定习俗的无谓违反, 同样不值得反对, 并表明法尔先生在坎贝尔先生的影响下是多么彻底。

来自各教会的一些询问, 显示出各派别和个人都有同样的不服从精神。联合泉源教会在情绪上有分歧, 这可以从发给协会要求解决的以下问题中看出来: “作为本协会成员的任何教会, 如果邀请并允许一个不与我们联合, 并否认我们赖以成立的教义的传道人给他们主持仪式, 这是否符合福音秩序? 该协会简单地回答: “不”。但它提出这样的问题表明, 在它的成员中, 有一种新的影响在起作用——这种影响目前正在分裂教会, 并最终摧毁它。对圣经的新观点也迷惑了硫磺叉教会, 正如下面的询问所显示的。”是否有任何文字禁止浸信会的成员与其他有秩序的基督教社团进行交流?” 该协会回答说“我们认为, 浸信会联盟的成员与其他基督教社团的成员交流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符合圣经的, 虽然根据他们的观点, 这些社团是有秩序的, 但在信仰和教规的管理上与我们不同。”

但是, 今年来自大熊草教堂的询问特别重要。它显示了坎贝尔先生的精神和策略, 证明其作者完全受到那位好战的争议者 “讽刺、嘲笑, 特别是讽刺和诡辩” 的影响。”对于基督徒来说, 还有没有比新旧约圣经中的信仰和实践更

好的规则？”这个问题很简单，对该协会来说，也很容易用一个强调的“没有”来回答。但它包含了一个错误的暗示，这是坎贝尔先生和他的追随者用来对付浸礼会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带着隐秘的讥讽，暗示浸礼会不把新旧约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的准则；而每一个曾经存在的浸礼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过任何声明，都明确地确认圣经是其“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

浸礼会确实在简短的信仰告白、信条或原则摘要中体现了他们所认为的《圣经》的基本教义；但这些信条被普遍认为是服从于神圣的《圣经》。而且，当这种信条中的任何一项在他们看来与上帝的话语相冲突时，就立即被废除，或进行修改，使之符合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比尔格拉斯的教会，或者坎贝尔先生的任何其他门徒，有可能做得比这更多，以尊重圣经的作者吗？一个基督徒，他的救赎取决于他的信仰，不可能没有信条；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反对他以书面或印刷品的形式承认这种信条的呼声，就像比尔格拉斯教会的质疑一样，是可笑的荒谬。几乎没有必要说明，这个古老而繁荣的组织承认了这一质疑的母性，但很快就化为乌有了。

1825年，关于坎贝尔先生当时混乱的教义问题，在各教会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骚动。麋鹿溪教会向协会发出以下询问，表明它希望更多地了解浸信会主教的情况。“为了基督事业的荣誉，所有被任命的浸信会传教士都被称为主教吗？”该协会回答说：“很明显，在最初的教会中，将一个会众的牧师称为主教，这是一种惯例。同样明显的是，长老、牧羊人、教师和监督者这些词都是指同一个人。因此，根据上帝的话语，并为了基督事业的荣誉，一个会众的教师被称为主教”。路易斯维尔教会在菲利普·法尔的教导下，对浸信会政体的正确性感到非常困惑，于是向协会提出了以下疑问。

I. “新约中是否有任何权力让宗教团体在信仰和实践的问题上制定人的信条和信仰忏悔，即这些团体的章程或目录？”

“2. 新约圣经中是否有关于社团的权威？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为什么？”

谢尔比维尔的教会也提出了以下询问。“我们的协会，每年都参加，是否有普遍的效用？”

所有这些问题都交由各教会调查，并要求他们在给下一届协会的信中表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教会无疑对这些问题深感兴趣，双方都在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这里的联合党人和其他地方一样，对新发现的真理充满了热情，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真理，并对其迅速取得胜利充满信心。坚持浸礼会原则的牧师们也积极捍卫他们古老的教义和实践。到目前为止，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是睿智、认真和雄辩的乔治-沃勒。在这场秩序之友和革命者之间的斗争中，他是浸礼会的主要领导者。他带着严肃而有节制的热情，不屈不挠地捍卫他认为早已确立的真理，他的力量和审慎，使他的对手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1826年，协会在麋鹿溪开会时，将一年来的调查结果总结为以下几句话。

“在回答路易斯维尔和谢尔比维尔教会的询问时，我们现在说，在将这些询问提交给组成本协会的几个教会，并收到他们的答复后，我们发现22个教会中有12个教会报告赞成信仰宣言，21个教会赞成建立协会。我们不承认任何超越上帝之书的权威，一致认为它是我们信仰和实践的唯一最高指南；但是，根据其教会的答复，我们认为为了教会的团结和纯洁，我们有必要有一个书面的信仰宣言.....。关于《费城信仰告白》的修订，.....由于我们已经幸福地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对它进行干预是不合适的。”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各教会开始了复兴，并持续了大约三年时间。1827年，各教会向协会报告说，有780人受洗；第二年有362人，第三年有536人：在三年的复兴期间，总共有1678人。在复兴期间接收了四个新教会：1827年，Fishpool；1828年，Taylorsville、Floyds Fork和Hopewell。Fishpool位于杰斐逊县南部。该教会由Robert Gailbreth和Peter M. Cary管理。它在1853年左右被解散。Taylorsville教会位于Spencer县城，仍然是一个繁荣的团体，目前由J. S. Gatton负责牧养工作。Floyds Fork位于杰斐逊县的东部地区。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它迁移了大约半英里，并从它所在的一个小村庄取名为Fisherville。霍普韦尔位于奥尔德姆县现在的巴拉德维尔村附近。它很快就被解散了。

在复兴期间，协会中没有讨论联合主义的问题。但该体系的倡导者，如果它可以被称为一个体系的话，却热心地在各教会中宣传它。1829年，本杰明-艾伦（Benjamin Allen）和扎切斯-卡彭特（Zacheus Carpenter）聚集了两个小教会，被称为鹅溪和塘溪。他们是“根据圣经组成的”，并在同一年申请加入协会。由于他们没有采用信条，他们的接纳问题被提交给下一届协会。一个由长老Zacheus Carpenter、George Waller、Joel Hulsy、Reuben Cottrell和B. C. Stephens弟兄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与这些教会商议，并向下一届协会报告。这为讨论坎贝尔主义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坎贝尔主义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1830年，该协会在亨利县的新堡举行会议。被任命访问鹅溪和池塘溪的教会的委员会报告说，这些组织拒绝采用任何信条。然后就接收他们的问题进行了表决，他们被拒绝了。Bethel和Buck Creek教会，都在George Waller的牧养下，向协会征求关于Campbell主义的建议；协会对此答复如下。

“我们的两个教会要求我们调查并向他们提供与坎贝尔主义有关的事实,以及他们对那些支持该体系的人的责任,对此我们说,本协会是根据《费城浸信会信仰告白》(埃尔克霍恩协会除外)成立的,作为她对圣经教义观点的表达,而且它是《圣经》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亚历山大-坎贝尔的著作直接违背了我们章程的存在和一般规定,因此我们建议我们的弟兄们,不要理会这些著作,以及所有支持反叛我们协会存在原则的人。我们还建议我们的弟兄们,对我们中那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人要保持极大的温柔,记住,我们是肉体,我们充其量是不完美的生物。”

这就结束了浸礼会和坎贝尔派之间漫长而激动人心的争论;而后者则成为一个独立的教派。“然后各教会得到了休息”。坎贝尔派的分裂给该协会带来的损失虽然很大,但比它东部的协会要少得多。1829年,该协会有27个教会,3,957名成员;1831年,它有27个教会,2,845名成员,这表明损失了1,112名成员。留给浸信会的教会很繁荣,协会很快就恢复了因分裂而失去的东西。

1830年,辛普森维尔教会加入协会;1833年,罗林顿教会加入;1834年,普莱森特和伯利恒教会加入;1839年,路易斯维尔的第二教会加入。罗林顿教会位于现在奥尔德姆县的皮维谷(Pewee Valley)。它在成立后仅三年就解散了。欢乐山位于亨利县,如前所述,是由Rock Lick和North Six-Mile合并而成的。伯利恒位于斯宾塞县。它在1837年被从朗润教会解散,加入中区协会。路易斯维尔的第二教会于1838年9月30日成立。大约在1850年,它与第一教会联合,组成了胡桃街教会。1842年,路易斯维尔的东教会和夏洛教会被接纳为协会成员。夏洛教会位于杰斐逊县,距路易斯维尔西南约10英里。大约在1852年,它停止了聚会。路易斯维尔的非洲教会由475名成员组成,于1842年被接纳为协会成员。

自1842年以来，以下教会被接纳。1843年，在奥尔德姆县的联合山脊。它很快就被解散了。1844年，同县的Liberty教会。1846年，路易斯维尔的第四教会，（后来解散了）杰斐逊县的杰斐逊镇，以及谢尔比县的贝瑟尔，后来被称为克莱村。1854年，杰斐逊街教堂，现称为栗子街教堂，以及德国教堂，都在路易斯维尔。1858年，第五和约克街非洲人教堂，以及波特兰大道，都在路易斯维尔。1860年，杰斐逊县的Beechland和布利特县的Knob Creek。1868年，路易斯维尔的天路者教堂和百老汇教堂，奥尔德姆县的Pewee Valley教堂，以及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教堂。自战争以来，以下教会被接纳为协会会员，并在此后被解散。布利特县的Pleasant Grove, Olive Branch和Valley；哈丁县的Westpoint；杰斐逊县的Falls和Middletown，以及路易斯维尔的Hope。

坎贝尔派分裂之后，该协会在若干年内和谐而繁荣地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变故。大约在1836年，一些关于教义的骚乱开始显现出来。与朗润会有联系的利克会被指控通过她的牧师鼓吹“未重生的人没有义务悔改和相信福音”。一个由威廉-C-巴克和W-斯托特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来调查这一指控的真实性。报告被证实后，朗润教会在1837年放弃了与利克的通信。总会在这一年成立；第二年，朗润派出使者与该机构一起参加会议。这使几个教会的一些成员感到不快，并导致一些分裂。麋鹿溪的反传教士组成了一个教会，并与奥特溪协会联合起来。多佛(Dover)、弗洛伊兹福克(Floyds Fork)、国王(Kings)的教会，也许还有其他两三个教会，在反宣教主义和反诺姆主义方面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但这些麻烦很快就过去了，对协会的损失相对较小。

1839年，该协会同意将相应的信件与会议记录一起公布，迄今为止，已经向每个相应的协会发送了单独的手稿信件。这封信是由塞缪尔-贝克和艾伯纳-古德尔编写的，包含以下段落。

“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会说,我们感到更加渴望分享使世界皈依基督的荣誉。我们的祷告是:“哦,派你的光和你的真理出来。主啊,在你的时间里,即’主的荣耀要显出来,众人要一同看见’的时期,要快些。我们要和诗篇的作者一起说:’耶路撒冷啊,你的城墙内要有平安,你的城门内要有繁荣;’和先知一起说:’为锡安的缘故,我们不愿意守住我们的平安;为耶路撒冷的缘故,我们不愿意休息,直到其中的公义如光明,其中的救恩如燃烧的灯。”这是在宝贵的复兴之初,这种情绪无疑是组成协会的弟兄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在本次会议上,各教会报告说,作为复兴的第一个成果,有216人受洗;第二年报告说,有675人受洗。这项恩典的工作持续了好几年。1842年,各教会报告说有899次洗礼,第二年有621次。这种快乐的、长期持续的复兴似乎是神对他的子民传播他的真理之光的努力的恩典表达;他们也这样看待它。

这个协会是本州任何其他协会所不能比拟的,甚至除了埃尔克霍恩以外,它在宣教、圣经分发、大学和神学教育方面的主张是一贯的、热心的。在教派的慈善事业方面,它从未表现出哪怕是犹豫不决。总会、美国 and 外国圣经协会、印度传教会、中国传教会、乔治敦学院、西南浸信会神学院、它自己的协会传教团,以及该教派所有更现代的事业,都受到它的决议的鼓励,并得到它捐款的帮助。即使是对其每年与这些事业有关的交易进行最简洁的描述,也会使这些页面远远超出我们的限制。我们必须满足于上述的一般性陈述。本协会在传教事业上的热忱和活动,在其他协会怀疑仁爱协会的适当性或反对仁爱协会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高尚和开明的上帝之人,约翰-L-沃勒,威廉-C-巴克和乔治-沃勒。

1846年,该协会通过了以下内容。

“决议:各教会今后采用某种定期的慈善制度,每年、每半年或每季度进行募捐,视其需要而定,从而取代旅行代理人的必要性。”这似乎是一个明智而重

要的措施；但各教会在将其付诸实践方面进展缓慢。

1848年，巴克里克教会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它影响了整个协会的幸福，持续了好几年。尊敬的乔治·沃勒（George Waller）曾在该教会担任了45年的牧师，并在Long Run协会担任了25年的主持人，他的一些商业交易引起了一些对他的指控。教会的审判结果是，他以绝大多数人的名义被无罪释放。但以B. C. 斯蒂芬斯为首的少数派拒绝接受这一决定，他是教会的杰出成员，具有非常坚定、执着的精神。结果是教会发生了分裂。少数派就这一事件致函协会。但该机构根据一个委员会的报告，拒绝在组织面前宣读，并建议教会从协会的范围之外召集一个理事会。理事会被召集，但未能达成和解。第二年，每一方都以Buck Creek教会的名义向协会提交了一封信。协会决定，由于分裂是由内部纪律引起的，不涉及教义问题，她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因此，该教会被暂停了该机构的特权。但在1850年，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双方提供成员资格，“作为独立的教会，沃勒一方被接纳为巴克里克教会，而另一方则被接纳为第二巴克里克教会。”该提议被双方接受，因此，在同一所房子里做礼拜的两个教会成为同一个协会的成员。这个案例很独特，绝不应该被用作先例。作者在记录中没有看到类似的案例。华勒党有140名成员。另一个是72人。十年后，当他们重新聚在一起时，前者有102人，后者有51人。

1871年，它解散了Shelby-Little Mount教会，使其在1872年减少到22个教会，从那时起，它一直享有25个教会的记录。

在其他组织的帮助下，该协会的人数继续增加，直到1861年。在那时，它有26个教会，共有5,350名成员。除了1860年、1862年和1863年之外，从协会成立到1880年，几乎没有中断过教会的繁荣，总共有3820名成员。这些资料显示，在这个机构存在的前78年中，有75年受洗进入这个机构的教会，有17,664名认主的信徒。

这个古老的兄弟会的大多数早期传教士的传记已经给出。像往常一样，这里还附加了一些简况。许多短暂的传道人在本协会的范围工作，对他们的生活进行简述是不合适的，即使是可行的，也不能使这些页面增多。这里只简要地提到其中最突出的几个人。

威廉-卡尔梅斯-巴克（WILLIAM CALMES BUCK）是上帝的仆人之一，在肯塔基州，在最需要一个明智、大胆的领袖的时期。这个联邦和整个密西西比河谷的浸礼会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感谢他，使他们摆脱了对传教行动的狭隘偏见，这种偏见主要是由亚历山大-坎贝尔助长的，以及由帕克、杜德利、努克尔斯和他们的附属机构煽动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反传统精神。这位基督教仁爱之士比本州任何其他传教士都更能激起和促进传教的精神。他拥有强大的体力和非凡的忍耐力，他骑着马在教会中旅行，无论冬夏，不分昼夜，并敦促他们履行庄严的职责，在国内支持他们的牧师，在国外将福音传给灭亡的人。他拥有强大而稳定的神经，冷静的自我控制和毫不动摇的勇气。他的舌头就像一个现成的作家的笔，他的声音就像狮子的吼叫。也许在肯塔基州，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露天的时候的讲道能引起这么多听众的注意。

谁会质疑，上帝为他所做的具体工作而呼召他并使他有资格这样做呢？

威廉-巴克于1790年8月23日出生在弗吉尼亚。他的教育条件很差。但他拥有敏捷而强大的智力，并有志于获取知识，因此成为所谓的自学成才者，在一般文学和神学方面都有出色的造诣。在早期生活中，他加入了弗吉尼亚州谢南多亚县沃特利克的教会，并于1815年10月被按立为牧师。1820年，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联合县摩根菲尔德的现址定居。在这里，他负责一个小教会，名为海兰。同年，他又召集了另一个小教会，叫做小贝瑟尔，他也在那里传道。之后，他负责普林斯顿附近的一个教会，在那里他为威廉-莫里森

(William Morrison) 施洗，他是长老会的执业医师，后来成为一名非常有用的浸信会传教士。1820年9月，高地协会成立，由巴克先生负责的两个教会和其他几个几乎同样小而贫穷的教会组成。在这个小兄弟会的范围内，他在30英里范围内没有其他浸信会的传教士，而他所在的县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天主教徒，他在这里工作了大约16年。

1836年，他搬到了路易斯维尔，在那里他接替了已故的约翰-S-威尔逊，负责该市第一浸信会的牧师工作。他在这个教会服务了四年，在此期间，教会成员从306人增加到532人。1838年，在他负责的教区的同意下，他接受了肯塔基州浸信会总协会的总代理。人们会记得，在那个时期，肯塔基州的浸信会牧师很少有讲道的工资。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每年的传教费用不到5美元：他们收到的那点小钱被理解为“礼物”，而不是工资。总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纠正这一弊端。确保向牧师支付合理的工资，是巴克先生的主要目标；尽管他为传教目的收集了与此目标一致的少量资金。以下摘自他的报告，略有删节，将使人对他工作的性质和他执行工作的能力有一些了解。

“根据先前的安排，我于4月16日离开家，骑马到哈罗德溪，在那里我遇到了J. Dale弟兄，并在下午向一个小而专注的集会讲道。第二天，我在同一个地方讲道。天气很冷，还下着雨，但是人们都出来了。所有在场的人似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复兴的舒适迹象。我在这里为总会募集了11.31美元，为中国传教会募集了10.9美元；但没有为牧师做任何努力，因为我没有机会与他交谈。

“星期三，我们在多佛教堂见到了几个人。这些人对所讲的话语非常关注，而且显然很感兴趣。他们在这里没有固定的传道人。一些困难搅扰着教会，许多成员对所有的努力都有偏见，所以他们不愿意出来。不过，在场的几个人还是慷慨地给了我13.5美元给总会，12.75美元给中国传教士代表团。

“第二天，我们在Fox Run聚会。这里的偏见似乎是如此强烈地反对光明，以至于最需要它的人不会来找它。如果不是上帝为我们提供了条件，派金弟兄的家人来参加聚会，我不确定我们是否会被迫到附近去吃饭；但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我们找到了朋友。我在这里为总会募集了2美元，为中国传教会募集了3.43美元。

“星期五，我们去了新堡。这里的前景起初非常令人沮丧；但是，不管他们的偏见如何，他们就像高贵的庇哩亚人一样，自己出来听讲；到了晚上，乌云开始消散。在星期六，我们又两次见到他们；在主日的早晨，房子虽然大，却不能容纳几乎所有的人。现在所有的云彩都消失了，明亮的天堂笼罩着教堂，和谐的气氛弥漫在整个队伍中。下午我又见到了他们，为他们的牧师获得了400美元的个人认捐，为总会获得了48.10美元的现金捐款，为中国代表团获得了22.75美元的捐款。这里的前景是光明的”。

“星期一和星期二，我在希尔斯伯勒讲道，在那里J. A. McGuire长老是牧师，他通过个人认捐获得了150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他一半的时间和1美元的现金用于中国传教。我很遗憾地指出，这里仍有一些人反对维持牧师的计划，但我相信他们的牧师的谨慎和坚持不懈的做法将很快使他们相信他们的错误。

“在接下来的星期三和星期四，我们会见了硫磺叉的教会，并获得了和希尔斯伯勒一样的150美元的认捐，以换取麦圭尔弟兄在这里和在上述地方一样的时间份额。他们的牧师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人爱他们的金子胜过爱他们的上帝；但这不应该使他气馁，也不应该诱使他放松努力。我在这里为中国传教会获得了2美元。

“第二天，我们在甘泉镇见到了一个会众。礼拜期间，集会中似乎弥漫着大量的庄严气氛，但由于我无法控制的情况，我没有为总会做任何尝试。一位年轻的斯坦顿先生给了我50美分用于中国传教会，然后我们穿过了肯塔基州。在星期六休会后，我们去了河口。

“在主日，我们在四马路遇到了一个大聚会。约翰-普莱斯长老是这里的牧师。他的年龄和体弱使他无法工作，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做出特别的努力：这里的几个朋友给了我2.5美元用于中国传教。斯科特长老在这里接见了我们，并在我们在河的那一边的时候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将近三个星期。

“周一和周二，我们在Whites Run的教会开会。L. D. Alexander长老负责照顾这个小团体，我觉得有理由为他们的迅速行动喝彩，他们为他四分之一的认捐了79.00美元，此外还为中国传教会提供了慷慨的捐款。

“星期三和星期四，我们在McCooles Bottom与教会见面。这两天都在下雨，但人们还是出来了。人们对讲道很感兴趣，星期四，除了向中国传教会提供大量捐款外，还为他们的牧师亚历山大长老认捐了100美元，占他四分之一的认捐。从这笔钱被迅速认捐的情况来看，我不怀疑如果我要求的话，会得到更多的供应。周五和周六，我们与J. Scott长老在一起，并在沙龙与教会见面。斯科特长老很富有，尽管他在我的建议下，教会为他认捐了42.50美元，供他按自己的想法使用。他们还为戴尔弟兄和我筹集了一笔捐款：3.62美元是我的，我捐给了中国传教会，就像我在所有其他向我提供私人礼物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在这里，我们也向中国传教会提供了大量的捐款。

“主日早晨，我们骑了十英里，来到新自由城；虽然下着雨，但他们宽敞的房子里坐满了人，我向他们讲了两次道；星期一，我们再次聚会，通过个人认捐，获得了222美元。50美元用于那里的事工；其中100美元将拨给亚历山大

长老，作为他四分之一的时间的牧师，余下的部分可能会被教会分给史密斯和蒙哥马利弟兄，以便每个月有一个主日的劳动。在这里，我还获得了一笔对中国传教会的慷慨捐助。我毫不怀疑，这个教会在今年之后将确保他们的牧师的全部时间。

“星期二我们在以马忤斯的教会开会，虽然到场的成员不多，但在新自由城一些朋友的慷慨帮助下，我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为亚历山大长老的最后一个季度争取到了102.50美元的认捐；这样他的双手就可以很自由地从事他所被召唤的工作。

“星期三，我们在长岭镇的教会见面。在这里，苏特弟兄作为牧师主持工作，我与他商讨了他将全部时间用于牧师工作的可能性，以及他在我可能做出的有利于他的安排下愿意这样做的意愿。他似乎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并赞同协会的一般目标；但对他接受我筹集的资金是否合适表示怀疑，因为教会没有特别的法案将这些资金拨给他使用。我继续讲道，然后为牧师筹集了100美元，相信一个先知不应该关心是天使还是乌鸦喂他，这样他就能完成他主人的意愿。我非常轻松地获得了105美元的认捐，我把这些钱留给了教会，但我不怀疑苏特弟兄会去工作。在这里，我还获得了对中国传教会的大量捐款。

“星期四，我们在欧文顿与教会见面。C. Duval弟兄在这个教会讲道。我讲道，并向他们解释了总会的宗旨，并且非常轻松地获得了为他们的牧师提供的105美元的认捐，此外还为中国传教会提供了非常宽松的拨款。

“星期五，我们去了格林普斯岔口。这里有一些人不应该吃饭，因为他们不愿意工作，就像我去过的其他一些教会一样，但是在布道之后，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为苏特长老争取到了110美元的认捐，以及对中国传教会的捐

款。

“我们在三点半离开格林普斯福克，重新渡过肯塔基河，骑了大约19英里，来到汤普森兄弟那里，星期六我在印第安福克见到了教会。那天是他们的例行公事，他们年迈的牧师库克长老邀请我去讲道，我愉快地答应了；在处理完他们的例行公事后，我请求并获得许可解释总协会的宗旨。我发现这里的教会比他们的牧师更愿意履行他们的职责，接受他们的支持；然而他认为传福音的人应该靠福音生活，这是正确的，但像保罗一样，不希望他也这样做。

“星期二，我在塞勒姆会见了一个大型集会，在向他们讲话约三个小时后，我代表他们的牧师获得了105美元的认捐，并为中国传教会拨款1.7美元。

“星期三，我在巴克里克遇到了一个大型集会。这个教会已经预料到了我的到来，并且以一种高尚的自由精神，我将其作为其他人的榜样，向他们的牧师G. Waller长老认捐了200美元，作为他四分之一的工资。他们还向我捐助了23.9美元用于中国宣教。

“5月17日星期五，我在离开31天后回到了家。在离家期间，我平均每天至少做三个小时的布道工作，走了大约210英里，为总会筹集了77.41美元的现金，为牧师筹集了1,671.50美元，为中国传教会筹集了272.89美元，为旗帜筹集了28.50美元，总计2050.30美元。”

这段冗长的摘录如此生动地描述了巴克先生的工作，并表明了当时肯塔基州的浸信会教派在支持方面的情况。

牧师们的报告，绝不是对代理人所遇到的反对意见的充分理解。这份报告很快就会被公众阅读，如果它包含了来自教会和传道人的全部反对意见，它就

会鼓励敌人，并使对传教士和牧师支持的胆怯和冷淡的朋友感到沮丧。在这份报告发表后的两年内，报告中提到的几个教会在传教和牧师支持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以至于在报告中提到的地区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公开宣布反对慈善机构和“雇佣传教士”。这个新的兄弟会被称为正规浸信会的普莱森特协会，目前仍然维持着微弱的存在。

按照报告中描述的方式，巴克先生在担任总协会代理期间，继续向各教会进行拉票。但在1841年，他相信通过新闻媒介，他可以更迅速有效地接触到整个州的教会，于是他负责《浸信会旗帜和西部先锋》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大型宗教周刊，迄今由约翰-L-沃勒主持。他编辑了这份报纸，大约九年时间，他很有能力。1840年，他辞去了第一教会的职务，此后，在众多的其他工作中，他在该市东部的一个集市上讲道，直到1842年东教会成立。在他留在本州的其余时间里，他一直在这个教会讲道。

1850年，他因试图经营他所购买的《路易斯维尔广告报》而失去了财产，在沙德拉赫-潘恩退休后，他搬到了阿拉巴马州。在这里，他用舌头和笔做了大约十年的工作。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宗教哲学》的书，并在内战爆发时编辑一份宗教报纸。此后，他去了德克萨斯州，在那里度过了漫长、忙碌而有益的一生。1872年5月18日，他在韦科附近的住所死于面部的癌症，身边是他的孩子。

詹姆斯-麦奎德（JAMES MCQUADE）先生，是朗润协会范围内最早的传教士之一，被提升为牧师。他的出生地不详，但他大约出生于1761年。他是第一批移民中的一员，他们来到了现在的地方，现在叫谢尔比县。1789年初，当威廉-希克曼第一次在这个地区的小堡垒里传教时，这个年轻人参加了他的聚会。关于他，希克曼先生说：“詹姆斯-麦奎德弟兄从一开始就站在我身边，是我的歌唱书记。此后不久，加诺弟兄为他和其他两三个人施洗。”麦奎德先

生与布拉谢克里克教会联合；在这里，他被分配到牧师岗位。他因其虔诚和献身精神而出名，而不是因其恩赐的光辉。但在他那一代人中，他是一位好的、有用的传道人，并受到他的弟兄们的高度尊重。1828年5月23日，他被召到天上的奖赏。

早在1803年，戴维-斯坦德弗就是布拉谢克里克教会的一个重要成员。他通常是协会的信使，而且似乎是该机构的积极成员。他的讲道恩赐在任何时候都不超过中等水平，而且发展缓慢。他似乎是一个务实的商人，是一个明智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流利的演讲者。在他进入牧师行列之前，他的人生肯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他于1823年9月在布拉谢克里克被按立，并接替詹姆斯-麦奎德先生在该教堂担任牧师职务。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几年。1829年，他在Long Run协会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他在主的葡萄园里的劳作，似乎在1832年之前就已经停止了。E. D. Standifer, M. D., 著名的铁路大亨是他的儿子。

乔纳森-斯塔克与杜普伊、霍尔姆斯和海因斯一样，都有法国血统，是被称为胡格诺派的新教徒的后代。上述古老的胡格诺特家族是肯塔基州几个不同地方的早期定居者。乔纳森-斯塔克在现在的斯宾塞县定居。1795年7月，他在这里接受洗礼，加入了麋鹿溪教堂的团契。与他有联系的家庭搬到了现在的奥尔德姆县，在1800-1803年的大复兴期间，也许是由该部落的一位老族长，即亚伯拉罕-斯塔克，在那里聚集了一个教会。在这个被命名为弗洛伊德福克（Floyds Fork）的教堂里，乔纳森-斯塔克于1803年被按立为牧师，但被人们称为斯塔克会所。他在这个教堂里至少讲了九年的道，之后他就搬到了印第安纳州。

戴维德-斯塔克似乎是乔纳森-斯塔克的兄弟，早在1812年就在奥尔德姆县的同一个教会中担任牧师，也许更早几年。Floyds Fork教会主要由斯塔克家族

组成。这些人年复一年地搬走，逐渐减少了教会的人数，直到1815年，教会只有13名成员。大卫-斯塔克继续为它传教，无疑是抱着重新建立它的希望，直到上述时期，他跟随他的亲属去了印第安纳州，这个被遗弃的小教会也就解散了。

威廉-斯托特于1781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县，父母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他只接受了简单的英国教育。他随父母来到肯塔基州，并于1797年在现在的斯宾塞县定居。1807年，他在这里与玛丽-范迪克结婚。这段婚姻得到了一些孩子的祝福，他们最终都在印第安纳州定居。斯托特先生在28岁时信奉了宗教，并由鲁本-史密斯主持受洗加入了麋鹿溪教会。他立即对他的邻居们的救赎充满了极大的渴望，并很快开始劝说他们悔改，回到上帝身边。第二年，即1810年，他获得了行使其恩赐的许可。同年，李子溪教会在同一个县成立。教会成员中没有传道人，但Stout先生的努力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于是他们请求Elk Creek教会向他们发送“传道礼物”。麋鹿溪教会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促使斯托特先生将他的信带到梅溪教会，他于1812年10月12日这样做了。在随后的12月5日，他被鲁本-史密斯和汉森-霍布斯按立为该教会的牧师。

他在梅溪教会担任牧师约40年；在泰勒维尔（Taylorsville）担任牧师约20年，并在其他一些教会担任较短时期的牧师。他继续为几个教会服务，直到他体力不支。1853年，他辞去了所有的教职，去了印第安纳州，与他的孩子们一起度过他所剩不多的日子。在这里，他只要有机会，就经常讲道。1860年12月，他在他儿子的家里去世。

没有人认为斯托特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个文盲，他的恩赐也不在平庸之上；但对于他是谁，却没有不同的意见。

他是在斯宾塞县生活过的最受欢迎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他是个好人，他的生活方式甚至能让那些邪恶和放荡的人相信这一真理。他有很多他主人的精神，他的心温柔地渴望着他周围每个人的美好和幸福。在他的晚年，他被那些比他年轻的人普遍称为“比利叔叔”，而且是每个家庭都欢迎的客人。他在讲台上和炉边都以真正的精神宣扬基督的福音，并实践他所宣扬的。他受到普遍的爱戴，而且他几乎发挥了不可抗拒的影响，这并不奇怪。

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国王教会提升为牧师。1818年7月，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担任该教会牧师多年的汉森-霍布斯（Henson Hobbs）去世后，马歇尔先生被召来接替他，并为此于1823年3月由摩西-皮尔森（Moses Pierson）、卡彭特（Z. Carpenter）、西拉斯-加勒特（Silas Garrett）和弗朗西斯-戴维斯（Francis Davis）按立。他在金斯的教会任职，但时间很短，可能不到两年，后来他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蓝河。

ROBERT GAILBREATH有爱尔兰血统，1791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韦斯特摩兰县。他的父母在他大约8岁的时候搬到了肯塔基州。由于喜欢学习，他在学校没有什么优势的情况下，获得了非常好的英语教育。他在长老会中长大，但当他获得皈依的证据时，对洗礼问题的坦率审查使他接受了浸礼会的观点。他在离1817年不远的地方与老熊草教会联合。1819年，他被许可行使他的讲道恩赐，在得到充分证明后，他被按立为布利特县小羊群教会的牧师，由摩西-皮尔森、乔治-沃勒、本-艾伦和Z-卡彭特按立。1827年，盖尔布雷特先生在Little Flock以北约四英里处聚集了一个名为Fishpool的小教会。在这个新的组织中，他也被选为牧师，为了方便起见，他把自己的会员资格给了这个组织。他还曾一度担任谢弗兹维尔（Shepherdsville）教会的牧师。1851年，他辞去了Little Flock和Fishpool的职务，搬到了路易斯维尔。这一举动是不明智的。它使他离开了他所欣赏和喜爱的工作领域，而且很有可能在这个城市里，相对而言，他是一个陌生人，他是一个乡下的传教士，对他的

服务没有需求。这次搬迁几乎结束了他的工作，就他的神圣使命而言，他在闲置中度过了大约13年。1864年8月23日，他在路易斯维尔的家中去世。

Gailbreath先生作为一个传教士，他的能力高于一般人。他有相当大的诗歌恩赐，他沉溺于此。他是一个道德无瑕疵的人，具有完美的基督徒风度。

约翰-吉利斯皮是弗吉尼亚州人，但在童年时随父母移民到肯塔基州谢尔比县。他加入了该县多佛的教会，并在被证明适合做牧师工作后，于1821年在多佛被按立。大约在同一时间，他搬到了特林布尔县，在那里他负责普罗维登斯教会的工作，并为其服务多年。他还曾在玉米溪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牧师，并在1845年协助建立的科文顿教会服务了几年。他是一个具有适度讲道才能的人，并保持着公正的基督徒品格。但据说他有懒惰和不自量力的倾向，这使他的作用大打折扣。大约在1856年，他在特林布尔县的家中去世。

SILAS T. TONCRAY是一位年轻的传教士，造诣很高。他大约于1821年7月在谢尔比县的布拉谢尔溪被按立。此后的两年里，他担任朗润协会的书记，受到教友们的高度尊重。但是，在1824年，他搬到了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之后我们就没有关于他的更多记载了。

约翰-瓦勒斯曾在特林布尔县的玉米溪教堂担任过几年的持证传教士，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他会主持公共礼拜。1819年，一个名为Hunters Bottom的小教会成立了，主要是由来自Corn Creek的成员组成。这些人中有华莱士先生，他很快被按立为这个年轻教会的牧师。他为这个教会服务了八、九年，后来主高兴地召唤他到更高的地方。他的儿子华莱士（W. Wallace），在亨特斯堡被提拔为牧师，并在印第安纳州成为一名优秀的传教士。

约翰-B-克拉在杰斐逊县的朗润教会开始了他的牧师生涯。在作为执业医师讲

道一段时间后，他于1826年被按立。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与本-艾伦一起为路易斯维尔的第一教会传教。1827年，他接受了杰斐逊县新成立的教会的牧养工作，该教会名为弗洛伊德福克，但现在被称为菲什维尔教会。他带领大多数成员加入了坎贝尔主义的阵营，当然，从那时起，他就与坎贝尔派有了联系。

菲利普-S-福尔（PHILIP S. FALL）在法兰克福被任命为牧师，或者说，至少是得到了该地教会的传教许可。1822年，他应召接替汉森-霍布斯担任路易斯维尔第一教堂的牧师。他为该教会服务了三年，在此期间，他为19名信徒施了洗礼。据了解，法尔先生是一个英国人，出生在英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被认为是一个比普通人更有活力的年轻人，在朗润协会非常受欢迎。1824年，他被选为该机构的书记员，第二年，他担任书记员，讲授介绍性的布道，并写了通函。然而，后者被认为在教义上不健全，被主持人投下的决定性一票否决。此后不久，法尔先生搬到了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这里，他完全认同坎贝尔派，直到现在还在鼓吹他们特有的信条；因为，尽管他在60多年前就开始讲道，但他仍然活着，并偶尔为期刊杂志撰稿。在他年事已高无法担任牧师职务后，他回到了肯塔基州中部，度过了他的晚年生活。

詹姆斯-P-鲁克是弗吉尼亚州阿默斯特县人，于1784年2月9日出生。他被父母带到了肯塔基州的伍德福德县，在那里，他在一个大的、值得尊敬的家庭中长大。在早期生活中，他宣称已经信主，并在卫理公会得到确认，他的父母是该教会的成员。他大约在20岁时开始讲道。几年后，他有机会在圣经中寻找给婴儿施洗的权威。这使他对整个洗礼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像往常一样，把这位坦率的调查者带到了浸礼会。此后不久，他被按立为“浸礼会中的牧师”。关于他，约翰-戴尔长老说，他几乎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牧师的工作，不分昼夜地讲道。他的领域很广。在本州的几个县，他的劳作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在欧文（Owen）、加勒廷（Gallatin）、费耶特（Fayette）和其他许多

地区，他是将许多人带到基督面前的快乐工具，并有机会为数百人施洗，深受他所负责的人民的爱戴。大约在1838年，他搬到谢尔比维尔，在那里从事世俗生意。他与他的合伙人发生了一些误会，不管他在这件事上有多大的理由，都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烦恼，后来他也没有怎么讲道。他编了一本赞美诗书，书名是《拉克赞美诗》。1858年1月24日，他在印第安纳州查尔斯顿附近看望一个继子时去世。

阿伯纳-古德尔（ABNER GOODELL）应该是一个东方人；但他在年轻时就来到了肯塔基州，并在本州与浸信会教派的利益相关了好几年。早在1838年，他就在波旁郡的巴黎教堂担任牧师。1839年，他接受了亨利县纽卡斯尔的德莱农溪教会的召唤。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大约五年时间。在最初的三年里，教会很冷，很不舒服。在这三年中，只有四个人受洗。但是，在1842年，一场来自自主的最喜乐的复兴拜访了教会，期间有121人受洗。古德尔先生被神的仁慈所征服，在复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只能坐在讲台的台阶上大声地哭泣。复兴在下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继续进行，其间又有33人受洗。1844年，他负责法兰克福的教会，在那里服侍了三年，并为其成员洗礼了50人。他所到之处，成功似乎为他的劳作加冕。但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于是他决心寻找一个更温和的气候。因此，他辞去了在法兰克福的职务，搬到了密西西比州的富兰克林县，1848年10月1日，他在耶稣里睡着了。关于这位好的和有用的牧师，约翰-L-沃勒说。“他长期居住在肯塔基州，担任过几个重要的机构职务，并先后担任过巴黎、新堡和法兰克福的教会牧师，在所有这些地方，他的工作都受到了极大的祝福。他是一位能干的、雄辩的新约圣经牧师”。

F. A. WILLARD是马萨诸塞州人，在那里完成了他的教育，并接受了福音事工的任命，他于1839年来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该市的第二浸信会在前一年9月由14名成员组成，并在莫里先生的牧养下停留了6个月。在这段时间结束后，威拉德先生被安置在该教会，并为其服务了大约三年，这时托马斯-S-

马尔科姆接替了他。威拉德先生只为九个皈依者施洗，加入了这个教会的团契。他是回到了他在东部的家，还是搬到了更远的南方，并不清楚。

约翰-芬莱在肯塔基州只做了短暂的停留。1840年，他负责路易斯维尔的第一间教会，在那里服务了两年，通过洗礼接受了184名信徒。他于1841年10月辞职，并搬到田纳西州。

托马斯-莫尔-赖斯（THOMAS MOOR RICE）是早期从弗吉尼亚州移民过来的塞缪尔-赖斯的儿子，于1792年12月7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杰萨明郡。他获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在他未成年的时候，他只上过十个月的学。但他很早就对知识产生了非凡的渴求。他的父亲是个小农，在那个时期，他通过在秋冬季节经营一个小酒厂来补充收入，这并不罕见。托马斯很早就学会了管理蒸馏器，而蒸馏室则成为他的学校。他以永不满足的胃口，吞噬了他能买到的每本书的内容。他读书也不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他不允许一本书从他手中溜走，直到他掌握了这本书。他学习数学、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没有师傅，但他以热忱、耐心和毅力学习，确保了成功。二十岁时，他被认为是一个有成就的数学家，也是一个掌握死语言的神童。尽管他喜欢学习，但他也同样喜欢娱乐和冒险。当1812-15年的英国战争爆发时，他作为志愿者入伍，在西北战役中在哈里森将军手下服役，参加了著名的蒂佩卡诺战役。战争结束后，他教了几年声乐，即“歌唱学校”。1820年，他与特林布尔县刘易斯-班恩的女儿贝特西结婚。

婚后不久，他就在著名的本-克劳奇（Ben. Crouch）的传教下信了主。尽管他的父亲是长老会成员，母亲是浸信会成员，但他还是加入了卫理公会，并在不久之后加入了肯塔基州的会议。他在巡回传道中只走了几年，就因肺部出血而被迫停止了正常的讲道。从“巡回关系”中退休后，他定居在奥尔德姆县的弗洛伊兹堡，并以学校教学为职业。他在佩里维尔、哈里斯堡、拉格

朗日，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教书。他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而且他的学术声誉很高，因此他在1838年被选为乔治敦学院的数学教席。由于他的妻子健康状况不佳，他拒绝了这一职位，他的妻子于次年去世。

赖斯先生和他的大表哥、杰出的N. L. 赖斯博士一样，喜欢辩论，继续经常讲道，尤其是在有争议的话题上。他曾参与过几次公开辩论。其中一次是与杰出的坎贝尔派传教士托马斯-范宁（Thomas Fanning）的辩论；另一次是在弗洛伊兹堡与一位普世主义（地狱救赎）者的辩论。大约在1839年，他决心就“洗礼的方式”准备一篇无可辩驳的布道。他经常就这个问题进行布道；但由于熟悉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有争议的文献，他使用了有学问的人支持诽谤的论据，而没有亲自研究这个问题。但他现在决心为自己做一次彻底的调查。结果是，就像一直以来，也必须是这样的，完全相信除了浸泡洗礼信徒之外，没有什么是符合圣经的洗礼。他不是一个会犹豫的人，当他确信自己的责任时。他立即寻求加入杰斐逊县的欢乐谷浸信会，并在1840年初由约翰-戴尔施洗。同年5月或6月，他被F. A. 威拉德、约翰-戴尔，也许还有其他人，按立为浸信会牧师。长老会的一位成员问他，作为一个古典学者，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以洒水方式进行洗礼，他回答说，他只是把教会的理论视为理所当然，以前从未研究过这个问题。

在他被授予圣职后不久，他就担任了欢乐谷教会和谢尔比县清溪教会的教牧工作。他在地球上的余生都在为这些教会服务，彼此都很满意。他在去完成他的任命的路上，他被传唤了，是以“充血性寒战”的形式。他立即被抬到他的家中，1842年10月3日在那里去世。

农民李斯于1801年5月2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亨利县，他接受过普通学校教育，并以行医为业。1822年，他与福斯小姐结婚，并在奥文顿附近定居。1828年，他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由科尼利厄斯-杜瓦尔（Cornelius Duval）主持

洗礼，加入欧文县长岭教会的团契。第二年，他进入了欧文顿教堂的章程。由于他的巨大热情和毋庸置疑的虔诚，他被允许通过讲道和劝诫的方式行使他的恩赐。他的讲道恩赐非常一般，但他拥有良好的实践智慧、健全的虔诚和不受影响的热情，他的成就超过了许多更优秀的传道人。他的习惯是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寻找那些缺乏福音的社区，并免费向人们传道，同时他也以行医为生。他以这种方式继续工作了大约20年，后来他决心放弃世俗的呼召，将他的余生完全奉献给穷人和赤贫者中的传教士工作。1853年，在四年前被按立为牧师后，他搬到了路易斯维尔，开始了城市传教士的工作。但他在这里的工作非常短暂。1854年11月24日，他在胡桃街聚会所从楼梯上摔下来，受伤后去世。从朗润协会1855年通过的以下决议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他的评价。“决议，这位弟兄的离去使我们的事业在最需要力量的地方受到了削弱，他就像约翰一样是一个‘受人爱戴的门徒’，像巴拿巴一样是一个‘好人’，通过他有很多人归主。”

阿尔伯特-G-库里（ALBERT G. CURRY）大约在1842年初从肯塔基州的巴黎被召到谢尔比维尔的教会。在后一个地方，他的事工发生了宝贵的恩典工作，第一年就有170名信徒受洗。在这场奇妙的复兴中，他得到了A. D. Sears的协助。第二年，在给10人施洗后，库里先生辞职了，很可能是因为健康状况不佳。他于1844年去世。

THOMAS S. MALCOM是已故可敬的霍华德-马尔科姆的儿子，宾夕法尼亚州人，在父亲1840年担任乔治敦学院院长时随父亲来到了肯塔基州。1842年春天，他协助威拉德先生在路易斯维尔的第二浸信会教堂进行了长时间的聚会，当时他是一名有执照的传教士。威拉德先生辞职后，马尔科姆先生被召来接替他担任第二教会的牧师，他于1842年7月8日被按立为该职位。他为这个教会服务了四年，在此期间，有124人受洗成为教会成员，教会成员从96人增加到171人。托马斯-S-马尔科姆不仅是一位最优秀的传道人和牧师，而且还是一

位具有非凡的实际智慧和商业活力的年轻人。在肯塔基州的短暂逗留期间，他汇编了该州所有协会的统计数据，只有一个协会除外。他编撰了《朗润协会的简史》，从其章程到1842年，并出版了其他各种历史表格和简述，这些都对教派，特别是对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有很大价值。1845年，他辞去了第二教会的牧师职务，回到了费城。

GEORGE B. 佩克是一位非常朴素的老浸信会传教士的儿子，他的名字叫本杰明-佩克，在博伊尔县佩里维尔附近生活了很多年。他也是南区和罗素溪协会知名的优秀传教士威利斯-佩克的兄弟。他被认为是一个比他父亲或兄弟更出色的传道人。在乔治-B-佩克成年的时候，坎伯兰长老会在肯塔基州，特别是在佩克先生成长的博伊尔县，人数众多，影响巨大。佩克长老曾与佩里维尔的教会发生过一些矛盾，这可能使这位年轻人对浸礼会有了偏见。无论这一点如何，当他宣誓信教时，他与坎伯兰长老会联合起来。在这些热心的人中，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受欢迎和有效的传教士。但博学的托马斯-M-赖斯(Thomas M. Rice)从卫理公会到浸信会的转变，激起了许多兴奋和调查。

仅仅在赖斯先生加入浸信会几个月后，在杰斐逊县的欢乐谷教堂，佩克先生也加入了同一教会。但不幸的是，这个在维护浸信会原则方面从未表现出坚定性的教会，在他异地浸礼时接受了他。此后不久，该教会召集了一个理事会，目的是让他受按立。但当长老会被告知佩克先生除了接受婴儿洗礼派权威的洗礼外没有接受过其他洗礼时，他们拒绝为他接手，除非他愿意按照浸礼派的惯例接受洗礼。他拒绝这样做，回答说宁愿失去右臂也不愿重复这个庄严的仪式。因此，理事会休会了，这位候选人没有被按立。这发生在1841-1842年的冬天。不久之后，佩克先生加入了谢尔比县的克里尔克里克教会，并按照浸礼会的程序接受了洗礼。1842年9月13日，他在这里被A. G. Curry、Smith Thomas等人按立为牧师。

佩克先生是一位精神饱满、广受欢迎的传教士，很快就被召到清溪、联合山脊、多佛和梅溪等地讲道。在梅溪的教会，他每个月有一个星期天讲道，威廉-斯托特是牧师。几年来，他在朗润协会和塞勒姆协会都相当积极地从事传道工作。但主不愿意让他在他的葡萄园里停留太久。大约在1855年，他在壮年的时候死于一场剧烈的热病。

詹姆斯-麦奎德（JAMES MCQUADE JR）是老拓荒者詹姆斯-麦奎德（James McQuade sr）的儿子。他早年加入了布拉谢尔河教会，可能是在他父亲的传教下；但他直到1841年左右才开始作为有执照的人传教。他于1847年被按立为牧师，并负责Clear Creek和Dover教会的牧养工作，或至少每月为其讲道，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当时他被瘫痪所困扰，大约在1851年结束了他的传道工作。

本杰明-奥斯本-布兰哈姆于1829年3月出生在基辅的乔治敦。他几乎在婴儿期就成了孤儿，他的叔叔本·奥斯本是斯科特县的一个富有的农民。大约在1844年，他去了法兰克福，并在一个房屋木匠那里当学徒。在这里，他加入了教会，并且受艾伯纳-古德尔的洗礼。1846年，他作为志愿者去了墨西哥，在布埃纳维斯塔战役中，他失去了左臂。回国后，他进入乔治敦学院，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

在他的任期内，他去了亨利县的皇家港。在此期间，他已经“在宗教上丧失了斗志”，并被排除在法兰克福教会之外。在皇家港，他被唤醒了责任感，重新回到了法兰克福教会，并在不久后被分配到牧师岗位。在不同时期，他曾在肯塔基州的龙脊、兰开斯特、肖尼河、萨尔维萨和其他教会，以及印第安纳州的格林菲尔德担任牧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是斯宾塞县泰勒斯特维尔（Taylorsville）和谢尔比县巴克河（Buck Creek）教会的牧师。他于1871年1月28日因脑软化而去世。关于这个古老的兄弟会中在世的牧师，其中

一些人具有杰出的成就，我们只能说得很少。

JOSEPH ALEXANDER IRELAND医学博士是本会最古老的在世传教士之一。他于1824年9月15日出生在基辅的杰斐逊县。他接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对拉丁语和希腊语有一定的了解，之后他开始学习医学，并于1851年毕业。在路易斯维尔行医三年后，他于1854年搬到布利特县的农场。他在这里行医约十年，当时他被选为路易斯维尔的一所医学院的教授。从1864年到现在，他一直担任一所或多所医学院的教授。

年轻时，爱尔兰博士信奉宗教，并在1848年加入了布利特县的小羊群教会，在那里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此后不久，他被任命为牧师，并在不同时期担任布利特县小羊群教会、杰斐逊县杰斐逊镇和印第安纳州杰斐逊维尔教会的牧师。除了在牧师岗位上的工作，他还在其教派的传教活动中为基督的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AARON BRIGHTWELL KNIGHT也是龙润协会的老牧师之一。他于1824年2月24日出生在凯德郡的托德县。他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宣称自己已经信主。

1841年，在沃恩（Wm. Vaughan）和彭德尔顿（J. M. Pendleton）的宣讲下，他在罗塞尔维尔（Russellville）教会受洗，成为罗塞尔维尔教会的成员，由塞缪尔-贝克于1842年主持。1845年，他在基辅丹维尔的中心学院毕业。1846年，他被拉塞尔维尔教会授予讲道执照，并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了三年。1850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之后他在克里斯蒂安县的塞勒姆教会服务了一段时间。1858年，他接受了谢尔比县伯克斯分堂的召唤，并在克莱村的教堂服侍了一年，与之相关。1871年，他被召唤到谢尔比县辛普森维尔的教会。他在这个教会和伯克支教会之间平均分配时间，直到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被迫辞去这两个教会的管理工作，在后者服务了23年，在前者服务了10年。

从1865年到1877年，他是Long Run协会的主持人。1863年，他是总协会的主持人。

WM. W. EVERTS在1853年左右应召接替非常遗憾的托马斯-史密斯，担任路易斯维尔胡桃街教堂的牧师，并在该职位上工作了七年左右。他具有出色的恩赐和良好的学术造诣，受到了路易斯维尔乃至整个州的浸信会信徒的热烈欢迎。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富有进取心的人。他一担任教职，就开始为教会在该市的扩展制定计划。他的计划似乎是明智的，如果他能得到他的弟兄们的同情和合作，相信他在加强路易斯维尔的浸信会事业方面会取得很大成就。但他来到路易斯维尔的时候，正值奴隶制问题上的激动人心的时期。他反对奴隶制，也许在表达他的反对意见时是不谨慎的。人们很快就对他产生了偏见，并产生了强烈的反对。该市的浸信会教徒分成了激动人心的两派，其中支持他的一派是公认的领袖，而S. H. 福特（现为密苏里州的福特博士）则被认为是反对派的领袖。激动的情绪很快就远远超出了城市的范围，党派精神也变得极为尖锐。被一个教会排除在外的成员立即被接纳到另一个教会的团契中。教会召集了埃弗茨博士，并进行了激烈的起诉。在城市里，“Everts党”似乎占多数；但在乡下，“Ford党”占了上风。这种争论持续了几年，而且越来越激烈。至于争吵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在这一可耻事件中谁应受到指责，这些都是猜测的问题，可能会一直得不到解决。这些问题似乎也不应该再次被激化。一千件轻如空气的小事，在奇怪的激情压力下被放大了，对基督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这场纷争中，埃弗茨博士被召到芝加哥的教堂第一医院。在那个城市，他完成了一项最出色的工作。他仍然活着，虽然有些超过了生命的极限，但他仍然能够从事许多工作。

萨缪尔-霍华德-福德（SAMUEL HOWARD FORD）在1853年至1861年期间是朗润协会的重要成员。如果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密苏里人，他也是在那个州长大的，并在那里开始了他的传道工作。大约1851年，他在帕杜卡担任教师。他在那

里呆了大约两年。1852年，他在西联会讲道，内容是关于浸礼会的过去和未来。这篇讲道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关注。第二年，他搬到了路易斯维尔，与约翰-沃勒（John L. Waller）一起成为《基督教汇刊》的联合编辑。他很快就吸引了教派的注意，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也是一位雄辩的传道人。沃勒博士去世后，福特先生成了《基督教文献》的唯一编辑，他聪明而有成就的妻子负责家庭部门。该杂志很快变得非常受欢迎，因此一直持续到现在。福特先生在肯塔基州度过的部分时间里还编辑了《西部记录》。他曾在路易斯维尔的东教堂担任过几年的牧师，后来又在杰斐逊县东端的朗润和弗洛伊德福克（现在的菲什维尔）担任过牧师。

1861年秋天，福特先生私自离开路易斯维尔，匆匆忙忙地与南方邦联分享他的财富。他是来自肯塔基州的第一届邦联国会成员。在任期结束时，他去了孟菲斯，并从那里去了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孟菲斯。在这里，他帮助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并在该教会中从事了几年的编辑工作。随后，他搬到了圣路易斯，现在仍然居住在那里，主要时间用于管理《基督教汇刊》，或如现在所称的《福特基督教汇刊》。福特博士现年（1885年）约65岁，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一直在主持他的宝贵的、受人欢迎的月刊，大约30年了。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很好，而且显然能够从事与他开始编辑生涯时一样多的脑力劳动。

由于篇幅所限，必须省略对年轻牧师和一些在协会范围内时间不长的牧师的记述。

Russells Creek协会。

正如旧绿河协会的历史中所述，这个机构和斯托克顿谷的机构在1804年7月的年度会议上从母组织中分离出来。11个教会，共457名成员，属于现在要处理

的这个兄弟会。这些教会由他们的信使于1804年9月8日在现在的泰勒县的皮特曼斯溪会所举行会议。Elijah Summars宣讲了开场白，并被选为会议主持人，而John Chandler被选为书记。会议随后通过了章程、联合原则和礼仪规则。会议没有提及《费城信仰告白》，也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内容，只有这份由11条短文组成的文书，他们将其命名为“联合原则”。在商定了管理形式后，这个新组织采用了“Russels Creek Association of Baptists”的风格。联合”一词直到20多年后才被纳入名称中。

这些教会的名称和它们的所在地，按现在各县的情况来看，分别是格林县的刷子溪、吉利山和梅朵溪；泰勒的古德霍普和皮特曼斯溪；梅特卡夫的特拉梅尔溪；阿代尔的锡安；拉鲁的诺林南岔口和奥特溪；马里昂的自由，以及哈特的林恩营地。

属于这些教会的受按立的牧师是威廉-马修斯、以利亚-萨马斯、托马斯-斯卡格斯、托马斯-惠特曼、乔纳森-帕多克斯和鲍德温-克利夫顿；约翰-钱德勒和斯蒂芬-斯卡格斯是有执照的；但钱德勒在协会成立后最多在几个星期内就被按立了。

解释一下这些古老的教会，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Meadow Creek教会是在本世纪初的大复兴中聚集起来的。早在1802年，它就与绿河协会联合起来。在那一天，它有41个成员。它从未享受过高度的繁荣，但在1816年，它的成员达到了61人。此后不久，它开始衰落，并在1824年左右被解散。刷子溪是协会中最古老的教会之一；但最古老的荣誉是属于它，还是属于皮特曼斯溪，还是属于古德霍普，有点不确定。根据约翰-阿斯普伦德（John Asplund）的说法，早在1792年，就有一个由30名成员组成的教会，“1791年在尼尔森的绿河”。本尼迪克特认为这就是皮特曼斯河。但霍雷肖-钱德勒在1834年写道：“皮特曼—这个教会位于格林县，皮特曼斯河的水域，它的名字就是从那里来

的；1803年5月21日成立。”在同一日期，他写道，刷子溪是“协会中最古老的教会”。钱德勒先生的陈述似乎是完全可信的。但在1802年7月的绿河协会会议记录中，刷子溪和皮特曼溪的名字都被印了出来：前者由詹姆斯-高兹比、爱德华-刘易斯和约翰斯顿-格雷厄姆代表，人数为100人；后者由鲍德温-克利夫顿、理查德-希普和约翰-钱德勒代表，人数为57人。1798年，“皮特曼上的教会”与信使爱德华-特纳一起被接纳到塔茨河协会。调和这些明显相互矛盾的权威的唯一方法是，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刷子溪教会首先使用皮特曼溪的名字，但不久之后又使用了现在的名称。然后，几年后，现在被称为Goodhope的教会在皮特曼教堂的风格下成立，这个名字使它与与众不同，直到1802年，大约在这个时候，它采用了现在的名称，在这个名称下，1804年，它签订了罗素河协会的章程。

同时，在1803年5月21日，在这条迷人的小河上成立了第三座教堂，名称为皮特曼斯河。这座教堂比它的前辈更幸运地保留了它的名字。在那位非常有用的神人约翰-哈丁（John Harding）的牧养下，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该协会中的主要教会之一。但它也注定最后要失去它的名字。1848年，当泰勒县由格林的一部分组成时，其县城就位于老皮特曼斯溪教堂附近。不久之后，教堂搬到了村子里，然后取名为坎贝尔斯维尔，现在仍然沿用这个名字。吉利山是罗素溪协会最初的教会中最大的一个。似乎是由以利亚-萨玛斯在1801年召集的，这一年它与绿河协会联合起来。1802年，它报告说有37次洗礼，会员人数为86人。1805年，艾萨克-霍德根（Isaac Hodgen）被按立为牧师，并接替了萨马斯先生对该教会的牧养，在他剩余的日子里，他以非凡的表现和成功担任这一职务。这座老教堂仍然保留着它原来的名字和位置，位于格林县的东南部。锡安教会在阿代尔县仍然是一个繁荣的教会。自由教会位于马里昂县，离布拉德福兹维尔的小村庄不远。它似乎已经在1847年解散了。Trammells Creek似乎在1801年聚集，并在同年与绿河协会联合。1802年，它有35名成员。此后，它逐渐减少，直到1814年，它报告说只有七名成员。1815

年，它改名为“小荒原”，在这个名称下，它维持了多年的微弱和不稳定的存在。战后，它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一度有95名成员。它位于梅特卡夫县，不应该与现在格林县的特拉梅尔克里克教会相混淆。诺林的南岔路口位于拉鲁县。它最初是一个独立的浸礼会教堂，根据传统，它是由本杰明-林恩和詹姆斯-斯卡格斯在1782年夏天召集的。它仍然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团体。林恩营教会可能是由托马斯-惠特曼在1804年召集的，这一年它加入了拉塞尔溪协会的章程。当时，它只有14名成员。在1818年，它改名为诺克斯河，至今仍以这个名字著称。它位于哈特县，现在属于林恩协会。奥特克里克教会位于拉鲁县盐河的Rolling Fork上。1830年，它的名字被改成了Rolling Fork，现在仍以这个名字闻名。

协会的组织工作完成后，按照当时的习惯，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来自Pittmans Creek的询问得到了回答，大意是在按立牧师时，教会和长老会都应该对该程序感到满意。

该机构的第二届会议在Brush Creek召开。灵性的匮乏普遍存在。平均损失了1,000多美元。业务并不重要。一个教会成员加入。会议“同意在我们的协会中举行主的晚餐是有利的”。

第三届会议于1806年9月在Meadow Creek举行。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处理情况如下。

“来自Brush Creek的消息：当一个男人的妻子离开他，与另一个男人通奸时，他再婚是否符合福音的要求？答：我们认为的是的。”

“来自委员会。难道协会没有责任采取一些措施，将福音的传讲扩展到贫困的地方，至少是扩展到我们自己的边界？答复：我们认为这是这样的。我们认为

是的；为了这一慈善目的，我们建议我们所代表的教会公开认购资金或财产，并提交给我们的下一届协会。”

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答复在第二年被撤回了。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显示了该协会在传教问题上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机构非常小，而且很穷，因此很可能这一运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807年，最近成立的Sand Lick教会被接纳到协会。它后来被称为友谊教会。它位于泰勒县，一直是该协会的主要教会之一。

该协会从成立之初到1810年，人数逐渐减少。到了1810年，它有12个教会，只有374名成员。一个尝试是，与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建立了联盟，至少在两个兄弟会之间保持了友好的联系。在谈判过程中，人们发现南肯塔基州正在与库珀斯河和其他教会通信，这些教会因否认基督的神性而被从艾尔克霍恩剔除，在此情况下，拉姆斯河迅速拒绝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进一步通信。

“Brashears Creek的询问：一个人担任执事的职位，其妻子虽然有道德，但不是基督徒，这是否符合福音？答：“我们认为是的。”教会因加入解放团体而被协会开除，但第二年（1811年）该机构的十个成员被协会承认为合法的教会，他们的使者被邀请入座。

诺林的南岔路口

1811年，一场复兴拜访了各教会，在两年内，协会的成员总数从353人增加到1,119人。1812年，联合和犹大这两个新教会被接纳，第二年，贝瑟尔、塞勒姆和痕溪被接纳。1813年，协会同意鼓励伯曼传教，并任命Isaac Hodgen负责接收为此目的的捐款。会议讨论了几个问题，并回答如下。

“1. 邀请不属于我们的信仰和秩序的人与我们一起参加协会的会议，或选择他们传教，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人，这是否符合福音？答案：不是。

“2. 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基督的灵魂和身体，是否是正确的、本质上的上帝；他的身体是否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永恒地存在，并从天上下来了？答：不是。

“3. 一个真正的福音传道人的呼召、恩赐和资格是什么，他从哪里得到这些？”这个问题在第二年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一个真正的福音传道人首先被从自然状态呼召到恩典状态，这使他的心有一种神圣的热情和焦虑来为基督赢得灵魂。第二。在发现圣经中的恩赐和资格后，被教会召唤，这些恩赐和资格是：。1. 无瑕疵的生活；2. 有教导的才能；3. 有教导的能力；4. 在福音的信仰上是健全的；5. 在信仰上有根基；因为他不能是个新手，或刚皈依的人，而是在信仰上有足够的力量。见《提摩太前书》3：1-7，《提摩太后书》2：2，《提多书》1：5-9。”

1814年，Trace Creek和Trammels Creek的教会加入了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这些机构中的少数派对这一行动持异议，被Russells Creek承认为合法教会，并冠以这些名称。

1815年，浸信会国外传教委员会的代理人路德-赖斯（Luther Rice）访问了该协会，并受到了最诚挚的接待。他被邀请在周日进行传教布道；在他离开之前，有114.50美元的捐款放在他手中，用于国外传教。协会下令在会议记录中印制一份通知，大意是：传教士的朋友们已经指定在十月第四个星期六之前的星期五在基列山开会，目的是成立一个传教士协会。1816年，各教会中出现了明显的躁动。自由会因与独立浸信会联合而被逐出协会，犹大会被

报告解散，Trace Creck被建议解散，原因是它已经变得太弱，无法维持生计。有几个教会请求增加布道，以撒-霍德根（Isaac Hodgen）担任牧师的吉利山（Mt. Gilead）发出请求，要求协会“采取任命牧师的措施，访问我们所有的教会。”经过商议，协会的意见是，取消联合会议，因为限制太多，更有利于上帝的荣耀和教会的利益，并采取以下计划，即，聘请我们所有的传教士，按立的和有执照的，在一年中拜访所有的教会。”还同意与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传教士协会联合，将每月第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定为向全能的上帝祈祷的时间，以使将福音传到地极的每一个诚实的尝试能够成功。

在此可以看到，这个协会即使在它还很小很穷的时候，在对外宣教方面表现出的热心、智慧和热情，是密西西比河谷任何类似组织所无法比拟的，也是领先的。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下列人士的影响，那些属神的杰出人物，艾萨克-霍德根、约翰-钱德勒、H-G-瓦格纳和约翰逊-格雷厄姆。

1817年，来自贝瑟尔的询问：“与持有上帝之子与父平等地位的教义的独立浸信会成员交流，而与不持有这种地位的教义的人没有关系，这是否正确？答：是的，只要他们从那些否认圣子与圣父平等的人中走出来，并为他们可能陷入的混乱做出补偿，就能证明他们的信仰告白是真诚的。”我们应该记住，这个独立浸信会（南肯塔基州）作为一个团体从未支持过一元论（即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义），但却容忍了他们杰出而受欢迎的领袖约翰-贝利的教导。1816年采用的“巡回宣讲制度”并不令人满意，现在（1817年）同意为协会中的每个教会指定一个联合会议，在下一年举行。传道人被任命参加这些工会会议中的每一次。

1818年，收到了国外传教士委员会的消息，关于国外和国内传教士的繁荣，“这是从远方传来的好消息，对干渴的灵魂来说，就像冷水一样”。协会建议各教会为该委员会募捐。会上命令向国会递交一份备忘录，请求国会消除对印

第安人基督教化和文明化的某些障碍。

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1830年，该协会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1819年，岩泉教会和弗农山教会被接收。前者在第二年解散了。1821年，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复兴，据说有262人受洗。同年，又一次尝试将罗素溪协会的正规浸信会（或联合浸信会）和分离浸信会联合在一起，并将南肯塔基协会和诺林协会联合在一起，但没有结果。1822年，决定邀请任何不在总联盟中的人参加理事会的席位，或参加主的晚餐，都是不妥当的。次年，普罗维登斯教会因与独立浸信会的人交流而被协会开除。来自Stewarts Creek的询问，关于协会作为一个机构，应该在培养牧师的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应该如何对待和雇佣现在留在我们中间的少数人，被提交给各教会。会议同意不再任命联盟会议，而指定在五月举行年度会议，以传讲福音。1827年，接待在哥伦比亚新成立的教会。决定在协会休会前离开协会的成员的名字不应出现在会议记录中。1828年，建议各教会成立小册子协会，特别是鼓励一般的浸信会小册子协会；也建议保持祷告会。

起初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个在每项善事中都很活跃的协会，在1827-29年的普遍复兴中分享得如此少。但当人们想起，这场在本州大部分地区盛行的巨大激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坎贝尔主义的爆发，而不是属灵宗教的复兴，而且它证明对许多教会是一种打击，而不是一种祝福，虔诚的基督徒就不会惊叹上帝保护那些最忠于他事业的教会免受其有害的影响。1828年，该协会有20个教会，总共有944名成员。第二年，有326人通过洗礼加入教会。即使在这一小部分人中，也有一部分人是根据坎贝尔原则受洗的，这一点可以从协会在1829年通过的以下决议中看出。

“决议，一般来说，福音牧师听取经验和施洗是不合适的，除非是与洗礼候选人所属的教会一起，并得到教会同意。”这是记录中对该协会范围内存在坎贝

尔主义的第一次暗示，尽管这足以证明其影响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1830年，该协会在皮特曼斯克里克举行会议。前一年被指定讲授开场白的约翰-斯蒂尔出席了会议；但由于他接受了亚历山大-坎贝尔的观点，他没有被允许讲道，开场白也被免除了。会议通过了决议，建议各教会将所有经过劝诫后仍坚持摒弃他们赖以团结的原则的成员排除在外；建议他们既不邀请也不允许任何已知与这些原则相敌对的人在他们的聚会场所或私人住所讲道，并对那些造成分裂、违背教义的人进行标记。

这些决议，在一般的历史中已经充分注意到了，非常迅速地将坎贝尔派从教会中分离出来。这次分裂给本会带来的损失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分裂后的第二年（1831年），该机构有22个教会，1135名成员。

1831年，绿河协会发生了分裂，由于少数派成功地给人留下了多数派采纳了坎贝尔先生的观点的印象；罗塞尔溪协会通过了以下内容。“决议，本协会承认他们[少数派]和所有继续坚守大联盟原则的人，为绿河协会”。第二年，罗塞尔溪协会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拒绝承认任何一方。但在1833年，两方已经和解，绿河协会再次被接纳为通信机构。

1832年，在浸信会州立大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罗素溪协会建议各教会考虑成立一个隶属于该组织的协会是否合适，“以促进福音的传扬”。第二年，协会要求了解大会目标并对此表示赞成的弟兄们在回家后将此事提交给他们的教会，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协会还恳请各教会关注这一重要议题，并在给下一届协会的信中表达他们的观点。大多数教会都表示赞同大会，为此协会在1834年给出了以下建议：“建议对大会有利的教会成为其辅助机构，并为其目标筹集资金；建议那些对大会的设计缺乏信息的教会了解情况，并在给下一届协会的信中表达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1833年，一场复兴临到了该协

会，并持续了两年，期间有485人受洗，使该协会达到了23个教会，有1,515名成员。1835年，协会废除了指定会议的做法，这些会议在不同时期被称为季度会议、联盟会议和年度会议，取而代之的是长期会议。1836年，协会指定了四个长期会议，并有传教士参加。通常指定三位传道人参加这些会议，这些会议一般持续五到八天。

1837年，标志着该协会以及该州大多数其他协会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肯塔基州浸信会已经解散，10月20日在路易斯维尔召开了一次会议，目的是组建一个总协会。拉姆斯克里克协会任命了D. S. 科尔根、Wm. M. 布朗、Zech. 沃利、M. W. 谢里尔、T. J. 费希尔、R. 鲍尔和J. D. 温斯顿作为这次会议的使者。在这些人中，欧文斯博罗可敬的D. S. 科尔根和路易斯维尔的M. W. 谢里尔仍然健在（1885年）。协会在前一年建议各教会向美国和外国圣经协会捐款，现在它赞扬中国传教会，并敦促更广泛地发行杂志。这一年，一场最辉煌的复兴充斥着各教会；向协会报告的受洗人数为456人，而且复兴仍在继续。事实上，它一直在持续，只有偶尔的萧条，几乎持续了数十载。1854年，这个长期以来在人数上很小很弱的机构，已经大大增加了，它有29个教会，总共有3041个成员，尽管有一些教会被解散，进入了其他协会。

在这个漫长的繁荣时期，该协会积极从事所有的慈善事业。

它很早就开始了传教工作，并以如此恒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传教工作，以至于从1835年到1843年，反传教的分裂现象对邻近的兄弟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它的影响很小。绿河、巴伦河、斯托克顿谷、塔茨河和德拉克斯河都被反传统主义、双种子主义撕成了几派，而罗素河在整个风暴期间不仅没有遭受损失，反而享有高度繁荣。1840年，吉利山教会的信中有以下的语言。“我们真诚地建议协会采取一些计划或措施，使所传的福音更普遍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在我们协会的教会中，特别是在贫困的教会中，我们不想独断专行，但

我们相信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各教会考虑，在他们的联合智慧中，可以通过上帝的祝福，采取一些计划或措施，在我们中间造就和指导各教会，推进救主的事业”。协会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在以序言的形式规定了一个原则，即教会有责任“加大努力促进基督的事业，并根据以最小的代价做最大的好事这一重要原则行事”，并通过了一些有力的决议，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由Z. Worley、John Scott、Aaron Harding、Robert Ball和Wm. G. Anderson组成。该委员会的职责是通常由传教士委员会履行的职责。他们要雇用一名或多名传教士，为他们募集资金，并指导他们的工作。每个教会被指定在下一年举行四次会议，“目的是唤起人们对在全世界传播福音的更大兴趣，并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执行伟大的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

以下是1841年的业务交易，将对该协会的目标和企业有最好的了解。

“决定要求本协会的教会每年向本机构报告以下项目。

“I. 关于牧师。牧师的名字，他为教会服务的时间，以及他的服务所得到的补偿。

2. 关于慈善工作。捐助的金额，以及每笔款项的具体用途。

3. 关于主日学校。教师的数量，学生的数量，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以及去年信奉宗教的学生数量。

4. 关于宗教期刊。采取的种类和数量。

5. 关于节制问题。协会成员的数量，举行的会议，发表的演讲，以及总体前景。

6. 关于小册子。分发的页数，以及这些工作的成功。”

在这个协会的支持下，绿河圣经会于1836年组织起来，并在若干年内做了有效的工作。

大约在1855年，罗素溪协会达到了它迄今为止最大的人数优势。第二年，林恩协会在其西北部边界成立，它因此失去了几个教会。这一损失还没有挽回，当战争来临时，由于有色人种成员与教会分离，导致其成员进一步减少。1861年，它有26个教会，2,187名成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它失去的有色人种成员超过了300人。它的收益大于损失；因此，在1871年，它有32个教会，有2349名成员。在这一年的会议上，它对“外国人浸礼”的问题表达了如下的看法。“决议，本会不认为任何人受洗，除非他在正规组织的浸信会的授权下，以三一真神的名义被浸入水中”。

该机构在本州各教派的各种慈善事业上的行动与其他自由派传教士机构的行动相似，因此不必在此一一列举。自战争以来，各教会的繁荣程度相当平均。1880年，该协会有33个教会，共有2,668名成员。根据官方报告，在其存在的前50年中，有49年为其教会的团契受洗，有5344名皈依者。自1854年以来，由于可获得的记录太少，无法提供准确的数字。但据认为，从其成立到1880年，受洗加入其教会团契的全部人数的公平估计，约为8,547人。

这个兄弟会的教会享受了许多能干而有效的传教士的服务，并得到了许多英联邦杰出公民的建议和影响的祝福。关于其中的一些人，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作了简要的介绍，在此照例附上一些名字。

乔纳森-帕多克斯是罗塞尔溪协会最早的传教士之一。他是宾夕法尼亚州人，

他从那里搬到了肯塔基（当时肯塔基还不是一个州），并在波旁县定居。在这里，他加入了一个名为赫斯顿的独立浸信会，并在1792年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大约在1800年，他搬到了现在的拉鲁县，并与南福克教会联合。在这里，他与老先锋们一起工作，为该地区一些重要的教堂奠定了基础。1803年，他协助阿莱克山德-麦克道格（Alexander McDougal）建立了诺林教会；并为他所加入的教会讲了几回道。1814年，他搬到印第安纳州哈里森县，并在科里顿附近定居。两年后，他回到肯塔基州，负责南福克教会，该教会在奴隶制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由他们的前任牧师托马斯-惠特曼（Thomas Whitman）负责传教。在善良的老“帕多克斯神父”的照顾下，教会很快就恢复了和谐。但这位年迈的牧师现在变得太虚弱了，无法工作，大约在1820年，他回到了印第安纳州的孩子们身边，不久之后就去了他最后的安息之地。

帕多克斯先生拥有非常适度的布道才能；但他确实是个好人，备受爱戴，他尊重他的主，给社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赫伯特-G-瓦格纳（HERBERT G. WAGGONER）是罗塞尔溪协会范围内最有效率的劳动者之一，时间长达近30年。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细节被保存下来的很少。他可能是弗吉尼亚州人，但本书作者并不确定。他在阿代尔县定居，早在1805年就成为锡安教会的成员（他长期担任该教会的牧师）。他是罗素溪协会的一个积极而突出的成员，并经常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1834年，他被召去天上，同年，其他那些杰出的十字架战士大卫-瑟曼、大卫-L-曼斯菲尔德、大卫-J-凯利和詹姆斯-H-L-莫尔曼都去参加了大会和初生教会。

约瑟夫-科迪尔是哈特县的前驱传教士之一。现在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一个朴实、谦逊的人，在基督的事业中忠心耿耿地工作，并在他身后留下了良好的声誉。他似乎接替了托马斯-惠特曼，后者于1808年与解放者一起

离开，在林恩-坎普的牧区工作。

詹姆斯-希普是一位具有优秀恩赐的年轻传道人。他于1813年在皮特曼斯克里克教会获准讲道，不久后又按立。1815年，他被任命为下一年的通函撰写者。但在履行这一职责的时间到来之前，主召唤他回家。

斯坦利-布朗-沃克，理查德-沃克的儿子，哈丁县早期定居者中的杰出公民，1787年2月2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但在他只有一岁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了肯塔基州的哈登县。他在这里长大，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直到21岁以后才有幸看到学校的内部。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加入了现在拉鲁县的奥特克里克（现在的罗林福克）教会，他的父母是该教会的成员。大约在1813年，他在这里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他的恩赐很微薄，他主要因其虔诚和热心而受到尊重。他在罗素溪协会的范围内，以他谦逊热忱的方式做工，没有被按立，但并非没有用处，大约十年。1823年，他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佩里县，在那里他又在小鸽子协会的薄弱的年轻教会中工作了十年。然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克拉克县，在那里他又在主人的葡萄园里服侍了第三个十年，结束了他在世的生涯。他于1843年1月28日去世。他的儿子威廉-沃克是伊利诺伊州科尔斯县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传教士。

早在1812年，威廉-布鲁斯里奇就在阿代尔县的锡安教会担任传教士。在这个教会，以及偶尔在其他地方，他以可接受的方式讲道了大约10或12年。1828年，他在刷子溪的罗塞尔溪协会前作了介绍性讲道。但是，大约在1830年，一次痛苦的身体折磨损害了他的心智，以至于他停止了讲道，尽管他后来还活了几年。

ZECHARIAH WORLEY在弗吉尼亚州出生并长大，也许是在贝德福德县。他的父亲虽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却是个蒸馏师，他的儿子在15岁的时候就进入

了蒸馏室工作。然而，此后，这个男孩去了一所学院，在那里他获得了公平的学术教育。他正准备进入华盛顿大学时，遇到了J. M. 凯利（他后来在特里格县（Ky.）做了一名有价值的传教士），凯利告诉他，他曾在那所学校呆过很短的时间，而且在那里上学的年轻人酗酒闹事，在那里学习是不可行的，所以小沃利拒绝去那所学校。在早期的生活中，他被分配到牧师岗位上，并很快表现出聪明的倾向，要改革已经悄悄进入教会的弊端，特别是酗酒的问题。他在父亲的静室中的观察使他对使用醉酒的饮料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在他去世前出版的一本小书中，他对自己开始传教的那个时期作了如下描述。

“在[戒酒]改革开始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浸信会。第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和一位富有的老弟兄一起回家。有许多老牧师和协会的代表也和这位弟兄一起去。我们一进家门，首先受到的礼遇是白兰地和威士忌的酒壶，面包糖，肉豆蔻，薄荷等等。到晚餐结束时，在现在看来，他们都会被指责为喝醉了，除了我们四个年轻的传教士，他们拒绝喝酒。第二天，我们得知附近的每家都进行了同样的程序。当时，协会里没有一个老牧师，不愿意喝他的托蒂酒。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有才干的人，而且在这个时代有很好的知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中的十个年轻传道人承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不会在讲道时不说一些反对饮用烈酒的话语；我们也不会投票给任何制造或销售烈性酒的人，以填补职位空缺。”

从这时起，沃利先生在超过50年的时间里一直热心地倡导节制（禁酒）。在他的家乡传教数年后，他搬到了凯基州的格林郡，并在1835年左右与吉利山教会结合。他在这个教会呆了大约两年，然后加入了奥利维特山教会。他于1837年撰写了罗素溪协会的通函，并作为该机构的信使参加了1837年成立总协会的会议。

他是罗素溪协会的成员，大约有八年时间，从1840年到1842年，他一直担任

协会的书记员。大约在后一个日期，他去了更远的南方，可能有一段时间和他的兄弟一起住在田纳西州中部的北部，他也是一名传教士。但他从未结婚，而且非常倾向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浪。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十年里，很难说他有什么固定的住所。1882年，他在西肯塔基州去世，离这一年的年初不远。

沃利先生的才能虽然令人尊敬，但并不出众；他的影响也不曾很广泛。但他保持着无可指责的宗教品格，在他神圣的使命中勤奋工作。他很早就支持传教事业，并在长期的、积极的、我们相信并非没有成果的传教过程中，对其教派的所有慈善事业发挥了影响。

戴维德-米勒于1793年7月1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纳尔逊郡。他的父亲雅各布-米勒是宾夕法尼亚州人，据说有德国血统。他于1785年移民到肯塔基州，并在纳尔逊县定居。他的家人都是浸礼会教徒，他的众多后代中的大多数也是如此。1809年，他信奉宗教并加入了现在拉鲁县的奥特克里克（现在的罗林福克）教会。1835年11月，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现在他已经43岁了，他的恩赐发展非常缓慢，直到1838年8月才被按立，当时他被约翰逊-格雷厄姆、D. S. 科尔根、霍雷肖-钱德勒和约翰-米勒庄严地分别出来，从事牧师的全部工作。他很快就被召到拉鲁县的中溪教堂和泰勒县的好望角教堂工作。他为前者传道20年，期间有71人受洗加入教会；后者他服务了19年，为教会成员洗礼了100多人。他在其他几个教会传道，时间较短。他的同工之一希克斯(G. H. Hicks)说：“米勒弟兄只拥有普通的才能，但却拥有非凡的热心和深沉的耐心。一般来说，他在对慈善事业的捐助方面是最多的。他是一个为他的主人的事业不屈不挠的劳动者。他患消化不良近20年，患臌症约3年，在经历了严重的痛苦之后，1872年3月20日死于肺炎的剧烈发作。他忠实的妻子与他一起生活了近57年，同年5月7日跟随他进入最后的安息。”

约翰-米勒（JOHN MILLER）是上述人士的兄弟，1805年12月26日出生在同一个县。他只接受过中等程度的普通学校教育。他在1828年的复兴运动中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但由于对自己信主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他没有公开承认宗教信仰，直到1829年秋天，他接受了约翰逊-格雷厄姆的洗礼，加入了奥特溪教会的团契，他父母的家庭是该教会的成员。1835年11月8日，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他立即开始行使他的恩赐，他的进展非常令人满意，以至于他在第二年的12月2日被按立为牧师，约翰逊-格雷厄姆、霍雷肖-钱德勒和Wm. M. 布朗组成按立他的长老会。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具有出色的实际判断力，并具有深刻而认真的虔诚。离他被任命的时间不远，他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下了以下内容。“主啊，我仰望你；因为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做。让我保持谦卑，使我成为圣洁，给我对你的道的理解。哦，但愿我的目标是传扬耶稣，而不是我自己，以便我可以荣耀你的名，并为你——永生的上帝赢得灵魂。我为耶稣的缘故请求这些恩惠，愿他的名得到永远的赞美。阿门。”在这个简单的祷告中，对他的牧师和基督徒特征的描述再好不过了。其中的每一个请求似乎都得到了实际的回应。

米勒先生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华盛顿县哈丁斯小河教会的牧师；以及——马里昂的斯图亚特小河教会；拉鲁的中小河教会、罗林福克教会和霍德根维尔教会；格林的刷子小河教会；泰勒的友谊教会和纳尔逊的联合乐队教会——的牧师职务。他在建立Middle Creek和Union Band教会方面发挥了作用，在他去世时是后者的成员。他是一位谦逊、虔诚的基督徒，是一位坚强、朴实的好传教士，是一位明智的顾问，也是一位优秀的管教者；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因为他在传教过程中成为一名确诊的消化不良患者，他本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的。他经常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辞去了教职；但一旦他的健康状况得到充分改善，就会恢复这种关系。这可以说明他曾担任过这么多教会的牧师。但是，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尽管他遭受了所有的苦难，上帝还是通过他做了一件好事。他为350多名信徒施洗。

当他的身体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不能再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时，他非常希望“离开这里，与基督同在”，并经常祈祷主带他回家。善良的主人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1864年7月15日，他受责备的灵魂离开了破旧的泥土房，欢欢喜喜地去了赐予他生命的上帝面前。他的儿子中，J. Tol. 米勒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可接受的传教士，拉斯-米勒是一名有执照的传教士，在哈丁县。

理查德-帕克斯-刘易斯（RICHARD PARKS LEWIS）于1825年1月28日出生在基辅的华盛顿郡。他出身于一个人数众多且有影响力的浸礼会家族。他的祖先是华盛顿县最早的定居者之一，在早期就积极改善和保卫国家，在基督的事业中也同样积极和有影响力。

理查德-P-刘易斯的童年是以温和、隐忍的性格为特征的。他喜欢读书，并在学习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他更喜欢大自然的美景。他有一双艺术家的欣赏之眼；和一个诗人的温和、沉思的精神。他对人群或少年时期的运动没有什么兴趣，他更喜欢与他童年家园周围的野生、浪漫的风景默默交流，而不是与社会上的传统事物交流。他天生有一种虔诚的气质，在他15岁的时候，信了教，并由F-F-西格在纳尔逊县的米尔溪教堂受洗。1842年8月20日，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他的挑剔是持续而认真的，但他是如此胆小，以至于如果不是神的杰出奉献者A. W. LaRue的肉体劝说，他可能永远不会着手传教。在他获得许可后，他开始公开行使他的恩赐，并很快给出了有用的承诺。这促使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乔治敦学院，他于1842年9月进入该学院。“拉鲁先生说：“在乔治敦大学学习期间，他的负担是思想和表达上帝的荣耀和罪人的救赎”。他在大学里很受欢迎，他的思想迅速发展，驱散了他令人尴尬的胆怯，发挥了他潜在的能量，以及他天才的强烈的诗意之火。1846年6月，他毕业了，回到父母的家中，进入了现在看来要吸收他全部精力的伟大工作。他积极布道，并促进主日学校的兴趣。”他打算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完成他的学业，

但上帝为他设计了另一个领域”。1847年10月27日，他被D. S. Colgan、Wm. R. Combs和V. E. Kirtley按立为牧师，并立即负责阿代尔县的哥伦比亚教会和格林县的吉利德山教会的工作。他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心，主的工作在他手中兴旺起来。但这位年轻门徒的辉煌事业很快就结束了。1849年8月31日，他告别了劳苦和忧伤的场景，去加入那群身穿白衣的人。

轻轻地、甜甜地睡去了年轻的身影。

他的精神在家中吟唱永恒的赞美。

丹尼尔-塞尔夫是阿代尔县的一位早期传教士。他大约于1785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库尔佩珀（Culpeper）县。他在襁褓中就失去了父亲，被带到北卡罗来纳州，在那里被一个寡妇的母亲抚养长大。15岁时，他加入了浸礼会。结婚后，在离1810年不远的地方搬到了凯尔郡的阿代尔县。他在1812-15年的战争中当过兵。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肯塔基州的家中，之后一段时间，被解放出来传教。他所受的教育确实非常微薄，但他现在认真地致力于提高教育水平，以至于他最终获得了相当多的信息，包括一些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知识。据说他在祈祷和劝诫方面热情洋溢，但在试图阐释一篇文章时却呆头呆脑。他没有获得多少讲道的能力，而且据说他从未担任过教堂的牧师；但他被认为是一个好人，他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约1833年，他搬到洛根县，1841年5月在那里去世。他有两次婚姻，养育了15个孩子。John W. Self是他唯一的儿子，由他的第二任妻子所生，在沃伦县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传教士。

HENRY MCDONALD, D. D. 被提升为牧师，并在Russells Creek协会的范围内工作了数年。他是爱尔兰人，由虔诚的天主教父母抚养长大，接受教育时希望成为神职人员。由于不愿意成为牧师，他从父母身边逃出，来到美国。他来到肯塔基州的格林斯堡，在亚伦-哈丁阁下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法律。在格林斯堡的一次大规模复兴活动中，在B. T. 泰勒的布道下，年轻的麦克唐纳在1852

年左右表示信主，并在泰勒先生的带领下受洗加入格林斯堡教会的大家庭。他立即放弃了法律研究，在约翰-哈丁的指导下开始了神学研究。大约在1854年，他被按立为牧师。在格林斯堡的教会服务了大约十年后，他接受了丹维尔的召唤，在那里服侍了大约12年。从那以后，他去了考文顿，在那里只呆了几个月，就接受了乔治敦教会的召唤，在那里，除了牧师的工作之外，他还担任了乔治敦学院的神学信仰者。从乔治敦，他被召唤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最近他从那里去了乔治亚州。

麦克唐纳博士是一位有学问、有修养的讲坛演说家。他有一种亲切和蔼的气质，深受他所负责的地区的人民和一般的兄弟会的喜爱。肯塔基州很少有比他更出色的广受欢迎的传教士。

MOSES AKIN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而且在某些方面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在短时间内是一个相当受欢迎和成功的年轻传教士，在Russells Creek协会中，他被提升为牧师，在老Brush Creek教会中，他于1840年被按立。他在协会的范围被雇用为传教士，有一段时间，并很快成为一个受欢迎和成功的传教士。他在群众中的力量是非常显著的。许多人蜂拥而至听他讲道，并被他那粗俗但奇妙的磁性演说所吸引。但他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被认可的福音牧师，是非常短暂的。虽然他的文学造诣有缺陷，但据说他的社会教育却差得多。他在心理上很不平衡，在道德上更是如此。他传教不久，就被人怀疑了。

几年后，他被判定犯有通奸罪，并立即被排除在教会之外。在内战开始时的激动气氛中，他对自己过去的罪行表示了极大的忏悔，并恢复了教会的关系和牧师的职能。他被选为南方军队的牧师，不久之后，在俄亥俄州切斯营的军事监狱中“服役”了一段时间。战后，他在教会的支持和协会表面上的认可下，继续传教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发现，他在以前的恶习之外，又增加

了其他不道德的行为。他所在的小教会在他的影响下，拒绝给他定罪，并被从协会的团契中剔除。然而，他继续讲道，没有得到教派的认可，并成功地使许多人相信他是个好人。他继续扮演布道者的角色，不仅在他的家乡，而且在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和德克萨斯州，而且常常取得不小的成功，直到年龄和过度肥胖迫使他放弃。1884年，他在格林县的家中去世。

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关于本协会一些有价值的牧师的生活细节。如果能对一些忠于职守并去天家领受奖赏的人，以及一些仍在葡萄园中的年长牧师做一些说明，将被视为一种特权。托马斯-安德伍德（Thomas Underwood）、斯蒂芬-古普顿（Stephen Gupton）和拉金-西德博特姆（Larkin Sidebottom）是现在生活在这个古老的兄弟会中最年长和最有用的牧师。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杰出的公民，他们是基督的杰出仆人，是本协会教会的宝贵成员，他们值得在这段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缺乏具体的信息，他们的名字必须省略。

Stocktons valley协会。

本尼迪克特博士在1804年制定了这个兄弟会的章程，由于他是这个问题上的最高和最古老的权威，所以现在的作家们毫不犹豫地跟随他的说法。然而，对该机构的记录的上诉表明，他犯了一个年份的错误，该机构是在1805年成立的。这个错误的起因是这样的。1804年，绿河协会决定将其领土分为三部分，每部分由一个独立的协会占据。后来由罗素溪协会组成的教会占据了相对较小的边界。因此，他们在同年秋天一起开会并组织一个独立的协会是很方便的，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但分配给斯托克顿谷的教会分散在一个非常大的地区，被山脉和大的急流穿过。因此，谨慎的做法是将他们的会议推迟到下一年，特别是他们刚刚长途跋涉参加了母会的会议，并享受了一个协会的咨询所能给予他们的所有好处。

该协会第一次会议的记录已经丢失，但1806年的会议记录被保存下来，在该年的通函中明确指出，去年是“我们的第一次协会”。1806年代表的教会有田纳西州芬特雷斯县的沉泉教会；克林顿的清溪教会（以前是斯托克顿谷教会）；韦恩的奥特溪和比弗溪教会；田纳西州奥弗顿的硫磺石教会（现在的锡安山教会）、咆哮河教会和西溪教会。坎伯兰(Cumberland)和米尔溪(Mill Creek)，坎伯兰(Cumberland)的Caseys Creek，以及Blackburns Fork、Salt Lick、Mashecks Creek（后来称为Words Run）和Caney Fork（后来称为Big Spring）。这14个教会总共有680名成员。

1806年，属于该团体的传教士有艾萨克-丹顿、威廉-雷、菲利普-穆尔基、利维-罗登、马丁-特拉普-约翰-穆尔基和刘易斯-埃里森。该协会与绿河协会、泰茨溪协会、鲁尔兹溪协会和田纳西协会保持联系，最后一个协会位于该州，其名称即来源于此。以下两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I. “如何处理那些定居在教会范围内，拥有信件却不加入的成员呢？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教会劝告他们履行义务。我们建议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劝说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

2. 如果一个人在混乱中接受了牧师的洗礼，我们是否有权利在这种洗礼上接受这种人？没有。”

该协会于1807年在现在的门罗县的米尔溪举行了第三届会议。艾萨克-丹顿作了介绍性布道。约翰-马尔基(John Mulky)再次当选为主持人，威廉-伍德(William Wood)当选为书记。18个教会报告了10次洗礼和806名成员。位于Middle Fork、Hopewell、Hickory Creek和Collins River的教会被接收。第二年，Hopewell和Salt Lick被解散，1810年，Sinking Creek和Martins Fork

被接收。

大约在这个时候，这个协会的教会被“新光”的热情所干扰。约翰和菲利普-穆尔基，协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传道人，被这种狂热的情绪所带走。硫磺石教会和马丁斯福克教会，以及中部福特、沉溪和大泉等地的教会因采纳巴顿-W-斯通的一元论（即否认三位一体教义）观点和其他狂热的情绪而被排除在协会之外：因此，在1810年，协会只有16个教会，共416名成员。这表明其人数损失了近一半。但是，在这些麻烦中，上帝从他的同在中发出了有福的复兴。在三年的复兴中，该协会在1813年上升到17个教会，有981名成员。这时，它的领土已经向南延伸，以至于较南的教会加入了一个新的兄弟会，称为凯西福克协会，其所有的教会都位于田纳西州。这使得北方的兄弟会在1816年减少到12个教会，只有630名成员。

在上述日期，传教士的问题首次被提交给本协会。该议题的介绍和处理情况如下。“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关于传教事业的问题，什么是最可取的？答：“我们认为传教士协会的成立是最明智的。我们认为为此目的而成立的传教士协会是最合适的；而且本教会协会的机构与此无关。”第二年，路德-赖斯访问了该协会，并被邀请在该机构中任职。在他介绍了浸信会外方传教会的目标和运作情况后，大家欣然同意与该组织进行通信，并选择了Wm. Wood来进行这种通信。在同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外国人浸礼的问题，并以下列语言进行了处理。”凯西的询问。对于那些在接受其他教派的洗礼后，不遵守浸礼会的洗礼秩序，而想要与我们相交的人，应该如何处理？回答：“我们建议这些人在接受洗礼时，要遵守浸信会的秩序。我们建议这些人以有序的方式接受洗礼，符合浸信会的秩序”。

从这个时期开始，直到1850年，这个协会的成员变化不大。因传扬福音而获得的人数，和因各种分裂而失去的人数，几乎是相互平衡的。1821年，杨树

湾和狼河教会被接收。1825年，在斯托克顿谷地的东部边界成立了现在称为南康科德的协会，尽管它所组成的大部分教会都是从坎伯兰河协会中解散的，但它从现在所考虑的兄弟会的人数上得到了一些好处。

从第一次在协会中引入系统性传教行动的主题开始，在这方面就出现了情绪上的分歧，这一直是一个恼人的根源，并大大阻碍了教会的进步。若干年来，传教士一方似乎一直占多数。1823年，通函恳切地呼吁各教会支持他们的传教士。但反对传教的人逐渐增多，而且反对的态度也相应地更加坚决。1835年，当支持肯塔基浸信会是否合适的问题摆在协会面前时，答案被记录在第11项事务中，其内容如下。

“II. 本会宣布与浸礼会及所有其他社团的做法无缘，这些社团打着宗教的幌子，以金钱为目的。”这一行动冒犯了一些教会；为了安抚这些教会，记录了以下内容，在后来的讨论中被称为1836年会议的第六条。

“6. 本会重新考虑并废除去年会议记录中的第11条（宣布不与浸信会州会等建立关系），因为该条未及时通过。但大多数教会在此前已就这一问题采取了行动，并宣布不与上述州会议和所有类似的机构合作，这些机构是在宗教的外衣下由金钱建立和推动的，本协会现在同意上述教会的意见。”

这一行动使该协会与所有慈善团体直接对立，并与该州的反传教士协会并列。这非但没有安抚教会中的传教士，反而加剧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同时，另一个不和谐的因素被引入该机构的几个教会中。

安德鲁-努科尔斯（Andrew Nuckols）是臭名昭著的丹尼尔-帕克（Daniel Parker）的一个有点突出的弟子，也是一个有相当能力和影响力的人，他一直在协会的范围内宣扬所谓的双种子教义，并赢得了一方的支持。威廉-克罗

斯（William Cross）和詹姆斯-克劳奇（James Crouch）是协会中两位受人尊敬的传教士，也是努科尔斯先生的信徒。1838年，协会在会议记录中宣布，克罗斯先生被排除在七十六岁的教会之外，克劳奇先生被排除在Clear Fork之外。这导致了一个小型协会的成立，名为伯利恒，长老Cross和Crouch是该协会的主要传教士。起初只有四个教会，后来增加到六个，共有77名成员。

斯托克顿谷协会的传教士队伍继续增长，更加不安分。1841年，Renox Creek和Caseys Fork教会要求协会撤销1836年业务的第六条。但该机构非但没有遵从这一要求，反而将这两个教会排除在其团契之外。第二年，Skaggs Creek教会提出了类似的请求，她的请愿书也有同样的命运。关于这个问题的投票一宣布，约翰和杰西-萨维奇这两位可敬的年轻传教士就站起来，退出了协会。传教士的倡导者已经耗尽了他们的资源，也许也耗尽了他们的耐心，即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他们认为是为系统性仁爱事业做贡献的权利；现在他们决心行使革命的权利。

1843年，该协会的第一项事务以下列语言记录。“Skaggs Creek, Mill Creek, Mc. Farlands Creek和Cumberland教会，自称是上述教会，因为为John和Jesse Savage的行为辩解，去年突然退出协会，违反了她的规定，而被从这个协会中剔除。”

宣布了杰西-斯图尔特长老被排除在咆哮河教会之外，之后又宣布了迪克长老被排除。裂痕现在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协会认为宜于在混乱的水面上浇一点油。它开始这样做，对著名的第六条作了如下解释。“本会从未打算禁止我们的弟兄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良心来处理他们的个人权利，为支持福音而进行分配；而是要让世界知道，我们不打算在目前的情况下参与传教活动。”该机构还记录了这样的意见，即“在目前的情况下，试图与相邻的姐妹协会通信是不合适的”。

劝慰的解释，要么来得太晚，要么劝慰者太吝啬他们的油。那些从协会中退出的部分教会，连同其他同情他们的教会，在1843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由他们的信使在门罗县的比奇格罗夫聚会，并组成了自由协会，由6个教会组成，共有216名成员。

1844年，斯托克顿谷协会放弃了前一年的政策，以至于接纳了绿河协会和原巴伦河协会的通信，这两个协会都是由那类反传教士的浸信会成员组成的，在那个时期被称为“中间人”。这一称呼是为了表达这样的意思，即他们在传教士和反诺曼底斯浸信会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位置。同类的还有南康科德、黑豹溪和一些位于山区各县的小兄弟会。从这一时期开始，斯托克顿河谷教会的地位更加明确，并享有更均衡、更和平的发展，直到1860年，它已经增加到18个教会，有1019名成员。在战争期间，它没有举行会议。1865年，代表其10个教会的会议在田纳西州奥弗顿县的利文斯顿谷举行，在其他事务中，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支持叛乱事业的教会成员承认他们的罪行，作为团契的条件。

战后，协会的第一次例会于1866年在克林顿县的卡尼科举行。会上有18个教会的代表，有1,167名成员。当时与这些教会有联系的有色人种很少：因此，在战争期间，这些教会不但没有遭受损失，反而增加了148名成员。从那时起到现在，该协会一直享有良好的繁荣程度。同样明显的是，各教会的精神和智慧都有了明显的提高。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解决的重要教会政体问题被重新讨论，一些以前的决定也被推翻。

1873年，其中一个教会询问“本协会是否与当今的传教机构有联系”？协会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但立即发出呼吁，要求成立一个理事会，由与其有联系的每个协会的三名牧师和三名平信徒组成，并从自己的机构中选出同样数量的

人，以决定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近来开始激动各教会的问题。会议召集了五个协会，其中斯托克顿谷（Stocktons Valley）、南康科德（South Concord）和海瓦西（Hiawassee）做出了回应。理事会于1874年4月10日在田纳西州奥弗顿的锡安山教堂开会。讨论的主题是外国人的浸礼、福音的传播、对牧师的支持以及统一的通信系统。理事会的结论，以及支持这些结论的论据，都体现在一个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是一份非常有能力的长篇论文。会议决定，洗礼只有在主体是信徒，管理人是由圣经教会授权的人，元素是水，公式是委员会给出的公式，动作是浸泡时才有效。

所有参加理事会的协会都被称为“反传教士组织”，关于传播福音问题的论点，措辞非常谨慎，但明确支持传教。他们的理论是，教会是唯一存在的、由神指定的社团；只有教会才有权派遣传教士；因此，所有其他传播福音的社团都是圣经所不允许的，因此基督徒不应鼓励。

关于支持牧师的问题，理事会说：“我们确认，福音的牧师有权为自己和家人获得舒适的支持，从他们为之工作的教会”。这一主张得到了经文引文和从圣经中得出的论据的非常好的支持。

在理事会讨论的最后一项提议下，该机构有机会热烈地表达了对教育和节制的支持。关于后者，它说：“每个教会都是，或应该是一个节制协会，执行《圣经》的纪律，反对醉酒或习惯性使用酒。作为公民，我们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但[我们]否认任何立法机构有权利使贩运[醉酒]合法化，因为上帝已经禁止了。”

这次会议对斯托克顿谷协会的影响果然是有益的。在1875年，它记录了以下内容。“我们向各教会推荐主日学校的重要性，并建议在每个教会和其他地方组织一所主日学校，如果认为合适的话”。他们还采取了措施，希望建立“

一所高中或大学”。这是一个曾被视为反传教士的协会在政体上的巨大变化。但该团体的健康发展并没有就此停止。1877年，一个类似于系统的国内传教事业开始了，这在建立教会和改变罪人方面得到了很大的祝福。自战争以来，该机构的生长相当迅速。1880年，它有28个教会，总共有1703名成员。在这个兄弟会存在的前75年中的65年里，根据其官方报告，有4,014人受洗进入该教会的团契，其中1,660人是自1865年以来受洗的。

该协会的教会主要分布在门罗、坎伯兰和克林顿县，以及邻近的田纳西州边界。Tompkinsville附近的Mill Creek是其最古老的教会。它最初组成的大多数或所有其他教会，都是在1800-3年的大复兴期间聚集的。关于它的先驱传教士，约翰-马尔基的生平简述已在其他地方给出。

菲利普-穆尔基是该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他似乎在1802年至斯托克顿河谷教会成立之前，一直在召集原名为硫磺石的教会，该教会是绿河协会的成员。

从组织开始到1812年，Mulky先生一直在照顾他。马尔基先生是一位很好的传道人，而且在一些年中似乎相当有用。但大约在上述日期，他和硫磺石教会因加入了新光会而被协会开除。据信，该教会的残余部分后来恢复了协会，并且仍然是一个繁荣的团体，名称是锡安山。

WM. RAY是一个谦逊的好人，是老南肯塔基协会最早的传教士之一，早在1792年就开始在那里传教。之后，他召集了一个教会，起初叫凯特尔溪，在1801年与绿河协会联合起来。该教会似乎已经进入斯托克顿谷的宪法，名称为卡尼福克。1801年，它再次改名为大泉。1812年，它分裂了，很可能是因为阿里乌主义或新光主义的问题。但在此之前，雷先生已经搬到田纳西州，在那里他与属于斯托克顿谷的大福克教会联合。1811年，他在该协会前作了介绍性布道，此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了。

威廉-格林斯利是斯托克顿谷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他有德国血统，被他的同工们推崇备至。他与艾萨克-丹顿（Isaac Denton）和刘易斯-埃里森（Lewis Ellison）一起，积极热心地在斯托克顿谷建立了早期教会。1825年后的某个时候，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在那里从事传道工作，直到主人召唤他回家。

LEWIS ELLISON是斯托克顿谷协会的成员，多年来一直是该协会的主要传教士之一。他曾在坎伯兰县的卡西福克（Caseys Fork）教堂工作过几年；但在伯克斯维尔附近的雷诺克里克（Renox Creek）教堂成立后，他在1809年左右进入该教堂。在这个著名的老教堂，也就是现在的塞勒姆，他一直是教会成员，并担任了近三十年的牧师。他的死亡时间尚未确定，但应该是在1840年左右。在约翰-B-朗根（John B. Longan）离开这个州后，埃里森先生被选为该协会的主持人，并继续担任这一职务，除了一年之外，一直到1833年。此后，这位可敬可亲的耶稣基督的仆人在1837年获得了同样的职位。他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他担任主持人的时间如此之长，至少有九次被选中在会前做开场布道。

威廉-伍德（WILLIAM WOOD）可能是第一个访问过那个美丽的国家地区的浸礼会成员，该地区位于现在克林顿县的奥尔巴尼镇周围。在这个国家被定居之前，当他还是个青年时，他来到山谷，花了一些时间与印第安人打猎。后来他在山谷中定居，据说正是在他的劝说下，艾萨克-丹顿搬到了新的定居点。伍德先生参加了斯托克顿谷教会的组建，这是现在克林顿县组织的第一个教会，他曾长期担任该机构的书记员，并在1803年7月获得了行使传道恩赐的许可。虽然在当时他是一个智力超群、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被召唤去讲道。在斯托克顿谷协会成立时，他被选为该协会的书记员，并担任这一职务，但有一次会议除外，当时他应该是缺席的，直到1836年由莱斯-马克西接任。在马克西先生因传教问题而叛变后，伍德先生于1841年再次当

选该职位，并连续任职六年，总共36年。他也是协会的通讯秘书，负责与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的关系，只要与该组织保持通信联系即可。伍德先生在国家事务中也很突出。当现在的克林顿郡还是坎伯兰郡的一部分时，他连续七年代表坎伯兰郡参加立法机构的下级部门，并在参议院任职16年。

艾萨克-丹顿（ISAAC DENTON）是第一个定居在斯托克顿谷的传教士，他很值得被称为以其名字命名的兄弟会中的父亲。他有法国血统，1768年9月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卡斯维尔郡。18岁时，他随父母迁至东田纳西州。1792年，他在这里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接受了洗礼，不久之后，他被分配到了教会，并在霍尔斯顿协会的教会中传教了几年。大约在1798年，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现在的克林顿县定居。

在他来到这个浪漫的山谷之前，当时有几个家庭，其中有托马斯-斯托克顿，山谷的名字就是从他那里来的，还有乔治-史密斯和威廉-伍德，他们和史密斯的一些家人都是浸信会会员。丹顿先生很快开始召集定居者，并向他们传讲福音。1801年，大复兴的影响到达了这个小定居点。有几个人信了主，1802年4月1日，一个教会成立了，名称是斯托克顿谷地的浸信会教会。同年7月，它与绿河协会联合，当时有25名成员。在两三年内，教会改名为“Clear Fork”，至今仍以这一风格闻名。丹顿先生在该教会成立两个月后被召去牧养该教会，只要他还有力气担任牧养职务，就一直为其服务。在亨利-库珀和马修-弗洛伊德的帮助下，他在韦恩县聚集了海狸溪教会——也许是该县第一个聚集的教会——并为其服务了数年。后来，他在不同时期为坎伯兰县的雷诺克里克（现在的塞勒姆）和硫磺，以及田纳西州的西福克服务。在牧师工作了50多年后，他于1848年1月26日在克林顿县的家中平静地去世。

丹顿先生是一位能力中等的传教士。他的虔诚是恒久而真诚的；他在他神圣的使命中是热心而勤奋的。他经常关注基督国度的利益，不仅在他直接负责

的领域，而且在他的整个教派。他阅读他那个时代的宗教事务，包括国内和国外。

JOSEPH C. DENTON，上述人士的儿子，现在是斯托克顿谷协会最古老的在世牧师之一。他在现在的克林顿县出生并长大。他在父亲的传教下信奉宗教，并在1838年12月加入了Clear Fork教会。1842年，他被推举为执事。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为教会服务，直到1850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53年，他被按立为牧师，并继承了他父亲长期以来的牧师职务。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的身体一直很虚弱，所以他的工作很少。

约翰-B-隆根可能是斯托克顿谷协会早期最出色的传教士。在他的童年时代，他与他的父母从弗吉尼亚州来到肯塔基州的波旁县。在这里他接受了普通的英语教育。他在早期就与教会结合了。他曾学习过铺砖的技术，但在他在基督里找到希望后不久，他就开始以极大的热情警告罪人要悔改。他很快就被定期按立为牧师。结婚后不久，他搬到巴伦县，在格拉斯哥附近定居。他在这里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就搬到了现在门罗县的坎伯兰河边。这大约是在1810年。他加入了坎伯兰教会，该教会位于与他的住所相对的坎伯兰县的河边。他应召接替利维-罗登（Levi Rhoden）负责该教会的牧养工作，并应召负责巴伦县的普莱森特教会。他在这些教会，以及这些教会周围和中间的大片乡村地区的人们中传道，并获得了十年左右的成功。到这时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传教士在那个地区的国家工作过。1812年，约翰-穆尔基因加入新光会而被浸礼会排除在外，同年，隆安先生接替他成为斯托克顿谷协会的主持人。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六年，至少有三次在该机构前作了开场布道。

1821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克莱县。在这里，在这个新国家的牧师中处于领导地位。佩克（J. M. Peck）写到他在1824年与朗根先生一起访问钓鱼河协会的情况。在谈到周日的讲道时，他说：“他[Wm. Thorp]的后面是

J. B. Longan,在这种场合的有效讲道,当时在密苏里还没有出现过他的同类”。在这个领域,他忠心耿耿地工作,直到主呼召他去领赏,大约是公元1850年。

在他早期的事工中,龙根先生在教义上是一个超加尔文主义者,但很快就改变了他的观点,呼吁所有人都要悔改。他有一副强而有力的嗓音,使用起来非常流畅。他在恳求人们转向主耶稣并得到拯救时,常常放声大哭,他的讲道以强大的力量深入到罪人的心中。

肯普-斯科特于1791年6月20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华盛顿县。他早年是个孤儿,由他的祖父抚养,接受的教育非常有限。在1810年,他到了肯塔基州,同年5月结婚,在巴伦县定居。次年9月,他信主,并在拉尔夫-佩蒂的带领下受洗加入格洛弗溪教会。1815年,他开始行使他的恩赐,在搬到门罗县后,被约翰-B-朗根担任牧师的坎伯兰教会分别出来,并于1820年12月由希拉姆-凯西、詹姆斯-菲尔斯和罗伯特-诺维尔按立。他非常积极和热心,而且受欢迎。在他留在肯塔基州的短暂时间里,他至少是斯托克顿谷和绿河协会的五五个教会的牧师。1824年10月,他搬到了密苏里,并在库珀县定居。在这里,他与一个名为Mt. Pleasant的小教会联合,在那里讲道19年,留下了200多名成员。他在库珀县一直呆到1846年。在那里逗留期间,他在不同时期为12个教会服务,并作为传教士骑行了5年。在最后指定的日期,他搬到了卡罗尔县,并接受了北大河协会的传教士任命。在这个机构中,他担任了六年的主持人。在卡罗尔县居住期间,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11个教会的牧师。他是星期日学校、节制协会和其他慈善事业的有力倡导者。据估计,在他事奉期间,他为1200多名信徒施洗,并协助建立了20个教会。他养育了12个孩子,他们都成为教会成员,其中至少有一个孩子是牧师R. P. 斯科特。1864年4月13日,他在莫尔州卡罗尔县的家中去世。

威廉-D-苏威尔 (WILLIAM D. SEWELL) 是这个古老的兄弟会中最受人尊敬和

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在他最近的死亡中，教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也是一位明智和审慎的顾问。

苏威尔先生于1797年7月14日出生在东田纳西州。年轻时向西移动，有一段时间他位于现在肯塔基州克林顿县的地方。在这里，他宣称已经信主，并于1820年加入了由艾萨克-丹顿（Isaac Denton）担任牧师的Clear Fork教会。1830年，他将自己的会籍转移到坎伯兰县的硫磺教堂，并获得了讲道许可，1835年被授予牧师资格。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在田纳西州奥弗顿县的锡安教会，他被选为该教会的牧师。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46年。从1828年到1879年，他几乎每年都是斯托克顿谷协会的信使，并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但从1838年到1871年的几年除外，当时他因健康状况恶化而要求免职。他于1881年6月30日去世。

工会协会

关于这个古老而又早已消亡的协会，现在所知甚少。本尼迪克特（Benedict）旧史中的简短陈述，旧教会记录中对它的一些提及，以及邻近兄弟会会议记录中对它的一些暗示，构成了现在可以获得的有关其起源、行为过程和解散的所有信息。根据本尼迪克特的说法，它“于1806年在本州的西南部成立”。其领土位于绿河协会的西部和南部。它可能包括以下大部分或全部的教会，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教会，其名称尚未确定。穆伦堡县的哈兹尔溪和内尔森溪；俄亥俄县的海狸坝；沃伦的普罗维登斯、贝斯福克和联合；巴特勒的米德韦和沙溪；以及艾伦的硫磺泉。在聚集这些教会并担任牧师的牧师中，有塞缪尔-戈德豪斯、约翰-海托尔、泽克-莫里斯、爱德华-特纳、詹姆斯-基尔和本杰明-塔尔伯特。有一些事情，无论是在它的章程、原则摘要，还是在程序的顺序上，都导致邻近的兄弟会不愿意往来。一方面，它在教义上是阿米念派的，另一方面，它拒绝认可大联盟的条款，这一点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

是，它与邻近的协会不和谐。

1809年，有人申请与红河协会通信。但该兄弟会由于几个原因而拒绝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教义缺乏相似性。联合会很快就开始遭受自己的教会之间的不和，这很可能是由于被迫与邻近的兄弟会隔离而造成的。大约在1812年，人们认为解散联盟是权宜之计，因为事实证明它不是联盟。但由于教会打算与邻近的协会联合，他们认为谨慎的做法是表达他们的正统观念，使他们能被这些兄弟会接受。他们似乎以联营的身份做了这件事，然后就立即解散了。第二年，红河会在其会议记录中列出了以下内容。“以前组成联合协会的兄弟，以前在我们的会议记录中被宣传为不守规矩，他们已经表示满意，现在加入了我们的联盟。”

组成联合协会的大多数教会已经与旧的绿河兄弟会联合起来。在1812年该机构的分裂中，他们落入了加斯珀河协会的行列。1820年，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了德拉克溪协会的组织。关于联合协会的主要牧师，其他地方已经说过了。

红河协会。

这个兄弟会的起源已经在一般历史中解释过了。这里只需重复一下，主要位于田纳西州的坎伯兰协会在1806年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命令，将其领土划分为两部分。“位于红河和坎伯兰河之间的被称为红河山脊的山地，被同意作为总的划分线。该山脊南部和东南部的教会保留了坎伯兰协会的名称和章程，而在山脊另一侧的教会则自行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名称为红河。1807年4月15日，分配给新兄弟会的教会由他们的信使在位于田纳西州靠近肯塔基州的Forts Meetinghouse（后称为红河）开会，并在那里组成了“红河浸信会”。组成中的12个教会，其中三个在田纳西州，一个（威尔斯河）的位置不详，八个在肯塔基州。据了解，这些教会的名称和位置如下。

罗伯逊县（Tenn.）的红河和半朋；斯图尔特县（Tenn.）的库布溪；特里格县的干溪、小河的泥泞岔道和小河的欢乐山；洛根的泥泞河；克里斯蒂安的塘河麦克法兰斯岔道和红河的西岔道；亨德森的格雷夫溪；以及里昂的艾迪溪干岔道。这些教会的成员人数没有记录；但在第二年，又有九个教会加入了联盟，这样，协会在1808年就有了21个教会，总共有550名成员。在协会的章程中，可以确定的被按立的传道人有：约西亚-霍恩、达德利-威廉姆斯、杰西-布鲁克斯、路易斯-摩尔、约伯-霍布斯、罗伯特-史密斯和菲尔丁-沃尔夫。威廉-安格尔（William Aingell）是一位有执照的人，从教会成立起就一直担任该机构的书记员，直到1821年由斯格福特（Sugg Fort）接任。在几年内，该协会还增加了其他几位牧师，其中最有效的是鲁本-罗斯。该机构的传道人供应非常充足，其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1813年，即协会成立后仅六年，它就有40个教会，1,791名成员。

该协会的领土现在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决定对其进行划分。分界线从西岔河春溪的教堂开始，“向北包括红河西岔河、巴伦泉、戈申、长溪、埃比尼泽和中心，以及位于该线以东和以南的所有教堂，这些教堂仍然是红河浸信会的成员。”长老Sugg Fort、Ashur Shelton、Jesse Ford、John Bobbitt和兄弟Anthony New被任命帮助下层地区自行组成一个协会，被称为小河浸信会”。在这次会议上，任命了田纳西州一般通信会议的信使，并向该组织的基金发送了10美元的款项。

由于领土的划分，红河协会在1814年减少到19个教会，有1,001名成员。但这些教会充满了热情，被传教的精神热烈地激励着；机构的生长也相应地迅速。下面这段话来自那位费尽心思的观察家T. N. Lyne的笔下，将显示当时该协会在传教问题上的敌意。

“在1815年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以下内容：’ Art. 17. 费城浸信会外国传教士委员会的通函已提交，并在协会中宣读；因此，决议任命Sugg Fort长老为委员会，与上述委员会通信，每年转发一份我们的会议记录，并要求提供上述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供我们协会范围内的牧师和人民进一步参考。1817年，协会感激地确认了上述委员会相应秘书的收据；但呼吁各教会表达他们的赞同或反对；但在1821年，在收到一份从某种未指定的原因寄给协会的通知后，’ 决定放弃我们与委员会的通信’ 。”

该协会继续大力发展，直到1822年，当时它有30个教会，2078名会员。这是该兄弟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会员总数。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其人数变化不大。但在其成员中存在一种影响，这种影响注定要极大地扰乱其和平，削弱其力量，减少其人数，如果不是最终使其消失的话。

早在1816年，一些年长的教友开始对年轻的牧师表现出一些不满，原因是他们的传教，即“福音的邀请是对所有被传教的人，”以及呼吁罪人“悔改并相信福音”。一些年老的弟兄们的这种低沉的咕哝声并没有什么作用，直到一些牧师和其他人，其中最主要的是亚伯拉罕-班布里奇，在1815年左右从利克协会的领土上搬来，并在这些教会中定居。这些人一在红河协会的教会中获得地位，就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和狂妄的态度，鼓吹反传统主义的主要原则。不仅在牧师和教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教义观点差异，而且还迅速产生了激烈的党派精神。亚伯拉罕-班布里奇（Absalom Bainbridge）在1823年的通函中以非常晦涩和形而上学的风格写道，其中包含以下语言。“我们认为，在创立世界之前，有一个由永恒的三位一体订立的盟约存在，这一点是可以推论的。从神的第二个位格所从事的工作来看，是不可能的。第一。他要拯救天父赐给他的一切”。然后，他把天父赐给他的人描述为基督的新娘，继续说道“新娘被认为是一个破产者，神圣的正义要求在她的丈夫手中得到满足；而正义总是要求惩罚与罪行完全成正比。．．．正如那些被赐给基督、名字被写在羔

羊生命册上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增加或减少一样：同样，他们的任何罪行也不可能不归咎于救主，或者他所受的痛苦多于或少于完全符合无情的正义的要求。”

这些模糊的猜测不断地从讲台上传出，而且，常常是以蔑视的精神，而不是以福音的温柔和温顺。安提诺姆派的人被他们迷住了，并从他们身上吸收了一种神圣的自我主义，使他们变得虚荣、专横和不宽容。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感到厌恶，而且，可能是太不注意掩饰他们对如此神秘的教义体系和如此无望的讲坛管理的蔑视。很明显，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纷争，否则各方就无法和平共处。贝瑟尔协会1826年的通函对调整这些困难的方式作了如下描述。

“这种状况继续恶化，直到1824年，协会向各教会提议召开会议，本着兄弟般的基督教精神，讨论我们之间有争议的那些教义问题。因此，24个教会派出了他们的代表，他们于1824年11月24日在基辅洛根县的Union M. H. 举行会议。在组织起来之后，大家要求提出悲伤的原因，唯一表现出来的是，传讲赎罪的性质是一般的或普遍的’。在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大会以全票通过，决议如下。我们同意，在关于赎罪的问题上说了这么多之后，虽然存在一些小的情绪分歧，但我们还是要在和平与和谐中共同生活，互相忍让和宽容。

“当大会因此决定向埋葬他们所有有争议的武器，行使兄弟之爱和基督徒的宽容，许多人对我们弟兄之间和我们教会中的和平与和谐的前景感到高兴。但可惜的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很短；因为当协会在1825年开会时，读到这封信时，……发现有16个教会宣布他们决心不接受大会的建议：而且，有些信中透露出不友好的情绪，其程度比以前任何场合都要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议，（由安排委员会提议）”协会将自己分成两个协会，让每个地区的每个教会都能选择加入哪个协会。此外，如果这个计划被采纳，我们建

议协会建议各教会，如果有任何一个或多个成员出于宗教的良知而不满意，就给他们颁发退会信，让他们加入任何一个协会的教会。这些决议得到了协会的通过，并据此进行了划分”。在完成这一安排后，“下层”或新协会被称为BETHEL，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是该州最繁荣的兄弟会之一。

1826年，红河教会减少到18个教会，有829名成员；同年，贝瑟尔教会有12个教会，有1,018名成员。但在那个时期，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个古老的兄弟会在当时的规模比后来的任何时候都大。从那个时期开始，它的历史就是一部衰败和消亡的历史。它不仅持有几乎是反传统的教义体系；而且还宣布反对当时的所有慈善团体。”在1827年的会议记录中，“莱恩先生说，“我读到以下内容。第六条。协会建议组成这个机构的教会不要邀请贝瑟尔协会的传教士向他们讲道，或邀请传教士或教友与他们坐在一起开会，或与他们交流’。”一些教会不同意这个建议，第二年它就被取消了。”纸上谈兵，“莱恩先生继续说，“但作者不相信它在实践中被广泛废除。””1831年，春溪的教会“同一作者继续说，“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协会能在‘主日学、小册子、圣经、传教士和坎贝尔主义’方面做到明明白白，答复如下。决心，本协会认为，基督的国度及其法律、法令和制度对宗教方面需要关注的所有事情都有充分的规定；除此之外的宗教机构，无论表面上多么可信，效果上多么有希望，都不是神圣的任命；而是反基督教的，不属于圣徒的国度。”同年通过的一项冗长的决议承认帕克的双种子学说在各教会中盛行，并对该异端的主要特征提出抗议。但读者会感到，这个机构在1837年关于牧师的召唤和支持的通函中达到了荒唐的最高点，以下是该通函的摘录。”我们相信，在表明给予和接受都是正确和符合圣经的情况下，我们要问，我们根据什么原则，为了什么目的给予？因为神让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肉体的东西传给那些传给我们灵性东西的人。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传播福音，或者让福音更广泛地传播而奉献；因为那完全属于上帝。”

在那个时期，该协会有13个教会，425名成员。从那以后，它的发展历程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它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区别于当时“正规浸信会”的教义，但人数却在稳步下降。1880年，它由7个教会组成，总共只有118名成员。

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被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视为田纳西州的协会，尽管在其成立时，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教会位于肯塔基州。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它是一个非常繁荣和有影响力的机构，从它那里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所有的协会，这些协会位于肯塔基州南部，在L. N. R. R. 和田纳西河之间。但由于被几个反复无常的传教士引导，采用了无情的反传统主义体系，并拒绝了上帝为建立它而提供的手段，它逐渐萎缩，变得无足轻重，并有可能彻底灭亡。

这个兄弟会在其早期得到了良好的祝福。

牧师的供应，其中一些人是具有良好能力和效率的传教士。但它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赶到了其他协会，与此相关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简况将被更恰当地描述。关于这个机构的一些早期传道人，我们已经说了一些。

威廉-洛伊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虽然他来到西部后没有加入任何教会，但他是老红河协会范围内最关心和最活跃的传教士之一。辛普森县的一位老年公民在大约15年前提供了这个奇特的人的以下简况。

他于1756年2月17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幼年时，他被父母带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奥兰治县，在那里长大。20岁时，他应征加入殖民地军队，在独立战争中服役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在一家车轮制造厂当学徒。1778年5月21日，他与玛格丽特-费尔结婚。他是一个肆无忌惮的邪恶青年；但在他结婚的时候，已经悔改认罪了。他的妻子也很快就深深地悔改认罪了，洞房变成了一座哀伤

的房子。他们没有自己的圣经，就借了一本，自己读神的话语，并进行祷告。妻子首先找到了平安。她立即加入了一个浸信会教会。一段时间后，罗先生与卫理公会的人结合了。六年后，他搬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印第安人区”。在这里，他加入了浸信会，并被指派为牧师。他只讲了几个月的道，就因异端而被排除在外。此后，他加入了敦克教派；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他们，此后他再也没有属于任何教会。1796年春天，他搬到了田纳西州的萨姆纳县，同年10月，在之前开辟了一条穿越山脊的路线后，他在现在的辛普森县定居，成为该地区的第一个居民。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是一个热情善良、精力充沛、坚持不懈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机械师，对该县未来的定居者非常有用。他制造了辛普森县目前范围内的第一把斧头、第一把犁、第一台纺车和第一台磨坊（用于制造蜂蜜）。他还在该县宣讲了第一篇布道，并为第一对夫妇（詹姆斯-巴特勒和慈悲-洛）举行了婚礼。

他非常古怪，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疯子；但他保持着无可指责的道德品质，并以极大的积极性将他的精力主要用于为他人谋福利，并受到邻居们的高度敬重。一旦人们开始在他周围定居，他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向他们布道，挨家挨户地警告和恳求罪人，并流了很多眼泪。他没有给任何人施洗，也没有聚集任何教会，但他在处女地播下了福音真理的种子，并用自己的眼泪浇灌它们，“伟大的日子”将揭示他所完成的任何好处。他在晚年变得非常肥胖，但仍继续讲道；当他变得无力站立时，他就坐在椅子上劝说人们。1835年3月9日，他死于心脏膨胀症。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如果这就是死亡，那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

约翰-本布鲁克是红河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他是北卡罗来纳州人，在Pedee河边长大，在那里接受了Daniel Gould的洗礼，并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传教。与露西-卡顿结婚后，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1806年左右定居在现在辛普森县的南部。起初，他在这里与德拉克溪教会联合，但后来，他建立了湖泉教

会，并成为该教会的牧师，只要他在肯塔基州讲道，就一直为该教会服务。

本布鲁克先生接受的教育不多，但他拥有强大的本土智力，非常熟悉《圣经》，并且是一位出色的演讲者。有一次，他与丹尼尔-帕克就双种子学说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帕克先生即使不是该学说的作者，也是其制定者。在这场辩论中，本布鲁克先生清晰有力地打击了这一教条，以至于在红河协会中极大地遏制了这种可悲的投机行为的发展。他作为一个演讲者备受钦佩，在他的教会中非常受欢迎。但不幸的是，他把蒸馏威士忌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并很快就沉溺于对威士忌的过度使用。泉湖教会试图对他进行惩戒，但他的声望很高，教会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他。他告诉少数人，他们可以把他们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对他们的牧师大发牢骚，但他宁愿他们带着信，加入邻近的一个叫新塞勒姆的教会，他们也这样做了，大约有12人。但他酗酒的习惯越来越严重，直到他陷入公众的耻辱之中。1826年，他搬到田纳西州的哥伦比亚。在这里，他改过自新，恢复了与弟兄们的关系，并被召到哥伦比亚教会工作，在那里他一直服侍到他去世，大约在1832年。

坎伯兰河协会。

这个兄弟会现在主要位于普拉斯基县，但在其早期历史中，它的一些教堂位于林肯，其领土向南延伸至田纳西州的边界。在其成立之前，泰特溪协会已将其领土向南延伸，包括韦恩县的一部分。1809年，在麦迪逊县白橡树池塘举行的最后一个兄弟会的会议上，以下六个教会“从这个协会的南部地区，根据普遍联合的条款，在加入另一个协会时被解散：”林肯郡的双泉教会；普拉斯基郡的白橡树教会、下沉溪教会（现为萨默塞特教会）、坎伯兰岔路口教会和联合教会；以及韦恩郡的大下沉教会。这些教会与韦恩的海狸溪和奥特溪教会一起，在1809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由他们的信使在沉溪聚会，并在那里组成了坎伯兰河协会。这些教会的成员总数没有给出，第二年的记

录也已丢失。但1811年的会议记录报告了13个教会，有447名成员。组成后增加的五个教会是：Little Spring、Flat Lick、Fishing Creek、Pleasant Point和New Hope。就目前所知，协会的传教士有Richard Barrier、Isham Burnett、John Smith、Stephen Collier、Wesley Short、Thomas Hansford、Thomas Hill、Thomas Wolverton、Moses Foley、Malachi Cooper、Peleg Baker、Joseph M. James和 Richard Collier。

该协会成立后不久，在其教会中开始了一场非常宝贵的复兴，并持续了一段时间，大约三年或四年。

一些新的教会被聚集起来。在1812年，有368次洗礼。

而旧的则大大增加。据报道，年轻的Asso-Lee的成长如此迅速。在1814年，该协会有19个教会，总共有 1,106名成员。坎伯兰河教会，这与林肯郡的Hurricane教会一起，1812年被接收进入，该协会是该机构中最大的。它位于溪流的北面，在诺克斯县巴伯斯维尔（Barboursville）下面几英里处。

由于解散、分裂和骚动，这个迄今为止繁荣的兄弟会失去了近一半的成员总数。在1818年，它有18个教会，只有623名成员。但它的哀伤很快就转为喜悦。大约在1820年，一场最强大的复兴在各教会中开始，并持续了两三年。在这段主所赐的复兴期间，该协会的成员总数大大增加了一倍以上。1823年，该机构已增加到22个教会，有1,494名成员。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又有两个教会加入。

1825年，人们认为有必要将旧协会领土南部的教会组成一个新的协会，因此，下列教会为此被解散：Big Sinking、Bethel、Otter Creek、Liberty（以前是Cedar Sinking）、Pleasant Point、Stephen's、Monticello、New Hope

和White Oak。这样一来，老协会就剩下14个教会，有903名成员；而新协会则有10个教会，有492名成员，名称为南康德。

从这时起直到1837年，坎伯兰河协会一直在前进，人数上没有什么变化。坎贝尔派分裂时期的记录已经遗失；但人们相信，这个兄弟会并没有因为那场运动而遭受巨大损失。1836年，该团体的人数与十年前报告的人数大致相同。1837年，当时在肯塔基州以如此显著的方式盛行的伟大而持久的复兴运动传到了本会，并像在本州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盛行了十多年之久。在十二年内，该机构的成员又增加了一倍。

但即使在这个繁荣的季节，也有一个严重的障碍，妨碍了它本来可以提供的欢乐。上帝的子民因他在众多罪人的皈依中奇妙地展示了天国的恩典，并将圣灵如此丰富地赐给他们自己而心胸大开。他们渴望与他们的弟兄们一起，将有福的福音传给国内和国外的穷人。该协会在其整个历史上名义上是一个传教机构，并偶尔任命传教士在其范围内工作，并要求教会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补偿。但现在该机构中反传教士的因素越来越多，阻碍了促进系统性仁爱的一切努力。党派精神在各教会中形成，反传教士派最终变得如此不宽容，以至于要求协会放弃与所有邻近的兄弟会的通信，因为这些兄弟会容忍传教士协会。这个通信问题在1861年被提交给协会。

尊敬的理查德-科利尔（Richard Collier），长期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站起来说，“我们是一个分裂的民族”。两党分别成立了组织，传教士党在屋子里，而另一党则在看台上。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最初的坎伯兰河协会。反对传教的一方在组织时有两个教会，683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得到了邻近协会的承认。它享受了几个复兴的季节，并且大约恢复了它在反宣教分裂中失去的东西。至少在理论上，它仍然有利于传教；但它所处的国家一般都是山区，大部分土地都是不毛之地：因此，在国外传播福音的工作很少。它在支持自己

范围内的传教士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且在把罪人带到基督面前方面可能取得了一般程度的成功。1881年，它报告了17个教会，有1,422个成员。根据其官方报告，在其存在的前72年中，有47年受洗进入其教会的团契，有5080名信徒。

这个古老的兄弟会一般都有相当多的牧师；其中有几个人具有良好的传道能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拥有非常适度的恩赐和小的成就。关于其最突出的先锋传教士，在其他地方已经作了一些介绍。

威廉-斯托克迪尔是本杰明-斯托克迪尔的儿子，他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早期移民，大约于1810年出生在基辅的普拉斯基县。他由一个寡居的母亲抚养长大，他在婴儿期就失去了父亲。虽然从小就从事艰苦的劳动，但他获得了足够的教育，使他能够在普通学校教书。他在理查德-科利尔和罗伯特-麦卡利斯特的传教下信主，并于1837年接受了后者的洗礼。他加入了他家乡的新希望教会，直到他去世都是该教会的成员。1838年，他被按立为执事；但由于发现他对拯救罪人有强烈的热情，而且善于演讲，教会准许他去讲道。1843年，他被按立为牧师，并立即负责他所加入的教会的工作。他还被召去为坎伯兰河协会的其他教会服务。上帝极大地祝福了他的事工，使罪人转向救赎。但在这期间，好人的劳动是短暂的。他感染了肺部疾病，很快就结束了他在世的生涯。就在他死前四天，他没有预料到他的结局是如此之近，他说“我知道我的寿命不长，但我活着的时间，我打算用来向罪人传讲耶稣”。1855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带着虚弱的声音，在坎伯兰河协会前讲了开场布道。在接下来的星期一，他积极参加了该机构的业务。周二，当他回到家时，他对他的妻子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回来的协会”。星期三，他在学校教书。那天晚上，他的痛苦非常大，在9月6日星期四早上，他从尘世的忧虑和痛苦中释放出来，无疑得到了好人的回报。

马拉其-库珀是普拉斯基县的前驱传教士之一。据推测，他在1803年聚集了老渔溪教会，并为其传教多年。早在1811年，他就是坎伯兰河协会的主持人，直到1822年才代表他的教会参加该机构。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他的其他情况知之甚少。他的后代众多，其中几位有用的牧师。

詹姆斯-沃里纳是弗吉尼亚州人，出生于1773年10月18日。他于1802年首次加入白金汉郡的教会，并几乎立即开始宣讲救恩的喜讯。1804年，他被按立为牧师，并成为皮特西尔韦尼亚县Zions Hill教会的牧师。除了履行牧师的职责外，他还在其出生地的州内广泛旅行和布道，大约有12年。1816年，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现在的拉塞尔县的克里尔斯博罗定居。在这里，他协助奠定了该地区早期教会的基础。他曾是周围几个教会的牧师，并继续在牧师岗位上工作，直到晚年。1862年2月14日，他被召去接受奖赏，成为基督辛勤的仆人，已近60年。

W. F. RICHARDSON在坎伯兰河协会担任了近三十年的显要职务。他于1818年出生于凯基州的普拉斯基县。他于1837年加入洛克里克教会，并于1845年在那里被按立为牧师。他曾在不同的地方担任过几个教会的牧师。从1854年到1860年，他担任协会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两三年的协会主席。他是一位好的、认真的传道人，具有出色的实际判断力，并在其协会范围内为鼓励传教和主日学做了很多工作。大约在1875年，他被叫去交代他的管家工作。

平里克教会的威廉-格里夫斯（WILLIAM GRAVES）即使不是最老的，也是坎伯兰河协会在世的牧师中最老的一个。据信他是普拉斯基县人，现在离四十岁不远了。他的讲道恩赐并不高；但他具有热情、热心的气质和温柔怜恤的讲话，在宣教领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劳动者。他受雇于总协会，有些年头，作为山区传教士做了很好的服务。

约翰·O·苏特兰德是坎伯兰河谷上游地区在他那一代人中最有能力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他于1812年10月出生于肯塔基州的拉塞尔郡。大约在21岁的时候，他在基督里得到了希望，并与浸礼会结合在一起。大约三年后，他被推举为牧师，此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他的神圣使命，大约47年。他的工作领域包括林肯、普拉斯基、拉塞尔、韦恩、诺克斯和其他县市。Flat Lick、Mt. Salem、Somerset和其他著名的教会都在他的领域内，享受他的牧养劳动。几年来，他是总协会的传教士，在上述各县做了宝贵的工作。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他与浸信会原则的反对者接触，并参与了几次公开辩论，在这些辩论中他表现出良好的能力。但他的主要工作是引导罪人归向基督，在这一点上，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是一个清晰、健全的福音传道人，而且是一个雄辩家。在忠心耿耿地为这一代人服务之后，他于1883年8月19日在萨默塞特附近的家中死于肺病。

利克协会

关于这个兄弟会的起源，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细节。它的起源纯粹是在Town Fork教会发生的个人困难，发生在老雅各布·科瑞和托马斯·刘易斯之间，涉及几个奴隶的交换。其他教会被要求帮助调整困难，就卷入了这场纷争中。它继续在各教会中散布其有害的影响，新的问题也被拖入其中，直到它最终被卷入艾尔克霍恩协会。这个机构的决定只是加剧了麻烦；1809年，几个教会拒绝在协会中代表自己。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一些牧师向心怀不满的教会发出了一封通函，加剧了不满情绪，并邀请他们在1810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派信使到费耶特县的布莱恩茨，也就是艾尔克霍恩协会指定在伍德福德县的清溪开会的那一天。在Bryants的派别以Elkhorn协会的名义组织起来；但在会议结束前，将名称改为Licking协会。参加会议的教会有：泰茨溪、布莱恩茨、干流、东希克曼、刷子河、乌鸦溪、石角、平立克、麋鹿立克、米尔溪和石桥。这11个教会总共有764名成员。加入该组织的牧师有安布罗斯-

杜德利、约翰-普莱斯、约瑟夫-雷丁、约翰-巴尼特、刘易斯-科班、理查德-托马斯、约翰-康纳和巴特利特-班尼特。当这两个机构还在开会的时候，艾尔克霍恩协会派出了一个委员会，努力实现和解；但事实证明这一努力是失败的。

1811年，这个新的兄弟会在波旁县的石角镇举行了它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安布罗斯-达德利（Ambrose Dudley）再次当选为主持人，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25年去世。约翰-普莱斯再次当选为书记。以下是新增的教会。Boones Creek, 2d Town Fork. 卡梅尔山、小胡斯顿和西拉斯岔道。该协会现在有16个教会。

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1820年，Licking协会除了与Elkhorn有不可调和的争执外，在教义和政体上与周围的兄弟会并无不同。与邻近协会的通信，似乎它与本州的浸信会保持着定期的完全和谐。1814年，外国传教士的问题首次被提交给它，并得到了如下处理。“路德-赖斯牧师关于传教事务的来信，被召集并宣读。同意给Rice弟兄写一封友好的信，并将他寄给我们的小册子的钱汇给他；但我们不参与目前形式的传教事业。”第二年，同意“本会向赖斯长老表示感谢，并通过他向他们尊敬的外国传教士委员会的兄弟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关注，我们将乐于每年向他们发送一份我们的会议记录，并希望上帝在他的旨意中为福音进入我们国家的异教徒中打开一扇门，届时我们相信我们将愿意参加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业务。”

1818年，该协会同意与Long Run、Franklin、North Bend、Union和Elkhorn协会通信。现在，人们满怀信心地希望利克协会能够完全加入该教派的大联合。这个热切的希望很快又被浇灭了；因为就在第二年，泰特溪协会就大联合的条件提出的通信建议被拒绝了。南区协会的通信提议也被拒绝了，因为怀疑该兄弟会有不健全的信仰。有几个教会要求放弃与艾尔克霍恩的通信联

系。然而，这一要求目前被拒绝了。

1820年，利克协会在肯塔基州首次积极表明了对浸信会教派的信仰和秩序的背离。它在这一年的第一个行动记录在以下文字中。“他们的信使E. Waller、J. Sims和E. Mason收到了来自埃尔克霍恩协会的一封信；经宣读，同意将信搁置，并放弃通信，因为该协会仍未触及原有的困难，而且在教义方面出现了新的困难。”这个协会现在已经存在了十年。它的教会与埃尔克霍恩的教会混杂在一起，占据着相同的领土，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还占据着相同的房屋。

同年，一封来自浸信会国外传教士委员会的通函被摆在桌面上，这相当于撤销了与该组织的通信。约翰-泰勒的小册子，题为《关于传教的思考》，对慈善机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被提请协会注意。于是协会“同意接受它，并建议我们的弟兄们阅读它”。为了给那次令人难忘的会议的狂热性加分，会议记录中记录了以下内容。“讨论了Dry Run来信中的内容；根据动议，同意我们作为一个协会，采用特殊浸信会的名称，其唯一目的是通过我们的名称表达我们对特殊赎罪、个人选择等教义的看法。”当时，特殊浸信会这个名称并没有适用于美洲大陆上的其他浸信会组织。笔者也不知道此后是否有任何宗教团体采用了这一名称，除非是那些为了加入这一特殊兄弟会而采用的教会。两年后，该协会宣布它不在大联盟中。

在朗润协会和富兰克林协会的调解下，1826年5月，朗润、富兰克林、埃尔克霍恩和利克协会的使者在Town Fork举行了一次会议，目的是实现和解，并恢复最后提到的两个兄弟会之间的通信联系。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利克和埃尔克霍恩之间已经中断了六年的通信，在第二年秋天又恢复了。从这一时期开始，利克和邻近协会之间的通信没有中断过，而且前者享有适度的繁荣，大约有九年的时间。这个显然注定失败的协会似乎变得虚荣和傲慢，其比例超过了它的繁荣程度。

1830年，当周围的兄弟会处身于坎贝特分裂事件中，利克协会似乎乐于将它的和谐与安宁与它的姐妹们的动荡和苦难形成对比。在这一年的通函中，它说：“在浸信会队伍中如此普遍的分裂和分化，却被挡在我们之外，而且我们被允许享受不间断的和谐，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在这一时期，安德鲁-富勒是肯塔基州浸信会的一位受欢迎的阐释者，他的神学体系，特别是关于赎罪的范围，比约翰-吉尔的体系更受欢迎，后者在更早的时期就被普遍接受。利克协会将目前的麻烦归咎于这种“背离”，在其邻近的协会中，并非常自由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即安德鲁-富勒和约翰-格拉斯各自主张的教义体系的比较优势。她将格拉斯先生的体系（由罗伯特-桑德曼推广，因此被称为桑德曼主义）与坎贝尔主义相提并论，并这样表示。“我们对约翰-格拉斯的体系和富勒先生的体系有同样的友谊”。

该协会在人数上仍然继续缓慢增长，直到1834年，它达到了32个教会的成员，总共有1483名成员。这是它有史以来达到的最大数字。1820年的交易已经充分表明，该机构反对传教。但现在教会中更激进的人开始吵着要直接表达这个问题。因此，该协会在1834年以下列语言记录了它的观点。“在回答我们教会的几封信中提出的建议时，我们宣布不把传教士、圣经、小册子[和]节制协会、神学和主日学校以及浸信会作为宗教机构；相信它们没有神的许可。”

这项决议或声明是这个兄弟会的麻烦的开始。邻近的协会，甚至她自己的一些教会，都容忍了她的傲慢和反传教士的倾向，希望在更好的建议占上风时，能将她重新纳入总工会。早在1824年，朗润会就对与她继续通信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但后者在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是继续我们与[埃尔克霍恩和利克]的通信是权宜之计，也是适当的，我们仍将继续执行最初制定的路线，希望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毫无疑问，其他协会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继续通信的。但现在该州的浸信会成员已经确信，一些系统

的合作计划对他们的繁荣是必要的。为了实现这一信念，肯塔基州浸信会已经组织起来，并成立了一些辅助性的协会，以便在其设计中进行合作。但现在利克协会大胆地宣布不与她相应的兄弟会为推进基督的国度而采取的手段建立关系。这是不可容忍的，不可能期待更长时间的容忍。Sulphur Fork协会立即拒绝了进一步的通信；Elkhorn和Long Run在1837年撤回了通信，而浸信会在1838年撤回了通信。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利克协会与肯塔基州浸信会的关系完全改变了：因此，她只与三个小型的、新的反传统和反传教士的协会通信，即：泰茨溪、塞勒姆和普莱森特。

从它宣布反对传教士协会和其他慈善机构，并因此与该州浸信会的总体联盟分离的时期开始，这个兄弟会在若干年内几乎一直因内部分歧而陷入困境。Dry Run的教会在宣布不与传教士协会合作的同一年退出了该协会。1837年，东希克曼（East Hickman）和里奇兰溪（Richland Creek）退出；1839年，米尔溪（Mill Creek）、白杨林（Poplar Grove）、白橡树溪（White Oak Run）、北福克（North Fork）和利克斯特（Licking Locust）因连续两年未能代表自己而被从协会中剔除。该协会对其对手或反对者的态度以前从来都是和蔼可亲的，现在其讽刺也变得更加尖锐，与内部分歧的增加成正比。

1845年，托马斯-P-达德利被任命撰写下一年的通函。他写的主题是“基督教的战争，包括基督和教会的永恒的精神合一”。在协会成立之前，他向一些教友展示了这份文件，并进行了私下讨论。杜德利先生得知有人会对这封信提出反对意见，就拒绝提交这封信，而且暂时没有发表。但是它的内容在教友之间进行了讨论，而且正如杜德利先生所说，它的教义被歪曲了。为了纠正公众心目中留下的错误印象，杜德利先生在1849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印刷并分发了一千份这封信。这篇论文的风格费力而晦涩，但其中所包含的教义实质被理解为如下内容。

1. 上帝创造了两个不同的人的家庭。“亚当”是被创造的，被称为“自然人”。“大橡树”及其无数的树枝、树叶和橡子，都包含在它产生的橡子里：所以整个人类家庭，包括其所有世代的无数人，在他被创造时都包含在亚当里。

2. 另一个家族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创造的，与耶稣基督同时创造，被称为属灵的人。正如自然家族的每一个灵魂都包含在亚当身上一样，属灵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在耶稣基督被创造时都被包含在他身上。

3. 人们所说的这些家庭的繁衍，只是上帝在起初即时创造的东西在人类认知中的发展或表现。

4. 这些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统一的、不可改变的。自然人的本性是完全败坏的，并且在该家族的每个成员中永远如此。属灵的人是完全纯洁的，在任何程度上都不会被损坏或玷污。

5. 基督徒是一个复合体，由一个自然人和一个灵性人组成，通过圣灵的力量神秘地结合在一起，而每个人的原始性质保持不变，不可改变。

6. 基督徒的争战包括他所组成的两个人之间的终生斗争，在神圣的圣经中通常称为“旧人”和“新人”。最后，属灵的人胜利了，彻底摧毁了他的对手，然后回到上帝身边，上帝派他在这场争战中得到发展。

这个教导被人们称为“双灵魂学说”，被一些教会和利克协会的所有通讯员视为异端。然而，杜德利先生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多数教会都默许了他对小册子的解释。但在小册子出版后，出现了很多骚乱。1850年，预言家浸信会的塞勒姆协会扣留了与利克的通信。James Dudley，“基督教战争”作者的兄弟，预见到了正在聚集的风暴，向Licking协会的所有教会发出通知，

邀请他们派信使于1850年3月在Bryants聚会，目的是努力消除混乱。大多数教会都响应了这个号召。但友谊教会和石角教会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谴责杜德利先生小册子中的教导，并宣布与接受小册子的三个教会以及所有相信他们的人没有关系。这导致了该协会的迅速分裂。友谊教会、石角教会、双溪教会、威廉斯堡教会、雷斯福克教会和福克利克教会退出，并组成了一个新的兄弟会，其名称为“双溪旧正规浸信会”。这发生在1850年。第二年，肯塔基州的所有协会都扣留了与利克的通信联系。该机构仍然与两三个遥远的兄弟会交换会议记录，但在1853年，甚至连这种通信的影子也被放弃了。但是杜德利先生，50多年来一直是该协会的领导精神，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演讲出色的人，通过访问各个协会，在他们中间传教，并明智而谨慎地与他们和解，他成功地与那些他的协会已经疏远的大多数兄弟会重新建立了通信联系。

自1855年以来，该机构普遍享有和平与和谐。但是，自1834年宣布不与当时的所有慈善事业合作以来，它的人数和影响力持续下降。从1834年的32个教会，1,483名成员，到1878年下降到15个教会，438名成员。至少有50个教会，分布在大约20个县，几乎囊括了该州的整个蓝草地区，都曾是该协会的成员，而且据信其中没有一个教会被和平地解散，加入任何其他兄弟会。杜德利先生给出了12个已经解散的教会和9个已经退出的教会的名字。在1878年，该机构完整地保存了它的记录。它每年都在指定的时间开会。然而，在1862年，它未能处理任何事务。在该机构存在的前68年中，其教会报告的受洗总数为1,977次。

在其历史的早期，这个机构得到了一个能干而高效的牧师团队的祝福。前面几页已经介绍了其中大多数人的情况。

托马斯-帕克-杜德利（THOMAS PARKER DUDLEY）是迄今为止利基协会中最杰

出和最有影响力的牧师，自从父亲们离开后。他是著名的先驱传教士安布罗斯-杜德利的11个儿子和3个女儿中的一个，于1792年5月31日出生在凯伊特郡的费耶特县。他在家乡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16岁时受雇于法兰克福的一家商店担任店员。他在那个位置上呆了大约四年，在1812年秋天，他应征参加了与英国的战争。在西北军中，他被任命为小卖部。在拉辛河战役中，他受伤了，被印第安人俘虏。1820年，射入他肩部的子弹被取出，战争结束后在他体内停留了5年。被交换俘虏后，他被任命为派往新奥尔良增援杰克逊将军的部队的军需官，并参加了1815年1月8日在该地的战斗。

从战争中归来后，他被任命为肯塔基州的军需官，并担任该职位两年，于1817年辞职。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位于温彻斯特的肯塔基银行的一个分行的出纳员。他担任这一职务约8年，此后约7年，在该银行的5家分行停业后，他参与了这些分行的清算工作。

杜德利先生于1820年3月加入了他父亲担任牧师的费耶特县布莱恩茨站的教会。1822年，他获得了行使恩赐的许可，并在1823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由安布罗斯-杜德利、约翰-沙克尔福德和亨利-托勒按立为牧师。他立即与他父亲一起担任牧师职务，并在后者去世后，于1825年2月被选为布莱恩茨教堂的牧师。他为这个教会讲道超过55年，虽然年老体弱，无法从事传道工作，但他仍然是教会的名义牧师。他在波旁郡的伊丽莎白教会任职53年；在克拉克郡的卡梅尔山教会任职46年；在斯科特郡的乔治敦教会任职44年。并不是因为杜德利先生缺乏传道能力；他所服务的所有教会，以及他作为主持人主持了45年的协会，几乎具有无限的影响力；但在他的管理下，这些教会都萎缩得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他的教学体系，禁止一切努力将罪人带到基督面前。

他是一个天生能力出众的人，而且具有极大的坚定性、勇气和精力。他似乎

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可以肯定的是，在肯塔基州，很少有传教士能像他对整个协会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在这50年里，他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传教士。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不仅是一个受人尊敬和无可指责的人，而且自他信主以来，还具有无可置疑的虔诚，并为他认为的真理事业而奉献。无论他在早年的生活中被周围的环境所引导，还是一个巨大但不自律的智力的自然弯曲，采用了一个不稳定的神学体系，这可能是趋向于邪恶而不是善良，他都值得被尊重。他仍然活着，虽然已经94岁了（1885年6月），但他的精神力量仍然保持着显著的作用。

莫里斯-拉辛（MORRIS LASSING）被提拔为神职人员。他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他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成年后，他成为一名自由思想家，或不相信启示宗教的人。1824年，他移居美国，不久后定居在肯塔基州的布恩郡。1843年，他从不忠的幻梦中被唤醒，在寻求救主并找到平安之后，于当年8月接受了威廉-休谟的洗礼。他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并向他的教会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他被召唤去做牧师。因此，他于1854年4月29日被按立为这一神圣的职位。他立即承担了布恩县萨迪斯教会的牧师工作，并在他余下的世俗生活中继续在这个岗位上服务。他还进行了大量的旅行，在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教会中讲道。在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患上了心脏疾病，并于1867年1月9日死于这种疾病。

约翰-康纳（JOHN CONNER）是利克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他可能是在弗吉尼亚州开始传教的，后来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在哈里森县定居。他加入了米尔克里克教会，在他在世的剩余时间里，他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也可能是该教会的牧师。1812年，他在协会面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看来他很受协会的尊重。他于1824年9月26日去世，年事已高。

萨缪尔-琼斯在利克协会被提拔为牧师。大约在1825年，他在巴斯县的秃鹰教

堂获得了讲道许可。在这个教会中，他保持着自己的会员身份，并传讲福音，大约有50年。他是一个温和的传道人，但被认为是一个好人，受到他的弟兄们的尊敬，无疑也受到他长期传讲福音的社区的尊敬。他在1875年左右去世。

约翰-F-约翰逊（JOHN F. JOHNSON）在纽约的沃里克协会开始了他的事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利克协会讲道。他是一位能力可嘉的传道人和作家。在杜德利（T. P. Dudley）不在的时候，他于1868年被选为该协会的主持人。他在劳伦斯堡住了好几年，但在第二次结婚后，搬到了谢尔比县，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他曾任贝瑟尔、盐河和其他一些教会的牧师，并以令人满意的能力向他们传道。但他的态度是如此粗暴，而且他的讽刺和漫画是如此随意，以至于人们担心他的布道弊大于利。1879年他死了，在一个很好的老年时。

约翰-特奥博德（JOHN THEOBALD）被认为是目前协会中最好的传教士之一。他在欧文县的长岭教堂被提拔为牧师，他仍然居住在那里。他大约在1843年开始讲道，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道德和宗教声誉。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据说在他的讲道中展现了主的精神。

Gasper河协会。

这个组织是由旧绿河兄弟会的领土划分而产生的。虽然在1804年进行了一次划分，通过这次划分，罗素溪和斯托克顿谷协会从绿河协会中分离出来；但母协会又变得那么大了；部分原因是加入了组成联合协会的教会，部分原因是1810年和随后两年在该地区流行的广泛复兴。绿河协会的第二次划分是在1812年7月在滴水泉（现在的梅特卡夫县）举行的会议上进行的。分界线几乎是南北走向，穿过现在的艾伦县的中部。1812年9月26日，这条分界线以西的16个教会，连同一个新的教会，名为Midway，由他们的信使在沃伦县的普罗

维登斯教堂举行会议；在选举Edward Turner为主持人，Thomas Downs为书记员之后，现在要考虑的协会成立了，其名称来自流经其领土的一条小河。该协会由以下教会组成：沃伦县的Bays Fork、Union、Ivy、Smith's Grove、Mt. Zion和Providence；艾伦的Trammels Fork、Middle Fork和Sulphur Spring；洛根的Center；穆伦堡的Hazle Creek；Sandy Creek，还有巴特勒的Midway；俄亥俄州的Beaver Dam；辛普森的Lick Fork；巴伦的Salem，以及Lick Creek，位置不详。

在这些教会中，1796年成立的联合教会是最古老的。它位于沃伦县的东南角附近。1820年，它加入了Drakes Creek协会的章程，并最终被解散。Hazle Creek是第二个最古老的。

贝斯福克。

它于1797年12月3日成立，至今仍是加斯珀河协会的成员。海狸坝是在1798年3月5日成立的。它位于俄亥俄县哈特福德以南约4英里处。1866年，它接受了一封信，并与戴维斯县协会联合，现在仍然是该协会的成员。硫磺泉，位于艾伦县的西南角，于1798年成立。它加入了Drakes Creek协会的章程，现在仍然是该协会的成员。位于Bowling-Green东南方向约四五英里处，是Green River协会的早期教会之一，但其组织时间不详。它在1820年加入了Drakes Creek协会的章程。大约在1825年，它因其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牧师Samuel Greathouse而分裂，少数人组成了Rocky Spring教会，现在属于Bays Fork协会。大多数人追随其混乱的牧师，被从德拉克斯溪协会中剔除，几年后，被解散了。Trammels Fork位于Scottsville以西约五、六英里处。它成立于1807年，并成为绿河协会的成员。之后，它加入了加斯珀河协会的章程，后来，又加入了德拉克斯河协会的章程。1839年，它在传教问题上出现分裂。协会承认少数人是合法的教会。大多数人加入了现在的贝斯福克协会的组织，

它仍然是该协会的成员。Lick Fork即使不是辛普森县最古老的教会，至少也是最古老的教会之一。它的章程日期不详。在从绿河协会进入加斯珀河的章程后，它又进入了德拉克溪协会的章程，现在它仍然是该协会的成员。Middle Fork是在1808年成立的。它也加入了Drakes Creek协会的章程，并且仍然是该机构的成员。

塞勒姆，位于巴伦县，成立于1804年，并与绿河协会联合起来。在1812年和1820年分别加入Gasper River和Drakes Creek的章程后，它在1822年左右回到了绿河。1840年，当绿河协会在传教问题上出现分歧时，它与其他七个教会一起加入了自由协会的章程，至今它仍是该协会的成员。据本尼迪克特说，利克里克于1809年成立，并与绿河协会联合。1812年，它加入了加斯珀河协会的章程，并保持了五年的成员身份。1816年，它的成员减少到19人，据说不久后就解散了。它的位置不详。它的信使是Joseph, Ab., and James Taylor, G. Harlan和Wm. Beasley。常春藤在1812年成立，加入了绿河，并在同一年加入了加斯帕河的章程。1820年，它加入了Drakes Creek的章程，并在1823年回到了绿河协会，现在仍然是该协会的成员。史密斯格罗夫(Smiths Grove)位于沃伦县北部的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上一个同名小村庄，于1812年成立，同年加入绿河协会并加入加斯珀河协会的章程。1818年，它回到了绿河协会，现在仍然是该兄弟会的成员。锡安山也是在1812年成立的，加入了绿河，并加入了加斯珀河协会的章程。1820年，它加入了Drakes Creek协会，现在仍然是该机构的成员。Center，位于罗素维尔东北约10英里处，由刘易斯-摩尔和爱德华-特纳于1810年6月成立，共有20名成员。在1812年之前，它一直与绿河协会保持一致，当时它加入了加斯珀河协会的章程。在后一个兄弟会中，它一直保持到1860年，从那时起，它一直是Clear Fork协会的成员。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俗称Knob教堂，位于Bowlinggreen以西约7英里处。它于1804年9月由John Hightower审核John Martin成立。它在1812年被绿河协会解散，并加入了加斯帕河的章程。直到1860年，它仍然是后者

的成员，当时它与Clear Fork有联系。桑迪溪位于摩根敦以南8英里处，应该是第一个教会在巴特勒县聚集。它在1812年与绿河协会有联系，但在那一年加入了加斯帕河的章程，并继续在该机构中工作至今。Midway成立于1805年。它位于巴特勒县，在罗切斯特东部四英里处。在加入加斯帕尔河的章程之前，它的协会关系如何，不得而知。在1837年之前，它一直以其原来的名字为人所知，当时它要么改变了位置，采用了新的称谓，要么解散，并立即形成了新的章程，以Point Pleasant的风格。在那个时期，前者是最常见的程序方法。1839年，它改名为蒙特塞洛（Monticello），至今仍以这个名称闻名。值得一提的是，经过70年的时间，加斯帕河协会成立的17个教会中，有14个仍然存在，13个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名称和位置。

在这个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中，有塞缪尔-格雷豪斯、约翰-海托尔、扎卡里-莫里斯、爱德华-特纳、刘易斯-福特纳、本杰明-塔尔伯特、菲利普-沃顿和托马斯-唐斯。其中一些人很快就和他们的教会一起被解散，加入了其他的协会；但他们的位置被其他的人填补了，这些人要么搬到了协会的范围，要么在协会的教会中兴起。

该协会以通常的形式成立，任命了一些信使与邻近的兄弟会进行通信联系。”询问。”问：“问。由牧师在混乱中受洗的成员，是否可以在有秩序的教会中被接纳为正式成员？答。我们认为不可以。”信仰条款、宪法和礼仪规则被命令与会议记录一起印刷。

1813年，该机构的第一次周年会议在贝斯福克举行。约瑟夫-泰勒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参加会议的有21个教会，总共有1334名成员。这是1838年以前本会报告的最大的会员总数。有三个教会被接收，即Tanners（现在是麦克林县的Buck Creek），沃伦县的Bethany，以及穆伦堡县的Nelson Creek（1803年成立）。指定了一个禁食和祷告日。

这个协会似乎在事业上有很大的不足，在牧师的效率上也有可悲的欠缺。无论我们如何崇敬兄弟会之父们的真诚和虔诚，我们都无法避免这样的结论：除了少数例外，他们是软弱无能的。该协会在教会数量增加的同时，其成员总数却在减少。1817年，它有24个教会，只有1,099名成员。在这一年的会议上，它同意与浸信会国外传教士委员会通信；但在1820年，通信被取消。1818年，与肯塔基浸信会宣教会通信的动议获得通过；但在会议结束前，该动议被重新审议，通信被拒绝。三个教会被解散，史密斯格罗夫（Smiths Grove）加入绿河（Green River），塔纳（Tanners）和豹溪（Panther Creek）加入戈申（Goshen）协会的章程。1820年，人们认为划分协会的领土是合宜的，这是以一条从Russellville到Bowlinggreen，然后到Green River上的Honaker's Ferry的线来划分的。这条线以南的教会共有13个，在德拉克斯河协会的风格下被组织起来。加斯珀河协会现在（1821年）减少到11个教会，有693名成员。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成员总数缓慢增加。1827年，“坎贝尔的复兴”传到了这个地区，各教会增加了约350名成员。这使该协会达到了14个教会，有1,255名成员。第二年，人们决定在某些教会举行联合会议，目的是向人们进行更多的布道。这些会议由可以找到的最好的传教士参加，吸引了大量的人群，无疑有助于完成许多好事。但是，由于引入了坎贝尔主义，混乱开始弥漫在教会中，它们也开始枯萎。从这次复兴开始的五年内，该协会失去了近一半的人数。1832年，它减少到12个教会，只有684名成员。这种减少至少部分是由于坎贝尔派与各教会的分离。这是由协会在1831年的会议记录中公布的以下建议体现的。

“亲爱的弟兄们。作为你的咨询委员会，我们建议，请您考虑是否应该关闭您的大门，反对A. 坎贝尔或他的追随者所教导的学说，即。

“第一：否认圣灵的作用，只通过话语使死去的罪人复活。

“第二：那些把（水）洗礼当作新生的人。

“第三：这种人试图打倒所有的信条。

“第四：这种人把基督的神性说得不如上帝。”

1833年，又发生了一次复兴，使各教会增加了近300名成员。同时，协会的精神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大卫-曼斯菲尔德（David L. Mansfield）已经成为一位能干的牧师，并且是该机构的领导精神。William Warder、John S. Wilson, D. J. Kelley, Reuben Cottrel. 等人的频繁访问，在协会中散发出许多光芒，并极大地激发了兄弟会中年轻牧师的热情。迄今为止，与红河、高地和德拉克溪协会的通信已经中断，那些反传教士兄弟会的有害影响，在加斯珀河的理事会中已不复存在，传教的精神开始弥漫在这个团体中。1834年，它决定援助肯塔基州浸信会；并在同一次会议上，同意筹集资金支持一个或多个人在自己的范围内向贫困者传教。1835年，建议举行长期会议，而不是联合会议；并指定在黑兹尔溪和海狸坝举行这种聚会。第二年，指定在Waltons Creek、Stony Point和Cave Spring举行旷日持久的会议。前两个地方各任命了五位传道人，最后一个地方任命了四位。1837年，任命了三个长期会议的人员。这一年，与上一届会议一样，教会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美国和外国圣经协会的工作上。结果是在接下来的圣诞节那天，成立了加斯帕河圣经会。

有一段时间，这些旷日持久的聚会，对人们来说是新事物，而且受到大多数老传教士和教会成员的反对，似乎没有结果。但年轻的传教士，特别是阿尔弗雷德-泰勒，坚持他们认为的这项好工作，并最终开始收获他们忠实播种的果实。1837年12月，阿尔弗雷德-泰勒在俄亥俄县的沃顿溪主持了在绿河下游

国家举行的第一次成功的长期聚会。关于这次聚会，泰勒先生的传记作者说，“许多人公开反对这次会议。另一些人则摇晃着他们老旧的锁头，怀疑这一切可能会导致什么结果。但这位年轻的牧师继续讲道，日夜不停，直到反对者放弃。复兴席卷了整个州的各个方向，所有的阶层都得到了福音。基督徒被对上帝的仁慈的感觉所淹没，而老人和年轻人，父母和孩子，年轻人和少女，都在寻找并发现基督是宝贵的救主。到处都有人宣称信奉宗教。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但所有人都感觉到并承认这股力量是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人。在持续了两个星期的聚会中，在之后的几个月内，有146人通过洗礼被接纳进这个教会。在这次聚会中，一天之内就有84人与教会结合。大复兴的消息传遍了所有的人，许多教会都被唤醒了，希望有一天能举行聚会”。

除了在沃顿河的聚会，泰勒先生在那个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还在池塘河、沙河、小弯、绿河和海狸坝教堂，以及现在的内尔森河站附近的邓肯屋和斯塔姆的烟草屋举行了聚会。所有这些聚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泰勒先生的工作成果促使其他牧师和教会举行了长时间的聚会，在这一年和随后的一年里，协会的各教会中弥漫着最辉煌的复兴。在1838年的协会会议上，各教会报告了591次洗礼。这场复兴使兄弟会的人数在一年之内从15个教会，875名成员，增加到17个教会，1,498名成员。这场复兴一直持续到1843年，当时该团体由24个教会组成，有2031名成员。

从这一时期开始，该协会总体上是繁荣的，并批准了该教派在本州所促进的慈善事业，并为之做出了贡献。它还支持传教士在其境内的贫困地区传教。尽管如此，它还是解散了一些教会。

它不时地加入在其边界上出现的几个新的兄弟会，它的人数和效率都在不断增加。它在战争期间的损失相对较小，而自1864年以来，它的增长相当迅速。

1881年，它有29个教会，共有3,071名成员。威尔伯恩（F. M. Welborn）长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加斯珀河协会记录》，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这个古老的兄弟会及其早期对应关系的宝贵信息，但不幸的是，他没有给出每年受洗加入其教会的人数。

在这个兄弟会的早期牧师中，最杰出和最有效率的是本杰明-塔尔伯特、约翰-海托尔和菲利普-沃顿。在后来的时期，阿尔弗雷德-泰勒、D-L-曼斯菲尔德和约翰-B-邓恩因其能力和有用性而闻名。在这一代人中，它受到了祝福，其效率是本州任何类似兄弟会所无法比拟的。

约翰-邓恩（JOHN B. DUNN）是加斯珀河协会中一位杰出而有用的传教士。据了解，他是洛根县人，在深山老林中长大，当时贫穷的定居者的孩子没有机会获得比普通英国教育更多的内容。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并加入了中心教会，当时在威廉-塔特姆的牧养下。在这里，他在离1833年不远的地方被任命为牧师。大约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会籍迁到了石角，因为他被召来接替那位杰出的基督老仆人菲利普-沃顿，负责该教会的牧养工作。他在这个教会服务了八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835年，他接受了哈兹勒克里克教会的召唤，在那里，他成为著名先驱本杰明-塔尔博特的直接继承人。在这里，他的劳作得到了极大的祝福。1838年，一场复兴盛行，教会成员从59人增加到182人。他在这个教会讲了七年的道。在最后提到的日期，他成为穆伦堡县纳尔逊河教会的牧师。他为这个教会服务了一年，在此期间，教会的成员增加了约10人。1837年，他接替威廉-塔特姆（William Tatum）负责普莱森特教会的牧养工作，并为其服务了19年。他负责该教会时，该教会有56名成员。当他离开时，有172人。在他担任牧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成员都在这个教会。1839年12月，穆伦堡县的卡梅尔山教会成立了，邓先生立即被召来负责该教会的牧养。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六年里，教会的成员从14人增加到46人。他还曾担任过沃伦县Clear Fork教会的牧师，也许还有其

他一些没有提到的教会。1857年，他辞去了所有的职务，搬到了西部，从那时起，就没有收到关于他的消息。

邓恩先生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神情严肃，举止庄重。他在讲坛上的表现令人钦佩，他的讲话方式庄重而令人印象深刻。在他辞职时，普莱森特的教会适当地推荐他为“真正的基督徒性格和逻辑思维的人”。

格雷-邓恩（GRAY B. DUNN）是上述邓恩先生的兄弟，生于1804年9月1日。大约在15岁的时候，他信了教，并与中心教会结合。接近30岁时，他进入牧师行列。他的讲道恩赐不高，而且他没有像他那更有恩赐的兄弟那样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传道。但他是一个具有开明的公共精神和积极精力的人。他是一位热心的教育促进者。在约翰-马尔斯先生的协助下，他在莫茨里克建立了一所学术等级的学校，这是位于拉塞尔维尔北部、被称为“库恩山脉”的国家地区的第一所学校。他还一直倡导完全禁酒，并为改革早年围绕他的文盲群体做了很多工作。1837年，他接替威廉-塔特姆成为中心教堂的牧师，并为该教会服务了5年。1851年，他进入洛根县Moats Lick教会的章程，并于1858年成为该教会的牧师。他还曾是埃德加斯河、联合和希伯伦教会的牧师。1883年3月4日，在洛根县霍默村，他在上完主日学回家的路上，在女儿丽贝卡-维克夫人的家里突然去世，他在那里停下来休息。他积极参加了主日学的活动，并显得兴趣盎然。他在临终时非常胜利，没有呻吟或挣扎就去得到了他的奖赏。

洛根县的东部。

丹尼尔-巴哈姆（DANIEL BARHAM）是北方早期的传教士之一，他可能在聚集老石角教会方面发挥了作用，他是该教会的原始成员之一。这个教会于1813年4月24日成立，起初被称为摩利亚山。巴哈姆先生似乎从教会成立起就一直

担任该教会的牧师，直到1820年，他被菲利普-沃顿接替，沃顿在1815年被该教会按立为牧师。巴哈姆先生似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现在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他一直是石角教会的成员，直到1827年，他被写信解散了。他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

乔治-伦德（GEORGE RENDER）很早就是俄亥俄县海狸坝教堂的成员，早在1812年就担任了该组织的执事和书记员。1813年，应俄亥俄县坦纳会议所（现为麦克林的巴克里克）教会的要求，他被按立为牧师。他在被授予圣职后立即成为该教会的牧师，并在该教会服务了数年。在1841年和之后的一年里，他还担任过池塘河教会的牧师。他因始终如一的虔诚而备受推崇，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卓越的能力。主大约在1849年召唤他去领赏。

罗伯特-伦德（ROBERT RENDER）是上述人士的兄弟，也是同一教会的早期成员，他是加斯珀河协会的成员，在该机构中代表他的教会超过30年。在年老时，他被按立为牧师，尽管他的传道能力较差，但他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他似乎没有担任过任何教会的牧师，但他从1839年起担任协会的主持人，直到1846年由D. L. Mansfield接任。他在1861年左右去世，年事已高。

JOSHUA RENDER，也是上述人士的另一位兄弟，长期以来一直是同一教会的成员，虽然因其对主的事业的忠诚而备受推崇，但与他的兄弟一样，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传道人。他在协会中代表他的教会，大约15年。他是巴特勒县塞勒姆教会的牧师，从1838年该教会成立开始，一直到1842年。他的死亡时间还没有确定。

SIMEON VAUGHT在1814年接替了托马斯-唐斯，成为哈兹勒克里克教会的书记员，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36年。他是他的教会派往加斯帕河协会的信使，至少有23次。在生命的晚期，这位善良的老弟兄被按立为牧师，虽然拥

有小的恩赐，但无疑在主人的葡萄园里完成了一些好事。他在纳尔逊河教会担任牧师的时间很短，包括1837年。

戴维德-洛根-曼斯菲尔德（DAVID LOGAN MANSFIELD）是继阿尔弗雷德-泰勒之后，加斯珀河协会在他那一代最杰出、最有用的传道人。从1846年起，他一直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直到他去世，并且是该机构所有慈善事业的积极领导者。他的父亲伊利哈-曼斯菲尔德于1775年6月13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罗金汉郡，1779年他被父母带到肯塔基州。当他长大成人后，他与苏珊-皮尔斯结婚，她是一个孤儿，由休-洛根抚养。她的父母和他们的整个家庭，除了苏珊之外，都被印第安人杀害了。结婚后，以利亚-曼斯菲尔德立即搬到洛根县，并在现在的奥本村附近定居，大约在1796年。他在这里养育了一个由八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组成的家庭。他的一个儿子大卫-L和一个孙子J-W-C-曼斯菲尔德成为浸礼会的传教士，他的儿子格兰维尔是坎伯兰长老会的牧师。这位老开拓者活到了90岁。

曼斯菲尔德（D. L. Mansfield），八个儿子中最年长的一个，生于1797年6月18日。传统的说法是，一块树皮作为他的摇篮，在他死的时候，那棵剥了皮的白杨树还在。他的早期教育非常有限；但由于他有学习的雄心，他不失时机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在年轻的时候，他曾作为一名链式运输员，在密苏里州的公共土地上进行测量。在从事这项工作期间，他非常勤奋地学习测量的艺术，以至于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正式副职。回到肯塔基州后，他于1817年7月31日与伊丽莎白-巴内特结婚，并在其出生地附近定居。他是个大胆的青年，是个大罪人，但拥有高度的荣誉感。他在约翰-M-贝里（John M. Berry）的布道下被判定有罪，贝里在那个时期被称为坎伯兰长老会的“巡回演讲者”。他去参加会议，公开表示要把传道人盯得死死的，并带着这个意图，在贝里斯特先生所在的一栋民房门口附近找到了一个位置。

在传教士庄严地宣布福音信息的同时，无耻的年轻人坚定地看着他的脸。现在，这个大胆的罪人开始颤抖，他的膝盖抽打在一起，他走了。但全能者的箭紧紧地扎在他身上。大约有十天，他的灵魂在悔恨的痛苦中。最后，他感觉到，如果他不得到救济，他就必须灭亡，于是在一个主日的早晨，他离开了家，说他会吃喝拉撒，直到他找到救主，或者死也要寻找他。大约9点钟，他回到家里，赞美上帝，而他的灵魂却洋溢着喜悦。起初，他强烈倾向于加入坎伯兰长老会。但在推迟到他能读懂新约时，他成了一个坚定的浸礼者。

1820年8月，他加入了洛根县的石角教堂，并接受了洗礼，可能是由丹尼尔-巴哈姆主持的。一个月后，他被选为教会的书记员，并在下个月要求并获得了行使公共恩赐的许可。他很快就表现出有用的迹象，因此教会把他送到格拉斯哥的罗伯特-T-安德森学院学习一年。1823年11月，他被威廉-沃德、威廉-塔特姆、菲利普-沃顿和雅各-鲍尔按立为牧师。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应召与菲利普-沃顿一起在沃伦县的普罗维登斯教堂讲道。两年后，他搬到了普罗维登斯的范围内，并成为该教会的唯一牧师，他在世的余生一直为该教会服务。在不同时期，他是其他几个教会的牧师，在他去世时，他在其中三个教会任职。

“曼斯菲尔德先生的布道恩赐，”一位同事说，“大大超过了平庸的水平，当他没有被迫在学校房间里作为一种支持手段时，他就会勤奋地工作。”当他的灵魂为拯救罪人而被完全征召时，他的呼吁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不认识他的聚会，主持聚会的牧师礼貌地邀请这位来访的弟兄上台去讲道。但是看到他很年轻，并且认为他可能会很笨拙，不合适，牧师决定先让他上台，然后让一个更有经验的牧师跟着他。他的兄弟，格兰维尔牧师，以如下方式讲述了这一情况。

“他站起来，平静而自持，读了一段文字：’你是否安好，孩子是否安好，你

的丈夫是否安好’。他庄严的呼吁，他激励灵魂的方式，以及他向罪人提出的有关其精神健康的良心问题，很快就引起了极大的兴奋。人们主动走进祭坛，倒下，哭着求怜悯，直到空间被填满—我相信，其中有两个是我的兄长。天堂和大地似乎正在走到一起。我只能寻找即将到来的传道人。他已经扔下了他的书本，正在拍手欢呼。那天没有更多的布道。白天和夜晚有许多人表明了宗教信仰。”

1832年秋天，曼斯菲尔德先生担任牧师的教会中弥漫着一股巨大的复兴之风。那是在长期聚会流行之前，大部分的讲道都是在私人住宅中进行的。曼斯菲尔德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项工作。他不分昼夜地挨家挨户地讲道。复兴持续了一年，这位热心的年轻传教士为大约300人施了洗礼。在这一年里，普罗维登斯教会增加了110个灵魂。从一些粗鲁的人那里，这位认真的牧师遇到了激烈的反对。”尊敬的O. H. Morrow说：“在Simeon Shaw的家里，Sandy Spillman的妻子和William Doors的两个女儿站出来祷告。这些妇女的丈夫和父亲被激怒了，威胁要对传道人施以暴力，同时发誓，如果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妇女拖出来，他们会把她们赶出屋子。曼斯菲尔德先生以和解的方式回答说，月亮很快就会升起，然后她们就会出来。在其他一些暴力威胁之后，这些人就撤退了。第二天晚上，在约翰-斯皮尔曼（John Spillman）的家里，歹徒们的威胁更加猛烈。知道这些人是亡命之徒，曼斯菲尔德先生的朋友们为他的安全感到震惊；他们中的一些人建议他武装自己，以保护自己。他回答说，‘我们打仗的武器不是属血气的，’并补充说：‘我将为他们祈祷’。第二天晚上，当曼斯菲尔德先生在拴马的时候，杜斯走到他身边，开始忏悔自己的罪，并求他为他和斯皮尔曼祈祷。在他去房子的路上，他发现斯皮尔曼跪在地上，祈求怜悯。几天后，这两个人、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接受了洗礼”。

这位热心的神的仆人在为基督赢得灵魂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他并没有忽视一个开明牧师的其他职责。他热情地倡导教育、分发圣经和传教。在这项工作

中，就像在公路和篱笆上向罪人传道一样，他遇到了坚决的反对，下面的事件将说明这一点。有一次，他被任命在哈特郡的伍德森维尔讲道，其中一位反宣教的传道人先前就被任命在那里讲道，时间也是在同一时间。当后者进来的时候，他只是向曼斯菲尔德先生鞠了一躬，然后就开始对会众进行训话。在他的演讲结束时，他对人们说，如果我离开你们，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都会去找狗，或者更糟糕的是，去找传教士。他直接指着曼斯菲尔德先生继续说：“现在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他是来窥探我们的自由的。”曼斯菲尔德先生没有机会回答。

这位杰出的神的仆人在成年后的精力充沛时被从劳苦和争斗的场景中带走的。他于1849年夏天死于霍乱。就在他离开之前，他的妻子对他说。“戴维，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他回答说：“活在主身边”。他对他所负责的人的福利表现出极大的焦虑，祈祷说“主啊，请怜悯我的教会，给他们送来一位比我更忠诚的牧师”。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主啊，在你的爱的广阔海洋中，我提出我的恳求，请求你的怜悯！”他的医生R. Curd博士对他说。“D. L. 曼斯菲尔德的死比我见过的任何其他人的死都更像一个基督教哲学家。”

威廉-柴尔德斯（WILLIAM CHILDERS）早在1818年就在巴特勒县的老桑迪克里克教会被提拔为牧师，并代表该教会参加加斯珀河协会。然而，他直到1827年才被按立为牧师，即使如此，他的发展似乎也非常缓慢。在1837年的复兴中，他的热心被唤醒了，他所在的教会召唤他去牧养。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12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838年，他被召去接替约瑟夫-泰勒，在巴特勒县的Point Pleasant（以前称为Midway，后来称为Monticello教会）。他在这个教会担任了九年的牧师，在此期间，教会成员从45人增加到69人。他还曾在同一县的塞勒姆教会担任过短暂的牧师。他进入教会时已经年事已高，但他以一种安静、不张扬的方式做了一件好事。他可能大约1848年进入了安息状态。

阿莫斯-罗斯是一位有价值的传教士。他可能是巴特勒县人，在他们共同的青春岁月里，是阿尔弗雷德-泰勒的亲密伙伴。他是1837年大复兴的第一批果实之一，并在同年11月由他早期的伙伴阿尔弗雷德-泰勒洗礼加入沙溪教会的团体。1841年3月，他获得了讲道执照，1842年9月被按立为牧师。从1840年到1848年，他一直是教会的书记。在上述日期的前一年，他接替威廉-丘达士（William Childers）成为蒙特塞洛教会的牧师，并在该职位上工作了一年。其后，他在三个不同时期为同一教会服务，每次一年。在桑迪克里克（Sandy Creek）、岩泉（Rock Spring）和联合（Union）教会，他担任过短暂的补给员。从1860年到1864年，他是联合教会的牧师。他似乎不适合担任教职。他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传教士的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为主的事业提供了有益的服务。他在1864年左右突然去世。

J. H. FELTS是加斯珀河协会最好的牧师之一。他于1806年12月1日出生在洛根郡。大约在24岁的时候，他与中心教会联合，大约两三年后，他被分配到牧师岗位。1837年，他接受了托德县安提阿教会的召唤，在那里一直服务到1853年。在此期间，教会成员从40人增加到76人。1857年，他担任洛克1845年的牧师，直到1871年。该教会也很兴旺，在他的服事下，成员从42人增加到108人。在1842年和1862年，他都是教会的牧师，但其中有很多人是在1842年和1862年期间加入的。他在该教会服务的时间长短不一，没有显示。他还在沙溪、石角，也许还有其他教会任职，时间或长或短。他不是所谓的杰出传道人；但他对圣经教义有清晰的认识，对信仰坚定不移，是一位优秀的、实用的宗教教师。除了这些品质之外，更有价值的是，他过着虔诚的生活，给他的遗属留下了一尘不染的基督教品格。他死于肺炎，1880年4月1日。

LEWIS FORTNER在为加斯珀河协会的早期教会奠定基础方面有一定的贡献。早在1790年，他就在弗吉尼亚州帕特里克县的丹河教会担任传道人。他很早就

搬到了凯尔郡的洛根，并可能在1810年由刘易斯-摩尔和爱德华-特纳组建的教会中发挥了作用，而且似乎是该教会的第一个牧师。在这个身份下，他一直传道到1815年，之后我们就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了。他是一个老人，可能在那个时候完成了他的工作。

威廉-塔图姆 (WILLIAM TATUM) 是加斯珀河协会的一位杰出牧师，时间超过20年。他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作家，他的成功和任职的稳定性，证明他是一位好牧师。1830年，他接替本杰明-塔尔博特 (Benjamin Talbot) 成为该协会的主持人，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37年。他是在洛根县的教会被提拔为牧师，还是从其他的工作领域转移过来的，尚未确定；但他早在1814年就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并于1816年接替刘易斯-福特纳担任牧师。他在这个教会服务了21年，没有间断过。1822年4月20日，他协助组建了同县的普莱森特教会，从1828年到1836年，他一直在该教会从事牧养工作。他还为穆伦堡县的纳尔逊河教会讲了几年的道。1836年，他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并在第二年结束了他在本协会的服务。

JACOB BOWER在早期是这个机构的一位谦卑的牧师。早在1815年，他就加入了老海兹勒河教会。此后，他成为托德县安提阿教会的成员，他可能是在1819年加入该教会的，从教会成立开始，他一直担任该教会的牧师，直到1829年由威廉-塔特姆接替他。他也是洛根县欢乐山教堂的第一任牧师，1822年4月20日，他协助组建了该教堂，并在1827年左右成为其成员。他还在那里由威廉-塔特姆 (William Tatum) 接任教职，1828年，他在洛根县的石角教堂担任过很短的牧师，1830年，菲利普-沃顿 (Philip Warden) 接任。这就是我们对他的了解。

里查德-米勒 (RICHARD H. MILLER) 是安德鲁-米勒的儿子，也是著名的A、B. 米勒博士和A. J. 米勒博士的哥哥，他是拉鲁县人，但被父母带到俄亥俄县，

在那里他长大成人，没有什么教育优势。他早年皈依，并受洗加入俄亥俄县锡安山教会的团契。在这个教会中，他被提拔为牧师，并于1856年接替他的兄弟A. B. 米勒，负责教会的牧师工作。他还曾在酷泉教堂担任牧师，也许还曾在戈申协会的一些教堂担任牧师。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传道人，“以极大的热情和良好的成就进行劳作”。主很高兴在他生命的黄金时期将他带走。

詹姆斯-F-阿尔斯廷（JAMES F. ALSTIN）是本协会最年长的牧师之一，也是最杰出的在世牧师之一，被认为是绿河地区最善于演讲的演说家之一。他在海狸坝接受了阿尔弗雷德-泰勒的洗礼。1845年，他被按立为牧师，同年，在巴特勒县的塞勒姆教堂担任牧师。此后，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海狸坝、纳尔逊河、池塘河、卡梅尔山、普罗维登斯和其他教会的牧师。他曾担任其协会的书记员八年，自1866年以来一直担任主持人。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之外，在这个古老的兄弟会中，还有一些杰出的传教士被提拔为牧师，如伊利诺伊州的J. M. Bennett和K. G. Hay，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的A. B. Miller博士，亨德森县的A. J. Miller博士，克林顿的J. S. 泰勒，梅菲尔的W. C. 泰勒等人。

第二个联合协会

这个小兄弟会是在1813年由以下教会组成的，这些教会在同年被从埃尔克霍恩解散。联合会、印第安溪、海狸溪、利克河北岸和拉文斯溪口。这五个教会总共只有216名成员，艾萨克-蒙森似乎是唯一进入该组织的牧师。该机构的记录已经丢失，现在能知道的早期历史很少。在其成立三年后，其教会共有340名成员，1820年，它由13个教会组成，有613名成员。1827年，它在其教会中享有广泛的复兴。但是，在1830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里，由于营垒分裂，它的力量被严重削弱，以至于在1838年，它只有6个教会，会员总数为197

人。从这时起，它有了稳定的增长，直到1860年，它有16个教会，1,089名成员。在战争期间，它遭受了小的损失，但此后却享有良好的繁荣。1880年，它有17个教会，1,297名成员，1882年，它增加到18个教会，1,551名成员。

位于哈里森县的印第安小溪教会是本教会中最古老的教会。它成立于1790年，同年与埃尔克霍恩协会联合，它向该协会报告了8名成员，托马斯-哈伯德和Wm. 克伦威尔是其信使。1803年，奥古斯丁-伊斯廷（Augustine Eastin）带领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人加入了一神论（否认三位一体）。该教会的规模一直不大。1880年，它有42名成员。

FALMOUTH，原名为Forks of Licking，是本教会中第二古老的教会。它成立于1792年，并在同一年与Elkhorn协会联合起来。亚历山大-门罗（Alexander Monroe）被认为是它的第一位牧师，服务到1825年。B. L. Abernathy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为其服务，并带领其成员与坎贝尔派一起离开。1880年，它的人数为163人。

ISAAC MUNSON是联合协会的第一位传教士。他可能参与了印第安克里克教会的组建工作。

他于1792年首次代表Elkhorn协会，并一直担任该教会的牧师，直到他于1852年去世。在这个教会中，他至少有62年的会员经历。

约翰-泰勒（不是历史学家）早期是本协会的一名牧师。他是彭德尔顿县花溪教会的成员和牧师。这个教会大约在1798年成立，并于1833年解散。泰勒先生被认为是一个好人，在该地区的先驱者中很有帮助。

J. R. BARBEE多年来一直是联合会中最活跃和最有用的牧师之一。他在杰萨

明县的普莱森特教堂升为牧师，从1845年到1851年，他在艾尔克霍恩协会代表该教堂。1852年，他与波旁县的西拉斯教会联合，在那里呆了八年。然后他搬到了联合协会的范围。从1866年到1873年，他在这个机构中担任主持人。他曾担任多个教会的牧师，并做了很多传教工作。他仍在积极从事牧师工作。他的儿子J. N. Barbee，已故罗伯逊县的Mt. Olivet，但现在住在堪萨斯州，是该州该地区最积极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

小河协会。

在1880年，这是肯塔基州最大的白人浸信会的兄弟会。它起源于红河协会的一个分部，为了方便起见，在1813年8月第2个主日之前的星期六，该机构在小河的泥泞岔口举行的年会中，即现在特里格县的瑟里安泉村，处理了以下事务。

“24. 同意将本会分为两个不同的协会，以西岔河春溪的教堂为界线，向北穿过，包括红河西岔口、巴伦泉、戈申、长溪、埃比尼泽和中心，以及上述线路以东和以南的所有教会，现在仍然是红河浸信会。

“25. 任命长老Sugg Fort, Ashur Shelton, Jesse Ford, John Bobbit和Bro. 安东尼-纽，帮助下层地区自己组成一个协会，称为小河浸信会。”

该组织是在同一年成立的；但具体时间和地点不确定。

新的组织包括了以下18个教会。Blooming Grove, Big Creek, Cubb Creek, Cypress, Dry Creek, Dry Fork of Eddy Creek, Eddy Grove, Flat Creek, Muddy Fork of Little River, New Hope, New Bethel, Providence, Salem, Sinking Fork of Little River, Saline Creek, Terzah 和 Unity。这些教

会共有1,029名成员。在被按立的牧师中，有约西亚-霍恩、约翰-沃尔、达德利-威廉姆斯、托马斯-麦克林、亨利-达纳尔、菲尔丁-沃尔夫、M-B-罗兰、丹尼尔-布朗、詹姆斯-拉克、库登-威廉姆斯、约翰-多里斯和托马斯-罗斯。有执照的传教士包括F. Yarbrough, Wm Bradley, Thomas Evans, John Stone 和Reuben Owens。

该机构最早的记录已经丢失。保存下来的第一份会议记录是1817年的会议记录，其中有一个片段。此时，该协会有32个教会，16位受任命的牧师和1,859名成员。这一年，有两个问题被回答如下。“我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让有活着的妻子或丈夫另外结婚的人继续参加团契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我们协会的人加入共济会会所是妨碍团契的行为”。会议决定“与密苏里地区的贝瑟尔协会联系”。教会被警告要注意一个叫Nathan Arnett的人，他假装是浸信会的传教士。

“会上递交并宣读了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的通函。于是，”决定，本会建议各教会将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定为祷告会的时间，以祈求全能的上帝对传教工作的祝福”。

1818年，该协会在亨德森县的格雷夫溪举行会议。托马斯-罗斯再次当选为会议主持人。艾萨克-麦考伊（Isaac McCoy）向印第安人传教，并作了介绍性讲道。“来自塞勒姆教会的询问。如果一个成员从一个不符合我们信仰和秩序的教会开除，但他对自己的洗礼有信心，应该如何接待？回答：“我们建议教会在他承认对基督的信仰的情况下接收他，并按照我们的秩序给他施洗。”

该协会对印度传教士充满希望，并决定成立一个协会，以促进他们。

1819年，该协会拒绝回答一个关于教育被召来传福音的年轻人是否合适的问题

题，声称缺乏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

1820年，Union（利文斯顿县）、Elk Creek、Clarks River和Deer Creek教会被接纳为该团体。该协会仍然拒绝对在费城启动的教育事业的适当性表示意见。这一年，大约有15个教会被解散，组成了高地协会。

1821年，奥比昂的胡桃叉和鸟溪教会被接纳为机构。

直到这一时期，该协会一直热情地支持传教士的行动。但现在，母会的酵素开始显露出来。可能协会的大多数人仍然赞成传教和神学教育；但反对传教的人的反对态度如此坚决，以至于这个机构面临分裂的威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们认为向他们的要求屈服是谨慎的。因此，该协会放弃了与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和两个相邻协会的通信联系。

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1829年，该机构的事务并不重要。1823年，几个教会被解散，进入西区协会的章程。

早在1827年，亚历山大-坎贝尔的信条就开始鼓动该机构的一些教会，那一年，一封通函强烈建议在协会的会议记录中附上信仰告白，或用当前的语言声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适当的。1829年，有几个教会提出异议，反对将原则摘要与会议记录一起印刷。这就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协会面前。经过一番讨论，“命令将我们的章程、原则摘要和礼仪规则附在会议记录之后”。由于对坎贝尔主义的迅速抵制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即使到了今天，在小河协会的范围，这种异端也几乎没有得到立足之地。还可以看到，1827年和随后两年在该州其他地区广泛流行的、主要由坎贝尔先生的追随者进行的鼓动，并没有到达本协会的领土。这个兄弟会的教会因坎贝尔派的分裂而遭受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在这个机构中还有一个不和谐的因素，不能以如此小的代价来消除它。十多年来，反传教士党一直通过对他们的要求作出让步来进行调和。但传教士党终于开始厌倦了他们的跋扈。现在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让双方互相对立，公开较量。这样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1832年，有人提出动议，要求放弃与红河协会的通信，该协会是一个公开的反传教士团体。随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该动议最终取得了胜利。在这次会议上，协会的分裂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各教会之间讨论了这个问题。

1833年令人难忘的会议在特里格县的普莱森特召开，反传教士Wm. Buckley被选为会议主持人。来自几个教会的信件对一般赎罪的教义提出了异议，这种教义一般由传教士的倡导者持有，而通常由反传教士反对。以下是会议记录的摘录，可以看出此事是如何处理的。

“在不满的一方作出各种努力，要求提出协会可以友好地分裂的建议后，我们不断申明我们没有这样的建议；而是紧紧坚持普遍联合的原则。在各种提议和动议之后，曼斯菲尔德（Mansfield）长老提出以下动议，——

’请问协会是否会支持联合浸信会的原则；还是会篡夺人的良心的支配权？‘。

问题一经提出，结果是26人赞成大联合——这是协会的多数。然后我们提议，我们将在和平和兄弟之爱中，根据大联合的原则生活在一起，允许两边的弟兄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忏悔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拒绝了这一提议，与我们决裂，主持人辞职说：’弟兄们，我辞去小河协会主持人的职务。以下教会的信使退出了联盟；即，Cubb Creek, Dry Creek, Dry Fork, Eddy Grove, Muddy Fork, Crocketts Creek, Sinking Fork, Salem Creek, and Tennessee. 查尔斯-波普（Charles Pope）立即返回，并被认可为下沉溪教会的代表”。退

出的教会有409名成员。剩下的有791人。反传教士党以“原小河浸信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第二年（1834年），它有10个教会，共385名成员，而旧组织有14个教会，共860名成员。

该协会对迄今为止禁止一切行动的内部尴尬感到失望，放弃了与高地和泥河（伊利诺斯州）反传教士兄弟会的通信，并请求与贝瑟尔协会通信，该协会从其章程中就一直是一个传教机构。它还“决定，我们建议各教会通过捐款等方式鼓励巡回布道”。

1836年，记录了西联教会的以下询问和回答：“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一个被婴儿洗礼者施洗的成员成为正式成员？答：我们认为不可以。”

1837年，在对协会范围内布道工作的匮乏表示遗憾之后，建议一些牧师将其所有时间用于解决这种匮乏，并且他所服务的每个教会或会众每年为其提供10美元的支持。这个计划被大多数教会拒绝了，第二年又建议各教会维持他们的牧师，“不仅使他们能够向他们的教会布道，而且还能向贫困的社区布道。”

从这一时期开始，该团体在州内外都表现出了值得称赞的传教热情，协会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它需要七年的时间来恢复它在1833年的分裂中失去的东西。在1840年，它只有17个教会，1,117名成员。但在1841年，第一次广泛的复兴弥漫在它的教会中，并继续盛行，只有偶尔的萧条，直到二十年后因南北战争的开始而被遏制。1850年，它有34个教会，2,865名成员；1860年，它报告有48个教会，3,998名成员。同时，它与本州的主要兄弟会并驾齐驱，本着对主人事业的热忱，倡导当时所有的慈善事业；尽管它收集和支出的钱财比一些更古老、更富有的协会少。

战争对这一繁荣和谐的兄弟会的发展只是一个短暂的遏制。由于有色人种成员脱离教会，它可能损失了1000多名成员；但由于热心和不屈不挠的牧师和传教士使大量的人受洗，很快就弥补了这一不足。1870年，它有51个教会，4198名成员；1880年，57个教会，4944名成员；1882年，58个教会，5339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67年中的63年，它报告了13,693次洗礼。1883年，它解散了15个教会，共有1425名成员，组成俄亥俄河协会。

这个机构的大多数早期牧师以前都是老红河兄弟会的成员，他们的情绪一般都是超加尔文主义和反传教士的情绪。他们都不是很有能力的人；但他们通常都很虔诚和热心，主也通过他们做了一件好事。随着他们的离去，主兴起了具有更多宽容精神的人，他们在他们所奠定的基础上进行了建设。在这个机构的整个历史中，它很少有恩赐异禀或学识渊博的牧师；但很可能在本州，没有任何一个兄弟会有更和谐或有效的事工。但他们的工作比任何人类的赞美都更能说明问题。

艾迪格罗夫 (Eddy Grove) 是本协会范围内组织的第一个教会。它成立于1799年，位于考德威尔县，在普林斯顿东南方向约两三英里处。在这个地区的早期定居者中，大多数人是从南卡罗来纳州移民过来的，其中三位朴素的老传教士，他们的名字是丹尼尔-布朗、埃德蒙-比尔登和鲁本-罗兰。这些人在定居者的小屋里讲道，直到聚集了足够多的浸礼会成员，形成一个小教会，他们在上述时间组成了这个教会。丹尼尔-布朗是该教会的第一位牧师。他的继任者是可敬的詹姆斯-鲁克，他是早期在伍德福德和邻近各县与克雷格、泰勒、希克曼等人共同工作的人，并在1800年左右搬到考德威尔县。他的女婿约翰-坦纳 (John Tanner) 继承了他的工作，后来他在密苏里州的新马德里附近定居。巴克利 (Wm. Buckley)，在其他地方已经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在坦纳先生之后，他一直为教会服务，直到他因为酗酒而被禁止讲道。1833年，教会分裂，大多数人与原小河协会联合。1837年，该教会改名为“平等

会”。1841年，教会再次分裂，少数人被协会重新组织起来。最后于1850年解散。

塞勒姆位于利文斯顿县该村以西2.5英里处，是该协会中第二古老的教会。它由17名成员组成（根据传统，由埃德蒙-比尔登、丹尼尔-布朗和罗伯特-史密斯组成），成立于1805年6月22日。在它是否会与联合会或红河协会联合的问题上，有一些犹豫。它最终决定支持后者，并于1808年加入了该协会。丹尼尔-布朗应该是它的第一位牧师。巴克利（Wm. Buckley）曾为其服务过一段时间，由曼斯菲尔德（J. W. Mansfield）接任。威利斯-查普恩（Willis Champion）在其成员中被提拔为牧师，担任了多年的牧师。从它的成员中产生了克里坦登县的联合教会，以及坎伯兰河和田纳西河之间的友谊[Gum Spring]。在坎伯兰河两岸，从这些教会中涌现出许多教会。

EDMUND BEARDEN是最早在小河协会目前的领土上定居的传教士之一，如果他不是第一个的话。他是一个被任命的传教士，在小河协会的一个教堂里。

早在1790年，他就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区的里迪河畔定居。此后不久，他搬到了现在的凯德威尔县，并在普林斯顿的现址附近定居。他似乎一直在大面积地区的定居者中积极传教。在鲁本-罗兰和丹尼尔-布朗的帮助下，他于1799年在他家附近建立了艾迪格罗夫教堂。1805年，他在丹尼尔-布朗和罗伯特-史密斯的帮助下，在利文斯顿县建立了塞勒姆教堂。这两个教会成为众多后代教会的母亲。我们不知道比尔登先生是否在新国家担任过任何教会的牧师；我们也没有关于他在完成上述工作后的任何记载。

丹尼尔-布朗是现在考德威尔县的早期定居者之一，据说他是从南卡罗来纳州移居过来的。他于1799年协助建立了艾迪格罗夫教堂，并于1805年协助建立了利文斯顿县的塞勒姆教堂。他是艾迪格罗夫教会的成员，据说他是该教会和

塞勒姆教会的第一位牧师。1807年，他加入了红河协会的章程，并于1811年在该机构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他还在1813年参加了小河协会的成立，并在该协会的教会中工作了三年。大约在1816年，他移居到阿拉巴马州。

约西亚-霍恩是现在田纳西州斯图尔特县的一个早期定居者。他是该县Blooming Grove教会的成员，也许是该教会的牧师。该教会成立于1805年，可能是由霍恩先生组建的。1807年，他参加了红河协会的组建，并于1810年在该机构前作了介绍性布道。1813年，他加入了小河协会的组织。在这个机构中，他担任了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位，直到1830年，他的名字才从记录中消失。他似乎是一位好的、有用的传道人，虽然恩赐一般，但值得尊敬。

DUDLEY WILLIAMS是1807年加入红河协会章程的年轻牧师之一。当时，他是特里格县干河教会的成员，而且很可能是该教会的牧师。他可能在1805年组建了教会，并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直到1831年，他转移了自己的会员身份。

他是小河协会的成员，在该协会工作了25年。他至少担任了六年的协会主席，并有两次在该机构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大约在1829年，当一些教会因其成员与一个节制协会联合而出现困难时，他和J. W. Mansfield为该协会以及与之联合的教会成员辩护。这一点，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1833年产生了协会的分裂。威廉姆斯先生坚持传教士党，并热情地倡导基督教仁爱事业。大约在1839年，他的名字从协会的记录中消失了。

菲尔丁-沃尔夫是南卡罗来纳州人，是现在凯基州特里格县的早期定居者。1807年，当他加入红河协会的章程时，他是一位被任命的传教士。他的恩赐和学识都很贫乏；但他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信和毅力，使他对那类人有不小的影响，这类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是根据他对自己的评价和他坚持的毅力而定的。沃尔夫先生也许在马迪福克教会成立时就成为了该教会的成员，并作为牧师

为该教会服务了大约25年。1813年，他和他的教会一起加入了小河协会的章程，并且至少有两次在该机构面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大约在1829年，斯蒂芬-阿什比（Stephen Ashby），一位有执照的老传道人，在教会面前对沃尔夫先生提出了指控，因为他宣扬丹尼尔-帕克的双种子教义。这个问题的结果是阿什比先生被排除在外，几个著名的成员也退出了教会。大约在1831年，阿什比先生去世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沃尔夫先生搬到了密苏里州的佩特斯科县，大约在1845年，他在那里去世。据我们所知，他的道德是无可挑剔的，而且他似乎在传道方面相当活跃；但他讲道的投机性在教友中产生了不和谐，而且人们担心他在肯塔基州的传道至少是弊大于利。

杰西-考克斯大约于1774年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他的父母很穷，他从小就不识字。在早期的生活中，他对基督抱有希望；但由于怀疑自己信主的真实性，他直到1802年11月2日才与一个教会结合。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特里格县定居，大约在1808年。在这里，他与干溪教会联合。至少早在1827年，他就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以极大的热情作为许可人进行了数年的工作。1835年9月2日，他被按立。他的事奉是有益的，他为相当多的人施洗。其中包括卡洛维县血河教会的A. P. Hodges和Wm. Skinner，他们成为有用的传教士。他的恩赐主要体现在劝诫上，但他的恩赐被勤奋地使用。1849年7月12日，他在极度平静中去世。

威利斯-坎彭（WILLIS CHAMPION）于1801年2月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埃奇科姆（Edgecomb）。他只有四岁，就被父母带到了基辅的利文斯顿郡，在那里度过了他漫长而有用的一生。他的父亲在1805年加入了塞勒姆教会，他也在1819年10月接受了同一组织的洗礼。1833年6月，他获准讲道，1834年12月，由J. W. Mansfield和Abel Teague按立，并立即被一致召集到塞勒姆教会进行牧养，他至今仍是该教会的成员。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40年。1840年，他在坎伯兰河和田纳西河之间建立了友谊教会。在他去世时，这个教会是小河协

会中最大的教会，他在这个教会服事了20年。在他去世前一年左右，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但他很快就回到了他在肯塔基州的家，并于1876年8月9日在利文斯顿县他哥哥的住所去世。

坎彭先生的恩赐不在平庸之上；但他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虔诚之人，他的热忱与知识相符。他曾五次被选为协会的主持人，并四次被选为在该机构前讲道的开场白。在他事奉期间，他为870人施洗；他的大受欢迎程度体现在他为440对夫妇主持婚礼。

詹姆斯-W-曼斯菲尔德（JAMES W. MANSFIELD）是曾经生活在肯塔基州西部的最勤奋、最有用、最受尊敬的牧师之一。他于1794年3月18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阿尔伯马尔郡，但主要是在该州的奥兰治郡长大。他于1813年11月18日与米尔德里德-克拉克结婚，并搬到了肯塔基州。

1815年秋天，在肯塔基州，他首先在丹维尔附近定居，次年10月，他在那里受了洗礼。同年秋天，他搬到了克里斯蒂安县，并与萨鲁布里亚泉[现在的贝瑟尔]教会联合。1819年，他搬到考德威尔县，在那里与新贝瑟尔教会结合，该教会位于现在的里昂县；由萨鲁比亚斯普林教会来信推荐，认为他有适合做牧师的恩赐。次年5月20日，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25年9月，唐纳森教会向新贝瑟尔教会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给他一封遣散信，让他加入他们，以便他们能按立他为牧师。这一请求被批准，1827年4月，他被按立为唐纳森教会的牧师。他在这个教区服务了大约25年。在1828年1月，他被召到新贝瑟尔教会牧养，他在该教会服务，每月有一个主日，直到1851年，从那时起，每月有两个主日，直到他去世。在他的牧师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四个教会的牧师，被召到另外两个教会。当小河协会在1833年分裂时，该机构的大多数老牧师都加入了反传教士党。这使该协会的教会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曼斯菲尔德先生每月定期在“工作日”为几个教会提供

讲道，直到主兴起传道人来负责这些教会。1851年，他在考德威尔的县城普林斯顿聚集了一个小教会。在他在世的余生中，他一直在这个教会传道。从1840年到1853年10月15日星期天，他还同一县的哈莫尼教会讲道，直到他在考德威尔县的住所去世。

曼斯菲尔德先生只接受过适度的英语教育，他的恩赐是实用的，而不是杰出的。他的道德是纯洁的，他虔诚地献身于他神圣的使命。他几乎是在没有金钱报酬的情况下工作；但他认真地倡导传教士、教育、节制改革和其他仁爱计划。他具有敏捷的洞察力和出色的判断力。他在小河协会担任了13年的主持人，并在该机构会议面前六次讲了开场白。他在为基督赢得灵魂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他所从事的每项善事一样。

威廉-比格姆是一位虔诚的、热心的、有用的耶稣牧师。他早年在考德威尔县加入了坎伯兰长老会；并在1822年左右被该兄弟会指定为牧师。他先是在西田纳西州工作了几年，后来在密苏里州的南部地区工作；但最后搬回了肯塔基州，并在利文斯顿县定居。在这里，他与浸信会联合，并被按立为戴尔斯山教堂的教牧。1852年8月，他被任命为小河协会西部地区的传教士，并立即进入这一领域工作。但他很快就得了恶性热病，于1852年9月23日去世，享年56岁。

乔尔-E-格雷斯于1801年2月16日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他接受了适度的英语教育，早年移居到肯塔基州。在大约30岁的时候，他加入了联合教会，并由J. W. Mansfield进行了洗礼。他说，他无法区分他完全相信基督的时间和他感到被呼召去做牧师的时间。他很快就开始举行祷告会，劝说基督徒要忠心，劝说罪人要悔改。教会允许他行使自己的恩赐，并在1835年9月19日由亚伯-提格和J. W. 曼斯菲尔德按立他从事牧师工作。他忠心耿耿地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29年，取得了成功。他在事奉期间曾担任几个教会的牧师，并在小河协

会的传教领域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他是一个轻松愉快的演讲者，他的讲道得到了完美的基督徒品格的支持。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正在为平克尼维尔和考德威尔春天教会服务，是后者的成员。他于1864年1月27日在克里坦登县的住所死于红斑狼疮。

关于格雷斯先生，一位当代人说：“他天生的良好判断力和严密的鉴别力，加上愉快和轻松的讲话方式，使他成为一个非常愉快的演讲者。在这个协会中，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少数人对圣经的教义有更正确的看法，在教会中更有用，更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喜爱”。他连续四年担任小河协会的书记员。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在两个场合宣讲了介绍性的布道。

约翰-W-凯利（JOHN W. 凯利）出身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家族，从这个家族中涌现出许多有用的传教士。其中，他本人、本杰明和C. J. 凯利都曾在这里工作过。他是詹姆斯-凯利的儿子，也是本杰明-凯利长老的侄子，本杰明-凯利在俄亥俄县工作并去世。他是弗吉尼亚州哈利法克斯县人，在那里被培养成牧师，据说在他神圣的使命中非常成功。他在1833年左右移民到肯塔基州。起初他在克里斯蒂安县的北部定居；但不久后就搬到了特里格县。他在肯塔基州定居后不久，就被召去照顾克里斯蒂安县的小河教堂和西联教堂，据说还有考德威尔县的哈莫尼教堂。在这些教会中，他的传教工作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他的讲道恩赐高于平庸，并被忠实和明智地使用。他是传教士和牧师教育的热心朋友，他向乔治敦学院捐赠了100美元，表明了这一点。他在肯塔基州的有益传教时间很短。他于1840年8月17日去世。

克莱伯恩-威尔逊（CLAIBOURN WILSON）大约生于1809年。他加入了克里滕登县的克罗克里克教会，在作为有执照的传教士工作了几年后，于1843年3月25日被J. W. 曼斯菲尔德、乔尔-E. 格雷斯和威利斯-查普恩按立为牧师。他被召去照顾克罗克里克和另外两个教会，在他短暂的传道生涯的剩余时间里，他

为这两个教会提供了可接受的服务。他还在他周围的穷人中做了很多工作。他的最后一次布道是在平尼溪教堂进行的。讲道结束后，他立即被肺炎侵袭，以至于他无法骑马回家，距离有七英里。他去了克莱恩兄弟的家，1849年2月12日，他在那里去世。

THOMAS W. MATLOCK生于1807年左右。1840年1月，他加入了考德威尔县的哈默尼教会，并由约翰-W-凯利主持洗礼。1847年10月，他获得了讲道执照。几年来，他作为一个有执照的传教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852年12月，他成为卡德威尔郡蓝泉教会的主要成员，被J. F. 怀特和J. W. 曼斯菲尔德按立为牧师。他在这个教会成功地进行了几年的传教。随后，他被召去照顾普林斯顿、哈默尼和自由教会。但是，在他有益的、备受赞赏的工作中，他短暂的服事突然终止了。1866年2月16日，他因前额中风，颅骨骨折而死亡。由于致命伤是在天黑后他独自一人在他的马场上造成的，因此无法确定是被敌人的手还是被骡子踢死的。

威廉-A-麦切斯尼 (WILLIAM A. MCCHESENEY) 生于1812年。他于1841年由J. W. Mansfield受洗加入唐纳森教会的团契。大约在1843年，他将自己的会籍转移到克里滕登县的清泉教会，1847年他在那里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52年由威廉-霍尔、J-W-曼斯菲尔德、加布里埃尔-西斯克和J-E-格雷斯按立。在不同时期，他曾在小河协会和小贝瑟尔协会的范围内担任几个教会的牧师。他的恩赐不是很高，但他是个好人，充满了热心和信心，主通过他做了一件好事。1879年4月30日，他在克里滕登县沙迪格罗夫 (Shady Grove) 的家中被召去天家领赏。

佩特森 (G. A. PATTERSON) 于1814年1月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伯克利县。他早年移居肯塔基州，大约在1840年，受洗加入克里斯蒂安县小河教会的团契，第二年，他将自己的会员身份转移到安提阿教会，1843年，他被分配到

该教会担任牧师。在不同时期，他曾担任安提阿、卡迪兹、沙迪格罗夫、欢乐山、蓝泉、飓风、坎顿、唐纳森溪、坎伯兰河和欢乐谷等教会的牧师，这些教会都在特里格县和毗邻县，他“所服务的事工，”一位当代人说，“其忠诚和热忱是他一贯的特征。”在他生命的晚年，他以热忱和精力在小河协会范围内致力于传教士的工作。他的恩赐和学识并不高，但在长期光荣的传教过程中，这些恩赐和学识被勤奋地使用。1880年，他在他儿子帕特森（J. J. Patterson）的住所去世，地点在加的斯附近。

SELDON Y. TRIMBLE于1827年9月出生于肯塔基州洛根县。在21岁时，他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并由托马斯-费尔特施洗，加入了他家乡的新希望教会的团契。1850年，他获得了讲道执照，随后立即进入联合大学，并于1854年毕业。1855年，他被霍普金斯维尔教会派遣到小河协会范围内担任传教士。1856年，他被南方浸信会董事会任命为非洲传教士，并于当年9月19日从纽约启程前往他遥远的工作领域。他在奥戈米肖（Ogbomishaw）定居，在那里，他在贫困的非洲人中间工作了大约一年，当时他的妻子（以前是玛丽-E-莫赫德小姐）的健康状况不佳，促使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1859年，他负责特里格县的坎顿和唐纳森河教堂。此后，他又担任了唐纳森、新贝瑟尔、艾迪维尔、艾迪溪、伯大尼和帕克斯维尔教会的牧师。他还作为小河协会的传教士工作了大约两年。一位同工对他的评价是。“特林布尔弟兄是一个认真虔诚、对真理坚定不移的人；他敢于讲道、指责和训斥，有时会树敌；但在我们中间没有人有更强大或更忠实的朋友。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位好牧师。他的讲道平实、有力、有启发性，多有引经据典和经文语言。他总是在工作”。他于1873年10月4日在里昂县帕克斯维尔的住所因肺炎去世。

科林-霍奇是小河协会最古老和最著名的牧师之一。他于1816年2月22日出生在现在的肯塔基州克里坦登县。他在一个农场长大，接受了公平的普通学校教育。他智力超群，喜欢看书，获得了广泛而多样的阅读。年轻时，他非常

喜欢世俗的娱乐活动。在他25岁那年，他在以下情况下皈依了基督。在去参加赛马的路上，他遇到了从联合聚会所回来的人，那里的复兴聚会刚刚结束，于是他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这样做，最后也会这样做”。他对自己的罪孽产生了强烈的信念，并撤回了他在赛马上赌注，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灵魂的事务上。第二天，他去参加卫理公会的聚会，并作为一个寻求者加入了卫理公会。大约两个月后，他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现在他努力研究圣经。最后，与他以前的信念和偏见相反，他相信浸信会教义的圣经性，并加入了克里坦登县的联合教会，由乔尔-格雷格主持洗礼。他于1841年5月获得讲道许可，并于1842年7月由克莱伯恩-威尔逊、威利斯-查普恩、J-W-科林斯和乔尔-E-格雷格按立。他生活在一个广泛贫困的领域，他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和效率在其中劳动。1844年，他召集了考德威尔春天教会，并成为其牧师。之后，他又召集了戴尔斯山、好望角、史密斯兰和戈尔康达（伊利诺伊州）的教会。除了他建立的那些教会，他还在新贝瑟尔、克鲁克里克、普林斯顿、友谊和帕杜卡等地的教会任职。他很早就被认为是他所在协会中最有吸引力和最有说服力的传道人；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他极度谨慎，在这之前，他可能已经享有全州性的声誉，成为一名讲坛演说家。他已经担任了三年的协会主席，并在八个场合宣讲了开场白。

威廉-格林斯顿（WILLIAM GREGSTON）在这个兄弟会中做了大约30年的有用的传道人。他于1823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在那里接受了普通学校的教育。在他21岁的时候，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克里坦登县定居。1844年，他在这里加入了克鲁克里克教会，并接受了克莱伯恩-威尔逊的洗礼。1848年，他获得了讲道执照，1852年，由Wm. Hale、W. A. McChesney和R. B. Tudor按立为营溪教会的牧师。此后不久，他被召到新展望教会。此后，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利文斯顿河、皮尼河、多拉森、清泉、白硫泉、新贝瑟尔、埃迪河、欢乐谷、和谐和黎巴嫩教会的牧师，这些教会都在小河协会。他仍在积极地参与事工。他的儿子科林-霍奇-格雷格斯顿（Collin Hodge Gregston）已经在牧师

岗位上工作了几年，据说是一位有前途的年轻传道人。他现在位于联合县的 Seven Gums。

A. W. MEACHAM与本协会有约30年的联系。他于1818年2月1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克里斯汀郡，在那里有一个农场长大，并获得了相当的英语能力。1838年12月10日，他接受了罗伯特-威廉姆斯的洗礼，加入了他家乡的欢乐山教会的团契。1839年5月11日，他在该教会获得了讲道许可，并于1839年12月10日经 O. H. 莫罗、W. S. 鲍德利和罗伯特-威廉姆斯之手被按立。在做了几个月的布道工作后，他接受了帕杜卡教会的召唤，在那里呆了一年，并为72名信徒施洗。然后他去了中田纳西州，在那里他在中田纳西州和北阿拉巴马州的总协会工作了一段时间。1844年，他接受了田纳西州谢尔比维尔 (Shelbyville) 教会的召唤，之后担任了中田纳西州盖尔斯县科纳斯维尔 (Cornersville)、黎巴嫩山、马歇尔县、安提阿、戴维森县和黎巴嫩威尔逊县等地的教会牧师。在上述最后提到的教会，他服务了三年，并为200多人施洗。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他因肺部出血而发病，使他在大约两年内无法劳动。他认为他在地球上的天路之旅即将结束，就搬回了他的家乡，在他的亲属中死去。但在部分恢复健康后，他于1854年1月被召唤到克里斯蒂安县的西联合教堂担任教牧工作。从那时起，他就为小河协会的一些教会服务，并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至今已有20年。虽然他体质虚弱，健康状况很差，但在他的整个事奉过程中，很少有人比他更积极或成功。在1880年6月1日写给笔者的信中，他说：“我协助建立了25个教会，给4000人施洗，据我所知，其中有20多人从事了牧师工作”。他仍在积极从事他神圣使命的职责。

ROBERT W. MOREHEAD是本会一位备受尊敬的牧师。他于1834年4月1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洛根县。他在一个农场长大，有机会就读于附近的学校。他在贝瑟尔学院学习了两年。1856年1月，他进入位于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的联合大学。1859年9月17日，他被按立为牧师，并于次年1月负责克里斯蒂安县的贝

瑟尔教会。内战爆发后，贝瑟尔教会的许多年轻人加入了南方军队；这位年轻的牧师被说服与他们一起去，并照顾他们的精神需求。从军队回来后，他担任了特里格县卡迪兹教会和其他一些教会的教牧工作。随后，他搬到了考德威尔县的普林斯顿，并负责该村的教会，以及里昂县的新贝瑟尔教会。最近，他辞去了普林斯顿教会的职务，接受了同一县的和谐教会的召唤，在该教会和新贝瑟尔教会之间，他平均分配了时间。

约翰-F-怀特（JOHN F. WHITE）在本协会担任牧师已经超过30年了。在此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特里格县洛基岭教会的牧师。在他早期的事奉中，他非常积极有效地完成了他的神圣使命，许多人在他的劳作下加入了主的教会。但不幸的是，相对于他所倡导的事业，他在世俗的生意上非常成功。这逐渐吸收了他的时间和思想，他在属灵事工上的积极性也相应地降低了。然而，他一直保持着他的衣服不受世界的玷污，并受到他的弟兄们的高度尊重。他的女儿安比-怀特（现为塔特夫人）作为“利安德-霍尔和其他著作”的作者，广为人知。

T. E. RICHEY在这个兄弟会中担任牧师已有数年。他是凯尔郡艾伦县人，在一个农场长大。1856年，他在贝瑟尔学院完成学业；之后，他花了几年时间教书。他曾在牧师办公室工作过很短的时间，但并没有很积极地参与牧师的工作。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虽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个残疾人，但他从来没有闲着过。他挥洒自如，作为节制问题（戒酒）的作家而广为人知，他是节制问题的一个认真而持久的倡导者。他现在正在主持一份名为《美国之家》的文学期刊。

在这个协会中还有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牧师，关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细节信息，笔者还没有得到。

燃烧泉协会

这个兄弟会的名字来自于马戈芬县的一个散发可燃气体的泉水，它位于摩根和周围的县城。它成立于1814年，由11个教会组成，其中大部分是被北区协会解散的。这些教会总共有403名成员。几年来，该协会与肯塔基州浸信会的总体联盟保持一致；但后来它采用了正规浸信会的名称，现在仍然保留。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反对传教士，并反对所有的慈善团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发展非常缓慢。截至1860年，它只有13个教会，共有560名成员。但在内战结束后，它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加，并从那时起一直相当繁荣。1880年，它有31个教会，共有1,376名成员。它有三十二名被任命的传教士和九名有执照的传教士，其领土至少延伸到十个县。它的传教士几乎都是文盲，而且在教义和政体上远不一致。一些年长的牧师是超加文主义者；但年轻的牧师在观点上有很大分歧，一些人倾向于阿米念主义，一些人坚持富勒的赎罪观点，一些人教导帕克的双种子学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要为拯救罪人做出特别的努力，甚至要举行长时间的聚会。这是这个兄弟会的一个现代创新，不过，它最近的繁荣要归功于此。

丹尼尔-威廉姆斯（DANIEL WILLIAMS）是一位朴实、虔诚的老传教士，被认为是这个兄弟会的父亲。他是蒙哥马利县的早期定居者，在那里，他曾在卢尔贝格鲁德教堂担任过几年的传教士。随后，他搬到了摩根县，当时几乎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荒野，并在利克河上定居，也就是现在西利伯蒂的所在地。许多年来，当定居者进入这个州时，他向他们传教。最后，他成功地聚集了一些小教会，这些教会与北区协会联合起来。

1814年，这些位于利克河谷上游的远方教会获得了退会书，并组成了燃烧之泉协会。威廉姆斯先生活到了晚年，摩根县的老年基督徒们仍然怀着崇敬和爱戴的心情纪念他。

威廉-莱金斯是丹尼尔-威廉斯长老的孙子。他是摩根县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长期以来一直是Burning Spring协会最杰出的传教士，过去多年来一直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现在大约75岁，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两三年前，他积极从事牧师和律师工作。

威廉-库菲（WILLIAM COFFEE）是本会早期最杰出的牧师之一。他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约20年之久。他住在摩根县的Low Gap，大约在1856年，他在那里结束了他漫长的传道生涯。

南方联盟协会。

这个兄弟会主要位于惠特利县和诺克斯县，是坎伯兰谷最古老的协会，在坎伯兰瀑布之上。它于1815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在惠特利县的Clear Fork聚会所成立。它所组成的一些教会，至少是由斯托克顿谷的教会解散的。该机构的早期记录已经丢失，现在对其早期历史了解甚少。

在这个兄弟会的范围内聚集的第一个浸礼会，在诺克斯县巴伯斯维尔的现址附近聚会。大约在本世纪初，老摩西-弗利和他的儿子以利亚从弗吉尼亚州搬来，在坎伯兰河上定居，就在巴伯斯维尔现在的位置下方不远处。其他一些浸礼会成员在他们附近定居，他们开始举行聚会，以相互启发。一段时间后，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因此，1804年3月12日，两位来自田纳西州的牧师，即威廉-琼斯和马修-辛斯，成立了一个教会。它是由以下人员组成。Elijah Foley, Isaac Martin, Lemuel Hibbard, James Parker, Sarah Bailey and Martha, Mary and Elizabeth Barbour. 教会取名为坎伯兰，并在第二年加入了斯托克顿谷协会的章程。教会大为兴旺，并很快开始在各个方向建立属灵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教会成为独立的教会，并在上述时间和地点组

成了南联盟协会。我们对这个兄弟会最早的统计是1830年的统计，当时它有18个教会，489名成员。该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因此，由于它解散了一些教会以形成新的协会，在1854年，它减少到十个教会，有254名成员。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它非常繁荣。1860年，它有14个教会，749名成员。在战争期间，它损失了不到100名成员。1868年，一场非常珍贵的复兴盛行于整个地区；它的教会增加了500多名成员。这种复兴一直持续到1870年，当时该协会有26个教会，1,744名成员。这一年，它划分了它的领土，分界线以西的教会被组成了西联会。这使母会减少到15个教会，有1,015名成员。此后，它有了适度的增长，在1880年，有17个教会，有1275名成员。

这个机构一般来说效率不高，虽然名义上是肯塔基浸信会的总体联盟，但它的教会不是在感情上反对传教士，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无动于衷。只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它才敢于以犹豫和谨慎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节制、宗教期刊、主日学和对牧师的支持。现在，它有了一批见多识广的牧师，一种更自由的精神开始在其理事会中显现出来。

在这个团体的先驱传教士中，有摩西-福莱先生和他的儿子以利亚，以及布莱克格罗夫-霍普和他的儿子或侄子威廉-霍普。关于福莱夫妇，其他地方已经作了一些介绍。

BLACKGROVE HOPPER以前属于Holston协会的Lick Creek教会，并可能迟至1812年是该教会的牧师。此后不久，他就搬到了凯基州的诺克斯县。据说他在为南联盟协会的早期教会打下基础方面非常积极。他在劳雷尔河头聚集了普罗维登斯教会，威廉-霍普后来成为该教会的牧师。他一直向北走到鹅溪河谷，并协助召集教会，红鸟协会就是由这些教会组成的。他的死亡时间尚未确定，但发生在1830年之后的某个时间。

威廉-西尔于1791年9月9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塔姆县。他早年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惠特利县定居。在这里，他与Clear Fork教会联合。在行使了几年的公共恩赐后，他于1830年7月被按立为牧师。他很快就被召去监督Clear Fork和其他一些教会，并被证明是一位优秀的牧师。他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管教者，并多年担任南联合会的主持人。他于1872年3月24日在惠特利县的住所去世。

马克-萨姆纳生于1796年10月1日。他于1833年加入了惠特利县的红鸟教会。加入教会后不久，他就开始在公众场合锻炼。他的恩赐似乎很有用，他被按立为牧师，不久后被召去照顾四个教会。他经常被选为南联盟协会的主持人，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于1869年9月15日去世。他的死亡是快乐的，是胜利的。就在他去世前，他引用了《诗篇》第23篇中的一句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啊！阳光普照的堤岸，我的灵魂将在那里得到安息。”

威廉-贝尔德（WILLIAM BAIRD）是田纳西州琼斯伯勒人；但在他去世前的许多年里，一直居住在该州的坎贝尔县。他于1824年6月加入了凯基州惠特利县的清叉教堂，1828年开始行使祈祷和劝诫的权利，并于1841年6月被按立为牧师。他曾担任几个教会的牧师，据说在他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祝福。他偶尔会被要求担任其协会的主持人。1869年7月23日，他死了。

富兰克林协会。

这个兄弟会的名字来自于它的大部分原始教会所在的县。1815年，它是由以下教会组成的[几乎可以确定]：艾尔克亨口、南本森、盐河、双胞胎、[现在的新自由]、霍普韦尔和普莱森特。这些教会的成员总数还没有确定。该机构

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于1816年在富兰克林县的普莱森特举行。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作了开场布道。约翰-彭尼被选为主持人，约翰-斯科特被选为书记员。该协会现在有12个教会，总共有819名成员。在这次会议上，复兴开始了，次年有351人受洗加入该协会的教会。这场复兴一直持续到1820年，当时该团体已经增加到19个教会，有1709名成员。

虽然该协会在成立时完全同情国外传教士，但在著名的约翰-泰勒于1816年与该机构建立联系后不久，一种反传教士的精神开始显现出来，而且，早在1819年，就宣布与国外传教士委员会保持联系是不合适的。在20多年的时间里，该协会在促进国内或国外传教的所有尝试中都陷入了分裂和尴尬。迟至1840年，本会最古老和最大的教会之一南本森教会拒绝了本会的请求，即在本会范围内出资支持一名传教士，并否认了本会提出这一请求的权利。然而，协会的大多数人都赞成传教，在杰出而虔诚的西拉-M-诺克尔（Silas M. Noel）的领导下，为福音的传播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在反传教士的清流被从协会中清除之前。

1821年，由于北部边界的康科德协会的成立，该协会在教会和传教士方面都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然而，这一损失很快就被当时开始的宝贵的复兴成果所弥补：因此，在1824年，该协会的成员总数为1710人，比1820年多。伍德福德县霍普韦尔的教会和富兰克林县普莱森特的教会发出请求，要求协会重新考虑前一年的一项法案，该法案通过了《费城信仰告白》。这一请求被迅速拒绝；坎贝尔主义继续干扰着一些教会。1829年，应西拉-M-诺尔（Silas M. Noel）担任牧师的法兰克福教会的请求，协会对这一新的异端提出抗议，介绍了它的一些特点，并建议各教会不要理会它。据信，这是肯塔基州任何一个协会对坎贝尔主义提出的第一次正式抗议。随后发生的骚乱，以及这场争斗的最终结果，已经在一般历史中作了详细说明。在这段混乱时期，该协会继续繁荣。1826年，Sulphur Fork和Baptist协会在其边界上成立，并带走了

它的几个教会。但是，它仍然继续增加，到1829年，有18个教会，1,860名成员。

1830年，坎贝尔派的分裂在这个协会以及周围所有的兄弟会中完成了。这一年的7月，富兰克林协会举行了一次额外的会议，并向各教会发出了一份通告，其中由西拉-M-诺尔的笔下详细阐述了坎贝尔先生的教义，而且非常清晰。该文件包含以下明确的语言。“如果你想保护自己的教会，就不要与错误妥协；标记那些造成分裂的人；剥离坎贝尔主义的最后一丝痕迹。作为一个协会，我们将认为我们有责任放弃与每一个容忍异端的协会或教会的联系”。在该年9月的年度会议上，会议记录上有以下内容。在回答法兰克福教会关于与那些背离原始原则的人交流的请求时，协会一致回答说：“我们希望大家清楚地认识到，所有旨在破坏我们的章程和联盟的人（通过宣扬反对信条，或通过对我们的信仰、习俗和惯例的创新，削弱和挖掘我们章程的支柱），都不应该在我们的讲坛上，或在我们的圣餐桌上，找到任何位置。我们的成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们走到这些人摆的任何桌子前进行交流，他们就会因此失去所有正规或联合浸信会的友谊。指定一个委员会访问霍普韦尔的教会，该教会被指责为支持坎贝尔主义，并向本机构的下一届年会报告。还“向各教会证明，老雅各布-科瑞和小雅各布-科瑞已被主管法庭从浸信会的总体联盟中剔除，约瑟夫-休伊特也被停职。”这一迅速而果断的程序使该协会免于许多麻烦，她因分裂而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小。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协会以其有组织的身份在鼓励传教方面做得很少。1833年，被任命监督印刷会议记录的委员会附上了一系列非常精辟的问题，暗示基督徒有责任将《圣经》和所传的福音送到整个地球，如果他们没有履行这一职责，上帝将追究他们的责任。但是，即使是这种温和的非官方暗示也冒犯了教会中的反传教士党，传教士党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开展其仁爱之心。毫无疑问，让反传教士感到不快的的问题是由西拉-M-诺埃尔写的，内容如下。

”询问。

1. 由出版委员会提交，供各教会祈祷考虑；他们恳请通过《十字架》和《旗帜》的媒介，对其进行答复。难道教会没有义务协助向国内外的每一个受造物发送圣经和传道？

”2. 如果没有金钱上的援助，是否可以出版圣经和让传道人献身于这项工作？

3. 基督的意思是教会成员不需要为这些目的支付任何费用吗？

”4. 现在正在进行的计划通过向国内外的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发送福音，已经做了很多事情，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5. 这样做，我们就不会被发现是地面上的福音劳作者了吗？

”6. 在地球上使用的3000种语言中，《圣经》是否已经出现了100种？现在，如果一个教会忽略了在其资源范围内为数百万仍处于异教黑暗中的人提供神圣的圣经，那么当他们的声音响起对她的审判时，岂不是在她的门口发现他们的血？

”7. 牧师不是教会的仆人吗？这些教会难道没有责任看到这些仆人全身心地投入他们的工作吗？

”8. 如果基督的意思不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他的国度（而不需要钱），那么反对任何旨在向我们自己的国家或其他国家传福音的计划，仅仅因为它需要

钱，这难道不是邪恶的？

9. 如果所有的传教士和圣经协会现在都停止努力，把工作留给别人，他们会怎么做呢？”多少个世纪过去了，福音才能传开，圣经才能用3000种语言阅读？”甚至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可能因为缺乏知识而灭亡？

“10. 对于那些对支持和传播福音贡献很少或没有贡献，甚至责备那些贡献的人的人，主会说‘做得好，忠诚的仆人’吗？这样的教会成员把属于上帝的东西交给了上帝吗？一个教会能够忽视所有这些职责，甚至对它们进行蔑视，并对持久繁荣抱有任何有根据的希望吗？”

1832年3月，在巴德斯敦组织了肯塔基浸信会，该浸信会起源于西拉-M-诺埃尔富有成效和神圣的大脑，在富兰克林协会的范围内组织了一个传教士协会，称为富兰克林协会，并成为该协会的辅助机构。这个辅助协会形成了一个媒介，传教士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它来指导他们的慈善捐助。但诺尔博士非常希望看到地区协会，更希望看到个别教会成为传教活动的渠道。1839年5月5日，主召唤他回家。但他的作品跟随他。

1840年，该协会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其职责是雇用一名传教士，在其范围内的赤贫者中工作；并呼吁各教会提供支持他的手段。该计划以多数票通过，并引起了一些教会的强烈不满。执行委员会雇用了威廉-福特(William W. Ford)，他只工作了几个星期，主就呼召他去领赏。第二年，执行委员会被解散了，并同意：“本会建议组成本会的几个教会在自愿捐款方面更加自由，以维持牧师的工作；还要求牧师尽可能地供应本会范围内的贫困教会和国家的部分地区。会议通过了决议，向各教会的祈祷和慷慨解囊推荐乔治敦学院。

1842年，和谐教会来信建议采取一些手段，以便更好地为各教会提供布道服务。但协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重申了前一年的决议。反对传教士的因素慢慢地屈服了。1844年，印度传教士的代理人被允许在协会会议上进行公开募捐。两年后，同样的许可被授予。但直到1848年，才与总协会建立了通信联系。1850年，有人建议将长期聚会作为一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协会范围内的贫困问题。在他们的使者的申请下，协会指定在下一年与她的十七个教会中的九个教会举行会议。牧师们也被任命主持这些会议；但没有规定他们的报酬。这种试验在第二年再次进行，然后就放弃了。1851年，在这个问题上沉寂了十年之后，协会再次建议乔治敦学院接受弟兄们的祈祷、捐款和赞助。

1853年，该协会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在她自己的范围内，在各教会拨出的资金允许的范围内，供应贫困。它还决心尝试筹集500美元，用于建立一个书库和一个书库系统。从这一时期开始，该协会就明确地成为一个传教机构，尽管其值得称道的事业的结果在其记录中没有给出，直到最近的日期。

1854年，教会成员加入节制协会（戒酒）是否合适的问题被提交给协会。会议决定，倡导节制，或加入节制协会，不应成为团契的障碍。尽管有这一决议，富兰克林县的黎巴嫩教会还是开除了几个加入节制者团体的成员。在下一届会议上，该协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我们深情并真诚地建议并要求上述[黎巴嫩]教会重新考虑他们的行动，并让这些弟兄恢复他们的团契，”

黎巴嫩教会无视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二项决议，继续行使其特权，驱逐加入被禁止社团的成员。这引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三个决议，协会在决议中宣布“这种驱逐的理由不充分，任何其他教会接收这些被驱逐的成员都不会违背本

协会的规则”。

1857年，从讲台上宣读讲道的问题被提交给协会，并被推迟到下一届会议审议。在接下来的协会会议上，通过了以下条款。

“决定，我们不赞成在讲台上宣读布道，这是我们教派的一个普遍习俗。”

抱怨的弊端仍在继续，协会在1865年的通函中再次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其语言大意如下。

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弊端是宣读布道，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讲。除了牧师之外，还有谁要对这种让人灵魂沉睡的习俗负责？想象一下，保罗或彼得向他的会众宣读他的讲道！多么可笑！多么荒唐；为了证明上帝不赞成这种习俗，我们会要求那些实行这种习俗的人举出一个例子，一个在这种场合下被这样的弟兄读道唤醒的例子。然而，尽管有这些反对这种做法的证据，我们看到它在传道的弟兄中越来越普遍。这是传道人应该负责的一项罪。教会从未要求这样做，世界也从未要求他们这样做。这是与我们祖先的宗教精神和悲怆相对立的。1859年，关于决议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迄今为止，我们承认以下问题需要我们的祈祷和捐助，即，向贫困者提供上帝的印刷品，向外国的穷人和异教徒传讲福音：在我们协会的范围以及在我们自己的州，帮助新的和脆弱的教会，以及年轻和有需要的牧师”。对于这些目标，以及后来启动的其他慈善事业，协会一直在继续贡献她的份额。几年前，该机构的记录被大火烧毁，因此它的许多事务无法提供。由于经常有教会退会，组成其他协会，所以人数没有大的增加。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协会外，1836年在富兰克林西南边境成立了中区协会，1872年在其西部边境成立了谢尔比县协会。这两个兄弟会都带走了她的一些人口最多的教会。她的几个教会还加入了反传教士的利克和普莱森特协会。

1830年，该协会有19个教会，1,720名成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坎贝尔派的分裂，以及几个教会被遣送到中区协会，使其人数大大减少。但是，在1838年，教会之间开始了复兴，协会从1837年的14个教会，1,431名成员，增加到1840年的15个教会，1,864名成员。1842年是一个大喜的季节。通过经验和洗礼，该协会的教会获得了679名新成员。从1838年复兴开始，各教会继续享有良好的繁荣，大约有20年的时间。1850年，该协会有17个教会，2,821名成员。1860年，它增加到19个教会，有3,125名成员。由于有色人种成员的分离，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各教会的成员总数减少到约2500人。1882年，该机构有17个教会，2500名成员。

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会是埃尔克霍恩的岔道，成立于1788年。欢乐山，成立于1790年，斯库特-本森和北岔口，都成立于1801年。该团体早期的传教士有小威廉-希克曼、托比亚斯-威尔霍特、约翰-泰勒、亚伯拉罕-库克、Wm. W. 福特、艾萨克-克鲁彻、约翰-彭尼、Wm. W. 彭尼和约翰-斯科特。很快又增加了Silas M. Noel, Joseph Taylor, William Hickman, Sr., John Brown, Porter Clay, John S. Major和William C. Blanton。这些人的牧师才能、奉献精神 and 效率在肯塔基州的任何协会中都很少或从未被超越过。

威廉-希克曼是著名拓荒者老威廉-希克曼长老的儿子，1768年6月1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可能是）白金汉县。他于1784年随父母来到肯塔基州。他在大约19岁时结婚，并在富兰克林县的埃尔克霍恩岔道附近定居。他可能接受了他父亲的洗礼，并加入了埃尔克霍恩岔道口教会。1801年2月28日，他和他的妻子、服从、约翰-梅杰、吉尔伯特-克里斯蒂安、南希-贝里曼和露西-克里斯蒂安一起加入了南本森教会的组织，该教会是由老Wm. Hickman、Warren Cash和John Penny组成的。他很快就开始了公开祈祷和劝勉的工作，并在1802年被按立为南本森教会的牧者。他为这个教会服务了40多年，并可能在不同

时期每月为其他几个教会讲道。他是一位能力中等的传道人，但他坚定不移的虔诚、正直和忠诚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影响，他在他神圣的使命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845年12月24日，他在富兰克林县的家中去世。在他的后代中，有肯塔基州特伦顿的P. H. 拉克法官，他的孙子已经从事了几年的牧师工作，还有威廉-W. 哈里斯，他的曾孙，现在是莫桑比克圣路易斯的一个浸信会教堂的牧师。

约翰-泰勒，1786年8月出生在肯塔基州伍德福德县。当他9岁时，他的父母搬到了现在的布恩县的一个小的新定居点，5年后，又搬到了现在的特林布尔县的科恩溪的一个更近的定居点。他在这里长大成人。随后，他搬到了富兰克林县，1827年，他在那里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接受了Buck Run教会的洗礼，可能是由他的父亲完成的。他几乎立即开始行使“公共恩赐”，并在1829年左右被按立为牧师。在富兰克林和周边县市工作了几年后，他于1834年搬到伊利诺伊州。几年后，在访问肯塔基州时，他被伤寒症侵袭，1845年9月23日在列克星敦去世。

约翰-布朗曾在富兰克林协会担任牧师，大约十年。他可能是弗吉尼亚州人，但在凯城的富兰克林县长大。他最初加入了埃尔克霍恩（Elkhorn）教会，但在与小威廉-希克曼（William Hickman）长老的女儿结婚后，他于1817年将其成员身份迁至南本森（South Benson）。第二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20年被按立。同年10月，他接受邀请，在他岳父担任牧师的南本森教会每月的一个星期天讲道。这一安排的结果很糟糕。布朗先生很快就加入了一个党派，并对牧师产生了不满。这种不满后来被亚历山大-坎贝尔的追随者所鼓励，最终导致了教会的分裂。由64名成员组成的布朗党被组成了一个具有坎贝尔先生的信仰和秩序的教会，布朗先生被老雅各布-科瑞和小雅各布-科瑞任命为“主教”。这发生在1830年1月。从这一时期开始，布朗先生就与坎贝尔派有了联系。

波特-克莱是弗吉尼亚州汉诺威郡的约翰-克莱长老的儿子，也是杰出的政治家亨利-克莱的兄弟。他出生的确切时间尚未确定，但不可能晚于1782年，他年轻的父亲在这一天去世，是Chicahominy教堂的牧师。他和他母亲的大部分或全部家人一起搬到了肯塔基州。他在这里娶了伊丽莎白-哈丁夫人，她是马丁-D-哈丁的遗孀。

杰出的先驱者，本-克莱，早在1819年，他就在基辅的凡尔赛从事法律工作，在此期间，他是该地浸礼会的一名有影响力的成员。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为教会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服务。与此同时，他被选为州审计长。这让杰普萨-达德利（Jeptha Dudley）很不高兴，他是法兰克福教会的重要成员，当时也是肯塔基州参议院的成员。他试图将克莱先生从审计师的位置上撤下来。在这一点上他失败了，两个教友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不可调和的争吵。这个问题被提交给教会，他们都被排除在外。杜德利先生后来很快就恢复了；但克莱先生只要住在肯塔基州，就一直没有加入教会。几年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据说是在杰克逊维尔定居。在他的新家，他没有发现教堂；但有几个浸信会成员在他的新家。劝他和他们一起加入一个教会的章程。他告诉他们，他是一个被排斥的成员，如果他不首先恢复到他被驱逐的那个教会，就加入另一个具有相同信仰和秩序的教会，那是不正常的。他向法兰克福的教会申请恢复他的身份，并向弟兄们提议与他一起禁食一天，向上帝祈祷，使他的申请得到批准。教会恢复了他的身份，并给了他一封辞职信，他再次进入牧师行列。大约在1848年，他搬回了肯塔基州，并在谢尔比维尔定居。他在这里呆了很短的时间，然后搬到了阿肯色州，据说他在那里做了大量的事工，就像他在伊利诺伊州时一样有用。他最后的工作是在阿肯色州的卡姆登，他的遗体安放在该村附近的一棵大橡树下。他是一位优秀的传道人，深受他所服侍的人的爱戴。

JOHN S. 马约尔在南本森教会被提升为牧师。1822年，他被任命为执事，在该职位上服务六年后，由威廉-希克曼先生、G-T-哈尼、威廉-希克曼先生和约翰-布朗按立为牧师。1845年，威廉-希克曼先生去世后，马杰先生被召来接替他，成为南本森教会的牧师。同年，教会发生了复兴，有29人接受了洗礼。在担任这个教会的牧师约四年后，他于1849年搬到了密苏里。作为一个传道人，马杰先生的能力低于平庸；但他的许多优秀品质使他受到人们的喜爱。

WM. C. BLANTON是富兰克林协会中许多年长的基督徒记忆中的一个名字。虽然他不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他拥有很好的恩赐，这些恩赐得到了如此简单和持续的虔诚的支持，并以如此不屈不挠的热情和努力来使用，以至于在他短暂的传道期间，这些恩赐有效地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他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大约11年，在这期间的后半段，他因身体虚弱和不断衰退而受苦。然而，他却为400多名信徒施洗。

布兰顿先生生于1803年2月3日，父母都是浸礼会成员，在基辅的富兰克林县。他只接受了普通学校的教育，当他接近成年的时候，变得非常邪恶。他的愚蠢和疯狂生涯一直持续到1827年，当时，在老Wm. Hickman和George Blackburn的传教下，他信了教，并在Blackburn先生的洗礼下加入了Elkhorn岔路口教堂的团体。1831年，他搬到南本森附近，并与该教会联合。1832年，他获得了讲道执照，并在黎巴嫩教会的要求下，于1833年7月由Wm. W. Ford、Wm. Hickman, sr.、Wm. Hickman, jr.和John S. Major按立为牧师，他立即在富兰克林县的北本森和黎巴嫩教会担任牧师。他在这些教会工作，直到健康状况恶化迫使他停止工作，大约在他去世前一年。他还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富兰克林协会的水牛城、鸽子窝、普罗维登斯和欢乐山教堂的牧师。在所有这些教会中，他的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令他们非常满意。但他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1845年8月21日，主召唤他去天家领赏。

詹姆斯-麦迪逊-弗罗斯特（JAMES MADISON FROST）是肯塔基州浸信会中最和蔼可亲、最虔诚、最虔诚的传教士之一，曾在富兰克林协会的范围内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是肯塔基州杰萨明县人，1813年9月2日生于浸信会的父母。在他八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县，他在那里长大成人，没有什么教育优势。1831年，他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由约瑟夫-金主持受洗加入卡托伊斯教会的团契。次年7月，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33年12月由约瑟夫-金和W-W-塔克按立。1834年，他进入伊利诺伊州奥尔顿的舒尔特夫学院，在那里呆了三年，学习了文学和神学课程。离开大学后，他负责摩纳哥华盛顿县波托西的教会。1838年，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在肯塔基州的第一项正式工作是为费耶特县的戴维德福克和东希克曼教会提供服务，当时他们的牧师里兰-迪拉德为了健康医疗原因去欧洲旅行。此后，他在伍德福德县的弗农山（Mt. Vernon）教会做了很短的时间。1840年1月，他接受了法兰克福教会的召唤。在那里工作了大约三年后。

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于是辞去了他的职务，搬到了乔治敦。1843年10月，他被任命为肯塔基州浸信会总协会的收款员。这个职位的职责要求他骑马走遍全州。他是一个成功的代理人，并在两年内恢复了健康。1846年1月，他负责凯基州科文顿的教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于是他回到了乔治敦。现在他接受了乔治敦学院的代理权。一段时间后，他负责梅森县的梅斯利克教会，然后在1850年左右负责乔治敦的教会。1852年，他在这里险些丧命；有两年时间，他无法从事传道工作。当他充分康复后，他再次进入牧区工作。1854年，他被呼召到费耶特县的甘泉教堂。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十年，大大加强和发展了这个教会。1865年，他负责欧文县新利伯提（New Liberty）的教会，并在那里服侍了三年。此后，他先后担任默瑟县哈罗德斯堡、劳伦斯堡和团结教堂、科文顿的麦迪逊街以及法耶特县南埃尔克霍恩和坎恩的教会牧师。他在地球上度过的最后一个主日，在南埃尔克霍恩作了最后一次布道；并在同一天为几个人施了洗礼。几天后，他被肺炎猛

烈袭击，在病了大约一周后，于1876年5月24日离开人世，与基督同在。

弗罗斯特先生是一位平实、直接的演讲者，并且总是显得对他的主题很有把握。他在讲道中既没有表现出学识，也没有表现出口才，但总是有一种比学识和口才都更有效的力量。他的讲道准备得很充分，他的主题被系统地处理，而且方式非常清晰和简单，以至于他最不识字的听众都能轻易地理解他。听过他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的诚意和深切的恳切。他学习得多，祷告得多，并竭尽所能地努力工作。作为一个牧师，他表现出色。他勤奋、警觉、忠诚，在他牧养职责的所有细节方面，他总是享有良好的成功。但他最大的力量源泉是他与主人的亲密关系。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一篇用铅笔匆匆写下的祈祷文；下面的摘录展示了这位虔诚的人的内在生活。

“主耶稣，我有些疑惑，对我今后在这一生中的工作感到不安。我相信你呼召我去传福音，只有在这种信念下，你才知道我的行动。在此后的不同时期，我相信你重新认识了这个呼召。我相信你迄今已指示我到我的工作领域。你也曾指引我到现在的工作领域。现在，主耶稣，你知道我目前的困难，比我能告诉你的更清楚。你能使我克服这个困难.....，主啊，我需要一个认真热切的精神，和一个富有成果的头脑。我最渴望的是这一点，使我能成为有用的人。主耶稣，你愿意给我吗？但不要我的旨意，只要你的旨意，就是在这一点上，也要成就.....。主耶稣，你知道我不想在我的活动停止后留在这里。但是，主耶稣，我不愿意选择；我服从你的选择。你可以让我继续工作，也可以叫我离开；但你要保守我不犯得罪你的罪。主耶稣，我的家人，我在此请求你带走；我感谢你所做的。主啊，我想在我活着的时候和死后把他们完全交给你。”

以下内容摘自他在最后患病期间与朋友的谈话。

“我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我不会选择，如果上帝给我这个特权；我把一切都交给他。如果他说留在这里工作，我会服从并继续工作；但如果他带走我，那将是一种从最可怕的束缚中获得的光荣自由。我前几天还在想，我的死对这个社会来说，不比一条虫子更重要，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切，一切。”“如果我有什么偏好的话，那就是去；但我不会这样要求，但可以肯定的是，死是很大的收获，离开这里并与基督在一起要好得多。”“这是对我所听到的对宗教的所有讥讽和嘲弄的回报。如果没有救世主，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可以做什么呢？”

“你有任何恐惧吗？”一个朋友问。“哦，没有，一丁点都没有。”“你感觉到救主的存在吗？”朋友问。他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有狂喜，没有狂欢。我只有一种安静的、和平的、坚实的信任，给了我无尽的安慰。”“我的战斗已经结束。”“主耶稣，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来吧，主耶稣，迅速来吧。我只是在等待。我越来越不耐烦去了，不，不是不耐烦，我把一切都交给耶稣。”

“我希望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葬礼。我见过很多埋葬死者的愚蠢的骄傲。我只想要一副普通的棺材，一切都要合乎比例。我不希望有一个灼热的通告；无论如何，都是对我一生工作的谦逊陈述。我的服务是如此糟糕和不完美。

“事实上得救了，在神的国度里得救了，”这是这位临终圣徒的最后一句话，就这样，他带着胜利的喜悦进入了不朽的荣耀境界。

他留下了一个唯一的儿子J. M. Frost, Jr.，在他父亲去世前几年进入牧师行列。在他的家乡工作了几年后，他被从基辅的列克星敦召到了弗吉尼亚，在那里他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祝福。

弗兰克-霍奇斯 (FRANK H. HODGES) 是富兰克林协会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所受的教育有限；但他有一个强大的头脑，并获得了良好的阅读能力。他的声音强而有力，相当刺耳，是个强而有力的演讲者。他在事奉中非常活跃，在不同时期，他是富兰克林协会大多数教会的牧师。他更适合于引导罪人归向基督，而不是发展教会。他没有保留他的工作记录，但估计他曾为4000多人施洗。这个估计可能太大了，然而，他的劳动在这个方向上得到了极大的祝福。

霍奇斯先生于1809年7月26日出生在Ky. 的Fayette县。1830年，他搬到富兰克林县，并于1834年与Silas M. Noel, D.D. 的女儿Laura Virginia结婚。他表示对基督有希望，并于1842年8月19日由James E. Duval为他洗礼，加入富兰克林县Bethel教会，次月获准讲道。1844年4月18日，他在富兰克林县贝瑟尔教会被任命为普莱森特教会的负责人。长老会成员包括Y. R. Pitt, William C. Blanton, J. E. Duval, Abner Goodell和Josiah Leak。他很快被召到其他教会，从那时起，他一般是四个教会的牧师。他于1879年在富兰克林县的家中去世。

ISAAC CRUTCHER是在老南肯塔基协会长大的早期传教士之一。1796年8月27日他获准在富兰克林县的戈马山（现在的普莱森特山）教堂讲道。他的授职可能是在第二年进行的。当然，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独立的浸信会教徒；但在1801年加入了浸信会的总联盟。他的讲道才能不在平庸之上；但他是一个善良、可敬的人，对他主人的事业充满热忱和活力。他是戈马山教会的牧师，也许还有其他教会，直到1830年。现在人们对他在主里的忠心劳作知之甚少，只知道他至少讲了35年的道，属于富兰克林县的先锋传教士，并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好名声。关于他的个人形象，可以从下面的轶事中得到一些启发。”有一次，克鲁彻先生（在那个时期通常读作Croucher）坐在讲台上，坐在古怪的乔·克雷格身旁，他在一次相当乏味的布道中，试图解释他对魔鬼

的个人形象的概念。他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突然转过身来，说：‘我想象魔鬼是一个大的、黑色的、看起来像这里的克雷格兄弟的家伙’”。

ADISON M. LEWIS, 已故杰出的Cad Lewis的叔叔。他是法学博士，是一位有学识和能力的传教士。1833年，他从弗吉尼亚州搬来，在凯城的乔治敦负责一所女子学院。第二年，他加入了富兰克林县的巴克润教堂。他还负责照顾斯科特县的大路口教会，也许还有其他教会。1836年，他为富兰克林协会写了一封通函，并于1838年在该机构前作了介绍性布道。此后不久，他搬到了密苏里。

1831年5月，BENJAMIN FRANKLIN KENNEY通过信件加入了欧文郡的Twins教会，并在随后的7月获得了讲道许可。1832年12月，他被威廉-摩根、约瑟夫-克劳奇和科尼利厄斯-杜瓦尔按立为牧师，并在不久之后负责Twins教会的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工作到1835年5月，当时他拿了一封离会信，去了斯科特县，并与大十字路口的教会联合起来。他觉得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进入乔治敦学院，并在该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同时在周六和周日为邻近的一些教会讲道。1841年，他把他的成员会籍迁到富兰克林县的巴克润，在那里呆了大约14年，积极从事牧师的工作。大约在1856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在那里他在该州的牧师中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他被认为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优秀的传教士。

JAMES E. DUVAL, M. D. 是肯塔基州最古老的传教士之一。早在1831年，他就在波旁县的西拉斯教堂被提拔为牧师。几年后，他搬到欧文县，并与贝瑟尔教会联合，现在仍是该教会的成员。他是唯一在世的传教士：曾在1832年参加过肯塔基浸信会的章程，也是在1837年参加过总协会组织的极少数人之一。在他早期的事工中，他作为传教士相当成功；但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从事医学实践，在传道方面做得相对较少。

ALEXANDER R. MASEY于1843年在法兰克福被按立为牧师。在为邻近的一些教会讲道几年后，他从事各种机构的工作，最后搬到南方，在那里去世。

奥南（BENJAMIN D. ONAN）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在乔治敦学院完成学业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勤奋投入到牧师的工作中。他的工作主要是传教士的工作，在把罪人带到基督面前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祝福。他主要是在富兰克林协会的范围内做工。1865年，他被呼召离开他短暂而热烈的劳作，走向他无尽的奖赏。

本杰明-T-昆恩现在是富兰克林协会的老传教士之一。他于1846年左右在Buck Run教堂获得传道许可，并于次年被按立。他在牧师岗位上积极工作了数年，作为一名忠实而成功的牧师，他受到了高度的尊敬。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深受哮喘病的折磨，这使他无法从事很多劳动。

在这个协会中，还有一些其他有价值的牧师，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得到详细说明。

Goshen协会。

这个兄弟会的早期记录已经丢失，我们必须从其他来源了解它的起源。1815年，该机构讨论了将塞勒姆协会分成两个兄弟会是否合适的问题。决定是：“协会认为在这个时候，分裂是不可取的”。但协会西部的教会认为拥有一个独立的组织对他们有利。因此，在1817年，以下教会获得了塞勒姆协会的退会信。布雷金里奇县的戈申（Goshen）、皮斯加（Pisgah）、贝瑟尔（Bethel）和新希望（New Hope）；格雷森县的凯尼溪（Caney Creek）、康科德（Concord）和欢乐溪（Pleasant Run）；俄亥俄县的粗溪（Rough Creek）和印第安纳州

佩里县的吉列（Gilead）。欢乐山和豹溪，都在俄亥俄县，也获得了加入新组织的许可。这些教会在1817年秋天由他们的信使召开会议，组成了戈申协会。据推测，会议是在戈申教堂召开的，这个新的兄弟会的名字就来自于此。该协会由11个教会组成，总共有300名成员。

该协会在哪里举行了它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已经无法确定；但是，在1819年，它在格雷森县的康科德举行了会议。托马斯-唐斯（Thomas Downs）作了介绍性的布道。James H. L. Moorman被选为主持人（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他生命结束），James Moorman被选为书记。这时，该机构已增加到18个教会，有447名成员。

1820年，该机构的三周年纪念日与戴维斯县的岩泉教堂举行。Ancil Hall宣讲了开场白，Martin Utterback被选为书记。共有21个教会参加，报告了178次洗礼，会员总数为773人。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机构的发展很缓慢。在1827年和随后的两年里，在本州广泛传播的复兴似乎没有在相当程度上渗透到这个兄弟会的教会中。亚历山大-坎贝尔的异端也没有对他们产生严重影响。

事实上，甚至不知道这个兄弟会是否因1830年的坎贝尔派分裂而失去了哪怕一个成员。1828年，它有19个教会，929名成员；1831年，有22个教会，1084名成员。

1832年，由于绿河协会的分裂，该机构扣留了与该协会的通信。但两年后，分裂被治愈了，通信又恢复了。与此同时，反传统主义的精神开始在一些教会中显现出来；并由此产生了对传教士和其他慈善机构的巨大反对。1833年，协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传教士——詹姆斯-H-L-莫尔曼和大卫-J-凯利——在肯

塔基浸信会的赞助下被聘为传教士。为了让协会对慈善团体的问题有所表示，克洛弗波特教会在1833年提出了以下疑问。“教会成员加入或不加入浸信会传教士委员会、圣经协会、主日学协会、肯塔基浸信会或节制协会，是否应成为教会的交易事项，或成为圣餐的障碍？”该机构对这个问题回答如下。“我们认为，对于加入这些机构，应该让成员自己选择；我们认为，在任何教会中，加入或不加入这些机构都不应该成为交易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圣餐的障碍。”Hopeful教会希望得到协会的意见，关于教会成员加入“节制协会”是否合适。教会被提到了上述答案。J. H. L. Moorman和D. J. Kelley当年都是协会的成员，这是最后一次。他们都在第二年夏天去天家领赏了。这就削弱了传教士队伍，使他们的影响力大打折扣。第二年，Little Flock教会（现在的Bells Run）向协会提交了以下内容。“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曾考虑对你们上次会议记录中克罗尔波特教会和霍普夫教会对询问的答复提出异议；但是，经过思考，我们认为这些答复更像基督教，而且更能治愈创伤，所以我们勉强认为应该谦卑地恳求协会重新考虑。考虑这些答案，把它们送回给主权教会，供其批准或拒绝”。协会认为重新考虑此事并不可取。

1834年期间，在上面提到的两位传教士干练而热心的服侍下，协会的教会中盛行着非常宝贵的复兴；那年秋天，协会收到了349次洗礼报告。但在他们中间，传教士劳动的成功并没有阻止反传教士的喧嚣。他们只占少数，但他们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传教士站在他们一边，他们继续使协会感到尴尬，并阻止几个教会在任何宣教事业中的合作。1835年，Hopeful教会提出了以下询问。“协会是否赞成传教士制度”？怯懦的回答如下。“协会不认为他们准备在这个时候给出答案，只是说，在传教问题上，应该让各教会自己选择；但建议各教会不要把加入或不加入传教会，作为加入教会的障碍或交易的问题”。这一行动证明，在那个时期，反传教士党在该机构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今年，该协会用以下的话回答了石溪教会的询问。“首先，我们认为与任何教派的未受洗的基督徒交流都是错误的。第二，《新约》的总体主旨是禁止这样

做。第三，所有有秩序的浸信会的普遍做法对此是禁止的”。

尽管有邻居的反对，但已经见证了国内传教所带来的喜人效果的传教士们，继续想方设法，在协会的范围为贫困的人们提供帮助。1838年，欧文斯博罗的教会发出了以下的信息。“亲爱的弟兄们，协会是否应该要求各教会委派他们的成员在协会认为最好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会议，以考虑在各教会中进行更多的布道是否合适。”答复：“协会认为他们没有责任为各教会指定一个日期来做任何事情，但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个问题留给各教会，让他们自己考虑，按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协会进一步重申要求牧师们访问本协会的各教会，并向其传道，两两相见”。一些教会根据欧文斯博罗教会的建议采取了行动。召开了一次会议，虽然没有会议记录的细节，但我们确信会议产生了很多好处。一场普遍的复兴弥漫在各教会中，据估计，有不少于500人信主，传教士的精神也被广泛传播。

第二年，该协会与肯塔基浸信会总协会建立了联系，并成为该组织的辅助机构。这使它完全投入到“传教士系统”中，这超出了反传统派薄弱的良心所能承受的范围。一些教会和教会派别退出了戈申、塞勒姆和朗润协会，并组成了他们所称的“奥特溪正规浸信会”。由于这次分裂，戈申协会失去了两位传教士—J. A. Kelley和Charles H. Stuteville。他们都是有良好的声誉的人，而后者是一位有相当影响力和能力的传道人。现在，该协会因反对其慈善事业而陷入的窘境减少了。然而，在教会中还有一小部分反传教士的人，他们在感情上并不是反传统的。因此，当该协会在1840年“真诚地批准”美国和外国圣经协会，并在第二年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将两名传教士派往外地，以及在1842年支持西方浸信会出版协会，并赞扬美国浸信会国内传教会时，这一派人退出了，并成立了他们所称的“豹溪联合浸礼会”。起初，它有三个教会，共96名成员。这次分裂使戈申协会摆脱了对传教士和慈善团体的所有公开反对。从那个时期开始，它的历史就与那些老的兄弟会相似，因此，只

需要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它一直在关注其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供应，包括圣经和福音的传讲，以及对其他慈善事业的贡献。1840年，它有35个教会，共有2369名成员，其中681人在这一年受洗。1844年，它解散了9个教会，有1,145名成员——几乎是其成员总数的一半，进入戴维斯县协会的章程。1850年，它增加到27个教会，有1,769名成员，1860年，它的成员达到30个教会，共有2,346名信徒。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由于有色人种与教会的分离，教会的损失和收益几乎相等；因此，在1870年，它有31个教会，共有2272名成员。从这时起，直到1877年，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1877年，它有36个教会，有3058名成员，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员。但这一年，它解散了14个教会，有1320名成员，加入了布莱克福德协会的组织。1880年，它有21个教会，1,728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64年中，有56年为其教会的团契受洗，有8286名皈依者。

以下关于该协会老教会的简要介绍，我们主要归功于约翰-L-沃勒，法学博士的研究。他于1841年在总协会的支持下，在该协会的范围内工作。

布雷金里奇县的戈申教会是最古老的教会，也是该协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之一。它由二个成员组成，由沃尔特-斯塔拉德（Walter Stallard）、亚历克斯-麦克道尔（Alex. McDougal和Warren Cash于1808年11月23日成立。摩尔曼（J. H. L. Moorman）是其第一位牧师。之后，克里斯托弗-威尔逊、塞缪尔-安德森和西米恩-布坎南相继担任。道登（D. Dowden）在该教会任职多年，现任牧师赫姆（S. L. Helm）接任。第二个最古老的教会是格雷森县的康科德教会。它于1813年被接纳到塞勒姆协会。它在1838年几乎被安提诺姆派的分裂所摧毁。

布雷金里奇县的新希望教会在1813年由10名成员组成。它先后由J. H. L. Moorman、Christopher Wilson、Samuel Anderson和Simeon Buchanan任教职。

俄亥俄县的普莱森特 (Mt. Pleasant) 教会成立于大约1815年, 可能是由本杰明-凯利 (Benjamin Kelley) 召集的, 他似乎是其第一任牧师。凯利的儿子D. J. 凯利是第二任牧师, 他也在该教会服务了很短的时间。该教会于1813年6月30日由两名成员组成。它最初的名字是Panther Creek, 但在Rock Spring改名为Yelvington, 最近又改名为Yelvington。1815年9月23日, 本杰明-凯利 (Benjamin Kelley) 和安科-霍尔 (Ancil Hall) 在俄亥俄县成立了由18名成员组成的克里克教会。1842年, 该教会在传教问题上出现分歧。1843年, 黑豹溪协会在其礼拜堂举行了第一次年度会议。戴维斯县的绿荆棘协会由25名成员组成, 由本杰明-塔尔博特和托马斯-唐斯负责。唐斯先生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 并作为牧师为该教会服务多年。布雷金里奇县的胡桃林教会成立于1818年。它的早期牧师是谁, 我们不得而知。威廉-海德 (William Head) 在该教会服务了大约25年, 由目前的牧师道登 (D. Dowden) 接任。位于Breckinridge县的Pisgah教会于1813年成立, 由Kelleys和Thomas Newton任职。汉考克县的布莱克福德教会于1825年由21名成员组成, 由托马斯-唐斯、D-J-凯利、Wm-莫尔曼和Ancil Hall组成。托马斯-牛顿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教会的成员, 也是这个教会的传教士。Grayson县的Rock Creek教会是Goshen协会的早期教会之一。它是在查尔斯-H-斯图特维尔的照管下, 他带领它加入了反传统派的行列。培根溪 (Bacon Creek) 位于哈特县。对其历史知之甚少。锡安山位于汉考克县。在托马斯-威利安 (Thomas Willian) 的牧养下, 它繁荣了几年, 但最终被解散了。它位于俄亥俄河上, 与伊阿州的特洛伊相对。印第安营位于巴特勒县, 在摩根敦以北9英里处。J. Emery是其传教士。Rough Creek教会的历史不详。它位于俄亥俄县, 于1813年被接纳到塞勒姆协会。它曾在戈申协会的章程中; 但很早就从她的记录中消失了。铃兰教会于1820年12月24日成立, 当时的名称是巴尼特溪, 但后来改名为小羊群, 由托马斯-唐斯召集, 他曾担任过几年的传道人。它一直是一个弱小的团体, 直到1881年J. S. Coleman接管了它。自此以后, 该教会享有两次奇妙的复兴, 现在(1885年) 是一个强大的繁荣的教会。海狸坝是位于格雷森县利奇菲尔德附近的一

一个小教会，它可能因其反传教士的倾向而被摧毁。克洛弗港的教会是布雷金里奇县最大的城镇，由J. H. L. Moorman、Wm. Moorman和Charles Polk于1829年组建，共有8名成员。该教会的牧师有J. H. L. Moorman, J. H. Brown, William Head, A. J. Dye, J. H. Spencer, D. Dowden, William M. Burr, A. J. Miller和H. T. Lampton。

莫尔曼（JAMES H. L. MOORMAN）是戈申协会中最杰出的传教士，在他那一代。他是弗吉尼亚州人，在贝德福德县的小水獭教堂被提拔为牧师。在1801年至1803年该教会的一次大复兴中，他开始公开讲道，不久后被按立为牧师。大约在1810年，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哈丁县定居，在那里他与贝瑟尔教会联合。但当他被呼召去照顾戈申教会时，他搬到了该教会附近的布雷金里奇县。当时，这个州的人口稀少，戈申教会是该县唯一的教会，因为莫尔曼先生可能是唯一的传教士。由于他比大多数定居者受过更好的教育，他被要求担任治安官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了本县的警长。然而，他积极热心地传教，并协助奠定了一些教会的基础。1829年，他在克罗尔波特村召集了一个小教会，并成为该教会的牧师。他热衷于宣教，是肯塔基州浸信会执行委员会最早的收款人之一。他于1834年3月1日承担了这一职务的职责。他的工作以极大的热情和效率进行了三个多月，在1834年6月17日，他突然被死亡的信使召唤，接受最后的奖赏。

莫尔曼先生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传教士，令人遗憾的是，他有用的一生的相关记录没有被保存下来。他出身于一个庞大的家族，其中许多人都是布雷金里奇县和周边县的杰出公民和宝贵的教会成员。

威廉-莫尔曼是上述人士的兄弟，他是在同一教会，大约在同一时间，被分配到牧师岗位。他于1880年移民到肯塔基州，并在现在的汉考克县定居。他协助在早期定居者中传播福音，并在戈申协会的范围内建立了几个教会。其中

包括汉考克县的布莱克福德，该教会成立于1825年。在这个教会中，他立即被选为牧师，并继续以这个身份为教会服务，直到1834年主把他带到自己身边。同年，他的兄弟也走向了他最后的奖赏。在他去世时，他大约62岁，已经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32年。虽然他没有他哥哥那么有恩赐，但他是一个有趣的传道人，主通过他做了一件好事。在这个好人的生命中，有一个极其悲惨的情况，那就是一次意外事故中他不小心打穿了他妻子的头，导致她当场死亡。

本杰明-凯利有爱尔兰血统，名字最初写的是奥凯利。他的祖父是爱尔兰父母的独生子，出生在大洋彼岸，当时他的父母正移民到美国。父母在弗吉尼亚州定居，孩子长大成人，结婚，并养育了一个大家庭。他的父亲回到爱尔兰看管他的财产，据说在海上失踪了，因为他的家人后来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本杰明-凯利出生在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离1763年不远。大约在15岁的时候，他来到肯塔基州，和这个州的第一批定居者一起在布恩斯伯勒躲避印第安人的劫掠。1778年1月，当他和以丹尼尔-布恩为首的27人队伍在蓝里克制盐时，他和整个队伍被印第安人俘虏。他落入了一个部落的手中，这个部落的首长是臭名昭著的白人叛徒西蒙-吉蒂。一位老妇人收养了他作为她的儿子，他在印第安人那里呆了大约6年。到了这个时候，在他的养母和一位老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逃了出来，回到了他在弗吉尼亚州的父母那里。在这里，他娶了大卫-杰瑞尔的女儿，之后和他的岳父一起移民到肯塔基州。我们所掌握的关于他的下一个信息是，他是俄亥俄县普莱森特教堂的牧师。他可能召集了这个在1814年成立的教会，并在其中服侍了大约十年时间。他的工作在把罪人带到基督面前方面，他得到了极大的祝福。他的最后一次布道是在大复兴中进行的，在复兴的持续期间，教会增加了约100人。在为一些皈依者施洗后，他回家了，并因发高烧而倒下。他终于从热病中恢复过来，但他失去了理智，就这样一直到他去世前两个小时，大约在1824年发生。在他的理智

恢复后，他自由地谈论他在基督里的希望，并在欢乐的胜利中离去。

戴维-杰瑞尔-凯利，本杰明-凯利长老的长子，1791年3月2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阿默斯特县。他由外祖父抚养长大，他的名字就是以外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他的祖父很富有，年轻的凯利在无所事事和自我放纵中长大，成为一个任性、自我意志的男孩。15岁时，他离开了他祖父在凯瑟县的家，去俄亥俄县看望他的父亲。到达路易斯维尔（当时是一个小村庄）后，他当了一名工人，从事挖井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作为一名帮手，登上了一艘装满威士忌的Perogue船。这艘船沿俄亥俄河下行至河口，然后沿密西西比河上行至吉拉多角。从这里开始，他步行穿过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领土，来到路易斯维尔，然后去了他祖父家，没有去看他的父亲。他一直留在祖父身边，直到1810年2月10日与俄亥俄县威廉-卡特的女儿范妮结婚。在俄亥俄县生活了很短的时间后，他搬到了默瑟县。在这里，他和他的妻子表明了对基督的希望，并在1812年接受了理查德-沙克尔福德的洗礼。此后不久，他搬回了俄亥俄县，在那里与普莱森特教会联合。几年后，他对“亲密共融”的做法感到不满，并被排除在教会之外。一段时间后，他确信了自己的错误，于是恢复了教会的关系。

1825年1月25日，他被托马斯-唐斯(Thomas Downs)、安西-霍尔(Ancil Hall)和西门-布坎南(Simeon Buchanan)按立为牧师，并几乎立即被召到普莱森特教堂任职。他在世时的余生一直在管理这个教会。他还担任过俄亥俄县Beaver Dam、Waltons Creek和Cane Run教会的牧师。1834年，他和J. H. L. Moorman被任命为肯塔基州浸信会执行委员会的收款代理人。他们大约在3月1日承担了该职务的职责，有时一起，有时分开，进行他们的工作，直到6月17日，莫尔曼先生突然去世。凯利先生继续他的工作，直到7月20日左右，他被热病侵袭。随后，在1834年8月13日至9月5日期间，他和他的六个人死于致命的流感。

凯利先生的早期教育非常有限；但他有很好的智力，而且喜欢看书，结婚后，他把自己用于学习和教学，直到他成为一个漂亮的英语学者。他是一位雄辩家，一位优秀的牧师，也是一位积极进取的人。他和他的邻居约西亚-海恩斯（Josiah Haynes）——一个值得纪念的人，早在1830年就组织了一个主日学和一个有100名成员的节制（戒酒）协会，并在凯利先生活着的时候一直保持着这些活动。

卡特-杰瑞尔-凯利，大卫-凯利长老的长子，1810年12月18日出生在俄亥俄州基辅市。他在父亲的农场长大，并接受了相当的英语教育。1832年1月11日，他与约西亚-海恩斯的女儿波琳娜结婚。婚后他学习医学，并于1839年开始行医。在行医约十年后，他于1849年7月在普莱森特教堂由西门-布坎南、约瑟夫-P-埃利斯和J-R-吉拉斯皮按立为牧师。在他的家乡工作了几年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并在怀特县定居，在那里，主充分地祝福了他的工作，直到1883年年初，主人召唤他回天家。

托马斯-威廉（THOMAS WILLIAN）在1817年左右从凯尔郡的格林县搬来，在汉考克县现在的霍斯维尔镇下面几英里处定居。1820年左右，他和其他十几个浸礼会成员一起成立了一个教会，他们称之为锡安山。这个教会距离其他类似的组织有13英里。该教会由托马斯-唐斯、约翰-霍尔和塞缪尔-安德森相继服务了几年。然后，教会召唤托马斯-威利安（Thomas Willian）担任其牧师，他被按立为该职位。威利安先生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传教士，但他是一个好人，充满了热情，并忠实地服务于教会。他在1842年左右去世。

约翰-汤普森-迪安是迈克尔-迪安的第十个孩子，他是苏格兰人，和他的妻子一样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他于1793年10月16日出生在密歇根州的圣玛丽县。1793年10月16日，在他出生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他和他的父母一起来到了

Kyason县的Maysville。他几乎是在没有受过教育的情况下长大的，在他未成年时只上过16天学，成年后只上过一个月学。他在九岁时就对宗教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是由他母亲的私人祷告产生的，他有时会听到这些祷告。在他17岁的时候，他与一位范霍恩小姐结婚，婚后她只活了七个月。1814年，他参军，1815年1月参加了新奥尔良之战。后一年的秋天，他信了教，并由大卫-斯科特为波旁县金斯顿教会的团契施了洗礼。这个教会后来搬到了卡莱尔。大卫-斯科特为其传教数年，然后迁往西部。迪安先生搬到了华盛顿县，在那里他第二次结婚。之后他搬到了鲍林格林，在那里呆了三年；之后他又搬回了华盛顿县。在这些年的流浪中，他忽视了自己的宗教职责，被排除在教会之外。现在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并被华盛顿县的伯利恒教会接纳。大约在这个时候，他被一种警告罪人悔改的愿望深深地打动了。他的邻居以利亚-杰弗里斯（Elijah Jeffries），也是同一教会的成员，也在类似的印象下努力工作。两人经常就这个问题互相交谈。他们最终同意每周在对方家里见面一次，并一起祷告。邻居们发现了这一安排，开始与他们见面；他们的房子很快就挤满了人。他们唱歌和祷告，有时还劝说人们悔改。一场宝贵的复兴随之而来，许多灵魂被加给了主。1827年，杰弗里斯先生和迪恩先生获得许可，可以行使他们的恩赐。

迪安先生把他的会籍交给了里奇威洛教会。在这里，他的执照得到了更新，艾伯纳-霍尔顿和一位沃克先生也同时获得了讲道执照。沃克很快就搬走了。迪安和霍尔顿开始在俄亥俄柳树教堂讲道。很快就有了复兴，一些人接受了洗礼。教会召唤这两位弟兄共同担任牧师，他们于1828年由托马斯-威廉姆斯和B. L. 阿伯纳西在里奇柳教会按立为牧师。霍尔顿先生很快就陷入了帕克的双种子教义，后来加入了坎贝尔派。迪安先生继续在俄亥俄州柳树教会工作了两年，并为后来在缅甸传教的奥利弗-托利弗（Oliver C. Toliver）等人施洗。

1830年，迪安先生搬到了彭德尔顿县，并在南利克定居。在搬迁之前，他曾访问过该地区的一个小教会，名为Point Pleasant。这个只有7名成员的教会被解散了，一个由9名成员组成的新教会被称为新普莱森特。在教会成立的同一天，有5人受洗加入教会。迪安先生成为该教会的牧师，并将其解散了四年，在此期间他为该教会的成员洗礼了100多人。这些人中有威廉-迈尔斯（William Myers），后来他在西部的一个州成为了一名有用的传教士。在彭德尔顿县居住期间，迪安先生在费耶特县的十字平原（现在的雅典）的教会讲了两年道，并为几个人施了洗礼。

1833年，他搬到了麦迪逊县，负责该县的白橡树池塘教堂、加勒德的巴基教堂和杰萨明的自由山。他在这些教会中取得了适度的成功，并于1835年10月搬到默瑟县。次年3月17日，他失去了他的第二位妻子。同年9月9日，他与Matilda Ann Jenkins小姐结婚。他在默瑟县生活了九年，在此期间，他在默瑟县的Bethel、Brush Creek、Unity和Perryville教会；安德森的Goshen；伍德福德县的Clear Creek和Clover Bottom，以及纳尔逊县的Chaplin，或多或少地服侍过一段时间。在清溪教会，他讲了四年的道，洗礼了100多人。

在卓别林岔路口的时候，他给141人施了洗礼。他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适度的成功。除了牧师的工作之外，他还向周围的穷人传道，并在他家附近建立了一个名为“新塞勒姆”的教会。

1845年3月，他搬到了布雷金里奇县，并在离哈丁斯堡两英里处定居。他负责多瑞特溪和克洛弗溪教会的工作。在前者，他施洗了50人，在后者，他施洗的人数也差不多。他在胡桃林教会服务了四年，施洗了60或70人。在皮斯加的两年牧师生涯中，他进行了大约27个洗礼。他在粗溪瀑布以北六英里处聚集了一个小教会，名为希尔斯伯勒。他在这里施洗了23人。这个教会后来被解散了。所有这些教会都在布雷金里奇县。迪安先生还在米德县召集了沙山

教会，他在那里讲了两年的道，给23人施了洗礼。他在伊亚州佩里县的熊溪教会讲道两年，在那里受洗的人数不到20人。

1851年10月，他搬到了哈丁县，并在中溪定居，在那里生活了大约八年。在这里，他聚集了梧桐树林（现在的东鲁兹溪）教会，并使其达到了36名成员。他召集了巴伦教会，并使其成员超过30人。他曾在拉鲁县的欢乐谷教会担任牧师两年；与莫里斯（W. L. Morris）在同一县的大泉教会担任联合牧师三年，并在塞勒姆协会担任传教士三年的部分工作。

1860年4月，他搬到格雷森县，并在利奇菲尔德东北六英里处的最后一个世俗家园定居。虽然现在已经年事已高，但在他所爱的主人的事业上，他仍然表现出年轻时的所有热忱和激情。在格雷森县，他担任了两年岩溪教会的牧师。在约书亚-阿姆斯特朗和H. T. 兰普顿的协助下，他在那里服务了十年，为53人施洗。他为Meeting Creek教会讲道六年，在那里施洗23次。在挂石教会的两年牧职期间，他洗礼了20多人。从1869年开始，他在该教会的第二个牧师任期内，在16个月内为70人施了洗礼。他在霍普韦尔（Hopewell）传教四年，在布雷金里奇县的迷途（Lost Run）传教三年，在富兰克林十字路（Franklin Cross Roads）和蓝球（Blue Ball）教会各传教一年。

大约在1873年，他因从马背上摔下来而致残，此后他没有再试图传教。1881年1月15日，这位十字架上的老兵响应召唤，来到了更高的地方。

迪安先生生了21个孩子，其中13个已知成为浸信会成员，其中一个——亚伯纳-霍尔顿-迪安——是浸信会牧师，在摩纳哥的哈里森维尔。

安西尔-霍尔是戈申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他的成员会籍是黑豹溪教会。从协会和教会的记录来看，他在一段较长的传道时间内，似乎是积极而有用的。

他协助建立了一些教会。除此之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留下了良好的声誉。他在离1841年不远的地方结束了他在世的工作。

大卫-W-B-塔波。这个恩赐异禀、命运多舛的人是戈申协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他似乎是在新希望教会提拔为牧师的，他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直到1834年。然后他与多雷特克里克教会联合起来。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拥有聪明的天才和生动的想象力，多年来一直是该协会中最有说服力、最受欢迎和最有效的传教士之一。他在俄亥俄河两岸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他辉煌的、迄今未受玷污的事业中，他构思并热烈倡导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财产都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尽管在其他问题上他显然是理智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无疑是疯狂的。大约在1835年，他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当他在伊亚州佩里县布道时，他想到他需要一匹比他一直使用的马更好的马，并找到一匹适合他的马，占有了它，并将它用于他的用途。他很快就被逮捕了，被判犯有盗窃罪，并被送进了位于爱荷华州杰佛逊维尔的感化院。

在监狱里服刑期间，他获得许可，在星期天向他的同伴们传教。随之而来的是广泛的宗教觉醒，许多囚犯都表示对基督有希望。两年的服刑期结束后，他被释放出狱，开始步行回到他在凯基州布雷金里奇县的家。在离家不到10英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匹没有使用的马，于是就把它占为己有，并骑着它走到了旅程的终点。他很快就又被送到肯塔基州的监狱，服刑两年。出狱后，他去了东田纳西州。几年后，他写信给多瑞特溪教会，要求写一封推荐信。这个请求当然被拒绝了，后来就很少或没有听说过他。

罗伯特-斯尼德（ROBERT M. SNIDER）早年是汉考克县布莱克福德教会的成员，但后来将其成员身份转移到同县的联合教会，并在1838年左右获得了传道执照。1839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三年后，他搬到了伊亚州的佩里县。由于靠

近边境，他在俄亥俄河两岸讲道，大约20年。在被眼睛疼痛折磨了好几年之后，他在1859年左右完全失明。他是一个平凡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头脑，保持着良好的基督教品格，并精通圣经。他被称为一个相当枯燥的传道人，但他很有教益，无疑在主的事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托马斯-纽顿（THOMAS NEWTON）是布莱金里奇县早期的牧师之一。他似乎是被皮斯加教会召唤进入牧师行列的，并且多年来一直是该教會的成员，至少有一部分时间是该教會的牧师。大约在1841年，他搬到了汉考克县，并成为布莱克福德教會的成员。他是一位恩赐和学识都不高的传教士；但他保持着良好的宗教品格，他的影响是有益的。约1851年，他在病房里去世。

哈丁-海因斯-埃利斯于1813年4月出生在肯塔基州谢尔比县。1829年，他随父母来到戴维斯县，在那里长大成人，并接受了公平的英语教育。1834年，他加入了俄亥俄县的黑豹溪教會；并接受了安塞尔-霍尔的洗礼。在行使了几年的公共恩赐后，他于1840年左右在戴维斯县的贝塔巴拉教會被按立为牧师。在不同时期，他曾担任绿荆棘、霍斯维尔、联合、布莱克福德和其他一些教會的牧师。他是一位能力超群的传道人，在事奉上非常积极，他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在世的历程大约在1864年结束。他的兄弟是现在可敬的布莱克福德协会的约瑟夫-P-埃利斯长老。他的小儿子F. G. Ellis是一位有前途的年轻传道人，现在是汉考克县的联合教堂和刘易斯港教堂以及伊亚州大观镇教堂的牧师。

詹姆斯-D-菲利普斯（JAMES D. PHILIPS）是俄亥俄县人，在戈申协会从事过短暂的传教工作。1856年，他在早年被按立为牧师，不久后被召到汉考克县贝内茨维尔矿区的一个小教堂担任牧师。他在这个教會服侍了几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是否担任过其他教會的牧师不得而知。大约在1869年，主召唤他回家。他有良好的声誉，是个谦逊的人，有很好的讲道才能。

威廉-海德，约翰-A-海德的儿子，弗吉尼亚州人，1807年11月17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斯科特县。他在一个农场长大，接受过普通学校的教育。在他22岁那年，他与约瑟夫-S-诺里斯的女儿萨拉-简结婚。他们在结婚后只活了一年。在他24岁那年，他娶了他第一任妻子的妹妹阿内斯塔西娅-特蕾莎。他的两位妻子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她们的父母也是如此，但第二任Head夫人和她父亲的大部分家人后来都成为浸信会教徒。

1834年，海德(Head)先生信主，在他家乡的Stamping Ground接受了J. D. Black的洗礼。第二年，他搬到了戴维斯县的欧文斯博罗，在那里他加入了一个小教会，该教会在他到达那里后不久就成立了。此后，他在宗教义务方面变得非常冷淡，当他醒悟过来时，深感不安。他发现乔治-麦凯和以利亚-格里芬也处于类似的心理状态。这三个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频繁的交谈，最后同意在彼此的家里见面，一起祷告。这一点被发现后，人们开始与他们见面，并定期举行祷告会，聚集了大量的人群。约翰-G-霍华德(John G. Howard)最终被说服参加了祈祷会，很快整个社区都弥漫着浓厚的宗教兴趣。

大约在这个时候，(1839年)中国传教士的代理人John L. Burrows访问了欧文斯博罗。海德先生向伯罗斯先生陈述了他自己和他的弟兄们的情况，伯罗斯先生答应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任命后，他们返回并与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卫理公会得知这一安排后，在浸礼会之前占有了村里唯一适合布道的地方—法院大楼。当伯罗斯先生回来兑现他的承诺时，他获得许可在法院大楼里讲了几场道。人们在听到这位出色的年轻演说家的演讲后，如此吵着要听他讲道，以至于卫理公会的人不得不让位给他。他继续讲道了几个星期，上帝在人们中间做了一件光荣的恩典工作。发起小规模私人祷告会的年轻教会成员负担很重，

他们高兴地松了口气，有100多人受了洗礼。复兴运动蔓延到邻近的教会，估计有不少于500或600人受洗，而宣教的精神也被广泛传播。

海德先生在复兴期间非常活跃，他得到教会的许可，行使他的恩赐，以燃烧的热情向他周围的人宣扬救恩的喜讯。他越过俄亥俄河，在布尼维尔 (Booneville) 建立了一个教会，并在印第安纳州南部边界为其他几个教会奠定了基础。1841年，他在欧文斯博罗被托马斯-唐斯和鲁本-科特雷尔按立为牧师，担任印第安纳州布尼维尔和贝克溪教会的牧师。第二年，他被召回肯塔基州，负责戴维斯县的岩泉和友好树林教会。1843年，他被召到岩泉教会，一直在那里工作。他每月在教会会所讲道两次，每月在切斯诺格罗夫会所现址讲道一次，在南汉普顿教会现址讲道一次。在这些宣教站，他聚集了上述最后提到的两个教会。

1849年，他负责克洛弗波特的教堂，在那里他成功地工作了8年。然后他搬到了布雷金里奇县韦伯斯特附近的一个农场，他现在仍然居住在那里(1885年)。他在胡桃林教堂讲道25年，在失落溪讲道20年，在克罗尔溪讲道17年。他还在不同时期为卡西维尔、弗林特岛和小本德的教会服务。除了牧师的工作外，他在整个事奉期间还做了大量的传教工作。他是一个平实、有力、实用的传道人；在他工作的领域里，很少有传道人基督的事业比他更有用。虽然年事已高，但这位老兵仍能在主的军队中做好事。

约书亚-阿姆斯特朗出生于1821年3月13日，父母是爱尔兰和德国人，在凯尔

森县。他在襁褓中接受了一位长老会传教士的洗礼。大约9岁时，他被父母带到谢尔比县，在那里他长大成人，当过农场的雇工，接受的教育只够他勉强读和写。1840年2月9日，他与阿曼达-F-洛厄尔结婚，并租赁了一个农场，开始做家务，财产价值不到100美元。1843年，在史密斯-托马斯的宣讲下，他认识了自己的罪，不久后，他受洗加入纳尔逊县卓别林福克教堂的团契，由D.道登主持。第二年春天，他与H. H. Prather和J. L. Trower一起，获得了传教的许可。

1845年2月，他搬到了布雷金里奇县，并与多雷特溪教会联合。在这里，他在一个农场劳作，并以极大的热情传教，直到1847年10月。在这一天，他被劝说搬到格雷森县，在那里他定居在一片土地上，后来他买了这块土地。他立即开始安排在他附近建立一个教会。同年11月，他在多雷特溪被西门-布坎南、约翰-T-迪安和N-H-伍德按立为牧师。他立即加入了格雷森县悬岩教会的章程，并被选为该教会的牧师。从这一时期到现在，他一直在不断地工作，既是传教士又是牧师。以后者的身份，他在不同时期为戈申和塞勒姆协会的至少20个教会服务。起初，他在事奉中非常软弱、笨拙和无知，但他不断成长，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是一位强有力的传道人，很可能在戈申协会的范围内，没有哪位牧师比他更受人爱戴，或更有用。他仍然以年轻人的热忱和激情在他所深爱的事业中努力工作。

达内尔-道登（DARNELL DOWDEN）在凯基州斯宾塞县的小山教堂附近出生并长大。他在年轻时只接受了少量的文字知识；但在之后的几年里，通过认真学习，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英语学者，并掌握了一些希腊语知识。他大约15岁的时候，在小山教会时，他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大约在1841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大约两年后被按立为牧师。大约1852年，他搬到利奇菲尔德，负责该村的教会，同时也接受一些乡村教会的牧养。他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大约十年，然后搬到了布雷金里奇县，在那里他负责戈申和其他教会。大约在

1866年，他搬到了米德县布兰登堡附近的一个农场，他现在仍然住在那里（1885年）。

道登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传教士，也是一位有相当能力的作家。他在1855年被选为戈申协会的主持人，除了内战期间的四年，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现在。

约翰-布兰特于1814年12月10日出生在基辅的阿代尔县。他获得的读写知识非常有限。年轻时，他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佩里县，在那里过着狂野的、相当鲁莽的生活，直到1844年左右。这时，他皈依了基督，并与其他129人一起接受了T. J. Drane的洗礼。1849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50年在他被收养的县的熊溪教堂被D. R. 穆里、约翰-F. 克里斯蒂安等人按立。他的讲道恩赐并不高，但他勤奋、热心，而且非常热心地劝导。他在俄亥俄河两岸的贫民中做了很多工作。在不同时期，他是几个教会的牧师；先是在印第安纳州的佩里县，后来是在凯伊州的布雷金里奇县。他在印第安纳州聚集了两三个教会，在肯塔基州至少有一个教会。大约在1860年，他搬到了肯塔基州的布雷金里奇县，现在仍然居住在那里（1885年）。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他的身体部分瘫痪，他几乎无法讲道。

亨利-托尔顿-兰普顿（HENRY THORNTON LAMPTON）于1814年1月2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纳尔逊县。一岁半时，他被父母带到布雷金里奇县，在那里有一个农场里长大。他非常喜欢看书，而且在没有什么优势的情况下，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储备。在早期生活中，他加入了卫理公会，但直到25岁时才完全认同该教会。大约在1842年，他被允许行使他的恩赐，并在1847年被卡珀斯主教按立为执事。在担任地方执事约四年后，他开始怀疑卫理公会教义和政体的正确性。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非常繁琐的调查之后，他接受了艾尔兹-希克森（Elzy T. Hickerson）的洗礼，加入了康斯坦丁浸信会。一个月后，该教会

准许他讲道，又过了一个月，他被D. 道登、J. 阿姆斯特朗和A. J. 戴伊按立。这大约是在1856年。他立即成为康斯坦丁教会的牧师，不久后又被召去照顾格雷森县的悬岩教会。在不同时期，他在斯蒂芬波特、霍普夫、米勒镇、利奇菲尔德、黑豹溪、伯利恒、联合、欢乐谷和普雷森山的教会任职。

1865年，他与一位坎贝尔派传教士坦迪先生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辩论。1870年，他被召去照顾戴维斯县的耶尔文顿教会。同年，他被选为栗子林的牧师，还在马其顿、橡树林和布莱克福德的教会任职。

战争期间，他作为戈申协会的传教士工作。大约在1875年，他开始在印第安纳州的贝克溪、格兰德维尤、纽顿维尔和洛克波特等地做工。在后一个地方，他聚集了一个教会，并在那里服侍了大约三年。此后，他一直担任基辅克洛弗波特教会的牧师。

兰普顿先生在浸信会中的整个传教过程中，一直非常努力，而且非常成功，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埃内斯特-佩特里是普鲁士人，在上流社会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犯了一些政治罪，他认为离开自己的国家是明智的。他来到美国，并在年轻时就来到了基辅的霍斯维尔，在那里当了一名教师。他在路德教会长大，但现在接触到了浸礼会，他被诱导着比以前更仔细地研究他们的教义和实践。这导致在他信主后，与霍斯维尔的浸信会结合。1858年，他在该教会获得了讲道的许可；次年，在克罗尔波特被按立。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他在戈申协会的范围工作，主要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是，由于他是一个可怜的经济学家，他一直在为满足家庭的世俗需求而感到苦恼。他最终接受了一个保险代理机构，这给他带来了几年的良好收入。在从事这项代理工作时，他经常举行长时间的教会聚会，而且通常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

曾在辛普森县富兰克林的教会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牧师，后来又负责格拉斯哥的教会。但他在牧师的职位上并不成功。大约在1879年，他从格拉斯哥搬到了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不久之后他就在那里去世了，当时他几乎还没有度过壮年。

nolynn协会

这个兄弟会起源于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的一个分部，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它于1819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现在的拉鲁县的小山成立。在其第一次年度会议上，在田纳西州罗伯逊县的Lowe's M. H. 召开，其教会的数量没有记录，总共有800名成员。由于某种原因（现在还不清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的人数迅速减少。1822年，它报告有15个教会，只有585名成员。1826年，成员总数进一步减少，有21个教会，只有419名成员。从这一时期开始，它的人数开始增加，并继续享有适度的繁荣，直到1840年，它报告有15个教会，有1213名成员。这是它迄今达到的最大的成员总数。从那时起，它逐渐减少，直到1878年，它有7个教会，411名成员。

关于这个兄弟会的信仰和实践，以及它逐渐从浸信会的原则中退缩的情况，请读者参考母会的历史，它一直紧跟母会的步伐。无论其理论是什么，它都是反传教士的。

在实践中，除了它的传教士通过无偿的劳动所做的事情，它几乎没有任何成就。1848年，它的八个传道人签署并发表了一份抗议书，他们在其中说“今后，我们将不参加任何教会，除非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支持福音”。该反驳书似乎没有什么效果。该协会有大量的传教士，他们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教会的活动，而没有金钱上的补偿。

在这个兄弟会的教堂里，有几位相当有能力的传教士被提拔为牧师。但他们一般都放弃了这种做法，一旦他们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教派的不一致性，就会认同联合浸礼会。他们中许多比较聪明的私人成员也是这样说的。邻近的协会已经做出各种尝试，与这个机构建立联系，从而使其达到浸信会的正统标准。但这些努力的结果只是吸引了他们最好的传教士和教会。

该协会在其较为繁荣的时期，占据了从俄亥俄河延伸到该州中部，并远至田纳西州的广阔地带。但目前，它的教会主要分布在格林和一些邻近的县里。它只与母会和最近成立的一个小型组织相呼应，该组织被称为东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协会。

托马斯-J-奇尔顿被视为这个兄弟会的父亲，他的儿子托马斯-奇尔顿阁下曾在这个兄弟会的教会中担任过数年的传教士。关于这些，其他地方已经说过了。关于这个协会的其他牧师，我们没有收到特别的说明。

高地协会

在1836年以前，这个小型的兄弟会代表了整个浸礼会的利益，在现在的五六个县的范围内。它由13个教会组成，其中12个教会已被小河协会开除。这些教会中至少有7个最初属于红河协会，其他一些属于联盟。这13个教会总共有429名成员。他们的名字如下。Bethel、Cypress、Canoe Creek、Cane Run、Flat Creek、Grave Creek、Highland、Providence、Salem、Tirza、Unity、New Hope和Little Bethel。据了解，属于这些教会的牧师是威廉-巴克（William C. Buck）、本杰明-布兰（Benjamin Bourland）、威廉-戴维斯（William. 戴维斯、约翰-克里斯蒂安和本杰明-贝里。有执照的传教士是亨利-加勒德、蒂莫西-西斯克、约翰-格兰瑟姆和鲁本-欧文。

该协会于1820年9月在联合县的海兰教堂成立，其名称来源于海兰教堂。该协会的大多数教会和传教士都带有超加尔文主义的色彩，反对传教士和慈善团体。该团体的发展非常缓慢。这可以从教会和牧师的分裂状况中得到解释，或者说，反传教士的情绪占主导地位，还有一个事实是在其活动范围内的大部分人口是罗马天主教徒。据估计，联合县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持天主教观点。在协会存在的头十年里，它的成员总数只增加了57人；因此，在1830年，它有15个教会，486名成员。在这一天，一个圣经协会在其范围内组织起来，威廉-巴克成为其主席。这激起了反对慈善团体的精神，1835年，该协会对这些机构采取了强烈的反对态度，贝瑟尔、小贝瑟尔、高地和格雷夫溪教会退出了它的团契，并在第二年成立了小贝瑟尔协会。在这次分裂之前，该机构有14个教会，609名成员。但在这一时期之后，它迅速衰落，很快就萎缩到相对无足轻重的程度。分裂后，它改名为正规浸信会，并在1877年改名为正规预言派浸信会。它公开反对传教士和所有慈善团体。1880年，它有10个教会，共有200名成员。这些教会与小贝瑟尔协会的教会交织在一起，位于亨德森、韦伯斯特等县。

关于这个机构的先驱传道人，是否他们仍然在其团契中，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其早期牧师中最杰出的人都认同小贝瑟尔协会。

ESIAS W. EARLE是坚持这个兄弟会的最著名的传教士之一。他于1800年2月4日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在他13岁的时候，他宣称皈依了基督，并加入了一个浸信会教会。他在17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牧师。早年他移居到肯塔基州，并在霍普金斯县定居。曾在平溪教堂担任牧师多年。

BURNALL P. DORRIS生于1806年。他于1844年加入韦伯斯特县的普罗维登斯教会，并于1846年在那里被按立为神职人员。他在普罗维登斯教会担任了多年的牧师，被他的教友们推崇为一个好的、忠实的传道人。1879年8月23日，主

呼召他去天家领赏。

德雷克斯溪协会。

1820年，在沃伦县的联合教堂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加斯珀河协会同意以一条线划分其领土，这条线从拉塞尔维尔开始，沿直路到鲍林格林，然后到绿河上的霍纳克渡口。该线以南的教会将组成一个新的协会。这些教会共有13个，其名称如下。Baysfork, Salem, Union, Sulphur Spring, Trammels Fork, Middle Fork, Lick Fork, Mt. Zion, Bethany, Ivy, New Hope, Ebenezer, (后来称为Bethpier) 和New Bethel。属于他们的传教士有Samuel Greathouse, Lee Allen, William Dorris, Zach. 莫里斯、休-哈根、安德森-达诺尔和克里斯. 哈里斯。这些教会在1820年10月6日举行会议，成立了德拉克斯河协会。

这个兄弟会开始了它的使命，有着光明的前景。它的一些教堂是绿河地区最古老的教堂；它的一些传教士是有能力和经验的人，它有一个很好的领域可以耕作。但它从一开始就很不幸。塞勒姆、常春藤和新贝瑟尔教会被解散，加入了其他协会。贝斯福克（Baysfork）是教会中最古老和最大的教会之一，很快就被派别所侵蚀，最终被一个醉酒和不守规矩的牧师所摧毁。1826年，它的两位牧师，李-艾伦和安德森-达纳尔，因通奸而被排除在外，两年后，塞缪尔-格雷豪斯因酗酒和虚假而被排除。与此同时，可敬的克里斯. 哈里斯已经去了天家、得到他最后的奖赏。这些和其他不测的情况使协会从成立时的13个教会，共686名成员，在12年后减少到13个教会，共476名成员。但现在，主很高兴用协会成立后他们所享受的第一次复兴来访问这些冷漠和痛苦的教会。1833年在辛普森县的新塞勒姆（New Salem）举行的机构会议是一个大喜的场合。在之前的两年里，巨大的霍乱流行病使整个地区充满了恐怖和哀伤，现在已经过去了；上帝的怜悯跟随着他的审判，15个教会报告了329次洗礼，总共有969名成员。从这一时期开始，该协会享有良好的繁荣，直到

1839年，它报告了19个教会和1325名成员。这是它有史以来成员最多的一次。

在这个繁荣时期，兄弟会的事工非常薄弱；在它的指导下，协会为未来的建设打下了不好的基础。1832年，它建议“教会及其成员不要加入节制协会、圣经协会、小册子协会和传教士协会以及主日学联盟。然而，“它补充说，”如果一个社区选择了与美国主日学联盟无关的主日学，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应该被容忍”。1835年，该机构建议各教会不要与肯塔基浸信会有任何通信联系。这个建议是根据大多数教会的决定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在前一年就已经提交给了教会。这个建议没有得到一致的遵循，在1838年，通过了一项决议，其内容如下。“今后，我们将按照1835年大多数教会的决定行事；今后，我们将不与浸信会州会议保持任何通信联系，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这项决议不是很及时，因为提到的大会在两年前就已经解散了。但在那个关于传教士问题的兴奋期，这并不是唯一犯了同样错误的协会。

以同样的尴尬和荒唐，该协会放弃了与邻近兄弟会的通信联系。1824年，它中断了与红河协会的兄弟关系，因为该机构召集了一次会议，目的是调整其教会之间存在的一些困难。这种联系后来又恢复了；但与加斯珀河协会的兄弟关系被撤销，与贝瑟尔协会的兄弟关系也被扣留。1834年，与绿河协会的通信被中止，因为该机构与贝瑟尔和加斯珀河协会有往来。随后，在1839年，兄弟会的关系从巴伦河协会退出。这种与邻近兄弟会的隔绝，很快就造成了内部纷争和最终分裂。

1839年，贝瑟尔协会的莫罗（O. H. Morrow）访问了贝瑟尔教会，该教会是德雷克河协会的成员，并在牧师希克曼（J. L. Hickman）的邀请下，协助管理主的晚餐。当协会在同年秋天开会时，对贝瑟尔和特拉梅尔福克教会提出了指控，因为他们保留了J. L. 希克曼作为牧师和主持人，而他违反了“本协会及其教会的明确意愿和愿望”，邀请了贝瑟尔协会的一位牧师来帮助管理主

的晚餐，而德雷克河协会与之并无通信联系。该协会建议这些教会向该机构的下一次年度会议报告，是否他们已经停止与那些与本协会没有通信关系的组织或其成员的一切兄弟般的交往；“否则，它补充说，“他们将被排除在我们的交流之外”。Bethel和Trammel's Fork教会拒绝了这一建议，并与Rocky Spring教会一起成立了一个组织，该组织声称是合法的Drake's Creek协会。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个由巴伦河和利伯提的一些教会的信使组成的理事会的承认。

在随后的会议上，由这些兄弟会自己决定，这个小组织取名为“贝斯福克协会”，它的历史将以这个名字在适当的地方介绍。

1840年德雷克溪协会在田纳州萨姆纳县的新贝瑟尔举行会议时，将洛基泉和贝瑟尔教会排除在其团契之外，并承认特拉梅尔叉的少数教会，这相当于排除了多数教会。这使该协会摆脱了所有不和谐的因素，这些因素迄今为止给它带来了许多烦恼。

从这个时期开始，该协会开始衰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反传教。由于担心迄今为止它所使用的“浸信会”这一名称可能无法足够明确地表达其目前的信条，以满足其“正规浸信会”通讯员的要求，它在1841年修改了其名称，使之成为“德雷克河浸信会，根据预定和拣选的教义联合起来”。在使用这个相当笨拙的标题三十多年后，它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其印刷的《原则摘要》与其他浸信会所持的原则相似；但其牧师和教会都被理解为否认身体的复活。它一直在下降，直到它的人数微不足道。1879年，它由13个教会组成，共有273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60年中的50年里，有1530人受洗成为其教会的成员。自1840年分裂以来，在我们有统计资料的29年中，其中只有470人接受了洗礼。

罗伯特-诺维尔是本协会早期的传教士之一。他于1770年2月14日出生在弗吉

尼亚州的阿尔贝马尔县。他在这里长大成人，接受了普通学校教育的简单内容。打架、说脏话和跳舞是他年轻时的娱乐活动，有一次，他被刀子割得很严重。31岁时，他与詹姆斯-穆里的女儿莎莉结婚，并在白金汉县定居。1805年，在伦纳德-巴鲁的布道下，他被唤醒了，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和谴责。经过几个月的痛苦悔恨、祈祷和忏悔，他获得了对罪人救主的希望，加入了圆橡树教会，并接受了巴鲁先生的洗礼。他很快就开始在公共祈祷和劝诫中得到锻炼，并对传扬福音的责任留下深刻印象。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项伟大的工作，就离开了他的农场，搬到了中田纳西州，希望能消磨掉这种印象。在这里，他压抑着自己的责任感，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但是，有一天，一个喝醉了的人对他说“你在弗吉尼亚州开始传教，为什么要放弃？如果你继续下去，你可能会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他觉得这是个严厉的责备。一个奇怪的梦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促使他再次背起十字架，开始劝说他的邻居们悔改。他在史密斯县的Testament教堂被按立为牧师，由威廉-罗克、利维-罗克和希拉姆-凯西主持。按立后不久，他就去了伊利诺伊州；但由于对这个州不满意，他又回到了田纳西州，并于1820年在靠近肯塔基州的萨姆纳县定居。他被召去照顾卡尼福克、新希望、新贝瑟尔和加勒廷教会。他继续为这些教会服务，直到因年老体弱而被告诫，辞去了他的职责。他大约在100岁的时候去世。他是一位温和的传道人；但他是一位具有优秀基督教品格的人，深受弟兄们的尊敬。梅拉迪斯-霍奇斯（Meradith Hodges）、Wm. W. Ausbrooks和乔赛亚-阿什福德（Josiah Ashford）在他的牧养劳动下被提升为牧师，并成为德拉克斯河协会的传教士。1826年，他接替克里斯托弗-哈里斯（Christopher Harris）成为德拉克溪协会的主持人，并在不同时期担任此职，共14年。

埃利-布莱恩特是辛普森县新塞勒姆教堂的成员，早在1840年就被按立为牧师。作为一名传教士，他的表现低于平庸。但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是一位具有无可指责的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弟兄们对他尊敬有加，并让他担

任德拉克溪协会的主持人，大约12年。大约1866年，他被召去天家领赏。

WILLIAM W. AUSBROOKS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是这个机构中最突出的传道人。他于1840年左右在田纳州萨姆纳县的卡尼福克教堂获得了讲道许可，并早在1842年就被按立为牧师。次年，他在德拉克溪协会会议时作了介绍性的讲道。1852年，他被选为该机构的主持人。

除了中间几年之外，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现在。

关于其他一些在这个兄弟会工作的传教士，没有收到值得记录的细节。

Concord协会。

这个最繁荣的兄弟会于1821年9月28日在现在的卡罗尔县的怀特斯伦成立。Silas M. Noel在会上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内容是启示录22-17。托马斯-克雷格被选为主持人，约翰-H-莫里斯为书记员。以下八个教会，除了新成立的以马忤斯和长岭教会外，都曾属于长跑协会，都在章程中。Drennon's Ridge, McCool's Bottom (现在的Ghent), Twins (现在的New Liberty), Long Ridge, Whites Run, Hunters Bottom, Hopewell和Emmaus。Twins、McCool's Bottom和Whites Run已经从Long Run到Franklin协会，然后进入Concord的宪法。Drennon's Ridge是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会，McCool's Bottom则是第二古老的教会。关于这些，其他地方已经说过了。

到目前为止，twins教会是新协会中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教会。谈到它的起源，威廉-希克曼说：“在那些日子里，我去拜访我在鹰溪的朋友，并在那里给一些人施洗。不久之后，那里出现了一个大型的、值得尊敬的教会，约翰-斯科特兄弟搬到了他们中间。约翰-斯科特搬到他们中间，并长期担任他们的牧师

’。1801年6月23日，由约翰-普莱斯和约翰-戴维斯组建了教会，包含30名成员。约翰-斯科特在该教会任牧职约25年，离开时有213名成员。科尼利厄斯-杜瓦尔、B-F-肯尼和休-蒙哥马利依次为教会服务，直到1838年，刘易斯-D-亚历山大接受了教会的牧师职责。这位杰出的基督仆人一直为教会服务，直到他在1863年去世—25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有746人受洗成为教会的成员。从那时起，它就经常更换牧师，而且不像以前那么兴旺了。它位于欧文县北部的新自由村。Whites Run位于卡罗尔县根特以北7英里处。很可能是约翰-斯科特或约翰-普莱斯在早年为其服务。刘易斯-D-亚历山大（Lewis D. Alexander）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是它的牧师。

Long Ridge位于欧文县Owenton现址以北一英里处。它是由艾萨克-马林、约翰-斯科特和艾萨克-福斯特于1820年7月29日成立的。杜瓦尔是其记录上的第一位牧师。在他之后，B. 科尼利厄斯，F. 肯尼(Kenney)和安德鲁-苏托(Andrew Suitor)为其服务。后者在1838年由以利亚-特雷克尔德(Elijah Threlkeld)接任，他在余生中一直为该教会服务，并得到了极大的认可。1840年，该教会因传教问题而分裂，形成了两个同名的教会。反传教士教会仍然在老地方做礼拜。传教士教会几年前向北迁到了哈里斯堡村。霍普韦尔位于亨利县，长期以来一直是硫磺叉协会的成员。猎人谷教会位于俄亥俄河上，靠近现在划分卡罗尔县和特林布尔县的那条线。它早就解散了。

艾玛斯位于欧文县北部，多年来是一个繁荣而有影响力的教会。它在1853年解散了。

该协会章程中的牧师有：双子教堂的约翰-斯科特、德雷纳斯岭的艾萨克-马林和詹姆斯-巴克斯特、麦库尔斯底的约书亚-莫里斯、猎人底的约翰-华莱士和埃姆-摩根。

maus. 协会

该协会组成的八个教会共有619名成员。在它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Cane Run和Corn Creek教会被Long Run协会的信件所接收。1823年，Clay Lick，一个新的教会被接收，1825年，Sharon，Greenups Fork和Providence被接纳为团契。后者在Trimble县，Greenups Fork在Owen；Sharon在Carroll，后来解散了。1826年，该团体有12个教会，840名成员。但Sulphur Fork协会在这一年成立，Corn Creek教会因其成员被解散了。直到1829年，除了常规的通信管理外，该协会没有任何业务被引入，除了接纳和解散教会，并作出必要的安排，以规范一个议事机构。但在这一年，它被要求注意在人民中分发圣经的重要性，并通过一项决议，建议组织圣经协会。在这一年和下一年，各教会因坎贝尔主义在他们中间的传入而感到困惑和恼火，以至于他们就这个问题征求协会的意见。该机构在1830年的会议上，对这一请求作了如下答复。

“根据组成本协会的大多数教会在信中表达的要求，以及其中一些教会直接要求本协会对那些通常被称为坎贝尔派的现代神学教师制定一个适当的方针，我们提出以下建议。1. 我们认为教会不应邀请他们在自己的会堂讲道。2. 我们不应该邀请他们到我们的家里讲道，也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向他们致敬，也不应该向他们的异端学说致敬。弟兄们，我们建议你们要格外警惕。当他们谈论圣灵时，我们相信他们只是指书面文字；当他们谈论重生时，他们只是指浸泡在水中。”这个机构因坎贝尔派的分裂而只遭受了很小的损失，甚至到现在，坎贝尔派在其领土上也只获得了一个微弱的立足点。

1831年，十里协会在康科德的东北边界成立，使后者减少到11个教会，总共只有798名成员。这是在十年中的一个小进步。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各教会不断增长，到1841年，该机构有14个教会，1433名成员。在这一时期，该机构中明显存在着两派。由该机构中更聪明的成员所写的通函，敦促人们支持

牧师的责任，并参与主的工作。这一点在赛勒斯-温盖特（Cyrus Wingate）于1833年写的长篇大论和同一作者于1841年写的通告中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在该机构的业务程序中，没有提到任何缓解负担过重的牧师的努力，或试图扩大基督的王国。这个僵局持续到1840年。在这一天，该协会首次努力为其领土上的人们提供布道，指定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举行十次长时间的聚会，并提名传教士主持这些聚会，但没有规定对牧师进行薪资支持，甚至也没有建议教会这样做。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受洗的人数低于平均水平，而且由于这个“传教计划”，教会中充斥着相当大的骚动。

1838年，肯塔基浸信会总协会的总代理威廉-巴克（William C. Buck）访问了康科德协会的各教会，目的是促使他们支持他们的牧师。迄今为止，这些教会在牧师任期结束时公开感谢他们的牧师，感谢他们长期以来“无钱无价”的忠心服务。巴克先生成功地说服了怀特流、麦库斯底、新自由、艾玛斯、长岭、奥文顿和格林普斯福克的教会，每年向他们的牧师支付约100美元的月度服务费。这样一来，每位牧师一年的工作时间为400美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公平的工资。这是对教会以往做法的创新，遭到了严厉反对。领取工资的传道人被反对者指责为“雇佣者”和“金钱猎手”。支付牧师工资被归类为“传教计划”，几个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激烈的对立派。1841年，Long Ridge, Cane Run，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教会，都分裂了，各自形成了一个传教士教会和一个反传教士教会。这种分裂对兄弟会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祝福；因为，尽管它没有使教会完全摆脱反传教士的影响，其中一些教会至今仍有反传教士的痕迹，但它使传教士一方获得了如此决定性的优势，以至于它可以自由行动，并在没有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实施其措施。反传教士分裂所造成的人数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弥漫在各教会中的一场最亲切的复兴远远弥补了这一损失，通过洗礼，他们的成员增加了1,022人。

1742年，协会通过了第一个决议，内容是支持乔治敦学院，并建议年轻人在

其大厅里寻求教育。1801年肯塔基州的浸信会成员签订的总联盟条款被命令附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从这时起，在该机构的会议期间，偶尔会为印第安人的传教进行募捐；1845年，曾试图在协会范围内安排一名传教士。指定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建议各教会向该委员会报告他们关于雇用传教士的愿望，以及各教会愿意为其提供多少资金。这项值得称赞的事业失败了；或者说，至少该委员会没有向协会提交报告，而且几年来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做进一步的尝试。

1848年，与总协会建立了联系，并任命了一名财务人员，负责接收各教会的捐款，并将其转交给该机构的执行委员会。人们希望通过这种管理方式来解决康科德协会领土上的贫困问题，但这并没有达到该机构的预期。因此，它在1851年决定再次尝试做自己的工作，但并没有拒绝对总协会的援助和同情。在这届会议上，该机构的精神似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以下决议的通过就表明了这一点。

“决议：国内外的传教和圣经事业，教育和宗教期刊文学和阅读事业，需要组成本会的教会给予更多的同情、支持和祈祷。

“决议，我们向我们的弟兄们推荐《西部记录者》和《圣经倡导者》，因为它们值得他们的赞助。

“决定在明天的第一次布道后，募捐以帮助总协会和圣经事业”。

一个由各教会的使者组成的会议被召集到新自由城开会，以制定将传教士派往家乡的方法；并指定一个委员会将此事提交给各教会。大会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委托他们负责雇用一名传教士的责任。委员会得到了阿彻-史密斯的服务。这位传教士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在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上，迎

接它的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份传教士报告，供其通过。传教士发表了290次布道和劝勉，并接受了约150人进入教会，其中124人接受了洗礼。他又继续在外地工作了一年，在1853年报告了372次布道和劝诫，以及215次受洗。从那个时期到现在，该协会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宣教机构，确实根据不同的计划行事，但不断努力推进受祝福的救主的事业。

据观察，在这个兄弟会存在的前十一年里，它的发展非常缓慢，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它享有适度的进步。1842年，在其教会中盛行的显著复兴使其人数增加到15个教会，共有2439名成员。从那时起，直到1860年，它的增长是温和的。在南北战争开始时，它有21个教会，共有3939名成员，在战争结束后，即1865年，它有17个教会，共有3027名成员。自战争以来，它的发展非常迅速。1880年，它由33个教会组成，有4,299名成员，1882年，有32个教会，共有3,969名成员，这两年的减少是由于几个教会的解散，加入了欧文协会的组织。从1821年成立到1882年，有10,384人受洗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在本协会领土上的先驱传教士中，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之外，还有约翰-里斯和本杰明-兰伯特。

约翰-里瑟是鹰溪的早期定居者之一，据说他早在1802年就在现在欧文县的东部边界上建立了山岛教堂。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几年，然后搬到印第安纳州，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早在1813年，本杰明-兰伯特就接替了约翰-里斯担任山岛教会的牧师——也许更早几年。大约在上述日期，他建立了一个布道所。在约翰-斯科特和约翰-塞尔西的帮助下，他于1817年10月11日在鹰溪附近的肌肉肖尔的地方建立了教堂。他一直在这个名为“肌肉肖尔”的教会和山岛的教会担任牧师，直到1820年。在那一天，他跟随他的前辈去了印第安纳州，在那里他一直从事传

道工作，直到主召唤他回家。山岛教会最终被肌肉肖尔的教会吸收，后来的教会一直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团体，直到现在。

莫里斯（JOSHUA L. MORRIS）可能是第一个定居在卡罗尔县目前范围内的传教士。他协助组建了该地区的第一座教堂，并成为其第一任牧师。该教堂位于肯塔基河口，莫里斯先生于1800年5月5日在威廉-希克曼的协助下建立了该教堂。它起初被称为威廉港，后来被称为麦库斯堡，最后取名为根特，来自它现在所在的村庄。莫里斯先生在教会服务了大约三年，然后让位给更有恩赐的约翰-斯科特。他的死亡时间不确定。他的一些后代仍然生活在他的继任者中，在该州的那个地区。

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于1809年搬到了现在的欧文县，并加入了Twins教会。第二年，该教会记录了这样一条内容：“教会考虑到摩根长老从远处移居到我们中间的情况，并希望消除可能妨碍他履行牧师职责的任何困难，宣布她衷心赞同并接受他作为牧师的服务，并希望他能与我们其他牧师弟兄自由行动。”1823年，他被Twins教会解散，并与Emmaus教会联合。同时，他接受了邀请，每月在Twins教会讲道一次。他一直在以马忤斯教会担任牧师，直到1837年。这时，他已经年事已高，可能已经停止了积极的工作，尽管他后来还活了好几年。他似乎在传道方面一直很积极和有用。

詹姆斯-巴克斯特于1787年9月17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华盛顿县。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随父母来到了肯塔基州，并在米尔溪附近定居，这是肯塔基州的第一个教堂。在这里，在他17岁的时候，他承认了对基督的希望，并接受了约翰-马尔基的洗礼。此后，他搬到了亨利县，于1822年获得了德莱农斯岭教会的传教许可，1824年，他也被该教会按立为牧师。1827年，他离开了本州，但在1835年左右返回时，他在欧文县定居，并与格林普福克教会联合。他的余生都是在这个地区传扬福音。他是一个恩赐非常温和的传道人，

但却是一个深具谦卑和持续虔诚的人。他在50多年的时间里打了一场漂亮的仗，然后在1857年8月31日去接受他的冠冕。

埃利亚-特雷克德因其认真、实用的布道和显著的敬虔行为而备受推崇。他于1797年8月1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斯科特县。他在一个农场长大，接受过有限的普通学校教育。在他19岁那年，他在威廉-希克曼（William Hickman）的带领下归向了基督，并在他的带领下受洗加入了麦康奈尔流教会的团体。1819年3月2日，他与露丝-莫瑟希德结婚。这位和蔼可亲的妻子几年后去世，给他留下了两个孩子。1821年，他搬到欧文县，在那里他与长岭教会联合。1824年，他被按立为执事，担任这个职位大约10年，直到1834年1月。1837年4月，他被L. D. Alexander、Archer Smith和John Scott按立为牧师，次年5月，被召到Long Ridge教会任职。在他余下的世俗生活中，他一直在为这个教会服务。他还在以马忤斯、马其顿和欢乐岭教会担任过或长或短的牧师。1861年1月22日，他因肺炎去世。

作为一名传教士，特雷克尔德先生的能力低于平庸；但他的个人影响力足以弥补其恩赐的不足。他有两次婚姻—第二次是与玛格丽特-赫恩结婚，他与她生了11个孩子。据了解，他的十个孩子已经成为浸信会成员。

约翰-西尔西（JOHN SEARCY）是康科德协会的一位优秀的老传教士，于1762年3月17日出生在南卡罗来纳。他是美国独立革命战争中的一名士兵。战争结束后，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伍德福德县定居。在这里，他是与印第安人战争中的一名士兵，直到野蛮人被赶出这个州。他加入了克里尔克里克教会，并得到了该教会的传教许可。在康科德协会成立之前，他搬到了欧文县，并为建立该兄弟会的早期教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人们不知道他是否曾担任过任何教会的牧师，也不知道他是否曾被按立过。他于1848年11月14日去世，享年87岁。

杜瓦尔（CORNELIUS DUVAL）被认为是康科德协会中最好的传教士之一，在他那一代。早在1822年，他就在格林普斯福克（Greenups Fork）教会担任牧师，并在一年前在龙脊（Long Ridge）担任牧师。1829年，他进入欧文顿教会，担任该教会的牧师约12年。他还曾担任过马斯克-肖尔斯（Muscle Shoals）的牧师，也许还有其他教会。大约在1800年，他停止了在这个地区的工作。他是在这一时期被召唤回天家，还是寻找另一个劳作的地方，还没有确定。

安德鲁-苏托尔是一位具有良好恩赐的年轻传道人。他在1820年参加了长岭教会的组建。1824年，他被按立为执事。在这一职位上服务了十年之后，他于1834年1月获得了讲道许可。他的恩赐非常令人满意，在接下来的10月，他所在的教会邀请他每月为其讲道一次。同年11月，他被B. F. Kenney, C. Duval, Jas Baxter, 和R. H. Shipp按立为牧师。1835年4月，他被召去照顾龙脊教堂。他还服务于格林普斯福克，也许还有其他教会。但他才刚刚开始一个有望发挥巨大作用的事业，主就高兴地把他从劳作的田野上召唤到安息之地。他于1838年10月9日离开了人世。

1839年，胡格-蒙哥马利在欧文县的艾玛斯教堂获得了讲道许可，并早在1833年就被按立为牧师。1835年，他将自己的会籍转移到Twins教会，并立即被召去担任该教会的牧者。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38年，由更热心、更受欢迎的L. D. 亚历山大接任。1840年，他拿了一封离会信，加入了特殊浸信会的长岭教会。此后，他一直是利克协会的牧师，直到1849年左右。他的恩赐是温和的，而他的牧师的工作似乎不是很有成效。然而，就目前所知，他具有良好的宗教性格。

R. H. SHIPP于1834年获准在Greenups Fork传教，并在1839年左右被该教会按立。人们对他短暂的工作知之甚少。他在被按立后一年左右去世。

威廉-D-鲍尔于1799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福基尔县。他在幼年时就失去了父母，被他的姨妈奇尔顿夫人收养，奇尔顿夫人给了他附近的普通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1822年，他移居到肯塔基州，并在亨利县定居。在这里，他加入了肯恩河教会。在作为执事为该组织服务了几年后，他于1832年获得了传教的许可。1835年，他被休-蒙哥马利和艾萨克-马林按立为牧师。在他事奉的早期，他非常积极和热心，在劝说和说服罪人悔改方面表现得特别殷勤。但在传教问题的争论中，他与反对派站在一起，并于1841年11月与其他24人一起脱离教会，成立了名为Cane Run的正规浸礼会教会。这个教会与一个小型的兄弟会联合，被称为欢乐山协会。在这之后，鲍尔先生的事奉没有结果。大约1850年，他被召对自己的管家工作作了说明。

埃利沙-科布，塞缪尔-科布的儿子，1794年2月19日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当他大约一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搬到了现在肯塔基州欧文县的地方。在这里，他在新定居点长大成人，几乎没有足够的文字知识使他能够阅读和书写。虽然他的父母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但他对赌博的艺术和褻渎的语言比对书籍更熟悉。但他的父母的虔诚教导和榜样并没有让他迷失。大约在他22岁那年，他在本杰明-兰伯特（Benjamin Lambert）的传道下被引领到基督面前，并在他的带领下接受了洗礼，加入了位于鹰溪上的马斯克肖尔的山岛教会的一个分支的团契。1817年10月11日，这个分支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称为肌肉肖尔教会。1838年，科布先生在这个教会中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在劝勉方面表现得很好。1839年5月，他被按立为牧师，并在同年11月被召到Muscle Shoals教会担任牧师。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大约15年，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欢迎和帮助。在不同时期，他是欧文县格林普斯福克（Greenups Fork）、希伯伦山（Mount Hebron）、欢乐景区（Pleasant View）和哈默尼（Harmony）；格兰特（Grant）的草溪（Grassy Run）和干岭（Dry Ridge）；宾顿（Crooked Creek）和波旁（Bourbon）的哈特伍德等地教会的

月度布道者。他因其良好的热心和愉快的虔诚而闻名。他的恩赐，虽然不是特别出色，但却是最有用的一种。也许没有任何一位牧师在他工作的领域里更受人爱戴，或更有用。1854年9月，他患了心脏瓣膜症，于次年12月4日结束了他在世的生涯。他在信仰的完全胜利中死去。

科布先生结过两次婚，养育了（都是第一任妻子所生）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他们都成了肌肉肖尔斯教会的成员，他最小的儿子威廉现在是该教会的牧师。

ASA COBB是上述人士的兄弟，1799年5月22日出生在现在的欧文县。大约18岁时，他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并接受了本杰明-兰伯特的洗礼，加入了肌肉肖尔斯教会的团契。他是一个忠实而有用的教会成员，并习惯于在公共祈祷中锻炼，直到1839年，他被推举为执事。1843年，他被解放出来行使他的恩赐，并被邀请每月向他所在的教会讲道一次，次年10月，他被按立为牧师，由L. D. Alexander、Elijah Threlkeld和Elisha Cobb主持。虽然他的恩赐与他兄弟的恩赐不一样，但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传道人。在他短暂的传道生涯中，他曾在彭德尔顿县的克鲁克溪和拉文斯溪、斯科特县的长利克和波旁县的哈特伍德等地的教会任职。他在造就教会和引导罪人走向十字架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852年8月28日，他死于霍乱。在他的六个孩子中，已知有五个已经成为浸信会成员。

弗朗西斯-麦克唐纳（FRANCIS B. MCDONALD）在康科德协会中是一位非常突出和成功的牧师，时间约为10年。1839年，他在斯科特县的Stamping Ground获得了传教执照，并于1841年在该教会按立。第二年，他搬到了卡罗尔县，并加入了沙伦教会。他很快就在各教会中变得非常受欢迎，有许多邀请他去做牧师的工作，而他却无法接受。他在旷日持久的聚会中也非常成功。不幸的是，虽然许多在他的服事下被引领到基督的人仍然亲切地记得他，但他的生活和劳作的细节却很少被保存下来，他在大约1852年时完成了他的旅程。

帕斯卡尔-希克曼-陶德 (PASCHAL HICKMAN TODD) 可能是康科德协会中除J. E. 杜瓦尔之外最年长的在世牧师。他是著名的老威廉-希克曼的孙子，以他母亲的兄弟命名（他在1812年的莱辛河战役中牺牲）。早在1837年，陶德先生就获得了奥文顿教会的传教许可；并于1841年被任命为牧师。除了在路易斯维尔市担任传教士的短暂时间外，他一直在康科德协会的范围度过他的时间。他的劝勉恩赐非常出众，使他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属灵工匠。

詹姆斯-肯尼 (JAMES E. KENNEY) 是这个兄弟会的另一位老牧师。他是广为人知的B. F. 肯尼的兄弟，长期以来一直是艾尔克霍恩协会的著名传教士，最近又是密苏里州的传教士。他于1831年通过信件加入了Twins教会。1843年，他被选为执事，1854年，获得讲道许可，1856年被按立为牧师。虽然他的讲道恩赐被认为不是很高，但他在神圣的呼召中一直非常有用。他开朗的虔诚，坦率和热情的脾气，以及他非凡的社会素质使他受到普遍的喜爱，并使他在他所闻名的地方对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恰当的。他是个好人，充满了圣灵和信心，许多人通过他的传道加入了主。

CLARK M. RILEY是这个机构的老牧师之一。他于1842年3月受洗加入twins教会，并于1845年5月获得传道执照。1852年11月，他被B. F. Kenney, L. D. Alexander, E. Threlkeld和P. H. Todd按立为牧师。他一直是个不屈不挠的劳动者，作为牧师和传道人，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路易斯-H-萨林 (LOUIS H. SALIN)，这位广为人知的“改变信仰的犹太人”被提升为牧师，目前仍居住在这个兄弟会的范围内。他是犹太教拉比亨利-B-萨林的儿子，于1829年7月2日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王国。他在家乡上了12年学，对基督教感兴趣后，在青年时期来到美国，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从事商业经营。之后，他来到了凯里市欧文县。在对基督教的问题进行了大量调

查之后，他在耶稣那里寻求并获得了希望，并于1852年6月受洗加入了长岭教会。1854年11月，他获得了讲道执照，并于1857年3月被按立为牧师。他早期负责的牧区是欢乐山和格林普斯福克教会，他在这两个教会服侍了22年。其他各教会也曾享受过他的牧养服务，而且他作为传道人做了很多工作。

目前（1885年），在这个兄弟会的活跃牧师中，有约翰-瓦尔德罗普、威廉-科布、G-W-惠特利、L-S-奇尔顿、R-H-亚历山大、J-A-海德和J-W-惠特利，还有一些热心的年轻人。

红鸟协会，No. I.

这个小型兄弟会位于克莱县和一些相邻的县里。1822年11月16日，来自四个教会的信使在克莱县威廉-莫里斯的家中开会，考虑由位于鹅溪谷的教会组成一个协会是否合适。这项事业被认为是权宜之计，第二年秋天，来自五个教会的信使在佩里县的Middle Fork聚会所会面，并成立了一个协会，他们给协会起名为红鸟。这个名字来自一条小溪，它在松树山脚下升起，向西流入肯塔基河最南端的支流鹅溪。

该兄弟会是在克莱县的南岔路口和（据说）红鸟；佩里的快沙和中岔路口，以及埃斯蒂尔的吉利德山。南福克、吉利德山和中福克已经被北区协会开除。另外两个教会可能一直没有加入协会，直到现在。这五个教会总共有165名成员。

这个协会和这个地区的先驱传教士是乔治-W-贝克、约翰-吉尔伯特、威廉-科克尔、托马斯-怀特和约瑟夫-安布罗斯。除最后一位外，他们都是非常朴素的文盲；他们的工作成果表明，他们在建立救世主的事业方面要么不熟练，要么效率低下，或者他们的建筑材料非常差。

几年来，该协会享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在1826年，它有12个教会，共309名成员。但这是它所达到的最大数字。教会忽略了自己在协会中的代表性，这个机构逐渐减少。同时，它在教义上变得反传统，在政体上也变得反传统。1850年，大部分的教会由于心灰意冷，正式退出了这个团体，随后与南福克协会联合起来。剩下的四个教会名义上保持着协会的联系，直到1859年左右，这个兄弟会正式解散了。

约翰-吉尔伯特因其长寿而引人注目。他出生于1758年，曾在革命战争中担任侦察兵和士兵。他是什么时候来到肯塔基州的不得而知；但他是克莱县的居民，并于1822年成为北区协会的成员。他参加了红鸟协会的章程，他经常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在从事牧师工作60多年后，他于1868年3月11日在克莱县的住所去世，享年110岁。

GEORGE W. BAKER是Estill县东部的早期定居者。他似乎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名为吉利山的教会，早在1813年，他就代表北区协会。1823年，他和这个教会一起加入了红鸟协会的组织。在这个机构中，他是第一任主持人，也是第一篇介绍性讲道的传道人。他是最引人注目的该机构的成员，有两三年的时间；之后他的名字就从记录中消失了，我们也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

布恩斯溪协会。

该机构由四个教会组成，于1823年5月28日在法耶特县的吉利山会议厅成立。这些教会是法耶特县的吉利德山、波恩斯溪和波格斯福克，以及杰萨明县的希克曼。Boones Creek和Mt. Gilead已经从Elkhorn协会解散，另外两个则从Tates Creek解散。同年9月，在吉利德山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G. G. 布恩被重新选举为主持人，B. W. 里耶被选举为书记。联合山、普罗维登斯和辛德克

里克教会被接收。第二年，Lower Bethel和Mt. Moriah教会也加入了协会：因此，在1824年9月在Boones Creek召开的第一个周年纪念会议上，协会有9个教会，共有760名成员。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它接受了尼古拉斯维尔、友谊、锡安山和自由等地的教会加入团契。同时，在该协会成立时开始发展的坎贝尔主义在各教会中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展，在这种“改变罪人的简易系统”的支持下，在该协会成立一周年后的五年内，有1 149人在该协会的范围内受洗。在这个数字中，有869人在1828年9月结束的协会年度里接受了浸礼。根据坎贝尔先生的教导，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或全部都接受了洗礼，“因为罪得赦免”。这使协会获得了坎贝尔派的多数，1828年通过的以下决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耶稣基督的教会，相信新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教会的大元首为管理教会而给予的唯一信仰和服从的准则，同意在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主日和星期一聚会，敬拜上帝。通过信件和信使，自愿传达我们之间的宗教状况”。

该协会建议各教会废除其目前的章程，并采用上述决议来代替。1829年，该协会有13个教会，总共有1800名成员。这是该兄弟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会员总数。第二年，浸礼会和坎贝尔派之间开始分离，正如数字所显示的，只有少数人被拯救到浸礼会。1836年，该协会减少到7个教会，总共只有412个成员。

在这次分裂之后，该协会采取了传教士机构的态度，并且年复一年地对该教派的慈善事业表示赞同，敦促各教会为其提供支持。1838年，它的教会被一场复兴所拜访，使其成员总数达到501人。但在反传教士分裂期间，1840年，它的成员总数减少到420人。第二年，另一场复兴开始了，在三年内，会员总数增加到832人。从这个时期到1869年，兄弟会的变化不大。自内战结束后，它在各种慈善活动中表现出值得称道的进取心，特别是在其协会任务中。从

1870年到现在，它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繁荣状态。1877年，它有17个教会，1,284名成员；1880年，14个教会，1,060名成员；1882年，13个教会，1,034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60年中的56年，有3738人受洗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这个协会的两个教会，普罗维登斯和布恩斯溪，是本州最古老的教会之一。关于它们的早期历史，在其他地方已经作了一些说明。在该协会的大部分历史中，它一直遭受着牧师稀缺的困扰。只有两位传教士，G. G. 布恩和B. W. 莱利；在其章程中，它很少或从来没有足够的牧师，在任何一个时间，以供应其教会。

乔治-G-布恩是布恩斯河协会的创始人，也是该机构的第一任主持人。他首先是波恩斯河教会的成员，并在1815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由耶利米-瓦德曼和安布罗斯-伯恩按立。接手礼后不久，他就把他的会籍迁到了费耶特县的吉利山教堂。他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传教士，多年来在牧师岗位上相当活跃。在不同时期，他是普罗维登斯、布恩斯溪和其他教会的牧师。但是，根据传统，他养成了过度沉溺于烈性酒的习惯，因此他失去了人气。1830年，他与坎贝尔派有了联系。他后来是否继续传教，笔者无从得知。

BENJAMIN W. 莱利也参加了波恩斯河协会的组建，是该机构的第一个书记员，并在该机构面前讲了第一篇介绍性的讲道。在这里讲道四五年后，他搬到了密苏里州，在那里他与钓鱼河协会的一个教会联系。

理查德-莫顿（RICHARD MORTON）是这个兄弟会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于1811年4月通过经验和洗礼被接纳到克拉克县的普罗维登斯教会。第二年，他进入费耶特县的博格斯福克教堂，不久后就被推举为牧师。1816年，他在泰特溪协会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次年9月，他接受了布恩斯河教会的牧养，并被召集到普罗维登斯教会每月讲道一次。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公正的传道人；但

他的健康状况很脆弱，早年就被夺去了生命。1827年，他被召去天家接受最后的奖赏。

威廉-莫顿 (WILLIAM MORTON) 是上述人士的兄弟，同年受洗加入同一教会的团契。他也是Boggs Fork教会的成员。之后他回到普罗维登斯，于1819年获得传道执照，同年被邀请到麦迪逊县的泰茨溪教堂讲道。

1822年，他加入了埃尔克霍恩协会的伯利恒教会，在那里讲道约五年。他是该州该地区第一个接受坎贝尔先生教义的传教士，当1830年浸信会和坎贝尔派之间发生分裂时，他认同了后者。

BUFORD E. ALLEN是这个兄弟会的教会中最有用、最活跃的传教士之一。他出生于1801年，早年加入了博格斯福克教会[据说]，1840年该组织与布恩斯溪教会合并后，他成为了后者的成员。他于1842年1月被按立为牧师，并于次年3月担任布恩斯溪教会的牧师。

他为这个会众服务，直到他在世的生命结束。

在他被按立的同一年，他被召到克拉克县的普罗维登斯教堂任职，他在不同时期任职，大约13年。除此以外，他还在费耶特县的布莱恩茨站、蒙哥马利的卢尔贝格鲁德等地的教会任职，也许还有其他地方。他是一个健全的、实用的传道人，而不是一个杰出的传道人；他是一个明智的、成功的牧师。大约有10年的时间分配给了他，在这期间他忠实而有效地工作。1861年12月9日，他被传唤向主交代他的管家工作。

THORNTON ISIAH WILLS是肯塔基州克拉克县人，1809年出生。他获得了适度的普通学校教育。年轻时，他加入了卫理公会，并在其中传教了约四年。但

由于对该教派的一些教义和习俗感到不满，他在1848年左右寻求并获得了浸礼会的成员资格。他首先加入了Dry Fork教会，并接受了Nathan Edmonson的洗礼。

在这里，他按照浸信会的惯例被分别出来、传教。1850年，他在克拉克县的家附近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大约15年，把它建设成一个有140多名成员的教会。从以弗所出来后，他被召到同县的奥利维特山教会工作。他在这里工作了数年，取得了类似的成功。后来他被召到基德维尔，又被召回以弗所，当他最后一次生病的时候，他还在为这两个教会服务。除了履行他的牧师职责外，他还在山区边界的贫困人口中做了很多工作。对于这项工作，很少有人能做得更好。他拥有非常开朗的性情，强大的忍耐力，和对拯救灵魂的热忱。他不被认为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但他是一个可接受的传道人和一个好的劝诫者，他的劳动得到了很多祝福。他的大量工作使他几乎经常离家，把一个由几个孩子组成的家庭留给他优秀的妻子照顾。这位善良的妇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愉快地承担了这一负担。但最后她开始觉得这个负担太重了。因此，当她的丈夫从一次漫长的布道之旅回来时，她对他说，“威尔斯先生，你现在工作已经有这许多年了，直到我们家有了照顾它的负担、已经变得太沉重；我认为你应该留在家里，帮助我养育孩子。”“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丈夫回答说。

他同意留在家，只是因为他妻子希望如此，这让她感到不安。这似乎使她要为他忽视神的呼召去传福音负责。那天晚上，她无法入睡。第二天晚上，她一直醒着，直到午夜以后。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责任了。她叫醒她的丈夫，说，“威尔斯先生，拿着那些旧马鞍袋，出去传教，否则主会杀了我。”“我会照你的意思做的，”他回答说。然后她安静地睡着了。当他的工作约会时间临近时，他带着“旧马鞍袋”，去了他的劳动领域。他虔诚的妻子再也没有反对过他的传道，他在积极为他的主人服务的过程中充满了他的日子。1872年8

月，主让他到更高的地方去。

詹姆斯-R-格雷维斯，长期担任《田纳西浸信会》的杰出编辑，著有多部流行书籍，是该州最早的讲坛演说家和论战者之一，在布恩溪协会的一个教会中被提升为牧师。他有法国血统，是胡格诺家族的后代，1820年4月10日出生在佛蒙特州的切斯特。15岁时，他受洗加入家乡北斯普林菲尔德浸信会的团契。19岁时，他被选为俄亥俄州金斯维尔学院的校长，在那里呆了两年。1841年，他负责凯基州尼古拉斯维尔附近的清溪学院。同年，他加入了自由山教会，并在不久之后成为了一名牧师，之后被许可传教。1844年，他被Ryland T. Dillard等人按立为牧师。在肯塔基州度过的四年中，他每天要教6个小时的课，学习14个小时，因此讲道很少。1845年初，他与一位斯宾塞小姐结婚，同年7月，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当了一名教师。同年秋天，他在该市负责现在的中央教会的工作。1846年，他成为《田纳西浸信会》的编辑，在纳什维尔出版该杂志，直到内战导致其停刊。战争结束后，他继续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出版该杂志，现在他就住在那里。他的勤奋、精力和活动几乎是无以伦比的，他的劳动能力也几乎无人能及。虽然生活在另一个州，但他在肯塔基州南部做了很多工作，没有其他人对该地区的教会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关于这个协会中其他牧师的简况，目前还没有数据。

bethel协会。

关于这个庞大、富裕和繁荣的兄弟会的起源历史，在一般历史和红河协会的历史中已经有了足够的细节。在此，我们只需重复一下它的起源。早在1816年，红河协会就存在情绪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与赎罪的性质和程度有关；以及牧师呼吁罪人悔改并相信福音的责任和特权。有一段时间，这些意见分歧没有引起纷争。但后来，有几个教友，其中突出的是亚伯拉罕-班布里奇长

老，从利克协会的范围搬到了红河协会的范围定居。他们一在教会中获得地位，就开始挑起纷争；红河协会的会议很快就出现了争执和痛苦的场面。纷争不断，愈演愈烈，直到1824年，协会呼吁各教会召开大会，试图调整他们在教义上的分歧。这次会议由24个教会的信使组成，于1824年11月24日在洛根县的联合会议厅举行。提交给会议的唯一申诉理由是，“关于赎罪的宣讲在本质上是否是普遍的”。在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会议一致决定如下。“我们同意，在关于赎罪的问题上说了这么多之后，虽然存在一些小的情绪分歧，但我们还是要在和平与和谐中共同生活，互相忍耐和宽容。”这一提议被提交给各教会，希望它能得到他们的赞同，从而结束争斗。但这个希望是徒劳的。在1825年的协会会议上，人们发现组成该机构的30个教会中，有16个教会宣布他们决心不遵守大会的协议。

现在，和解的可行性已经不复存在，该团体决定和平地进行分裂。东部地区将保留红河的名称；西部地区将采用新的名称。两个分部的每个教会都有特权与任何一个协会联合；任何教会成员，如果对他的协会关系不满意，都有特权加入另一个协会的任何教会。根据这一安排，来自10个教会的使者于1825年10月28日在托德县的吉利山聚会。Russells Creek协会的Isaac Hodgen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内容是（诗篇133：1）。William Warder被选为会议的主持人，Sugg Fort被选为书记。出席会议的信使的名字被登记在册，会议开始审议组织一个协会是否合适。这项事业被认为是权宜之计，在第二天早上，通过选举鲁本-罗斯（Reuben Ross）为主持人和斯格-福特（Sugg Fort）为书记员，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得以实现。来自洛根县罗素维尔教会和联合教会的信使对大会的结论持异议，并退出了。其余的信使随后决定组成一个机构，其名称为贝特希尔浸信会。以下教会加入了该章程。罗伯逊县（Tenn.）的红河和德拉克斯池塘；蒙哥马利县（Tenn.）的西福克和小西福克的春溪；托德县的吉利山；克里斯蒂安的新普罗维登斯；以及洛根欢乐谷。属于这些教会的受命牧师是鲁本-罗斯、斯格堡和威廉-C-沃菲尔德。组织完成后，立即

接收了以下教会的申请。埃尔克顿、黎巴嫩和锡安山，都在托德县。属于这些教会的受命传道人是约翰-威尔逊(John S. Wilson)、以赛亚-布恩(Isaiah H. Boone)和罗伯特-卢瑟福(Robert Rutherford)。新的兄弟会采用了红河协会的章程、原则摘要和礼节规则，没有任何修改。

1825年，母会和子会在同一片土地上交织在一起，开始了他们相互竞争的事业，前者有20个教会，共有1268名成员，后者有两个教会，共有949名成员。这两个兄弟会在教义和政体上的不同之处在于，红河教会相信基督的死亡是有限的牺牲；上帝会在没有人类手段的情况下拯救选民，并且不允许牧师向未重生的罪人传讲福音，或警告他们悔改并相信基督。而贝瑟尔相信有一个足以救赎所有人的祭品；上帝使用手段使人得救，而且，牧师有责任向所有人传讲福音，警告所有人悔改并相信福音。读者现在可以看到这两个兄弟会55年来的历史。

1826年9月2日，贝瑟尔协会第二届会议（一周年）在克里斯蒂安县的贝瑟尔会议厅召开。鲁本-罗斯(Reuben Ross)做了开场布道。原有的官员重新当选，约翰-彭德尔顿被选为助理书记员。田纳西州罗伯逊县的霍普韦尔教会被接纳为兄弟会，当时有12个教会，1,018名成员。由鲁本-罗斯、威廉-坦迪和斯格-福特编写的通函阐述了退出红河协会的原因，并以下列文字结束。

“从圣经中可以看出，基督满足了上帝的神圣律法，由于这种满足，一个迷失的世界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所有怜悯都必须流露出来，这难道不是非常明显的吗？同样明显的是，在这种满足的基础上，福音要传给每一个受造物，这不是很明显吗？从经文中不是也很明显吗（——我们的主和他的使徒所展示的福音，呼吁罪人悔改他们的罪，并相信主耶稣基督）？这些就是我们被投诉的事情。我们相信这些教义，并认为自己有义务传讲这些教义。”

现在组成新兄弟会的各教会在与红河协会联系时，一直受到限制，无法作出任何系统的努力来确保更多的传道。但在摆脱了这种限制之后，他们开始着手完成他们所珍视的愿望。在会议期间，协会处理了以下事务：“同意几个教会的要求。决心在本会范围内建立巡回布道。S. Fort长老在10月开始，Wilson长老在11月，Tandy长老在12月，Rutherford长老在3月，Ross长老在4月。巡回传道将包括我们协会的所有教会。同时，要求在明年五月第一个主日之前的星期四，在West Fork会所的Spring Creek举行属于本协会各教会的传道人大会。这将被视为年度会议，目的是落实上述的巡回布道”。

在这一安排中，没有规定对承担这一额外负担的牧师进行补偿。大会只由传道人组成；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在他们之间分担供应协会范围内的贫困人口的工作。教会似乎没有参与理事会，也没有参与执行其结论。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他们的牧师分担负担，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是在红河协会的照顾下长大的，在那里反传统主义大行其道，人们特别厌恶被讽刺为“雇佣的神职人员”。每个传道人如果要求最小的支持作为他为教会服务的条件，都被认为是“受雇佣者”，并受到相应的谴责。至于支持牧师去帮助穷人，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

组成新协会的各教会到目前为止已经理解了大使命的语言，认为福音应该传给所有人，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支持那些传福音的人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他们现在呼吁他们的牧师多做一砖一瓦，而不给他们提供稻草灰泥。然而，在赤贫者中传扬福音得到了新的推动，并最终发展出更好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

牧师们的年度会议和他们无偿的劳动是若干年来用于传播福音的唯一手段。1831年，该协会决定举行他们所谓的“年度会议”，第一次会议将于次年5月在田纳西州罗伯逊县的霍普韦尔教堂召开。所有属于该协会的牧师都被要求

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没有说明，也没有提出会议记录的报告。然而，据推断，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在协会的范围内促进福音的传扬。

大约在1828年，亚历山大-坎贝尔的教义开始鼓动这个协会的教会。在这期间，詹姆斯-林赛（James A. Lindsey）在一个叫诺亚泉的地方聚集了一个会众，他按照坎贝尔先生的计划组织了这个会众，并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得相当快。亚伯拉罕-亚当斯（Absalom Adams）是吉利山教会的一位年轻传教士，威廉-T-梅杰（William T. Major）是塞勒姆教会的一位持证传教士，另一位持证传教士的名字尚未确定，还有以赛亚-H-布恩（Isaiah H. Boone）是锡安山教会的一位有能力的牧师，他们也支持坎贝尔先生的教义，并以该体系的精神倡导它们。在讨论中，协会没有注意到这些创新，只是间接地在其通函中提到。在威廉-坦迪（William Tandy）写的1829年的通函中，本着这位温柔可亲的作家的精神，敦促兄弟们行使兄弟之爱；约翰-S-威尔逊（John S. Wilson）编写的1830年的通函包含以下段落，足以表明其目的。“在再次给你们讲话时，我们要深情地邀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这是所有基督徒卓越、基督徒责任和基督徒安慰的来源和泉源、根基和生命。我们指的是日常的、个人的、通过圣灵的影响和内住，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交和相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受异端感染的教会就这一问题采取了行动，并驱逐了那些不能被挽回的将要成为“改革者”的人。威廉-沃德（William Warder）在1831年写的通函中有以下一句话。“普通的瘟疫，普遍困扰着浸信会，特别是肯塔基州的一些协会，也困扰着我们。诚然，在我们的教会中，只有三个教会的改革者（所谓）人数众多，足以形成一个能够自治的团体；但许多教会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一个或多个成员采纳了这个教义，从而在上帝的殿堂里成为麻烦。事实上，在没有成员被它带入歧途的情况下，它对社团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偏离了更好的事物，以至于它像霉菌一样影响了锡安的繁荣。在教会政府的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个点，在那里，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就我们的教会而言，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其结果是与那

些接受并继续坚持这种改革的令人讨厌的教义和做法的人分离。五位传道人，三位受按立的，两位有执照的，以及大约70位成员，与我们分离了。预计在我们中间，如果有的话，也不会有很多这种令人讨厌的改革派的残余碎片。”协会在人数上的损失不大，布恩（I. H. Boone）是唯一因分裂而被切断的杰出传道人。

1832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衷心支持当年3月成立的肯塔基浸信会，并任命使者参加其即将召开的一次或多次会议。威尔逊（John S. Wilson）作为信使出席了会议，并以书面形式向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作了有利的报告。在收到这份报告后，协会“非常一致地”通过了以下内容。“决议，本协会认为‘肯塔基浸信会’在努力向有需要的人传扬光荣的福音，是在做一项美好而伟大的工作；我们将其推荐给各教会，供他们考虑和合作。”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贝瑟尔协会是大会资金的最大贡献者，在其第一次年度会议上向其金库支付了61美元，而第二大贡献者列克星敦传教士协会只支付了50美元。贝瑟尔协会似乎只参加过一次大会。但她的一位牧师威廉-坦迪（William Tandy）在1835年出席了该机构的会议，并捐献了20美元，是第二大捐款者的两倍。

主日学的问题在1833年首次被提交给协会，当时通过了以下序言和决议。

“鉴于塞勒姆教会已呼吁本机构注意主日学的问题；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涉及崛起的一代人的深刻兴趣的问题；因此，决议，我们建议各教会鼓励在其各自会众的范围内设立主日学。”

这个重要的基督教事工分支，很早就被引入，一直到现在都受到协会的青睐；而且，尽管教会对它的关注很慢，但兴趣却逐渐增加，直到它成为这个兄弟会培养的主要仁爱对象之一。如果要详细介绍这个机构所支持的基督教仁爱事业的进展，或任何其他分支的进展，将远远超出我们本书所分配的范围。

这个兄弟会的先辈们表现出一种深深的虔诚和对上帝的信任依赖的精神。以下是1832年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和1834年通过的第二个决议，无需解释。

“一致决定，所有教会在10月第四个领主日之前的星期五，作为禁食、谦卑和向全能的上帝祈祷的日子，希望他能仁慈地在我们所有的教会中恢复宗教，并避免亚洲霍乱的可怕破坏，这种霍乱似乎正在缓慢但稳步地向西方发展。”

“鉴于今年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疾病和死亡，并考虑到在我们协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宗教事务方面令人震惊的冷漠；因此。

“一致决定，我们将11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定为谦卑、禁食和向全能的上帝祈祷的日子，希望他能仁慈地从我们身上移开责罚的棍子：他能再次复兴宗教，使他的面孔照耀我们；他能用忠诚的牧师供应我们所有的教会’因为要收的庄稼很多，但工人却很少’。”

该协会启动的下一项事业，是试图为应召从事牧师工作的年轻人提供教育。以下是1834年通过的序言和决议。

“鉴于我们的一个教会要求本会考虑为教育可能被教会呼召去传福音的年轻人而筹集基金的适当性，本会对这种措施的重要性深有感触；因此，

“一致决定，将此问题提交给各教会，并要求他们将其审议结果提交给下一届协会。

决议：如果这一措施得到教会的批准，特此要求他们在协会的每年年会上送上他们所能筹集的捐款；协会有责任在他们自己的机构中任命一个委员会，

监督上述资金的分配，并每年向协会报告他们的工作。”

第二年，至少有一些教会批准了这项措施，协会为一个教育协会任命了托管人，该协会之前由威廉-沃德组织。这些理事的名字是：R. Ross, W. Warder, R. Rutherford, R. T. Anderson, D. I. Burks, W. Tandy, J. Pendleton, J. Mallory, N. Pegram, W. I. Morton. Morton, T. Grubbs, G. Brown, J. M. Pendleton, A. Webber, J. Hale, W. C. Warfield, H. Boone, D. W. Poor, O. H. Morrow, J. P. Graves, and R. W. Nixon。David I. Burks被任命为资金的财务主管，这些资金是由各教会和托管人送上来的。

他们中的七人构成法定人数，被要求将其用于适当的用途，并每年向协会报告其议事情况。

教育基金的第一批受益人是现在可敬的詹姆斯-拉姆和L. H. 米利金。1839年，协会下令将当时财库中的55美元拨给当时在乔治敦大学的詹姆斯和加德纳弟兄使用。协会随后制定了以下规定。“由于乔治敦学院的捐赠已经超过了这里的教育协会的必要性。决议：贝瑟尔教育协会现在解散”。1845年，人们筹集了60美元，“用于送冈恩兄弟去乔治敦大学”。次年，又为同一目的募捐了40美元。1849年，由塞缪尔-贝克担任主席的教育委员会报告说，赞成在协会的范围内建立一所高中。这导致了贝瑟尔高中在拉塞尔维尔的落户，随后，在霍普金斯维尔建立了一所女子高中。这两所学校后来都被特许为学院，在一般历史中已经作了说明。

1836年，修订后的信仰条款被通过。以下三条与最初通过的红河协会的条款不同。

“4. 圣经中所教导的拣选是通过属灵的成圣，顺从和洒下耶稣基督的血；没有

人被授权认为自己被救世主拣选，直到他们悔改并相信福音。

“5、救世主因着上帝的恩典，为每一个人尝到了死亡的滋味；他是所有人的救主，尤其是那些相信的人，基于赎罪的规定，各地的人都被命令悔改他们的罪，并相信主耶稣。

“6. 上帝之灵的影响与福音的宣扬是共通的”。

在同一次会议上，最诚恳地建议各教会建立并坚持每周的祷告会。本次会议还通过了以下序言和决议。

“鉴于美国圣经协会拒绝帮助流通圣经版本，其中希腊语的baptizo及其同义词被翻译成表示浸入、浸泡等的词，从而将浸礼会传教士的所有翻译排除在其赞助范围之外。因此，兹决定，浸信会教派不再向上述协会提供资金，是合适的。而我们在纽约的浸信会弟兄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协会，叫做“美国 and 外国圣经协会”，其目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特别是在外国的土地上传播经文。因此，决议：我们亲切而恳切地建议组成本协会的教会，拿出他们丰富的财力，推动上述协会成立时设想的慈善目标。”

第二年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并建议成立圣经协会，作为美国 and 外国圣经协会的辅助机构。1843年，贝瑟尔协会的传教士和圣经协会成立了。Harmony 和Elkton女传教士协会被接纳为辅助机构。该协会的直接收入达1,488.52元。该协会的目标是在其范围内满足对圣经、宗教书籍和福音传道的需求，并协助美国 and 外国圣经协会、印度传教会和浸信会国外传教委员会。南方浸信会成立后，该协会通过该机构的董事会来指导其慈善事业。该协会自由而繁荣，并取得了许多成就，特别是在其国内宣教工作方面。它的运作一直持续到1849年，当时肯塔基州立法机构为贝瑟尔协会颁发了“圣经、传教和教育目的”

的宪章。该协会于1850年通过了该宪章，并从那时起通过自己任命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开展国内宣教工作。

1838年，该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批准了前一年成立的肯塔基浸信会总协会的目标。但它观察到肯塔基浸信会不足以为穷人提供布道，这使它对肯塔基浸信会的能力不信任。需要新组织的能力，以满足对它的要求。因此，在1839年，它向各教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供他们考虑，即雇佣一个传道人在协会范围内一直工作是否合适。教会似乎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因为在1840年的机构会议上，J. P. Campbell, A. Webber, J. Ellison, R. Ross, R. T. Anderson, R. Rutherford, W. I. Morton 和 J. Garnett。Morton和J. Garnett, Sr.，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其职责是雇用一名传教士，确定其工资，并选择其工作领域。

这个“委员会”是伯特利协会的第一个传教士委员会。R. W. January是第一个被聘用的宣教士。他只做了六个月的工作，但他的报告令人鼓舞。“他骑行了1,833英里，见证了160人信主，自己施洗41次，讲道196次，劝勉71次，发表了6次节制（戒酒）演讲，成立了6个节制协会，并协助建立了两个教会和一所主日学校。尼克松（R. W. Nixon）是下一年度的传教士。“他讲了258次道，参加了20次持久的聚会，见证了379人信主，建立了3个教会，走了3,023英里。”1842年，各教会送来401美元，用于协会宣教，詹姆斯-拉姆被聘为传教士。他整年都在工作，并报告说，他“走了大约3000英里，讲了374次道，发表了129次劝诫，见证了226名新信徒，主要是通过洗礼，并帮助建立了两个教会。”在这一年里，各教会中普遍出现了巨大的复兴，据报告有613人接受了洗礼。在协会的会议上，人们的热情很高。会议通过了决议，赞扬了该教派的几个慈善协会，对各种慈善事业的捐款也比以前多得多。那年的通信中说：“我们的本届会议是一次深具意义的会议。各教会似乎都表现出服从我们主最后命令的愿望。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该协会和组成该协会的各教会，与该州任何类似的组织一样，组织严密，并深受其使命精神的熏陶；在西部，没有任何一个兄弟会能夸口说有一个更优秀的人，无论是在讲台上，或在座位上。在教会政体或程序方法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一点已经被注意到了，该协会继续其活动过程，从上面提到的日期到1860年，几乎是无可挑剔的繁荣。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时，绿河地区的浸信会成员与该州北部的浸信会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对立情绪。前者认为后者在维护浸信会原则方面变得松懈了，特别是他们在讲台上与其他教派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有联系，参与联合聚会，并接受外人的洗礼。这种破坏和谐的现象继续扩大，直到似乎有理由担心该教派在本州出现分裂。贝瑟尔协会在1860年通过的以下决议中表达了这种不和谐。“决定，我们赞成小河协会的建议，在绿河地区和肯塔基州南部成立一个总协会，并将此事提交给各教会。”在各教会还没来得及考虑并报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南北战争爆发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另一项重要措施。贝瑟尔教会在她的信中建议，协会的传教工作应该由各教会更直接地执行，其中有几个教会有足够的能力支持一个传教士。协会批准了这个建议。但战争使各教会更加贫困，这一值得称道的目的被挫败了。

在战争期间，该协会的国内传教工作实际上已经暂停。但在1865年恢复了这项工作，尽管教会的能力大大降低，但这项工作一直保持着，就像其所有其他的慈善事业一样，兴趣和活力都在不断增加。目前，除了各种地方慈善机构外，它还为南方浸信会的两个委员会、总协会的委员会、自己的国内宣教、主日学、传教士教育和孤儿院提供捐助。

本协会没有用任何时间来讨论和回答来自其教会的询问；除了审议和通过自己的信仰告白或原则摘要外，没有时间讨论神学问题。它甚至没有讨论过教会政体的任何特点，只是在两个场合决定，一个教会接受被另一个教会排斥

的成员进入团契是不恰当的。

这个兄弟会在其存在的前35年里，在人数上的进步比本州任何类似机构都要大。在1825年，它开始了它的职业生涯，有11个教会，共有949名成员。五年后，它由18个教会组成，共有1633名成员。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坎贝尔派的分裂，切断了五个传教士、一个教会和大约70名成员。但这几乎没有阻碍它的发展。1840年，它有33个教会，3540名成员；1850年，54个教会，6168名成员；1859年，62个教会，7285名成员。这是它所达到的最大的成员总数，事实上，也是肯塔基州任何一个白人浸信会所达到的最大的成员总数，除了艾尔克霍恩，该协会在1861年由29个教会和7760名成员组成。

1860年，就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前，该协会有61个教会，共有7,312名成员，其中1,864名是有色人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后者逐渐从教会中分离出来；因此，在1870年，该机构有62个教会，只有5,314名成员。1880年，在解散了近20个教会进入其他协会后，它有46个教会，4,828名成员；1882年，它有49个教会，4,886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57年中的56年，有18,032人受洗加入其教会。

鲁本-罗斯是迄今为止最杰出的牧师，他参与了贝瑟尔协会的组建。他有苏格兰血统，1776年5月9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马丁镇，父母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他获得教育的机会确实非常有限。他只上了九个月的学，他唯一的课本是迪尔沃思的拼写书和诗篇。但他的头脑很强壮，很活跃，而且他勤奋地利用他所掌握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能力。22岁时，他与米尔德里德-亚雷尔结婚，不久后，她寻求基督并获得了希望。她的丈夫热衷于跳舞，反对她与教会联合。但她还是去了教会。在她受洗后不久，主在他心中找到了方向。经过长期斗争，他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并在26岁时接受了卢克-沃德的洗礼。此后不久，他深感传扬福音是他的责任。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做这项工作，于是

从事商业活动，希望能获得为传道做准备的手段。在这项事业中，他完全失败了。1807年，他被约瑟夫-比格斯、卢克-沃德和詹姆斯-罗斯按立为牧师；同年5月，开始前往西部。7月4日，他到达田纳西州蒙哥马利县的皇家港，在那里，他在一棵树的树枝下宣讲了他在山区以西的第一次布道。在这里，他教了三个月的书，并与红河教会联合起来。1808年，他在同一郡的春溪定居，他和妻子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教会，名为西岔河的春溪。他立即被选为该教会的牧师，并继续以该身份为教会服务了近三十年。

塞缪尔-贝克博士告诉我们，罗斯先生在早期传教时，宣扬的是北卡罗来纳州正规浸礼会所持的教义。他相信他们所说的有限赎罪；基督只为选民而死，福音只传给他们；不是作为改变罪人的手段，而只是为了安慰和鼓励上帝选中和赎回的人。因此，他主要讲的是圣经中的安慰性话题。他的观点与红河协会的大多数传教士和教会的观点一致，他搬到西部后与该协会建立了联系。但他活跃的思维很快使他改变了他的教义观点，他开始向罪人传讲福音，警告所有人要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此时，他已经成为协会中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传道人。许多教会成员和几位传道人接受了别人认为他的异端教义，并且开始由其他人以及他自己来传讲这种教义。这导致了教会之间，特别是年长的传道人之间的许多争论和不满。

早在1812年，罗斯先生就在协会面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并在同一次会议上被选为该机构的主持人，他在随后的八次会议上都担任这一职务。“1823年，”贝克博士说，“某些主要人物试图从协会中获得对罗斯长老的教义的谴责。这个目标被打败了，随后协会达成了和平的分裂”。贝瑟尔协会的章程就是这样产生的。罗斯先生在1825年协会成立时被选为该机构的主持人，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51年，由于年老体弱，他不得不辞职。我们再次引用贝克博士关于鲁本-罗斯的生平和时代的讲话。

“他以其阐释经文的巨大能力所保证的广泛影响，似乎像一种神奇的魅力。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是虔诚的、认真的、庄严的。他的发音特别庄重，他的论述，他的争辩，他的恳求和他的呼吁都是按照那些在原始时代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宣布上帝的奇妙工作的好人的最佳模式来设计的。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以不懈的努力，在肯塔基州的洛根县、托德县和克里斯蒂安县，以及田纳西州的罗伯逊县、蒙哥马利县和斯图尔特县的黑暗角落里扛起了上帝的方舟；方舟停在哪里，哪里就有主的祝福。”

罗斯先生继续按照他的力量进行劳动，直到晚年。1859年，贝瑟尔协会下令为他画像，并在贝瑟尔学院和贝瑟尔女子学院各放一张。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在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之前，这位可敬的十字架战士被召去接受他最后的奖赏。他所受到的尊敬可以从1860年贝瑟尔协会会议记录的以下摘录中推测出来。

“这时，有人宣布，上次协会订购的、将放置在贝瑟尔学院的鲁本-罗斯长老的真人大小的照片肖像已经收到。照片被送来，放在观众面前的桌子上，面前有一本打开的圣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贝瑟尔协会中产生了如此激动人心的轰动。协会的成员们凝视着这本书，泪流满面。

在这幅栩栩如生的画像上，人们如此生动地想起了他的忠诚的劳动和辛劳，他确实是协会的父亲，……，使者们的啜泣和眼泪证明，义人被永远铭记在心。”

作为一名公共教师，这位善良而伟大的人身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他没有执行他的教派的特殊原则。当亚历山大-坎贝尔的教义第一次在贝瑟尔协会取得进展，在教会中造成如此大的困扰和混乱时，他对这个有害的异端保持沉默，让影响力小得多的人去保护教会免受其破坏性影响。这一弱点的后果是，他的许多后裔成为坎贝尔派，或加入了他们杰出而虔诚的祖先的教派之外的其他教派。

SUGG FORT是贝瑟尔协会的成员，在该协会的牧师中显然很突出。遗憾的是，他的生活和工作细节没有传给我们。他是红河协会的先驱之一，他的成员是在红河，该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会。从1821年到1825年，他一直是该机构的成员，并从Bethel协会成立到1828年一直担任该机构的书记员。此后，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查阅的记录中。根据传统，他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牧师，而且是一个基督徒品格无可挑剔的人。

威廉-C-沃菲尔德，沃尔特-沃菲尔德医学博士的儿子，大约1796年出生在凯基州的莱克星顿。他很早就显示出非凡的智力，他的父亲不遗余力地给他提供全面教育的手段。在完成学业后，他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大学，在那里呆了六年，毕业于文学和法律专业。与此同时，他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不忠，在罪孽上极其顽固。离开大学后不久，他在列克星敦的剧院里刺伤了一个名叫布拉德福的年轻人。起初人们认为他的伤口是致命的，年轻的沃菲尔德立即逃走了。他的逃亡是如此仓促，以至于他对自己要去的地方没有形成任何目标。骑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到达巴德斯敦。他在这里停了下来，很快就安排好了去往杰出的约翰-罗文法官的办公室里读法律。他一直隐瞒着，直到他确定小布拉德福德已经从伤口中恢复过来。大约在这个时候，1817年，杰里迈亚-瓦尔德曼访问了巴德斯敦，并讲了几天道。年轻的沃菲尔德参加了这些聚会，尽管他在罪上很顽固，但圣灵还是找到了他的心。他的不忠屈服于更强大的信念，在与黑暗势力进行了可怕的长期斗争之后，他对福音的信仰感到欣慰。他的父亲是圣公会教徒，对他加入浸礼会没有异议，他被瓦尔德曼先生浸入水中。他认为传扬福音是他的责任，于是他放下法律书籍，专心研究圣经。回到列克星敦后，他受到了詹姆斯-菲什巴克博士的欢迎，他拥有该州最广泛的神学图书馆之一。年轻的沃菲尔德被诚挚地邀请免费使用这一宝藏。在阅读了很短的时间后，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不久之后，他被按立为牧师，从事全部工作。按立后不久，他进入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神学院，

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时间。在这里，他经常访问附近的一个或多个浸信会教堂，与当时神学院唯一的浸信会学生、后来成为乔治敦学院杰出校长的霍华德-马尔科姆一起。从普林斯顿回来后，他在列克星敦呆了几个月，然后在克里斯蒂安县的新普罗维登斯教会定居。这个教会属于红河协会，沃菲尔德先生一直与该兄弟会保持联系，直到1825年贝瑟尔协会成立。在加入后一个协会的章程后，他与托德县的锡安山教会建立了联系，他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直到他去世。当亚历山大-坎贝尔的教义第一次开始鼓动贝瑟尔协会的教会时，该兄弟会的大多数传教士都无法理解。有一段时间，该团体的牧师们没有试图反对他们，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反对什么。沃菲尔德先生是第一个看穿坎贝尔先生语言含糊不清的人，并发现了他的真实情绪。他立即着手揭露这个危险的体系。”在剔除坎贝尔先生提出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时，”彭德尔顿博士说，”沃菲尔德兄弟表现出对圣经真理的深刻认识，并显示出高超的论证能力。通过他的帮助，圣徒们在福音的教义中得到了确立，坎贝尔主义从他手中受到了打击，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这种明显的上帝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当主人把他从一片白茫茫的庄稼地里叫到生命之树的树枝下休息时，这位有用的、深受爱戴的牧师还没有达到生命的极限。他于1835年11月3日死于一场恶性热病。

JOHN S. 威尔逊是肯塔基州最受欢迎、最热心、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于1795年7月1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富兰克林县。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他被带到了阿代尔县，在那里他在哥伦比亚附近长大。在一位虔诚的母亲的教导下，他从8岁到15岁都习惯于早晚“祈祷”。在后一个时期，他所说的“宗教责任”变得难以忍受，于是他放弃了祈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沉溺于罪恶，眼前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大约在17岁的时候，他被唤醒了，意识到自己与上帝之间的罪恶距离。一段时间后，他在耶稣里找到了平安，并由基督的杰出仆人艾萨克-霍德根在吉利德教会的团契施洗。

在他23岁那年，他与阿代尔县约翰-瓦格纳的女儿玛莎结婚。这段婚姻被证明是最和谐的，无疑为这位虔诚的丈夫后来的工作和幸福增加了很多。婚后不久，他就搬到了托德县，并在埃尔克顿定居。直到这个时期，他都没有表现出进入牧师行列的倾向或能力。但在他的秘密灵魂中，这位谦逊、胆小的基督徒渴望他的邻居们得到救赎，当他在祷告会上再也忍不住说出劝勉的话时，他的弟兄们对他讲话的热忱和力量感到惊讶和高兴。此后不久，大约在1824年，在作为一个有执照的传道人行使了很短的时间后，他被庄严地按立传道，并立即被召到托德县的黎巴嫩教会任职。这种热心和认真的态度立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各阶层的人都在等待他的传道。他在黎巴嫩的早期工作出现了复兴，许多人加入了教会。同时，他在艾尔克顿聚集了一个教会，该教会由16人组成，包括他本人和他的妻子，于1825年10月15日成立。他立即被选为这个年轻教会的牧师，并以极大的接受度为其服务了大约七年。他还被召到克里斯蒂安县的西联合教会任职，在那里他同样被接受，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些热心和成功的工作中，他付出了适当的时间来揭露坎贝尔主义的阴险错误，这种错误当时正趋向于玷污任何地方的教会的灵性。

1833年，他接受了美国圣经协会的代理。在履行这个职务的过程中，由于当年霍乱的可怕流行，他的工作不是很成功，他认识了路易斯维尔的教会，并被召去牧养该教会。在他与该教会的短暂联系中，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周围的村庄传教。1834年，在他的传道下，谢尔比维尔开始了一场最引人注目的复兴，并以强大的力量向各个方向扩展，直到估计有1200人因此而信主。在那一年和第二年，谢尔比维尔有142人受洗；贝瑟尔有122人；巴克里克有86人；塞勒姆有86人；泰勒维尔有88人；辛普森维尔有118人；在朗润协会的范围内有1320人受洗。第二年，威尔逊先生在纽卡斯尔举行了一次聚会，结果在该地举行了136次洗礼。他还在奥尔德姆县的巴拉德维尔、纳尔逊的布卢姆菲尔德和哈丁的伊丽莎白镇进行了复兴活动。在从伊丽莎白镇回家的路上，

他在复兴会中劳作了50天之后，就病倒了，不得不在谢泼兹维尔停留。从那里他被送到他在路易斯维尔的家，在那里他发现他的母亲已经在屋里变成了一具尸体。对他来说，他生病的短暂时期是最令人欣喜的时刻。他对他的妻子说，“你已经注意到了，我没有要求任何教友为我祈祷”。在她询问其原因时，他回答说。“为什么，我不知道可以为我提出什么请求。上帝已经为我做了我希望他做的一切。他已经满足了我心中的每一个愿望。他本身就是我所有的救赎和我所有的愿望。我默许神的意愿，没有自己的意愿。”

此后不久，1835年8月28日，他离开了病室，前往天上的公馆，表达了目前最完美的喜悦，并对等待他的荣耀有了最激动人心的期待与满足。

以赛亚-H-布恩在贝瑟尔协会第一届会议上就与该协会建立了联系，并在该协会的理事会中积极工作了大约五年。他的祖父斯奎尔-布恩是肯塔基州第一位探险家、著名的丹尼尔-布恩的兄弟，也是一位浸信会传教士。他的父亲也叫斯奎尔，同样是浸信会的传教士，是费耶特县博格斯福克教堂的牧师。托马斯-布恩是以赛亚的兄弟，长期以来一直是凯基州蒙哥马利县鲁尔贝格鲁德教堂和该地区其他教会备受爱戴的牧师。

以赛亚-H-布恩可能出生于麦迪逊县，比本世纪初早了一些年；但在费耶特县的一个农场长大。他可能是在博格斯福克（Boggs Fork）被按立传教的；但这并不确定。早在1825年，他就在托德县的黎巴嫩教会担任按立传道人，并在同年成为贝瑟尔协会的成员。第二年，他成为该县锡安山教会的成员。他似乎拥有相当的讲道才能，并可能达到相当的作用。但他很早就被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的教义所迷惑，并于1830年与浸信会断绝关系。

威廉-坦迪于1813年在杰西-布鲁克斯的传教下皈依基督，地点在克里斯蒂安

县一个叫萨鲁布里亚泉的地方。他和其他一些人一起接受了布鲁克斯先生的洗礼，加入了现在已经消失的老西岔教堂的团契。第二年，他和其他14人一起在萨鲁布里亚泉加入了西福克教会的“一个分支”的章程。这个“分支”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教会。

1816年，贝瑟尔教会成立，并取名为贝瑟尔教会。坦迪先生在“手臂”成立后不久就获得了行使其恩赐的许可，并在1816年7月由鲁本-罗斯和伦纳德-佩奇按立为牧师。第二年，他接替杰西-布鲁克斯（Jesse Brooks）负责贝瑟尔教会的牧养工作。在他的体力允许的情况下，他一直为这个教会服务；在他的身体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无法讲道之后，教会保留了他的牧师职位，由其他传道人提供服务，直到主召唤他们心爱的牧羊人回家。他于1838年走向他最后的奖赏。

坦迪先生并不被认为是一位杰出的传教士。但他出色的实际判断力、良好的公共精神以及毋庸置疑的虔诚，使他在教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他是第一位被总会公开缅怀其死亡的牧师，他是总会的热情和自由的支持者，就像他在肯塔基州浸信会中一样。他也是第一位被贝瑟尔协会公开缅怀其死亡的传教士，他是该协会的一个有用的、受人尊敬的成员。

罗伯特-鲁特福德是苏格兰人，在那里他长大成人，与上帝和平相处，并被录用为基督教牧师。他移居美国，来到肯塔基州，在托德县的锡安山教会工作，大约在贝瑟尔协会成立的时候。他从未结过婚，即使在那个时期，他也能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积极的牧师职责中。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虔诚的圣经学生，他是一个非常有教益的布道者。他于1833年在霍普金斯维尔定居，但在1836年回到了锡安山，并在那里一直待到主召唤他回家。他大约在1841年去世。人们对他的口碑与一位同龄人的观点一致，他在1830年写到卢瑟福先生，内容如下。“在他的讲话中，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在私人交往中，

他有些拘谨，不苟言笑。他不侮辱任何人的观点，不诽谤任何人的性格，避免不和，就像避免致命的毒药一样。和平与安静似乎是他的原生元素。他是圣经的忠实学生。在他的公开演讲中，他清晰而有趣，他的苏格兰口音，以及他的清晰方式，在说明他的主题时，吸引并固定了他的观众对他的举止的注意。他是身上没有诡诈的人，确实是真以色列人。”

威廉-布兰森丁是一位朴实、虔诚的传道人，恩赐适中。早在1826年，他就在托德县艾尔克顿的教会中被任命为牧师。在大约1850年，他被召去领赏。笔者不知道他生活的其他细节。

理查德-W-尼克松于1799年5月3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汉诺威县。在该州，他长大成人，在西点军校完成了他的教育。1821年，他移民到田纳西州，在那里与尼德姆-惠特菲尔德的女儿萨拉-C. 结婚，并在海伍德县定居。在这里，他从事了几年的商品销售。1827年，他搬到了田纳西州的蒙哥马利县。他在这里信奉宗教，并于1828年8月在鲁本-罗斯的主持下接受洗礼，加入春溪教堂的团契。1830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第二年4月由鲁本-罗斯和罗伯特-卢瑟福按立为牧师。此后，他担任春溪教会和其他教会的牧师。1841年，他被贝瑟尔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任命为传教士，在该兄弟会的范围内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他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工作了三年，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第一年结束时，他报告说，他已经走了3023英里，讲了268场道，见证了379人信主。他在这个兄弟会的范围内继续从事牧师和传教士的工作，直到1857年，他搬到了田纳西州的劳德代尔县。鉴于这次搬迁，协会“决定，由于尼克松兄弟的搬迁，本协会失去了一位最有用和最有效的牧师”。而且，“我们最衷心地将他推荐给那些与他有联合的人的基督徒的信任和爱戴”。在他的新领域，他努力工作，取得了成功。在不同时期，他是社会山、里普利、塞勒姆、欢乐平原和富尔顿等地教会的牧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西田纳西州浸信会的任命下作为传教士工作。他于1871年3月4日死于肺炎。

THOMAS WATTS是弗吉尼亚州人，大约生于1786年。他于1810年迁往西部，先是定居在田纳西州的萨姆纳县，后来又定居在凯基州的托德县。在这里，他被引向基督，并于1829年与锡安山教会联合。虽然大约43岁，但他在信主后不久就开始劝说他的邻居们归向主。1830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他似乎只拥有很小的恩赐；但他很虔诚和忠诚，他所发挥的影响即使不广泛，也是有益的。1842年，他搬到了克里斯蒂安县，并与贝瑟尔教会联合起来。他在这里只呆了四年，就搬到了田纳西州的罗伯逊郡，加入了春溪教会。他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860年5月13日，上帝把他带到自己身边。他所属的教会和协会都通过了决议，表达了他的虔诚、忠诚和有用。

威廉-沃德是约瑟夫和埃丝特-沃德的第三个儿子，1786年1月8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福基尔县。他在父亲的农场长大，并接受了有限的教育知识。在他19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兄弟约翰一起来到基辅巴伦县。他对自己信主的证据没有信心，因此推迟了受洗的时间。在这个新国家停留了大约两年后，他回到了弗吉尼亚州，随即与他父亲的家人一起返回，1807年，他们都在巴伦县格拉斯哥现址以东约6英里处定居。同年4月，威廉和他的兄弟沃尔特在同一天接受了罗伯特-斯托克的洗礼，加入了滴水泉教堂的团契，沃尔特几乎立即开始讲道；但威廉天生比较胆小，有一段时间没有讲。与此同时，他通过在学校教书和认真学习，使自己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809年，他被巴伦县皮斯加山的教会许可讲道，他最近进入了该教会的章程。他在讲道方面的进步非常快，1811年3月24日，他被雅各布-洛克、拉尔夫-佩蒂和撒迦利亚-爱默生按立为牧师。在被按立后的大约八年时间里，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投身于传道人的工作。

他与霍德根、瓦德曼、沃菲尔德、R. T. 安德森、菲利普-法尔等人结伴，从田

纳西州的富兰克林到凯伊州的梅斯维尔，几乎不间断地旅行和讲道。在那些日子里，没有长期的聚会。有时会举行“三天的聚会”；但华德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通常在一个地方讲一两场道，然后就去参加下一个约会。他在校舍、会议厅、法院里讲道，天气暖和时，在树林里搭建的“舞台”上讲道，但更多时候是在定居者的小屋里讲道。他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中部的所有主要城镇布道。在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的过程中，他几乎每天都会讲道。他的讲道经常有大量的人参加，大量的人被战战兢兢地带到了基督的十字架前。他的兄弟沃尔特在梅斯里克定居后，这对兄弟之间存在的强烈而温柔的感情促使威廉每年去看望他两三次，那时他们会花几周时间一起讲道。有时他们会渡河，到俄亥俄州去巡视。当威廉回家的时候，沃尔特会和他一起走一段路，然后深情地告别。

1817年，威廉-沃德和艾萨克-霍德根作为肯塔基州传教会的信使被派往费城的浸信会三年一度的大会。他们骑着马赶路，以便在路上讲道。这段距离超过了一千英里。但这些敬虔的人是如此热爱十字架，以至于他们在旅途中几乎每晚都要讲道，这对他们来说似乎不算什么。从会议结束后，他们经过弗吉尼亚州返回。他们在沃勒（Waller's）—斯普茨韦尼亚县的一个老教堂—的讲道效果确实很好。该教会处于如此无生气和无望的状态，以至于牧师 Absalom Waller 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工作领域。他们讲了五、六次道。一场最奇妙的复兴开始了。几个月后，沃勒先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来自明亮云彩的慈悲之滴”，其中他说，自从沃德和霍德根来访后，有近六百人声称得到了罪的赦免。

1818年，沃德先生访问了拉塞尔维尔，为纪念格拉布斯夫人的葬礼讲道。在这之后，他经常访问该州的那部分地区，有时将他的行程延长到霍普金斯维尔、克拉克斯维尔、纳什维尔甚至更远。1819年2月，他引导艾萨克-霍德根（Isaac Hodgen）与他一起到“下层县”巡视。在他们的劳作之后，出现了

广泛的复兴。在拉塞尔维尔有27人受洗。同年，他和瓦德曼在这些县巡回演讲，他们的工作在拉塞尔维尔再次取得成功，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1819年秋天，沃德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到西北地区进行了一次远足，在 Council Bluff附近和边疆的其他地方待了几个星期。他们骑马旅行，沃德先生在圣路易斯和其他地方传教，在那里他可以召集会众。他将圣路易斯描述为“一个繁荣的商业城镇，约有5000名居民，”城镇中心的街道美景受到很大破坏”。

从西北部回来后，沃德先生继续从事巡回演讲的工作，并取得了惯常的活动和成功。1821年1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以下内容。“今天，我已经35岁了。在我20岁的时候，我在7月获得了宗教的希望。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牧师事工上，我有理由希望我的劳动没有完全白费。事实上，主对我的祝福完全超出了我最热切的期望，并让我承担了无限的义务来祝福和崇拜他。当我回首往事，看到我一生中最缺乏的热诚和热情时，我感到悲哀和羞愧。的确，当回忆使整个场景在我面前掠过时，我发现有许多东西值得叹息，而几乎没有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至少在与我自己有关的方面；如果让我选择回忆，再次经过同样的场景，我觉得让它过去似乎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1820年3月，他被召到罗素维尔教堂担任牧师，不久之后又接受了类似的呼召，来到格拉斯哥和鲍林格林的教堂。现在，他的工作领域不得不变得更加狭窄；但他的热情、认真和努力丝毫不减。他在他的牧区范围内挨家挨户地布道，并在他的牧区外做了许多巡视。1821年12月25日，他与洛根县查尔斯-莫赫德的女儿玛格丽特-A结婚，她是已故州长查尔斯-S-莫赫德的妹妹。婚后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判断和毫不犹豫的感情的旗帜下进入了婚姻的殿堂，并感到所有甜蜜的满足，因为我保证会得到我们造物主的赞许，并确保我的幸福。”

他现在定居在罗素维尔附近，在那里他继续献身于他神圣的使命。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一切似乎都在顺利进行，直到1823年，一片不祥的乌云笼罩着罗素维尔的教会。威廉-莫顿（William I. Morton）是该镇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最近加入了该教会。他从小就是婴儿洗礼派，相信开放式的圣餐，并私下里在弟兄们中间传播他的观点。在引导一些成员接受他的观点后，举行了一次私下的核心会议，并决定向教会提出一项决议，指示向红河协会发出请愿书，要求该机构支持开放圣餐的做法。华德先生及时发现了这个阴谋，阻止了它的成功。该决议被提交给教会，但经过激烈的辩论，主要是莫顿先生和牧师之间的辩论，投票决定该决议是否应搁置到下次会议。教会以如此大的多数拒绝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以至于这个问题再也没有被提出来。1828年春天，沃德先生搬到了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与菲利普-S-法尔一起从事学校教学工作。但他在这个岗位上并不开心，在那里呆了一年后，回到了他在拉塞尔维尔附近的农场。不久，他被召唤去照顾鲍林格林（Bowling Green）、拉塞尔维尔（Russellville）和联合（Union）的教会。在他余下的人间天路之旅中，他继续在这些教会中工作。

华德先生在红河协会的影响是广泛的，非常有益的。他在年轻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他有很强的天生智力，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他是一个有远大理想和实际行动的人，并为他的民的利益认真地奉献。1818年，当他来到红河协会的领地时，他发现该地区的浸信会成员强烈反对反传统，并反对所有的慈善事业。他立即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纠正这些弊端中。他亲自在人们中间布道后的第一个举动是把那些高尚而有进取心的上帝之子沃菲尔德、霍德根、瓦尔德曼和沃尔特-沃德介绍给教会。其效果是直接而有力的。这些人的讲道与安提诺姆派传道人愚蠢无知的演讲之间的对比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那些聪明的弟兄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很快就感觉到需要一个受过更好教育的牧师。反传统的传道人声称，他们在讲台上说

的每一句话都是由圣灵支配的。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许多听众都相信这一点。当然，这超越了传道人对学习需要。但是许多更开明的教友，开始不相信上帝是他们愚蠢的讲道的作者；他们的怀疑很快就成熟了，变成了对这种说法的积极拒绝。协会在这些问题上一直有些分歧，但现在分歧迅速扩大了。罗斯、福特、威尔逊、沃菲尔德、沃德和其他一些人主张教育和支持牧师，以及传教事业，而更大的一方则激烈地反对他们。同时，沃德组织了一个“教育协会”，目的是教育年轻的传教士。所有这些事情都扩大了裂痕；但改革是必要的，即使它要付出革命的代价。必须进行分离的时刻正在迅速逼近。在红河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华德先生就宣教问题向广大听众作了布道。在他的介绍中，他说“这个主题需要牺牲，而我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成为牺牲品”。1825年，一部分传教士队伍脱离了红河，成立了贝瑟尔协会。华德先生和他的朋友选择留在旧的兄弟会中，希望能对其进行改革。但几年后证明这种努力没有结果，于是他们与贝瑟尔协会联合起来。大约在1830年，华德先生从一辆马车上摔下来，他的脚踝被压伤，以至于他不得不在余生中坐在椅子上讲道。1836年8月9日，他死于充血性寒战。他留下了一个儿子约瑟夫-Warder，他现在在肯塔基州广为人知，是一位能干的、雄辩的和忠诚的福音牧师。

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T. ANDERSON）是约翰-安德森的儿子，他是一位杰出的、有影响力的浸信会教徒，1792年4月9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卡罗莱纳县。他在纳尔逊牧师的古典学校里完成了他的教育。23岁时，他与他的表妹帕特西-洛瑞结婚，三年后，他移民到了肯塔基州的格林县。1851年，他信奉宗教，并接受了威廉-沃德尔的洗礼。1828年，他搬到了阿代尔县，加入了吉利山教堂，不久后他就被分配到了那里做牧师。1830年，他在拉塞尔维尔（Russellville）担任学校教师，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这一职业。在这一职业中，他表现突出，对贝瑟尔协会的浸信会成员和其他成员都有不可估量的益处。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为聋哑人开设了一个部门，并成功地教会

了这个不幸的阶层中的一些人，使他们或多或少地能够清楚地表达。他在贝瑟尔协会范围内的几个不同地点开办学校，并通常在其住所附近的教堂讲道。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是在洛根县的欢乐谷教堂，他于1830年被召到该教堂。1832年，他被召到田纳西州罗伯逊县的霍普韦尔教堂，1834年又被召到洛根县的凯斯堡教堂。他在这些教会服务到1838年，当时他接受了霍普金斯维尔教会的召唤，1840年他搬到该镇，并承担了奥利维特和西联教会的额外职责。几年后，他辞去了霍普金斯维尔教会的照顾，接受了塞勒姆教会的照顾。他在克里斯蒂安县和考德威尔县从事牧师工作期间，持续了数年，他召集了蝗虫林和欢乐林教会，并在这两个教会中服侍了一段时间，在他去世时是后者的牧师。1854年冬天，这个位于考德威尔县的教会经历了一次广泛的复兴。安德森先生在这个恶劣的季节里过度劳累，他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感冒。他因为这个原因持续了几个星期，当他被疾病攻击时，他的右臂有神经痛。这种疾病逐渐转移到他的头部，并到他的右眼上方，最终导致了中风，他于1854年6月8日去世。

安德森先生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天才，而是一个头脑强大、判断力清晰、文化素质高的人。他是一位能干、认真的传道人，在他神圣的使命中非常勤奋，他的劳动得到了成功的加冕。除了他的牧养服务外，据说他在贝瑟尔协会中的赤贫者中所做的工作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传教士都要多。

S. S. MALLORY于1801年2月13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被父母带到了田纳西州的罗伯逊县。在这里他长大成人，并度过了漫长而有益的余生。在1827年的复兴运动中，他承认信主并加入了小西岔教堂。在担任该教会的执事和办事员数年后，他于1839年11月获得传道执照，并于1841年2月由鲁本-罗斯、罗伯特-卢瑟福、托马斯-沃茨和R-W-尼克松按立为牧师。他的工作主要局限在贝瑟尔协会的领土上，他的主要牧养任务是十字溪和大岩石教会。他没有任何特别出色的恩赐，但他被认为是一位有教益的

传道人。一位同龄人说：“在本县也许没有人比他更出名或更受人爱戴；没有人比他更纯洁，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忠心的人将得到丰厚的回报而死去。他于1883年2月10日在田纳西州的克拉克斯维尔因肺炎去世。”

WILLIAM S. BALDRY于1804年3月24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罗根县。成年后，他于1826年8月26日与简-汉普顿结婚。这段婚姻有九个孩子，其中七个孩子在父亲去世后仍然活着，都是教会成员。鲍德里先生大约在30岁时信奉了宗教，并由罗伯特-T-安德森（Robert T. Anderson）主持洗礼，加入了田纳西州罗伯逊县霍普韦尔教堂的团契。1838年7月，他在这里被罗伯特-T-安德森和O-H-莫罗按立为神职人员。他很快就进入了牧师办公室，并以此身份为霍普韦尔、凯斯堡、阿伦斯维尔、贝塞斯达、蓝泉和战溪的教会服务。他还作为贝瑟尔（Bethel）的传教士进行了工作。

1849年，他搬到肯塔基州的巴拉德县。在这里，他是锡安山、牛顿河、洛夫拉斯维尔和塞勒姆等地教会的牧师。他在忠心耿耿地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大约45年，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883年2月5日，他在耶稣里睡着了。

埃利沙-沃恩，这位基督的忠实仆人，长老于1797年12月23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皮茨韦尼亚县，是威尔士人的后裔，直接来自提斯本伯爵。他在18岁时，在田纳西州的以利亚-马多克斯（Elijah Maddox）的传教下信主，马多克斯也为他施了洗礼。受洗后不久，他就开始了传道人的工作，并持续了4年。此后，他担任了萨姆纳县各教会的牧师工作。在成功地为这些教会服务了四年之后，他辞职并搬到了威尔逊县。他在这里呆了几年，在此期间，他与基蒂-摩尔结婚。大约在1837年，他搬到了基辅的克里斯蒂安县，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沃恩先生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他拥有一些很好的恩赐，这些恩赐被他

勤奋地使用并获得了成功。在公开演讲中，他态度温和，有说服力，感情丰富。在社交圈子里，他把他的优秀口才献给了宗教事业，他很少不能打动与他交谈的罪人的心。很难说，他是在讲坛上，还是在与人的私下交往中，为他主人的事业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在他事奉期间，他为2000多人施洗——这是很少有牧师能完成的工作，尽管一个具有非凡恩赐的人，偶尔也会为更多的人施洗。1879年1月21日，他在平静祥和的胜利中，在克里斯蒂安县的家中去世，享年83岁。

罗伯特·W·詹纳利（ROBEET W. JANUARY）被召入神职，在贝瑟尔协会的范围之内，以热忱和成功的态度进行了短暂的劳作。他于1798年出生在凯伊特县。大约在21岁时，他在列克星敦与哈丽特·波斯特莱维特结婚。他早年信奉宗教，并加入了坎伯兰长老会（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在这个团体中，他被分配为牧师，并工作了若干年。大约在1838年，他对洗礼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并与洛根县尤尼恩的浸礼会联合起来。同年，他在这里被詹姆斯·兰姆和达德利·罗宾逊按立为牧师。1840年，他被任命为贝瑟尔协会范围内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个在当地委员会任命下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他以这个身份工作了不到六个月，并向董事会报告说，他已经骑行了1,833英里，讲了196次道，做了71次劝诫和6次节制讲座，组织了6个节制协会，帮助建立了两个教会，见证了160次改变——当然，他一定没有浪费多少时间。

1841年，他搬到了田纳西州的戴维森县，两年后又搬到了毗邻的卢瑟福县。”在一月份长老搬到田纳西州后的前十年里，“希尔斯曼博士在《博鲁姆素描》中说，“他是康科德协会中最积极、最热心、最有用的牧师之一，既是传道人又是牧师。”在这一时期，他声称发现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方法，并开始为病人治疗这种可怕的疾病。在这种做法中，他获得了相当大的名声。但他的医疗实践干扰了他的事工，大约在1856年，他完全停止了布道。1863年，他搬到田纳西州的吉布森县，1866年5月19日在那里去世。

威廉-莫顿 (WILLIAM I. MORTON) 大约在1792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公平的英语教育后，他移民到了肯塔基州，并在拉塞尔维尔当了一名律师。1818年，他被选入洛根县的立法机构，并在1822年该机构的一次额外会议上当选继任。在他第二次当选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对宗教问题有很深的印象，在州府的时候，他在基督里获得了希望。他曾犹豫过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将与哪个教派联合。但当他从法兰克福回来时，他发现威廉-沃德和杰里迈亚-瓦德曼在拉塞尔维尔举行了一次聚会，几天后，他与浸礼会教会结合了。从他信主的时候起，他就被一种传扬福音的责任感所打动。但由于要养活一个不断增长的家庭，他只接受了执事的职位，并且是一个积极和自由的官员。他是在婴儿洗礼派的影响下长大的，曾一度赞成开放圣餐，并在一个时期给他的牧师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他在教会中介绍了这个问题，并让几个成员参与了他的观点。然而，这种信仰上的错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而消失了，他成了一个一贯的浸信会教徒。经过与良心的长期斗争，他屈服于自己的职责信念，并于1848年接受了圣职。他立即被召到位于拉塞尔维尔以东约12英里的友谊教堂担任教牧工作，他在该教会服侍了几年，并得到了认可。他还担任了几年贝瑟尔协会的传教士，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工作，以至于他的健康受到损害，失去了讲道的资格。然后他接受了洛根县的法官职位，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60年3月16日因胃肠炎症而去世。

W. D. PANSELL于1823年出生在凯基州的托德县。在20岁的时候，他在基督里获得了希望，并于1845年被按立为牧师。他是一位优秀、忠实的传教士，能力适中，在托德、穆伦堡和霍普金斯县工作了大约27年。他的生活不受指责，他的影响被奉献给了基督的事业。1872年4月1日，他被召到他最后的奖赏。

山迪-A-霍兰德。很少有人比这位温顺而虔诚的基督仆人在世时受到更热烈的

爱戴，或在死后受到更真诚的哀悼。他于1815年12月1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沃伦郡。1815. 在23岁的时候，他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接受了罗伯特-卢瑟福的洗礼，加入了克里斯蒂安县塞勒姆教堂的团契。除了一次短暂的间隔，他一直是这个教会的成员，直到他去世。在作为执事为教会服务了一段时间后，他于1845年11月获得了讲道许可。这让他感到非常焦虑。他觉得自己无权拒绝教会强加给他的这一职责，但又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履行这一职责，因此他常常整夜哭泣，恳求上帝的指引和帮助。但教会不断地使他更加坚信，他是被上帝呼召来传福音的。1847年8月3日，他被鲁本-罗斯、塞缪尔-贝克、罗伯特-威廉姆斯、R-T-安德森、艾利沙-沃恩和R-W-尼克松按立为牧师。他被召的牧师职责是基督教县的康科德和南联合教会，托德县的锡安山，以及格雷丝维尔。这些关系对牧师来说是愉快的，对教会来说也是有利的。除了教职工作外，霍兰先生还将大量时间用于无偿向穷人传教。由于他的世俗生意非常兴隆，他把他在牧师工作中得到的所有收入都用于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他是一个能力超群的商人，而且似乎没有忽视他的牧师职责，他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他的世俗财产和商业才能都被奉献给了基督的事业。他积极参加他所在协会的所有慈善事业，并慷慨解囊，支持这些事业。他于1872年6月13日结束了他在世的历程。

詹姆斯-兰姆是贝瑟尔协会最古老的在世牧师之一。他生于1809年12月1日，父母都是浸礼会成员，在基辅的麦迪逊县。从四岁起，他就在沃伦县的一个农场长大，只接受了非常有限的普通学校教育。在他成年之后，以及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拉塞尔维尔的一所文法学校学习，该学校由约翰-C-弗伦奇主持。1829年，他在伊利诺伊州访问时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回来后，他加入了洛根县南联盟附近的一个小教会，并接受了理查德-沙克尔福德的洗礼。这个组织很快就解散了，他加入了自由教会，当时由菲利普-沃顿照管。大约在1832年，他在这里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1835年5月被D. L. 曼斯菲尔德、罗伯特-卢瑟福、L. H. 米利金、鲁本-罗斯、W. C. 沃菲尔德和罗伯特-威廉姆斯

按立。此后不久，他接受了洛根县联合教会的召唤，他也加入了该教会。他为这个教会服务了20年。他在凯斯堡（Keysburg）担任牧师16年；在阿伦斯维尔（Allensville）担任牧师20年；在埃尔克顿（Elkton）担任牧师2年；在滴水泉（Dripping Spring）（由他召集）担任牧师5年；在Clear Fork，4年；在Whippoorwill，7年；在Edgars Creek，数年。他曾在贝瑟尔协会担任过两年的主管，之后又将部分时间用于该工作。他还召集了托德县的泰伯教会。读者会发现，兰姆先生的一生都在为他主人的事业忙碌。在早年，他与沃德小姐结婚。华德小姐是威廉和沃尔特·华德长老的侄女，她现在仍然健在，并以各种方式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杰出的名字。

W. W. B. Walker, S. P. Forgy, J. U. Spurlin, J. B. Evans, G. W. Featherstone, F. C. Plaster, L. J. Crutcher以及这个兄弟会的其他一些在世的牧师，还有一些已经去了天家，在这里值得注意。但由于缺乏明确的信息，作者不得不省略更全面的提及。

安东尼·纽是红河的著名成员，后来又是贝瑟尔协会的成员。他是南肯塔基州最杰出的公民之一，并在1811年至1823年间在美国国会任职三届。他是现在托德县的早期定居者，也是红河西岔口教堂的成员。1810年，他被选为红河协会的主持人，并在随后的至少五个场合担任这一职务。艾尔克霍恩教会成立后，他是该组织的成员，并代表该组织参加贝瑟尔协会。笔者没有弄清他的死亡时间。

约翰·普赖斯·坎贝尔1789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奥兰治县。他在当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于1815年移民到肯塔基州，并在克里斯蒂安县定居。他致力于耕作，经营农产品——特别是烟草——并承担各种公共信托办公室的职责。1826年，他被派往肯塔基州议会，并于1855年在美国国会代表他的选区。他还担任过霍普金斯维尔的肯塔基州分银行的行长，约20年。他是一个优秀的商人，

并积累了大量的财产。1840年，他第一次作为信使从霍普金斯维尔教会被派往贝瑟尔协会。在那次会议上，他提出了第一项决议，赞成在协会范围内雇用一名传教士。该决议被通过，一名传教士被雇用，并且结果是最令人高兴的。从这一时期到他去世，他一直是教会和协会的传教、教育和其他慈善计划的明智和自由的支持者。

约翰-彭德勒顿于1812年从弗吉尼亚州的斯普茨韦尼亚县移民到肯塔基州的克里斯蒂安县。他加入了贝瑟尔教会的章程，并长期为该教会服务，担任书记员和执事。他是一个视野开阔的人，在红河协会的浸信会中遥遥领先，他是该协会的成员约12年。他和他的教会一起加入了贝瑟尔协会的章程，并在该机构的形成期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成员，担任该机构的书记员多年。作为一个认真而开明的传教士倡导者，以及对牧师的支持，他在指导贝瑟尔协会在这些问题上的咨询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作为一名公民，他在本县占据了突出的地位，1833年，本县在州议会中为他提供了一个席位。他于1833年去世。在他的子女中，有杰出的J. M. Pendleton, D. D., William H. Pendleton, 长期担任霍普金斯维尔教会的执事，是最有价值的教会成员，还有Cyrus N. Pendleton, 杰出律师和政治家，以及Bethel教会的成员。

许多其他杰出的公民都是这个兄弟会的早期成员，事实上，从其成立到现在，它已经囊括了境内许多最有影响力的人。

南方协和协会（南康德协会）

这个兄弟会位于韦恩和一些相邻的县。它由11个教会组成，于1825年10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韦恩县的Big Sinking会所成立。以下是被坎伯兰河协会解散的教会，它们都在该组织中。Big Sinking, Otter Creek, Cedar Sinking, Stephens Creek, Pleasant Point, New Salem, New Hope, White Oak,

Monticello, Bethel和Concord。这些教会总共有462名成员。该机构的主要牧师是马修-弗洛伊德、理查德-巴里尔、威廉-史密斯、亨利-塔格尔和托马斯-汉斯福德。该协会采用了“普遍联合的原则”，并采用了协和协会的名称。1828年，该机构的风格被修改，增加了以下字样。“在了解到该州有一个较早的同名协会后，该机构于1830年进一步修改了其名称，在前面加上了“南”字。

1826年10月的第2个星期六，协会在韦恩县的贝瑟尔会议厅举行了它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托马斯-汉斯福德（Thomas Hansford）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内容是马太福音10:18。马修-弗洛伊德被选为会议主持人，约翰-迪克被选为书记。前者连续17年当选同一职位，后者连续15年当选。Beaver Creek和Jordan教会被接纳为联盟成员。收到了坎伯兰河、斯托克顿谷和南联盟协会的信函；坎伯兰河协会的信仰条款被采纳，并被命令与会议记录一起印刷。三次“大会”，后来被称为“分区会议”，被指定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分别在Monticello、White Oak和Big Sinking会议厅举行；并指定牧师参加这些会议，向聚集的人们讲道。这些聚会，有时被称为“联盟会议”，有时被称为“季度会议”，偶尔也被称为“年度会议”，虽然不是很恰当，但在肯塔基州教派的早期，大多数协会都指定了这些聚会。它们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们吸引了大量的会众聚集在一起，可以找到的最好的牧师向他们传讲福音。在现在审议的协会中，这些活动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了协会有史以来最接近传教活动的方式。

坎贝尔派的分裂严重影响了这个兄弟会。1830年，该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内容如下。“鉴于亚历山大-坎贝尔和他的追随者在我们的教会中散布不和，决议，我们建议我们所代表的教会和其成员坚守他们所接受的教义，拒绝一切与之相反的东西，以及所有否认圣灵在罪人皈依中的作用的传道人，既不允许他们在他们的聚会场所，也不允许在他们的住处，讲道；使我们的教会

不象其他一些教会那样被分裂和吞噬”。这个建议，尽管在原则上是有益的，但并没有阻止异端的发展。第二年，“浣熊”约翰-史密斯，这个在该州的那个地方长大的人，一个精明而狡猾的人——如果他的传记作者没有严重歪曲他的话——一个坎贝尔先生最痴迷的追随者，访问了该协会范围内的几个地方，并以很大的效果传播了他的新教义。他在蒙特塞洛呆了八天，在那里，年迈的托马斯-汉斯福德和其他人接受了新教义。该协会在人数上的损失可能离100人不远——几乎是其成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在1832年，该协会的人数为13个教会，386名成员。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该协会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因此，在1842年，它有17个教会，1,892名成员。但是，由于它的一些通讯员赞同“传教士制度”，而它自己的一些教会也有点倾向于同样的方向，所以它在1841年决定通过中止与所有邻近的兄弟会的通信，来摆脱这种状况所产生的所有混乱。这引起了一些教会的不满；1842年，大沉、雪松沉、新塞勒姆、白橡树、福利、大溪和欢乐谷教会要求协会要么恢复暂停的通信，要么给予他们退会信。它选择了后者；这些教会后来组成了南坎伯兰河协会。1843年，南康科德减少到11个教会，有572名成员。随后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季节，1846年，整个协会只有一个洗礼报告。从这一时期到1860年，该机构有了缓慢而有规律的增长，在最后一个日期，有15个教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由于战争带来的混乱，协会没有举行会议。自战争结束后，一种更自由的精神在其教会中盛行。迄今为止，它拒绝了与那些赞成它所称的“传教士制度”的教会和协会的一切往来。但是，在1865年，它通过了以下决议。

“我们向浸礼会提出[以下]联合条件；.....，并邀请他们与我们联合。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几乎不怀疑会有好结果。

“I. 我们重申伟大的真理，即新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基督教信仰和实践

的唯一准则。

”2. 教会是地球上人类所知的最高教会权威，而浸信会是一个受委托的机构——咨询委员会，在我们看来，它不应该凌驾于上帝的产业之上。

”3. 《新约》中规定的教会管理制度，由教会的伟大领袖和立法者耶稣基督提出，并由使徒们示范，对于福音的传播来说是足够明确的，每个浸信会教会都应该遵守。”

第3项决议旨在宣布教会有足够的执行“教导万民”的使命，而不需要使用诸如传教士和圣经协会这样的人的方法作为权宜之计。然而，邻近的协会保留了对语言进行自己解释的特权，接受了这些条款，其结果被证明是有益的。在这些决议通过后，该协会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复兴在各教会中盛行；在1866年，他们报告说有363人受洗。从这一时期到1876年，该协会享有良好的繁荣，当时它有24个教会，1,554名成员。在最后指定的日期，它解散了10个教会，组成了2个北康德协会。1882年，它有16个教会，共有1,017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57年中的50年，有2683人受洗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这个机构很少讨论问题，也很少讨论教义或教会政体方面的问题。1843年，它建议遵循或不遵循洗脚不应成为团契的障碍；1860年，它建议各教会不接受婴儿洗礼者的浸礼；1871年，它决心维护浸礼会大家庭的联盟，使之不受侵犯。1877年，它还同意与斯托克顿河谷协会合作，建立一所高中。

库珀家族有德国血统，他们的名字最初写成Keifer，在该协会的整个历史中一直都很突出。他们是韦恩县的早期定居者，其中至少有三人是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退伍人员。

乔治-弗雷德里克-库珀（或称基弗），根据家族传统，1775年与丹尼尔-布恩一起来到肯塔基州，次年7月，当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回他的女儿和卡洛维小姐时，他与这位杰出的先驱者在一起。此后，他在革命战争中服役四年。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肯塔基州，先是在默瑟县定居；后来又搬到了韦恩县，在比弗-西克（Beaver Creek）定居，在那里度过了漫长而美好的余生。

亨利-库珀（HENRY COOPER）是上述人士的儿子，1791年出生在肯塔基州。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信奉宗教，加入了韦恩县的海狸溪教堂。几年后，他被允许行使他的恩赐，并在适当的时候被按立为牧师。据说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传教士。但他没有被允许在禾场上停留太久。1826年6月1日，主召唤他回天家。他的一些孩子仍然是海狸溪教会的重要成员。

威廉-阿姆斯特朗-库珀（WILLIAM ARMSTRONG COOPER）是亨利-库珀长老的儿子，于1813年5月4日出生在基辅韦恩县。他在一个农场长大，只接受了附近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但是，由于拥有卓越的恩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在20岁的时候，他承认对基督有希望，并由马修-弗洛伊德（Matthew Floyd）为他洗礼，加入海狸溪教堂的团契。一年后，他与萨利-库珀结婚。大约在1835年，他获得了行使恩赐的许可，并在1840年被按立为海狸溪教会的牧师。他一直在这个教会服侍到现在。他还曾在七十六号、克里尔福克、贝瑟尔以及新希望和友谊二处的教会任职，时间有长有短。他被认为是能力出众的传道人，他被他的教友们所推崇的事实表明，他至少被选为南康德协会的主持人19次，担任过两年的书记员，至少有18次在教会面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在1876年，他为450人施洗，他认为他总共为2000多人施洗过。

理查德-巴里尔（RICHARD BARRIER）（俗称拜尔斯）有德国血统，1768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斯巴滕斯堡区。他于1801年被按立为牧师，并在肯塔基

州坎伯兰河协会的教会中开始了他的工作。早在1812年—不知道多早，他就是韦恩县大沉教堂的牧师。1825年，他和这个教会一起加入了南康德协会的章程。他在这个兄弟会的教会中劳作，直到他因年老而体力不支。他具有良好的实用意识，是一个很好的幽默者，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传教士，他都备受尊敬。在成功传教50多年后，他于1854年7月1日离开了人世。

亨利-图格尔 (HENRY TUGGLE) 是本会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他是弗吉尼亚州人，生于1799年。在1801年的大复兴中，他在基督里获得了希望，并与一个浸信会教会结合。他是在哪里被按立传教的，或者他早期的工作是在哪里进行的，都没有记载，但他于1822年在韦恩县的贝瑟尔教堂被按立为传教士。此后不久，他成为新希望教会的成员，并与该教会一起于1825年加入了南康德协会的章程。大约在1840年，他把他的会员身份转移到普拉斯基县的欢乐点，在那里他于1856年7月4日完成了他的旅程。

塔格先生在他那一代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传道人。他的工作得到了主的祝福，他被他所工作的人们所推崇。从1842年到1846年，他是南康德协会的主持人。坦迪-詹姆斯 (TANDY JAMES) 在这个协会里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令人满意。关于他的早期生活，笔者一无所知。当他于1842年在普拉斯基县定居时，他是一位被任命的牧师。在这里，他与锡安教会联合，并与其他教会一起，在该教会服侍了约15年。他是一个安静的、有秩序的人，具有适度的布道才能和良好的实际判断力，他的工作很有用。1857年3月，主人召唤他回家。

威尔逊 (MOSES H. WILSON) 生于1807年11月1日，在凯尔郡的拉塞尔县长大。25岁时，他信奉救世主，并与他家乡的友谊教会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教会中，他被按立为牧师，不久后又加入了同一县的福利教会的组织。他再次加入了一个新的教会，该教会的名字是Clear Fork，也位于拉塞尔县。从教会成立开始，他就一直在这个教会中传道，直到1862年1月17日主召他回家。他不是

一个恩赐出众的传道人；但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人，无论是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个宗教教师，他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新塞勒姆协会。

这个小型兄弟会位于本州最东边的莱彻、弗洛伊德、佩里、伯希特和派克等县。它是在1825年由以下教会组成的。新塞勒姆教会、泥巴教会、沙里克教会、石煤教会、联合教会、欧文福克教会、拉孔教会和路易莎福克教会，这些教会可能都已从燃烧之泉协会中被解散。他们的成员总数还没有确定。他们所在的国家是崎岖不平的山区，即使在目前也是人烟稀少；而且该协会取得的进展不大。1843年，该协会的教会中普遍出现了复兴，其成员总数在两三年内几乎翻了一番。1844年，它有14个教会，758名成员。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它逐渐衰落；1854年，它只有13个教会，465名成员。它再次享受了一个繁荣的季节，在1859年，达到了20个教会和614名成员。

但是在这时，它解散了9个教会，共有284名成员，组成了联合会。战后，它的人数迅速增加，到1873年，它报告有18个教会，834名成员，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员总数。但这种繁荣似乎使它变得傲慢和自以为是。它以前从其名称中删除了“联合”一词，现在自称“正规浸信会”。下面的会议记录将充分说明该机构在仁爱行动方面的态度，以及它迅速衰退的原因。在它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候，它开始鼓动仁爱协会的主题。邪恶的建议占了上风；1875年，它在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以下内容。“注意到秘密组织的项目，并进行了辩论。因此，我们，作为正规的浸信会，即新塞勒姆协会，宣布与所有现代机构，如传教士、圣经和小册子协会、主日学联盟和共济会，以及所有由人建立的协会，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在上帝的话语之外，都没有关系。”

联合会的一些成员，它的一个通讯员，以及他的女儿对上述决议“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它并没有试图让这些弟兄们满意，而是在1876年拒绝了这位受伤的姐妹的通信，并在其会议记录上记录如下。“我们确实宣布不与所有现代机构，如传教士浸信会、圣经和小册子协会、主日学联盟和共济会，以及所有由人或魔鬼在上帝的话语之外设立的协会建立关系。”这一年，有九个教会要求退会信，组成一个新的组织，该组织成立后，取名为沙立克协会。从这个时候开始，新萨勒姆协会逐渐衰落。但是，在1877年，它仿佛对慈善机构的问题感到疯狂，通过了以下项目。“我们，作为一个咨询委员会，对我们所有的教会说，要清除你们自己的秘密组织”。1880年，该机构有12个教会，共有377个成员。

关于最早将福音传入这一山区的牧师，人们所知甚少。著名的先驱者丹尼尔-威廉姆斯是第一个在利克河上游传道的人。他召集了燃烧之泉教会，塞缪尔-汉纳和以西结-斯通在那里被提升为牧师，并在定居者中传教。迦勒-梅也在这里被提升为牧师，并在短时间内传道，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他很快就死于胸上的癌症。

SIMEON JUSTICE是第一批定居在大沙河上游的传教士之一。他在海狸溪上建立了一个名为“石煤”的教会，在那里传教了很短的时间。他是个大块头，身体肥胖，而且非常近视。尽管有这些障碍，他还是走遍了那片山区的广大地区，完成了他的任命。他在这个地区定居后只活了几年。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大意如下。当他从一个约会地点返回时，在走一条狭窄而又有点危险的小路时，他遇到了一条响尾蛇。他通过它的响声发现了这只毒蛇的存在，他是如此近视，以至于他无法看到它，尽管它离他的脚不到两三码远。这条路是如此狭窄，而沿途的山坡又是如此陡峭和多石，以至于没有办法绕过这只挑衅的爬虫。在其响声的指引下，他向它投掷石块，直到它变得沉默。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它残缺不全的身体，继续往家走。

约翰-莫里斯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史密斯河，大约1780年。早年，他移居到肯塔基州弗洛伊德县，并在比弗溪定居，在那里度过了漫长而有益的余生。在这里，他加入了石煤教会，当时由善良的老西梅恩-贾斯特负责牧养。1819年，他在这里被按立为牧师，不久后又继承了石煤教会的牧养工作。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50年。笔者不知道他在其他哪些教会讲过道。他深受他所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的爱戴和敬重；他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他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有许多人加入了主的行列”。1870年，他90岁的时候，主把他带到自己身边。

约翰-A-考迪尔（JOHN A. CAUDILL）有一个非常多的同名家族，在肯塔基州东部各县产生了许多传教士。他于1798年1月1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县。童年时，他被父母带到现在的肯塔基州莱彻县，在那里长大，只接受过少量的教育，能够读写。大约在1825年，他皈依了基督，并接受了约翰-迪克逊的洗礼，加入了沙立克教会的团契，据说是由约翰-迪克逊主持的。1837年，他被允许行使他的恩赐，1838年，由约翰-迪克森和他的朋友按立为牧师。此后，他被召去照顾卡尔斯福克、桑顿和印第安人之家教会，据说他在这些教会的服事是可接受的，而且有收益。他还为考恩教会服务过一段时间。他于1873年5月10日去世。

威廉-V-穆林于1803年11月24日出生在现在的田纳西州霍金斯县。他在15岁的时候来到肯塔基州。在他的传记作者没有说明的时期，他加入了威廉-塔克特（William Tackett）所管理的一个教会，并在他那里接受了洗礼。1832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不久之后被约翰-A-莫里斯和内森-B-凯利按立为牧师。他建立了约帕教堂和利克河上的一个教堂，名字不详，他都担任过这两个教堂的牧师。他还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新塞勒姆协会的其他几个教会的牧师。

在这个协会在世的牧师中，威廉-库克似乎是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他是一个具有良好的开朗精神的人，在他神圣的呼召中积极而热心，并且在过去的几年里通常是他的协会的主持人。他的两个继子之一，名叫霍普金斯，是新塞勒姆协会中虔诚的年轻传教士。

硫磺岔路口协会。

这个机构是由从朗润协会解散的教会组成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825年，在后一个兄弟会的会议上，处理了以下事务。

“对于东岔路口的教会希望成立一个新协会的请求，我们说：虽然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但我们同意他们的请求。”

根据这一许可，来自九个教会的信使于1826年7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在亨利县的 Sulphur Fork 会所聚会。艾萨克-福斯特 (Isaac Foster) 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内容来自约翰福音第三章36节。Alan McGuire 被选为会议的主持人，John A. McGuire 为书记。然后以通常的形式成立了一个协会。

在 “Sulphur Fork Association of Baptists ” 的名义下，签订章程的教会名称是：亨利县的硫磺叉、北六里、鸽子叉、石里克和东叉；特林布尔的巴顿溪、联合泉和友谊，以及奥尔德姆的里克支部。这九个教会总共有464名成员。属于他们的传教士有J. W. 托马斯、约翰-A. 麦奎尔、艾萨克-福斯特、威廉-道金斯、约翰-杜普伊、以赛亚-科内留斯、亚伯拉罕-博汉农和艾伦-麦奎尔。最后一个人在同年搬到了密苏里州，而可敬的杜普伊已经年老体衰，无法工作。第二年，粟溪教会和普罗维登斯教会 被接纳为协会成员，并有两位传道人——约翰-吉莱斯皮和乔治-肯德尔。

该协会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在联合泉举行，从1827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开始。以赛亚-科尼利厄斯（Isaiah Cornelius）被选为主持人，约翰-麦克吉尔（John A. McGuire）被选为书记员。会上收到了来自Long Run、Concord和Franklin协会的信函。后来，这种通信被扩展到包括Licking、Elkhorn、Salem、Baptist和其他一些协会。

吸引年轻协会注意的第一项一般性质的事务处理如下。

“联合之春”的第一个问题被采纳了，即属于这个协会的教会邀请并鼓励一个浸染了坎贝尔主义的传道人在他们的会堂讲道，而不公开悔改，这样做对吗？

答复：由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坎贝尔主义，我们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

会议讨论了联合之春的第二问题，即。如果一个教会扔掉了她加入本协会的章程，她是否有权在本协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经过相当多的讨论，同意放弃这个问题。

这种做法表明，后来的事实表明，该协会的主要精神已经被联合泉源教会所抱怨的异端所感染。这是笔者所观察到的最早使用坎贝尔主义一词的情况，但该机构否认它理解该词的含义，这更像是该体系的创始人和早期倡导者所采取的艺术性回避，而不是通常的简单坦率。

这在那个时期的浸信会中是很明显的；而拒绝回答第二个问题，表明该协会对“古代事物秩序”的未来恢复者的信条有强烈的同情心。协会在下一届会议上讨论了第二个问题。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它又被放弃了。在协会中表现出来的党派精神，当然在教会中更加严重；因为热心和动荡的“改

革”倡导者不断地把它放在他们面前。同时，在各教会中爆发了广泛的宗教觉醒，在1829年，在协会的范围內，有416人受洗。其中，167人在Sulphur Fork受洗；65人在Rock Lick受洗；52人在Union Spring受洗；48人在Providence受洗，还有一些人在该团体的其他教会受洗。像往常一样，在发现坎贝尔先生的追随者的地方，这些皈依者中有许多人无疑是为了赦免他们的罪而受洗的；这种表现的结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不仅使协会“了解了什么是坎贝尔主义”，而且使它能够下定决心，如何处置这个异端，正如1829年的以下议事录所显示的那样。

“根据J. A. McGuire的动议，决定将比弗浸信会在1829年8月做出的关于马赫宁协会的报告公布在我们的会议记录中，并建议我们的教会不接受上述报告中所载的马赫宁因其而被从邻近协会的关系中开除的严重错误和腐败。”

马赫宁因其错误和腐败而被开除，其中包括坎贝尔先生的特殊学说，其摘要于1829年8月发表在比弗协会的会议记录中，并根据上述决议，于同年9月抄写在硫磺叉协会的会议记录中。摘录的内容已在总史中给出。这项决议的通过导致坎贝尔派逐渐与浸信会分离。

通过这次分裂，协会损失了近300名成员。1829年，它有12个教会，1,134名成员；1832年，同样数量的教会，只有841名成员。

1827年，协会应Sulphur Fork教会的要求，指定了三个“联合会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举行；并指定了牧师参加这些会议。这些会议作为传播福音的一种手段，或多或少地保持了20年左右。最后一次会议，据说是在以下地点举行的：1847年10月，在Fox Run。

大约在1828年，在卫理公会的范围内，以及在其他地方，在他们所谓的“完全成圣”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激动。通过这个词，他们指的是完全脱离罪恶。他们教导说，通过认真和不断地寻求使用祈祷、禁食和其他圣洁的练习，基督徒可以经历第二次皈依，之后他可以生活得“在言语、行为和思想上不犯罪”。协会认为有必要警告各教会不要犯这种错误。因此，它在上一个日期的会议记录中附上了一封通函，其中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和无法想象的享受，[这]是你在身体里永远无法进入的状态。如果说你是完美的，那将证明你是不正常的。希望及时享受它，是没有任何神圣的理由的。你们必须离开你们的身体，才能在其中获得任何经验”。这种善意的猜测似乎没有给教会带来什么麻烦；而且它很快就开始在卫理公会中失去信誉，因为它是由卫理公会发起的。现代的“圣洁学说”、“更高的生活”和“信仰的安息”，由少数爱好者倡导，特别是在卫理公会中，只是“完全成圣”学说的轻微修改形式。

1829年，该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成组织圣经协会；在随后的几年里，该机构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但它从未在圣经事业上做过什么。

1830年，友谊教会在艾萨克-福斯特的领导下，在坎贝尔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包括牧师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信奉该异端。在这一天，协会首次建议各教会遵守禁食和祈祷的季节。1832年，即霍乱造访美国的第一年，该协会建议各教会将10月的第二个星期六、12月25日和第二年的7月4日作为谦卑和向上帝祷告的日子，希望他能他的子民中恢复工作，并将他们从似乎笼罩着他们的威胁性毁灭中拯救出来。这一虔诚的习俗一直保持到1836年，此后就不再使用了。

从协会历史的早期阶段开始，对于慈善团体作为促进福音传播的手段是否合法，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在坎贝尔主义在教会中盛行的时候，这种分歧被

更大的兴奋所掩盖了。但一旦他们从后者的尴尬中解脱出来，旧有的情绪分歧就开始恢复了。反对仁爱会的一方也倾向于当时的语言中所谓的反传统主义。1836年，该协会在其信仰条款中增加了以下内容。“我们相信，对上帝的悔改和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我们的主和他的使徒对所有阶层的人的要求，而现在的牧师也应该追求同样的路线。”这条规定对反叛者来说是一种冒犯。但他们是如此清楚地处于少数，以至于他们无法阻止它的通过。然而，他们非常积极地努力争取在协会中获得多数支持。

1837年，R. W. Ricketts，一位受欢迎的传教士，也是反传统派中一位大胆而能干的领袖，与Mt. Pleasant教会结成了协会。第二年，他被选为该机构的主持人。在这种充满希望的表象的鼓励下，欢乐山教会在1839年提出了以下请求。

“我们要求协会考虑到传教士制度，以及它的运作方式，并说她是否支持该机构。”

这个问题被决定为否定的，而且显然没有经过辩论。这是反传教士的一次胜利。但他们在教会中人数较少，只有通过谨慎的管理才能保持他们在协会中的优势。

1840年，该协会在亨利县的东福克教堂举行会议。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议。按照约定，R. W. Ricketts讲了开场白。他还负责主持会议，John A. McGuire担任书记员，直到协会通过选举官员组织起来。党派的精神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个场合吸引了大量的人，把房子挤得几乎窒息。当时最吸引人的问题是哪一党派应该选举一名主持人。众所周知，大多数信使都是传教士党的人。但人们也知道，一个反传教士的少数人已经从苏尔普福克教会分裂出来，自称是这个名字的合法教会，并向协会发送了一封信和使者。人们并不指望它

的主张会立即得到承认。但如果它的存在被承认为硫磺叉教会处于混乱状态的证据，从而使该教会的信使无法投票（直到选举官员之后），那么反传教士党可以选举主持人。

现在要求宣读各教会的来信，书记员开始宣读Sulphur Fork教会的来信，这时主持人插话，说有两封据称是该教会的来信，并表示他打算把这两封信搁置，直到协会组织起来。随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主持人争辩说，在通过选举官员实现组织之前，协会并不存在；当然，一个不存在的机构不能采取行动；他本人被去年的协会任命为主持人，现在可行使的所有权力都在他手中。书记员争辩说，主持人只是出席会议的机构的官员，不能超越协会的章程和规则；出席会议的机构被赋予充分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组织。承认Sulphur Fork教会的少数人有权在对多数人的投诉中发表意见；但它无权取消多数人的程序。在书记员的这些意见中，绝大多数的成员和相应的信使都同意。但主持人坚持他的决定，将这两封信搁置。书记员就他的决定向协会提出上诉。但他决定，由于目前还没有建立协会，因此上诉是不符合程序的。然后有人提议宣读Sulphur Fork教会多数人的信。基于同样的理由，这项动议也被决定为不符合程序。其他几个动议也被提出，并受到同样的对待。甚至一个休会的动议也被裁定为不符合程序。书记员承担起责任，提出了休会至次日的动议，该动议被通过。当协会在第二天早上开会时，主持人宣布免除书记员的职务，并任命塞缪尔-拉什接替他的位置。有人对这一专断权力的行使提出了抗议，但证明无济于事。这时，F. H. Goodrich宣读了以下弹劾书。

“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我都觉得有责任从主持人那里，向协会提出上诉。我指责该主持人不具备主持工作的能力，因为他首先否认了他被要求主持的机构的存在；其次，违反了协会的规则，明确拒绝向协会提出的上诉，也拒绝在正式提出和附议的情况下提出裁决动议；为了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声称

他在良心上不能这样做：因此，通过他的机构，所有补救的希望都不可能。”

“大约在这个时候，观众席上的人群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担心他们会混乱；所有各方都同意休会、坐到看台。协会在看台就座后，作为协会唯一的官员，书记员开始提交关于弹劾的问题，该问题在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下得到了支持。主持人拒绝提交案件。然而，书记员开始提名E. G. Berry为临时主持人，这得到了协会投票的确认。然后双方都开始读信；但几分钟后，”Ricketts先生和他的党派退出，并在大约100码以外的地方占据了一个位置。反传教士党就这样从大多数人中分离出来，剩下的就是完成它的组织工作，它通过选举E. G. Berry为主持人，J. A. McGuire为书记员。然后，它以通常的形式处理协会的事务。少数人在旧的兄弟会的风格下组织起来；但不久后又改称为“欢乐山正规浸信会”的称号，它现在仍以这个名字著称。

由于这次分裂，硫磺叉协会失去了大约300名成员。但是，各教会现在有了和平，可以进行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慈善事业，而不会有任何尴尬。然而，过了几年后，该协会才利用这一特权。

1845年，它决定为印度传教士募捐。募捐的数额没有说明。此后，这个传教会经常受到该机构的关注。

1845年，各教会被建议保持每周一次的祈祷会。大约在这个时候，共济会的话题在一些教会中重新出现，18英里教会发出了以下询问。

“Sulphur Fork协会是否会容忍她的成员加入共济会机构，或者不会？”

协会通过以下决议来回答。

决议：我们建议本协会的教会不要把赞成或反对共济会作为团契的检验标准。

“决定，我们不允许在本协会讨论共济会的问题，认为她对这种问题没有管辖权。”

这是最后一次将这一问题提交给协会，这一问题曾使该机构的一些老教会激动不已，近四十年了。

总会的议题直到1848年才被提交给这个机构。在这一时期，S. S. Sumner被任命接收所有为该协会提供的资金，并将其支付给该协会的代理人J. D. Black. 当时的捐款额为202.35美元。从那时起到现在，Sulphur Fork协会一般都与总协会保持着联系，并为其宣教目标做出贡献。

该协会在采取手段为其范围内的贫困人口提供服务方面进展缓慢。1849年，第一次做出了这样的努力。一个由16人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为与各教会通信，确定他们将提供捐款，并聘请一位牧师提供服务，以解决贫困问题，只要能提供资金就可以了。委员会在第二年报告说，他们从各教会募集了145.30美元；他们任命了J. H. Shouse、T. S. Drane和John Corban为委员会，以实现协会的宗旨；而且，该委员会已经获得了W. W. Foree的服务，他已于1月开始工作。在接受任命后，这位传教士建立了八个站点，他在这些站点定期布道，此外还在其他各处随意布道。他的工作是一项先锋工作，他有一个播种的季节，而不是收割的季节。他骑行了860英里，讲了八十次道，作了二十次劝勉，访问了许多家庭，并为六个人施洗。他的布道点选择得很明智，他的播种最终获得了丰收。他在下一年被重新任命，但他的报告没有被印出来。1852年，A. M. Ragsdale被任命为牧师，薪水为350美元，他有特权保留中溪教会的牧师职责，每月向该教会讲道一次。W. C. Price和W. W. Foree也在这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被聘用。他们的工作报告没有被印出来。明年，Archer Smith担任传

教士，并报告说他在这一年中讲了251场道，并为57名信徒施洗。从这一时期到1861年，Archer Smith、A. M. Ragsdale、E. B. Stratton和J. B. Porter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传教士。在后一个时期，国家的内乱停止了传教活动；在协会的范围外。战争结束后，协会的传教活动得以恢复，并在这项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总体上来说，它已经萎靡不振，而且各教会对这项重要的事业也明显缺乏兴趣。

早在1848年，Fox Run教会就报告说有75名学生的主日学。但协会没有就主日学校的教学问题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857年，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所有尚未建立主日学校的教会建立主日学校。直到1864年，这个问题才被搁置下来，并且没有再提过，直到1864年，人们又恢复了兴趣，并通过了一项激烈的决议，赞成召开主日学大会，并赞成在每个教会中维持一个主日学。此后，该协会一直在促进这一制度，并在各教会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

1853年，节制的主题首次在这个机构中得到关注，当时通过了以下序言和决议。

“鉴于使用烈性酒作为饮料，已被证明是社会幸福的祸害，是对基督事业的玷污；而且，鉴于它在我国年轻人中的可怕破坏，威胁到成千上万人的堕落和毁灭；因此。

“决议，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通过一切合法和体面的手段，反对在我们的成员中以及在整個社会中使用和贩卖毒品。

“第二，我们要求本协会的所有传道人在下一年向他们的每个教会至少讲授一次关于节制问题的布道。”

随后，通过了以下决议；第一项，1868年；第二项，1878年。

“决议，本协会谴责将烈性酒作为饮料进行贩卖的行为。

“决议，我们建议教会谴责并禁止其成员购买、销售和使用醉酒饮料，作为饮品。”

除了已经命名的机构外，这个兄弟会还为该教派的一般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它的范围内，还有一个被称为亨利和特林布尔县传教士协会的组织，它为国内宣教事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服务。它是由坎贝尔斯堡的F. J. 耶格尔博士建立的，在他不屈不挠的努力下，该组织得到了成功。它是在战后不久组织起来的，目的是在其名称中提到的各县内为贫困者提供布道。早在1870年，它就获得了4,735美元的捐款，其中975美元已经收齐。它已经花费了1,297.22美元。它仍在积极运作；但没有收到关于它的最新报告。

1853年，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各教会鼓励牧民关系的长期性。这是一个重要的建议。许多不好的结果是频繁更换牧师。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牧师更换最少的教会，都是最繁荣和幸福的。

1857年，该协会建议各教会在每个主日聚会做礼拜，尽管他们可能在一个月中只有一个星期天有讲道。这一建议在1858年和1869年再次提出。这似乎没有什么结果。我们的人民非常喜欢听福音，如果他们可以去邻近的教堂，那里会有讲道，就很难促使他们去没有讲道的地方。对所抱怨的弊端的补救措施是每一个主日都有布道。

1858年，接受外来洗礼的问题被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教会考虑这个问题，并向下一届协会报告他们的结论。第二年，协会通过了

B. T. Taylor写的一份有点长的、非常有能力的报告，建议拒绝接受所有的外来洗礼。各教会的一般做法都与这份报告一致。

关于这个兄弟会的老教会，已经在历史的早期部分和朗润协会的历史中作了说明。关于年轻教会的一些看法，可以补充一下。斯莱戈是一个最近应用于古老教堂的名字。它是由可敬的约翰-杜普伊（John Dupuy）在1813年左右召集的，并取名为帕顿溪。它与Long Run协会联合，并在1826年加入了Sulphur Fork的章程。大约在1838年，它变得非常虚弱，并停止在协会中代表自己。以下是1840年协会会议记录中对它的描述，在那时，它取名为“欢乐岭。”这个教会大约两年来一直在为生存而挣扎，大约有12名成员。最近，贝瑞、麦奎尔、兰斯代尔和尼瑟顿等人与他们举行了为期十天的会议。主与他们同在，他们的人数增加了56人。从那个时期开始，它就成为协会中最繁荣的教会之一。1853年，它取名为斯莱戈，来自于它所处的一个小村庄。友谊会位于特林布尔县贝德福德以南约一英里处，在硫磺的教会构成岔路口协会。1830年，这个教会的大多数人在艾萨克-福斯特的领导下，与坎贝尔派走了。此后，该教会逐渐衰落。它在1850年被命名为贝德福德，并在1855年解散。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位于特林布尔县，大约在1827年由John Gillespy召集。在1840年的分裂中，它加入了反传教士组织，但在1844年恢复了协会。1856年，它被命名为“新普罗维登斯”，现在仍以这个名字著称。希尔斯伯勒，位于亨利县新堡以西四英里处，于1829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五由六个成员教会组成。在其历史上，在John A. McGuire、E. G. Berry、J. S. Dawson和W. W. Foree的照顾下，它一直是一个繁荣而有影响力的教会。现任牧师Foree先生为教会服务了大约25年，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亨利县的Union在1834年被接纳为协会成员，并在1842年通过信件被解散。巴拉德赛尔被接纳为协会成员。

1834年，该协会被解散。它位于奥尔德姆县拉格朗日以南四英里处的一个村庄，与它的名字同名，并在1839年被重新组织起来，再次加入协会。有两个

名为Mt. Pleasant的教会属于这个协会。第一座教堂位于亨利县的普莱森维尔(Pleasureville)。它在1840年随反传教士分裂而去，至今仍与该派别保持一致。现在属于该协会的普莱森特教会是在1864年聚集的，位于谢尔比县的托德点村。科文顿教会位于奥尔德姆县帕顿斯河口附近。它由John Gillespy召集，于1843年6月27日由11名成员组成。成立几年后，在J. B. Porter和W. W. Foree的努力下，它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J. B. Porter、A. M. Ragsdale、J. F. Martin、Thomas Reynolds和其他两三位牧师的努力下，该组织得到了发展。西港位于奥尔德姆县俄亥俄河上的一个村庄，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它于1848年被接纳为协会成员。波特(J. B. Porter)是其第一位牧师。利伯提(Liberty)位于奥尔德姆县的奥尔德汉堡附近，于1844年成立，同年加入朗润协会。1848年，它被接纳到Sulphur Fork。它通常是一个不活跃的小团体。中溪位于特林布尔县的一条小溪上，它的名字就来自于此，距离特林布尔县两英里，在俄亥俄河畔。它由A. M. Ragsdale召集，于1848年10月20日由20名成员组成。它最初被称为西罗亚，但在1850年使用了现在的名字。在A. M. Ragsdale、W. B. Smith等人的照顾下，它享有适度的繁荣。联合山脊是一个小教堂，位于离奥尔德姆县的Centerfield村不远处。它于1843年成立，并与Long Run协会联合。它在1852年加入了Sulphur Fork，并在两年后解散。杨树岭位于特林布尔县贝德福德以北四英里处。它是由Archer Smith召集的，并在1858年加入协会。它享有公平的繁荣。Chestnut Grove最初是一个反传教士的浸信会。1862年，它与Sulphur Fork协会联合，并在Garland Williams的照顾下保持了令人尊敬的地位，直到这位好人去世，之后它就衰落了，并于1880年解散。康科德是一个小教会，位于卡罗尔县和特林布尔县的交界处，由Minor Horton召集。它在1866年与协会联合，并在第二年被解散。蝗虫教会位于卡罗尔县的一条小溪上，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它由史密斯(W. B. Smith)召集，并在1866年与本会联合。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成立六年后，它的成员从20人增加到280人，是协会中最大的教会。安提阿位于特林布尔县，距坎贝尔斯堡西北约三英里。它是由W. B. 史密斯和J. F. 马丁于1866年在亨利

和特林布尔县传教士协会的主持下建立的。虽然它经历了一些火热的考验，但它享有很好的繁荣程度。米尔顿（Milton）位于特林布尔县俄亥俄河上的一个村庄，它的名字由此而来，在1870年与协会联合。它经历了一些痛苦的考验，并不十分繁荣。卡罗尔县的Cove Hill和亨利县的Spring Hill是小型的年轻教会。前者加入了协会。

这个协会的进展虽然不快，但却异常的均匀和规律。除了坎贝尔派和反传教士的分裂之外，它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动乱。它所享有的显著复兴发生在1829年，据报告有416人受洗，1842年有310人受洗。

1852年，各教会报告了421次洗礼。在1861年至1866年期间，由于战争的影响，该教会的损失比其增加的成员多出约300人。1860年，它有19个教会，3475名成员；1870年，24个教会，2305名成员；1880年，25个教会，2532名成员；1882年，25个教会，2,709名成员。从1826年成立到1882年的会议，有4,802人受洗成为教会成员。

在几乎整个历史上，兄弟会经历了传道人的稀缺。教会中出现了一些有前途的年轻牧师；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早逝，要么转到其他领域工作。E. G. Berry、D. N. Porter和W. W. Foree都在世，他们是唯一在其范围内长期从事传道工作的传教士。大多数早期传道人的简介已在其他方面给出。

PETER H. VORIES是一位年轻的传教士，他有着不寻常的热情、虔诚和能力。1817年，在亨利县的大复兴期间，他加入了该地区的硫磺叉教堂，并与其他164人一起接受了艾伦-麦奎尔的洗礼。同年11月，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19年被按立为牧师，担任了硫磺叉教会的牧师。在这个职位上，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成功地工作了大约六年。1825年10月26日，在他大有作为的职业生涯中，他被召唤离开劳作的领域，回到天家。他留下了几个孩子，其中有

已故肯塔基州史密斯菲尔德的威廉-L-沃勒斯阁下。

JOHN W. THOMAS在Sulphur Fork教会被提升为牧师。1825年11月，他被接纳为教会成员，并获准讲道；1827年11月，他被按立为牧师。1827年11月，在他和约翰-A-麦奎尔（John A. McGuire）的联合传道下，硫磺叉教会开始了宗教的复兴。在这场持续了约14个月的复兴过程中，这两位年轻的传教士共为167名信徒施洗。1830年，这两位热心的年轻牧师被选为该教会的联合牧师。但在第二年，托马斯先生就搬离了本州。

艾萨克-福斯特（ISAAC FOSTER）是这个协会的创始人，并在其早期理事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似乎是在Pattons Creek教会被提升为牧师，或者在1824年左右搬到了该教会附近。在Sulphur Fork协会的第一和第二次会议上，他都作了介绍性的布道。1828年，他将自己的会籍转移到友谊教会。他很早就接受了坎贝尔先生的观点，与一神论者（否认三位一体教义）一起吃主的晚餐，并犯了其他错误，从而使自己被浸礼会所厌恶。1830年，他和他的党派，包括友谊教会的大多数人，因持有和教导错误的教义而被排除在协会之外。此后，他被认定为坎贝尔派的成员。

威廉-道金斯（WILLIAM DAWKINS）是奥尔德姆县的早期定居者，他可能在1800年参与了十八英里教堂的组建。他于1813年7月在Lick Branch获得讲道许可，之后又在Eighteen-Mile被按立。他很可能没有担任过任何教会的牧师，尽管他在利克支部担任过几年的讲坛工作职责。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传道人，但保持着良好的道德品质。在他生命的后期，一个疯狂的冒险家来到他的附近，向人们宣讲，如果他们能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就不会死。道金斯先生、一个名叫琼斯的人（后来被称为“永生”琼斯）和另外一个人都被这种幻觉所迷惑，并组成了一个“永生协会”。尽管如此，道金斯先生还是在拉格朗日附近的家中去世了，大约在1836年。他在奥尔德姆和周围各县留下了无数后人。

ABRAHAM BOHANNON与他名下一个数量众多、受人尊敬的家族有关，他们很早就 在谢尔比县的东北角附近定居。早在1811年，他就 在该地区的印第安福克教堂担任过传教士。大约在1827年，他搬到了奥尔德姆县，并与亨利的东福克教会结合在一起。他的牧师工作似乎很有用；但在生命的后期，他与世界的事务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为传道人的影响力。他的教育程度很低，拥有非常适度的恩赐；在他早期的事奉中，他协助组建了几个教会，并经常被要求协助对年轻传教士的按立。他在奥尔德姆县的家中去世，年事已高。

ISIAH CORNELIUS在Sulphur Fork协会成立时是Drennon's Creek教会（现在的New Castle）的成员，但在1827年与Rock Lick教会联合，成为该机构的成员。在那一天，他被选为协会的主持人，并担任了三年的职务。1832年，他搬到特林布尔县的联合泉附近，并成为该教会的成员。1833年，他再次被选为该协会的主持人。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宣扬使徒有赦免罪过的权力。他吸引了一批人加入，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裂。1834年，他和他的党派因其错误的教义而被协会拒绝。此后，他被认定为坎贝尔派。科尼利厄斯先生进入硫磺叉协会时已经是个老人了，在当时可能是该协会中最有能力和受过最好教育的传道人。但他经常发作精神错乱，这无疑削弱了他的心智，并可能导致他在教学方面的怪癖。他作为一个虔诚和正直的人而受到爱戴和尊敬。

ASA B. NAY在1833年左右在十八英里教会 被提升为牧师。此后不久，他搬到了印第安纳州，并与反传教士浸信会联合。他成为该教派的一位受人尊敬的传道人，几年前还在世。

1828年左右，伊利亚-盖茨在亨利县的北六里教堂被提升为牧师。两年后，他

把他的会员身份转移到了鸽子叉，1838年，又转移到了特林布尔县的友谊教堂。在后一个日期之后不久，他和他的妻子在一次蒸汽船灾难中丧生。盖茨先生是一位具有优秀基督教品格的人，是一位优秀、朴实、有用的传教士。

韦斯利-亚历山大是欧文县著名的刘易斯-D-亚历山大的兄弟。他是斯科特县人。他年轻时搬到欧文县，加入了新自由城的教会，并在1826年获得了传道执照。第二年，他搬到了亨利县，于1825年1月在那里与东福克教会联合。次月，他获得了该教会的许可，继续行使他的恩赐；同年11月，由乔尔-赫西和亚伯拉罕-博汉南按立为牧师。1830年，他接受了拉格朗日教会的照顾职责，1833年又接受了巴拉德维尔教会的照顾职责。在这两个地方，他短暂的劳作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他给人的承诺是在传道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但他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1835年8月30日，主将他从巴拉德维尔的家中接走，前往他永恒的居所。

华顿-M. RANDELL于1838年在Sulphur Fork教堂获得传道执照，并于1840年5月被按立为牧师。在后一年，他把自己的会籍迁到了鸽子窝，并可能负责该教会的牧养工作。一位同时期的人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年轻人，在牧师方面有很好的前途；但他只讲了几年的道，就被主召回家了。”

斯特拉顿（ELISHA B. STRATTON）在亨利县的肯恩河（Cane Run）教堂被提升为牧师。他于1844年获得传道执照，并在次年4月被按立为牧师。1846年3月，他被召到坎尼河教会担任牧者的工作。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一年，然后搬到了同县的坎贝尔堡。此后，他在几个教会担任牧师，时间很短。他拥有出色的恩赐，并被赋予了非凡的思想准备。但他有强烈的赚钱倾向；这使他陷入了投机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本身是光荣的，但却大大损害了他作为牧师的作用。中年以后，他被支气管疾病侵袭，使他无法传道，最后死于这种疾病，在路易斯维尔市的家中，大约1875年。

WM. 布朗-史密斯是执事吉奥-史密斯的儿子，也是著名的先驱传教士乔治-斯托克斯-史密斯的孙子，他是杰萨明县普莱森特教堂的第一位牧师。

他于1818年2月5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伍德福德县。他在一个农场长大，并接受了中等程度的普通学校教育。在成年后，他承认了自己的信仰，并与卫理公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他很快被任命为班长，并成为卫理公会的一名高效工作者。大约在1840年，他与当地卫理公会传教士约瑟夫-利拉德的女儿杰米玛结婚。他的妻子只活了大约两年，她唯一的孩子很快就跟着进了坟墓。

1844年12月，他与默瑟县的玛丽-威尔逊（Mary V. Wilson）结婚，并在萨尔维萨附近的一个农场定居。大约在1852年，他加入了萨尔维萨的浸信会，并于当年7月获得了讲道执照。次年11月，他被V. E. Kirtley、Wm. R. Combs、Willis Peck和R. H. Slaughter按立为牧师。接手礼后不久，他就搬到了哈洛兹堡，在当时该村浸信会教堂的牧师A. W. LaRue的指导下学习神学课程。在这个地方居住期间，他担任了肖尼河和盐河教会的牧师，还在周围的穷人中做了很多劳动。1859年，他搬到了奥尔德姆县的拉格朗日，并在该村北郊的一个小农场上定居。此后不久，他在谢尔比县的多佛和安德森的劳伦斯堡的教会任职。之后，他又在亨利县的斯莱戈，以及特林布尔的贝德福德、白杨岭和玉米溪等地的教会担任牧者。此后不久，他在卡罗尔县召集了Locust教会，并负责该教会的牧养工作，同时辞去了Corn Creek的牧养工作。他还辞去了贝德福德的工作，负责特林布尔县的中溪教堂。他现在有了一个广泛的工作领域，其中有许多贫困的地方，他忠实地占据了这个世界。也许在这里，他做了他一生中最有用的工作。他似乎是被神呼召去做传教士的特殊工作。他的身体非常强壮，他的健康状况几乎完美，他的快乐是不懈的，他的勇气是坚定不移的，他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他的忍耐力几乎是惊人的，他的热心和精力从未减退。

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大约九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他搬到了路易斯维尔，从事城市传教士的工作。在这里，他聚集了天路者教会（现称为卡贝尔街教会），并成为该市东北部的牧师。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并取得了惯有的成功，直到1878年，他搬到了凯基州的米勒斯堡，在那里他被聘为布拉肯协会的传教士。1881年，他搬到了弗莱明县，并在福斯波特定居。他很快成为刘易斯县塞勒姆教会、梅森县石里克教会、弗莱明县欢乐谷教会和尼古拉斯县蝗虫林教会的牧师。这些教会相距甚远，他往返于这些教会之间，为他提供了向穷人布道的机会，他没有辜负这些机会。尽管他已经变得如此肥胖，以至于他和他的妻子（平均体重差不多）的体重超过了600磅，但他所有的旅行都是在马背上进行的。1883年5月10日，他因脑震荡（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的）突然去世，结束了他最宝贵的事业。

这位杰出人物的恩赐几乎没有超过中等水平；但它们得到了未受玷污的基督徒品格的支持，并被如此勤奋地使用，以至于它们远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拥有的杰出天才和卓越学识更有效。他幸存的孩子有路易斯维尔的加布里埃尔-史密斯（Gabriel T. Smith）、堪萨斯州拉贝特县的塞缪尔-W-史密斯（Samuel W. Smith）和肯塔基州纽波特的J. G. 鲍牧师的妻子珍妮。他们都是浸礼会的成员。

加兰德-威廉姆斯在谢尔比县长大，最初与多佛教会联合；但后来他与反传教士浸信会相识，并在他们中间被提升为牧师。他加入了栗子林教堂的章程，并被选为该教堂的牧师。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接近生命的终点。1862年，他和他的负责人一起加入了Sulphur Fork协会。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几个教会的牧师，他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最虔诚的人。他的恩赐低于而不是高于平庸，但他使自己非常熟悉圣经，并获得了人们的普遍信任。1878年左右，他在谢尔比县的家中去世，备受爱戴，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阿瑟-B-亨特 (ARTHUR B. HUNTER) 于1825年7月出生于肯塔基州谢尔比县。1825年7月，出生于凯里市。他是个农民，接受过普通学校教育。他在 T. J. Fisher 的传道下信主，并由 John Dale 为他家乡的辛普森维尔教会的团契进行了洗礼。1858年春天，他在该教会获得了讲道许可，并于1859年11月被按立为牧师。在他22年的牧师生涯中，他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奥尔德姆县的科文顿、巴拉兹维尔和十八英里教会的牧师；还有杰弗逊县的菲什维尔，以及谢尔比县的多佛和普莱森特教会的牧师职务。最后提到的教会主要是在1864年由他的劳作而建立的。他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从1867年开始担任牧师，直到他去世前两年身体衰弱。他死于肺炎，时间是1883年12月。

亨特先生缺乏劝诫的恩赐，但他是一个最优秀的歌手，笔者经常听他讲课，认为他是本州最能干的传教士之一。他在陌生人面前不善言辞，很少出州。他的工作是在他家周围一个相对狭窄的圈子里进行的。他幸存的孩子有两个女儿，都是浸信会成员。

威廉-威斯顿-福里，威廉-比斯利-福里的儿子，有法国胡格诺特人的血统，1822年2月16日出生在凯里市亨利区。他在一个农场长大，童年时只接受了附近学校提供的教育。他信奉宗教，并于1840年8月由约翰-A-麦奎尔 (John A. McGuire) 为他家乡的希尔斯伯勒教会的成员洗礼。1846年8月，他被选为执事；但他婉拒，同日获得了传道的许可。他觉得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参加了乔治敦学院的三期课程。回州后，他在硫磺叉协会的北部边界积极传道，有时与 J. B. 波特一起，有时独自传道。他的热心很快就得到了可喜的回报，出现了广泛的复兴。在几个月内，约有70名信徒加入了科文顿教会，约有20名信徒加入了自由城的教会。

1849年6月，他在希尔斯伯勒被按立为牧师，由 E. G. 贝里、约翰-A. 麦奎尔、

S. S. 萨姆纳、D. N. 波特、J. B. 波特、J. S. 道森、E. B. 斯特拉顿和A. M. 拉格斯代尔主持。他接受了硫磺叉协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任命为传教士的职务，为该协会的贫困者服务。

在1850年和1851年期间，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在这项工作中，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于是他去南方休养。回来后，他于11月被召到希尔斯伯勒教会牧养，除了一年之外，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现在（1885年）。大约在1853年，他被召到谢尔比县的辛普森维尔教会，在那里每月有两个星期天讲道，大约有五年时间。他还在以下教会服务过，时间不等。Buck Creek, 一年, Clear Creek, 一年, North Benson, 五年, Ballardsville, 三年, Mt. Pleasant, 三年, LaGrange, 六年, East Fork, 两年, Hopewell, 十三年, Chestnut Grove, 两年, Pleasureville, 两年。目前，他在希尔斯伯勒、十八英里、安提阿和考文顿的教会服事。

除了牧养工作外，他还进行了许多无偿的传教工作。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住在马鞍上”，大约13年，在一个广泛的地区传教，主要是在硫磺叉协会的范围之内。

THOMAS REYNOLDS于1822年10月8日出生在基辅的沃伦县。1842年，他在本县的洛基斯普林（Rocky Spring）在杨格-威瑟斯庞（Younger Witherspoon）（浸信会）和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卫理公会）的传教下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加入了卫理公会，1846年，他在巴伦县的蓝泉加入浸信会，并由R-T-加德纳施以洗礼。1851年，他在哈特县的克诺布斯普林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52年由杰西-穆恩和威廉-斯卡格按立为牧师。1852年12月，他在诺布斯普林教堂担任牧师几个月后，搬到了特林布尔县；在这个县，他一直担任新普罗维登斯、中溪、白杨岭和米尔顿的教会的牧师。他还曾在奥尔德姆县的科文顿、西港和利伯提的教会任职，并在印第安纳州的几个教会

担任牧师。大约在1864年，他搬到了西港，此后一直居住在那里。

J. 马森-伊顿 (MASON EATON) 于1852年在斯莱戈 (Sligo) 首次加入教会，但不久后他就将会籍迁至希尔斯伯勒 (Hillsboro)，他在那里出生并长大。1867年，他获得了讲道执照，随后被按立为牧师。虚弱的身体使他无法广泛地从事他的工作。他在Liberty教会任职时间不长，后来成为Corn Creek教会的牧师。

其他一些牧师也曾在本协会的范围內短暂地工作过，其中包括B. T. 泰勒、S. S. 萨姆纳、W. H. 菲利克斯、J. F. 马丁、A. C. 戴维森、J. M. 麦奎尔和安德鲁-杰克逊。

“浸信会”

这个兄弟会的起源有些奇特。艾尔克霍恩协会是根据费城的信仰忏悔书成立的。1824年，列克星敦第一教会在给该协会的信中建议修改章程的适当性。根据这一建议，该协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B. S. Chambers、James Suggett、John Edwards、Edmund Waller和Toliver Craig组成，“修订本协会的章程，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就对其进行修订，并向下一届协会报告”。对章程的反对意见没有说明；但后来的事件表明，协会中有一小部分人希望该机构对各教会行使一些权力，以便在各教会中保持更严格的纪律和更完美的教义统一性。在协会接下来的会议上，委员会报告说，赞成保留宪法，“不作修订或修正”。该报告被采纳。同时，一个由约翰-T-约翰逊 (John T. Johnson)、詹姆斯-菲什巴克 (James Fishback) 和罗兹-史密斯 (Rhodes Smith) 组成的委员会（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被任命准备一封通函，在下周一报告。这封信的主题是“浸信会的性质和权力”。所采取的理由是目前浸信会所普遍持有的理由，该信以多数票通过。但少数人受到了极大的冒犯，有一个人愤然

离席，发誓说他再也不会来艾尔克霍恩协会了。Glens Creek教会的信使，包括他们的牧师约翰-爱德华兹和著名成员布福德-特维曼，也在被冒犯之列。经协商，他们决定尝试组成一个新的协会。他们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他们的教会，教会立即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该教会向其他14个教会发出了一封通函，邀请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派“代表”到她的会堂，以便成立一个协会。其中一封通函被寄给了北艾尔克霍恩教会，并引起了一份尖锐的印刷品回复，据说是由西拉-M-诺尔写的。这和其他情况一起，激起了相当大的纷争，在富兰克林和艾尔克霍恩协会的教会中产生了不小的恶感。同时，在1826年，希尔斯伯勒、科洛弗底和格伦斯溪教会从艾尔克霍恩协会获得了退会信；盐河、福克斯溪和戈申也从富兰克林获得了类似的信，但非常恳切地建议他们不要组成新的协会。

1826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来自盐河、希尔斯伯勒、格伦斯溪、福克斯溪和盖尔斯溪教会的信使们在伍德福德县的格伦斯溪聚会所开会。在约翰-彭尼根据罗马书8:32所做的介绍性布道后，会议组织起来，选举约翰-彭尼为主持人，布福德-特威曼为书记员。经过一些讨论，来自盖斯克里的信使退出了。来自其他四个教会的信使开始组成一个兄弟会，名称是“浸信会”。他们采用了《费城信仰告白》作为他们的章程，并得到了邻近兄弟会的衷心赞同。但他们章程的序言被认为是不符合洗礼主义的，因为采用该文书的使者自称是“耶稣基督浸信会的授权代表”。浸礼会的理论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教会是由神圣的权威组成的，并被赋予执行基督—唯一的律法制定者—的法律的权力，他们无权将权力下放给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协会只是人类的权宜之计，因此，不能对教会行使权力，因为他们不是教会的创造者。他们是由来自教会的信使，而不是代表组成的，他们只能在一起协商，并通过意见或建议的方式向教会提出他们审议的结果；然而，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组织，可以管理自己，并可以开展他们可能发起的合法事业，只要这些事业得到教会的批准，而协会是由教会的使者组成的。

尽管这个新协会起源于错误的理论,但它很快就在浸信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与邻近的兄弟会完全一致地开展活动,与这些兄弟会建立并保持了和谐的联系。

该协会由四个教会组成,总共有593名成员。约翰-彭尼和约翰-爱德华兹是属于这些教会的唯一传教士;后者在同年秋天搬到了密苏里州,使这个新生的兄弟会只剩下一位牧师,而且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其第一个周年纪念日,该协会因戈申、普罗维登斯和克罗尔博特教会的加入而扩大;在其第二个周年纪念日,团结教会的加入,以及在1829年,一个小教会的加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它建议各教会不要接受持有坎贝尔先生的追随者所宣称的某些特定信条的成员进入他们的团契,也不要接受传教士进入他们的讲坛。该机构在处理坎贝尔主义的过程中,与以前的兄弟会所追求的相似。1830年通过的一项决议切断了该体系的倡导者。由于这次罢免,该协会失去了大约150名成员。但这一损失被1834年的一次复兴所克服,在此期间,该机构增加到十个教会,有1,093名成员。这一年,劳伦斯堡的教会被接收;在回答福克斯溪的询问时,协会决定不承认其他教派的洗礼。

早在1837年,该协会就开始在传教问题上大动干戈,并在这一年失去了三个教会。激动的情绪继续增加,1838年,协会减少到7个教会和494名成员,变得灰心丧气,并向各教会提出了解散兄弟会是否合适的问题。1839年,当该机构在Fox Creek召开会议时,确定各教会对解散的适当性没有达成一致。这个问题被提交给协会,结果是8票赞成,11票反对解散。在此情况下,来自福克斯溪、小羊群和盐河的信使,声称得到了他们教会的指示,请愿要求获得退会信。他们的请愿书被拒绝了,理由是他们不是通过这些教会的信件提出的。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三个教会正式宣布退出该协会,并在随后举行的利克协会会议上与该兄弟会联合起来。

1840年，当浸信会在安德森县的戈申教堂举行会议时，它报告说有五个教会，只有251名成员——大大低于十四年前成立时成员总数的一半。但它现在更和谐了；从这一时期开始，它享受着缓慢但健康和永久的增长。1846年，它向各教会推荐了对总协会的积极考虑；1850年，它同意与该机构建立通信联系，并于1852年决定成为一个传教机构，辅助总协会。从这时起，它与该教派充分合作，从事一般的慈善事业，并享有良好的繁荣。它在家庭聚会、主日学和其他地方事业中的一般行为方式与较早的同类兄弟会相似，因此不需要详细说明。自战争以来，该团体迅速发展。1860年，它有12个教会，875名成员；1870年，15个教会，1406名成员；1882年，19个教会，1,999名成员。从1826年成立到1882年，除1880年外，共有3614人受洗，成为教会的成员。

本协会的一些早期牧师已经在其他方面作了简述。对于其他一些人，我们没有收到任何说明。

罗伯特-库克-巴克纳是丹尼尔-巴克纳长老的儿子，也是杰出的印第安传教士亨利-F-巴克纳的弟弟，1833年1月3日出生在田纳西州门罗郡的麦迪逊维尔。在他六岁的时候，他被他的父母带到了Ky的Pulaski县。他在9岁时对自己灵魂的救赎产生了兴趣；在12岁时，他表明了自己的信仰，并在父亲的帮助下接受了洗礼，加入了萨默塞特教会的团体。17岁时，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之后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来Georgetown学院学习。大约20岁时，他被选为肯塔基州克林顿郡奥尔巴尼教会的牧师。22岁时，他在这里与龙小姐结婚，不久后负责欧文斯博罗教堂。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国内传教委员会的代理人，一年后，他负责默瑟县的萨尔维萨教堂的牧养工作。

1859年，在伤寒性肺炎发作后，他为了恢复健康而访问了德克萨斯州。——这次访问导致他搬到了德克萨斯州。他在该州的第一项工作是为在拉多尼亚建

造一所高中筹集资金。同时，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婴儿洗礼的小书，题目是“没有神的见证”。1860年，他负责德州巴黎的教会。在这个位置上，他一直服侍到1873年，只有一年除外，在此期间他是费克萨斯浸信会全球协会的代理人。1874年1月3日，他开始出版《宗教信使》。一年后，他把出版地点从巴黎改到了达拉斯，随后把报纸的名字改为《德克萨斯浸信会》，他一直出版到现在（1885）。

WILLIAM R. COMBS于1814年3月18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附近出生。1832年，他加入了费城的新市场街教堂。1839年10月19日，他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获得讲道执照，1842年6月19日，在同一教会按立为牧师。第二年，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进入乔治敦学院。在这所学校里他呆了四年。离开大学后，他负责路易斯维尔的第四浸信会教堂，并在那里服侍了很长时间。随后，他在丹斯维尔(Dansville)、哈罗德堡(Harrodsburg)、法兰克福(Frankfort)、弗农山(Mt. Vernon)、肯恩(Cane Run)和萨尔维萨(Salvisa)的教会担任牧师。1855年，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并负责香槟县米德镇的教会。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九年，把它从20个成员建立到340个。他从这个地方搬到了密苏里，并在1867年左右位于巴特勒县。当时，该县只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名字是Cane Creek，人数只有20人。除了康伯斯先生，该县只有一位传教士，而且他年老体弱。1877年，该县有8个浸礼会教堂，7位受命的牧师。

罗伯特-罗德斯-利拉德，克里斯托弗-利拉德将军的儿子，1826年1月2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安德森县。在他八岁的时候，他临终的母亲把他叫到床边，劝他在年轻的时候寻求主。他答应了她的要求，并且，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当时就决心要成为一名基督徒。他在基督里获得了希望，并于1841年7月4日在劳伦斯堡接受了威廉-沃恩的洗礼。1842年，他获得了讲道执照，并立即进入乔治敦学院，于1845年毕业。1846年10月，他被按立为牧师，不久后在约翰-L-沃勒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神学。他很快就掌握了知识，并在写作方

面表现出不寻常的灵性；但很快就发现，他在演讲方面并不出众。对这一点的认识可能使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写作。1847年2月，他与沃勒（J. L. Waller）合作，担任《西部浸信会评论》的编辑。在这个职位上，他表现出明显的才能，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来说，他很快就脱颖而出。但他没有活多久，没有继续他的辉煌事业。他于1849年6月7日在肯塔基州克拉伯查德附近的住所死于伤寒症。他的死亡和他的生命一样充满喜悦和胜利，因为他的生命是神圣和辉煌的。

R. A. NELSON于1805年6月11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汉诺威县。他的父亲是一位圣公会牧师，他在父亲的教育下接受了教育，并采用了医学专业。1838年9月，他在肯塔基州默瑟县的萨尔维萨定居，并开始从事他的职业。1841年，他承认信主，并接受了洗礼，加入了萨尔维萨教会的章程。1856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从这时起直到主呼召他回家，他一直是主人葡萄园里的一个有价值的劳动者。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是一个亲密的学生，他是一个有教益的老师，也是一个能干的教会教义的捍卫者，无论是口头还是笔下。他于1876年4月14日因肺炎去世，享年72岁。

坎贝尔县协会。

这个机构于1827年9月21日星期五在Brush Creek成立，由被North Bend协会解散的八个教会组成。起初，它被称为坎贝尔协会，但在1831年，它采用了现在的名称。加入章程的教会名称是：Licking、Four-Mile、Bank Lick、Wilmington、Brush Creek、12Mile、Alexandria和Flower Creek。被任命的牧师有：罗伯特-瓦尔（Robert Ware）、伊拉姆-格里普尔（Eram Grizzle）、乔治-维兹（George Vice）、威廉-戈斯尼（William Gosney）、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乔治-格拉登（George Graden）和约翰-泰勒（John Taylor）。协会成立后，通过了由六条组成的原则摘要，并同意与布拉肯、

北本德、联合和鹰溪（俄亥俄）协会通信。该协会由八个教会组成，总共只有347名成员，由于持续的不和谐精神，该协会非常不愉快，在其存在的前12年中，它的增长非常少。它首先被坎贝尔派的分裂所困扰，在1829年和1833年之间，它几乎失去了从成立到后期所获得的所有东西。此后，由于大部分成员坚决反对传教，它陷入了瘫痪。1829年，它建议组织圣经协会；但这似乎只是对碰巧在场的美国圣经协会代理人的一种恭维而已。1830年，它任命了四个“年度会议”，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在其范围内举行。

1835年，该机构讨论了雇用一名或多名传道人在协会范围内的穷人中工作的问题；并同意指定于次年10月在Brush Creek举行会议，“考虑在协会范围内让一两名传道人自由地将时间用于传道是否合适或不合适，”为此他们应予支付。“这次会议举行了，”大家同意让这件事不了了之”。直到1839年，Bank Lick教会担心传教士的一些影响仍在教会中发酵，就协会是否是“精神上的传教士”并将“支持董事会”提出了质疑，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更多的发言。协会意识到教会中存在着激动人心的反传教士分子，并希望在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于是回答说。“自从[1835年]刷子溪会议上同意搁置此事后，我们与传教问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与浸信会对外宣教委员会没有关系，也不被称为其辅助机构。至于我们在精神上是什么，是我们和我们的主人之间知道的。”

1839年，复兴的气息弥漫在各教会中，并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该协会从1838年的8个教会，370名成员，增加到1840年的10个教会，757名成员。1839年，复兴的精神以如此大的力量弥漫在协会的会议上，以至于一些出席会议的人声称已经信主；在会议结束后，机构的成员沉浸在热切的敬拜和欢乐的奉献中。一些已经信主的人接受了洗礼。

为了和平，对反传教士所采取的政策并不奏效。在1840年协会会议后不久，

反传教士中更激烈的人从教会中分裂出来，并与从北本德的教会中分裂出来的更多人联合起来，在“塞勒姆预言家浸信会”的风格下，形成了几个派别。

这次分裂并没有完全解除该协会的反传教精神。1844年，该机构非常大胆地建议各教会了解印度传教会的目标，并按照基督徒的责任和谨慎的态度行事。同年，一些非专业的教友“给协会写了一封信，建议雇用一位或多位牧师来工作，这是很恰当的。”在协会的范围内，要求各教会各派一名成员，在接下来的10月的某一天在亚历山大举行会议，按照各教会的指示进行协商和行动。这次会议的结果似乎与1835年在Brush Creek举行的会议一样，同意“让这件事搁置”。然而，该机构的精神开始明显改善。1848年，推荐了乔治敦学院和西南浸信会神学院；1849年，为两位年老贫困的传教士募捐了12.4美元，1851年，向总会捐了23.5美元。

这是本协会记录中第一份关于对任何传教事业捐款的通知。从这一时期开始，该协会就占据了传教士机构的位置，并享有良好的繁荣程度。1850年，它有14个教会，1,047名成员；1860年，15个教会，1,823名成员；1870年，15个教会，1,47名成员；1880年，17个教会，1,780名成员，以及1882年，16个教会，1,832名成员。从1827年的章程到1827年的会议，共有5,005人受洗，成为教会成员。

古老的教堂—Licking是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堂。它由8名成员组成，于1794年10月在William DeCoursey的家中成立，地点在现在的肯顿县。它最初被称为“利克之口”，并在1795年加入埃尔克霍恩协会。1820年，它改名为Licking。花溪，位于彭德尔顿县，大约在1797年成立，在1798年被纳入埃尔克霍恩协会。这时，它有15名成员。它是在约翰-泰勒的照顾下，他是其中一个成员。大约在1808年，它被解散了。此后又进行了重组，但最终还是在1833年解散了。十二英里（Twelve-Mile），位于坎贝尔县，在大复兴时期聚集，

并在1802年与埃尔克霍恩协会联合起来。Bank Lick，位于坎贝尔县，有22名成员，在同一日期与艾尔克霍恩协会联合。Brush Creek（现在叫Persimmon Grove）也是在本世纪初的大复兴中聚集的，并在1803年加入了North Bend协会的章程。威尔明顿，位于肯顿县，于1804年成立，并于同年与北弯协会联合。坎贝尔县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和四英里（Four-Mile）在1820年被接纳到北本德协会。

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是早期的传教士之一，先是在北本德，后来是在坎贝尔县协会。他是十二英里教会的成员，他可能是在182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被提升为牧师的。他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朴实的、非常有用的传道人；并且非常忠于他神圣的使命。他非常贫穷，而且很早就适应了劳累和艰辛，他徒步走了很多地方，在穷人的小木屋里、在简陋的校舍里、在温暖的天气里，在小树林里向他们传教，没有世俗的报酬，从而为后来聚集的教会奠定了基础。他是坎贝尔县协会的第一位主持人，除了一年之外，他一直担任该机构的主席，直到1840年由詹姆斯-维克斯接任。他一直工作到老年，深受他长期忠实服务的人们的爱戴。

伊拉姆-格里兹尔是弗吉尼亚州人，1778年7月23日出生在浸信会的父母身边。他在幼年时失去了父亲，被委托给一个名叫汉普顿的浸信会家庭照顾，后来他们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埃尔克霍恩定居。在这里，年轻的格里普尔在年轻时就信奉了宗教，并加入了浸信会。随后，他与养父母一起搬到了加勒廷县，在那里加入了Ten-Mile教会。与安-麦卡伦结婚后，他在肯顿县定居，并于1808年在那里与Bank Lick教会联合。1817年，他在该教会按立为执事，1818年5月9日，由摩西-维克斯等人按立为承受圣职。此后不久，他被选为Bank Lick教会的牧师，并继续担任该职位，约25年。从1844年DeCourseys Creek教会成立开始，他也是该教会的牧师，直到1850年左右。在他负责班克里克教会后不久，该教会发生了一次复兴，在此期间，他为许多人施洗，其中有

后来雄辩的、受欢迎的詹姆斯-维克斯。据说他是一位优秀、可靠的传教士。在44年的时间里，他在北本德和坎贝尔县协会的领土上进行了广泛的工作。大约在1862年，在他84岁的时候，他被召唤去天家领赏。

罗伯特-瓦尔是执事艾萨克-瓦尔最小的儿子，1792年出生于基辅莱克星顿。年轻时移居到坎贝尔县，他信了教，并在1812年左右加入了利克林教会。1821年，他和乌利亚-爱德华兹一起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23年被按立为 Licking 教会的牧师。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大约四年，施洗了近40次。他不是一个人强硬的教义传道人；但他的讲话热情洋溢，劝勉有力。他的虔诚很明显，很少有人能在赢得灵魂归向基督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大约在1827年，他搬到了密西西比州，在那里，经过多年的有用工作，他完成了他的旅程。

詹姆斯-斯皮尔曼是在坎贝尔县协会工作过的最积极、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他的父母是长老会成员，于1796年10月29日出生在凯尔郡的坎贝尔县，并按照其父辈的习俗接受了洗礼和慕道。尽管他的条件很差，但他还是成功地获得了相当的教育，并花了几年时间学习医学。他很早就受到宗教的影响，但直到1817年才在基督里得到一个舒适的希望。在花了一些时间仔细研究圣经之后，他加入了四英里的浸信会，并由克里斯托弗-威尔逊施洗。此后，他被任命为县民兵的一个职位，并对阅兵式感到非常自豪。有一次，在操练时，闪电击中了他的剑，并熔化了剑身的一部分。

1820年，他加入了其家乡亚历山大的一个教会，并于当年12月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尽管几年来，他一直被一种传扬福音的义务感强烈地打动着，但由于觉得自己不胜任，他拒绝尝试公开演讲。1826年，他被按立为执事。几年后，一次疾病的发作使他显然接近了死亡。在患病期间，他立下誓言，如果主让他复活，他将把剩余的日子用于传扬福音。他一恢复健康，就开始在公众场合锻炼。1832年，他与俄亥俄州汉密尔顿县的拉结-马丁结婚。1835年10月，

他被按立为牧师，地点是他母亲的房子，亚历山大教会习惯在那里聚会。大约在这一时期，各教会中对慈善机构的问题非常兴奋。斯皮尔曼先生热烈支持传教事业，几年来，他在波旁、彭德尔顿、坎贝尔、肯顿和哈里森等县以及俄亥俄州的邻近地区，几乎不断地旅行和讲道，而且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当这场争论在1840年的分裂中结束时，斯皮尔曼先生已经成为他所在协会的主要传道人，并在他余下的传道生涯中被视为如此。他在亚历山大的教会担任了25年的牧师，在利克谷的教会担任了14年的牧师，并且在不同时期，几乎是他所在协会的所有教会的牧师。1871年，老龄化的侵蚀告诫他要从教职上退休。他于1872年9月19日因癌症去世。

乔治-格拉登是独立革命战争中一位中尉的儿子，据说他大约于1794年出生在凯尔郡的坎贝尔县。他大约在六岁的时候被一个叫斯皮尔曼的先生收养。由于他自己的精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获得了公平的教育和良好的综合阅读能力，并特别熟悉神圣的经文。大约在1812年，他加入了四英里教会。大约1822年，他在这里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1824年被按立为牧师。在被授予圣职后不久，他就陷入了一些异端的观念，为此他被排除在教会之外。然而，他很快就恢复了他的教会和他的弟兄们的信任。在这之后，他把他的成员从亚历山大搬到了刷子溪教堂，并被选为该教堂的牧师。他被认为是本州该地区最出色的教义传道人之一。多年来，他把每年访问他所在协会的每个教会并为其讲道作为一项规则。他是一个认真的，有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劝说者，并以同样的热情，在私下里劝说人们寻求救主。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能干的牧师，一个热心而忠实的劳动者，通过他，教会得到了极大的建立，许多罪人被引向基督。

威廉-格里兹勒是伊拉姆-格里兹勒长老的儿子，1813年3月31日出生在现在的肯顿县。他加入了Bank Lick教会，并接受了洗礼。1846年，他获得了行使“公共恩赐”的许可，并于1853年3月13日由罗伯特-柯特利、J-A-柯特利、伊

拉姆-格里普尔、A-W-穆林斯和罗伯特-维克斯按立为牧师。在杰西-比格的帮助下，他在坎贝尔县的家附近建立了格兰茨-利克教堂，并作为牧师为该教堂服务，这是他短暂的牧师生涯中的剩余时间。除了忠实地履行他的牧师职责外，这位善良、谦逊的牧师还在贫困人群中做了很多工作，并为其他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他短暂的传道生涯中，他共为116人施了洗礼。

杰西-比格于1812年10月17日出生在凯尔郡坎贝尔县。在早期的生活中，他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并加入了十二英里教会。他于1852年5月1日被按立为牧师；虽然他开始讲道的时间比较晚，但他在主人的葡萄园里做了大约24年的宝贵工。在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传教士为坎贝尔县协会服务，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和成功。他还在该兄弟会的一些主要教会担任过牧师职务，其中包括Second Twelve Mile教会。他于1876年2月24日去世。

亚历山大-韦伯-穆林于1822年12月5日出生在现在的肯顿县。大约在1846年，他接受了詹姆斯-斯皮尔曼的洗礼，加入了威尔明顿教会的团契。受洗后不久，他的热情就开始溢于言表；1849年11月25日，他被詹姆斯-斯皮尔曼、托马斯-鲁米斯和马丁-鲁米斯按立为神职人员。他立即被邀请在威尔明顿每月讲道一次，不久后又被召去照顾草溪和其他教会，这些教会占据了他所有的主日。同时，他参与举办了许多旷日持久的聚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牧师，在不同时期，他在布拉克郡的柳溪（14年）、哈里森郡的印第安溪（15年）、联合、哈里斯溪、橡树岛、短溪、法尔茅斯、德科里斯溪、代顿、十二英里和班克里克的教会任职。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将部分时间用于传教士的工作，还多次前往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在此期间，他的布道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的布道恩赐高于平庸，他的热心和勤奋也非同一般。坎贝尔县协会连续四年召集他主持其理事会。在介绍他的工作时，他说“根据我的判断，我已经为一千多人施了洗礼”。在经历了大约三年的缠绵病痛之后，几个月后，他于1870年9月13日凯旋而归。

弗里斯-格尔曼于1802年9月22日出生在凯尔郡的坎贝尔县。1820年4月，他接受了约翰-斯蒂芬斯的洗礼，加入了利基教会的团契。此后，他将自己的会籍迁至十二英里二号，并于1841年9月18日获得传道执照，1843年1月由约翰-斯蒂芬斯、威廉-莫林和詹姆斯-斯皮尔曼按立为神职人员。同年7月，他被召到2d Twelve-Mile教会担任牧师，并在那里服务了四年。他协助组建了彭德尔顿县的哈里斯-克雷克教会，并在那里服侍了一段时间。他还担任过法尔茅斯教会的牧师，为期两年，并在霍尔斯科里克和北福克担任过较短时期的牧师。1855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的杰克逊县。在那里，他是孤山、西布利、联合和渔河教会的牧师，并为大约400人施洗。1863年，他搬回了他在肯塔基州的家乡，之后他担任了利克、橡树岛和草溪教会的牧师。他在North Bend协会做了四年的传教士，在此期间他在Boone县召集了Walton教会。在另一个四年期间，他在总协会的赞助下，在布拉肯协会做传教士。大约在1879年，他以非常喜乐的方式去世。

格尔曼先生是一位温和的传教士；但他热心、认真、积极，在整个传教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亨利-斯皮尔曼（HENRY E. SPILLMAN）于1834年7月14日出生在凯尔郡坎贝尔县的亚历山大市。十三岁时，他信奉基督，并加入了浸信会。1859年2月10日，他与凯伊州代顿市执事亨利-沃克的女儿范妮结婚，在该村度过了他的余生。在他进入牧师行列之前的几年里，他一直被打动，肩负着传扬福音的责任。但是，直到他的大女儿的病情如此严重，以至于她的医生说他不能再为她做什么了，她只能再活几个小时，这位痛苦的父亲才全心全意地转向主，为他孩子的生命恳求，并发誓如果上帝能饶恕她的生命，他将完全献身于基督的事业。他的祷告被听到了，他的孩子也康复了。他也没有忘记他的誓言。1866年秋天，他被按立为牧师。次年1月，他被召到代顿教堂牧养，每月有三

个主日在那里讲道，大约十年后，健康状况不佳的他被迫辞职。在同一时期，他每月有一个主日在哈里森县的联合教会讲道。在这两项工作中，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是一个好的、强壮的传道人，他的人民非常爱戴他。在经历了肺部疾病的折磨后，这位善良有用的人于1878年8月20日将他在代顿的家换成了“非人手造之屋”。

詹姆斯-蒙罗-乔利（JAMES MONROE JOLLY）是本会在世的老牧师之一，自1867年以来，除一年外，一直担任本会的主持人。他于1817年12月13日出生在凯尔郡的刘易斯县，在附近的普通学校接受教育，之后他获得了砌砖的手艺。九岁时，他被父母带到了俄亥俄州的克莱蒙特县，七年后又到了凯尔郡的坎贝尔县。1842年2月，他在信仰的基础上接受洗礼，加入了利基教会的团契；加入教会后不久，他就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但几年来，他很少尝试在公开场合讲话。由于他是一名法官，他把注意力放在法律上，而不是放在福音上。1855年3月，他在坎贝尔县的Flag Spring被Wm. J. Morin、Jesse Beagle和James Vickers按立为牧师。自按立以来，他一直担任以下教会的牧师。2d Twelve-Mile, 11年，Flag Spring, 15年，Persimmon Grove, 8年，Florence, 2年，Bank Lick, 9年，Pleasant Ridge, 16年，Grants Lick, 4年，以及Grants Creek (Ia.)、Grassy Creek、Demossville和Licking Valley, 各1年。1881年，他认为自己至少洗礼了650名信徒。

他的儿子Wm. T. Jolly接受过教育。他于1870年开始在印第安纳州传教，在那里工作了几年，然后到了基辅的阿什兰。佩蒂特（N. C. PETTIT）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兄弟会范围内的一个有价值的劳动者，既是传教士又是教育家。1854年12月17日，他在2d Twelve-Mile被James Vickers、W. J. Morin和Fergis German按立为牧师。他曾在不同时期担任多个教会的牧师，并在1855年至1874年担任协会的书记。在这之后，他搬到了基辅的法尔茅斯，在那里他主持了一所女子中学。作者对佩蒂特先生的几份传记和其他有价值的信息表示感谢。

查尔斯-杰弗逊-巴格比是本协会积极有效的牧师之一。他于1840年2月20日出生在肯顿县，在那里长大，只接受过普通学校的教育。20岁时，他在A. W. Mullins的带领下受洗加入威尔明顿教会的团契。1863年9月，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66年10月被授予圣职。自他被授予圣职以来，他在威尔明顿教会担任了五年的牧师，在康科德教会担任了六年的牧师，在漆里克教会担任了两年的牧师，在自由教会担任了四年的牧师，并在其他几个教会担任过短暂的牧师。1881年，他在威尔明顿、Bank Lick、Oak Ridge和Licking Valley教会任职。当时，他已为约300名信徒施洗。

关于其他几位在这个兄弟会中高效工作的牧师，我们没有收到确切的信息。

巴伦河协会。

这个庞大而繁荣的组织是老绿河兄弟会的第四个女儿。它于1830年9月15日在巴伦县的普莱森山会议厅成立，由以下15个教会组成。康科德（Concord）、格洛弗溪（Glovers Creek）、欢乐山（Mt. Pleasant）、斯卡格溪（Skaggs Creek）、多佛（Dover）、多蒂斯溪（Doughtys Creek）、弗农山（Mt. Vernon）、欢乐山（Pleasant Hill）和彼得斯溪（Peters Creek），都在巴伦县；伯利恒（Bethlehem）、蓬川营和吉列山，在艾伦县；喷泉流，在门罗县；滴水泉，在现在的梅特卡夫和自由镇，在田纳西郡。属于这些教会的受命牧师是撒迦利亚、爱默生、乔治-赫恩、约翰-H-贝克、利维-洛克、约书亚-韦尔伯恩、奥古斯丁-克莱顿、安德鲁-努科尔斯、本杰明-贝利和托马斯-斯克里夫纳。在该机构成立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由其组成的15个教会共有830名成员，占据了一片广阔肥沃的土地，然而，为了使其获得丰收，需要进行大量的辛勤耕作。

该协会从其母亲那里继承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其成立后的十几年里使其理事会非常混乱和尴尬，在此期间，它没有取得永久性的进展，而是在数量上有所倒退。1832年，它有如下记录。“着手处理Glovers Creek和Mt. Vernon教会的要求，关于州会议、有偿机构、辅助协会等，认为它们旨在将教会和世界融合在一起，从而打算破坏教会的和平与和谐，经过大量讨论，在答复这两个教会时，商定了以下建议，供所有教会考虑，即。他们要以圣经为指南”。这是对问题的回避；但它使这两个教会安静了几年。但是，在1835年，协会中处理了以下项目。“动议我们宣布不与浸信会州会和当时所有类似的机构建立关系”。该议案被通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接受了帕克的双种子教义的安德鲁-努科尔斯（Andrew Nuckols）卷入了与欢乐山教会的纠纷，他是该教会的成员，并与他的党派一起被排除在教会的关系之外。被排斥的一方声称自己是合法的教会，当然，也采取了排斥多数人的形式。当协会在1836年开会时，承认了欢乐山的多数派，并撤销了Glo. vers Creek和Mt. Vernon教会的团契，因为他们保留了Andrew Nuckols作为牧师，协会称他是“被排斥的成员”。一些教会在信中请求协会重新考虑其前几年的行为，“该行为宣布不与浸信会州会议等建立关系”。作为对这一请求的回应，协会通过了以下决议。“决议：上届协会宣布与浸信会州会及所有类似机构不相往来的行为应予废除，现予以废除。”

由于这一决议的通过，以下六个教会，共145名成员，退出了协会。滴水泉、格洛弗溪、斯卡格溪、弗农山、皮斯加山和绿河。这些教会后来组成了后来被称为“巴伦河正规浸信会”的协会。这次分裂并没有根除协会中的干扰因素。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帕克的神学猜测，但他们还是激烈地反对仁爱机构。然而，目前出现了平静；上帝将巨大的祝福浇灌在长期受干扰和混乱的教会中。1837年秋天，自1801年以来，该州该地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复兴在教会中爆发，并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1838年，当协会在印地安溪举行会议时，一种属天的狂喜充斥着所有聚集在一起的基督徒的心。大家都在关

注事务，而没有人关注争斗和争议。来自18个教会的信件，前一年报告说，整个协会只有5次洗礼，会员总数只有797人，现在报告说有476次洗礼，会员总数达到1253人。书记员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记录了以下语言。“在整个协会期间，看台被几十个年轻的皈依者所包围，他们吟唱着对他们的救主的赞美；许多可怜的灵魂在询问通往锡安的道路，因此，如果我们的协会曾经举行过一次会议，可以说：’主倾注了我们无法容纳的祝福’，那肯定是在这个时候。”

在协会的下一次会议之前，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退。至少机构中的不安分子的心变得冷淡了，仁爱机构这个刺激性的话题再次被带到协会面前。传教士党占多数，并通过了以下序言和决议。“鉴于有些人正在利用我们[在伯大尼通过的]决议的间接措辞方式，为了补救，本会特此决议，加入当今任何一个慈善机构，或向其捐款，或拒绝加入或捐款，都不得成为联盟和团契的障碍；但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应让他们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反宣教士们暂时屈服了，但决定再做一次尝试来贯彻他们的观点。他们尽一切努力争取在下一届协会中获得多数席位。1841年，当这个机构在彼得斯溪召开会议时，传教士党最杰出的领导人托马斯-斯克里夫纳被选为主持人。滴水泉教会对上一次会议关于慈善机构的决议提出异议，从而将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提交给会议。会议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撤销这项令人厌恶的决议。经过漫长而激动人心的辩论，该议案被提交给协会，结果是24票反对，24票赞成。主持人对该议案投了反对票。被打败的一方立即退出了会场。同年秋天，这一方在康科德开会，由6个教会组成，共有358名成员，他们称之为“原巴伦河联合浸信会”。

第二年，有人对这项著名决议的权威性语言提出了抱怨。协会同意修改语言，用“可以不成为联合的障碍”代替“不应成为联合的障碍”；但又说：“我们希望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并不打算放弃1840年决议中主张的自由原则”。

在这之后，这个问题就没有再提交给协会了，教会享有向传教士协会捐款
的自由，而不会受到协会的指责，但在获得这种自由后的几年里，他们并没有
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这种自由。

根据该协会的建议，对宣教的第一笔捐款是由印度宣教协会的代理人西德尼-
戴尔在1845年进行的募捐。第二年，牧师们被要求尽可能多地访问新希望教
会，这是一个软弱的、没有牧师的教会；但甚至没有提出任何补偿他们的办
法。1848年，为这个教会的利益募捐了15.65美元，再加上印刷基金的盈余。
这笔钱在托马斯-斯克里夫纳(Thomas Scrivner)、威廉-西曼斯(Wm. Seamans)
和威廉-F-斯皮尔曼(Wm. F. Spillman)之间平分，并指示他们在实际可行
的情况下，在希望教堂进行布道。这些人是这个兄弟会雇用的第一批传教士。
这是一个小的开始；但它是对一个重要原则的实际承认，从此获得了青睐。
1851年，该协会通过了以下条款。“决议，我们作为一个协会，成为肯塔基州
浸信会总协会的辅助机构。”这个机构的教会并没有向总协会贡献多少钱；但
牧师们为其目标慷慨解囊，并在工作中支付他们的会费。1853年，12位传道
人向协会报告了415天的工作，225次洗礼，并从弟兄们那里收到了57.25美元。
这是一份令人鼓舞的报告。协会被提议任命一个传教士委员会，由Jas. W.
Scrivner, E. D. Winn, R. P. Collins, H. P. Gillock and Thos. Mansfield
组成。该委员会的职责是接受各教会的捐款，并雇用一名或多名传教士，在
协会的范围內，在赤贫者中工作。Thos. Scrivner是第一个被任命的人。在
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工作了158天，见证了311人信主，141人受洗，并从董事
会获得44.50美元，其中10美元付给了一个助手。除此之外，他还花了31天
时间访问协会的所有教会，并向他们宣讲宣教的主题。有几个教会各自雇用
了一名传教士，时间有长有短。这些人也作出了非常令人鼓舞的报告。这个
委员会一直持续到1856年，当时应各教会的要求，将传教工作交由各教会负责。
这个计划一直持续到1859年，当时它似乎没有效率，于是再次任命了一个
传教士委员会。但是，由于内战的到来，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在1867年，

再次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从那时起到现在，该协会在宣教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兄弟会的教会在捐款方面从来都是很慷慨的；通过她的传教士，以及少数自由的私人弟兄的援助，已经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在本州，很少有这样的兄弟会在国内宣教领域取得更多成就。

长期以来，节制改革的事业在这个兄弟会的教会中是一个令人搅扰的话题。加入一个戒酒会，甚至签署承诺书，不使用醉酒饮料作为饮品，被定为教会纪律问题，使一些好弟兄失去了教会成员资格。这些人中可能有 R. R. H. Gillock，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传道人，现在仍然积极从事他的神圣使命。第一次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在1854年，当时它发表了一份干练的通告，其中提出了以下想法。

“教会成员激烈地、雄辩地反对加入节制协会。他们告诉你，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加入一个教会就足够了。如果你说要在教会里做些什么，以影响成员放弃使用烈性酒作为饮料，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支持节制，但他们是自由人；好像他们的自由受到了质疑。他们肯定烈性酒是上帝创造的好东西，而节制是适度使用一种东西，而不是完全禁绝它。我们也肯定，普鲁士酒是上帝创造的好东西，应该有节制地使用。但是，谁会想到每天早上服用一剂，或每天服用三次呢？它和烈性酒对人的健康都没有好处。那么，如果我们承认烈性酒对人的健康没有好处，而且适度饮酒的习惯常常导致醉酒，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它作为饮料呢？有人说，如果浸礼会成员放弃使用烈性酒，那么烈性酒仍会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存在。但我们说，如果每个浸信会成员都放弃使用醉酒的饮料，就会形成一支无人反对的军队。肯塔基州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可以通过榜样的力量，不需要任何其他法律，就能制止喝酒、说脏话，以及所有类似的恶习。但我们没有引导大众舆论，而是让这块

土地上的邪恶和可憎的人形成公众情绪。我们和他们一起进入酒馆，听他们的淫秽笑话和亵渎神明的脏话，并通过我们的笑声，认可他们的邪恶和粗俗的行为。如果我们不直接撒谎和说脏话，那么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自己很高兴。我们参与讲述亵渎和肮脏的故事，重复别人的脏话，这是最卑鄙和最有辱人格的犯罪方式。”

自本通知发布以来，协会已同意继续对节制改革事业表示赞许，并给予影响，而且效果非常好。

本协会直到1858年才提请注意主日学校，尽管几年前就已经在一些教会中建立了主日学校。但从那时到现在，尤其是内战结束后，宗教教育的这一分支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在不进一步详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个兄弟会在本州批准并支持了该教派的慈善机构，其程度类似于一般的慷慨。

在战争结束后，它对有色人种的态度是值得一提的。以下摘自其1866年的相应信件，不仅表达了它自己的情绪，也表达了该教派在该州，也许在整个南方的情绪。

“我们的人口中还有一个新的、令人困惑的因素。我们的黑人已经获得了自由。他们将留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忽视他们，在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会成为乞丐、流浪者和小偷。应该为他们的宗教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应该在白人兄弟的聚会场所为他们提供住宿，或者应该鼓励和帮助他们建造房屋，并组织独立的教会，在那里宣扬上帝的真理。他们有不朽的灵魂。他们一直是我们的仆人。他们以目前的状况被扔到我们中间，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恶意。”

该协会根据情况需要对教会政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858年，它通过了以下

内容。“决议，我们认为浸信会成员邀请其他教派的牧师进入他们的讲坛是不一致的。”在回答吉利山教会的询问时，该协会表示，一个浸信会接受被另一个教会排除在外的成员，“既不符合秩序，也不符合浸信会的惯例，无论如何，都应避免影响浸信会的普遍联合和利益。”1874年，它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个教会维持着对协会的关系与个人成员属于一个教会的关系相同，因此也要接受类似的纪律约束。如前所述，这个兄弟会的发展在若干年内非常缓慢。事实上，在它成立后的几年里，它的发展是倒退而不是前进：因此，在1842年，它的人数比开始时少了很多。但在第二年，它得到了宝贵的复兴，从那时起到现在，它一直都很繁荣。从1842年到1850年，它从11个教会，704名成员，增加到17个教会，1635名成员。1860年，它有30个教会，2500名成员；1870年，28个教会，3,191名成员；1880年，35个教会，3,875名成员；1882年，34个教会，3,510名成员。从1830年的章程到1882年的会议，有8,785名受洗的信徒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古老的教堂。滴水泉 (Dripping Spring)，原名海狸溪水槽 (Sinks of Beaver Creek)，是这个机构中最古老的教会；康科德 (Concord) 是第二古老的。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介绍。它们现在都属于反传教士组织。伯利恒教会成立于1801年，已与贝斯福克协会联合起来。Glovers Creek，成立于1802年，已经成为反传教士。Pleasant山和Puncheon营，都是1804年成立的，是目前属于该团体的最古老的教会。

我们已经对在本协会领土上聚集的第一批教会奠定基础的一些牧师作了简要介绍。有几个名字被认为是值得重提的纪念品将被添加到这里。

约翰-H. 贝克是巴伦河协会成立时最杰出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他的父母是浸礼会教徒，1781年9月7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白金汉县。他在艰苦的劳动中长大，他的教育被忽视了，以至于在他结婚的时候，他还不能阅读。在

一位虔诚的母亲的教导下，他从8岁起就对宗教问题有了深刻的印象。1793年，他的父母搬到了基辅的斯科特县，他在那里长大成人。1794年，他皈依基督，并由威廉-希克曼（William Hickman）为富兰克林县埃尔克霍恩（Elkhorn）教堂的团契受洗。这时他只有13岁，不久之后，由于犯了一些违背父母权威的小错误，在接受鞭打和离家出走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并在铺设砖块方面有了一些经验，就从事了这个职业。1801年，他搬到了厄伦县，并于1804年10月25日与莎莉-布福德结婚，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家境富裕的年轻女子，她后来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加入了一个浸信会，并成为她丈夫的导师。但在这一喜事发生之前，贝克先生忽视了他的宗教义务，有一次，他被悔恨和绝望冲昏了头脑，以至于他决心饿死自杀。但当他去一个隐蔽的地方，并决定在那里完成他的绝望的目的时，上帝的恩典阻止了他；他回到家里，告诉他虔诚的妻子，主为他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他现在被劝说与位于离格拉斯哥几英里的普莱森特教堂联合，不久之后，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21年1月，由彼得-班布里奇、撒迦利亚-爱默生、拉尔夫-佩蒂和约翰-沃德尔按立为牧师。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学习了英语教育的主要内容，并通过勤奋的阅读，不仅熟悉了《圣经》，而且还获得了一般文学的良好知识。几年来，他非常积极地在牧师岗位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不同时期担任康科德、欢乐山、欢乐山、斯卡格溪、多佛和其他教会的牧师。他还在赤贫者中做了很多工作，并协助召集了福泉河、海狸河、雪松林和其他教会。1832年，他得了霍乱，健康状况很差，虽然后来活了43年，但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在他的体力允许的情况下，他继续传道，直到老龄化迫使他放弃。他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50多年，在此期间，他的传道收入为41.37，每年不到1美元。他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养育了三个孤儿，并积累了一笔不错的财富。关于他，有人说，也许是非常恰当的。“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他于1875年5月6日在格拉斯哥的家中去世，享年94岁。他被安葬在一套衣服里，这是他为此目的而购买的，超过40年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站在摩西站的地方”。

THOMAS SCRIVNER, 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值得被称为巴伦河协会之父。他于1775年2月25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文郡。他长大成人,所受的教育几乎不足以让他阅读和书写。1796年春天,他移居到基辅的麦迪逊县。在这里,他宣称已经信主,并接受了安德鲁-特里布尔的洗礼,加入了塔茨河教会的团契。1798年秋天,他回到了北卡罗来纳州,次年5月在那里与埃斯特-汉密尔顿结婚。这一结合得到了三个儿子的祝福,他们都成为了宝贵的教会成员。1799年秋天,斯克里夫纳先生带着他父亲的全部家人回到了肯塔基州,并在里士满以东7英里的维尼福克定居。1812年5月,他被任命为塔特溪教会的执事。1816年,他搬到了田纳西州,并在他岳父附近的鸭子河边定居。在这里,他的家人在夏天生病了,同年秋天,他开始迁往密苏里地区。当他在路上走到凯尔郡巴伦县时,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病倒了,无法出行。在这里等待他们康复的时候,他对附近的环境非常满意,于是他在格拉斯哥附近买了一块土地。他在这里定居了一辈子。他和他的妻子加入了位于格拉斯哥以南七英里处的欢乐山教堂。

斯克里夫纳先生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和实际仁爱之心的人,如果不从事一些促进邻居利益的工作,他就不会感到满足。他与理查德-加内特(Richard Garnett)和约翰-桑德斯(John Sanders)一起建立了一个晚间祷告会,这个祷告会已经定期举行了好几年。他还为青年男女免费开办了一所夜校,持续了好几年。他以这种谦卑的方式为他的邻居们的世俗和永恒的福利而努力。同时,他对传扬福音的责任感有了很大的印象。但他对自己的看法非常谦卑,认为这种工作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开始在祷告会上阅读部分经文,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论。他的印象继续加深。他说:“很多时候,”他说,“我在漫长的夜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因为想到可怜的灭亡的罪人,但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向他们传福音”。

1827年,他的教会准许他传教。他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大

约在这个时候，他周围的教会出现了广泛的复兴，他不分昼夜地工作，在学校、私人住宅和森林树下讲道。在众多信主的人中，有他的三个儿子。

1829年6月，他被安德鲁-纳科尔斯（Andrew Nuckols）、约书亚-韦尔伯恩（Joshua Welbourn）和约翰-贝克（John H. Baker）按立为牧师，从事全面工作。现在他已经54岁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从他的儿子詹姆斯那里得到保证，只要他们两个人活着，他就会一直和他在一起——这个保证被忠实地遵守了——然后他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牧师职务的工作。1829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约翰-贝克（John H. Baker）和利维-罗克（Levi Roark）的帮助下，他在门罗县的詹姆斯敦（Jamestown）建立了由12人组成的福田教会，这是他传教工作的第一个成果。在这个小教会中，他立即负责牧养，一直到1858年，由于年老体弱，他辞职了，留下了208名教徒。1829年12月29日，在约翰-贝克（John H. Baker）和理查德-拉格兰（Richard Ragland）的帮助下，他成立了艾伦县的吉利山教会，共有15名成员。1830年1月30日，在约翰-H-贝克和理查德-拉格兰的协助下，他在巴伦县建立了彼得斯河教会，有13名成员。从教会成立到1858年，他一直担任该教会的牧师，当时教会有125名成员。

大约在斯克里夫纳先生被按立的时候，格拉斯哥盛行了一场伟大的复兴，几年前聚集在那里的小浸信会得到了大量人员加入。其中包括坎伯兰的约瑟夫-W-戴维斯，长老会的传教士。在他与浸信会结合后不久，他就被按立为格拉斯哥教会的牧师。在此之前，丹尼尔-帕克曾在绿河协会南部的教会中传教，并使一些成员皈依了他的双种子教义。

1829年，亚历山大-坎贝尔、小雅各布-科瑞和其他人访问了格拉斯哥和绿河协会的其他地区，并以他们一贯的激烈和可信度宣扬坎贝尔主义。由于这么多相互冲突的教义的宣讲，产生了巨大的搅扰和混乱。许多教会被打成碎片。

格拉斯哥的大部分教会在戴维斯先生的领导下，与坎贝尔派走到了一起。那是一个考验人的灵魂的时期。兴奋和不稳定的人变得鲁莽和革命；甚至好人也变得不安和兴奋。但在绿河协会中有三位牧师坚定不移地站在那里。他们是雅各布-洛克、约翰-H-贝克和托马斯-斯克里夫纳。最后一位负责格拉斯哥教会剩下的碎片，并为它服务，直到风暴过去，它能找到一位正式牧师。

离格拉斯哥西南6英里处是多佛教堂，1810年由雅各布-洛克、撒迦利亚-爱默生和沃伦-卡什组成了13名成员，并依次由洛克、爱默生、沃尔特-沃德和约翰-H-贝克福服务。1833年，斯克里夫纳先生被召来照顾这个教会。他一直为该教会服务到1855年，并为该教会的团契施洗了232名信徒。1835年4月9日，在Joshua Welbourn和Seth Bradshaw的帮助下，他在门罗县成立了由13名成员组成的印第安溪教会。从教会成立到1856年，他一直为这个教会服务，当时教会有194名成员。

斯克里夫纳先生现在是五个教会的牧师，其中四个教会是他召集的。当每个月没有五个星期天的时候，他就在印第安溪的两个工作日讲道。为了从家里到达这些教会，他必须骑马到多佛，4英里；到彼得斯河，10英里；到吉利德山，22英里；到福泉河，20英里，到印第安河，20英里。没有任何天气能阻止他及时赴约，而且他不变的规则是在主日早上讲道前举行祈祷会。但是，由于他要照顾五个教会，每个教会每月有两天的讲道时间，他的工作绝不仅限于这些教会。在一个主日和下一个星期六之间，他将访问几个贫穷的社区，并根据先前的预约，在校舍、在私人住宅、或小树林里向人们讲道。

他很少花时间在社交谈话上，当他不与某人谈论灵魂的救赎时，他把零碎的时间用于阅读圣经；之后在马鞍上准备他的讲稿。他的精力和毅力从未减弱，对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说，在他开始传教的晚年，他为大约2000人施洗，并见证了更多人的改变，这些人是由其他人施洗的，这并不奇怪。

从1830年巴伦河协会成立开始，他一直是传教士党的领导精神，直到分裂为止，之后只要他能处理事务，就一直是协会的领导。该协会起源于旧的绿河兄弟会的分界线，从格拉斯哥到斯科特斯维尔。新的兄弟会占据了南部地区。这样一来，坎贝尔派就属于旧的，而帕克派或反传教士就属于新的兄弟会。后者在其理事会和许多教会中发生了战争，大约在其成立后的十年中。安德鲁-努科尔斯（Andrew Nuckols）是一位具有相当能力的传教士，也是一位精明、警惕的管理者，是帕克派的领袖。在巴伦河协会的第一个周年紀念日上，有人指称母会已经背离了她古老的信仰，并同意通过私人投票选出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委员会，并派去与她一起工作。这就是任命委员会的表面目的，但推动者Nuckols先生的真正目的是派遣10名反传教士来影响绿河协会的行动，从而确保其反对传教。投票的结果是选出了五名反传教士和五名传教士。这使Nuckols先生的计划落空。第二年，他试图确保通过一项谴责肯塔基浸信会的决议。在这一点上他也失败了。但在1835年，他在协会中占据了多数。与绿河协会的通信被取消，并派出一个五人委员会与该机构合作。但努科尔斯先生的目标再次被打败，他选择了委员会，其中三人，包括斯克里夫纳先生和他的儿子詹姆斯，都赞成传教。但是，在同一次会议上，有一次投票得到了保证，宣布不支持“浸信会州会和当时的所有类似机构”。斯克里夫纳先生、他的两个儿子詹姆斯和约翰，以及该机构的一些其他牵头的传教士，决定访问该协会的教会，并向他们解释传教的问题。为了这项工作，James W. Scrivner拿着一封信加入了另一个教会，从而逃脱了被普莱森特教会排斥的命运，Nuckols先生也是该教会的成员。但他和他的同僚们的工作目标已经实现了。第二年，协会取消了关于传教机构问题的行动。然而，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仍然令人怀疑。1840年，协会决定，向传教士协会捐款不应成为团契的障碍。这引起了反传教士的注意，他们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下次会议上废除这一决议。当这样的议案被提交给协会时，投票结果是24票反对，24票赞成。主持人Thomas Scrivner迅速投下了反对票。这就结束了协会中的争论。

斯克里夫纳先生是第一个在巴伦河协会的赞助下担任的传教士。在这个职位上，他不仅在赤贫者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还访问了该协会的所有教会，并就传教问题对他们进行指导。他继续担任牧师和传教士的工作，直到他83岁时才辞去最后的牧师职务。此后，他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继续传教。1863年，他在住所附近的雪松林教会进行了一次持久的聚会，通过祈祷和劝勉的方式，以极大的热情和极大的乐趣进行劳作。这是他最后一次劳作。1864年7月16日，他离开了他在世间劳作的场景，进入了为神的子民留下的安息。

斯克里夫纳先生是一个具有中等恩赐的人，他在讲坛上的能力更多的是一种特殊的献身生活和耐心研究的结果，而不是任何天生的天才。他是一位福音的教师。他的讲道是对福音真理的简单、直接的陈述，没有任何修饰的企图。他几乎没有劝勉的恩赐，也没有试图用诡计来感动人。他的举止总是很严肃，很有风度，从不沉溺于玩笑，也很少看到他有笑容。他的话不多，即使是在私人谈话中，他的态度也是特别的庄重。

在讲坛上，他用崇敬的敬畏之心激励他的听众。他读他的经文选段和赞美诗，甚至以庄严的颂歌的语气发表他的讲道。他的忍耐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他对人的救赎的热情，以及他试图促进救赎的精力和努力，都是不间断的。难怪他成功地使许多人归向正道。

詹姆斯-杨是巴伦河协会的老教会中一位有用的传道人。他在苏格兰出生并长大，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获得了裁缝的职业。年轻时，他在家乡加入了一个浸信会教会。19岁时，他移民美国，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到肯塔基州，并于1790年左右在杰萨明县定居。在这里，他与乔治-查普曼的女儿弗朗西斯结婚。大约1804年，他搬到了巴伦县。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讲道的，也不知道他是否曾经是一个教会的牧师。

但他是一个很好的阐释经文的人，也是一个具有优秀基督教品格的人。他在巴伦县生活了大约16年，由于他的卓越造诣，对该地区的浸礼会信徒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在那个时期是非常不识字的。在他1821年去世的前一天，许多邻居到他的病室看望他。那是在主日，他把他们叫到身边，提醒他们他过去的警告和恳求，对他们的得救表示极大的关切，然后叫他们跪下，为他们祈祷。祷告结束后，他明显带着敬佩的心情说“这些充满房间的东西是什么，在我头上飞来飞去？”仔细看了一眼后，他说，“我不能说。”第二天，他去了他最后的奖赏。

杨先生养育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其中亚沙多年来一直是来自巴伦县的肯塔基州议会成员，是巴伦河协会非常有价值的成员；威廉在格拉斯哥是一位有前途的年轻律师，但早年就去世了。

本杰明-贝利是一位普通的老传教士，他可能没有担任过任何教堂的牧师。他于1776年7月30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苏塞克斯郡。大约在1800年，他搬到了基辅的巴伦县。他信奉宗教，并与普莱斯山教会联合。1810年，在蚂蚁教堂。之后，他被按立为牧师，虽然他的恩赐非常卑微，但他在向穷人传讲主的话语方面很有用。许多猎人的儿女们第一次在他们父母的小屋里听到了“老贝利爸爸”传讲的福音。当巴伦河协会在传教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他加入了反传教士的行列。1848年3月，他在艾伦县的家中死于臌胀症。

丹尼尔-史密斯住在田纳西州北部边界的史密斯县；但他在肯塔基州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在肯塔基州的道德英雄中当之无愧。他于1792年8月6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查塔姆县，父母是贫穷而虔诚的长老会教徒。他严格按照父母的信仰长大，但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1811年，他移居西部，并在田纳西州的史密斯县定居。三年后，他加入了杰克逊领导的军队，并参加了1815年1月8日著名的新奥尔良之战。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位于史密斯县的家中，从

事农民职业。大约在1820年，他承认了宗教信仰，并在年轻时的教育和他现在对圣经教导的信念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之后，加入了佩顿斯克里克浸信教会。他很快就开始在公共场合锻炼，并在1824年秋天被约翰-怀斯曼等人按立为牧师。

他早期的工作领域曾是一些宗教热情的场所。痉挛、吠叫运动、狂笑和宗教舞蹈以其最疯狂的形式盛行。在这个地区，浸礼会成员很少，人们的宗教教育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品味。史密斯先生似乎受到了上帝的召唤，适合在这个特殊的领域工作。他的个人形象很好，是个机智幽默的人，在交谈中非常轻松、简单和令人愉快。他的讲道恩赐远远高于中等水平，他是一个生动、流利和有吸引力的演讲者。他的方式和思想都很新颖独特，他很快就成为他所在地区最受欢迎的传道人。“我清楚地记得，”史密斯维克 (A. L. Smithwick) 长老写道，“当宣布丹尼尔-史密斯将在附近讲道时，人们会有多么兴奋。在那些日子里，男女老少都会步行八到十英里去参加夜会，听他讲话。”

像他那一代和当地的其他传教士一样，他作为牧师和传教士，在没有金钱报酬的情况下工作。下面的事件可以说明他对后者工作的适应性。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他在一个没有火炉的校舍里开会。人们在院子里生了一个大火。当他进屋时，他们都跟着他，并把火堆填满。但他知道院子里的火会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所以他站起来说。“弟兄们，姐妹们，朋友们。今天很冷，我们屋里没有火，但院子里有一个好火。我穿了很暖和的袜子，我想我可以忍受半小时的寒冷；但如果你们中有人的袜子或长筒袜有洞，你们到火堆里去也不会被认为是不对的。”

在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于在周日至少连续听三次讲道，在协会里。在其中一次，当史密斯先生的讲道时间到了时，会众已经变得疲惫不堪，坐立不安。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大声喊道：“我的朋友们，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最有趣的

主题，如果我能引起你们的注意的话。第一。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第二。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情。第三。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没有人知道的事情。”这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向好奇而专注的听众讲道。

史密斯先生最喜欢读的书，除了《圣经》之外，就是教会历史，他对此非常熟悉。这一点，加上他对《圣经》的熟悉程度，他优越的恩赐，以及他公认的虔诚，使他有资格形成他所工作的人们的宗教观点。他指导自己工作的方法是最有效的。他将选择一个特定的地点，在那里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教会。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挨家挨户地讲道，从一个树林到另一个树林，直到他的目的完成。通过这种方式，他在一片起初看起来没有生命力的荒地上聚集了许多教会，并活着看到沙漠开出玫瑰花。在他所聚集的教会中，有田纳西州的泰伯山、巴克格罗夫、十字路、利伯提、拉斐特和墓岭，以及肯塔基州的汤普金斯维尔。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在肯塔基州的劳作比以前更多，并且有几年是汤普金斯维尔教会的牧师。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一次轻微的瘫痪让他在家里呆了很长时间。康复后，他开始骑马和讲道，非常活跃，似乎是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1857年，他在艾伦县的吉利山聚会所讲了最后一次道，当时巴伦河协会正在开会。他的经文是：“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那上面的事”。在这里，他与他忠实的老同工托马斯-斯克里夫纳（Thomas Scrivner）在地球上最后一次见面并分别。第二天，他开始去辛普森县履行一项任命。他到达附近时，身体状况良好，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上床睡觉。夜里，他第二次中风瘫痪，1857年10月1日，他的生命立即结束。他的儿子史密斯（D. W. Smith）据说是一位很好的传教士，他正占据着因其高贵的父亲去世而空出的领域。

约翰-怀斯曼（JOHN WISEMAN）于1780年1月24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罗文县，

父母是长老会成员。他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并按照他父亲的习俗长大。他早年在托马斯-达勒姆（Thomas Durham）的传教下信奉宗教，公元1800年，他在他的传教下受洗，加入了浸礼会，这让他的父母感到非常难过。大约在1803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两年后，在中田纳西州定居。在这里，他主要在史密斯、萨姆纳和威尔逊县以及邻近的肯塔基州边境地区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他在萨姆纳县的布莱德索斯溪教堂担任牧师20多年，在史密斯县的迪克森溪教堂担任牧师30多年。1829年，他从史密斯县搬到萨姆纳县。在此之前，他在萨姆纳县建立了第二溪教会，并在该教会服侍多年。1832年，他负责黎巴嫩的一个教会，包括一个男性和四个女性。在这里，他的劳动得到了祝福，建立了中田纳西州最强大的教会之一。他不仅在不同时期帮助召集了他担任牧师的十个教会中的大部分，而且还帮助组建了许多其他教会，可以说是该协会之父。在生命的晚期，他娶了第二任妻子，并搬到了威尔逊县，1864年3月14日，在他85岁的时候，他在那里平静地死去。

怀斯曼先生是他所在地区最杰出的先锋传教士。他的儿子乔纳森-威斯曼是一位优秀而有用的牧师，并占据了他父亲留下的领域。

威廉-塞曼斯（WILLIAM SEAMANDS）是田纳西州史密斯县人，他在那里长大，并开始了他的传道。他于1852年9月加入迪克逊河教会，1836年9月获准讲道，1838年3月由约翰-怀斯曼、丹尼尔-史密斯、威廉-C-布兰斯福德、E-B-哈尼、E-W-黑尔和威廉-泰瑞尔按立。按立后不久，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艾伦县定居。1843年，他在这里负责蓬莱营教堂的工作。此后，他成为艾伦县塞勒姆和吉利山的牧师。在他去世前的一些年里，他因肿瘤而无法讲道，肿瘤从他的眼球向后生长，慢慢地把他的眼睛挤出来。最后他把眼睛和肿瘤都取出来了，此后的几年里，他又积极地从事传道工作。但肿瘤再次形成，并最终于1877年5月3日结束了他的生命。

Seamands先生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当他成年时，他几乎不识字，但凭借着强大的本土智力，以及对学习的密切关注，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英语学者，并且是他所在地区最虔诚的演讲者之一。他对《圣经》有着浓厚而持续的兴趣，并成为一名优秀的神学家。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健全的传道人，是主的葡萄园里的一个有价值的劳动者。

威廉-弗格森-斯皮尔曼（WILLIAM FERGUSON SPILLMAN）多年来是巴伦河协会中最受欢迎和最有效率的牧师之一。他的父母是浸礼会教徒，大约1821年出生在田纳州萨姆纳县。在他三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搬到了基辅的艾伦县，他在那里一个农场长大，接受了有限的普通学校教育。他拥有敏捷、灵活的智力，很早就表现出对公开演讲的喜爱，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经常表示要做一名传教士。1838年，他信奉了宗教，与伯利恒教会联合。他几乎立刻就开始热心地劝说和祈祷，并于1840年9月12日获得了讲道的许可。虽然只有19岁，但他马上就开始以炽热的情热挨家挨户地传道，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人们拥挤着听这个男孩的传道，许多人通过他的努力被引向了基督。1841年9月10日，他被撒迦利亚-爱默生、杨格-威瑟斯庞和帕克斯-布鲁森按立为牧师。1844年，从伯利恒被解散的成员成立了霍普韦尔教会。斯皮尔曼先生加入了这个新组织，并成为其牧师。几年来，教会在他的服事下非常繁荣。他被召到其他教会，很快他的主日就被占满了，他成了该州这个地区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但他的人气很快就达到了顶点，并开始减弱。他是一个轻松、流利的演讲者，而且讲得非常快。他的朋友们不明智地建议他更谨慎一些。他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讲得很慢，让听众感到疲惫。他不喜欢学习，从一开始就依靠自己的天才，而不是知识，在布道中获得成功。由于贫穷、一大家子年幼的孩子，以及教会不支持他（在薪资方面），迫使他用手劳动，没有时间读书。他一遍又一遍地宣讲他的旧讲道，直到他的听众对这些讲道熟悉起来。他的一个听众声称已经听他讲了四十次相同的内容。他加入了“节制之子”（Sons of Temperance）组织，成为一个

热心的，也许是不谨慎的节制改革的倡导者。但他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是，他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当前的政治。尽管他的道德和基督教品格无可指责，但上面列举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情况，破坏了他的声望，大大削弱了他的作用。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于是在1854年搬到了密苏里州的西南部地区。他在这里工作，主要是作为传教士，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他的大儿子加入了南方军队。这使得他的父亲被联邦士兵所厌恶，他认为谨慎的做法是逃到军队中寻求保护。在密西西比州的科林斯，他得了一种剧烈的热病，并于1862年去世。

KINCHEN D. DOSSEY是门罗县Fountain Run教会的一位有活力的传教士。他的热心和狂热使他很受欢迎，在1837年至1850年间该地区频繁发生的这些奇妙的复兴活动中，他似乎非常有用。但是，在讲道并得到普遍认可的若干年后，他陷入了通奸之罪，并被排除在教会之外。经过几年的忏悔，他又重新回到了教会，并恢复了教职。但他始终无法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他的传道尝试似乎也无济于事。他在1862年左右去世。

威利斯-M-特纳是田纳西州人。早年，他信奉宗教，并加入了卫理公会。此后不久，他被录用为牧师，并在巡回传道中工作了大约11年。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他对自己的洗礼是否符合圣经产生了怀疑，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后，他与浸礼会联合起来。根据浸信会的惯例，他被按立为牧师，大约1850年左右。他的讲道恩赐很普通，他的阅读量也相当有限。但他是一个轻松愉快的演讲者，在讲台上呈现出令人愉悦的个人形象，在社交圈中也很有吸引力。他很快就在各教会中受到欢迎，通常为四个会众服务。他的成员是在门罗县的印第安溪，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巴伦河协会进行的。他所受的教育不足以根除他童年时的迷信观念，据说他相信巫术。可以肯定的是，他所服侍的一个教会在若干年后被这种有害的迷信所感染。然而，他被认为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并在传道方面取得了一般程度的成功。他在1869年左右去世，几乎

没有超过成年的年龄。

威廉-K-摩根是一位优秀的实质性传教士。他是凯尔郡艾伦县人，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生活。他的父母给了他良好的普通学校教育，而他则选择了教师的职业。大约1851年，他被按立为牧师，并在不同时期担任几个教会的牧师。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好的宗教教师；但他的讲话方式有一些不足之处，使他无法成为受欢迎的传道人，他在传道方面只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大约在1876年，他在壮年时被召唤离开地球。

有许多优秀、谦逊、但虔诚和有用的牧师在这个协会的范围工作过，关于他们的情况没有特别说明。理查德-拉格朗（Richard Ragland）是康科德教会早期的传教士，也是作者记忆中第一个听到讲道的牧师。罗克家的四个人，威廉、利维、亚撒和亨利，都曾在蓬莱营教会做过传道人。A. 伍德沃德曾是好望角教会的传教士。德鲁里-斯皮尔曼（Drury B. Spillman）是霍普韦尔教会的一名热心有用的成员，后来又是彼得斯河教会的一名有用的牧师。他大约在1866年去世。他的儿子罗伯特-斯皮尔曼（Robert H. Spillman）现在是该协会的主要牧师之一。詹姆斯-贝里（James Berry）曾在康科德教会担任按立牧师，大约有十年时间。他于1866年去世。

弗莱明-C. 奇尔迪斯是这个兄弟会中最年长的在世牧师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机构的主要精神之一。他是一位具有良好恩赐和学识的传道人，在主人的葡萄园里一直是一个有价值的劳动者。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收到关于他杰出的有益事工的更多细节。他仍然在积极地做着事工。

L. A. SMITHWICK于1820年1月23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华盛顿县。在他一岁时，他的父母搬到了田纳西州的史密斯县，在那里他长大成人。凭借自己的精力和毅力，他获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并掌握了一些希腊语的知识。在他

11岁的时候，他承认了自己的信仰，并加入了卫理公会。成熟的调查使他改变了看法，特别是在开放式圣餐的问题上，1844年，他与威尔逊县雅典的浸信会教会联合。在这里，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回到史密斯县后，他于1846年在泰伯山教堂由约翰-怀斯曼、丹尼尔-史密斯、乔纳森-怀斯曼和鲁本-佩恩按立。在这一年，他结婚了，并定居在凯尔郡门罗县。他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县长、县法院书记员和县法官等职务。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他能够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福音事工，并在伊农、自由和巴伦河协会中成功地担任了传教士。他还在一些教会中担任了牧师职务，并得到了认可。1875年5月，他在汤普金斯维尔与坎贝尔兄弟会的H. 莱特长老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并证明自己是一个随时准备好的熟练的辩论者。他仍然在从事他神圣的使命。

W. G. W. GILLOCK是在肯塔基州工作过的最积极、最热心和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于1820年3月2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巴伦县。他接受了非常有限的普通学校教育，除了《圣经》之外，几乎没有读过其他东西。17岁时，他信奉宗教，并接受了利维-罗克的洗礼。1847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49年由艾萨克-崔西、约翰-H-贝克、詹姆斯-布鲁克斯等人按立为牧师。他立即开始在他周围最贫困的地区自愿无偿传教。主充分地祝福了他的工作。同时，他被呼召去照顾几个教会，他通常每月向其中的四到六个教会讲道。1880年，他给作者的信大致如下。“31年来，我[骑马]走了123,597英里，讲了8,587次道。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艾伦、巴伦、坎伯兰、梅特卡夫、门罗和沃伦等县进行。我已经为2,976人施了洗礼。召集了16个教会，并重组了几个在战争期间被打散的教会”。吉洛克先生自1872年以来一直担任巴伦河协会的主持人，除了一年之外，他仍在积极从事牧师工作。

月桂河协会。

这个组织源自旧的南联盟协会，由五个教会组成，于1831年9月30日在劳雷尔

县的普罗维登斯会议厅成立。这些教会是劳雷尔县的普莱森特、洛克斯和普罗维登斯,以及诺克斯县的印第安溪和林恩营。这五个教会总共有153名成员。这个年轻兄弟会的主要传教士是大卫-韦弗和威廉-霍普。

该协会在其历史的头九年里增长缓慢,但显然是均匀和健康的。1840年,它有九个教会,247名成员。接下来的两年,它收到了相当多的加入,1843年,它的教会享受了一次非常宝贵的复兴;在那一年,通过经验和洗礼收到了242人。这使该协会达到了十个教会,有615名成员。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它的收获很小:因此,在1850年,虽然它有18个教会,但它们总共只有652名成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它的增长仍然非常缓慢:因此,在1860年,它只有17个教会,795名成员。

在战争期间,一些教会将其成员的政治观点作为团契的检验标准,1863年,伦敦和罗宾逊河的教会向协会提出了以下询问。“我们是否与分离和反叛政府的原则有关系?是,还是否?”协会直接回答。“不同意”。美国长老会大会未能就分离的合法性问题达成一致,并因分歧而使教会分裂为北方和南方两派;美国最高法院回避了这一问题;但这个小浸信会却非常爽快地解决了宪法法律的深层问题。然而,它似乎对自己的决定并不满意;因为在1867年,它记录了以下交易。“本会认为它将政治作为团契的检验标准是错误的;因此,我们撤销了上述行为”。这使协会的决定无效,而国家仍然没有对这个伟大的国家问题进行权威性的解决。

自战争以来,这个协会取得了迅速的进步,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智慧和事业上。1867年,它印制了第一份传教士报告。约翰逊(Hiram Johnson)是该会的传教士,他的报告大致如下:已经工作了65天,做了60次布道,走了525英里,施洗了31人,参加了5次祷告会,拜访了13人,并收集了38美元”。该机构还促进了主日学和其他慈善事业的发展,并与该州的老协会普遍一致。

1868年，它有22个教会，总共有1263名成员。但在这一年，它划分了自己的领地，它的名字来自一条小河，构成了分界线。这条河以南的教会有10个，共有524名成员，被纳入一个协会，称为林恩营。母会继续迅速增加，并很快恢复了因分裂而损失的人数。1870年，它报告说有16个教会，885名成员；1880年，有28个教会，2,008名成员；1882年，有29个教会，2,193名成员。我们有这个机构存在的前51年中的44年的完整统计数据。在这44年中，有3,064人受洗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威廉-霍普是洛克斯尔河、劳雷尔河和鹅溪河谷的先驱中最突出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他是布莱克格罗夫-霍普长老的亲戚（如果不是儿子的话），布莱克格罗夫-霍普长老是旧南联盟协会的先驱，在与那位值得尊敬的老传教士一起在广袤的山区工作后，作为一名执业医师，他于1816年在位于劳雷尔河畔的普罗维登斯教堂被按立为牧师。从那时起到1831年，他是南联合会中最积极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后期，他与普罗维登斯教会（他是该教会的成员和牧师）一起加入了劳雷尔河协会的组织。在这个机构中，他是第一任主持人，除了两三年之外，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861年，主高兴地召唤他回家。据说他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一个为基督的事业认真恳求的人”。关于他漫长而有益的传道，人们收集到的细节很少；但他给社会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坐在他的传道席下的老人们仍然怀着崇敬和喜爱的心情谈论他。

戴维德-韦弗（DAVID WEAVER），即使没有他的同事威廉-霍普（Wm. Hopper）那么好的口才，但似乎在每一种基督教美德上都能与他媲美，在他们所面对的人们的信任和爱戴上也是如此。

莫兰（J. W. Moran）长老写了关于他的文章，其内容如下。“大卫-韦弗于1791年4月29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克莱伯恩郡。他在18岁的时候在家乡的戴斯克里

克加入了浸信会。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于1819年加入了位于现在的劳雷尔县的普罗旺斯教会。在担任该教会的书记员数年后，他于1826年被按立为牧师。他的工作范围遍及劳雷尔、诺克斯、惠特利和克莱县，很少有人比他为基督的事业作出更大的牺牲。他如此安排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在邪恶中最顽固的人都无法对他提出指控。他的声音清晰而富有音乐感，他的举止也非常讨人喜欢。他深受他所传讲的人的爱戴。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失去了视力；但人们是如此喜欢听他讲道，以至于他们会派人到十或十五英里远的地方找他，并以极大的温柔和尊重将他接回。有一次讲完道后，他问同样失明的詹姆斯-哈里森弟兄是否在屋里。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要求被带去见他。当这两位老瞎子兄弟见面时，场面非常震撼。他们一边大声哭泣，一边劝说对方要“再忍耐一下”。1854年1月18日，这位基督的好老牧师被召去天家领赏。

乔治-布洛克有德国血统，1809年9月25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克莱伯恩郡。他于1827年迁往肯塔基州，并在劳雷尔县定居。1830年，他在这里接受了Wm. Hopper的洗礼，成为普罗维登斯教会的成员。1837年7月，他被“解放出来行使公共恩赐”，并在1841年11月14日被按立为牧师。此后不久，他被召到劳雷尔县的罗克里克（Rough Creek）教堂任职，在那里服侍了37年。他是一位有恩赐的传道人，对他神圣的呼召非常投入。莫兰（J. W. Moran）长老为他写道。“他是一位谦虚、认真的福音传道人，做了很多好事，为基督牺牲了一切。在山区生活过的人中，很少有人能留下这么好的记录。他在劳雷尔、诺克斯、惠特利和克莱县广泛布道，成功地引领许多灵魂归向基督”。1879年2月18日，他被叫去天家交待他的管家职责。

约翰逊（Hiram Johnson）是这个机构中较年长和较突出的牧师之一，自1870年以来，他通常担任这个机构的主持人。约翰-W-莫兰（John W. Moran）也是该协会的一位杰出传道人。该团体中还有一些其他有用的传道人，但没有收到他们的具体资料。

十英里协会。

这个兄弟会是由北本德和康科德协会解散的教会组成的，目的是为了成立本协会。该组织于1831年10月7日在加勒廷县的Ten Mile聚会所受到影响。组成的教会有以下几个。Ten Mile, Lick Creek, Dry Ridge, Providence, Grassy Creek, New Salem, Poplar Grove, Mt. Zion和New Bethel。这九个教会总共有383名成员。参加该组织的牧师有大卫-利拉德、克里斯蒂安-汤姆林、约瑟夫-克劳奇和A. D. 兰德伦。大卫-利拉德被选为成立该协会的会议主持人，然后又被选为协会本身的主持人。后者的职位，他只担任了30年。J. W. McCann是该机构的第一任书记员。

这个协会在其早期似乎有过争论，在其存在的前十年，它的增长非常小。它没有表现出什么进取心，并因牧师的稀缺而受苦，直到最近。事实上，在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它都没有类似于传教士的供应。在1841年，也就是它成立后的十年，它有12个教会，只有472名成员，比它成立一周年时只增加了56名成员。但在第二年，其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了。一场最强大的恩典工作弥漫了它的领土，在1842年秋天，12个教会报告说有752人受洗。这使该协会的成员总数增加到1,296人；第二年，它报告了13个教会和1,327名成员。在这次奇妙的复兴中，人们极大地感受到了传道人的匮乏，协会指定了一个谦卑日，并向上帝祷告，希望他能派更多的工人到他的葡萄园里。

1845年，它在支持传教方面有了第一次行动，任命了总协会的信使。1848年，它“决心任命一位牧师在本协会的范围內巡回传道”。但就像其他太多的同类机构一样，它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了许多好的决议，但却从未付诸实施。一些老牧师暗示，大卫-利拉德（David Lillard）对协会的影响几乎是无止境的，他并不衷心赞成传教；他一直拒绝接受任何传教报酬，这有助于证实这种暗

示。这可能是这个名义上是传教士的机构在追求任何传教事业方面落后的原因。1867年，该协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执行其协会的使命。该委员会呼吁各教会为开展这项工作提供资金。只有奥克兰教会作出了回应，捐助了10美元。该委员会一直存在，并完成了一些宣教工作；但这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主日学的工作也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尽管在该机构的一些会议上表现出了几乎是热情的兴趣。该协会赞成该教派在本州推动的慈善事业；但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育缺陷，似乎是教会在基督教慈善事业中做得如此之少的原因，尽管他们在决议中如此充分地支持这一事业。

在这个机构中，关于教义和教会政体的争论似乎很少。有一次，关于自由共济会的问题出现了一些骚动；但这似乎已经被1846年通过的以下决议所平息。“决议：共济会不应被视为加入团契与否的考验。”近年来，该团体的发展一直很平静，而且考虑到它缺乏进取心，自1842年的奇妙复兴以来，它一直很繁荣。1850年，它有17个教会，104名成员；1860年，有19个教会，1706名成员。但是，在后一个日期，它解散了四个教会，加入了克里坦登协会的章程。随后，其他教会也被解散离开协会，这使得该机构在1870年减少到12个教会，有1,523名成员。1880年，该机构有14个教会，1,785名成员，1882年，同样数量的教会，共有1,718名成员。从1834年到1882年的会议，根据其官方报告，有4,581人受洗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古老的教堂。Ten-Mile是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堂。传统说法是，它早在1800年就已经成立了。这是有可能的，但可能性不大。当时的习俗是，一旦有机会，教会就会与一个协会联合起来。这个教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806年北本德协会的记录上，在那一天，它被接纳为兄弟会的成员。然而，在这个案例中还有一个特点，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影响。该教会是由威廉-布莱索召集的。据了解，在肯塔基州的开拓者中，只有这个名字的传教士，曾是旧的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的成员；但早在1800年就成为恢复派，或者用现

代的说法，成为普世派（地狱救赎派）。如果是这个人召集了十里教会，那么可能是它起初并不站在正统浸信会的立场上，因此在布莱索与之有联系时，不能被接纳为协会成员。尽管如此，该教会还是在1806年被接纳为北本德协会的成员，并一直是该机构有影响力的成员，直到1831年，它进入了现在的关系。几年来，它是它所在的定居点中所有浸信会成员的家。在大卫-利拉德（David Lillard）的牧养下，它成长为一个大型机构，在1856年有381名成员。从那时起，它的大部分成员都被遣散，组成了其他教会。在1882年，它的人数为126人。Poplar Grove教会位于欧文县，于1827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由12名成员组成。同年秋天，它与North Bend协会联合起来。但是，在1829年，它拿着一封信加入了康科德，并从康科德被解散，进入了十英里的章程。Tobias Wilhoit是它的第一位牧师；1830年，Joseph Crouch接替了他，他为她服务了大约19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它的发展很缓慢，直到1842年，这一年它接受了165次洗礼。自从克劳奇先生在1849年去世后，它就陷入了频繁更换牧师的恶习。然而，它仍然是该协会中最大的教会。

1827年5月19日，锡安教会由19名成员组成。大卫-利拉德（David Lillard）是它的第一位牧师，为她服务了27年。1828年，它与North Bend协会联合，并从该协会被解散，进入TenMile的组织。它享有许多宝贵的复兴。1842年，它接受了109人的洗礼；1849年，54人；1853年，60人；1854年，80人；1866年，75人。1854年，J. W. Lee接替Lillard先生担任牧师，一直任职到1867年。从那时起，该教会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换牧师。1882年，该教会有194名成员，并紧挨着协会中最大的教堂。

戴维德-利拉德是迄今为止十里协会早期传教士中最杰出和最有影响力的。关于他的出生和父母的情况，没有任何可查的记录保存下来。他是现在格兰特县的一个早期定居者，在那里他很早就成为十里教会的成员。1817年，他在这里被按立为牧师，并立即负责上述教堂的工作。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四十

二年。在他的努力下，该教会从一个软弱的小团体成长为该州北部边境最大的教会之一，人数一度达到近400人。他还曾担任格兰特县锡安山教会的牧师，从1827年教会成立到1854年，期间教会成员从19人增加到近200人。其他几个教会也在不同时期享受过他的牧养劳动。在积极有效地事奉了四十二年后，他于1861年在耶稣里睡着了。

利拉德先生是一个精力充沛、坚忍不拔的人，是一个衣服上没有斑点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具有良好实用恩赐的传道人。他拥有良好的财产，坚定地拒绝为他的牧师工作获得任何报酬。从十里协会成立到他去世，他一直是该协会的主持人，只有一年例外，当时他缺席。他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很少有人像他对整个协会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约瑟夫-克劳奇（JOSEPH CROUCH）是继大卫-利拉德（David Lillard）之后，十里协会在他那一代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传道人。他于1794年3月27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附近，父母是浸信会成员。在他的童年时期，他的父母搬到了东田纳西州的格林县，他在那里长大。他接受了普通学校的教育，主要是由他的哥哥和姐姐指导，因为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而无法上学。他在15岁时信奉宗教并加入了他所居住的县的水牛岭教堂。一年后，他开始行使公共祈祷和劝诫的权利。十九岁时，他与安娜-拉达结婚，二十岁时，被乔纳森-马尔基和他的儿子约翰-马尔基按立为牧师。在田纳西州居住期间，他在不同时期为水牛岭、秋枝、比奇溪、双泉、卡特斯站、利斯堡和沉溪的教会服务，并给391人施洗。

1829年秋天，他搬到了凯里市欧文县，并与白杨林教会联合起来。当时，坎贝尔主义正在鼓动各教会。克劳奇先生向白杨林教会提出了两个疑问。“1. 救恩是神的，还是人的？”答案是。“神的”。“2. 洗礼是重生吗？”答复：“洗礼不是使人重生”。由此推断，教人靠行为得救或洗礼重生的人不应该被允许

在教堂里讲道，教会也做出了相应的决定。1830年3月，克劳奇先生被召来照顾这个教会，并继续为它服务，直到主人让他上台。他还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格兰特县干岭和锡安山的教会；彭德尔顿的草溪和歪溪；波恩的新贝瑟尔；加勒廷的利克溪和普罗维登斯，以及欧文的长岭和肌肉肖尔的教会的牧师。除了牧养工作外，他还在各教会中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长期的聚会中。和他的同工大卫-利拉德一样，他的牧师工作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在他十九年的传道生涯中，他为1,192名信徒施洗。他养育了一个可敬的大家庭，并获得了舒适的财产。1849年4月30日，主把他带到自己身边。

JOSEPH AMBROSE在十里协会的范围内定居，并于1855年加入了十里教会。他于1798年3月30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大约1808年，他的父母搬到肯塔基州，并在普拉斯基县定居。大约四年后，他们搬到了克莱县。在这里，年轻的安布罗斯在早期生活中与Elk Lick教会联合，在现在的奥斯利县，并接受了阿比雅-吉尔伯特的洗礼。大约在1826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1827年2月由大卫-切诺特和托马斯-怀特按立。他很快就显出了在牧师工作中异常有效的恩赐和极大的热忱。他走遍了几个县，并在他的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被召到艾尔克里克教会，在那里服务了17年。他还担任过同一县的塞克斯顿溪和红鸟教会的牧师。1833年，他搬到了埃斯蒂尔县，在那里他继续以不减的热忱和成功进行劳作。他召集了以下教会，在这些教会得到牧师供应之前，他一直为其服务。奥斯利县的吉利山；埃斯蒂尔县的伍兹溪、白橡树和清溪；现在的杰克逊县的科洛弗底和白泉，以及麦迪逊县的溺水溪、联合和红舔。Clear Creek和Red Lick是在同名教堂已经解散的街区聚集的。安布罗斯先生是组织南福克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他从1841年协会成立起一直担任主持人，直到1855年。

在这伟大的热忱和奇妙的成功的事业中，他陷入了通奸的罪中。这个诱惑很突然，而且特别考验人，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罪不会再犯。他立即向他的教会

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迅速地从传道工作中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恢复了传道，并继续传道多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他衣服上的污点永远无法完全抹去，他的罪，就像大卫的罪一样，永远在他面前。

在他搬到加勒廷县后，他建立了康科德教会，并在该教会服侍了数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约在1857年，他被一辆马车掀翻而致残，以至于他后来不得不骑在一个侧鞍上。此后，他很少尝试施洗，但他继续讲道，通常是四个教会的牧师，直到年老而不得不辞职。1870年，他搬到了密苏里，但他的妻子去世了，第二年他又回到了他在加勒廷县的老本行。1881年3月26日，他在巨大的胜利中去世，在九天前就预言了他的死亡时间。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个例外，安布罗斯先生的一生是一个杰出的纯洁和对基督事业的奉献的一生，在他那一代人中，很少有人建立这一事业方面更成功。他的儿子安布罗斯（C. A. Ambrose）是一位有一定地位的公民，曾代表加勒廷县参加州议会。

卡里斯蒂安-托姆林，1781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卡尔佩珀县，父母是德国人。他是通过阅读圣经而信主的，他居住的地方附近没有教堂或传教士。信主后，他开始把邻居们召集在一起，给他们读经。他还为他们祈祷，并劝说他们悔改归向基督。这大约是在1799年，他继续在他的邻居中劝说和祈祷，大约一到三年的时间，有一些人信了主。一些牧师听说了这项工作，来到附近，并建立了一个约有30名成员的教会。汤姆林先生被任命为这个教会的牧者。他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人是他的母亲。1814年，他搬到了俄亥俄州的布朗县。在这里，他聚集了一个教会，并为之服务，直到1817年，他搬到了肯塔基州的彭德尔顿县。在这里，他在主人的葡萄园里做了大约34年积极有用的工人。他曾担任草溪教会的牧师，约三十年；旱岭教会三十二年；短溪教会二十二年；团结教会从成立到他去世，以及福克立克教会几年的牧师。这些教会中

的大部分或全部，据说都是他召集的。他是个好人，是个非常有用的传教士，在他的邻居和教友中以和平缔造者而闻名。他于1851年8月5日死于霍乱，他的妻子也于同年7月31日死于这种疾病。

ASA TOMLIN，上述人士的儿子，1815年8月15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布朗县。他的父母于1817年迁往肯塔基州，他在那里长大。1845年，他加入了格兰特县的锡安山教会，至今仍是该教会的成员。1856年，他被按立为牧师，通常曾担任三、四个教会的牧师。他声称自己至少为2000人施过洗礼，并且是召集约12个教会的主要工具。尽管他在穷人和赤贫者中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他并没有成功地保持他的弟兄们的信任。据说他沉溺于夸大其词的愚蠢习惯，并对自己的成就大肆夸耀。1866年，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恳请锡安山教会“采取措施，阻止他试图传教”。教会似乎没有听从这个要求，他仍然在行使牧师的职能。据信，除了上面提到的那条，没有人指控他的道德品质。

格雷（THOMAS M. GRAY）在这个协会工作了几年，受到人们的高度尊重。他于1836年出生在凯尔比县的谢尔比。早年，他在杰斐逊县的锡达溪与教会结合。在这里，他被按立为牧师，并被选为教会的牧师。在这个职位上服务了很短的时间后，他去了乔治敦学院，在那里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学生。从大学回来后，他结婚并在斯宾塞县伊登山附近定居，大约在1862年。在这里，他为查普林福克教堂讲道，并作为总协会的传教士工作。战后，他搬到了加勒廷县的格伦科，并在不同时期担任十里协会的奥克兰、十里、康科德、干岭和漆里的教会的牧师。他是个好人，也是个能力一般的传教士。1872年9月，他在格兰科的家中去世。

拉法耶特-约翰逊是本协会在世的牧师中最突出、最活跃的一位，自1868年以来，他通常担任协会的主持人。他于1838年5月22日出生在凯伊州布恩县，在

乔治敦学院接受教育，1856年加入新贝瑟尔教会，1858年获得讲道执照，1862年被按立。他通常担任四个教会的牧师，在1881年，他已经为大约400人进行了洗礼。

克拉克斯河协会。

这个小型反传教士协会的历史很有趣，因为它是第一个在田纳西河以西的肯塔基州的那部分地区组织的浸信会协会。

早在1823年，在被称为杰克逊购买地的地方就有12个教会。其中10个，即鸟溪、奥比昂河中段、海狸坝、空心石、兰博溪、奥比昂河核桃河、西桑迪的春溪、柏树溪、摩根斯溪和普罗维登斯，都在田纳西。另外两个，即：新塞勒姆和克拉克斯河。新塞勒姆和克拉克斯河，位于肯塔基州。同年9月，这12个教会，共417名成员，在西区协会的名义下组织起来。这个机构发展迅速，在1828年，它有30个教会。在这一天，它以一条从田纳西河经帕里斯到密西西比河的西线来划分其领土。南部地区保留了原有的名称。北部地区由14个教会组成，共有524名成员，以“奥比昂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在这些教会中，新塞勒姆、克拉克河、克拉克河东岔口和贝瑟尔都在肯塔基州。

1830年，奥比昂协会宣布对所有“允许其成员加入共济会或经常出入他们的会所”的教会不给予会员资格。这项决议引起了一个事实，即该机构中一些最突出和最有效的成员，其中包括约翰-科尼尔斯长老和南斯兄弟，都是被禁止的兄弟会成员。随后发生了很多骚乱，最后，有七个教会退出了该协会。

在1831年11月的第三个主日之前的星期六，这七个教会由他们的信使在凯洛威县的新塞勒姆会议厅举行会议，并组成了克拉克河协会。这些教会总共有227名成员，他们的名字如下。海狸坝、巴伦福克、伯利恒、东福克、新塞勒

姆、新希望和夏洛。该协会在几年内享有良好的繁荣程度。1837年，它有15个教会，508名成员。1845年，有人试图将奥比昂、士兵溪和克拉克斯河联合起来，在这三个地方组成两个协会。但这次努力失败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克拉克河协会逐渐减少，并在1868年正式解散。

原小河协会。

这个反传教士的小兄弟会起源于1833年小河协会的一次分裂。对于导致分裂的原因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情况，人们有很多争议。但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足够的重要性来证明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调查。我们只需说，一方相信普遍的赎罪和慈善团体的合法性，而另一方拒绝这些立场，并拒绝容忍它们。现在确定哪一方在分裂时在协会中占多数也不重要了。

1833年，在特里格县普莱森特会议厅举行的小河协会会议上，一些教会的来信表示，希望调整协会中长期存在的分歧，或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争论的各方应在双方同意下分开。这件事被以适当的形式提交给机构。提出了一项动议，以确定协会的信仰，在两点上，即，“普遍的赎罪”和“圣灵的普遍作用”。根据反传教士党的通函中的陈述，大多数的传教士投票反对这两点教义。然而，这并不是对争论部分力量的公平测试，因为帕克的双种子学说和慈善团体的合法性已经卷入了争论，这两点都没有包括在动议中。但辩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气氛热烈，党派精神高涨，成员们过于激动，无法冷静地进行讨论。当反传教士从投票结果中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占多数时，其中一个人喊道。“我提议，所有不能在团契中保留那些宣讲和相信一般赎罪（即地狱救赎）和圣灵普遍运行的教义的人，通过站起来，把自己聚集在一起来表明这一点；[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小河协会，把那些相信上述教义的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违反章程。”

响应这一号召，来自九个教会的信使起身，聚集在房子的一个角落，组织起来开展工作。很快就发现，该党对自己的力量估计错误。虽然来自九个教会的使者响应了它的号召，但来自十一个教会的使者却拒绝了它。次日，次要的一方撤回了小树林，留下传教士一方拥有记录和房子。双方都声称拥有小河协会的名称和特权。但是，后来，小组织在其名称前加上了“原始”一词。两方的相对实力可以从这两个组织下一年的统计数字中得到最好的确认，当时各教会已经在其真正的位置上安定下来。1834年，小河协会有14个教会，860名成员，而从小河协会分裂出来的一方，以原小河协会为名，有13个教会，385名成员。

最初的小协会是由以下教会组成的。Eddy Grove, Cubb Creek, Crocketts Creek, Dry Creek, Dry Fork, Muddy Fork, South Fork of Little River, and Saline Creek in Tennessee. 在田纳西州的小河南岸，Case Creek被接纳为教会。

在该组织成立后不久，这十个教会共有421名成员，比该机构后来报告的成员总数多得多。在成立一周年的会议上，该协会通过了以下项目。“传教士的工作，以及浸礼会和所有的慈善机构（假称的），我们认为是不符合圣经的，反基督教的，属于黑暗的王国，等等。”正如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组织所预料的那样，这个协会从一开始就逐渐减少了。它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成就。1850年，它有九个教会，248名成员；1860年，11个教会，225名成员；1870年，九个教会，203名成员；1880年，九个教会，191名成员；1881年，九个教会，198名成员。从1833年成立到1881年召开会议，历时48年，根据其官方报告，有327人受洗进入其教会的团契。

PEYTON S. 南斯是这个兄弟会早期历史上最杰出的传教士。1795年2月18日他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亨利县。1823年，他加入了一个教会。1828年8月2日，

南斯先生被任命为牧师，并在特里格县定居。同年，南斯先生成立了个案溪教会，并在余生中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该教会首次加入小河协会，南斯先生于1831年在该机构前作了介绍性布道。次年，他还担任了该教会的主持人。1833年，当他的教会加入原小河协会时，他也加入了该协会。他在该协会担任了21年的主持人。主在1860年左右呼召他去领赏。

南斯先生是一个道德品质优秀的人，也是一个能力相当强的传教士。他是马迪福克（Muddy Fork）和他所在协会的其他主要教会的牧师，可能是与该兄弟会有关的最有能力、最有影响力的牧师。

萨缪尔-罗斯于1789年9月20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埃奇科姆县。他于1808年移民到田纳西州的斯图尔特县。1818年，他在这里加入了萨林河教会。1825年，他获得了讲道执照，1830年被按立为牧师。他的教会最初加入了小河协会，但在1833年加入了原小河的组织。在后一个组织中，他是第一个书记员，并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六年。他是一个恩赐非常温和的传道人，但被认为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他在1863年左右去世。

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到过他，他参与了这个兄弟会的组织，并在其存在的前三年担任主持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有很好的讲道能力；但他落入了酗酒的习惯，并被解除了牧师职务。巴拉姆-埃泽尔（Balaam Ezel）是马迪福克（Muddy Fork）教会的一名牧师，他热衷于反对慈善机构，特别是反对戒酒会，也因习惯性酗酒而被废止。弗朗西斯-摩尔和约翰-巴尼特是这个机构的早期牧师之一。前者于1839年10月11日去世；后者于1854年6月25日去世。

约翰-W-杨（JOHN W. YOUNG）是一名铁匠，曾在这个兄弟会中担任过多年的传教士。他的布道才能非常微弱；但他被认为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受到

他所生活的人们的尊敬。他于1860年左右在一个很好的晚年去世。

PAUL H. L. WALKER是本会最有恩赐的传道人之一，大约从1853年到1870年。他曾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7年，担任书记员2年，并在多个场合讲过开场白。他被开除或退出协会，因为他被指控宣扬以下教义，协会认为这些教义是异端。“1.福音是拯救罪人的手段。2.福音的传播是上帝的旨意；所有人都有义务服从它。3.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使罪人的救赎成为可能”。欢乐山教会排除在协会之外，“因为他们中保留了P. H. L. Walker长老和他的教义”。沃克先生继续在克里滕登县的欢乐山和其他一些未加入协会的教会讲道，据说他在其中工作的人非常敬重他。

J. 克里滕登县的哈迪 (B. Hardy) 和特里格的史密斯 (Hezekiah Smith) 是这个兄弟会中最杰出的在世牧师。

西部联盟协会。

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浸礼会在建立自己的过程中遇到的混乱和争斗都比不上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位于田纳西河以西的那一部分，在早期被称为西区，或杰克逊的购买土地。在这块领土的南部，早期的教会主要是由老红河协会的传教士建立的，因此在情绪上是超加尔文主义和反传教士的。北部地区的教会是由来自伊利诺伊州南部以及肯塔基州的小河和高地协会的牧师建立的。早在1823年，西区就有12个教会，总共有317名成员。所有这些教会，除了卡洛威县的新塞勒姆和现在马歇尔县的克拉克河，都位于田纳西州。在这一年的9月，这些教会在以下的风格下建立了自己的联系：西区协会。该协会发展迅速，在1828年，它由30个教会组成。在那一年，它以一条从田纳西河的正西方向，通过田纳西州的巴黎到密西西比河的线来划分其领土。这条线以北的教会以奥比昂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些教会共有14个，总共有524

名成员，其中近一半位于肯塔基州。1830年，该机构通过决议宣布，它不会接纳任何“允许其成员加入共济会兄弟会或经常出入其会所”的教会为团契。现在人们发现，该机构的一些最重要的成员，包括其主持人约翰-科尼尔斯长老和一位南斯弟兄，已经与共济会联合起来。立刻有七个教会退出了该协会，并与另外两个教会一起，于1831年11月组成了克拉克河协会。这九个教会总共有376名成员。尽管这个兄弟会愿意容忍自由共济会，但它在教义上是超加尔文主义的，反对传教士和其他慈善机构。但无论是兄弟会的教会，还是奥比昂的教会，都是不和谐的。其中一些教会是温和的加尔文主义，并赞成传教。这些人觉得需要一个单独的协会，在其中他们可以履行他们的责任信念。因此，他们获得了他们的协会的许可，举行了一次会议，目的是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这次会议于1832年12月在卡洛威县的韦德伯勒

(Wadesboro) 举行，由来自十个教会的信使组成，共有约300名成员。关于这次会议的程序，记录已经全部丢失。如果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举行了会议，也没有保存下来的记录。但是，在1834年，来自以下十个教会的信使，就目前可以确定的情况而言，在麦克克拉肯县的古姆泉聚会。卡洛威县的韦德伯勒、克拉克河西岔口和沉泉；麦克克拉肯县的古姆泉和俄亥俄；格雷夫县的痕溪、梅菲尔德和小奥比昂，以及希克曼县的艾玛斯和克林顿。会议被召集起来，经过适当的商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协会。会议通过了章程、礼仪规则和原则摘要，并以联合浸信会联合协会的形式永久成立。此后，由于确信在该州有另一个同名的组织，它于1844年在其名称前加上了West一词。

该机构的下一届会议于1835年在韦德伯勒举行；但由于这次会议和其他几次早期会议的记录都已丢失，因此对其早期的议事情况知之甚少。1836年，它在格雷夫县的Trace Creek举行了第三届会议。James P. Edwards被选为主持人，J. C. Wilkins为书记。爱德华兹先生还作了介绍性的布道。这时，该协会有14个教会，397名成员。第二年，该协会在格雷夫县的小奥比昂举行会议。杜林-阿尔科克 (Durin Alcock) 作了开场布道，爱德华兹 (J. P. Edwards)

被再次选为主持人，丹尼尔（A. E. Daniel）被选为书记。两个教会被接收，协会现在共有408名成员。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1840年，该机构的发展一直很缓慢。但大约在后一个日期，在其范围内开始了复兴，并以巨大的力量持续了大约三年时间。1843年，当协会在巴拉德县的霍普韦尔开会时，它有29个教会，1,474名成员。这一年，协会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在其范围内开展传教活动。第二年，董事会报告了七个月的传教工作业绩，库房里有125美元的余额。

但是，在1844年，复兴已经消退，而且一种派系的精神似乎弥漫在这个机构中。章程被修改，允许个人通过安排委员会向协会提出质疑。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任何牧师如果宣扬叛教的教义，都应被视为直接反对基督的福音，并且是协会所持原则摘要中的一个明确项目。这是对一些不健全的传道人的警告；但没有记载他是谁的暗示。Wm. K. Young长老指控J. P. Edwards长老对Sugar Creek教会做了虚假的报告，他曾被派往该教会担任委员会成员。对这一指控进行了调查，并一致通过了由T. L. Garrett提出的决议，宣布Edwards先生的报告是正确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开放式圣餐。这是为了哥伦布和帕杜卡教会的原因，这两个教会被报告为一直在从事异端活动。还任命了一些委员会访问这些教会，调查此事，并向下一届协会报告。

这项针对帕杜卡教会的指控，以及事件的处理方式，证明对西区的浸信会成员来说是非常不幸的。西联会当时包括了该州那一端的所有浸信会（如果我们不包括反传教士的浸信会）。这一不幸的事件对该协会的所有教会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并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激动状态，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对该案的官方程序进行详细说明，将需要比这里所允许的更多空间。这样的叙述也是不可取的。对事实的简要概述是历史需要保留的全部内容。

Paducah教会是由J. P. Edwards和Willis White在1840年组建的。教会成立

后不久，就召集了现在可敬的A. W. Meacham担任牧师，当时他刚刚被按立。大约在1842年，米查姆先生邀请当时住在凯基州哈丁斯堡的托马斯-加勒特（Thomas L. Garrett）来协助他进行一次长期的聚会。这次聚会非常成功，加勒特先生在教会中非常受欢迎。此后不久，这位年轻的牧师认为辞职是明智之举，加勒特先生于1843年被召来接替他。加勒特先生是一位能力出众、学识渊博的传道人。但他野心勃勃，独断专行，而且拥有不愉快的自然脾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加勒特先生在查明帕杜卡教会在他的前任执政期间曾让一些属于其他教派的人与她一起吃主的晚餐后，虽然当时是该教会的牧师，但在1843年向协会提交的信中表示反对。1844年，协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针对该教会的报告。第二年，委员会的Wm. E. Bishop和J. P. Edwards报告说，尽管在Garrett先生成为她的牧师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该教会曾允许一两个属于“改革派”的妇女与她圣餐共融，但她现在宣布自己反对开放式圣餐共融。委员会还报告说，他们认为她在信仰上是健全的。当报告被宣读时，加勒特先生宣布它是假的。随后进行了漫长而激动人心的辩论。该教会通过她的信使承认了她以前的错误，请求协会的原谅，并以28票对19票保留了团契。1846年，一些教会在他们的信中抱怨协会保留帕迪卡教会的团契的做法，并要求撤销这一行为。协会承认她犯了错误，因为教会的忏悔没有通过她的信进行。但由于该教会在今年的信中承认了她的错误，协会以30票对12票表示满意。与帕杜卡教会的困难现在得到了愉快的解决。但协会里的冲突又有了新的形式。

加勒特先生继续断言，爱德华兹先生故意做了一份虚假的报告，以保护一个有罪的教会。Humphreys Creek和Lovellaceville的教会在1847年的信中向协会抱怨了Garrett先生对Edwards先生的待遇，并要求协会采取办法来调整两位牧师之间的困难。协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占据了三天的大部分时间。协会的秘书记录说，在会议的第五天，协会试图就T. L. Garrett对J. P. Edwards的指控进行调查。”但经过多次争吵，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T. L. Garrett长

老几天来对本会非常不敬，J. E. Grace长老提议，我们现在暂停程序，并以藐视罪驱逐T. L. Garrett长老。”加勒特先生提议，本会通过投票决定是否有权以任何理由开除一个成员。这个问题被决定为肯定的，于是Garrett先生退出了协会。格雷斯先生的动议被付诸表决，加勒特先生被正式开除出该机构。

1848年7月，奥利维特山教会、小奥比昂教会、自由教会和塞勒姆教会因协会与加勒特先生有矛盾而退出协会，由他们的信使开会，成立了奥利维特山协会。这四个教会总共有199名成员。这个小兄弟会支持加勒特先生的争吵立场，并在一系列决议中痛斥母会，认为它驱逐加勒特长老是为了打击他的声誉，从而掩盖詹姆斯-爱德华兹长老的罪行；并且是对真理和正义最公然的侵犯。这场纷争现在已经从一场内战变成了一场外战。西联会在其1848年的会议记录中详细说明了这一困难的起源，从而对新兄弟会的指控作出了长期的答复。奥利维特山协会在随后的两次会议上重申了它的指控。但西联会没有进一步注意这个问题。人们不时地进行各种尝试，以使这两个兄弟会之间达成和解。但这些尝试都被证明是徒劳的，直到1871年，他们建立了兄弟般的联系，这种联系一直友好地维持到现在。

当这种争吵在西联会中持续进行时，该机构在人数和道德力量上都出现了倒退。当麻烦开始时，该协会有30个教会，总共有1132名成员。1849年，即加勒特分裂后的第二年，该协会只有21个教会，加上当年受洗的216个教会，总共有1030个成员。第二年是繁荣的一年，该机构增加到26个教会，有1,321名成员。

早在1845年，不健全和效率低下的传教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以至于协会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以下序言和决议。

“鉴于目前在按立牧师和执事时采用的普遍做法，迄今已出现了许多困难；因

此，

“决议，我们建议各教会考虑每年在召见他们之前，将他们可能希望召见的人送到协会，担任上述职务，并授权协会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他们的资格和能力，如果发现有能力 and 有价值，就向申请人颁发资格证书，这样做是否合适。”

这一行动似乎是在会议结束时匆忙采取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这肯定是与所有浸信会的原则和惯例相违背的。但是各教会惊慌失措，强烈抗议协会的这种拟议的权力承担，以至于该决议在该机构的下一次会议上被全票撤销。1849年，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交给协会。以马忤斯教会发出请求，要求协会任命一个长老会，将其成员之一的亨利-特伦特按立为牧师。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被调查过了，协会立即决定，它没有“合法的特权来这样做”。

1846年，外人的洗礼问题被提交给机构。教会被建议不要接受任何申请加入的人，除非他们已经被浸信会牧师合法地洗礼过。1851年，Blandville的一个新教会申请加入该协会。经查实，这个年轻的教会接受了一名坎贝尔派的妇女为会员，但没有给她洗礼。只有在她承认自己无意中背离了浸信会的原则，并承诺不再重复这种非法行为后，该教会才被接纳为会员。下面的决议也被采纳。

“决议，如果本协会的任何教会坚持这种做法，本协会有责任退出与这种教会的团契，这将成为令人不快的责任。”这项决议在1858年被重新通过。

在这个协会后来的范围内，很早就表现出当地对主日学的兴趣。

1831年，斯蒂芬-雷长老在希克曼县克林顿的现址附近组织了一所主日学校。

但该协会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直到1846年，它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定，我们认为主日学是对教会、社区，特别是对正在成长的一代的巨大祝福；因此，推荐主日学代理S. W. King弟兄，争取我们教会的基督教同情和合作。”从那时起到现在，该协会一直在促进主日学的发展，并不断提高兴趣；在基督教仁爱的这一部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与其他大多数此类机构一样，在该州最近定居的地区，该机构也发挥了其主要作用。

在支持自己范围内的传教士方面的力量。在这项事业中，它雇用了许多最能干和最有效的传教士，并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该教派的领先企业得到了本教派各教会的同情，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他们的捐助。1855年，一个委员会报告了牧师的流失情况。该报告指出，本会有42个教会，有30名有执照和受按立的传道人；其中12人做了本会范围内的所有传道工作。第二年，一个类似的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建议各教会给予他们的牧师更多的支持，作为吸引有效的牧师在他们中间定居的一种手段。

1857年，协会被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其范围内存在着一些没有牧师的弱小教会；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教会的位置非常接近。该协会建议这些相邻的机构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由两个或更多人组成的教会。这绝不是唯一的一个协会，在这个协会中，组建教会的坏政策盛行，这些教会相互之间如此接近，以至于它们无法自我维持。

这个兄弟会中出现了一些混乱，因为它的教会接收了被姐妹教会排除在外的人进入他们的团契。1858年11月，托马斯-威林厄姆被塞普拉斯教会排斥。第二年七月，他被霍普韦尔教会接纳。这造成了这两个相邻的兄弟会之间的友

谊破裂。这件事在1859年被提交给协会，该机构决定：“一个教会接收另一个教会的被排斥成员，通常是不礼貌和不恰当的”。第二年，一个被任命调查她的案件的委员会报告大致如下。“我们认为霍普韦尔的行动是错误的，因此，建议她取消接收威灵汉弟兄的行为。”1862年，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恭敬地建议并诚恳地要求各教会不要鼓励接收被其他教会排除在外的人的做法。1866年和1871年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这个兄弟会的进展一直很不正常。奥利维特山协会位于同一地区，每年都从西联会接收一些认为参加前者的会议更方便，并愿意做出改变的教会加入其团契。1860年，西联会有55个教会，共有2,899名成员。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虽然它的教会通过洗礼接受了近2000人，但在1870年却减少到50个教会，共有2259名成员。同年，它解散了11个教会，加入了血河协会的章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该协会持续繁荣：因此，在1880年，它有44个教会，3,148名成员，在1882年，有48个教会，3,479名成员。从1835年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到1883年的会议，有8,755人受洗加入其教会的团契，其中不包括1840年、41年和63年受洗的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

古老的教堂。韦德伯勒，现在属于血河协会，成立于1823年，可能是肯塔基州西区最古老的传教士浸信会教堂。格雷夫县的Trace Creek是现在属于西联会的最古老的教会。它是由Absalom Copeland和Lewis Goad召集的，于1824年10月2日在Joshua Shelton的小屋中成立。最初的成员包括约翰-泰勒、约书亚和耶利米-谢尔顿及其妻子，以及拉尔夫-谢尔顿。它可能首先属于西区协会，之后属于奥比昂，但与现在的名称不同。亚伯拉罕-科普兰（Absalom Copeland）是它的第一位牧师，之后依次是M. S. Wyman、H. R. Puryear、S. S. Taylor和其他八个人。在1837年，它几乎被坎贝尔主义摧毁，以至于它的成员减少到五个。但不久之后，它又恢复了，在1843年，有32名成员。现在（1883年）有57个教会。梅菲尔德溪是第二个最古老的教会，成立于1825

年。它是在西联协会的章程中。希克曼县的艾玛斯协会成立于1828年；麦克克拉肯县的胶泉协会成立于1829年；格雷夫县的小奥比昂协会成立于1831年；希克曼县的克林顿协会成立于1833年；巴拉德县的俄亥俄协会成立于1833年；巴拉德县的霍普韦尔协会成立于1835年；格雷夫县的协和协会成立于1836年，帕杜卡和密西西比协会成立于1840年。

在这个机构的早期牧师中，有James P. Edwards、Stephen Ray、E. A. Daniel、M. S. Wyman、James Bone、H. H. Richardson和Joseph Ashbrook。

艾萨克-埃德沃斯（ISAAC EDWARDS）虽然是一位非常朴素、谦逊的传教士，但他在俄亥俄河谷的先驱中树立起了十字架的标准，值得人们记住。他在弗吉尼亚州哈里森县被提拔为牧师，1791年从那里移居到肯塔基州。在梅森县短暂停留后，他向西移动，并在离斯宾塞县伊甸山现址不远处定居。在这里，他可能在1798年进入了被称为“山脊上的教堂”的组织。在这里居住时，他访问了俄亥俄河北侧的一个小定居点，距离路易斯维尔约25英里，并在那里聚集了现在人口众多的印第安纳州所组织的第一个教会。教会由四名成员组成，他们是约翰-菲斯拉和他的妻子索菲亚，以及约翰-佩蒂特和他的妻子卡特恩，于1798年11月22日成立。这个教会在第二年与肯塔基州的塞勒姆协会联合，名称为十四英里溪。爱德华兹先生为这个小团体传教，直到主从他们自己的人数中为他们兴起了一位名叫汉森-霍布斯的传教士，他后来在肯塔基州的朗润协会很有名气，并且在路易斯维尔组建了第一个浸信会教会。山脊上的教会解散后，他与斯宾塞县的小山教会联合，他一直是该教会的成员，直到1815年，此后我们就没有关于他的更多记载了。

詹姆斯-爱德华兹（JAMES P. EDWARDS）被称为西联会之父也不为过，他是艾萨克-爱德华兹长老的儿子，可能在他父亲于1791年迁往肯塔基州之前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哈里森县。在1815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他成为了肯塔基州谢尔比

县山毛榉岭（现在的塞勒姆）教会的成员。在上述日期，他被朗润协会派往印第安纳州的瓦巴什协会担任相应的信使。他获得了行使其恩赐的许可，不久之后，他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吉拉尔多角，在那里被按立为牧师。他在密苏里州南部、阿肯色州北部和伊利诺伊州西南部以极大的热情和活动传道，几年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琼斯伯勒。在那里，他负责琼斯伯勒和西洛的教会，这两个教会都是他在密苏里州居住时召集的。在琼斯伯勒居住期间，他在当时刚刚定居的肯塔基州西端进行了广泛的旅行和传道，并聚集了一些教会。

1834年，他搬到了凯尔郡的巴拉德县，并与小奥比昂教会联合。同年，他加入了西联合协会的章程。第二年，他搬到了富尔顿县，并在白杨林教堂附近定居。他在这里以他一贯的热忱工作了大约两年，然后搬回了他在巴拉德县的旧居。1851年，他搬到了同县的洛夫拉斯维尔，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大约在1856年年初，他被召去天家领赏。

这位杰出的基督仆人似乎是为先锋传教士的工作而被提拔的。他拥有强大的实用智力和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并为上帝的荣耀和罪人的救赎燃起了熊熊的热情，在他的伟大工作中，他没有遇到任何不可以克服的障碍。他独自骑马穿过宽阔无垠的森林，不顾夏日的酷暑和冬日的冰雪，跳过深沉的水面，不顾洪水和风暴的危险，把救恩的消息传给旷野中简陋小屋的卑微住户。上帝的祝福伴随着他的劳动，具有强大的力量，他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现在可敬的肯塔基州克林顿的威利斯-怀特（Willis White）在年轻时是爱德华兹先生的同事，在他传道的早期，除了在伊利诺伊州和其他州聚集的教会外，在肯塔基州西部和田纳西州聚集的教会不少于18个，这主要是由他的劳动所带来的。他是一位积极而热心的传教士，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去世的时候，他还在西联会执行委员会的任命之下。他在最后几年写了自传，

据说其中有许多关于西部早期浸信会的宝贵资料。但不幸的是，这本书从未出版，人们担心它现在已经丢失。

斯蒂芬·雷于1788年5月29日出生在马里兰州的安阿伦德尔县。他的父母于1793年迁往肯塔基州，并在华盛顿县定居。他在这里长大，接受了公平的英语教育。20岁时，他被任命为该县的警长，并在该职位上工作了四年。这时，他是汤姆·潘恩派的异教徒。但是，通过阅读布坎南的《亚洲》一书，他被诱导去阅读《圣经》。这使他改变了信仰，并与长老会联合起来。他有一颗积极探究的心，调查了他周围各种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异，将他们的信条与《圣经》进行了比较。1820年8月23日，他在这里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不久之后被按立。有一段时间，他积极从事牧师工作。但在1823年4月，他开始在布卢姆菲尔德出版一份周报，名称为“浸信会观察家和政治汇编者”。该报纸出版了一年，亏损超过1,000美元。此后，雷先生以作家而非传教士的身份为教派所知。他的风格粗犷，但尖锐而有力，他为期刊出版社写了大量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有争议的主题。

1828年，他搬到希克曼县，并在克林顿附近定居。1831年，他在这里组织了田纳西河以西的第一个主日学。他参加了西联会的组建工作，并在该会担任了多年的书记员。1857年，他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那里呆了9年，之后他回到了凯基州的希克曼县。他继续为宗教媒体广泛写作，直到接近生命的终点。他于1871年7月16日在他儿子G. W. 雷法官的住所去世，地点在凯伊州欧文斯博罗附近，享年八十四岁。

杜林·阿尔科克（DURIN ALCOCK）是海兰协会教会的早期劳动者，后来又是西联教会的劳动者。他于1787年9月25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纽伯恩附近。早年他搬到了凯基州的穆伦堡县，在那里他加入了团结教会，并在1813年接受了约翰·鲍林的洗礼。大约两年后，他被按立为该教会的牧师，同时也被召到

贝瑟尔教会担任牧师。

在同一县，他还在其他教会工作。他在该地区的这些教会和其他教会中服侍，直到1834年，他搬到了格雷夫县。在这里，他与康科德教会联合，成为该教会的牧师，并在同年与该教会一起加入了西联会的组织。但他发现这个教会中存在着反对传教的强烈因素，于是他把他的会员身份转移到麦克克拉肯县的古姆泉。尽管他为了加入奥利维特山教会而获得了一封退会信，但他仍然是这里的成员，直到他去世。他死在自己家里，1844年9月5日，在格雷夫县。

阿尔科克先生是一位普通的、老式的传教士，能力一般。但他的讲话热情洋溢，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在主人的工作中很有帮助。

WILLIAM K. YOUNG是本会多年的牧师。他是英国人，说的是完整、宽泛的约克郡口音。他曾在哥伦布的教会担任过几年的牧师，也许还为其他会众服务过。他是一个能力一般的传教士，在民众中不是很受欢迎。笔者不知道他传教的其他细节。

E. A. 丹尼尔于1831年在希克曼县的克林顿附近定居。他在1833年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接受了洗礼，同年加入了克林顿教会的组织。他很快就被分配到牧师岗位上，并在西联会做了大约十年的工作。据悉，在这之后，他搬到了西部。

詹姆斯-邦恩（JAMES BONE）是本会一位有用的年轻传道人，几年来，他似乎是在巴拉德县的密西西比教会提升为牧师的，大约在1842年。他是一个具有良好恩赐的年轻传道人，在主人的葡萄园里是一个积极而热心的劳动者。讲道两三年后，他去上学，也许是在乔治敦学院，大约两年。他于1848年搬到了密苏里。

亨利-理查森 (HENRY H. RICHARDSON) 大约于1808年出生在田纳西州的斯图尔特县。在早期生活中，他一直在寻求改变，并与坎伯兰长老会联合，在他们中间传教数年。1835年，他加入了凯尔郡巴拉德的俄亥俄浸信会，并接受了詹姆斯-爱德华兹的洗礼。1836年6月，他被杜林-艾尔按立为牧师。在这个地区的国家，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成功进行了劳动，大约十年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联合县，在那里他得到了极大的帮助。1882年，他仍在世。

威利斯-怀特 (WILLIS WHITE) 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健在，他是西联会的创始人，也是该兄弟会中最积极和最有用的牧师之一。他于1805年2月26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利法克斯县。他在母亲的怀抱中被带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1809年，他的父母在基辅的考德威尔县定居。在这里，他在一个农场长大，接受了适度的普通学校教育。1824年，他随父母迁往希克曼县，结婚后，于1833年定居在巴拉德县。在这一年里，他承认对基督有希望，并在10月8日由詹姆斯-爱德华兹 (James P. Edwards) 主持受洗加入梅菲尔德溪教堂的团契。1834年春天，他被俄亥俄州教会授予讲道执照，1836年6月，由杜林-阿尔科克和刘易斯-戈德按立为牧师，H-H-理查森也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被按立。这两位年轻的牧师经常在一起讲道，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在1841年聚集了糖溪 (现在的洛夫拉斯维尔) 教会，在1840年聚集了密西西比教会，在1842年聚集了牛顿溪 (现在的春湾)。怀特先生还协助詹姆斯-爱德华兹 (James P. Edwards) 在1840年、1843年和1844年分别建立了帕杜卡教会、梅菲尔德教会和汉弗莱斯河教会。他还在赤贫者中进行了广泛的劳动，有时是受雇于传教士委员会，但更多时候是由他自己负责。在他漫长的传道生涯中，他在不同时期曾担任过以下教会的牧师。麦克莱肯县的俄亥俄、糖溪和牛顿溪；格雷夫的梅菲尔德溪和自由；希克曼的哥伦布、春山和克林顿；富尔顿的白杨林和希克曼；伊利诺伊的大都会和田纳西的杰克逊。在过去的十或十二年中，他一直是希克曼县的学校专员；但在他体力允许的情况下，仍

然在传教。

JOSEPH ASHBROOK在这个兄弟会中做了一个简短的传教工作。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大约于1800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切斯特菲尔德县。30岁时，他移民到肯塔基州，在希克曼县定居。三年后，他承认对基督的希望，并接受洗礼加入了以马忤斯教会的团契。经过一段时间的劝说，他于1836年10月被按立为牧师。这位善良的人在主的葡萄园里愉快地劳作了四年多，1841年1月5日，主人让他上山。

威廉-E-比绍普是一个善良、忠实的人，是巴拉德县霍普韦尔教会的一个有用的成员。他也是协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并与詹姆斯-爱德华兹（James P. Edwards）一起做了关于帕杜卡教会的著名报告，该报告在1847年成为西联会产生教会的契机。毕晓普先生很晚才被按立为牧师，而且只讲了很短的时间。在他去世前的三年里，他是该协会的主持人。主在1852年左右召唤他回家。

波特（THOMAS HENRY PORTER）是著名的D. N. 波特（D. M.）长老和堪萨斯州约瑟夫-B. 波特长老的哥哥，他是弗吉尼亚州人，从那里移民到肯塔基州，并在希克曼县的哥伦布附近定居。他加入了巴拉德县的霍普韦尔教会，并在那里被按立为牧师，大约在1856年，当时他已经相当年长。他曾是莫桑比克密西西比县狼岛教会的牧师，也许还有其他一两个教会。他的讲道恩赐低于平庸；但他深沉的虔诚、健全的实际判断力和对自己种族的明显热爱，使他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使他成为基督的宝贵仆人。他只讲了几年的道，就被主人召去领赏。

约翰-M-哈灵顿。这位恩赐异禀，但却异常软弱和摇摆不定的人是纽约人，后来移民到伊利诺伊州的大都会，并在大约1850年成为该村教会的牧师。这个教会属于西联会，哈灵顿先生很快就成为该机构的一个重要角色。大约在1854

年，他搬到俄亥俄河对岸，在凯基州麦克克拉肯县的春湾教堂附近定居。他是一个出色的、令人着迷的演讲者，如果不是因为他偶尔会喝醉，他本会非常受欢迎。他曾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大约有五六年时间。内战开始后，他加入了联邦军队，身份是苏特勒。在这个职位上，他被指控有各种不守规矩的行为，一经定罪，他被排除在春湾教堂之外。战争结束后，他搬到了纳尔逊县，在那里他的讲道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巴德斯敦的教会与斯普林贝尤教会进行了谈判，并从中获得了接受他加入教会的同意。此后，他花了几年时间在纳尔逊和周围的县城传教，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尤其是作为一名传教士。妻子去世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在那里他也有一段时间非常成功。但有人对他提出扰乱秩序的指控，他再次被排除在他的教会之外。一段时间后，他被另一个教会接纳，然后搬到堪萨斯州，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仍在那里讲道。他的儿子J. R. Harrington是纳尔逊协会中一位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即使他缺乏他父亲的聪明才智，但他没有表现出道德上的弱点。

罗伯特·威廉姆斯是在西肯塔基州工作过的最有能力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他于1811年11月12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彼得斯堡附近出生。他的父母搬到了肯塔基州，并于1813年在辛普森县的富兰克林附近定居。他在这里长大成人，几乎没有接受过英语教育的基本功。在罗伯特·T·安德森（Robert T. Anderson）的传教下，他皈依了基督，并于1833年1月受洗加入辛普森县湖泉教堂的团契。第二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35年被按立为牧师，被召到春湖教会担任教职。在这里工作了大约两年后，他搬到了田纳西州的罗伯逊县，负责哈莫尼教堂。他还被召到同一县的格雷斯维尔教会，以及肯塔基州托德县的黎巴嫩和锡安山教会。随着牧师关系的一些变化，他在这一领域工作了21年；在这一时期，可能贝瑟尔协会中没有任何一位牧师在建立基督的事业方面做得更多。他是个勤奋的人，也是个好学生，并成为一个人见多识广、能干的传道人。他愿意并能够为他所宣扬的教义进行辩护，并毫不犹豫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

1858年，他搬到了凯尔郡的麦克克拉肯县，并加入了春湾教会。在这里，他很快就在西联会取得了与他在贝瑟尔所取得的相同的成就。在这一领域，他是几个教会的牧师，并连续几年担任协会的主持人；但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传福音，不仅在西联合协会的范围内，而且把他的工作扩展到密苏里、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大约在1875年，他患了支气管炎，在两个冬天里，他深受其害，这大大削弱了他的劳动能力。在拜访他的儿子A. F. 威廉姆斯教授时，他病倒了，1877年5月12日，他离开了，去交代他的管家工作。

E. W. BENSON于1823年10月5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罗伯逊县。他在15岁时表明了对基督的信仰，并由罗伯特-T-安德森（Robert T. Anderson）在他的家乡霍普韦尔教会施洗加入教会。1842年春天，他在田纳西州的黎巴嫩进入坎伯兰大学讲学。1843年，他进入位于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的联合大学，在那里呆了三年。完成学业后，他与W. S. Baldry长老的女儿Gillie S. A. 结婚，并搬到阿拉巴马州北部，于1846年9月在默夫里斯伯勒被按立为牧师，由J. H. Eaton, Matt. 希尔斯曼和布拉德利-金布罗按立。在阿拉巴马州，他负责劳伦斯县的拉塞尔溪教堂和其他一些教堂的牧养工作。1850年，他来到田纳西州的莫里县，在那里他被选为卡特尔克里克、友谊和岩泉教会的牧师。他在最后一个教会服侍了9年，并在同一时期教书。1860年，他搬到了凯基州的麦克克拉肯县，并在帕杜卡附近定居，成为春湾教会的成员。在这里，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春湾教堂、塞勒姆教堂、普罗维登斯教堂、纽顿溪教堂、安提阿教堂、梅菲尔德教堂、洛夫拉斯维尔教堂和哈莫尼教堂的牧师。1865年至1876年，他是西联会的书记员。他没有任何特殊的恩赐，但他是一个好的、坚实的、消息灵通的传道人，并享有公平的牧师的成功程度。他被召去领赏，1882年10月17日。

关于过去在本会范围内工作的其他一些好的传道人，我们没有收到具体资料。

该协会现在拥有一支能干而高效的传教士队伍，其中可能包括J. S. 泰勒、R. W. 马汉、F. M. 夏普、W. C. 泰勒、T. H. 佩蒂特、J. N. 霍尔和J. B. 穆迪。关于这些积极有用的牧师中的几位，作者知道一些细节；但分配给本协会的篇幅已满，作者不得不拒绝自己的特权，甚至无法对他们进行简要的描述。

The BAPTIST GLEANER是一份当之无愧的受欢迎的宗教周刊，在Fulton出版，属于West Union协会的范围。它由J. N. Hall和J. B. Moody主持，两人都被认为是能干的传教士和清晰有力的作家。穆迪先生是凯尔郡克里斯蒂安县人，在贝瑟尔学院接受教育，在路易斯维尔做了几年的商业生意，在皮维谷被按立为牧师，在皮维谷、拉格朗日、哈洛兹溪和麋鹿溪教会短期讲道，然后负责帕杜卡的教会。在那里一年后，他成为《浸信会集锦》的共同编辑。

霍尔先生出生于亨利县。1849年2月5日，在巴拉德郡长大。十四岁时，他加入了Cane River教会，二十岁时获得传道执照，并在1872年1月被按立。他在学校教书、务农，并在一些乡村教会讲道，直到1880年1月，他在基辅的富尔顿发行了《浸信会集锦》的第一期。这份报纸在公众中迅速发展，现在在肯塔基州西部和田纳西州有广泛的流通。霍尔先生作为报纸作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他还具有出色的讲道恩赐，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投入到牧师的工作中。

小贝特尔协会。

这个组织起源于高地协会的分裂。该兄弟会如此激烈地反对传教士和其他慈善事业，以至于它拒绝为其提供服务。

当时，任何教会如果愿意让其成员为当时的任何慈善机构做出贡献，就会被

贬低。由于这个原因，以下四个教会在1835年退出了它的联盟，包括亨德森县的格雷夫溪、穆伦堡的贝瑟尔、联合县的高地和小贝瑟尔。这些教会的信使于1836年9月第2个主日之前的星期六在霍普金斯县的Flat Creek聚会所开会。Timothy Sisk被选为主持人，A. M. Henry为书记。会议接着通过了高地协会的章程，增加了以下条款。

“9. 鉴于当时的慈善机构已成为高地协会争论的焦点，破坏了该机构的幸福，这种争论导致我们与该机构分离，我们庄严地同意遵守1801年肯塔基州浸信会总联盟的九条规定，让每个教会及其中的每个成员自己决定是否给予这些东西，本会永远没有权利或权力在这些方面干涉教会或个人成员。此外，它们绝不应成为我们这个联盟中团契的障碍。”会议还通过了高地协会的礼仪规则，并采用了小贝瑟尔协会的名称。新的兄弟会提出退出高地协会的理由是：“该机构的大多数人猛烈反对当今的仁爱机构”，以及“它一再违反其章程的精神和文字。第一，任命委员会来决定完全属于教会的事务，第二，使教会的行为无效，第三，在1835年的会议记录中附加了那份在本地区被称为“哈罗德森公报”的文件，我们认为这是对教会权利的侵犯，其中包含对虔诚和有用的浸信会传教士的严重错误指控。”

在协会成立之时，组成协会四个教会中的三个教会共有90名成员，格雷夫溪的统计数字没有提供。1837年，在穆伦堡县的贝瑟尔召开的第一次周年会议上，接收了三个教会，即：亨德森县的贝瑟尔教会、穆伦堡县的团结教会。亨德森县的Bethel，穆伦堡的Unity，以及霍普金斯的Richland。

这使它拥有七个教会，163名成员。它的传教士是Wm. Morrison, Richard Jones, William Hatchett和T. L. Garrett, Timothy Sisk在成立后去世。加勒特在这一年搬走了，协会只剩下三位传道人。但是，这个新生的兄弟会虽然小而弱，却深深地被传教的精神所浸润，并立即开始了它的教会因母会

的不容忍而一直被限制的工作。它通过决议，建议设立主日学和其他慈善机构，更重要的是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筹集资金，以支持其范围内的传教士。该委员会取得了成功，第二年，Wm. Morrison被任命为传教士，年薪300美元。第二年，R. Jones以同样的薪水被聘用，并建议各教会在一年内举行长期的聚会。两位传教士的工作都非常成功，协会从1837年的七个教会，163名成员，增加到1841年的15个教会，812名成员。与此同时，高地协会从1835年出版哈罗德森的公文时起，从14个教会，619名成员，减少到1840年的14个教会，362名成员。这两个协会占据了相同的领域，而高地教会在传道人的数量上占有优势。这两个兄弟会成功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利用了上帝放在其手中的手段，而另一个则拒绝使用手段。小贝瑟尔继续支持它的国内宣教，在它中间培养一个圣经协会，并为印第安人宣教做出贡献，享有高度的繁荣。

1844年，联合浸信会圣经协会成立，目的是向协会范围内的穷人提供神圣的经文。一方面是反传教士，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天主教人口，强烈反对该协会的运作。L. W. Taliafferro是该协会的一名牧师，他报告说，反对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既不能卖圣经，也不能送圣经。但该协会仍坚持不懈地努力了若干年，而且毫无疑问地完成了一项好的工作。

1845年，一个叫P. F. Ogleby的人引起了一些混乱，他被选为联合县锡安教会的牧师。Ogleby是个陌生人，很快被怀疑是个冒牌货。教会中的骚乱接踵而至，几个著名的成员被排除在外。对锡安教会的指控被带入协会。经过审查，协会建议教会重新考虑她的行为，并召集一个理事会来帮助她解决这些困难。教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判定奥格比犯了欺骗罪，将他从她的团契中排除。这缓解了痛苦，恢复了和谐。

1845年，各教会由于未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来雇佣传教士，因此被建议向他们的牧师提供支持，以使他们能够在各自的社区进行传教工作。第二年，该机

构的牧师们被要求尽其所能地传道，并在现场募捐以支持他们。这些供应穷人的安排持续了三年，非常有效，但由于负担几乎完全落在传道人身上，1848年再次雇用了一名传教士。从那时起，该协会通常在其范围内雇用一名或多名传教士。这是它的主要工作。它还批准了外国传教士、圣经协会和主日学。但是，直到最近，它在这些仁爱部门的工作还很少。考虑到它的领土上有大量的天主教人口的反对，有强大的反异教分子与之抗衡，也有值得尊敬的新教人口与之竞争，它在自己的领域发挥主要力量可能是很好的。通过这一措施，它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1846年，根据Wm. Morrison的动议，教会被要求遵守“禁食、谦卑和祈祷的日子”，并保持“每周的祈祷会，作为在上帝之下使他们保持节俭状态的一种手段。”后面的建议每年都在重复，同时还要求为他们的传教士的成功进行特别的祈祷。1847年，记录了以下内容：“提出了以下疑问。’宗教信仰者销售烈性酒，是否符合基督教的品格和教会的精神？我们作为一个协会，一致回答。不符合”。

1848年，里奇兰教会在共济会问题上出现分歧。此事被提交给协会，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做出了以下决定。“我们不知道属于共济会或任何秘密机构是违反福音的，因此，我们不宣布任何可能属于这种机构或可能希望这样做的教友为非教友”。这并没有完全平息骚乱。1850年，友谊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交给协会。贝利（L. W. Bailey）提出的以下决议未经辩论就以30票对28票获得通过：“鉴于弟兄们将自己与共济会相提并论，在我们中间产生了不友好的感情，因此，决议建议他们不再去共济会，并努力在上帝的教会中并通过教会执行慈善、仁爱、忠诚和节制的原则。”这是最后一次将这一问题提交给该机构。

1854年，利伯提教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将外人受洗的问题提交给教会。该问

题被回答如下。“我们建议我们协会的教会不要接受任何没有经过正式任命的浸信会牧师洗礼的人进入他们的教会，”当这个问题在1873年再次出现在机构面前时，答案是“决议，接受所有这种非浸入的洗礼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符合圣经的。”

这个兄弟会在人数上取得了良好的进展。1850年，它有27个教会，1,837名成员；1860年，32个教会，2,389名成员；1868年，36个教会，2,952名成员。在最后提到的日期，它解散了8个教会，共有879名成员，进入亨德森县协会的章程。1870年，该兄弟会有38个教会，2,206名成员；1880年，37个教会，2,348名成员；1882年，39个教会，2,941名成员。从成立到1883年的会议，已经有7,989人受洗成为教会成员，其中不包括1840年受洗的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报告。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工作，与该州大多数协会的工作相比，它更有优势。

据认为，这个机构中没有非常古老的教会。属于这个机构的最古老的教会已经转到其他协会，在这些协会的标题下，我们将注意到其中一些教会。

威廉-莫里森（WILLIAM MORRISON）是这个兄弟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795年5月25日出生在苏格兰的阿伯丁，父母是长老会成员。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23岁时前往美国，并于1818年秋天抵达费城。在这里，他发现长老会正在开会。他结识了肯塔基州的N. H. 霍尔牧师，在他的劝说下，他陪同霍尔牧师回了家，并受雇于霍尔先生，在现在的马里昂县新市场的一家干货店担任店员。两三年后，他在华盛顿县的斯普林菲尔德成为一名杂货商。1823年8月7日，他在这里与伊丽莎白-G-塞伊结婚，她是一位具有杰出品德的女士。1827年秋天，他结束了在斯普林菲尔德的生意，搬到了联合县，在那里他买了一个农场并定居下来，离尤尼恩顿大约6英里，离摩根菲尔德也有差不多的距离。第二年春天，他和妻子信奉宗教，与摩根菲尔德的长老会联合，他在襁褓中

就在“苏格兰柯克”接受了洗礼。在他与摩根菲尔德教会结合后不久，他被选为执政长老。他热衷于公开祷告和劝诫，并在教友们的劝说下，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长老会会议，以便被分配到牧师岗位。与此同时，他的妻子通过对这个问题的仔细研究，确信婴儿洗礼是不符合圣经的。她现在诱导她丈夫阅读那本不朽的作品《彭吉利论洗礼》。这在他心中引起了许多疑虑，以至于他拒绝参加长老会，并决心彻底研究整个问题。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除了浸泡在基督里的真正信徒，没有什么符合圣经的洗礼。

1832年8月19日，他和妻子在联合县海兰浸信会的Wm. C. Buck那里受洗加入教会，在接下来的教会会议上，他获得了讲道许可。在巴克先生辞职后，马礼逊先生被召到海兰教会担任教职，并在3月由巴克先生按立。这次授职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因为它只由一位牧师执行。这个问题在1834年被提交给高地协会，并给出了以下意见。“本协会认为，虽然这一行为违反了协会章程的规定，但协会认为承认这一按立是谨慎的，同时希望巴克弟兄、海兰的教会以及所有其他相关人员今后能更加坚持这一规则。”

莫里森先生作为牧师继续为高地教会服务，从他被任命为牧师，直到他去世，大约有24年的时间。在他的服事下，教会非常繁荣，其成员组成了不少于六个其他教会。在这些教会中，莫里森先生直接促成了联合县的锡安和尤尼恩镇，以及亨德森的欢乐山和伯利恒的聚集。

他是小贝瑟尔协会雇用的第一位传教士，在他负责的牧区范围之外的广阔宣教领域。他继续以不懈的热情和活动传教，直到1858年8月24日主人呼唤他离开战场，进入安息。在标志着他安息之地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这样的字样：“一个罪人因着恩典得救”，这是应他的要求放在那里的。

莫里森先生的布道才能并不高于中等水平；但却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虔诚的支

持，并以虔诚的勤奋使用。他深受人们的爱戴，并得到他所工作的人们的信任，他的影响是广泛而有益的。他杰出的虔诚和忠诚的妻子仍在时间的岸边徘徊，并尽其所能推动这项事业，她对这项事业的贡献几乎不亚于她丈夫。

约翰-布莱斯出生于1784年5月31日弗吉尼亚州古奇兰县，父母是富有的苏格兰人。他很早就被送进了学校，接受了全面的英语初级教育，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知识。他选择了法律职业，并在21岁时开始执业。他的父母是圣公会教徒，他严格按照他们的信仰长大。

他对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对浸礼会的人，都表示衷心的厌弃。可能在他成年之前，他从未听过浸礼会的布道。但大约在他成年的时候，他和其他一些欢愉的贵族青年参加了他父亲住所附近的浸礼会。关于这次聚会，他向作者作了如下描述。“当我们到达聚会地点时，有一大群人聚集在森林的树荫下。三位传教士坐在一个临时的架子上，这个架子是为这个场合搭建的。由于我没有去听讲道，所以前两个人的发言很少引起我的注意。但当第三个人发言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的举止有一种轻松、优雅的气质，他的声音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甜美，他的措辞和表达有一种庄严的尊严和雄辩的气势，这是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从未见过的。基督的福音从他的嘴里流淌出来，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以一种比双刃剑更尖锐的方式穿透我的心。当他结束布道时，尽管我是圣公会的成员，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迷失的、未得救的罪人。”

这里提到的传教士是杰出的安德鲁-布罗德斯。布莱斯先生后来很快就在基督里获得了平安，尽管他的贵族父母和朋友反对，但他还是与浸礼会成员结合在一起。他几乎在受洗后立即开始警告罪人悔改，并在不久后被按立为牧师。

在被授予圣职后的许多年里，他并没有将自己完全交给神职。他在里士满和

林奇堡从事法律工作，并在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手下担任过几年大法官。1810年，他被选为里士满第一浸信会的助理牧师，可敬的约翰-考特尼是该教会的牧师。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22年，除了安德鲁-布罗德斯（Andrew Broadus）在短期内担任这个职位。在里士满居住期间，他曾担任该市消防部门的主席数年，年薪为1,000美元。在上次与英国的战争中，他还在军队中担任过一年的牧师。1822年，他接受了弗雷德里克斯堡教会的召唤，在那里呆了两年。然后他接受了华盛顿特区亚历山大教堂的召唤，在那里讲了一年的道，然后回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在他在家乡的牧民工作期间，他是建立哥伦布学院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也是美国殖民化协会的重要成员。有一次，他释放了自己的40个奴隶，并通过这个协会将他们送到了利比里亚。

1827年，他搬到了基辅的乔治敦，并从事法律工作。在1832年一场激动人心的政治竞赛中，他被劝说“站出来”，支持民主党。随着竞选的进行，情况越来越激动人心，这位乔治敦的雄辩律师被带入了过度饮酒的习惯中。他感到自己的罪孽和羞耻，可耻的堕落，以及它给基督的事业带来的耻辱，使他在余下的日子里充满悔恨。他立即离开乔治敦，去了爱荷华州的克劳福兹维尔。在这里，他与“硬壳”浸信会成员结合在一起。他在克劳福德斯维尔呆了大约十年，在州议会中代表本县，至少有一届。他从克劳福德斯维尔搬到印第安纳波利斯附近，在那里住了大约两年时间。

1844年，泰勒总统任命他为路易斯安那州谢里弗斯波特港口的测量员。这是在德克萨斯并入美国之前；布莱斯先生被认为是泰勒先生在这一重要国家事务中的秘密代理人。到目前为止，他在谢里弗斯港停留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有用的时期。他所担任的职务时间不长，只需要他的一小部分时间。其余的时间，他都非常积极地投入到牧师的工作中。

在该镇两百英里范围内，没有一个浸礼会教堂，也没有另一个浸礼会传教士，

而且浸礼仪式从未在那里举行过。布莱斯先生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在露天讲道，其他时候，就像保罗在罗马一样，“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他很快就被带入与莱昂尼达斯-波尔克（Leonidas Polk）关于洗礼的问题的争论中，波尔克当时是一个圣公会教区的主教，后来成为南方军队的少将。此后不久，他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成立了一个教会，由他本人、他的妻子和儿子、W. George博士、John Howell和另外一个人组成。

在一年之内，这个小教会的成员增加到42人，在两年之前，它建立了一个大型的、舒适的礼拜场所。布莱斯先生并没有把他的工作局限在这个城市，而是像被一种新的、不可抗拒的热情所鼓舞一样，在路易斯安那州西部和德克萨斯州东部的一大片地区，以奇妙的力量和成功的方式传道。坐在黑暗中的人们看到了大光。整个地区似乎都被一种神圣的宗教影响所淹没。教堂似乎像魔术一样涌现出来。在布莱斯先生留在谢里菲斯港的七年时间里，大约有二十个教会成立，两个协会成立。

在他的任期结束后，根据政府的任命，布莱斯先生被选举为谢里菲斯波特市长，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一职责，并使人们感到满意。

1851年，他回到了肯塔基州，并在法兰克福定居。他被邀请担任该地教会的牧师，但由于该教会出现不可调和的分裂，他拒绝了邀请。第二年7月，他搬到了肯德基州的亨德森，并负责该村的教会。他和那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他继续为他们做了大约十年的传道工作，后来他因年事已高而辞职了。此后，他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传教，但他漫长而多事的一生已接近尾声。1854年7月22日，他在亨德森因脑充血而去世。

布莱斯先生是一个具有非凡恩赐和自由文化的人；但是，虽然他在这一代人中做了很多好事，但他的能力却没有得到最佳利用。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

笔很好的财产，他在法律实践中获得了足够的财富，并担任了有利可图的职务，赚取了一笔丰厚的财富，并四次结了婚，但他把这一切都挥霍掉了，在他的晚年陷入了贫困。他把四分之三的生命和力量花在了纯粹的世俗追求上，而他继承的财产如果处理得当，本可以让他把全部的时间和力量用于他神圣的使命。让年轻人效仿这位善良而伟大的人的美德，小心地避免那些使基督的事业失去如此大的一部分遗产的错误。

威廉-哈奇特（WILLIAM HATCHETT）是小贝瑟尔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弗吉尼亚州人，在该州的卢嫩堡县开始传教。他于1817年获得传道执照，并于1821年被按立。1828年，他移民到肯塔基州，在亨德森县定居。第二年，他接替约翰-多里斯（John Dorris）担任格雷夫溪教堂的牧者。在这个位置上，他持续了大约30年，尽管在他去世前的若干年里，他有一位助理牧师的帮助。1835年，他和他的教会退出了高地协会，并在第二年加入了小贝瑟尔协会的章程。他是一个温顺的人，深受他的人民的爱戴，是一个很好的平实的福音传道人。1860年，他被召去领赏。

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哈切特是亨德森县协会的一名有用的传教士。他很早就随父母来到肯塔基州，并在霍普金斯县定居。他在这里加入了霍普金斯县最古老的教会——平溪教会，该教会成立于1803年。西斯克先生于1819年获得该教会的讲道许可，不久后他也在那里被按立。由于他的教会在他获准讲道的同一年加入了高地协会的章程，他的大部分事工都是在那个兄弟会中完成的。1835年，他因该组织对传教士的不宽容而退出该组织，并在第二年加入了小贝瑟尔协会。但他与这个兄弟会的联系很短。在1837年第一次周年会议之前，他就已经去了天家得到他最后的奖赏。据说他是一位好的、有用的传道人。

加布里埃尔-西斯克（GABRIEL SISK）是提摩太-西斯克长老的儿子，是一位具有出色恩赐的年轻传道人。他可能是于大约1843年在老平溪教会被提拔为

牧师的；但在1846年，他与现在韦伯斯特县的沙伦教会有了联系。但他的事奉时间很短。1852年，他既是入门布道的传道人，也是小贝瑟尔协会的主持者。但在该机构的下一次会议之前，主呼召他去天家对他的管家工作作出说明。

约翰-怀特斯（JOHN WERS）是肯尼迪州联合县人。在他24岁那年，他承认信主，并与他家乡的小贝瑟尔教会结合。1840年，被按立为执事，次年5月，获准讲道。1842年5月，他被莫里森（Wm. Morrison）、约瑟夫-博德（Joseph Board）和乔尔-格雷（Joel E. Grace）按立为牧师。同年7月，他接受了Little Bethel教会的牧养职责，在这个职位上他服务了大约13年，后来他辞职了，以便在Little Bethel协会中担任传教士。第二年，他又恢复了原来的职责，继续在那里服务，直到主人召唤他离开他的工作岗位。1858年，在他的服事下，教会经历了一次宝贵的复兴，约有20人加入了教会的行列。从小贝瑟尔，他去了现在韦伯斯特县的范德堡，开始另一次聚会。在这里，他病倒了，几天后，于1858年11月30日走向他最后的奖赏。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是四个教会的牧师，就像他在大部分传教时间里所做的那样。他因其虔诚和忠诚而闻名，他的事工受到了很多祝福。他的儿子威瑟斯（S. B. Withers）现在正在服事，据说他在各方面都配得上如此虔诚的父亲。

理查德-琼斯在其短暂的传道生涯中，是小贝瑟尔协会中最突出和最有用的传道人之一。他于1822年与亨德森县的格雷夫溪教会联合。他在1829年获得了讲道许可，并在1836年被按立为牧师。在最后一个日期，他加入了小贝瑟尔协会的章程，在该协会的教会中，他是一个热心和有效的劳动者，有好几年的时间。1839年，他被选为小贝瑟尔协会的传教士，接替Wm. Morrison，薪水为300美元。住在这里的时候，他曾是海狸坝、尼尔森河和池塘河教会的牧师，这些教会都在加斯珀河协会。大约在1850年，他被任命为印第安人传教会的代理人，在他去世的时候，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1851年，他在前往协会的

途中，在穆伦堡县的詹姆斯-科利尔（James Collier）家病倒了，在病了几天后，他于10月11日离开了人世。

JOSEPH BOARD是霍普金斯县里奇兰教会的成员，也是小贝瑟尔协会的早期牧师，从1842年到1845年，他一直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他似乎是一位恩赐异禀的传道人，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有用的人。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更多了解。大约在1871年，他被召去领赏。

威廉-怀恩（WILLIAM WHAYNE）也是本协会中一位优秀的、热心的传道人。他是亨德森县贝瑟尔教会的成员，早在1845年他就在那里被任命为牧师。他在本会范围内作为牧师和传教士工作了大约10年后，于1854年迁往西部，此后在那里去世。

L. W. BAILEY早在1845年就在现在的韦伯斯特县的沙龙教会担任传道人，并在小贝瑟尔协会进行热心而有用的工作，大约25年。他的讲道恩赐并不高，但他勤奋地使用这些恩赐，并使它们在主的事业中发挥作用。他是个好人，很受弟兄们的尊敬。1870年8月19日，主呼召他去天家承受他的产业。

L. W. TALIAFERRO早在1846年就在霍普金斯县的塞勒姆教堂获得了讲道许可，并在1847年被按立为牧师。有一段时间，他在小贝瑟尔协会的范围内担任联合浸信会圣经协会的讲师。关于他后来的工作，我们没有收到确切的信息。但他保持了良好的基督教品格，无疑在他那一代人中取得了良好的成就。大约在1873年，他离开了时间的岸边。

1818年10月13日，普赖尔-S-罗文出生于凯基州霍普金斯县虔诚的浸信会父母。二十岁时，他在理查德-琼斯的传教下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并在琼斯牧师的带领下受洗加入了家乡康科德教会的团契。1841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

可，并在1844年春天由加布里埃尔-西斯克和约瑟夫-巴登按立。他主要在小贝瑟尔协会的教会中积极而忠实地工作，大约有二十一年的时间。他的事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的生活方式赢得了他所服侍的人们的信任和爱戴。1865年1月19日，在他壮年的时候，主高兴地召唤他离开他的劳作。

威廉-麦克莱恩于1805年9月25日出生在基辅的巴伦郡。1832年4月16日，他在凯洛威县与哈丽雅特-布兰结婚。他表明了对基督的信仰，并于1841年7月由 T. L Garrett 为霍普金斯县里奇兰教堂的团契施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祈祷和劝勉后，他于1844年7月2日被按立为牧师。从那个时期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本州的那个地区，很少有比他更忠实或更有用的传教士。他的讲道恩赐并不出众。但他精通圣经，他的布道是明智的、实用的和安全的。他是一个优秀的歌手，也是一个认真、安静和持续的工人。他的基督徒品格无可指责，他得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充分信任。他通常是几个教会的牧师，他努力地建立这些教会。但除此之外，他还寻找贫困的地方，与人们私下和公开交谈，并鼓励分散的弟兄们在看起来谨慎的地方组织教会。他的劳作是如此安静和朴实，以至于其他人常常被认可他所形成的工作。他打下了基础，其他人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他在麦迪逊维尔度过了晚年，现在这个繁荣的教会的存在归功于他的劳动，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劳动。他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大约三十八年，然后去接受一个使许多人归向正义的人的奖赏。1882年10月4日他在他的儿子家中去世，在伊利诺斯州约翰逊县。。

罗兰德-高奇在进入牧师行列之前，长期以来一直是霍普金斯县橄榄枝教会的一名杰出而有用的成员。他于1863年获得传道执照，并于次年按立。他的讲道才能很一般；但他是一个有很多实际智慧的人，有如此高尚的虔诚，有如此虔诚的热情和勤奋，也许在协会中没有任何传道人在他短暂的传道期间为基督的事业做出更多的成就。大约在1873年，他被召回他的天家。

F. J. JESSOP是爱尔兰人，在那里他在圣公会教堂长大，并接受了古典教育。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来到美国。内战期间，他是约翰-摩根将军的骑兵队成员。战争结束后，他来到了肯塔基州中部。1866年，他宣称信主，并由霍布斯(Wm. G. Hobbs)主持洗礼，加入斯宾塞县麋鹿溪教堂的团契。他在受洗前就开始公开祷告，不久后被按立为牧师。1868年，他开始前往密苏里；但在到达尤安县时，他停了下来，将自己的会籍交给了海兰教会。他在这里结婚并定居。在他余下的日子里，他在小贝瑟尔协会的各教会中做工，并受到他的弟兄们的高度尊重。他于1875年7月21日在摩根菲尔德去世。

布鲁肯-泰勒(BROOKEN T. TAYLOR)在亨德森县出生并长大。在早期的生活中，他在基督里获得了希望，并与教会结合。在获得讲道执照后，他去了乔治敦学院，在那里完成了他的课程，大约是在1854年。然后他负责阿代尔县哥伦比亚的教会。他在这里工作了大约四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从哥伦比亚，他被召到亨利县新堡的教会，在那里他呆了大约两年。1860年，他被召到欧文斯博罗，在那里他只做了很短的时间。从这时起，他搬到了亨德森县，从1862年到1867年，他在小贝瑟尔协会的几个教会任职。他还在该协会担任了三年的主持人。大约在1868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州，他仍然在那里工作。

泰勒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度才能和非凡讲道恩赐的人。很少有人能在讲台上、在肯特基中表现出更大的智慧，或在牧师中享有更高的成功。

詹姆斯-C-霍普韦尔(JAMES C. HOPEWELL)是这个兄弟会中最杰出的牧师之一，自1868年以来，他通常担任协会的主持人。据悉，他是斯宾塞县人，但在联合县长大，他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1879年搬到麦迪逊维尔。他于1860年在联合县的小联合教堂被任命为牧师，通常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牧师的工作上。据说他是一位优秀的、非常成功的传教士。

戴维德-惠廷希尔 (DAVID WHITTINGHILL) 是美国的老牧师之一。他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在其教会中是一个有价值的劳动者。他在俄亥俄县长大，大约在1858年，他也是在那里被派去做牧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被聘为传教士。内战结束后，他在霍普金斯县的麦迪逊维尔附近定居，至今仍居住在那里。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的传教士，他的工作在将许多罪人带到基督面前方面得到了祝福。

在这个协会中，还有一些其他好的和有用的传道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得到详细说明。在这些人中，W. S. 莫里斯、S. M. 马丁和约翰-奥布莱恩的名字似乎很显眼。

巴伦河正规浸信会。

这个小团体从巴伦河协会中脱离出来，原因是它容忍浸信会的州会议和其他慈善团体。以下六个教会，或者说是教会的碎片，组成了这个分裂组织。滴水泉、格洛弗溪、斯卡格溪、弗农山、皮斯加山和绿河。这些教会共有145名成员，于1837年7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巴伦县的格洛弗斯克里克会议厅由他们的信使举行会议，并以“巴伦河联合浸信会协会——在主权恩典的原则下联合起来”的形式组织起来。这样成立的机构开始宣称巴伦河协会的原始章程，列出了它所依据的证据，并宣布它愿意接受所有坚定地遵守章程并在实践中保持正直的教会、部分教会或个人。根据该机构中所有教会的要求，它宣布“不与浸信会州会议、传教士[协会]以及他们所有不符合圣经的支流和阿米念学说为伍”【本书译者注，实际上，此小协会的立场是超加尔文主义的，即，类似于宿命主义的消极信仰观念。他们强烈反对宣教事业的工作，认为那些是通过人为的努力，是不符合主心意的；他们常常称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信仰教义的人为阿米念主义者；然而实际上，那些他们所不同意的人，其实

大都是正确的、加尔文主义立场的人。——关于加尔文主义的正确性，超加尔文主义的错误性，宿命论主义，以及，拣选教义，自由意志，因信称义，人在信仰中的热忱、努力、奉献；以及阿米念主义的强调信徒的努力的优点，等等错误；我们将会以后在其他书籍中专门介绍和讨论】。它还同意放弃在一年前选择一位牧师来宣讲的做法。

安德鲁-努科尔斯是主要的布道者和在该机构中担任的主要的领导。在第一次会议上，该协会陈述了这样的事实：努科尔斯先生曾因出版某本小册子而被排除在欢乐山教会之外；他一贯反对有偿机构（即以薪资支持牧师）；他曾在1833年公开反对约翰·威尔逊于1833年在格洛弗溪的讲台上讲道；1835年，正是他在巴伦河协会提出动议，宣布与浸信会州会议无缘；他反对与绿河协会通信，而且根据亚沙-杨的证词，他因在1836年5月打断了在欢乐山聚会的公众礼拜而被传唤。读者可以自己判断他在所追求的道路上应该得到多少荣誉。我们可以看到，起诉案件的妥协没有给被告带来任何损失。

1839年，该协会同意被称为正规浸信会；1851年，它宣布。“我们确实相信《圣经》中规定的双种子教义；”即丹尼尔-帕克对《圣经》的解释。该机构唯一值得注意的交易是它在1855年宣布不支持美国党，俗称无知党，是当时的一个政治组织。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个兄弟会的繁荣程度不高。它在人数上的最大优势是在1847年达到的，当时它有8个教会，共167名成员。从那个时期开始，它逐渐衰落，直到1878年，它有3个教会，总共只有53名成员。很可能从那一天起，它就没有聚会了。从1837年成立到1878年的会议，根据其官方报告，有88人受洗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安德鲁-努科尔斯（ANDREW NUCKOLS）是唯一一位与这个兄弟会有关的具有相

当能力的传教士，他于1782年4月4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古奇兰县，父母是浸信会教徒。他在韦伯（Wm. Webber）的传教下归向基督，大约在1800年，他在家乡的努克尔斯教会受洗加入教会。在与约瑟夫-普雷耶的女儿帕西结婚后，他搬到了肯塔基州。

他于1804年在杰斐逊县定居。在这里，他可能与老熊草教会联合。1807年，他搬到巴伦县，与欢乐山教会联合，几年后，他在那里被约翰-沃德和约翰-B-隆安按立为牧师。不久，他就成为格洛弗溪、弗农山、皮斯加山和欢乐山教会的牧师，这些教会都位于巴伦县，都属于绿河协会。据说Nuckols先生多年来一直是一位积极的、热心的、有用的传教士。但由于采用了丹尼尔-帕克的双种子理论，他开始强烈反对传教。他是一个能力超群的传教士，是一个具有不懈毅力和精力的人，也是一个具有强烈不容忍精神的偏执狂人。凭借这些品质，他成为绿河协会中反传教士党的领袖。1830年，该兄弟会南部的教会，即反对传教最强烈的地方，组织了巴伦河协会，Nuckols先生是该运动的领导者。1832年，浸信会州议会成立，大约在同一时间，宣教精神开始在巴伦河协会发展。努科尔斯先生非常积极地试图压制该方向的每一个趋势。党派精神在一些教会中泛滥成灾，1835年，努科尔斯先生促使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不与浸信会州会和当时所有类似的机构合作”。这项决议的通过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提议者担心它将在第二年被推翻。与此同时，两党的领导人在教会中极为活跃，鼓吹他们各自的原则。努科尔斯先生变得如此激动和动荡，以至于有人向他发出了扰乱礼拜集会的命令。在这一年里，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当协会在1836年开会时，组成该机构的18个教会中只有一位信使缺席。上届会议的决议被取消了。这一行动是决定性的。努科尔斯先生失去了使该协会接受他的观点的希望。次年7月，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兄弟会，其历史已在前面介绍。在这之后，他的工作只限于他自己教派的小规模分散的教会，而且，人们担心他的工作会产生恶果，而不是好事。但他似乎对他所倡导的原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有着强烈的信念；他继续以不遗余

力的热情和活动来宣扬这些原则，不仅在肯塔基州，而且在周围各州信仰他的人中间，直到他的体力衰竭。1856年4月24日，他死于肾脏疾病。

在私人生活中，努科尔斯先生是一个具有无可指责的道德品质的人。他的错误是那些源于他的错误哲学。他的遗言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是什么？”[然后停顿了一会儿，他总结道：]“拯救罪人。”

中区协会。

这个兄弟会位于谢尔比和一些相邻的县，于1837年4月9日由以下教会组成。谢尔比县的贝瑟尔、比奇溪和摩利亚山，以及安德森的鸽子叉。在该机构的第一次会议上，斯宾塞县的伯利恒教会被接收，该协会当时有五个教会，共有七百零四个成员。这个年轻兄弟会的主要牧师是约翰-霍兰和摩西-斯科特，关于他们的情况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了。几年来，该机构享有良好的繁荣，在1844年，有9个教会，1,436名成员。这是它所达到的最大的成员总数。反传教士精神开始在它的一些教会中发展起来，而且大多数或所有的教会都缺乏进取心。霍兰先生去世后，它的牧师们也变得软弱无能。贝瑟尔教会退出了这个团体，山毛榉溪教会也很快效仿了它。

1859年，该协会任命了一个由亨利-怀特、瓦特和B-哈丁组成的传教委员会，以努力为其境内的贫困地区提供传教。董事会获得了大卫-布鲁纳（David Bruner）作为传教士的服务。但在这一年里，它只能收集到48美元，而这位传教士只被雇用了32天，每天的工资是1美元。在协会的范围进行了一些尝试，以保持传教活动；但教会缺乏慷慨，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这个机构在人数上逐渐减少，效率上更低；在1872年谢尔比县协会成立后，它正式解散了。然而，在它存在的时候，它是完成一些好事的手段。它的教

会享有一些非常宝贵的复兴。1843年，它的八个教会报告了301次洗礼，1868年，它的十一个教会报告了237次洗礼。1850年，该协会有八个教会，895名成员；1860年，十二个教会，1243名成员；1870年，八个教会，1109名成员。在协会存在的前33年中的25年，有2066人受洗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古老的教堂。关于贝瑟尔（原名Tick Creek）和山毛榉溪，已经有了一些记载。塞勒姆（原榉树岭）于1811年由30名成员组成。它可能是由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in）召集的，他在其成员中担任传教士，时间不长。西联会著名的詹姆斯-爱德华兹（James P. Edwards）被该教会许可讲道，约翰-弗里曼（John C. Freeman）在其成员中被提升为牧师。摩利亚山教会是在1818年或1819年由大约20名成员组成的。它可能是由弗朗西斯-戴维斯（Francis Davis）召集的，他参与了该教会的组建工作。

威廉-G-霍布斯（WILLIAM G. HOBBS）是这个兄弟会中最有效率的传教士之一，有好几年的时间。他是纳尔逊县人，是华盛顿山著名的S. M. 霍布斯博士的兄弟。大约在1853年，他担任了塞勒姆和附近其他教会的牧师，并在1855年至1861年期间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不久之后，他搬到了朗润协会的范围，并负责Elk Creek、Plum Creek和该兄弟会的其他教会。他是一位具有良好恩赐的传道人，讲话悦耳动听，很有吸引力，是一位成功的牧师。大约在1872年，他搬到了堪萨斯州，现在仍然居住在那里。

Bethlehem Association of Regular Baptists.

这个小团体显然是不屈不挠的安德鲁-努科尔斯（Andrew Nuckols）的布道和引人入胜的结果。他努力阻止斯托克顿谷协会追随巴伦河协会的榜样，后者容忍肯塔基浸信会和其他慈善机构；他访问了前兄弟会的会议，并经常在其教会中度过一些时间。他没能使该协会接受他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双种子教

义的观点，但却成功地在其几个教会中产生了不和谐，并使两三个传教士加入了他的党派。在他的建议和威廉-克罗斯的领导下，四个以约旦、清溪、七十六和线溪为名的教会片段，由他们的信使于1838年11月17日在克林顿县的清溪聚会所会面，目的是成立一个协会。会议通过了一份章程，其中一条是这样写的。“组成本协会的各教会之间的关系应与各成员在教会中的关系相同”。原则摘要的第2条内容如下。“我们相信詹姆斯王翻译的新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同一文书的第8条写道。“我们相信现代传教士制度，在其所有的分支中，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为此，我们决心与直接或间接支持他们（它）的协会、教会或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该组织已经生效，该机构采用了“伯利恒反传教士协会”的名称。据认为，这是该州唯一一个将“反传教”一词纳入其名称的机构。这个恰当而独特的名称在1840年被改变，用“常规”一词代替了反传教。1841年，该机构的成员达到了六个教会，共有七十七名成员。同年，它给出了退出斯托克顿谷协会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母会“通过与混乱的巴伦河协会的联系，赞成浸信会州会议和现代传教制度，从而陷入混乱”。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它的衰落。它的成员总数从未达到100人，几年后，它最终被解散了。它的牧师是詹姆斯-克劳奇（James Crouch）、艾萨克-丹顿（Isaac Denton）（不是那个著名的先驱者）、乔尔-亨利（Joel Henly）和威廉-克罗斯（William Cross）。

威廉-克罗斯（WILLIAM CROSS）是这个兄弟会中最杰出的传教士，在他被安德鲁-努科尔斯（Andrew Nuckols）领走之前，是一位热心而有用的基督牧师。据了解，他是东田纳西州人，生于1786年9月7日。大约在18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寡妇母亲一起搬到了现在的肯塔基州克林顿县。在1812年至1815年的英国战争期间，他当过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为此领取了退休金。1820年，在他家附近盛行的复兴运动中，他宣称已经信主，并与克林顿县的Clear Fork

教会联合起来。1821年7月，就在他受洗一年后，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24年6月被按立为牧师。他被呼召去照管清溪教堂，之后又被呼召去照管七十六号和长底教堂。在这些地方，他过得很舒服，也很有用，直到他不幸与安德鲁-努科尔斯（Andrew Nuckols）打成一片，从他那里学到了帕克的双种子教义，以及对传教事业的强烈反感。在这之后，他成功地从他所服侍的教会中至少有两个教会中引出了一些派别。在这些派别和其他类似的派别中，他组织了一个小兄弟会，其历史已在前面介绍。这个团体解散后，他几乎没有传道的余地，他的后期事奉也没有成果。但是，无论他的信仰多么飘忽不定，他都因其简单的虔诚、和蔼的态度和正直的生活而备受推崇。1876年10月，他在奥尔巴尼北部一英里处的家中去世。

paint联盟协会。

这是本州东部边界最大的浸信会团体。在教义上，它与浸信会的大部分教派是一致的；但在政体上，它反对将慈善团体作为促进宗教事业的手段。它以联合浸信会为名，相信普遍的赎罪（地狱救赎），并将洗脚作为一种宗教仪式来进行。以下摘自1837年10月燃烧之泉协会的会议记录，将显示其起源。

“本协会考虑到他们教会的界限；而且距离如此之远，所以他们一致友好地同意在大桑迪河的水面上成立另一个协会，并相互保持友好的联系，Union、Bethel、Big Blain、Open Fork of Paint、Georges Creek、Rockcastle和Silver Creek的教会组成该协会；他们派信和信使于4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在Ky. Floyd县的Union聚会所出席。四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订立他们的章程，并为该协会做出必要的安排；Wm. Coffee、Benjamin Caudill、Wallace Bailey和Elijah Prater等教友届时出席，协助他们处理事务。”

根据这一安排，该机构以“联合浸信会的联合会”的形式成立。之后，得

知该州有另一个同名协会，于是在1840年将“油漆”一词添加到其名称中。在章程中提到的七个教会中，银溪教会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卡贝尔县，其他教会位于肯塔基州。

这个兄弟会从一开始就享有良好的繁荣。它的第一次例会于1838年9月在劳伦斯县的乔治溪举行。威廉-威尔斯 (William Wells) 在会上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并被选为主持人。他连续三年担任这两个职务。亨利-杰恩 (Henry Jayne) 是约翰逊县Flat Gap众所周知的威廉-杰恩长老的父亲，他是该机构的第一个书记员。在这次会议上，该协会报告了七个教会，共有333名成员。该机构的发展非常迅速，在1843年，它有14个教会，632名成员。但是，在1848年，锡安协会成立了，第二年，梅兹克里克协会也成立了，这两个协会都在其南部边界；因此，在1850年，它减少到十个教会，有397名成员。从这一时期到现在，它一直享有定期的、健康的增长。1860年，它有13个教会，769名成员；1870年，16个教会，1055名成员；1880年，24个教会，1980名成员。它有五年的统计数据，主要是其早期的历史；都没有。在剩下的三十九年里，从1838年成立，到1881年开会，有2427人受洗加入其教会的团契。它位于马戈芬县的利克河上，由12名成员组成，大约在1810年，由著名的先驱者丹尼尔-威廉姆斯 (Daniel Williams) 创建，他一直为教会服务，直到他去世。自他去世后，Samuel Hannah、Ezekiel Stone、Caleb May、Wm. Coffee、Ambrose Jones、Wm. Ferguson、Benjamin Candill和C. W. Baley为其服务。它的主要发展是在Baley先生的服侍下实现的，他已担任该教会的牧师多年。在1881年，该教会有171名成员。

威廉-威尔斯 (WILLIAM WELLS) 似乎是这个协会成立时最杰出的领导人。他是第一任主持人，并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三年。他还连续三年作了开场布道。但关于他的事迹没有更多的记载。他可能在1841年左右去世或搬走了。

约翰-博德斯是这个兄弟会的创始人，也是其最积极和最有用的劳动者之一。他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父母都是卫理公会成员，大约在1792年。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被父母带到了凯基州的约翰逊县，在那里的山野中长大。他在年轻时就宣称信教，但由于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应该加入什么教会，所以几年来没有加入任何教会。最后，他决定支持浸礼会，并在1827年左右由塞缪尔-汉纳为乔治溪教堂的团契施行浸礼。他很快就开始进行公开祈祷和劝诫，并在1829年左右获得了讲道的许可。由于他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特别的恩赐，他的进步非常缓慢，但他作为一个劝诫者是有用的，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大约10年。与此同时，他建立了良好的宗教声誉，并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喜爱。1839年左右，他被塞缪尔-汉纳和以利亚-卡兹按立为牧师。他很快就被召到乔治溪教会任职，并在那里服侍了多年。在他被按立之前和之后，他所建立的教会有银河、洛克斯、胡德斯福克、汤姆斯。溪和小布兰。他为所有这些教会服务，直到他们能够找到牧师。

1841年，他接替韦尔斯（Wm. Wells），既是入门布道的传道人，又是油漆联合会的主持人。后一个职位他连续担任了九年，后来又担任了四年。经过长期有益的传道，他于1879年3月13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CORN WALLIS BALEY从协会成立到现在（1885年）一直是该协会最杰出的牧师之一。他是约瑟夫-巴利的儿子，1802年9月10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亨利县。在他18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父母搬到了李县，并于1807年移民到凯基州的弗洛伊德县，并在利克河上的大草甸定居。年轻的巴利在这里长大成人。他描述了他童年时的环境，如下所示。“我们的邻居是山脉、岩石和甘蔗地，居住着森林中的野兽；我们的衣服取自在山丘间游荡的灰色和红色的公鹿；我们的饭菜是在研钵中打的，在火中烘烤，称为灰饼；我们的肉是熊、鹿肉、火鸡和野生蜂蜜。我们在利克河的甘蔗地中快乐地生活。”

在他22岁的时候，Baley先生与Polly Patrick结婚，在29岁的时候，在浸信会的William Adams和卫理公会的William Cundiff的说教下，他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基督的罪人。他是在长老会的影响下长大的，但在信主后没有犹豫多久就加入了位于现在的马戈芬县伯宁泉的浸信会，1831年11月在那里接受了以西结石的洗礼。他对灵魂的价值印象深刻，很快就开始劝说罪人悔改；1833年4月，他被按立为牧师。按立后不久，他就接受了燃烧之泉教会的召唤，现在仍在该教会传教。1881年12月，他在给作者的信中说：“我现在已经快八十岁了。我负责三个教堂和另外两个固定的讲道场所。我在10个县以上的地方宣讲葬礼的论述。我曾十次穿越西弗吉尼亚州，穿过肯塔基州，最远到过法兰克福，并在该市、里士满、斯特林山、布尼维尔和其他许多地方讲道。”巴利先生在二十七年内至少有十次在他的协会前宣讲介绍性的布道，这一事实表明了他的巨大知名度。就像当年的迦勒一样，我们最后一次听到这位年老的牧师的最后消息时，他的十字架仍在为战争而坚挺，并在主人的事业中做着良好的服务。

JAMES PELPHRY自1870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R. H. Murray和Jeremiah Caudill目前是该兄弟会的著名传教士。

Otter creek协会。

这个兄弟会的活动范围包括路易斯维尔周围的十几个县。它起源于肯塔基州浸信会组织后，在传教士和慈善团体问题上，教派普遍存在混乱现象。它组成的教会在少数情况下是多数，但更多的是在这个令人激动的问题上分裂的教会的少数。1839年10月25日，这些零散的教会中的7个教会由他们的信使在米德县的奥特克里克会议厅举行会议，并成立了“奥特克里克正规浸信会”。以下教会共376名成员，都在章程中：麋鹿溪、奥特溪、联合、沉溪、山林、以弗所和伯利恒。

该协会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得相当快。在其成立后的一年内，它有13个教会，502名成员。1842年，它有21个教会，760名成员。它不仅宣布自己反对所有的慈善事业，而且将一种反传统的哲学作为自己的信仰，这使任何基督徒的努力都没有必要，并为其文盲传教士的模糊猜测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ENOCH S. TABOR，也许是这个机构中最有恩赐的牧师，但却没有最好的宗教声誉，他得出结论，身体的复活是不符合哲学的，并开始对基督教教义的这一项修改进行宣扬。他曾被任命在1847年富兰克林县普莱森特的会议上为协会作介绍性布道。但在这一年里，他一直忙于宣讲反对复活的教义，并且（在兄弟会看来，这几乎是坏事，）他加入了自由共济会，被禁止讲道；以弗所和刷溪教会，以及泰伯山教会的大多数人，因为接受他的教义而被排除在协会之外。1851年，该机构的四个教会被报告解散。1855年，该机构减少到18个教会，有339名成员。再经过几次年会之后，它就完全停止了会议，而且很可能现在它的教会中没有一个是名义上存在的。我们有该协会十二年的统计资料，在此期间，有七十个人受洗进入其教会的团契。

在这个机构中最值得尊敬的牧师中，有本杰明-基思和他的侄子华勒-基思。

自由山协会。

这个庞大而繁荣的团体起源于1840年老绿河兄弟会在传教问题上的分裂。但分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绿河协会，像该州所有其他协会一样，在早期就热烈地支持传教。迟至1820年，它在通函中建议成立“圣经协会”、“传教士协会”、国内和国外的传教士，支持牧师和使他们有资格从事他们的工作的方法。两年后，它在其通函中说“在为更多的劳动者向庄稼的主祈祷的同时，我们为他们的支持所做的施舍应在上帝面前升起，作为纪念。”

但大约在这个时候，声名狼藉的丹尼尔-帕克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来到协会，并大肆宣扬，反对传教士协会。教会里的人一般都是文盲，他们都记得他们父辈的传统，关于“圣公会税”在弗吉尼亚州和卡罗莱纳州的压迫，他们开始怀疑，由有学识和才华的人领导的传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剥夺他们的自由，用税收压迫他们。这导致许多人反对所有的慈善团体，而更开明的人仍然热烈地支持传教士。群体中的情绪分歧是一个必要的因素。

后果。

1824年，“关于在绿河协会的各教会中推行巡回布道制度的动议，绝大多数人都投了反对票”。第二年，该协会对位于华盛顿市的浸信会小册子协会表示不赞成。

传教士党发现自己在协会中无能为力，几年来一直保持沉默，只满足于为传教事业提供私人捐助。甚至这也引起了一些骚动。但是，在1834年，它获得了协会的建议，“教会不应该把肯塔基浸信会的问题作为团契的测试”。1836年，该协会宣布，“作为一个团体，本协会从未与肯塔基州浸信会有任何联系；”但同时，它建议，“应让教会和个人自由地按照他们认为的经文要求行事”。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满意。传教士们希望能有特权，在传教事业中结合他们的努力。因此，在1837年，有人提议通过一些计划，以确保在协会的范围内更普遍地传扬福音，并为贫困者提供供应；但该动议被否决了。

第二年，一场广泛的复兴盛行起来，弟兄们的心都软化了；因此，在协会里，对传教这个激动人心的话题没有任何说法。但是，在1839年，反传教士党在协会中基本占多数，并且相应地傲慢和专横。有人对格拉斯哥、橄榄山和鲍林格林教会提出指控，“因为他们加入了总协会，或把自己说成是教会”。此

案被提交给各教会，并要求他们将他们的决定提交给下一届协会。与加斯珀河协会的通信被取消了，因为她“在她的身体里持有传教士的教会”。传教士党现在看到，它不能指望从协会得到什么好处。因此，有人提议，“本协会应进行友好的分工，所有对传教努力友好的成员都应从本机构中退出”。这一提议被提交给下一届协会，而传教士党在获得救济的最后努力中被击败。现在，它只有向不宽容的多数人屈服，或者革命这两种选择。它很快就选择了后者。

传教士教会的使者们任命了一个会议进行协商。这次会议于1840年6月12日在格拉斯哥召开。以下教会的使者出席了会议。泰伯山，鲍林格林，新希望，三泉，塞勒姆，橄榄山，格拉斯哥和自由山。雅各布-洛克被选为主持人，理查德-加内特被选为书记。会议通过了以下序言和决议。——

“鉴于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绿河协会偏离了该机构以前的惯例，并对传教事业进行了应受谴责的反对——这项事业不仅得到救主最后的命令授权，而且是强制性的。’你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

“鉴于上述协会在上届会议上指责鲍林格林教会、格拉斯哥教会和橄榄山教会在一个传教机构（肯塔基州浸信会总会）中代表自己，侵犯了教会主权的神圣领域，并干涉了宗教事务中的良心自由；因此。

“决定，我们坚决不赞成，并对绿河协会所追求的路线表示真诚的遗憾。

还决定，我们以我们所代表的教会的名义，退出上述协会，以便我们可以敬拜上帝，并根据我们良心的要求，为扩展基督的国度而工作。

还决定，现在宜于组织一个新的协会，其原则是确保有宝贵的特权，按照上帝话语的要求服务于他。”

随后，会议通过了章程、原则摘要和礼仪规则，采用了“联合浸信会自由协会”的名称。章程的第八条是这样写的。“每个教会和个人成员都可以自由地向当时的慈善机构提供或不提供服务；提供或不提供服务，或加入任何这些机构，都不得妨碍团契的发展。”新协会指定其下一次会议在泰伯山会议厅举行，并邀请在信仰和实践上与他们一致的姐妹教会，通过信件和邮件与他们会面。

根据这一安排，协会于1840年7月31日在泰伯山举行会议。J. M. Pendleton 宣讲了《马太福音》5:16。前次会议的官员被重新选举。联合礼拜堂的教会被接纳为联盟成员。会议同意征求与巴伦河、贝瑟尔、罗素溪、加斯珀河和戈申协会的通信。会上提出了美国和外国圣经协会的要求，并募捐了31.30美元以促进其目标。会议建议协会中的每个教会在下一年举行一次长期的会议。

该机构的下一次会议是在巴伦县的塞勒姆举行的，从1841年8月14日开始。这一年是一个繁荣的一年。在成立之初，该机构有八个教会；同年在泰伯山举行的会议上，报告了八个教会和645名成员；在1841年的会议上，有11个教会，225次洗礼，908名成员。摩西-艾金（Moses Aikin）被任命为协会范围内的传教士，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或按当时的说法，一个理事会，来处理传教士的事务。这个委员会是自由协会的第一个传教士委员会，由以下成员组成。Peyton Cook, James Lock, John Burnam, John Jones, A. M. Barret, A. Ford, John White, Isaac Newland, T. B. Drake, Isham Hardy, A. A. Gossam, Henry Eubank, J. M. Anderson, Rob.C. Blakey, 和David T. Busby。董事会向下一届协会报告说，摩西-艾金已经工作了六个月，约翰-琼斯和詹姆斯-洛克各工作了六周，在支付了传教士的工资后，库房里还有23美元的余额。摩西-艾金再次被任命为下一年度的传教士。1843年，董事会的报告没有印刷。但

艾金先生再次被任命为传教士，而且是第三年——这次是通过私人投票，他的工资被定为300美元，加上在他工作的地方可能捐给他的任何款项。关于这一年的程序，除了传教士的工资已全部支付外，没有任何报告。

1844年期间，灵性的匮乏盛行，协会对其传教行动的计划感到不满。所采用的新计划是将协会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的教会任命一个委员会，由每个教会的一名成员组成。

董事会将雇用一名传教士并为其提供支持。这个计划试行了两年，结果证明效率不高。1846年，教会被建议支持他们的牧师，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要求教会的所有牧师尽可能地在穷人中传教。每个在场的传道人都被要求说明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将进行多少天的传教工作。认捐的天数为257天，其中30天由艾萨克-纽兰（Isaac Newland）认捐，他承诺使他的牧师能够赎回认捐。这个计划运行了十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起初，工作的重担主要落在传道人身上；但渐渐地，非专业的弟兄们采用了艾萨克-纽兰的榜样，与他们的牧师分担负担。

1856年，再次聘用了一名传教士。所采用的计划是，总协会派遣一名代理人到外地，收集必要的资金，并支付传教士的费用。John G. Durham被任命，并做了一份出色的报告。后来的报告不详，但这个计划似乎一直在运作，直到战争暂时停止了这项工作。在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五年里，传教工作由传教士按照1846年通过的计划进行。1869年，这项工作再次被委托给总协会。R. R. H. Gillock被任命为传教士，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个计划被沿用了两年，当总协会拒绝继续负责，然后，自由协会的董事会承担了这项工作的全部责任，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现在，基本上是按照1841年的计划进行的。

这个协会在成立后的头三年里非常兴旺，在此期间，它从八个教会654名成员

发展到二十个教会1639名成员。它似乎虔诚地感谢上帝的仁慈，使它得到如此丰盛的祝福。1843年，它建议各教会“将1月和7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作为禁食和向上帝祷告的日子，以便上帝继续赐福，并将他的灵更多地浇灌给各教会”。特别敦促各教会向主祈祷，让他派遣工人进入他的庄稼地。1846年，有人建议：“10月和7月的第一天应该是作为禁食和祈祷的日子，希望上帝能恢复他的工作。”1855年，向各教会建议，“将10月第一个主日之前的星期六作为禁食、谦卑和向上帝祈祷的日子，使他谦卑我们的心，使我们感谢他无数的祝福，并在我们中间恢复宗教。”1859年12月25日被推荐给各教会成员，作为禁食和祈祷的日子，没有任何具体目标。这似乎是该协会推荐的最后一次禁食，父辈们的这一虔诚习俗被允许废弃了。

主日学的问题在1844年首次被提交给本会，当时通过了以下决议。“决议，我们教会和国家的最佳利益可通过组织和培养主日学而得到极大促进”。该决议似乎一直是一纸空文。甚至协会也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人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852年，牧师们被“要求向各教会提出主日学和每月祷告会的主题”。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显示出对它缺乏兴趣和欣赏。1856年，该协会第一次对这个问题表现出真正的兴趣。一个委员会被任命来报告主日学校的情况。格拉斯哥教会的牧师福吉（S. P. Forgy）提交了一份简短但富有激情的报告，内容如下。“在我们的协会中，只有少数学校在运作。我们忽视了使我们的土地道德化和基督教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必须从年轻人身上寻找未来的教会。我们是否应该忽视讲座，让他们在无知和恶习中成长，还是让我们在每个教堂和街区建立主日学校？”报告中附有一项决议，要求牧师们努力在每个教会建立主日学校。从那个时期开始，基督教慈善事业的这一重要分支就不断得到关注。在A. W. Richardson于1870年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说。“你们的主日学校委员会非常满意地欢迎这一崇高工作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入关注的证据。几年前，一个主日学在我们的一个乡村

教堂里开展，现在，在大多数地方，都有这样的学校。”

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各种主要目标很早就引起了这个机构的注意。圣经协会、印度传教会、外国传教会、殖民化协会和国内宣教会都得到了它的同情和贡献。但是，在1848年，它采取了一项特殊的政策，尽管也许并非不明智。该协会感到让教会充分了解所有这些企业的情况，以争取他们的明智合作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决心在国内工作之外，集中精力支持一项仁爱事业，但不妨碍对其他事业的捐助。它选择了印度传教会作为其特别鼓励的对象。托马斯（R. W. Thomas）立即受雇访问该协会的所有教会，并向他们解释整个印度传教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收集了154.8美元的资金，并拨给了这项事业。协会以这种方式促进了传教工作，持续了数年。

1846年，印刷基金的司库被指示将他手中的剩余资金用于为协会的年轻传道人购买书籍。五年后，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图书公司；并立即为此目的筹集了少量捐款。R. W. Thomas被任命为这个新机构的代理。1853年，R. T. Gardner接替了他，并被任命为colporteur。没有发表任何有关该书的报告，也无法确定它的成就。

1851年，“决定每年11月在本会范围内举行牧师和执事会议，其目的是就救赎主王国的重大利益进行磋商。”据目前所知，这个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于1852年11月在巴伦县的小贝瑟尔举行。它似乎很快就被解散了；因为在1857年，该协会再次建议组织这样的会议。但这个会议，如果真的组织起来的话，也很快就是和它的前身一样的命运。直到1867年，这个问题才被再次提及。在这一天，协会决定“恢复牧师和执事会议”，因为它被认为是该机构中“达成礼物的最佳计划”。

1853年，教育问题首次被引入协会。一个委员会报告说，赞成在协会的范围

内建立一所高中，其“主要目标之一”应该是免费教育年轻的传教士。这样一个机构获得了特许权。但事实证明这一工具并不令人满意，这一事业也就失败了。1870年，达勒姆（W. W. Durham）向该机构提交了一份报告，最后写道“我们建议采取措施，为自由协会组织一所高中，确定其位置，并使之投入使用。”1871年，在关于教育的报告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另外还建议是一所女子高中。一个由P. H. Leslie、T. W. Dickey和C. T. Cheek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来消化一项计划，确保获得特许权并向下一届协会报告。这项事业取得了成功。学校设在格拉斯哥，1875年，教育委员会报告如下。“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们，我们的女校建筑现在已经完成，它的大厅将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放，供我们的女儿们使用。该建筑位于一个突出的位置，可以看到该镇和周围国家的壮丽景色”。这所学校已经成功运作了大约9年，并作为一个学习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1853年，节制改革的主题首次受到本机构的关注。由R. W. 托马斯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包含以下事实和观点。“我们知道没有任何议题需要更认真地考虑。据估计，美国每年有3万名醉酒者死亡。让每一个人不要把醉酒作为饮料。禁酒法的问题很可能会在整个国家被激起。组成这个机构的教会中的每一位选民难道不会对这样的法律投赞成票吗？第二年，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教会和组成教会的成员不使用醉酒的饮料，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以所有适当的方式，促进完全禁酒。”据悉，这些观点，虽然可能不是一致的，但该协会一直到现在都是一致反对酗酒的。

备注：

该机构的一些附带事务值得一提。1855年，它反对组织绿河总协会的项目。第二年，在回答蓝泉教会的询问时，它表达了以下意见。“本协会认为，洗礼属于教会；如果教会认为最好，她可以把她的任何成员洗礼；但我们认为，

执事无权因其被授予执事职位而进行洗礼。”1858年，协会捐款100美元，帮助年轻的传教士哈迪（J. G. Hardy）在乔治敦学院获得教育。以下是1867年通过的决议，显示了协会对最近曾是他们奴隶的有色人种的感情。“决定，我们对有色人种只有最亲切的友谊之情，我们将做我们应该做的每一件事，以改善他的状况。”下面的序言和决议确定了该协会在外人受洗问题上的立场。

“鉴于一些浸礼会承认婴儿洗礼派和坎贝尔派浸礼的有效性，接受了这些教会的成员，但没有让他们重新浸礼。

因此，我们建议并劝告我们自由协会的弟兄们，让他们避免这种错误，并且不要对承认这种浸入水中的洗礼的做法提出抗议。”

这个机构的进展异常规律，只是有两次，它解散了一些教会，加入了其他协会。1850年，它有29个教会，1,772名成员；1860年，25个教会，1,797名成员；1870年，31个教会，2,785名成员；1880年，50个教会，3,872名成员；1882年，41个教会，3,602名成员。从1840年成立，到1882年开会，有7401人受洗加入其教会团契。

古老的教堂。这个兄弟会囊括了绿河地区一些最古老的教堂。关于泰伯山、蓝泉（最初为泥营）和沉溪，其他地方已经说过了。巴伦县的塞勒姆教会成立于1804年，并与绿河协会联合。在1812年，它加入了加斯珀河协会的组织，并在1820年加入了德拉克斯河协会的章程。两三年后，它回到了绿河，并在1840年加入了自由协会的章程。1803年，Lonoke在哈特县Woodsonville的现址附近成立，当时的名称是“绿河”。此后，它向南移动了两三英里，并取名为“欢乐山”。1878年，它采用了现在的名字，并占据了现在的位置，离它的旧址两英里。多佛在1810年成立，距格拉斯哥西南约5英里，是绿河协会的成

员，直到1830年才加入巴伦河协会的章程。它于1868年加入自由协会。洞穴城（原名新希望）和格拉斯哥教会于1818年成立。

这个协会的早期传教士有雅各布-洛克、詹姆斯-洛克、J-M-彭德尔顿、托马斯-爱德华兹、约翰-琼斯、A-福特、R-W-托马斯、摩西-阿金、阿撒利亚-哈奇、J-B-埃文斯、詹姆斯-布鲁克斯、艾萨克-N-布朗、R-C-多伊尔和W-霍金斯。关于雅各布-洛克、托马斯-爱德华兹和詹姆斯-布鲁克斯，已经有了一些说明。

詹姆斯-麦迪逊-彭德尔顿（JAMES MADISON PENDLETON）是约翰-彭德尔顿的儿子，1811年11月20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斯普茨韦尼亚县。他的父母于1812年迁往肯塔基州的克里斯蒂安县。在这里，他在一个农场长大，在他可以免于劳动的时候，在附近的学校上学。通过这种方式，他获得了一些阅读、写作、算术、地理和语法方面的知识。他的父母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他很早就受到宗教的影响。在他15岁的时候，他开始非常认真地寻求宗教。大约有两年时间，他在黑暗中摸索；但他最终因着神圣的恩典而相信了救主。他加入了克里斯蒂安县的贝瑟尔教会，并于1829年4月14日接受了约翰-威尔逊的洗礼。1830年2月，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有一段时间，他对自己的神召有许多疑虑；一些老牧师担心他不会成为传道人。1833年年初，他去霍普金斯维尔上学，目的是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与此同时，他接受了邀请，在每月的一个星期六和两个星期日分别在霍普金斯维尔和贝瑟尔教会讲道。在把他的会籍转移到前者之后，他于1833年11月2日在那里被鲁本-罗斯、威廉-坦迪、威廉-C-沃菲尔德和罗伯特-卢瑟福按立为牧师。他在霍普金斯维尔呆了大约四年，一边讲道一边专心学习。

1837年年初，他接替当时刚刚患病的威廉-沃德（William Warder）在鲍林格林的教会担任牧师。他在这里呆了20年，除了1850年左右在拉塞尔维尔呆了

几个月之外。1838年3月13日，他与格拉斯哥的理查德-加内特的女儿凯瑟琳-S结婚。1840年，他与鲍林格林教会一起加入了自由协会的章程，两年后，接替雅各布-洛克成为该机构的主持人。他连续八年担任这一职务。在他的服事下，鲍林格林的教会兴旺发达；在那里居住期间，他获得了博学、能干的牧师和非常纯粹、有逻辑的作家的声誉。

1857年，他被选为位于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的联合大学的神学教授，同时被召到该地的教会担任教牧工作。他一直担任这些职务，直到1861年战争爆发，学校解体。第二年，他接受了俄亥俄州汉密尔顿（Hamilton）教会的牧养工作。在这里，他没有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在三年的牧师任期结束时，他辞去了他的职务。1865年，他接受了宾夕法尼亚州Upland教会的召唤。在这个教会中，他服侍了18年，自己和教会都非常满意。1883年秋天，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前往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

彭德尔顿博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从1838年到现在，他为期刊杂志撰写的文章可能比任何其他正常担任教职的人都要多；然而，他从未发表过一篇没有经过冷静思考和成熟斟酌的文章。在《南方浸信会评论》出版的六年中，他是该杂志的编辑之一，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他也是《田纳西浸信会》的联合编辑。

在这期间，它达到了世界上任何浸信会周刊的最大发行量。除了为这个时代的期刊撰稿外，他还出版了一些吸引大众注意力的书籍和小册子。他的第一本书于1853年出版，书名为“我是浸信会教徒的三个理由”。随后，他又于1858年出版了一卷布道书。1868年，他出版了一本“教会手册”。第二年，他关于“基督的赎罪”的作品正式出版发行。1877年，他最大的作品《神学纲要》问世。

ROBERT W. THOMAS是生活在绿河地区的最有吸引力和最有说服力的传教士之一。他被提拔为牧师，在自由城的教会和周围的协会中度过了大约20年。埃德蒙森县的自由山教会在1840年左右许可他讲道，并在两年后按立他为牧师。1850年，他接替J. M. Pendleton担任自由协会的主持人，并连续五年担任这一职务。许多教会都有他的牧养工作，但他在牧养职位上并没有像其他一些牧师工作的分支那样成功。他是一个成功的金融代理人，也是一个精明的辩论家；但他伟大的演说能力在传道人的工作中最为有效，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他传道的早期。在晚年，他的影响力因其不可抗拒的倾向而大打折扣，即积极参加当时的每一场流行竞赛。他是本州第一批登上讲台支持节制改革的部长之一。他的口才在当时压制了所有的反对意见；但他的谴责的尖锐性，以及他的讽刺和挖苦的敏锐性常常激怒了反对派，从而损害了他所倡导的事业。在激动人心的政治运动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讲台上，毫不留情地谴责他所反对的政党。他经常从事规模相当大的金融投机活动，他以同样的强度进行这些活动，就像他所从事的其他活动一样。内战期间，他搬到了阿肯色州，后来又搬到了德克萨斯州，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还住在那里。

HENRY B. WIGGIN在格拉斯哥被按立传教，大约在自由协会成立的时候，他参与了该机构的组织。1843年，他搬到洛根县，在那里讲道和教书，大约有三四年时间。然后他搬到了加斯珀河协会的范围內，在那里他花了大约15年时间，从事同样的职业。1861年至1863年，他在绿河边的罗切斯特教堂担任牧师。据信，大约在后一个日期，他回到了他的家乡纽约。他是个有文化的人，因其虔诚和有用而受到尊敬。

RICHARD G. DOYLE于1794年9月4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在十岁时被父母带到肯塔基州，在现在的埃德蒙森县长大成人，1817年4月3日与萨利-加里森结婚。他的父母是坎伯兰长老会的成员，并对他进行了教育，希望他能成为

他们教会的牧师；但是，当他在雅各布-洛克的传教下宣誓信教时，他在巴伦县的泰伯山加入了浸礼会的教会。他在学校教了几届书，之后又担任了本县的治安法官。1838年，他在埃德蒙森县的锡达斯普林教堂获得了讲道的许可，1839年6月，他也在那里被弗雷德里克-梅雷迪思和约翰-乔多因按立为牧师。当绿河协会发生分裂时，雪松泉教会加入了反传教士组织。多伊尔先生试图获得退会信，但被拒绝了，理由是他与传教士交好，并允许他们在他家讲道。然而，他最终成功地获得了一封信，并以此加入了小希望教会的章程，该教会于1842年加入自由协会。在这个教会中，他在世的余生一直担任牧师。他在1864年去世时，也是新希望教会、小约旦教会和甘泉教会的牧师。他最后的工作是在一位Slemmons夫人的葬礼上讲道。多尔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朴实的、热心的传教士，他的劳动得到了很多祝福。他有两次婚姻，养育了八个女儿。

詹姆斯-B-埃文斯（JAMES B. EVANS）曾在本协会担任过多年的传道人。他在1843年不远处的艾伦县斯科特斯维尔被教会指定为牧师。他是一名执业医生，只是偶尔讲道。他的声音特别迷人，说话轻松优雅，想象力丰富，具有高度的诗意气质，他从来都能吸引和取悦听众。大约在1854年，他搬到了罗素维尔，在那里他仍然继续从事他的职业，并在有机会的情况下讲道。

阿莫斯-W-理查德森（AMOS W. RICHARDSON）于1839年1月9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哈特县，父母是卫理公会成员。他的父母很穷，在他未成年时，他的教育优势非常微弱。十九岁时，他在基督里获得了美好的希望；1858年9月，他在家乡的沸泉教堂接受了可敬的威廉-M-布朗的洗礼。他对传扬福音的责任感同身受，决心接受教育，以使他能够追求这一神圣的使命。因此，他离开了父母的寒舍，带着两套他亲手织的牛仔裤和口袋里的三十五美分，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崇高目标。他当过普通工人，也上过学，交替进行，直到他有足够的能力在一所普通学校教书。此后，他教书和上学，交替进行，直

到他获得了相当的学术教育，并通过应用和学习继续提高。

1866年2月22日，他获得了欢乐山教会的传道许可，该教会以前叫绿河，现在叫洛诺克，1867年2月2日，他也在那里被N. G. Terry和J. G. Hardy按立为牧师。此后不久，他被召到按立他的教会任职，并在该教会任职了18年。他在哈特县的吉利德教会服务了14年；在拉鲁县的大泉教会服务了7年；在巴伦县的塞勒姆教会以及其他几个教会服务了较短的时间。1881年10月18日，他与执事约翰-S-欧文的女儿伊达琳-T结婚，并在罗利茨附近定居。

在他的家乡县城，作为一名牧师，他备受推崇，很少有传教士能更充分地享受他们所工作的人们的信任和爱戴。

在这个协会中还有一些其他优秀的、忠诚的传教士，作者对他们的生活没有确切的信息。

欢乐山协会。

这个小型的反传教士组织位于亨利和周围的一些县，起源于1840年硫磺岔路口协会与东岔路口教会开会时的分裂。该组织的历史中已经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说明。来自五个教会的使者，共275名成员，从Sulphur Fork协会抽身而出，并在该兄弟会的风格下组织起来。但在同年10月在亨利县的欢乐山教堂召开的第一次例会上，这个新组织的名称被改为“欢乐山正规浸信会”。签署章程的教会名称是亨利县的欢乐山、希尔斯伯勒和硫磺叉，以及特林布尔的普罗维登斯和联合泉。R. W. Ricketts是这个年轻的兄弟会中唯一被按立的传教士，在其组织之时。

这个协会只享受了一小部分的繁荣。1843年，它有七个教会，351名成员。这

是它所获得的最大的会员总数。1851年，它有十个教会，但他们总共只有273名成员。从那时起，它逐渐衰落。1879年，它有8个教会，162名成员。在它存在的前33年中的25年，有101人为其教会的团契受洗。

ROBERT WILSON RICKETTS是与本协会有联系的最杰出的牧师。他1794年8月23日出生在马里兰州。他的父母在他大约三岁的时候移民到了肯塔基州的杰萨明县。他在这里长大，接受了有限的普通学校教育，并学习了枪械匠的手艺，最终获得了丰厚的财产。1815年，他与萨利-威廉姆斯-托马斯结婚，后者是弗吉尼亚州杰出的大卫-托马斯长老的孙女。他宣称已经信主，并在1823年左右由Wm. Rash受洗加入克拉克县友谊教会的团契。1830年，他搬到了亨利县，并加入了纽卡斯尔的教会，1833年，他在那里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第二年被按立为神职人员。几年来，他积极热心地劝说和说服罪人悔改归主，甚至在纽卡斯尔的一次长期聚会中，他还带领他女儿前去祷告。1838年，他将自己的会籍转移到同县的欢乐山教堂，从而与硫磺叉协会建立了联系，同年，他被选为该协会的主持人。他还连续三年在该机构前作了介绍性的布道。在这一时期，协会中关于传教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里基特先生在利克协会的一个教会中度过了他基督徒生活的头七年，他强烈反对当时的慈善机构。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好的传道人，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是一个大胆的、坚持不懈的目标执行者。有了这样合适的资格，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协会中反传教士党的领袖。其结果是在1840年该机构出现了分裂，并组织了普莱森特协会，从协会成立到他的天路之旅结束，里基特先生一直是该协会的主持人。当然，在他与这个在教义上是反传统的、在政体上也是反传统的兄弟会联系之后，他的牧师工作对基督的事业没有什么价值。1856年1月1日，他被叫去交待他的管家工作。

在他的子女中，印第安纳州已故的迪拉德-里基茨是一位杰出的铁路工人，也是一位大资本家，而凯基州亨利县的卢瑟-里基茨则是一位杰出的公民和优秀

的商人。

BAYS FORK协会。

这个机构的起源有些奇怪。它的发源地德拉克溪协会已经成为反传教士协会，并且因为传教士的情绪而扣留了与贝瑟尔协会的通信。1838年，杰西-L-希克曼(Jesse L. Hickman)是德拉克斯溪协会的特拉梅尔福克(Trammels Fork)、贝瑟尔(Bethel)和洛基泉(Rocky Spring)教会的牧师。那一年的某个时候，贝瑟尔协会的牧师莫罗(O. H. Morrow)在贝瑟尔拜访了希克曼先生，并在那里协助他管理主的晚餐。希克曼先生和贝瑟尔教会与传教士协会的这种联系，很快就传遍了州外，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特别是在田纳西州边境，那里是臭名昭著的丹尼尔-帕克早期工作的场所。在这一年的会议上，德拉克溪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她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浸信会州会议保持联系。在该决议的掩护下，Trammels Fork教会的少数人于1839年向协会发出了一份抗议书，反对多数人在杰西-L-希克曼在Bethel教会的无序行为被人知晓后保留其作为牧师的行为。协会接受了这一抗议，并建议Bethel和Trammels Fork教会向下一届协会报告，说明他们是否已经放弃了无序的做法。这些教会，连同洛矶泉教会，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在1840年被从协会中剔除。与巴伦河协会的通信被取消；特拉梅尔福克的少数派被承认为真正的教会。Rocky Spring、Bethel和Trammels Fork教会认为这些程序，特别是他们被排除在外是非法的，联合起来召集Liberty和Barren River协会的理事会，调查此事。理事会决定，这三个教会的行为并不混乱，他们有权享受德拉克溪协会的原始章程和特权。因此，他们于1841年由他们的信使在沃伦县的洛克斯普林(Rocky Spring)聚会所开会，在撒迦利亚-爱默生的布道之后，组织了“德拉克溪联合浸信会协会”。Younger Witherspoon被选为主持人，J. W. Whitten为书记。该协会有三个教会，307名成员。第二年，它在艾伦县的Trammels Fork举行了会议，并报告说其成员总数增加了5人。第三次会议于

1843年在艾伦县的Bethel举行。又接收了三个教会，该机构的成员总数增加到543人。第四次会议在巴伦县的Hanging Fork举行。Younger Witherspoon仍然是主持人。汉姆（M. F. Ham）第一次作了介绍性的布道。1845年，该协会再次在洛基泉举行会议。它现在有七个教会，594名成员。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斯蒂芬-克莱普尔（Stephen Claypool）的动议，协会将其名称从德拉克斯溪改为“贝斯福克协会”。

在该协会成立时，杨格-威瑟斯庞是其唯一的传道人。布伦森（R. P. Brunson）不久后被按立，但他在按立后只活了两年左右。汉姆（M. F. Ham）在1843年被按立，他和威瑟斯庞先生在若干年内是该协会唯一的传教士。艾萨克-麦克默里（Isaac McMurry）大约在1848年被按立，约翰-达勒姆（John G. Durham）也在不久被按立。四个传道人，即使在这个兄弟会所占据的地区面积不大，也很难耕耘出一片天地。但他们都是认真的人，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身于这项工作，尽管他们不得不与强烈的反传统派和反传教士派抗争，但主还是奇妙地祝福了他们的劳动。

1848年，本会范围内开始了复兴，并持续了大约三年，在此期间，本会从1847年的七个教会和667名成员增加到1851年的十个教会和1,088名成员。从那时起到1861年内战开始，该团体享有不间断的繁荣，有17个教会，1756名成员。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由于有色人种成员与教会分离而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然而，教会在战争期间接受了1600名洗礼，所以在战争期间，教会的成员数量仍有增加。

自1876年以来，人数的增加是相当迅速的。1880年，该机构有21个教会，共有2216名成员，1882年有23个教会，共有2235名成员。从1841年的组织到1882年的会议，有4040人受洗加入了教会。

古老的教堂。伯利恒教会位于艾伦县斯科特斯维尔以北三英里处，是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会，也是艾伦县最古老的教会，除了位于该县最西南角的一个小型安提诺米亚组织，名为硫磺泉。它于1801年1月27日成立，由以下人员组成。詹姆斯-阿特伍德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威廉-斯特雷特和他的妻子多尔卡，威廉-托马斯和他的妻子玛丽，托马斯-斯皮尔曼和波利-里奇。它可能是由约瑟夫-洛根和约翰-海托尔收集的。起初，它被称为“困难之首的教会”，在这种风格下，它与绿河协会联合，在同一年成立了。当时它有四十八个成员。第二年，它解散了八名成员，可能是为了加入Trammels Fork或Lower Difficult的组织，这两个教会都是在这一年成立的。1802年，该教会由长老 Joseph Logan（可能是其牧师）、William Strait和William Thomas代表参加了绿河协会，并报告说有88名成员，其中32人在这一年中通过经验和洗礼得到了接受，21人通过信件得到了接受。在约瑟夫-罗根（Joseph Logan）、约翰-海托尔（John Hightower）、亚历克斯-德文（Alex. Devin, Alex. 戴维森（Alex. Davidson）和塞缪尔-格雷豪斯（Samuel Greathouse）的讲道下，教会继续繁荣，直到1811年，刚刚在这个国家定居的撒迦利亚-爱默生

（Zachariah Emerson）与教会联合，并成为教会的牧师。第二年，它向协会报告有155名成员。同时，它也有了现在的名字。爱默生先生一直担任该教会的牧师，直到1845年，他辞职了，由M. F. 汉姆接任，他继续为该教会服务，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直到现在（1885年）。它一直是绿河协会的成员，直到1830年，当时它加入了巴伦河协会的章程。它在1875年加入了Bays Fork 协会。

伯利恒的泉水教会，一定是位于斯塔克定居点，在斯科特斯维尔以北约8或10英里的小溪上，它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它成立于1802年，同年由劳伦斯-史密斯长老、J-麦金托什和阿希玛斯-斯宾塞代表参加了绿河协会。当时它有四十六个成员。但关于它和史密斯长老的情况，人们已经一无所知。很可能后者很快就死了或搬走了，教会也就解散了。

Trammels Fork教会位于Scottsville以西约6英里处，成立于1802年，同年由John Hightower长老、Nicholas Darnall和John Williams代表加入绿河协会。当时，它有七十名成员。海托尔先生可能是它的第一位牧师，也是召集它的主要工具。他的继任者是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他为该教会服务了好几年，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后来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杰西-L-希克曼（Jesse L. Hickman）是下一任牧师，继续他的工作，直到1840年左右，杨格-威瑟斯庞（Younger Witherspoon）接替他。1843年，汉姆（M. F. Ham）被该教会按立为牧师，并立即成为该教会的牧师，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现在。这是1812年加入加斯珀河协会章程的16个教会之一，也是1820年组成德拉克溪协会的13个教会之一，还是1841年组织贝斯福克协会的三个教会之一。

贝瑟尔教会最初被称为新贝瑟尔，位于艾伦县斯科茨维尔以北七八英里处。它是在1820年成立的，或者说，可能是由组成“下难”教会的一部分成员重组的。它有17名成员，塞缪尔-辛顿是它的信使，同年与加斯珀河协会联合。1820年10月，它加入了Drakes Creek协会的组织。杰西-L-希克曼（Jesse L. Hickman）可能是它的第一位牧师，并以良好的成绩服务于它，直到1839年左右。Younger Witherspoon接替了他的工作，在教会中服侍了好几年，后来M. F. Ham接替了他的工作，他一直为教会服务到现在。在战争之前的若干年里，教会是一个庞大而富有的团体，并有许多有色人种成员。斯塔克家族和西尔斯家族是其最著名的成员之一。

石泉教会是由旧的贝斯福克教会的分裂而产生的，该教会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附近。这次分裂是由牧师Samuel Greathouse的轻率行为造成的。追随Greathouse先生的一方很快就灭绝了，其领导人也陷入了耻辱。石泉教会位于沃伦县，在鲍林格林以东约10英里处。杰西-L-希克曼（Jesse L. Hickman）

大约从教会成立时起担任牧师，直到1839年，当时他被杨格-威瑟斯庞（Younger Witherspoon）接任，他是在教会成员中被提升为牧师的。威瑟斯庞先生为该教会服务了大约三十年，获得了良好的评价。克莱普尔家族是该教会最杰出的成员之一，该教会的繁荣主要归功于斯蒂芬-克莱普尔和他的儿子以利亚的智慧、热忱和谨慎。

巴伦县的悬岩教会是由撒迦利亚-爱默生召集的，并由那位热心有用的上帝之子杨格-威瑟斯庞长期服务。它最初是巴伦河协会的成员，但在1844年加入了贝斯福克斯。它通常是一个prosperous社区。这个兄弟会剩下的大部分教会都是由它自己的牧师建立起来的，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年轻。

杰西-李-希克曼在贝斯福克协会目前的范围内积极、热心并非常成功，大约有25年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该兄弟会的发起人，尽管他没有被允许加入其章程。他有德国血统，1786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索尔斯伯里，父母是卫理公会成员。同年，他的父母移居到肯塔基州，并在波旁县定居。他在这里长大，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使他能够阅读、写作。在早期生活中，他采用了汤姆·佩恩的不忠体系，在他17岁时，离开父母，来到沃伦县，在那里从事学校教学工作。十九岁时，他与玛丽-安-格里芬结婚，之后在艾伦县定居。他在基督里获得了喜乐的希望，并于1811年由撒迦利亚-爱默生受洗加入艾伦县伯利恒教会的团契。几个月后，他被允许行使他的恩赐，并在一两年内由撒迦利亚-爱默生、奥古斯丁-克莱顿和塞缪尔-格雷豪斯按立为牧师。

希克曼先生是一个热情、感性的人，在他神圣的使命中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精力。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人通过他的努力被引向了基督。他成为艾伦县特拉梅斯福克、贝瑟尔和塞勒姆（现已灭亡）以及沃伦县洛基斯普林的教会的牧师。在许多年里，他在这些教会中的传道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喜爱，成绩斐然。但可惜的是，人性的弱点！

在以不知疲倦的热情，在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中，无偿地传道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被他教会的一个成员引诱犯了通奸罪。当被指控犯罪时，他完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然后补充说：“魔鬼说服了我，我可以在否认指控的基础上进行有力的斗争，但我不能在这一罪行上再加上在上帝面前撒谎的罪。”大约在1840年，他被排除在教会之外，余下的日子在悔恨和羞耻的乌云下度过。几年后，他恢复了教会，但没有恢复牧师的身份。他于1850年3月23日在艾伦康提的家中去世。

约翰-W-希克曼是上述人士的侄子，1819年出生于肯塔基州的辛普森县。他的父母是卫理公会成员，并在他们的教会中长大。他接受的教育非常有限，但却被大自然赋予了非凡的恩赐。在早期的生活中，他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加入了硫磺叉浸信会，由O. H. 莫罗主持浸礼。他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他神圣的使命中。他将自己的会员身份转移到艾伦县的哈默尼教堂，并于1849年5月在那里被乔治-巴特勒、M-F-汉姆和约瑟夫-斯卡格按立为牧师。在被按立前不久，他从艾伦县搬到了田纳西州的梅肯县，并加入了春溪教会。他在这里继续讲道；他是一个出色的自然演说家。他于1850年去世，令人惋惜。

扬格-怀特森是贝斯福克协会的资深牧师，也是唯一一位进入协会章程的受命牧师。他是北卡罗来纳州维克县人，1803年7月14日出生。1809年，他的父母移居到肯塔基州，并在现在的艾伦县定居。他在这里长大成人，所受教育几乎不足以让他阅读和书写。他是一个狂野的、喜欢嬉戏的年轻人，过分地喜欢当时的粗野娱乐活动。大约在1827年，他与塞缪尔-格雷豪斯长老的女儿玛莎结婚，并在沃伦县定居。在这里，在托马斯-斯克里夫纳的讲道下，他承认了自己的信仰，并在1836年受洗加入了洛基斯普林教会的团契。他的皈依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他立即开始热心地劝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839年8月24日，他被托马斯-斯克里夫纳按立为牧师。此后不久，他接替杰西-L-

希克曼 (Jesse L. Hickman) 在艾伦县的贝瑟尔 (Bethel) 教堂和特拉梅尔福克 (Trammels Fork) 教堂以及沃伦县的洛基斯普林 (Rocky Spring) 教堂担任教牧工作。他在最后一个教会服侍了30年；在贝瑟尔教会服侍了14年，在特拉梅尔福克教会服侍了6年。他还与可敬的撒迦利亚-爱默生一起在艾伦县的伯利恒教会服侍了很短的时间，并在巴伦县的吊脚楼教会服侍了很长时间，他是聚集沃伦县的伯利恒、德拉克溪和友谊教会以及艾伦县的自由和大泉教会的主要器皿，他在所有这些教会服侍的时间或长或短。1873年，他去了加州的伍德兰，在那里他聚集了一个教会，并为之服侍，直到第二年他回到肯塔基州。

除了非常成功的牧民服务外，他还在赤贫者中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并参加了许多持久的聚会。这位可敬的神人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仍然在主人的葡萄园里做着良好的服务。

莫德凯-哈姆 (MORDECAI F. HAM) 在贝斯福克 (Bays Fork) 协会中是一位主要的牧师，从接近其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于1816年4月3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艾伦县，至今一直居住在该县范围内。他在年轻时接受了微薄的普通学校教育。但他拥有良好的自然智力和严肃、深思熟虑的性格，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他一直致力于学习，直到他对英文圣经非常熟悉，掌握了大量有用的常识，广泛阅读了教会历史，并对希腊语有所了解。他宣称已经信主，并于1838年加入了特拉梅尔福克教会，由杰西-L-希克曼主持洗礼。在祈祷会中锻炼了几次之后，他于1842年1月1日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于1843年4月1日由杨格-威瑟斯庞、R-P-布伦森、J-B-埃文斯和W-F-斯皮尔曼按立为牧师。在他被授予圣职后不久，他就被召到伯利恒教会任职，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该教会担任牧师，时间超过40年了。他为Trammels Fork教会服务的时间差不多，为Scottsville和Bethel教会服务的时间也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在内战期间和之后的一些年里，他是六个教会的牧师，在工作日为其中两个教会讲道。他

在牧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以说，在他的服事下，已经有超过2000人被带入他所服事的教会。

除了他的牧师工作之外，他还在赤贫者和弱小的无牧师教会中做了许多工作。事实上，他所在协会的所有教会，以及协会范围内广泛的宣教领域，都分享了他的劳作、他的祈祷和他的眼泪。他似乎没有留下任何事情不做，只要他永远严肃的思考能够建议，以及他能力范围内的手段能够完成，以促进基督的事业。他花了不小的代价，收集了一个稀有和昂贵的图书馆，为年轻的传教士提供特别的好处。在工作将近三十年的时候，他仍然以越来越大的热情和努力在工作，向四个教会讲道，访问宣教站。

托比亚斯-J-哈姆 (TOBIAS J. HAM) 是上述人士的独生子，1876年被特拉梅尔福克教会按立为牧师，此后一般都是担任四个教会的牧师。他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传道人，据说他是当之无愧地追随他父亲的脚步。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与和蔼可亲的奥莉-麦克罗伊结婚后，曾在贝瑟尔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各个教会都在期待他填补他受人尊敬的父亲的位置，当那位被奉献的上帝之人在约旦河边放下他的盔甲时。

理查德-帕克斯-布伦森是贝斯福克协会第一位被按立的传教士。他是艾伦县小农和磨坊主乔纳森-布伦森的儿子，大约在1841年被贝瑟尔教会按立为牧师。由于他是个瘸子，体质虚弱，他采用了裁缝的职业。被按立后，他在巴伦县的塞勒姆教会担任教牧工作，他之前曾被召到该教会。他只为这个教会服务了一年。他拥有非常适度的讲道恩赐，但因其虔诚和奉献精神而受到尊重。在讲道一两年后，他被召去天家领赏。

约翰-G. DURHAM，艾伦县人，是贝斯福克协会的早期劳动者之一。大约在1848年，他被Trammels Fork教会按立，在Bays Fork和Barren River协会的范围

内，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和积极的劳动者，有好几年时间。他很适合做传教士的工作，在贫困人群中做工非常有用。在不同时期，他也是几个教会的合格牧师。战争结束后，他搬到了鲍林格林，从事商业活动，从那时起，他在牧师工作中就不再那么有用了。他仍然偶尔继续讲道。

艾萨克-麦克默里（ISAAC MCMURRY）是艾伦县著名浸信会成员詹姆斯-麦克默里的儿子，曾在贝斯岔路口协会的牧师。他受过相当的教育，掌握了良好的书本知识，并因其虔诚和正直的生活而受到尊重。他最初加入的是哪一个教会，并不清楚；但是，大约在1842年，他加入了沃伦县的洛基泉教会。在这里，有人试图将他按立为牧师。但为此目的召开的长老会认为他的教义不健全，拒绝为他接手。然而，他继续作为一个有执照的传教士工作，并在他的牧师杨格-威瑟斯庞的帮助下，在艾伦县建立了大泉教堂。他加入了这个教会，并在不久之后被按立为牧师。他还被召去照顾那附近的一些其他教会。大约在战争开始时，他搬到了洛根县，一两年后，他从那里搬到了更远的西部，并在小河协会的范围内容定居。他在这里做了大约十年的牧师工作。1875年，他搬到了德克萨斯州，至今仍居住在那里。

亨利-雷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一个贫困家庭，大约1833年。年轻时，他宣称信主，并加入了一个浸信会教会。他立刻被一种传扬福音的责任感深深打动；他相信自己是被神呼召去做这项工作的，于是决心为这项庄严的责任做好准备。1855年，他来到肯塔基州，虽然是个陌生人，而且一贫如洗，但还是进入乔治敦学院。他采用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在假期里教书，并向他的兄弟借了一些小钱，一直到1858年6月，他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此后不久，他被呼召到凯里市梅斯维尔的教会，在那里他的工作令人满意，直到1860年秋天。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不久后他就在那里结婚了。战争期间，他在南方各州的不同地点传教。1865年，他回到肯塔基州，并负责鲍林格林的教会。这个教会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处于一种悲惨的混乱状态。雷

先生勤奋祷告地工作，在第二年的6月1日之前，分散的、萎靡不振的成员被召集起来，分裂被治愈，大约50名成员接受了洗礼。但是这位年轻的模范牧师现在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大约在1866年5月下旬，他在罗素维尔参加南方浸信会大会时，被比利牛斯热袭击了。他回到家里，在经历了大约一个星期的巨大身体痛苦之后，他去接受他永恒的奖赏。

约翰-米切尔-比林斯利于2006年加入联合教会。1849年获得传道执照，1851年被按立为牧师。1856年，他搬到艾伦县，并与哈默尼教会联合。他见多识广，拥有公平的讲道恩赐，是个随时随地的作家。但是，他喜欢争论，脾气激进，以及尖锐的谴责和讽刺，使他不受欢迎，妨碍了他发挥他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内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内警卫队的队长。在这个职位上，据说他非常专横，并且以不符合基督徒的方式行事。战后，他经过相当大的努力，在名义上恢复了与教会的关系。此后不久，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人们希望在那里，年龄和经验已经使他火热的激情变得清醒，并使他的优秀能力对基督的事业有用。

约翰-F-桑斯多年来一直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并被授予神学博士的称号。大约在1857年，他加入了沃伦县的普罗维登斯浸信会，并接受了J. M. Pendleton的洗礼。此后不久，他按照浸信会的惯例被按立为牧师。作为一个能力出众、经验丰富、社会关系良好的人，人们对他的牧师工作寄予厚望。但他的讲道，虽然有能力和口才，但没有洗礼，他没能获得教派的信任。几年后，关于他的道德的邪恶报道开始随意流传，他作为牧师的影响力受到了很大影响。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政治，编辑了一份政治报纸，并一度成为国会的候选人。但他的政治抱负和牧师的工作一样没有成功。他仍然是鲍林格林教堂的成员，并偶尔讲道，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但是，怀疑的阴云笼罩着他，直到他去世。

约瑟夫-斯卡格斯是一个善良、谦逊的人，能力一般，但有虔诚的信仰。大约在1841年，他被沃伦县的联合教会许可讲道，并在一两年后被按立。按立后不久，在乔治-巴特勒和O. H. 莫罗的帮助下，他在艾伦县建立了哈默尼教会。在这个教会，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教会，他服事了几年。大约在1855年，他死于肺部疾病。

Salem Association of predestinarian baptists.

这个小机构位于布恩和周围的一些县城。它起源于北本德的一个分部。据称，它是由Licking协会的Thomas P. Dudley的布道所产生的。旧的北本德协会的一些教会因其容忍慈善团体而对该机构感到不满。早在1833年，火药厂的福克斯教会就在她给协会的信中加入了以下一段话。

“自上次会议以来，我们考虑了我们的成员与下列社团联合或有任何关系的适当性，即传教士协会、圣经协会、小册子协会、主日学或节制协会、州会议、美国圣经协会。在这个问题被讨论和调查之后，教会同意她的成员不应该与这些协会有任何联系。我们也希望协会对这一决定提出建议，并向各教会提出相应的建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只有两个成员例外，他们对圣经协会很友好”。对此，该协会回答说“我们愿意把这些协会的整个问题留给组成教会的弟兄们，相信每个人都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以便在良心上不冒犯上帝，而且他们都会在爱中相互忍让。”

协会的答复并不令教会满意，他们希望无条件地谴责所有这些社团；这个问题在协会中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直到1840年该机构的会议，最终导致了分裂。那年秋天，火药堡、克鲁斯溪、塞勒姆、泥地、贝瑟尔和四英里教会退出北本德，以“塞勒姆预言家协会”的名义组织起来。

这个新的兄弟会采用了超加尔文主义的信条，并表示无条件地反对当时的所有慈善团体。从其成立到1843年会议结束期间，以下教会，或者说是教会的派别，加入了其成员。刷子溪（Brush Creek）、欢乐山（Mt. Pleasant）、干溪（Dry Creek）、科文顿（Covington）的第一个旧式浸信会教会和小希望教会。该机构的按立牧师是刘易斯-康纳、威廉-休姆、詹姆斯-菲内尔、威廉-戈斯尼和威廉-S-希克。有执照的传教士是布福德-赖斯、R-史蒂芬森、P-罗伯茨和阿尔弗雷德-戈斯尼。

1846年，该协会的成员达到了13个教会，有388名成员。从这时起，它逐渐萎缩，直到1879年，它报告了五个教会，总共只有65名成员。它是否还在继续开会，笔者不得而知。在我们有这个兄弟会的统计资料的二十九年里，有七十一人受洗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LEWIS CONNER是这个机构中最杰出的传教士。他可能是弗吉尼亚州人，但在很早的时候就定居在布恩县。在1801年的大复兴期间，他在这里信主，并与布利茨堡教会联合。1804年，他加入了Mud Lick教会，之后成为Forks of Gunpowder教会的成员，早在1822年，他就在该教会担任按立牧师。他在北本德协会的教会中似乎一直是个好的、有用的传道人，直到该协会出现了关于传教的困难。1840年，他和他的教会一起加入了预言家浸信会的塞勒姆协会的章程，并从该机构的组织中担任主持人，直到1857年。这时，他已经很老了，可能不久之后他就去领赏了。

Tates Creek Association of predestinarian baptists.

关于这个小团体，作者能够获得的信息非常少。像其他的兄弟会一样，它是在教派中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中产生的。

它位于麦迪逊和一些相邻的县，它的教会与传教士浸信会的泰茨溪协会的教会交织在一起，它就是从泰茨溪协会发源的。1830年，在其成立后不久，它有五个教会，共有159名成员。这些教会的名称是泰茨溪、尼泊山、吉利德、贝瑟尔和自由。被任命的牧师是乔尔-莫海德、托马斯-沃尔弗顿、丹尼尔-达夫和塞缪尔-琼斯。该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1843年，它只有七个教会，250名成员。此后，直到内战结束后，其人数没有大的变化。大约在1867年，它的教会中开始了一场轻微的复兴，并持续了数年。复兴的第一年，其教会报告说有40次洗礼，1869年有56次洗礼。在后一个日期，它有11个教会，456名成员。但在这之后不久，它又开始下降，到1880年，它有十个教会，只有260名成员。

这个机构在其教会中接纳了一些杰出的、有影响力的公民；但通常有一个软弱无力的牧师，再加上其反传教的政体和反传统的教义，使它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成为一个强大的、有影响力的兄弟会。

原联合浸信会的巴伦河协会。

这个小型的反传教士兄弟会起源于巴伦河协会的第二次分裂。1840年，该机构通过了以下内容。

“本会决议，加入当时的任何一个慈善团体或向其捐款，或拒绝加入或捐款，都不应成为联盟和团契的障碍；但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应让他们自己行使自由意志。”该协会中有相当多的反传教士，这一决议的通过在各教会中引起了许多不满和不小的兴奋。1841年，一份反对该决议的动议由滴水泉教会提交给协会。这使这个问题再次摆在协会面前。有人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撤销该决议。经过冗长而激动人心的辩论，该动议被提交给协会。投票结果是24票反对，24票赞成。主持人Thomas Scrivner投了反对票。反宣教士们发

挥了他们的全部力量，现在觉得他们终于被打败了。因此，投票结果一宣布，他们就在赛斯-布拉德肖长老的带领下，退出了会场。同年秋天，来自不同教会的信使们在巴伦郡的康科德会议厅开会，并组织了他们所称的“原巴伦河联合浸信会协会”。1842年7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该县的普莱森特会议厅举行的第一次例会上，有四个教会的代表，共172名成员。这些教会的名字是Dripping Spring、Doughtys Creek、Zoar和Mt. Pleasant。第二年，又增加了Concord、Glovers Creek和Skaggs Creek，成员总数增加到三百二十七人，Zoar已经解散了。该机构的牧师是Seth Bradshaw, Ben. 贝利和约翰-克拉克。

该协会在教义上普遍同意浸信会的教义，但反对所有为传播福音而组织的社团。像绿河、斯托克顿山谷、南康科德和本州其他几个协会一样，它声称自己是传教士，但反对所有可以有效促进传教的手段。它声称地方教会是唯一有神的认可的宗教机构，忘记了其成员每年在协会中聚会，为神的荣耀处理事务。

该机构的发展缓慢而不规律，直到1856年，它有12个教会，484名成员。1858年，在各教会中开始了复兴，结果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因此，第二年它有15个教会，679名成员。这是它迄今达到的最大成员数。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它减少到9个教会，有341名成员。从那时起，它有了一个小的增长。当最后一次听说时，即1879年，它有十二个教会，四百四十二名成员。我们有其统计数字为23年，在此期间，其教会报告了507次洗礼。

就人数而言，这个兄弟会的传教士一直非常充足；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恩赐和造诣都很一般的人。赛斯-布拉德肖（Seth Bradshaw），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到过他，是其早期牧师中最有能力的一位。

托马斯-道森（THOMAS DODSON）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兄弟会中最受推崇的牧师

之一。他出身于肯塔基州韦恩县一个庞大而受人尊敬的古老浸信会家庭，他于1804年10月12日在那里出生。他在一个农场长大，并接受了有限的普通学校教育。18岁时，他信奉宗教，并加入了他家乡的大沉沦教会。1828年，他与玛莎-赫特结婚，之后他搬到了拉塞尔县，在那里他加入了欢乐山教堂。1847年12月4日，由Wm. Smith、Moses Wilson、Thomas Wilson和Josiah Stephens按立为牧师。在这个地区，他传道，并不断增加有用性，大约12年。1859年12月，他搬到巴伦县，成为白杨泉教会的成员和牧师。他在这个教会和其他一些教会中传道，大约20年后，他因年事已高而辞职了。直到1870年，他一直与反宣教浸信会的人保持一致，他就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但在那时，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与白杨泉教会一起加入了自由协会，此后他成为了传教士的热情朋友。1881年7月10日，他满怀喜悦地完成了他的旅程。在他幸存的七个孩子中，有六个是浸信会成员，其中一个谦卑的福音牧师。

伯兰（EPHRAIM BURTRAM）是这个机构中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他来自韦恩县一个人数众多、声誉卓着的家庭，在那里，他在欢乐山教堂被提拔为牧师。在南康科德协会的教会中传道数年后，他搬到巴伦县，在格拉斯哥以南几英里处定居，离1854年不远。在这里，他与欢乐山教会联合，从而与原巴伦河协会相认，该协会与南康德的信仰和秩序相同。在这个兄弟会的教会中，他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劳动者，大约有30年的时间，受到他的教友和一般人的高度尊重，他们在他们中间传教。

格林普协会。

这个兄弟会位于本州的最东北角。在这个地区定居的第一位浸礼会传教士是约翰-杨。他与邻近的俄亥俄州边界的一个教会联合起来。一段时间后，他促使该教会将手臂伸向小沙河上的一个点，该河口上方约10英里，位于凯基州格林普县。这条手臂由杨先生培养，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名称为帕尔

米拉。另外两个教会，其中一个叫“联合”，在相邻的地区建立起来，这三个教会与俄亥俄州联合起来。1820年11月11日，在俄亥俄州的劳伦斯县成立了协会。1841年，这三个教会在获得退会书后，在帕尔米拉会议厅开会，并组成了格林普协会。参加该组织的牧师有约翰-杨、托马斯-雷诺兹、托马斯-艾布拉姆斯和约翰-豪威尔。

1845年3月，总会派H. F. Buckner，即后来杰出的克里克地区印第安人传教士，在这个年轻兄弟会的范围内工作。同年8月，该协会由以下教会组成。帕尔米拉 (Palmyra)、联合 (现在的统一)、东福克 (East Fork)、自由 (Liberty)、查德克里克 (Chadwicks Creek)、新贝瑟尔 (New Bethel)、伯大尼 (Bethany) 和新塞勒姆 (New Salem)。这些教会共有369名成员，T. K. Reynolds也被列入受按立牧师名单。该机构有执照的传教士是查尔斯-F-克鲁克、詹姆斯-P-雷诺兹、希拉姆-黑斯廷斯和詹姆斯-布什。该协会对总协会的传教士表示欢迎，语言如下。

“决议：欢迎我们亲爱的兄弟H. F. Buckner访问并向我们协会范围内最贫穷的地方传讲福音。”巴克纳先生被要求为总协会和本协会的每个教会进行募捐。建议协会为同一目的任命一名律师。会议还决定，“本协会不赞成不加节制地使用烈性酒”。巴克纳先生在这个广泛而贫穷的领域工作了大约两年，然后在遥远的西部印第安人中开始了他伟大的人生工作。通过自己微弱的努力和总协会的援助，该机构每年都有一部分时间保持着传教活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发展非常缓慢。酗酒是教会中的一大罪状。托马斯-雷诺兹 (Thomas Reynolds) 长老恳切地努力改革这种罪恶。但他只在一小群人中取得了成功。其结果是教会中出现了裂痕，并形成了一个由节制分子组成的小型兄弟会，称为友谊协会。这个裂痕后来被治愈了，但这个机构仍然没有繁荣。1860年，它只报告了11个教会，共有455名成员，七年后，只有8个教会，有320名成员。但是，在1868年，在其范围内开始了复兴，并持续了几年。现在的增长是如

此迅速，以至于在1876年，该机构有31个教会，有1581名成员。这一年，它遣散了8个教会，共291名成员，在其南部边界组成了企业协会。1879年，该协会对欢乐山教会接受外人的洗礼表示不满，并于1880年通过了以下规定。

“亲爱的，我们将不与其他协会通信，若他们将接受外来的浸礼。”

自1868年复兴开始以来，该团体一直相当繁荣。1880年，它有23个教会，1,761名成员。

约翰-杨可以被认为是格林普协会的父亲。他在什么时候在现在的范围内定居，还没有确定，但他应该是小沙河上最早的定居者之一。Yonng先生是弗吉尼亚州人，1764年6月24日出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他选择了水手的职业，并准备担任“阿比亚纳”号的指挥官，这时他被征召为联合殖民地服务，担任华盛顿将军的送信人。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工作到独立革命战争结束。和平回归后不久，他与玛丽结婚，她是华盛顿将军的女儿。根据当时的习俗，他乘坐平底船沿俄亥俄河而来。在利姆斯通（Limestone）登陆后，他穿越乡村来到现在的杰萨明县，并在那里定居。

他在什么时候与一个教会联合，或开始他的传道工作，并不确定。但在1801年，他被埃尔克霍恩协会派去向印第安人传教。许多年后，利基协会和埃尔克霍恩协会之间就后者在传教方面的早期做法产生了争议，这位可敬的传教士给出了以下证明。

我，约翰-杨，证明我在1801年9月被安布罗斯-杜德利、大卫-巴罗、乔治-史密斯、约瑟夫-雷丁、奥斯汀-伊斯顿、约翰-普莱斯和刘易斯-克雷格按立为传教士并派往印第安人中间。

“1842年11月2日，由我亲笔签署。约翰-杨。”

根据他的后人的一个传统说法，当杨先生遇到他被派去的印第安部落的议会时，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友好接待，只有一个凶猛的年轻战士除外，他来回走动，心情非常愤怒，手里拿着一把大刀。最后，传教士诱使他在自己身边坐下；他们一起抽烟，并达成了和平。至于杨先生在印第安人中呆了多长时间，或者他的工作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他回到肯塔基州后不久，他就搬到了现在的格林普县。当时这里几乎是一片没有人烟的荒野，因为根据柯林斯的历史，在1802年，只有六个家庭生活在这里后来包括在格林普县的领土上。杨先生最初位于Tigerts溪，但过了不久就搬到了小沙河口，并从那里搬到了该河上游两英里的地方，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在这里，他拥有一大片土地。当这个国家地区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走遍了整个山区，向他们传讲福音。他的大片土地被一块一块地卖掉，以养活自己和家人，而他则免费向贫穷的定居者分发生活的面包。他继续这些忠实的劳作，直到成熟的晚年，并奠定了一个广泛的、为别人所建立的基础。1855年2月25日，在他91岁的时候，主呼召他去得到他的回报。

约翰-豪威尔（JOHN HOWELL）是格林普协会的先驱传教士之一，大约1783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贝德福德县。他在家乡的石路会议厅接受洗礼，成为米多菲尔德教会的成员，并获准讲道。1834年，他搬到俄亥俄州的劳伦斯县，一年后，在现在肯塔基州的博伊德县定居，靠近阿什兰的现址。在这里，他以极大的热情在主人的葡萄园里劳作，并在1838年左右促成了联合（现在的统一）教会的成立。这是在Greenup协会目前的范围内形成的第二个此类组织。在这个教会中，他被约翰-杨和约翰-凯利按立为牧师，从事全部工作。然而，他没有负责任何教会，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贫困人口的劳动，大约有二十年之久。1854年，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次年，主呼召他去接受最后的奖赏。

THOMAS REYNOLDS于1785年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当他长大后，变得非常放荡不羁，继续走在罪恶的道路上，直到他过了中年。搬到肯塔基州派克县。1836年，他在这里改邪归正，并接受了以西结的洗礼，加入了现在约翰逊县的联合教会的团契。两年后，他搬到了现在的博伊德县，并加入了联合教会，该教会是由虔诚而热心的约翰-豪威尔在那个时候组建的。此后不久，他开始从事公共劝诫工作，并在1840年左右被按立为牧师，当时他已经55岁了。他被召去照顾肯塔基州的联合教会和贝瑟尔教会，以及俄亥俄州的南点。在经历了醉酒的巨大恶果之后，他在福音传道中成为一个认真而明智的节制倡导者。但是在这个地区，人们的主要职业是打铁，即使在他们中相对较少的宗教信仰者中，也有很多人放荡不羁。雷诺兹先生在试图在铁区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变得心灰意冷，并于1846年搬回了派克县。他在这里建立了三、四个教会，一直到1851年6月28日主召他回家为止。在他去世后，他所服务的教会在“友谊协会”的风格下结为兄弟关系。

托马斯-凯利-雷诺兹（THOMAS KELLEY REYNOLDS）是托马斯-雷诺兹长老的儿子，1815年12月29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卢瑟福县。他接受了适度的普通学校教育，包括对英语语法有相当的了解。在他的父母重新搬到肯塔基州后，他在基督里得到了希望，并于1838年在现在的博伊德县接受了约翰-凯利的洗礼，加入了联合教会。同年，他与莱蒂西亚-克鲁姆（Letitia Crum）结婚，她是众所周知的长老的妹妹。

J. 博伊德县的D. 克鲁姆。他于1844年开始从事公共祈祷和劝诫工作，并于1845年由托马斯-雷诺兹、H-F-巴克纳和W-W-丹尼尔按立为牧师。被按立后，他立即担任了新塞勒姆教会的牧师，随后又成为贝瑟尔、联合和友谊教会的牧师。从那时起，他是格林纳普协会中最积极有效的传教士之一，大约有三十年时间，后来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在不同时期，他在肯塔基州和邻近的俄亥俄

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边界上担任了大约20个教会的牧师。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他在博伊德郡和邻近的郡担任总协会的传教士。他已为1,147人施洗，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他获得了其他牧师的服务，为其他约500人施洗，这些人在他的传教下信主。除了在总协会董事会服务的三年期间，他在他神圣的呼召中劳作，几乎完全没有金钱上的报酬。在他事奉的鼎盛时期，他为五个教会服务，在工作日为其中一个教会讲道，为期六年，为此他只得到两美元五十美分。同时，他通过在周围的山上挖掘铁矿石来养活自己的家人。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他在几乎没有超过成年年龄的时候就无法工作了，这一点几乎不值得奇怪。他有时是书记员，有时是Greenup协会的主持人。他仍然活着，但他憔悴的体型和破碎的神经使他无法再从事更多的工作。

他的儿子R. N. Reynolds在J. D. Crum那里接受了洗礼，并于1879年被按立为牧师，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的传教士，正在可接受地占据着他父亲留下的领域。

THOMAS ABRAMS是Greenup协会的先驱传教士之一，被认为是一个忠实的好人。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很少，他似乎是在1839年在老帕尔米拉教堂被提升为牧师的，他是该教堂的持牌传教士。他参加了格林普协会的章程，是该协会最早的主持人之一，并经常主持其会议，长达25年之久。

关于其他几位长期在本机构的教会中工作的有用的传道人，没有收到具体的资料。

南岔路口协会。

这个兄弟会成立于1841年，分布在欧斯利和一些相邻的县。约瑟夫-安布罗斯（Joseph Ambrose）是该教会中最积极、最有效的传道人，从其成立到1855

年搬到加勒廷县，他一直担任该教会的主持人。在他以及约翰-沃德和其他一些人的热心和有效的努力下，该协会享有良好的繁荣。1852年，该协会报告有16个教会，共有593名成员；四年后，该协会报告有19个教会，但成员总数略有减少。安布罗斯先生搬走后，该机构开始迅速衰落，并在1862年9月正式解散。它所腾出的地盘后来被欧文、杰克逊和布尼维尔协会占据。

约翰-沃德（JOHN WARD）是这个协会中相当活跃和有用的传道人，在安布罗斯先生离开后担任协会的主持人。多年来，沃德先生是该州那部分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之一。但他最终开始行医——那是许多山区传教士的诅咒——这大大削弱了他的作用。他仍然活着，年事已高，但现在被称为医生，而不是传教士。

士兵小溪协会。

这个由反传教士的会众组成的小团体主要位于该州西部的格雷夫、马歇尔和卡洛威县。它成立于1842年，当时的名称是正规浸信会的士兵溪协会，由以下教会组成，这些教会已被克拉克斯河协会解散，另外还有两个教会。

Soldiers Creek, Rough Creek, Panther Creek, Mt. Pleasant和West Mayfield。这七个教会总共有197名成员。这个机构起初很繁荣，在第二次会议上，报告说有十个教会，有290名成员。同年，兄弟会的和平被一个叫希克斯的人的讲道所扰乱，他把英曼长老引向了否认复活的异端。这一事件通过将英曼从牧师岗位上撤职得到了调整。但是，在1844年，一场更严重的骚乱搅扰了这个年轻的兄弟会。它的两个教会被提审，因为他们从“传教士浸信会”接收了成员，却没有给他们重新施洗。由于无法解决这一难题，该协会同意解散。第二年，该协会由以下教会重新组成。新希望教会、锡安山教会、欢乐山教会、联合教会、康科德教会和锡安教会，不包括那些犯错的姐妹们。

该机构现在有六个教会，196名成员。在其新的基础上，它通常享有和平和小规模的繁荣。1870年，它报告了九个教会，有233名成员；1880年，有15个教会，有451名成员。

豹溪协会。

这个小兄弟会被命名为联合浸信会，起源于对在戈申协会范围内提供传教的适当方法的不同看法。1840年10月，反对传教的俄亥俄县黑豹溪教堂的牧师从该协会分离出来。分离派成立了两个小教会，一个在现在的佩尔维尔，另一个在现在的罗斯维尔所在地。这两座教堂与另一座占地相似的小教堂于1842年组成了黑豹克里克协会。在1843年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它报告了三个教会，共有96名成员。它的发展非常缓慢，直到内战之后。从那时起，它有了一些增长。1870年，它有六个教会，210名成员；1880年，有十个教会，470名成员。

南坎伯兰河协会。

这个兄弟会是以下列相当奇特的方式起源的。1840年，南康科德协会与斯托克顿谷和拉塞尔克里克保持着联系。后者与总协会有联系，而斯托克顿谷宣布与总协会没有关系。后者向南康德投诉这种违反兄弟会关系的行为。收到投诉后，南康德立即撤销了与所有邻近兄弟会的通信。1842年，Big Sinking、Cedar Sinking、New Salem、White Oak、Welfare、Big Creek和Pleasant Grove教会要求他们所属的South Concord协会恢复与邻近兄弟会的通信联系，或者给予他们退会信。后一种选择被接受了。这样的七个教会，连同自由和哈罗德叉的教会，由他们的信使于1842年11月5日在韦恩县的欢乐谷会面。马修-弗洛伊德（Matthew Floyd）讲道，会议通过选举马修-弗洛伊德（Matthew Floyd）为主持人，R. Semple为书记员来组织。拟议中的协会正式成立了，在

南坎伯兰河的名字下。它所组成的教会共有454名成员，位于韦恩、拉塞尔和普拉斯基县。催生这个兄弟会的真正原因是南康科德教会之间的情绪分歧。

在传教问题上，会员们在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几乎各执一词。母会保留了反宣教的教会，而那些赞成宣教的教会则加入了新的组织。马修-弗洛伊德

(Matthew Floyd) 是迄今为止南康科德协会中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效的传教士，他成为传教士党的领袖，并在新组织中发挥了他对传教的影响力。

南坎伯兰协会从成立之初就对国内宣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通常在其范围内保留一名或多名传教士。该协会享有和平，并有稳定的增长，尽管不是很迅速。1850年，它有10个教会，546名成员；1860年，14个教会，962名成员；1870年，22个教会，1610名成员；1879年，22个教会，1708名成员；1883年，24个教会，1,856人。

马修-弗洛伊德是肯塔基州最受欢迎、最受爱戴和最有效率的传教士之一，在他那一代。他的祖父马修-弗洛伊德上校在独立革命战争时期来到美国，指挥一个英国士兵团。由于同情殖民者的事业，他在大洋彼岸的航行中成功地赢得了他的团员的支持。因此，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登陆后，他和他的整个指挥部一起为联合殖民地服务，并在战争期间为美国独立而战。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一样是爱尔兰人，来到美国后在他父亲的军团中指挥一个连，并在殖民地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继续为他们服务。战争结束后，弗洛伊德上尉搬到了肯塔基州的麦迪逊县，在那里他从事学校教学工作。最后他搬到了印第安纳州，在那里去世，享年104岁。

马修-弗洛伊德是亚伯拉罕-弗洛伊德上尉的儿子，1778年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1796年，他与父母一起移居到肯塔基州。他在圣公会教堂长大，他的父母是该教堂虔诚的成员。他接受了普通的英语教育，可能是在他父亲的指导

下，在早期生活中加入了卫理公会，作为一个探索者。随后，他宣称已经信主，并加入了他父母住所附近的一个浸礼会。受洗后回家时没有换衣服，他的父亲对他加入浸礼会非常生气，把他赶出家门，身上还穿着湿衣服。然而，他继续坚守他的新信仰。成年后，他与查尔斯-沃伦的女儿苏珊娜结婚，并在普拉斯基县定居，就在老白橡树浸信会教堂的现址附近。大约在1811年，他在这里开始了他漫长而成功的传教。白橡树教堂可能是他最初在福音方面的劳作成果。在这个组织成立之时，他就被召来负责该组织的牧养工作，并以极大的认可度为其服务了约51年。他还在韦恩县的蒙蒂塞洛（Monticello）、新塞勒姆（New Salem）、大泉（Big Spring）和海狸溪（Beaver Creek）等地的教会任职，并得到同样的认可。他所服务的教会属于老坎伯兰河兄弟会，直到该机构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不方便参加其会议。1825年，弗洛伊德先生所负责的教会与其他七个教会一起，加入了南康科德协会的章程。弗洛伊德先生现在已经成为坎伯兰谷地的主要牧师。他连续17年被选为新协会的主席，这表明他的团结能力。同时，他在机构前宣讲介绍性的布道，连续三次。

在1837年总协会成立后不久，传教的问题就开始在南康德协会中激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弗洛伊德先生的影响，它也会效仿斯托克顿谷的做法，一致宣布反对传教活动，因为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支持传教上。协会中的反对派只占少数，包括所有有相当影响力的传教士，只有弗洛伊德先生除外，他的个人声望仍然使他成为调解人。但对他来说，两派不能和平共处，这是很明显的。他的谨慎确保了和平和有序的分隔，通过信件解散了传教士教会。他立即促成了这些教会的会议，南坎伯兰河教会于1842年成立了。他从南康科德教会成立之初就担任该教会的主持人，现在他被选为南坎伯兰河协会的主持人，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他去世，共21年之久。

除了他的牧师工作，弗洛伊德先生在他整个52年的传教过程中，在韦恩、普拉斯基和拉塞尔县的穷人中进行了大量的传教。据信，他至少是本州总协会

在其所在地区聘用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他在事奉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并为许多人施了洗礼。他在议会中是个聪明人，在田间地头也是个高效的劳动者。但他的工作终于完成了，1863年8月19日，他应召回天家。他的儿子约翰-W-弗洛伊德（John W. Floyd）进入牧师行列，并以这种身份工作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屈服于破坏山区各县许多传教士的作用的诱惑一行医。

约翰-基思（JOHN KEITH）是本协会中一位虔诚的、不苟言笑的牧师。他于1778年7月2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1812年搬到肯塔基州，并与第一自由教会结合。1842年，他加入了库珀斯喜悦教会的组织。他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大约48年。1875年2月13日，主人从他位于普拉斯基县东南角的家中召唤他到上面的家中。

威廉-雷克斯罗特是这个兄弟会中最积极和最有用的牧师之一。他于1817年11月17日出生在现在的拉塞尔县。17岁时，他接受了史密斯（Wm. Smith）的洗礼，成为福利教会的成员。1847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从那时起一直到去世，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他神圣使命的职责。他是一位出色的传道人，一位热心的劝诫者，也是一位出色的歌手。他的时间主要用于传教士和传道人的工作。在南坎伯兰河协会的任命下，他作为传教士骑马行了九年。作为一个复兴者，他在他的工作领域从未被超越过。在他的事奉中，他施行了超过2300人的洗礼。1875年12月30日，他死在离家20英里的劳动场上，留下妻子和五个孩子，他们都是浸信会的成员。

摩根-布莱尔（MORGAN BLAIR）也是本协会中一位有用的、热心的传教士。他于1814年12月25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坎伯兰县。两岁时，他被父母带到了罗素县，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16岁时，他加入联合教会，并于1849年1月6日被按立为牧师。近20年来，他在主人的葡萄园里成功地劳作。1868年12月21日，他被召去领赏。

自由结社。

组成这个组织的教会与老斯托克顿谷兄弟会的教会所占的地域相同，主要位于门罗、坎伯兰和克林顿等县，以及田纳西州的邻近边界。这个地区一般都是贫穷的山区，除了坎伯兰河的紧邻谷地，它贯穿了整个地区。该协会的起源是这样的。

1835年，斯托克顿谷协会通过了以下项目。“本协会宣布与浸礼会和所有其他社团的做法无缘，这些社团打着宗教的幌子，以金钱为目的。”Renox Creek和Caseys Fork教会向下一届协会投诉这一交易，认为这是对教会权利的侵犯。在1836年的会议上，协会听取了这一投诉后，通过了以下条款。

“第6条。本会重新考虑并废除去年会议记录中的第11条，该条宣布不与浸信会州会议等有任何关系，因为该条未及时通过。但大多数教会此前已就这一问题采取了行动，并宣布不与上述州会议和所有类似的机构合作，这些机构以宗教为幌子，以金钱为动力，本协会现在同意上述教会的意见。”

当然，在同一项目中，这种撤销和重申令人厌恶的措施，并没有给受害的教会带来任何安慰。然而，这个问题被允许暂时搁置。但是，在1841年，雷诺克里克和凯西福克教会向协会请愿，要求撤销1836年交易的第6条。以下项目显示了这一请愿书是如何被撤销的。

“第2条，本会说，在现有情况下，她不愿意按照Renox Creek和Caseys Fork教会的要求，废除本会1836年会议记录的第6条。

“第3条。这个协会放弃了雷诺克斯河和凯西福克的教会”。

以下一项记录在1842年的会议记录中。“本会应Skaggs Creek教会的要求，拒绝撤销其1836年会议记录的第六条，McFarlands Creek教会的John和Jesse Savage弟兄据此突然退出本会。”

当时，约翰和杰西-萨维奇长老正在米尔溪、坎伯兰河、麦克法兰溪和斯卡格溪的教会中传教。在这些教会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即萨维奇教友退出协会是否合理。他们都作出了肯定的决定，只有米尔溪教会除外，该教会的意见大致相同，并分成两派，各自声称拥有米尔溪教会的名称和特权。1843年，这件事被提交给斯托克顿谷协会，并处理了以下事务。

“第1条。声称是上述教会的Skaggs Creek、Mill Creek、McFarlands Creek和Cumberland River教会的那部分人退出了本协会，因为他们为John和Jesse Savage去年突然退出协会的行为辩护，违反了她的规定。”

如上所示，从斯托克顿谷协会中分离出来的六个教会，在1843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由他们的信使在比奇格罗夫会议厅举行了会议，目的是成立一个协会。这些教会共有216名成员，他们的名字是。米尔溪、坎伯兰河、麦克法兰溪、雷诺克斯溪、斯卡格溪和卡西斯福克教会。Thomas Scrivner宣讲了《使徒行传》24: 25，然后宣布会议开始。会上通过了一项赞成成立协会的决议，并通过选举托马斯-斯克里夫纳（Thomas Scrivner）为主持人，赖斯-马克西（Rice Maxey）为书记员，使之生效。该组织取名为“联合浸信会自由协会”。会议记录中附有一封通函，阐述了成立协会的原因，随后机构休会，下一届会议于1844年9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在Renox Creek（现在的Salem）的会议厅举行。

在协会成立之时，协会中只有两位传道人，即约翰和杰西-萨维奇。在它的第

一个周年纪念会议上，约翰-S-佩奇和德比-H-摩根被加入到它的按立牧师人数中；摩西-B-弗格森、约翰-G-赖特和威廉-B-阿德金斯是它的特许传教士。在1844年的这次会议上，指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组成该团体的八个教会中的七个教会举行长期会议，并要求该团体和邻近地区的牧师参加这些会议。会议还建议各教会开始并继续举行规定的祈祷会，并鼓励信徒在这些会议上进行公开祈祷和劝勉。

在1845年的会议上，提出了外人受洗的问题，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各教会“最好不要在没有进行洗礼的情况下接受其他教派的成员”。在这次会议上，任命了一个由Samuel Long、Thomas E. Bramlette和Rice Maxey组成的执行局或委员会，负责接受教会和个人的捐款，并确保有合适的牧师在贫困者中工作。这是这个机构在系统性传教行动方向上的第一次行动。这个委员会持续了几年，其雇员R. T. Gardner完成了大量的传教工作。1847年，该协会的牧师们认捐了205天的劳动，用于在该地区的贫困地区进行劳动。该协会还向肯塔基州和外国圣经协会以及印度传教会提供了少量的捐款。从那个时期开始，该协会通常每年都有一名或多名传教士受雇，部分或全部时间都在工作，并为该教派的主要事业机构做出贡献。

该机构的生长从一开始就很稳定。但在内战期间，它的损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1865年，它的21个教会总共只有638名信徒；在这之后，直到1873年左右，它也没有任何可观的增长。但从那个时期开始，它的发展相当迅速。1879年，它报告了21个教会，有1338名成员。

该协会从一开始就因传教士的匮乏而受到影响；关于在其教会中工作的几位忠诚的牧师，没有收到具体的资料。但是，虽然它的传教士很少，而且一般都是文盲，但它的教会和理事会中却有许多杰出的公民。这些人中有莱斯-马克西、拉德福德-马克西、山姆-贝尔-马克西、P-H-莱斯利、托马斯-E-布

拉姆莱特和塞缪尔-朗。

RICE MAXEY出身于一个大的、受人尊敬的家族，该家族早期定居在坎伯兰河上，即现在的门罗县。这个众多的家族因其杰出的恩赐、积极的精力和实际的虔诚而闻名。他在肯塔基州克林顿县的奥尔巴尼从事法律工作，在那里他很快就升到了律师界的首位。他是该地浸信会的主要成员，是自由协会的第一个书记员，写了第一封通函，并从1846年起担任该协会的主持人，直到1856年他搬到德克萨斯为止。他回避政治，严格限制自己的职业。在他搬到德克萨斯州后，他被任命为他所在司法区的巡回法庭法官，并在该职位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几年前，他在一个很好的晚年中去世。

萨姆·BELL MAXEY是上述人士的儿子，是肯塔基Clinton县人。他早年随父亲移居德克萨斯州，进入会计领域，并迅速成长为杰出人物。目前，他是他所居住州的美国参议员。

萨缪尔-朗是自由协会早期的积极成员，是其第一个传教士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很多年。他是克林顿县的主要公民，从1855年到1857年，他在肯塔基州立法机关中代表该县。

PRESTON H. LESLIE，因其受影响的虔诚和杰出的政治家精神而闻名于世，从1844年起，他一直是自由协会的有效成员，直到他离开其领土。他于1819年3月8日出生在现在的肯塔基州克林顿县。他的父母很穷，养了一大家子人，因此他在年轻时接受的教育非常有限。然而，他喜欢看书，后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学者。16岁时，他被父亲带到了路易斯维尔，在没有钱的情况下被留在那里，在生活中尽力而为。在这个城市和周围的乡村，他做了大约两年的普通工人。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一家干货店做了一段时间的店员后，进入莱斯-马克西的办公室，成为一名法律学生。大约在这一时期，他宣称已信

主，并加入了浸信会。1841年，他获得了律师资格，第二年与布莱克小姐结婚，并在门罗县定居。在这里，他很快在他的专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844年，他被选为肯塔基州议会议员。1850年，他被选为同一职位；1851年，被选为州参议员。1853年，他搬到田纳西州杰克逊县的一个农场，几年后，又搬到了基辅的格拉斯哥。1867年在这里再次当选为肯塔基州参议员。1871年2月13日，他作为参议院议长，在史蒂文森州长辞职后宣誓就任该州州长，同年8月，他被选为联邦州长，任期四年，他担任这一职务，令该州人民非常满意。1875年任期结束后，他回到了位于格拉斯哥的家中，在那里他再次从事他的职业。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是他所在地区的巡回法庭的法官，在这个职位上，就像他所担任的每一个职位一样，他都让人满意。

但是，尽管这位政治家和法学家在他所有的民事关系中都很忠诚，但他对基督的事业却有更认真的奉献。在担任州长期间，他不仅参加了他的牧师的主日仪式，而且还参加了他的教会的会议和祈祷会，并且是主日学的正式教师。在他担任州长期间，他是肯塔基州浸信会总协会的主持人，此后也是如此，直到他认为最好不要担任这一职务。他一直积极参加该教派的教育事业，并热情支持其传教活动。他的职业以及职务上的职责和荣誉所带来的所有忧虑和诱惑都没有削弱他的宗教热情，也没有阻止他对基督事业的真诚奉献。谦虚、认真的福音传道人，向他掰开生命的面包，他的祈祷和眼泪从未让他失望。

托马斯-布兰利特（THOMAS E. BRAMLETTE）也是自由协会的早期成员，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该机构的书记，也是该机构第一个传教士委员会的成员。他于1817年1月3日出生在肯伯兰郡，Ky.。他接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被培养为法律工作者，并于1837年获得律师资格。他在他的职业中迅速崛起，并得到了大众的青睞。1841年，他被选入州立法机构。从那时起，他几乎一直在担任公职。1849年，他被选为联邦检察官，并担任该职务两年。1852年，他从奥

尔巴尼搬到了哥伦比亚，不久之后，他被选为巡回法院的法官，并担任了六年的职务。内战爆发后，他为联邦军队组建了一个团，并获得了上校军衔。1862年，他辞去指挥职务，被任命为美国肯塔基州地区法院的律师，并搬到了路易斯维尔市。1863年，他被任命为少将，并再次进入军队。但是，在组织他的师团时，他被提名为肯塔基州的州长。他当选了这一职位，并担任了四年的职务。任期结束后，他在路易斯维尔重新开始从事法律工作，并于1875年1月13日离开人世。

布兰姆莱特州长直到去世都是浸礼会教堂的成员，他是一个具有热情的慈善冲动的人，也是一个可敬的、有道德的公民。但他的巨大声望使他的心太过偏向于这个世界的事物，他的宗教热情也大为减弱。他的最后一个公职是肯塔基州公共图书馆彩票的经理，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正在担任这个职务。圣洁的教导是多么明显：“人若爱世界，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

阿尔弗德-金曾在很短的时间内担任过自由协会的牧师，地位颇为显赫。他于1806年3月31日出生在肯伯兰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1842年进入法律界。早年，他加入了坎贝尔派，并一直与之保持联系，直到1856年，在T. J. 费舍尔的传教下，他自称“重生”，并与伯克斯维尔的浸信会教会联合。他立即放弃了法律实践，并被按立为牧师。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也是一个公平的逻辑学家。他最喜欢的主题是“新生”。在肯塔基州传教约四年后，他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并在维多利亚定居。在这里，他作为一个能干而虔诚的牧师表现突出。他于1872年被召回天家，获得了他的奖赏。

北协和协会。

该协会占据了本州的最东北角。它的大部分教堂都位于诺克斯、惠特利和贝尔等县。由于其记录已经丢失，对其早期历史所知甚少。它是在1843年由从

南联盟协会解散的教会组成的，第二年报告有八个教会，有335名成员。它的发展非常缓慢，直到内战结束后。1864年，它有12个教会，527名成员，1871年有18个教会，640名成员。自1871年以来，它一直相当繁荣。

这个机构完全致力于传教、教育机构和主日学。与1880年会议记录一起印制的章程第三条写道，“本机构的业务是促进国内和州的传教活动，并为贫困者提供帮助；还包括圣经和书籍的运输，主日学，文学和神学学校以及肯塔基州东南部的学院，并收集和保存我们教派的历史。”该协会根据这一原则不时地通过有力的决议，但在这一方向上似乎没有取得什么其他成就，只是在向贫困者提供食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传教。1876年，有人试图在协会的范围建立一所高中，并为这一机构取得了特许证；但这一事业证明是失败的。早在1872年，就有一些人努力在教会中建立主日学，并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了暂时的兴趣；但在1881年，主日学委员会报告说，在协会的范围内，“没有正规组织的浸礼会主日学”。

1873年，该机构对外人的洗礼问题表达了如下的看法。“决议，我们不接受那些接受其他教派成员而不对他们进行重新洗礼的教会，也不与之建立关系。”在过去的几年里，各教会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教士供应，其中许多教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880年，该协会有24个教会，1,468名成员，1881年有27个教会，1,678名成员。

康科德教会是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会，也是坎伯兰河谷上游地区最古老的教会之一。它是由摩西-弗利先生召集的，由12名成员组成，于1804年在诺克斯县现在的平里克村附近的托马斯-阿瑟家成立。加入章程的人有：托马斯-阿瑟先生、萨拉-阿瑟、托马斯-阿瑟二世和萨利-阿瑟。摩西-弗利是第一任牧师，布莱克格罗夫-霍普接任。William Hickey、Thomas Marcy、Ebenezer

Ingram、John H. Bingham和John G. Amis（现在的任职者）依次为该教堂服务。现在（1884年）有84个成员。

艾萨克-霍恩（ISAAC S. HORN）是这个兄弟会中一位热心的传教士。他于1819年出生于凯里市的诺克斯县。早年，他加入了家乡的康科德教会；但直到1851年才被按立为牧师，当时在贝尔县自由教会的召唤下，他来到了约翰-H-宾汉姆、约翰-G-阿米斯和J-N-马多克斯这里。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他一直非常积极地履行他的神圣使命，据估计，他为400多名信徒施洗。他于1877年春天死于肺炎。

JOHN G. Amis是本会最有能力和最有进取心的牧师之一。他是协会的传教委员会主席，对协会的传教活动非常感兴趣，并在其教育事业中特别活跃。他是老康科德和其他三个教会的牧师。

STEPHEN GOLDEN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担任协会的主持人，是一位有相当能力的传道人。他担任Knox县法院的法官一职，而且要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他在协会的事奉很有效率。

达韦斯县协会。

这个庞大而繁荣的兄弟会是由以下教会组成的，这些教会都已从戈申协会中被解散。岩泉（现在的耶尔文顿）、绿荆棘、贝塔巴拉、欧文斯伯勒、巴克里克、欢乐谷、铃兰、自由山和弗雷多尼亚。

按照先前的安排，上述教会的信使于1844年11月1日在戴维斯县的贝塔巴拉会议厅聚会。托马斯-唐斯根据《彼得前书》2:4-5讲道。随后，会议被召集起来。托马斯-唐斯被选为主持人，G. W. 特里普特被选为书记。初步措施已经完

成，会议休会。第二天再次开会。会议通过了章程、信仰条款和礼仪规则，该组织包括9个教会，有1021名成员，取名为“戴维斯县联合浸信会协会”。约翰-G-霍华德被选为主席，G-W-特里普特被选为书记。会议同意与肯塔基州的戈申、加斯珀河和小贝瑟尔协会以及印第安纳州的小鸽子协会进行通信。

这个组织是在困扰旧有兄弟会的分裂和革命停止后出现的。它是一个宣教机构，从一开始就支持该教派的所有慈善活动。在1845年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它批准在其范围内成立一个圣经协会。印度传教会也被批准，并建议各教会组织辅助性的社团。为戴维斯县印第安传教会进行了一次小型募捐。这个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分支得到了该协会几年的关注。

在成立一周年时，该协会通过了以下内容。“决定，鉴于本协会范围内存在的巨大贫困，我们要求各教会明年拿出他们的捐款，以便在我们的范围内雇用一名传教士。”这是该机构主要工作的第一步，一直到现在。第二年，威廉-海德被任命为传教士，在协会的范围工作。一个执行委员会被任命为传教士，由John G. Howard, M. J. Whayne, J. S. Ford, C. T. Noel 和 James Miller组成。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没有印出来；但我们从海德先生的口中得知，这次宣教非常成功。这种协会传教的制度一直保持到现在，经过各种修改和一两次的中断；毫无疑问，这是该机构取得非凡进展的主要原因。它的程序与其他慈善机构的程序相似，与本州其他同类兄弟会的程序相似。

在1846年的两周年紀念日上，协会讨论了外人洗礼的问题，并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有人提出一项决议，宣布接受这种洗礼是无序的；但被否决了，理由是协会没有教会权威，因此无权对教会的教义或政体系统发号施令。第二年，有三个教会就这个问题征求意见。作为一个咨询委员会，协会有权利提供所要求的建议。因此，它通过了以下决议。“决议，虽然我们放弃了为教会管理制定法律的所有权利，但作为对巴克里克和车站教会的答复，我们建

议教会在其未接受洗礼时不要接受来自婴儿洗礼派或改革派的成员。”1871年，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交给协会，当时通过了以下决议。“决议：本会不认为任何人受洗，除非他已经经正规组织的浸信会授权，以三位一体的名义浸入水中”。1876年，“决议，在福音教会的授权下，浸入水中是基督徒洗礼的必要条件，也是加入福音教会的先决条件；任何人都无权承认任何组织或机构为福音教会，若其成员不具备这些资格；”而且，“福音教会的成员资格和团契是在主桌上就座的必要先决条件。”

1852年，该协会开始筹集资金，用于在其范围内向人们分发书籍。这项事业开始运作，这项好工作进行了大约八年。这无疑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而且至少可以部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兄弟会的范围内，有异常多的人从其他教派来到浸信会。

主日学直到1858年才受到这个机构的关注。当时，A. B. Smith和K. G. Hay被任命为主日学和主日学书籍委员会。他们在报告中指出，据他们所知，大多数教会都没有主日学；他们认为这种学校是完成分配给基督徒的工作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并建议协会建议各教会忠实地采用这种手段。他们还建议仔细选择教导本教派教义的书籍。从那时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不断增加，这已成为该机构的主要事业之一。

在1858年的会议期间，收到了Spottsville教会的女性国内传道会的来文，并附有12.10美元的捐款。这似乎是在绿河地区组织的第一个这类协会。协会通过了一项对该协会的感谢决议，并建议在其他教会成立类似的协会。第二年，从这个协会收到的捐款略有增加，并从欧文斯的一个类似组织收到了13美元。

据推测，这些社团并没有得到民众的青睐，因为我们没有再听到它们的消息。

早在1855年，教育问题就引起了该协会的关注。当时有人主张，牧师的教育应该是该机构的突出目标之一，并决定筹集资金，在乔治敦学院教育一位年轻的传教士J. M. 道森。年轻的道森拒绝上大学，这个问题也就不了了之。1860年，协会批准了在哈特福德建立一所高中的计划，并认捐了2000美元以帮助其建立。1869年，协会决定在欧文斯博罗（Owensboro）获得一处学校财产，并建立一所高中，费用为10,000美元。建筑物已经完工，学校于1869年9月以中央浸信会学院的名义开办。该房产非常漂亮，价值25,000美元。但由于未能支付为建造建筑物而产生的微不足道的3,500美元的债务，这一宝贵的财产被出售，从而从浸信会中被转让。1865年，该协会做了一项更好的工作，筹集资金帮助教育约翰-S-加顿和F-P-M-夏普，他们现在是非常宝贵的福音牧师。

大约在1860年，在协会的各教会中，特别是由欧文斯博罗教会的牧师B. T. 泰勒（B. T. Taylor）提出了所谓的共融的问题。他的立场是，每个教会都应该把主的晚餐的管理限制在自己的成员身上。泰勒先生的巨大能力在当时影响了协会，以至于协会宣布支持他的观点，并建议各教会研究这一做法的圣经权威。各教会普遍不相信这一立场的正确性，以前“具有相同信仰和秩序的”教会之间相互交流的做法一直在继续。

1864年，一位比德威尔先生最近被新希望教会排除在外，向协会提出申诉，要求纠正。这给了协会一个机会来表达它对古老浸信会教义的坚持，即各个教会是地球上最高的教会权威，除了向人类事务的最高仲裁者上诉外，不能对其决定提出上诉。

因此，Bidwell先生被告知，该协会对他的案件没有管辖权。

1866年，该协会指定次年1月1日为“禁食、谦卑和向全能的上帝祈祷的日子，

以使他的恩典得到复兴”。据信这是该兄弟会有史以来唯一指定的禁食日。1869年，该机构就农业展销会发表了如下意见。“决定，现在进行的集市不适合教会成员参加；由于集市产生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建议组成这个机构的教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1880年，它表达了对跳舞问题的看法。“决心，不信主的世界所实行的淫乱舞蹈，不符合基督教品格的对称性，并破坏了基督教的影响。我们恳切地要求我们的教会使用一切基督教的手段，在他们的成员中制止这种做法。”

本协会的进展异常均匀和迅速。在其存在的前十年中，其成员几乎翻了一番。1860年，它有26个教会，2,783名成员；1870年，34个教会，3,639名成员；1880年，34个教会，4,103名成员；1882年，34个教会，4,317名成员。在最后提到的日期，它是本州最大的白人浸信会协会之一，只有两个更大的协会，小河协会是最大的，贝瑟尔协会是其次。它的统计数据在48年、50年和61年都没有。在它存在的其余35年中，直到1882年的会议，它的教会报告了6951次洗礼。

古老的教堂。海狸坝是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堂，也是绿河下游地区中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它的历史已经介绍过了。位于麦克林县的巴克里克，在作为海狸坝的一个分支存在了一段时间后，于1812年由约伯-霍布斯、塞缪尔-安德森和菲利普-沃顿组成了一个有11名成员的独立教会。这个新的组织取名为“Tanners Meeting House”，多年来它一直以此为名。它的第一位牧师应该是约伯-霍布斯，他只服务了很短的时间，继任者是著名的先驱本-塔尔伯特。塔尔伯特先生的继任者是乔治-伦德，再继任者是托马斯-唐斯。后者为教会服务多年后，弗雷德里克-坦纳（Frederick Tanner）接任，他在该教会被提升为牧师。自从坦纳先生辞职后，该教会由J. S. 科尔曼、J. M. 皮伊和Wm. 斯蒂芬斯担任教牧工作。它现在是该协会中最大和最繁荣的教会之一。

耶尔文顿 (Yelvington) 位于戴维斯县的一个村庄，它的名字就来源于此，由本-塔尔博特和约翰-韦尔登于1813年6月30日成立，共有11名成员。它最初的名字是“Panther Creek”。约翰-韦尔登是它的第一位牧师，为它服务了大约三年。1815年，它加入了加斯珀河协会。5月，约翰-韦尔登辞职，并搬离了这个地区。接替他的是托马斯-唐斯，他为教会服务了近25年。1817年，教会的名字改为“岩泉”，第二年与戈申协会联合。自从唐斯先生于1842年辞职后，该教会由许多牧师服务，其中突出的有威廉-海德、J-G-霍华德、D-道登、C-J-凯利、J-M-道森、D-E-耶瑟和W-H-道森。教会在1860年使用了现在的名字。在1878年，它与布莱克福德协会联合起来。位于戴维斯县的绿荆棘教会是由本-塔尔博特和托马斯-唐斯于1820年10月29日从坦纳斯会议厅解散的25名成员组成的。托马斯-唐斯被选为牧师，在教会任职近30年。自他去世后，有J. M. Bennett, Wm. J. Owen, J. S. Dawson, J. S. Coleman, B. F. Swindler 和J. M. Peay等人在教会中做过牧师。它现在是本协会中最大和最繁荣的乡村教会之一。

位于俄亥俄县的Bells Run教会于1820年12月24日成立，并取名为“Barnetts Creek”。托马斯-唐斯 (Thomas Downs)，由他召集，成为其第一位牧师。大约在1833年，有点臭名昭著的Wm. 唐斯 (Wm. Downs) 接管了教会的牧养工作，教会的名字也改为“小群”。Wm. Downs在1839年左右由Ancil Hall接任，教会采用了现在的名字。1841年，鲁本-科特雷尔 (Reuben Cottrell) 负责该教会，并一直服务到1842年10月教会成员之一J. P. Ellis被按立为牧师为止。埃利斯先生一直任职到1856年。从那时起，该教会换了好几位牧师，每位牧师的任期都很短。科尔曼 (J. S. Coleman) 于1882年负责该教会，在他的服事下，教会的成员人数增加了很多。贝塔巴拉位于戴维斯县，距欧文斯博罗东南八英里，成立于1826年。它的早期牧师中，有一位虔诚的属上帝之人，鲁本-科特雷尔。它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机构，在1881年，它是该协会中仅次于最大教会的乡村教会。该协会其余的教会都比较年轻。

THOMAS DOWNS是戴维斯县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可能出生在纳尔逊县，在1780年之前不久。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与他的父母一起在绿河下游地区的荒野中度过。他的父亲在麦克莱恩县现在的卡尔霍恩附近被印第安人杀害。在早期的生活中，他加入了穆伦堡县的黑泽尔溪教会，并在早期被分配到了牧师的岗位上。1824年，他和他的妻子、四个女儿、儿子和儿子的妻子一起加入了戴维斯县的绿荆棘教会。在这个教会、岩泉、巴克溪和俄亥俄（Ia.），他担任了多年的牧师。他还担任过其他各教会的牧师，时间较短。但他的工作与其说是一个牧师的工作，不如说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先锋传教士的工作。他在俄亥俄河两岸的早期定居者中带着十字架的标准，从绿河口开始，沿着俄亥俄河往上100英里，在大约100英里宽的州地带。在这个地区，他聚集了许多早期教会，并为他们提供偶尔的布道，直到他们能够找到牧师。他养育了一大家子孩子，除了一个以外都是女孩，而且非常贫穷，以至于他不得不徒步旅行，而且经常赤脚。”他的继任者写道：“很多次，”他在一周内五天都在辛勤耕作，然后从绿荆树走到石泉，距离25英里，在没有穿鞋和外套的情况下讲道两个小时；有时听众很少，有一次，只来了三个姐妹。这就是这位献身的基督仆人在近50年的传道生涯中的劳动和命运。他忍受了许多严峻的家庭考验。在早年，他失去了父亲，父亲在森林里打猎时被印第安人杀害了。”

当唐斯先生开始讲道时，大约1800年，在他后来的工作的广阔领域里，只有两个小教会；当他结束工作时，同样的领域被六个蓬勃发展、人口众多的协会占据，四个在肯塔基，两个在印第安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变得非常虚弱和无助。但他的弟兄们对他们年迈的牧师如此依恋，他们会把他送到绿荆棘聚会所，把他放在椅子上，在那里，他像使徒约翰一样，向他们谈论上帝的爱，并劝告他们要彼此相爱。离1850年不远，这位年迈的神的仆人被召去天家领赏。

他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传道人，即使在他的时代，他也没有受过学术意义上的教育；但他是一位仔细的、充满祷告的圣经读者，在他的时代，很少有人能更熟悉神圣的神谕。他只拥有中等程度的才能，但他能轻松地说出普通的英语单词，他的心受到了彻底的教育，并深深地被上帝的恩典所浸润，他是一个在基督的福音中不屈不挠的劳动者。

REUBEN COTTRELL于1792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Henrico县。他在这里长大成人，接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结婚后，他移居到肯塔基州，并于1815年秋天在谢尔比县定居。次年2月，他加入了该县的巴克里克教堂，并接受了乔治-沃勒的洗礼。在他受洗的同一年，他被乔治-沃勒、扎切斯-卡彭特、约翰-霍兰和沃姆-斯托特按立为牧师。不久之后，他被邀请每月到巴克里克教会讲道一次。大约在这个时期，朗润协会讨论了传教的问题，科特雷尔先生被聘为传教士，在该兄弟会的范围内工作。路易斯维尔和杰弗逊维尔是他传教的地点。在这些传教士中，他深受传教精神的熏陶，这使他访问了俄亥俄河两岸许多贫穷的地方。1832年，他顺着俄亥俄河一直走到“河岸”。第二年，他搬到戴维斯县，并在一个农场定居。他接受了Bethabara教会的召唤。一场复兴几乎随即发生，80人加入了教会。1834年，他被呼召到Bells Run、Blackford和Union教会。大约在这个时候，他被邀请在7月4日在欧文斯博罗举行的烤肉会上做讲道。他接受了邀请，之后继续在那里讲道，直到他建立了一个教会，他在那里传道，直到教会能够找到牧师。1837年，Little Bethel协会向Goshen协会发送了一封信和信使，要求进行通信。高山协会的相应信使反对这一请求，理由是小贝瑟尔协会主张传教。科特雷尔先生和其他人一起，则热烈地主张接受书信，最终得到了批准。传教士的精神在戈申协会的下部变得非常活跃。1838年，13个教会的信使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雇用两名传教士在欧文斯博罗周围地区工作。科特雷尔先生和塞缪尔-安德森被任命为传教士，在他们的劳作下，大有复兴之势。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教士的工作就在这一地区展开了，科特雷尔先生一直是一个突出的角色，无论是在理事会还

是在教会，直到他的体力衰竭。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里，他身体虚弱，无法离开他的家，而且一直在期待着离开世上、回去天家。1863年5月29日，召唤来了，他在47年非常成功的事奉之后，去得到了他的奖赏。

威廉-欧文 (William J. Owen)，这位优秀而热心的年轻人于1850年1月20日被戴维斯县的绿荆棘教会按立为牧师，他在该县附近出生并长大。在与附近的其他一些教会一起服务了很短的时间后，他于1856年搬到了杰克逊。在这里，他热心地投身于牧师的工作。1859年2月，他来到田纳西州奥比昂县的特洛伊，在那里完成了他短暂的传道工作的主要工作。在他搬到特洛伊的同一个月里，他聚集了一个由八个成员组成的教会。在这位年轻牧师的忠心劳作下，这个小教会稳步发展，直到有33人。

欧文也是巴勒斯坦和康科德教会的牧师，他在那里的的工作也很成功。但他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1863年12月初，他变得非常虚弱，无法离开他的房间，并在次年6月14日被召去天家接受他的王冠。

弗雷德里克-坦纳是一位优秀、朴实、谦逊的传教士。他在1812年麦克莱恩县的巴克里克教会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该教会，并可能接受了本杰明-塔尔博特的洗礼。在担任该教会的书记员数年后，他于1830年被按立为牧师，之后在该教会担任了相当长时间的牧师。在不同时期，他还担任过其他几个教会的牧师。他对自己的能力有着谦卑的看法，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只有在教会找不到其他传道人时才会同意为其服务。然而，科尔曼博士认为他具有卓越的自然禀赋，在有利的情况下，是一位雄辩而有力的传道人。他保持着一尘不染的基督徒品格，并对最了解他的人发挥了卓越的影响。他于1868年在麦克莱恩县的家中去世，享年已高。

约翰-格雷夫斯-霍华德于1792年11月9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卡斯维尔县，父

母是可敬而虔诚的浸礼会教徒。在父母的庇护下，他接受了普通的英语教育。他在一个农场长大，在他21岁的时候，与普里西拉-扬西结婚。1816年，他移居到基辅的戴维斯县，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曾经担任过治安官，后来又担任过警长。他还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州民兵上校职务，由于这一情况，他后来被称为霍华德上校。他喜欢交际，在他进入牧师行列后，有一次被罪出卖了，养成了酗酒的习惯。虽然从此，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他的忏悔和自责是深刻而长久的。他曾被普遍推崇；他悔改的诚意，以及他男子汉和基督徒的品格，不仅使他恢复了与弟兄们的关系，而且还使他得到了未信主者的尊重和信任。

1818年左右，本杰明-塔尔博特（Benjamin Talbot）在塔纳斯会所（现在的巴克河）的教会中担任团契成员。他开始了他的公开的基督教工作，在绿荆棘教堂担任主日学的校长。随后，他被按立为执事，并于1821年12月获准在绿荆棘教堂讲道。几年后，他才完全进入了牧师的工作。1840年9月，他被按立为欧文斯博罗教会的牧师，由H. B. 威金、鲁本-科特雷尔和托马斯-唐斯主持。此后，他积极热心地投入到事工中，与威廉-海德、R-M-斯奈德和伊沙姆-R-艾伦一起，在俄亥俄河两岸聚集了许多教会。在1845年至1865年期间，他为几个教会服务。他的最后一次教职是在戴维斯县的欢乐谷教堂。1844年戴维斯县协会成立后，他立即被选为该协会的主持人，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59年。从1841年到1844年，他还在戈申协会担任主持人。在他最后一个牧师任期结束后，他继续偶尔讲道，直到接近生命的终点。他于1874年4月16日在欧文斯博罗的住所去世。

ISHAM R. ALLEN是一个邪恶的、褻渎的青年；但在1837年左右，他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与欧文斯博罗的教会联合，并可能由John L. Burrows给他洗礼。大约在1841年，他在戴维斯县的欢乐谷教堂获得了讲道许可，大约两年后，他被按立为牧师。几年来，他与威廉-海德（William Head）和约翰-G-霍华

德（John G. Howard）一起，以极大的热情传道；通过他热切的劝告，为在俄亥俄河两岸聚集一些教会提供了很多帮助。他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有点古怪，他的恩赐主要是在劝诫方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很少讲道。他在中年过后不久，于1864年在欧文斯博罗的家中去世。

詹姆斯-道森（JAMES M. DAWSON）是生活在绿河地区的最有能力的传教士之一。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没有收到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更多细节。他是凯里市戴维斯县人，出生于1835年。他获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然而，他拥有很强的智力，从童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一直致力于仔细研究。在没有老师的帮助下，他不仅获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而且在希腊语方面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他拒绝了戴维斯县协会为使他能够进入乔治敦学院而提供的援助，宁愿选择更慢但更独立的课程，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教育。他在17岁时信奉了宗教，并加入了他家乡的南汉普顿教堂。大约20岁时，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1857年被按立。起初，他的传道工作枯燥乏味；但他稳步提高，仅仅几年后，他就表现出了巨大的力量和敏锐的逻辑性，在他的协会中无人能及。他更愿意为他出生地周围的乡村教会服务，而不是担任城市或乡村的牧师，因此，他把整个事工交给了戴维斯县协会的教会。他在牧养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并在全州范围内受到了他的弟兄们的尊重和敬重。但在他中年时，他突然被叫去天家交待他的管家工作。他于1873年4月在戴维斯县的家中因肺炎去世。

道森先生以其清晰而富有逻辑性的文笔和能干的争论者而著称。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为“圣徒最后的保守”辩护，并参与了各种口头和书面的争论，为他所在教派的教义和政体辩护。在他最后的写作中，通过《西部记录》的专栏，与博学的J. E. Farnham教授进行了有点冗长的争论。

J. D. ARNOLD在本协会的范围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主人葡萄园里

的一个宝贵的劳动者。他于1839年8月12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梅肯县。17岁时，他失去了父亲，他的母亲只能为他提供很少的教育手段。然而，他很好学，并获得了普通英语学科的相当知识。1855年，他加入了田纳西州罗伯逊县的欢乐山教堂，并接受了G. W. 费瑟斯通的洗礼。1860年，他在这里获得了讲道的许可。此后不久，他将自己的会籍迁到了肯萨斯州辛普森县的春湖，并被按立为牧师。1861年，由O. H. Morrow和J. W. Self担任牧师，在Lake Spring教会任职两年，在Franklin任职一年。1869年5月，他搬到了基辅的欧文博罗。在这里，他在马其顿教会任职一年。同时，他渡河进入印第安纳州，在大观镇、新希望欢乐谷和皮格镇的教会任职。在所有这些教会中，他的劳作都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在他的服事下，大观镇的教会增加了八十一人；新希望镇增加了五十八人；鸽子镇增加了五十八人；欢乐谷镇增加了五十五人。1873年，他在埃文斯维尔开始出版一份名为《浸信会传教士》的报纸，以及一份名为《回声》的主日学报纸。他很快发现，他所承担的工作超过了他的力量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他处理了《浸信会传教士》。他继续出版《回声报》的时间不长，当时出版该报的办公室被火烧毁。他继续在每月的两个主日为欢乐谷教会服务，现在，他在1874年被召回到新希望和皮格镇。第二年，他辞去了这些职务，去照顾肯塔基州戴维斯县的一些教会，最后一次回到那里，搭上了帐篷。他在贝塔巴拉(Bethabara)教会担任了五年的牧师，在此期间，教会成员增加了130人。他在怀特斯维尔(Whitesville)的教会任职的时间也差不多，而在糖林、卡梅尔山和锡安的教会任职的时间则更短。在他大有作为的职业生涯中，他正值壮年，突然被召回家。1881年6月11日，他在伊亚州斯宾塞县欢乐谷教堂附近的一位兄弟贾尔斯的家中去世，他曾应邀在那里讲授教会历史。阿诺德先生是一个精力充沛、孜孜不倦的人，在他神圣的使命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JOSIAH BRIDGES SOLOMON于1824年1月18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富兰克林县，父母是浸礼会教徒。他在一个农场长大，在犁地和附近提供的学校学习之间

交替进行。1843年，他宣称信主，并接受了史密斯（P. N. Smith）的洗礼，加入了他家乡海伍德教堂的团契。他很快就开始参加祈祷会，并在大约20岁的时候获得了行使恩赐的许可。此后，他进入维克森林学院，在那里学习了三年。1848年11月，在大学期间，由Wm. Hooper、W. T. Brooks、Thomas Crocker和Wm. Biddle按立牧师。1849年，他与北卡罗来纳州沃伦县约翰-伯吉斯的女儿玛丽-M结婚。同年12月，他接受任命，在浸信会州会议的赞助下担任传教士。在担任这一职务两年并取得良好成绩后，他负责沃伦顿的教会。他在这里成功地劳作了大约七年，然后他被召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利街教会，并于1860年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劳作。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四年，在此期间，教会增加了150名成员。现在，他因战争而陷入贫困，于是诉诸于教学，作为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1873年，他接受了宾夕法尼亚州莫农加希拉学院的校长职务，并在此工作了两年，负责宾夕法尼亚州沙龙的教会。他在这里一直呆到1880年，当时他接受了肯塔基州欧文斯博罗第一教会的召唤，在那里他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并在那里工作，令教会非常满意，直到1885年，他接受了肯塔基州亨德森县锡安教会的召唤。

JOSEPH PERKINS ELLIS是本会最古老的在世牧师之一，也是最积极和最有用的牧师之一。他的父母是弗吉尼亚人，但大约在1803年定居在肯塔基州的谢尔比县，1811年10月，J. P. 埃利斯在那里出生。1819年，他的父母搬到戴维斯县，他在那里长大。他在斯蒂芬-H-马多克斯（Stephen H. Maddox）的教导下接受教育，在他的学校学习了7年。1826年，他在塞缪尔-范克里夫（Samuel Vancleave）的传教下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但他迟迟没有与一个教会结合，直到1834年，他在谢尔比县的贝瑟尔教会受洗，成为该教会的成员。这件事发生在他拜访亲戚的时候。受洗四天后，他用“上帝是爱”这句话进行了劝勉。”回到戴维斯县的家中，他加入了黑豹溪教会。同年12月，他搬到俄亥俄县，并与Bells Run教会联合。1835年9月15日，他与Jane S. Taylor结婚，并于次年获得传道执照。虽然他从受洗开始就一直热心地、有益地在主人的

葡萄园里工作,但直到1842年10月,他来到鲁本-科特勒和H. H. 埃利斯的手下,才立即负责贝尔河教会,并在同一年被召去照顾俄亥俄县的黑豹溪和欢乐山教会,以及戴维斯县的贝塔巴拉教会。除此以外,在不同时期,他曾在俄亥俄县的锡安教堂,以及戴维斯县的锡安教堂、友好林、怀特斯维尔和欢乐岭等地任职。像他所继承的塔尔博特、唐斯和科特雷尔一样,他是一个自愿的无偿传教士,寻找黑暗的角落,向穷困的人宣扬救恩。只有一年,他接受了传教士的工资。在他奠基的教会中,有戴维斯的怀特斯维尔和锡安;俄亥俄的锡安;麦克林的贝瑟尔,以及伊阿州斯宾塞县的俄亥俄教会。他还在伊利诺伊州韦恩县建立了第一个传教士浸信会。他总共帮助建立了16个教会。他没有记下他所施洗的人数,但肯定很多。这位饱经战火的老兵已经不能再做牧师的工作了,但仍在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的住所在戴维斯县怀特斯维尔以东三英里处,自1848年以来他一直住在那里。

约翰-萨缪尔-泰勒是这个兄弟会最古老的传教士之一。1835年11月,他在俄亥俄县的Bells Run教堂获得了讲道许可,之后在Whitesville被任命为牧师,他的会员身份已经转移到那里。他曾短暂地担任过一些教会的牧师。但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戴维斯县和戈申协会的范围内担任传教士。在这一领域,他做了很好的工作。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当他因喉咙疾病而无法传教时,他代表戴维斯县参加了肯塔基州的立法会。

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牧师也在这个兄弟会的范围内工作,他们的生活我们无法给出具体的细节。史密斯(A. B. Smith)是乔治敦学院的毕业生,大约1856年在欧文斯博罗(Owensboro)定居,并在该协会的一些教会担任牧师。W. P. Bennett是该机构的老牧师之一,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在其教会中做了很好的服务。丹尹泽尔也是一位活跃的、非常有用的传教士,大约有25年。W. P. Yeaman是卡尔霍恩的一名律师,从卫理公会皈依,并在该村被按立为牧师,大约在1858年。他曾在肯塔基州的不同地区担任一些主要教会

的牧师。随后，他在纽约市的一个教会担任了几年的牧师，现在位于摩纳哥
的圣路易斯。道森(Wm. H. Dawson)，现居住在伊亚州的罗克波特(Rockport)，
在本会被提拔为牧师，多年来是本会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他和他杰出的兄
弟J. M. Dawson对戴维斯县和戈申协会的历史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作者对此表
示感谢。

南肯塔基州协会。

这是肯塔基州的第三个此类组织，它采用了这一名称。这些兄弟会中的第一
个和第二个将自己命名为独立浸信会；而这个组织则以联合浸信会的名称来
区分自己，并与该教派的大部分成员保持一致。它的起源已经在南肯塔基州
第二协会的历史中得到了解释。1845年，位于加勒德县、林肯县和凯西县的
以下教会退出了最后一个协会，原因是该协会坚持独立浸信会的名称和原则。
康科德(Concord)、凯西溪(Caseys Creek)、德拉克溪(Drakes Creek)、
吉尔伯特溪(Gilberts Creek)、格雷西溪(Greasy Creek)和联合(Union)。
这七个教会在同年秋天由他们的信使召开会议，组成了现在正在审议的这个
兄弟会。它在其章程中植入了以下原则。

“本会组织后的主要目标是制定在国内和国外传播和维持福音的方法和手段，
但特别是为本会范围内的贫困教会提供传道。”在这个联盟中，任何教会如果
通过纪律松懈或其他方式，鼓励将烈性酒作为饮料来制作和贩卖，都不会被
视为有良好的声誉”。根据这些原则，兄弟会在其国内宣教事业中相当积极。

在1846年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它报告了另外两个教会（普罗维登斯和洛基
福特），17次洗礼和总共711名成员。该机构在若干年内增长非常缓慢。在内
战开始时，即1861年，它只报告了11个教会，有860名成员，在战争结束后，
即1866年，它只包括六个教会，有744名成员。然而，它一直在播种良好的种

子，现在开始收获了。

从接近组织的时候起，这个机构每年都有一部分时间在其领土上保留一名或多名传教士，有时由其自己的传教士委员会雇用，有时由总协会的委员会雇用。在其最积极的劳动者中，有J. C. 波特曼、丹尼尔-巴克纳和H. F. 巴克纳，杰出的印第安传教士。这些人都搬到了西部，之后Wm. Graves和Wm. Taylor被聘为传教士。传教士的工作在战争期间被搁置。

1866年，总协会的董事会任命托马斯-H-科尔曼在协会范围内工作。他在这个职位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更好地组织教会方面。在同一届会议上，协会拨款50美元用于图书储藏室，这被证明是在各教会中传播知识的有效手段。科尔曼先生第一年就在他的传教地分发了242卷书。这可以看作是本会繁荣时期的开始。1867年，该机构从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中撤出了过去几年中一直保持的通信联系。苏瑟兰（J. O. Southerland）被任命在1867年就“教会团契”这一主题进行介绍性布道。他讲了道，但讲的是另一个主题；于是协会通过了以下内容。

“鉴于我们认为协会有权指定她希望在介绍性讲道中讨论的主题，而被指定讲授介绍性讲道的牧师应服从协会，就指定的主题进行讲道。因此。

“决议：本协会不赞成她的一个成员的行为，即不遵守协会的规则，把协会分配给他的讲道题目放在一边，另外选择一个新的题目。”

1866年，该协会通过了以下规定。“决议，在本协会看来，任何牧师都不应该为没有经过正规教会批准的个人进行洗礼；同时，作为一个教派，我们拒绝继承罗杰-威廉斯建立的教会。”这项决议中的第一项内容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第二年，被提交给各教会。各教会未能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此事被放

弃。

1868年，刚刚进入牧师行列的兰辛-伯罗斯博士被总协会董事会任命为T. H. 科尔曼的接班人，并在此岗位上工作了一年，取得了适度的成功。除此之外，协会通过其执行委员会雇用自己的传教士。

1869年，该机构首次关注主日学的问题，尽管很可能一些教会之前已经组织了这种学校。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本会衷心向各教会推荐鼓励组织和维持主日学校的重要性。”

这项决议以极大的热情付诸实施，以至于在1874年，主日学校委员会的报告如下。

“我们所有的教堂都有主日学。除了一所以外，都是浸信会学校。还有四所与我们的教会有关的传教士主日学。所有这些学校的官员、教师和学生的人数约为700人。”这是个复兴的季节。科尔曼（T. H. Coleman）被聘为传教士，年薪1,000美元，他的劳动得到了极大的祝福。

1871年，该协会通过了支持外国传教的决议。这时，该机构有8个教会，854名成员。七年后，它有17个教会，有1,315名成员。此后，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在1883年，它有14个教会，有1,224名成员。

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会是塞勒姆山和萨默塞特（以前是沉溪），关于这两个教会，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说明。

杰西-科菲-波特曼（JESSE COFFEE PORTMAN）是该州有史以来最受欢迎和最

有效率的传教士之一。他的曾祖父约翰-波特曼先生从宾夕法尼亚州移民到南卡罗来纳州，在那里养家糊口。年老时，他搬到了肯塔基州的克里斯蒂安县，1799年在那里去世，大约100岁。约翰-波特曼二世是这位可敬的族长的儿子，是独立革命战争中的一名士兵，参加了国王山战役。战争结束后，他在肯塔基州的绿河上游定居，在那里他养育了两个儿子，约翰和乔治。约翰搬到了密西西比，大约1855年在那里去世。乔治娶了一位咖啡小姐，并在凯西县定居，1857年6月12日在那里去世，享年84岁。在这个县，他的儿子杰西-考菲-波特曼于1805年9月2日出生，在他父亲的农场长大，接受了公平的普通学校教育。尽管他的父母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但杰西从小就是一个邪恶的、亵渎神明的孩子，一直到22岁时还沉溺于罪恶的运动和亵渎神明。1827年8月，他宣称信主，并接受了雅各布-沃瑞纳的洗礼，加入了他家乡的飓风教会的团契。次年三月，他与克里斯托弗-里夫将军的女儿莉安娜结婚。

飓风教会，后来被称为绿河教会，最近还被称为米德尔堡教会，属于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协会的成员。这个兄弟会的教会和坎贝尔派一样，拒绝所有的信条和信仰告白。在波特曼先生进入牧师行列的时期，坎贝尔主义在肯塔基州北部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主义；由于嗅到了独立浸信会中不坚定的政策和松散的“秩序”，坎贝尔派的宣扬者像老鹰扑向尸体一样扑向他们。约翰-斯蒂尔（John Steele）是一位浸礼会的传教士，他在凯西县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他被新的教义带走了，并加入了坎贝尔派的队伍，对各教会进行了大肆破坏。绿河教会的成员中有四位传教士，其中的三个人，沃里纳、波尔顿和麦坎，被卷进了“改革”，带走了教会的一大部分人。

1832年10月，波特曼先生被托马斯-J-奇尔顿和A-J-奎恩按立为绿河教会残余成员的牧师。他已经讲道和劝勉了好几年，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和信任。在他被按立后不久，他就被召到同一郡的洛基福克（现为罗林福克）教会任职。在这两个教会的团契里，他为500多人施了洗礼。在不同时期，他还担任过其

他几个教会的牧师，据说他在不到四个会众中讲道。然而，他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他的牧师职责，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和力量在他自己的教会和周围的协会中传道。在他事奉的早期，他就皈依了联合浸信会的原则和政体，并最终成功地赢得了他所在协会的八、九个教会接受他的观点。这些观点后来体现在南肯塔基联合浸信会中，如上所述。在这个兄弟会中，波特曼先生是主导者。他担任该协会的传教士，在该协会董事会的指导下工作了两年，在总协会的指导下工作了一年。在这期间，他为大量的人施洗，并聚集了几个教会。后者包括林肯郡斯坦福的教会，该教会由12人组成，于1852年12月4日成立。

1853年，这位杰出的、受人爱戴的牧师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科林县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后，他最终定居在丹顿县。在他新的工作领域，他的热心和有用性有增无减。他通常是四个教会的牧师，并在八年中担任榆树岔协会的主持人。在德州居住的13年中，他为500多人施洗。在他大有作为的生涯中，他得了严重的热病，于1866年8月23日去世。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完成了；”毫无疑问，他在天堂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做得好”。

波特曼先生的学识不多，但他的恩赐却很丰富，而且很特别。作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在社交圈中，他具有迷人的吸引力。当谈论宗教问题时，他表现出他的主的温和甜美，以至于他的谈话甚至对未信主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愉快的。熟悉他的人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争执的各方达成和平。拥有这样的恩赐，并以罕见的真诚、热忱和勤奋来使用，他的辉煌成功并不令人惊奇。

A. J. DYE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传教士。他于1831年5月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普拉斯基县。在亨利-D-安德森（Henry D. Anderson）的指导下，他获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他在萨默塞特（Somerset）开办了一所学校。在获得了对救主的希望后，他于1852年9月3日由詹姆斯-库珀（James Cooper）在家乡的渔溪教会受洗，成为该教会的成员。几个月后，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

在1853年由詹姆斯-库珀、罗伯特-巴克纳和F-理查森按立为牧师。在他的家乡传道并获得广泛认可后，他于1855年接受了布雷金里奇县克洛弗波特教会的召唤。在为这个教会服务时，他与该县的凯瑟琳-E-布拉登结婚。在克罗尔波特传教两年后，他回到了普拉斯基县，当时身体非常虚弱。在这里，他把时间用于传道和在农场劳动。他的健康状况有一段时间得到改善，人们对他的康复抱有希望。但是，在1862年，他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死于流感。现在他的健康状况迅速下降，同年11月3日，他死于肺部疾病。

华盛顿协会。

这个规模不大，但非常值得尊敬的兄弟会起源于1847年布雷肯协会的破裂，原因是对当时华盛顿、梅斯维尔和梅斯里克教会的牧师吉尔伯特-梅森的行为有不同看法。1845年，来自上述教会的信使和来自刘易斯堡的信使在最后一个地方举行了一次会议，调查对梅森先生提出的某些指控。理事会决定他犯了非基督教的行为，并建议他所在的华盛顿教会将他排除在外，除非他坦率地承认他的错误，并请求他的弟兄们原谅。华盛顿教会接受了这一模糊的道歉，但却被其他相关人员拒绝了，整个事件被提交给布拉克恩协会。华盛顿教会被指控违反了其遵守刘易斯堡理事会决定的协议，并且由于没有给予满足，被排除在协会之外。

这个教会和其他同情它的教会在1847年召开了一次会议，成立了华盛顿协会，其教会与布拉肯的教会混在一起。这个年轻的兄弟会一开始就很繁荣。1849年，在其成立两年后，它报告了6个教会，117次洗礼和527名成员。在这之后，它的增长很少。1855年，它报告有5个教会，546名成员。这一年，梅森先生回到了弗吉尼亚州，而他曾担任主要牧师的协会与布拉肯重新结合，从而失去了它的身份。

正规原始浸信会的贝瑟尔协会。

这个联盟位于该州的最西南角，与田纳西州的边界相邻。它的名字充分表明它在教义上是超加尔文主义的，在实践上是反传教士的。它于1846年在肯塔基州富尔顿县的泥溪会议厅由15个教会组成，共有507名成员。这些教会已从奥比昂和克拉克河协会中被解散。

当然，这个兄弟会在传播福音方面的成就不大，因为它的教义和政体要求它在这个方向上不作努力。它通常享有良好的和平与和谐。它的一些牧师是优秀的人和非常好的传教士。通过他们的努力，各教会每年都有少量的成员加入，在过去十年中，协会的人数略有增加。1870年，它有13个教会，450名成员；1880年，有20个教会，653名成员。根据协会的官方统计，从协会成立到1881年的会议期间，在35年的时间里，有784名信徒受洗加入协会的团契。

威廉-鲍登（WILLIAM A. BOWDEN）从本协会成立到现在，一直是本协会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牧师之一。他大约70岁，从早年就开始牧会，现在（1882年）仍在积极从事牧职工作。他的住所在格雷夫县的东南角，他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讲道。他是贝瑟尔协会的第一任主持人，自1850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协会的书记员。他的道德声誉没有受到玷污，他受到了教会和外界的尊重。

威廉-霍华德（WILLIAM HOWARD）也是这个兄弟会中一位认真的牧师。他于1806年10月27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1830年移居西部，1838年在肯塔基州格雷夫县的锡安山获得讲道许可，1847年由鲁本-罗斯*和W-A-鲍登在同一教会中按立。锡安山、刷溪、锡安山（北）、皮斯加、泥溪和春溪（田纳西），都享受过他的牧养服务。他经常担任协会的主持人，现在仍然（1882年）积极从事牧师工作。

Zion Association of United Baptists.

这个反传教士团体位于该州东部边境，在一个非常多山的地区，位于大桑迪河的塔格和拉维萨岔道之间。它由六个教会组成，于1848年11月4日在西弗吉尼亚州韦恩县的塞勒姆会议厅成立。这些教会已从paint联合协会中被解散，在1849年共有205名成员。他们的名字是洛克卡斯尔、银溪、锡安、塞勒姆、康福特和基尔溪教会。该协会相当繁荣，其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在过去几年中，人们认为划分其领土是合宜的。东部地区，包括西弗吉尼亚州的大部分教会，被命名为伯利恒协会。目前锡安协会的大部分教会都位于约翰逊和马丁县。1879年，该协会有19个教会，959名成员，1880年有20个教会，成员总数没有报告。

詹姆斯-威廉森（JAMES WILLIAMSON）是该协会最杰出的牧师，自1876年以来一直担任协会的主持人；在此之前，他是该机构的书记员。他于1813年11月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劳伦斯县。22岁时，他加入了位于现在的马丁县的洛克卡斯尔教会，并接受了亨利-迪克森的洗礼。经过一段时间的公开祷告和劝诫，他在1840年左右被约翰-博德斯和亨利-迪克森按立为牧师。他一般担任过两到四个教会的牧师，现在（1881年）仍在积极从事他神圣的使命。

MT. olivet协会。

这个兄弟会的起源在西联会的历史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解释。奥利维特山教会、小奥比昂教会、利伯提教会和塞勒姆教会，共199名成员，因托马斯-L-加勒特被逐出理事会而退出了该机构。这四个教会在1848年7月的第一个主日之前的星期六，由他们的信使在格雷夫县的奥利维特山会议厅召开了会议。加勒特（T. L. Garrett）讲道，内容是（希伯来书13：1）。然后，上述四个教

会重组为一个联盟，名称为联合浸信会奥利维特山协会。该组织中唯一的传教士是T. L. Garrett、M. S. Wiman和Wm. J. Flournoy。

在其成立一周年之际，协会收到了Pleasant岭教会，使其成员增加到五个教会，有231名成员。但由于该机构的组织是搅扰性的，邻近的兄弟会拒绝与它往来。它在会议中也表现出一种非常痛苦的精神。1849年，它宣称西联会的通函是“整个虚假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小兄弟会继续减少，而不是增加，直到1856年左右。此后，它的发展缓慢，直到1860年，当时它有9个教会，353名成员。内战结束后，它获得了邻近协会的认可，并享有良好的繁荣。1865年，它组织了一个牧师和执事会议，并从那时起采用了该教派在该州使用的通常方法，以传播福音和促进道德。

1877年，该机构用以下语言表达了其对使用烈性酒的看法。“酒精饮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祸害。它们对教育、文明和基督教的进步的阻碍比其他一切都大：它们造成更多的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更多的贫民、罪犯和疯子”。教会成员被建议戒除醉酒的饮料，教会被建议严格处理饮用或出售醉酒饮料的成员。

在这个机构的历史中，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那就是从1850年到1855年，每年受洗进入其教会的团契的人只有三个，连续六年。从1848年到1883年，除1856年外，受洗进入其教会的总人数为1,889人。1870年，它有9个教会，648名成员；1880年，有20个教会，1,086名成员；1883年，有18个教会，1,193名成员。

奥利维特山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兄弟会的一个主要教会。它是由詹姆斯-爱德华兹（James P. Edwards）和刘易斯-戈德（Lewis Goad）于1836年8月20日在格雷夫县杜林-阿尔科克的烟草仓库里成立的。以下人员参加了章程。Durin Alcock长老、Henry Fulgam、Anthony Fulgam、John Cargil、Sauny Thomas

(上校)、Lewis Sams (上校)、Alcock、Anna Fulgam、Sarah Wester、Rebecca Fulgam、Nancy Cargil、Celia Garrison和Rachel Thomas。该教堂被称为康科德，直到1848年，它才使用现在的名字。杜林-阿尔科克 (Durin Alcock) 是它的第一位牧师，之后依次是刘易斯-戈德 (Lewis Goad)、约西亚-金 (Josiah King)、M-S-维曼 (M. S. Wiman) 和W-F-洛 (W. F. Lowe)。最后一位是现任牧师，已经为教会服务了大约23年。该教会现在大约有150名成员，是该协会中最大的教会。

THOMAS LORTON GARRETT是Mt. Olivet协会的创始人，并一直是该协会最杰出的传道人，直到他去世。他于1803年10月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特县，在爱德华王子县长大，没有什么教育优势。1822年，他承认信主，并接受了约翰-沃特金斯的洗礼。1824年，他获得了讲道执照，不久后被按立为牧师，并成为几个教会的牧师。1831年，他做马车制造商的生意失败，之后，他搬到了肯塔基州。他首先在亨德森县定居，在那里他作为传教士在小贝瑟尔协会骑行了几年。1838年，他搬到俄亥俄县的哈特福德，在那里他成为纳尔逊河的牧师，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教会，在加斯珀河协会。两年后，他搬到哈丁斯堡，在那里做了很短的时间。1842年，他被邀请协助帕杜卡教会的牧师 A. W. Meacham参加在该地举行的长期聚会。他的指挥才能使这位年轻的牧师感到不安，第二年，加勒特先生接替了他的教职。这在米查姆先生和加勒特先生之间引起了一些不愉快的情绪。同时，加勒特先生接受了一项任命，在俄亥俄河两岸的帕杜卡周围地区做传教士。

1843年，加勒特先生当时是帕杜卡教会的成员和牧师，当他准备了一封信寄给西联会时，有一个人反对，指称该教会实行开放式圣餐，因此，如信中所述，不符合秩序。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反对协会接受这封信。一个由J. P. Edwards长老和Wm. E. Bishop组成的委员会被派来调查此事。他们向协会报告说，帕杜卡教会的信仰与兄弟会中的任何教会一样健全。由此，加勒特和

可敬的爱德华兹之间产生了个人矛盾，这种矛盾一直扩大到1847年，当时此事被提交给协会。在随后的讨论过程中，加勒特先生因被指控蔑视协会而被赶出了他在该机构的座位。他立即离开了会场，后面跟着四个教会的使者。

第二年，这些教会组成了奥利维特山协会。在这个新兄弟会的范围内，加勒特先生非常认真地工作，但成效甚微，直到主召他离开。他于1842年12月4日在帕杜卡的家中去世。

加勒特先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拥有出色的传道恩赐。但他野心太大、太敏感，而且拥有坏的、不屈不挠的脾气。已故的凯德-刘易斯博士曾在肯塔基浸信会总会的一次演讲中说，加勒特弟兄就像一只坐在椅子下面的猫，不管它怎么转头，总是伸出尾巴让人踩。虽然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加勒特先生的诚意，但不可否认的是，他那不幸的脾气极大地损害了他的作用，并在他的教友中造成了许多麻烦。

M. S. WIMAN于1808年8月27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亨利县。六岁时，他成了孤儿，由住在华盛顿县的一位阿姨照顾，这位阿姨给他进行了婴儿洗礼，并在严格的道德规范下把他带大。在他19岁后的几天，他与伊丽莎白-塔普结婚，在去做家务时，建立了家庭崇拜，认为他的婴儿洗礼和他的道德观使他成为一名基督徒。由于他的浸信会妻子的忠诚，他很快就相信了自己的错误，不久后获得了美好的希望，并由艾萨克-泰勒洗礼进入华盛顿县的新希望教会的团契。

1829年，他在米德县的勃兰登堡附近定居，并加入了当时由西门-布坎南（Simeon Buchanan）牧养的普莱森特教堂。在这里，他的世俗事务一直很繁荣，直到1832年春天，俄亥俄河的“大涨”冲走了他的大部分世俗财产。同年，他搬到了格雷夫县，在那里他与邻近的巴拉德边境的以马忤斯教会联合，

不久之后就获得了传教的许可。1835年2月，他被司提反，Ray, A. Danial, E. Curd 和 -Allison按立为牧师。从他被授予圣职开始，他就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投入到他神圣的使命中。1838年，他被任命在西联会的范围内担任传教士。在这个职位上，他工作了大约三年，访问了“西区”的大部分教会，以及密苏里和田纳西州边界的一些教会，并在许多贫困地区工作。在这期间，以及后来，在敬爱的爱德华兹（J. P. Edwards）和其他人的帮助下，他聚集了一些教会，其中可能包括联合教会、糖溪教会、帕都卡教会、奥利维特山教会、塞勒姆教会、自由教会和普罗维登斯教会。

1847年发生了不幸的困难，导致西联会的分裂，维曼先生坚持跟随加勒特党，并加入了奥利维特山协会的章程。在这个机构成立时，他被选为主持人，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863年由他的儿子艾萨克-N-维曼（Isaac N. Wiman）接任，此时距他去世只有几个月。1863年12月10日，他在格雷夫县的家中被召去天家领赏。

维曼先生在年轻时接受的教育非常有限。但在一位虔诚而聪明的妻子的帮助和同情下，他在整个婚姻生活中不断提高知识水平，最终拥有了不俗的文学造诣。他是一个朴素、非常有效的传道人，并且通过上帝的恩典，在当时半荒芜的肯塔基州西部完成了一项光荣的工作。

ISAAC N. WIMAN是上述13个孩子中的一个，在奥利维特山协会中被提拔为牧师。1863年，他接替父亲成为该机构的主持人，并担任该职位，直到1866年他搬到西部。1871年，他回到肯塔基州，再次被选为奥利维特山协会的主持人。但在第二年，他搬到了堪萨斯州，在那里他在该州的牧师中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至少目前他在这个新州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

罗伯特-马汉 (ROBERT W. MAHAN)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是奥利维特山协会的一位杰出而有用的传教士。他在内战结束时进入牧师行列，并在1977年成为一名牧师。作为一名传教士和牧师，他一直都很成功。他最近从格雷夫县的老家搬到了希克曼的克林顿，在那里他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祝福。

WM. 弗朗西斯-劳伊是肯塔基州西部的的主要牧师之一。他于1838年8月7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格雷夫县，在一个农场长大，还学会了房屋木匠的手艺。在附近的学校上学后，他在坎伯兰长老会的温斯洛 (L. O. Winslow) 牧师手下学习拉丁文和其他一些分支。1854年10月，他在坎伯兰长老会的会议上信主，并在随后的11月与其他23人一起受洗，加入奥利维特山教会，由M. S. Wiman主持。1856年5月，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不久之后由M. S. Wiman、Carroll Morris和John H. D. Carlin按立为牧师。在维曼先生辞职后，他一直与他一起在奥利维特山担任牧师，1862年3月，他成为该教堂的牧师，并在随后的4月3日与玛丽-洛根-塞缪尔结婚，她是纳尔逊县已故的P-B-塞缪尔的表亲。这段婚姻被证明是最幸福的，罗威先生把他在传道方面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这位优秀女性的帮助和同情心。

罗先生大约在结婚时被召到欢乐岭教会，此后在不同时期担任过自由、佐尔、塞勒姆、新康科德、艾玛斯、米尔本、都柏林、欢乐林和温戈教会的牧师。1860年，他被选为奥利维特山协会的书记员。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七年后，他继任了该机构的主持人，并一直担任这个职位至今。

常规浸礼会的梅斯溪协会。

这个由反传教士组成的小型兄弟会位于本州的最东端。它于1849年在弗吉尼亚州的Mates Creek聚会所成立，当时它的大部分教会都在该州。它将其业务扩展到肯塔基州，随后将其大部分教会解散。

原有的教会组成了一个新的协会。目前，它的大部分或全部教会都在肯塔基州的派克县，除了硫磺泉教会，它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布坎南县。它曾一度有相当大的发展，在1878年，有16个教会，729名成员。自那时起，它似乎已经衰落了。1880年，它有14个教会，503名成员。

在牧师名单中出现了加布里埃尔-里夫、W. W. 菲尔兹和巴西尔-哈特菲尔德的名字。第一个人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好几年了。他在1878年左右被召去天家领赏。Basil Hatfield自1877年以来一直担任主持人。

尼尔森协会。

1849年8月15日，在米德县奥特溪教堂举行的老塞勒姆兄弟会例会上，以下教会解散，组成了新的协会。Cox' s Creek, Bloomfield, Bardstown, Rolling Fork, Mill Creek, Little Union, New Salem, Mt. Washington, Shepherdsville, Hardins Creek and New Hope。同年9月28日，除哈丁斯克里克外，所有这些教会的信使在纳尔逊县的考克斯克里克聚会，在沃恩（Wm. Vaughan）根据（诗篇133：1）讲道后，开始组建纳尔逊协会，并进行了常规的手续。这个新的组织采用了该县名称，该县的大部分教会过去和现在都位于该县。组织成立后，通过选举Spence Minor为主席，P. B. Samuels为书记，Chaplins Fork教会被接纳为会员。现在组成兄弟会的两个教会共有1,625名成员。属于该团体的传教士只有Wm. Vaughan、P. B. Samuels和W. G. Hobbs，一个有执照的人。该协会在决定成为总协会的辅助机构后休会，要求每个教会指定一名募捐人，为该机构募集资金，并邀请总协会的代理人A. D. Sears为其机构募捐。

1850年，Hardins Creek教会通过信件被接收。为总协会募捐，并通过决议，

推荐乔治敦学院和西部浸信会神学院。第二年，向总会、印度传教会和肯塔基和外国圣经协会捐款，总额为91.30美元。这些组织继续接受协会的捐款，持续数年。1854年，教会和牧师们被要求每年进行四次募捐：一次给总会，一次给印度传教会，一次给外国传教会，一次给圣经协会。

直到这个时期，该协会一直依靠总协会用福音供应它的穷困。但由于该机构没有办法令人满意地完成这项工作，它现在决心自己履行这项职责。因此，它召集了一次会议，由所有教会的信使组成，于1854年11月第一个主日之后的星期三在考克斯溪召开，以制定一些计划来实现这一目的。沃恩（Wm. Vaughan）被要求宣讲一篇适合这个场合的讲道。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了“纳尔逊国内传道会”，并在协会的下一届会议上得到了批准。但事实证明该协会效率不高；1857年，协会通过了以下内容。

“鉴于1854年组织的‘纳尔逊国内宣教会’，并被本协会采用，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

“决议，鉴于该组织效率低下，特此解散；该协会库房中的资金应服从本机构特此任命的执行委员会的指导，由P. B. Samuels, A. King, S. Wills, J. H. Taylor和D. 考克斯组成，其职责是选择一名传教士，确定他的薪水，并向总协会董事会推荐他，以批准他的任命，同时要求总协会的代理人访问我们的教会，收集资金，并将其交给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司库，用于支付上述传教士的薪水。”根据这一安排，J. T. Hedger被雇用为传教士，年薪为400美元，并在地停留了两年时间。在这期间，他走了5662英里，讲了272次道，发表了163次劝勉，见证了141次皈依，给45人施洗，并售出793本书。从那个时期开始，该协会通常每年至少有一部分时间雇用一名或多名传教士，而且，也许在本州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更彻底地耕耘其业务领域。

在这个机构的记录中，第一次提到主日学校，是在1861年的传教士报告中，直到1865年才对这个问题采取直接行动，当时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我们纳尔逊协会同情主日学事业的目标，并将与总协会的代理人W. S. 塞德威克长老和S. S. 传教士J. V. 莱利长老在我们的范围内真诚合作，建议每半年举办一次主日学；其中一次应与本机构一起举行。”

在那位杰出的主日学工作者W. S. Sedwick的努力下，在各教会中产生了良好的热情，在协会的范围组织了一个主日学大会，这项工作传播得如此迅速，以至于1874年，主日学委员会报告如下。“本协会的主日学大会，仍在进行其工作。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有主日学。我们现在有四所传教士学校，处于非常兴旺的状态，并在做着崇高的工作。”这个问题仍然是该机构的主要兴趣之一。

除了为该教派的一般传教和教育事业慷慨解囊外，该协会还在其范围内建立了两所中学：一所在布卢姆菲尔德，另一所在巴德斯敦。后者在H. J. Greenwell A. M. 的领导下，对男女青年进行教育，目前仍处于非常繁荣的状态。

1850年，它有12个教会，1,678名成员；1860年，12个教会，1,766名成员；1870年，13个教会，1,761名成员；1880年，17个教会，2,145名成员；1883年，18个教会，2,265名成员。它在33年中报告了3,364次洗礼。

古老的教堂。

雪松溪教会于1781年7月4日成立，是该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会，也是该州最古老的教会之一。Cox' s Creek和Bloomfield也是密西西比河谷最古老的教会之一。关于这三个古老的兄弟会，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说明。

普里斯顿-布尔-萨缪尔不仅是迄今为止纳尔逊协会中最具影响力和效率的传教士，而且是该州最有价值的牧师之一。他于1810年8月3日出生在凯尔森县，在一个农场长大，只接受过中等程度的英语教育。在他的青年时期和成年早期，他非常喜欢流行的娱乐活动，参与打猎、赛马和当时的其他运动，基本上是一个大胆鲁莽、轻狂甚至邪恶的年轻人。然而，他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那就是高度的荣誉感，没有完全偏离真理和诚信的道路。

1831年12月15日，他与Wm. Newbolt的女儿Malvina结婚，Wm. Newbolt是一个具有崇高基督教美德的人。这位优秀的女性非常适合她所从事的工作。她是一个真正的妻子，“在家里是一个贞洁的守望者”，也是一个模范的基督徒。但她的丈夫却继续寻欢作乐，大胆作恶，直到他接近30岁。大约在那个时期，他在史密斯-托马斯的传教下被击倒了，不久后他受洗加入了他家乡县城现在叫做新塞勒姆的教会的团体。他在信主后不久就开始进行公开的祈祷和劝勉。但是，一开始，他很少受到鼓励。他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生意的忽视使他负债累累，这使人们对他不信任。然而他是个好农民，也是个谨慎的生意人，现在他勤奋地做着生意，很快就消除了他的金钱债务。

1845年，在被按立为牧师后，他被召到新塞勒姆教会照顾，当时有117名成员。十几年来，该教会的人数增长缓慢。但牧师非常勤奋地耕耘其广阔的领域。他并没有把他的传教工作局限在教会里，而是在教会的前哨布道，在人们的家里与他们一起做礼拜，在他们生病时去看望他们，在他们的商业困惑中给予同情和建议，在他们的困难中给予安慰，在他们中间始终保持着同样认真、深沉的虔诚，并且始终是一个开朗、有尊严的基督教牧师。终于，田地成熟了，劳动者开始收割了。大约在1859年，他和J. T. Hedger在教会范围内举行了一次聚会，结果教会成员增加了约40人；1860年，他在J. H. Spencer的帮助下举行了一次聚会，结果增加了77人；1864年，他在同一位牧师的帮助下举行了一次聚会，结果教会增加了32人；1868年，J. M. Harrington帮助他举行

了一次会议，当时有一百多人加入了教会；1871年8月，J. H. Spencer再次帮助他举行了一次会议，期间有六十人加入了教会。在这次长时间聚会中，他常说他觉得这将是他在这个教会的最后一次持久的聚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该教会现在有365名成员，是协会中最大的教会。

1849年，塞缪尔先生被召到同一郡的考克斯溪教堂工作，他每个月有一个主日在那里传道，直到1857年，此后他在世的余生中每个月有两个星期天在那里传道。在这里，在该州最聪明的教会之一，他享受了几乎不间断的繁荣的牧师生涯，大约有21年。在他早期的事奉中，他曾在华盛顿山、谢泼兹维尔、伊丽莎白镇和罗林福克等地的教会任职，时间或长或短；在他整个事奉期间，他协助举行了许多旷日持久的聚会，并在其中取得了巨大成功。1871年11月，他在东福克校舍参加了一次聚会。

尽管他看起来健康状况如常，但他还是会在这里劳动。第二年1月的第一天，在短暂的疾病之后，他响应召唤，来到了天家。

塞缪尔先生是该协会所有商业事务中最突出的行动者。从1849年协会成立起，他就一直担任该机构的书记员，直到1865年他应邀接替可敬的沃恩博士担任协会的主持人。他一直担任后一个职务，直到他去世。早年，他曾担任过多年的治安官，并获得了优秀治安官的声誉。

P. B. Samuels的性格是值得研究和钦佩的。他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基督教哲学家。他的身高在中等以上，非常挺拔，身材匀称，所有动作都很有威严。他的肤色黝黑，头发几乎是黑色的，他的相貌显示出清晰的判断力，目标的决定性，以及冷静、理性的仁慈。他的衣着非常整洁，他的整个举止让人肃然起敬。在谈话中，他非常慎重，而且总是轻松自如。无论是在农场，还是在法庭上主持工作，或是在讲坛上，他都是一个优秀的实干家。作为一个传

教士，他清晰、朴实，而且非常实用。有人说，他从来没有讲过大的布道，也没有讲过小的布道。他仔细研究圣经，他的神学观点清晰、正统、一致。他的讲道方式是简单明了地陈述真理，用人们熟悉的数字和事件加以说明，并且总是在听众的理解范围之内。即使在他的劝诫中，他也没有使用毫无意义的词或短语。作为一个牧师，他的表现非常出色。他认识他的所有羊群，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研究他们所有的需求，包括世俗的和精神的，并努力在可行的范围内使他们得到满足。

阿伦-布尔-米勒（ALLEN BURR MILLER），现在是阿肯色州小石城著名的米勒医生，于1834年7月9日出生在现在的基辅拉鲁县。六岁时，他被父母带到俄亥俄县，在那里有一个农场长大，没有什么教育优势。成年后，他曾在贝瑟尔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他大约13岁时在一次卫理公会的聚会上宣称信主，几年后受洗，为绿党的团契、河边教堂，由阿尔弗雷德-泰勒主持。他在上大学之前就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1856年被按立为牧师。1857年，他负责凯伊州希克曼的教会。他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去了田纳西州的特伦顿，在那里服侍了一年，之后他响应巴德斯敦教会的召唤，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在这里呆了两年，并完成了一项很好的工作。接下来他搬到了欧文斯博罗，从那里他被召到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第一教会，在那里他努力工作了几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的下一站是基辅的帕杜卡（Paducah），在那里服侍了两年，然后接受了伊利诺伊州昆西的召唤。在那里布道一年后，他再次回到肯塔基州，并在凡尔赛的教会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牧师。他从这个地方去了埃文斯维尔，在那里讲了五年的道，然后去了阿肯色州的小石城，现在仍在那里传道。1866年1月4日，他与安娜-克拉克（Anna Clark）结婚，安娜是一位来自肯塔基州拉格朗日的美丽而有成就的女士。

除了牧师的工作外，米勒博士还将大量时间投入到传道人的工作中，他在这方面非常成功，已经为大约2000人施了洗礼。他是一位受欢迎的传道人，才

华横溢而不深奥，精力充沛，对他的神圣使命充满热忱。

詹姆斯-布兰德-英格利什（JAMES BLAND ENGLISH），凯尔郡哈丁县人，大约在内战期间，他在谢泼兹维尔的教堂担任了几年的牧师，在此之前，他曾在戈申协会担任传教士。之后他在路易斯维尔的波特兰大道教堂担任牧师。随后，他搬到了密苏里，现在仍居住在那里。他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传教士，一位勤奋而成功的牧师。

A. 弗兰克-贝克于1835年4月16日出生在基辅的欧文郡。他在一个农场长大，接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并掌握了一些拉丁语和希腊语。1854年，他在自己的家乡加入了达拉斯堡教会。1859年，他在俄亥俄州的霍德根维尔（Hodgenville）被按立为牧师，并被召唤到巴德斯敦的教会担任牧师。在这里，他建立了巴德斯敦浸信会女神学院，现在是一所男女神学院，也是该州最繁荣的学校之一。此后，他一直担任该州几个著名教会的牧师，并曾一度担任《预言之匙》月刊的联合编辑。他作为传道人做了很多工作，并主持了长期的聚会，其中有几百人被批准接受洗礼。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是阿什兰和卡特莱茨堡的年轻教会的传教牧师；但最近（1884年）去了伊利诺伊州的马托。

THOMAS H. COLEMAN是默瑟县人，在1857年进入乔治敦学院之前，他在哈洛兹堡获得了传道执照。从大学回来后，他在林肯县定居，在那里负责萨勒姆山教堂的牧养工作。他还担任了两年南肯塔基协会的传教士，并在1864年至1867年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1868年，他负责巴德斯敦的浸信会女子中学。1871年，他接受了斯宾塞县小联合教会的召唤，并在第二年接替已故的P. B. Samuels负责纳尔逊县考克斯河教会的牧师工作。在斯宾塞县居住期间，他还每月为其他几个教会讲道，并担任纳尔逊协会的书记员16年。1884年，他搬到乔治敦，在那里他继续献身于牧师工作，是几个乡村教会的牧师。

科尔曼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健全的传教士，从他被任命为牧师开始，就是本州最有用的牧师之一。

詹姆斯-M-科曼（JAMES M. COLEMAN）是上述人士的弟弟，大约在1867年开始事奉，并在1868年被召到纳尔逊县的米尔克里克教堂任职。在P. B. Samuels去世后，他于1872年被选为该县新塞勒姆教会的牧师。他在考克斯溪和华盛顿山教会担任了几年的牧师，并在雪松溪和摩利亚山教会担任过较短时期的牧师。大约在1882年，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于是他搬到了林肯县，希望通过改变地点来获得益处。在这里，他负责麦金尼教会（以前的萨勒姆山），他现在仍在为该教会做牧师。

科尔曼先生因其一贯的、不受影响的虔诚而闻名，也许在纳尔逊协会中，没有人比他更受人喜爱。虽然从一开始就身体虚弱，在他传道的过程中，他一直勤奋于他的神圣使命，并取得了超过一般程度的成功。

霍尔（THOMAS HALL）是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米尔溪（Mill Creek）和新希望（New Hope）教堂的牧师，自1869年以来一直是纳尔逊协会的著名牧师，自P. B. Samuels于1872年去世后，一直是该机构的主持人。他于1828年6月29日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是一名圣公会教徒。在理查德-富勒博士的传教下，他皈依了基督，并通过阅读希腊文的《新约圣经》而接受了浸信会的原则。1864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被安德森按立为牧师，之后搬到了肯塔基州，在那里他接替了Wm. 沃恩（Wm. Vaughan）博士，于1869年成为布卢姆菲尔德教会的牧师。第二年，他被召到华盛顿县的新希望教会，1875年，他接受了纳尔逊县的米尔溪教会的照顾职责。在这三个教会中，他一直服侍到现在。他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深受人们的爱戴。他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一位健全的神学家，也是耶稣基督的好牧师。

约翰-M-萨利，萨默塞特的J-W-萨利的儿子，是普拉斯基县人，在那里长大，成为一名牧师。在林肯县和凯西县传道数年后，他于1879年接替J. M. 科尔曼负责纳尔逊县考克斯河教堂的牧养工作，并继续担任这一职务，显然他的人民对此非常满意。他是第一位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那座著名的老教堂的牧师。

WILLIAM W. WILLETT是Richard Willett的儿子，1848年3月8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米德县，父母是浸礼会教徒，在农场长大。1869年，他在家乡的塞勒姆学院完成学业。17岁时，他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由G. H. 希克斯为他洗礼，加入了米德县希尔格罗夫教会的团体。他于1869年获得传道执照，并于1871年被按立。在他成长的地方附近的岩石岭传道一年后，他搬到了杰斐逊县，建立了一所学校，他称之为山毛榉神学院，在那里他教了四年书，同时在布利特县的克诺布溪和皮茨角教会传道。1875年，他接受了巴德斯敦的召唤，并作为该地教会的牧师，在建立教会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是教会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1882年，他的两个孩子死于伤寒症，同年10月3日，他被召到安息之地与他们团聚。

有许多杰出的公民，是这个兄弟会的宝贵成员，其中可以列举的有现在可敬的考克斯溪的艾伯纳-金，他的父亲和祖父是同一个教会的宝贵成员，布卢姆菲尔德的塞缪尔-麦凯，小联合会的伊莱贾-维金顿，以及巴德斯敦的T-P-林西库姆法官。

友好协会。

这个小社区位于格林纳普县，起源于格林纳普协会在节制问题上的决裂。1850年12月29日，在格陵纳普县的友谊会所，它由四个教会组成，共有106名成员。这些教会的名称是新贝瑟尔、新塞勒姆、友谊和新希望，次年又增加了锡安

山。该机构唯一被任命的牧师是托马斯-K-雷诺兹。该协会成立后，在一封通函中说明了退出格林普兄弟会的原因，以下是该通函的摘录。

“我们作为该机构（格林纳普协会）的少数人，无法通过我们所能带来的任何恳求，也无法通过我们所能实施的任何行动，促使她驱逐酒鬼，或那些卖酒的人，如此一来，罪不只在平信徒成员身上，而是牧师从事习惯性饮酒的罪，而主持人经常拿着那只碗喝得太多。”

该协会在第一年就相当繁荣。1851年，它报告了5个教会，3位受命的牧师，59次洗礼和221名成员。它还报告说，所有教堂都有祈祷会，“有几个主日学校处于繁荣状态”。这个年轻兄弟会的前景非常令人鼓舞。但在1851年的会议记录被印出来之前，T. K. Reynolds，最年长的，也是迄今为止最能干的、该机构中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以及其主持人，被排除在友谊教会之外。这造成了协会无法恢复的混乱，1854年，协会正式解散。

雷诺兹先生后来又重新回到了教会，而且据说组成这个不幸的小兄弟会的各教会都与克里尼普协会联合起来。

双溪协会。

这个由反传教士组成的小团体起源于利克协会的分裂，是由托马斯-P-杜德利长老在1846年写的一封信引起的。这封信没有按照最初的打算提交给协会；但一些成员被允许阅读它，并且在1847年，它被宣读给协会。这封信的写作风格很模糊，成员们没有清楚地理解它。然而，它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和争论。为了避免像他所说的那样被进一步歪曲，杜德利先生在1848年使该信印制了1000份并分发。对该文件的刻意解读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情绪。怀着恢复和谐的希望，信的作者的兄弟詹姆斯-达德利向协会的所有教会发出通知，要

求他们在1850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派信使到费耶特县的布莱恩茨站。在这次会议上，大约有一半的教会派代表参加，这封信的作者被宣判为异端。这进一步增加了对会议决定持异议的教会的不满情绪。石角教会和友谊教会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其中指称杜德利先生教导“永恒创造系统”。还声称他否认了“灵魂重生”的教义。

“永恒的创造系统”教导说，上帝在永恒过去创造了两个不同的家庭：一个是亚当，另一个是耶稣基督；每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是同时被创造的，当然，事实上，他们的年龄是一样的。根据这个教导，今天出生的孩子实际上和亚当一样老：最近的出生只是“永恒的创造”的发展。属灵家庭也是如此，“在耶稣基督里创造，并与耶稣基督同时创造”。亚伯，第一个基督徒，并不比最后一个“从上面生”的人老。亚当的后裔是自然人，是一个简单的生命，全然腐败，在当前的生活中无法改变。耶稣基督的后裔，不管是在亚伯的时代出生（发展），还是在现今的时代，都是神圣纯洁的，不可腐朽。

根据这一理论，基督徒不是亚当的孩子，已经重生，也不是基督的后裔，从上面生出来的，而是两者的结合体，因此是一个“复合体”。由于这两个组成部分都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因此它们之间必须有一个永久的冲突，直到强者消灭弱者。杜德利先生将此称为“基督徒的战争”。在这个问题被激起的时候，这个理论有时被称为“两个灵魂学说”，否认人类灵魂的重生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必然顺序。

反对这一理论及其序列，利克协会的下列教会提出抗议。石点教会、友谊教会、双溪教会、威廉斯敦教会、雷斯福克教会和叉里克教会。这六个教会由他们的信使于1850年11月第三个星期六前的星期五在哈里森县的双溪会议厅举行会议，在Wm. Rash的布道后，以通常的手续进行，组成了“双溪旧正规浸礼会”。

在成立一周年时，该协会有几个教会，有242名成员。该机构的按立传道人是 Wm. Rash, Wm. Conrad, Whitfield Collins, 和Matthias Gosset。E. S. Dudley是一位有执照的传教士。兄弟会迅速增加，直到1854年，当时它有12个教会，410名成员。此后不久，该团体发生了一些分歧，Wm. Conrad抽走了几个教会，这些教会后来一直没有建立联系。此后，该协会迅速衰落，直到1868年，它有五个教会，105名成员。在这一天，它与旧的北区兄弟会联合起来，从而失去了它的身份。

威廉-拉什 (WILLIAM RASH) 是这个小兄弟会的主要牧师。他是弗吉尼亚州人，1783年2月13日出生。年轻时，他被父母带到了肯塔基州，在那里他被培养成了一个帽匠的行业。在1801年的大复兴期间，他信奉宗教，并由安布罗斯-达德利 (Ambrose Dudley) 主持洗礼，加入了费耶特县达维德福克教会的团契。1812年，他将自己的会籍转移到克拉克县的友谊教堂，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同年8月，他加入了军队，随后被提升为上尉，参加了灾难性的拉辛河战役，并被英军俘虏，在获得假释后，他回到家中，重新开始了制鞋匠的职业。

1823年4月25日，他被Ambrose Dudley、John Shackelford和Henry Toler按立为福音牧师，并接受了友谊教会的牧师职务，他在这个职位上持续工作了约36年。他还担任过麦迪逊县尼波山 (Mt. Nebo)、费耶特县波恩斯溪 (Boones Creek) 和镇福克 (Town Fork) 的教会的牧师，在他去世时，还担任过波旁县石角 (Stony Point) 的牧师。他1859年6月9日死于瘫痪。

拉什先生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他在其中工作的人们对他非常尊敬。虽然他在传教问题上出现分裂后，与反传教的浸信会成员认同，但他的传教工作很保守，并在赢得灵魂归向基督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AMBROSE DUDLEY RASH 上述人士的儿子，在反传教士中被提拔为牧师；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出来，成为一名能干的传道人。他曾在温彻斯特、斯坦福、兰开斯特、尼古拉斯维尔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教会担任牧师。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住在温彻斯特，作为布恩斯溪协会的传教士工作。

林恩协会。

组成这个联盟的教会位于拉鲁、哈特、泰勒和一些邻近的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从拉塞尔溪协会解散了。1856年11月8日，该组织在拉鲁县的南福克聚会所生效。以下教会加入了该组织。诺林的南岔路口、新市场、滚动岔路口、培根溪的三岔路口、好望角、多佛、联合乐队、泰伯山、埃特纳联合和贝塔巴拉。组成后，摩利亚山和皮斯加山通过信函加入协会。该机构当时有12个教会，共有1,037名成员。组成中的牧师有以下几位。Wm. M. Brown, J. P. Bryant, John Ingraham, E. L. Jagers, D. J. Logston, John Duncan. D. Miller, John Miller, S. P. Skaggs和J. T. Miller。协会成立后，立即任命了一个传教士委员会，由R. C. Ray, J. A. Miller, G. Dye, W. Walters和John Y. Brown组成，指示他们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并要求协会的每个教会派一名信使，带着他们的捐款，参加委员会的每次会议。这个计划的效果非常令人满意，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该机构还建议组织一个牧师和执事会议。

在成立两周年时，该协会就节制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内容如下。

“鉴于基督的教会是作为世界上伟大的道德之光而建立的，因此，制止一切明显的邪恶是她的责任；而且我们知道，使用烈性酒已经证明是一种诅咒，对教会和世界都是如此，因此决议：我们建议各教会通过不同意制作和使用

这种东西来制止这种罪恶“。1859年，该机构对教会中缺乏福音纪律表示遗憾，并敦促更好地执行纪律。在其慈善事业中，它追随了老协会的榜样，批准了该教派的一般慈善计划并为之做出贡献。

这一直是本州最繁荣的机构之一。在1860年，它有17个教会，1,421名成员。1870年，有20个教会，2,073名成员。1880年，有25个教会，3073名成员；1883年，有29个教会，3219名成员。在1862年、1863年和1877年，它没有公布其统计数据。在它存在的其余二十四年里，直到1883年，有3,441名自称是信徒的人为其教会的团契受了洗礼。

古老的教堂。South Fork和Good Hope的历史比本世纪要早。关于它们的一些情况，我们已经给出了说明。

利伯提是这个兄弟会中第二古老的教会。它是在伟大的复兴时期产生的，由那些著名的老拓荒者本杰明-林恩和威廉-马修斯以及其他于1801年10月17日组成。次年7月，它与绿河协会联合，在刷子溪西岔口的正规浸信会下成立了基督教堂。它在协会中的代表是George Holbrook、James Skaggs和David Elkin，并报告说有33人接受了洗礼（自其成立以来），3人通过信件加入，9人通过信件被解散，2人被排除在外；总计58人。1804年，它以现在的名字加入了罗素溪协会的章程，其成员减少到33人。该教会的代表是摩西、詹姆斯和斯蒂芬-斯卡格，最后一位是有执照的传道人。该教会在罗素溪协会一直呆到1814年，当时，由于该机构1812年的通函，如其所言，它退出了，并与南肯塔基州独立浸信会联合起来。经过两年的努力，拉塞尔溪协会将其从团契中剔除，它一直与独立浸信会保持联系，直到1867年与林恩协会联合。

在1801年的大复兴中也出现了Rolling Fork。它起初被称为清溪的浸信会，并于1802年7月加入绿河协会，由菲利普-克劳德和约书亚-肖特代表（前者是

一位有执照的传教士)，总共有9名成员。第二年，它改变了位置，取名为奥特溪。1804年，它加入了Russells Creek协会的组织，有20名成员。此后，它逐渐减少，直到1811年，它只有12名成员。在随后的两年里，它得到了最宝贵的复兴，其成员增加到54人。在1856年，它加入了林恩协会的章程，有69名成员，自此以后，它没有永久性的增长。

KNOX CREEK大约在1804年成立，并在那一天加入了Russells Creek协会的组织，名称是Lynn Camp。它的代表是Thomas Whitman和Wm. Dodson，有14名成员。1814年，它的成员达到了52人。但是，大约在那个时候，独立浸信会在罗素溪协会的教会中取得了严重的进展，林恩营失去了近一半的成员。它在1818年使用了现在的名字。1858年，它与林恩协会联合，此后一直相当繁荣。1880年，它有171名成员。

关于本协会的一些老传道人，已经作了简述；关于其他一些人，没有收到任何说明。

托纳斯-W-皮尔斯（THONAS W. PIERCE）是这个兄弟会中一位活跃而有用的牧师。他是俄亥俄县人，于1842年7月30日在那里出生，并在Cane Run教堂被提升为牧师。大约在1858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内战爆发时，他加入了南军，并与南军同甘共苦，直到和平回归。1866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不久后负责利奇菲尔德的教会。大约在1873年，他搬到了哈丁县的乌普顿斯维尔，之后他又在林恩协会的其他几个教会担任牧师。他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劳作，不仅在牧养工作中，而且特别是在持久的聚会中，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他毋庸置疑的虔诚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力。但他宝贵的工作在他生命的正午时分被缩短了。在徘徊了几个月之后，他于1883年8月16日在拉鲁县水牛城附近的家中死于肺病。

常规浸信会的联盟协会。

这个小社区位于该州的东端。1871年，它的七个教会在派克县，两个在Letcher，有三个在弗吉尼亚州。1859年，它是由九个教会组成的，这九个教会是为了这个目的从新塞勒姆协会解散的。这九个教会总共有284名成员。该机构的进展一直非常缓慢。1870年，它有11个教会，227名成员；1880年，12个教会，305名成员。没有收到关于其老教会和牧师的信息。

埃尔文协会。

这个繁荣的社区于1859年10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在麦迪逊县的潮水溪会议厅成立。下列教会加入了该组织：普罗维登斯、潮水溪、清溪、伍兹溪、牛溪、欧文和塞勒姆。Smith V. Potts和James J. Edwards是章程中唯一的传教士。在完成组织后，通过选举S. V. Potts为主持人，James Richardson为书记，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设立主日学校。

在成立一周年时，该机构任命了一个传教士委员会，设在埃斯蒂尔县城的欧文，并任命S. V. 波茨在协会范围内担任传教士。1862年，爱德华兹（J. J. Edwards）被任命为传教士，在总会的帮助下，他在地工作工作了17年。他的效率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推断出来：在30年的传教过程中，他洗礼了5000多人——比肯塔基州任何其他牧师的洗礼都多，可能除了耶利米-瓦德曼。波茨先生也是一位成功的传教士。

1866年，约翰逊（N. B. Johnson）开始了他在本会的传教工作，并在这个领域持续了14年，逐渐将他的工作扩展到本会的边界之外。他也是一位效率极高的传教士，尤其是一位明智而熟练的组织者。当这些虔诚的人开始在欧文协会现在所占据的山区进行传教工作时，那里只有少数浸信会成员，而且这

些少数人中大多数是反传教士。但在神圣的祝福下，沙漠很快开始像玫瑰一样绽放。在两年内，该协会从1859年的7个教会，270名成员，增加到1870年的33个教会，1,251名成员。

1870年，兄弟会划分了它的领土，让17个教会组成布尼维尔协会。然而，它继续迅速发展，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它的成员总数增加得更多。同时，它严格支持主日学，并为一般的慈善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

1870年，该机构决心全力以赴“反对酗酒和使用烈性酒作为饮料”，1878年，它表示决心“不保留或接受任何允许其成员制造、销售或使用烈性酒作为饮料的教会”。在后一个日期，它发布了一份通知，反对接受外人，除非经过浸礼。

这个机构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正常的繁荣。在为其他两个协会提供教会后，1880年，它仍然有22个教会，1320名成员；1883年，有24个教会，1430名成员。在这些教会中，有一个在洛克卡斯尔县；一个在欧斯利；三个在麦迪逊；三个在克莱；六个在埃斯蒂尔，八个在杰克逊。

詹姆斯-杰西-爱德华兹是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既没有学识，也没有口才，更没有任何可供识别的特殊恩赐。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传道人。如果他拥有任何非凡的品质，那就是精力、毅力、忍耐力，以及对他神圣使命的奉献。很难解释他对人的影响程度，只能根据这样的假设：上帝选择他作为世界上的弱者之一，与强者相混淆。

他于1824年12月30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李县，父母贫寒。在这里，在坎伯兰山脉狂野浪漫的风景中，他在艰苦的劳动中长大，接受了足以使他能够理解地阅读和书写的勉强教育。在他18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卫理公会。但在进一

步考虑了神圣的教导后，他于1842年10月加入了他家乡县城的汤普森定居点的浸礼会教会。与浸信会结合后不久，他就开始了在公开场合进行劝诫和祈祷；但在几年后，他才给出了任何有用的特别承诺。

1850年2月，他与艾米-帕森斯结婚；同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在他家乡的新希望教堂，由乔纳森-比绍普和约翰-吉尔伯特按立为牧师。在同一郡的火鸡湾附近定居后，他花了几年时间在他年轻时的伙伴中无偿传道。之后，他搬到了肯塔基州的克莱县，在那里他以同样的方式度过了几年，然后搬到了肯塔基州埃斯蒂尔县的现址。他的习惯是每周有三、四天讲道，其余时间在农场劳动。他在为基督赢得灵魂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开始在他主要从事劳动的山区之外吸引人们的注意。

1862年4月，他被欧文协会的传教士委员会任命在该兄弟会的范围内工作。他的成功仍然像以前一样，非常显著。帮助他在那片贫困地区工作的总协会理事会在1864年的年度报告中这样评价他。“这位忠心耿耿的基督仆人，在过去15年中的记录和成功，是很少有福音传道人可以比拟的。没有受过学术教育，在经济上非常窘迫的情况下，他坚持了他的呼召，而上帝也奇妙地祝福了他的工作。他说，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为传道工作了2,646天；走了19,092英里，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步行；讲了3,270次道，做了1,000次劝诫，并接受了2,032人加入教会。在过去两年里，他在实际参与的时间里，讲道的收入平均每天不超过30美分。”

爱德华兹先生一直受雇于总协会的董事会，直到1878年，当时该机构报告如下。“温斯顿的J. J. 爱德华兹牧师是董事会雇用的最老的传教士之一。他所走过的里程数、讲道次数和受洗人数都超过总协会的任何其他传教士。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很虚弱，无法做他习惯的工作。”

在他受雇于总会的十九年中，他徒步和骑马走过了非常崎岖的山地，行程36,730英里；即使是他强健的体魄也会屈服于如此沉重和长期的劳累，这并不奇怪。然而，几个月后，他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他仍然从事牧师工作。1880年，他的备忘录显示，他已经为5,673人施洗，并聚集了大约35个教会。

纳波利翁-波纳帕特-约翰逊是肯塔基州最杰出的家族之一的后代。他的祖父是著名的先驱，斯科特县的罗伯特-约翰逊上校的兄弟，他的父亲是曾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M-约翰逊以及詹姆斯和约翰-T-约翰逊的嫡亲表亲，他们都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国会议员。

N. B. 约翰逊大约于1816年出生在肯特州的费耶特县。他的父母生活拮据，他只接受了中等程度的普通学校教育。早年他加入了坎贝尔派，并接受了浸礼，以使罪孽得到赦免。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机械方面，并成为了一名熟练的机械师；但可惜的是，他也成了一个酒鬼，有几年时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消磨。1846年10月28日，他与克拉克县的伊迪丝-马丁结婚。他继续在消遣和劳动之间分配时间，直到1858年，他被圣灵逮捕，并被带到耶稣的脚下忏悔。他在救主那里找到了平安，于是接受了洗礼，并加入了麦迪逊县韦科教会的章程。与教会结合后不久，他开始行使公共恩赐，并于1862年10月25日由桑顿-威利斯、内森-埃德蒙森和J-J-爱德华兹按立为牧师。

虽然现在已经过了生命的子午线，但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他神圣的使命中。大约在1866年10月1日，他接受了总协会董事会的任命，在肯塔基州东部的山区各县担任传教士。在这个岗位上他工作了十二年半。他的报告是，在这11年中，他在他的山地上走了19,096英里；做了2,603次布道；发表了1,139次劝勉；进行了1,323次宗教访问；见证了1,109次教会的增加；（在8年中）受洗861次；（在适当的帮助下）建立了10个教会；组织了112个主日学，并分发了大量的宗教文献。他占据了著名的爱德华兹（J. J. Edwards）

所从事的同一领域，由于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纪律者，所以他的劳动更有价值。

1879年，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离开了传教区，将短暂的余生献给了牧师职位的职责。他在林肯县的蟹园、麦迪逊的瓦科、埃斯蒂尔的牛溪等地的教会任职，或许还有其他地方。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好牧师。在因瘫痪而徘徊数月后，他于1882年11月12日在韦科附近的家中去世。

清楚叉子协会。

组成这个机构的教会主要位于沃伦、洛根和辛普森县。1860年，该协会由以下教会组成。Providence, Shady Grove, Pleasant Hill, New Gasper和Pleasant Prospect。这五个教会总共有420名成员。传教士们在章程中，有布莱斯-罗伯茨和S-M-肖。1861年，增加了以下教会：Liberty, Strong Point, Friendship, Center和Moats Lick。随着这五个教会的加入，又有五位传道人加入了这个兄弟会，他们是Robert Woodward, J. H. Felts, J. J. Felts, Isaac Barrow和G. B. Dunn。该协会现在有十个教会，七位传道人和853名成员。在成立一周年时，协会任命了一个传教委员会，由Churchill H. Blakey, T. L. S. Proctor, S. M. Shaw, J. J. Felts和Allen Mansfield组成，表示赞成主日学，并建议组织一个牧师和执事会议。

尽管内战造成了混乱，但这个年轻的兄弟会从一开始就蓬勃发展。它认真倡导使用增长的手段，但在其教会中明显缺乏自由，特别是在其历史的第一个十年。然而，这一不足被其自我牺牲的传道人的热情所弥补，他们几乎无偿地供应了其范围内的贫困人口。在主日学事业方面，它的工作相对较少。主日学委员会1881年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很遗憾地说，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中没有做什么。但有两三个教会报告了主日学。”该机

构似乎对自己范围以外的宣教没有兴趣。

1880年，该协会有29个教会，2,479名成员；1883年，有30个教会，2,447名成员。在协会成立后的头24年中，有15年为其教会的团契受洗，有1,984名信徒。位于沃伦县的普罗维登斯教会成立于1804年，位于洛根的中心教会成立于1810年，是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的教会。

罗伯特-伍德生于1797年2月4日，父母都是卫理公会成员，在凯撒明县。他在一个农场长大，并被教导阅读和写作。在他20岁的时候，他与大卫-斯宾塞（David Spencer）的女儿波莉结婚，并在他的家乡定居，在那里从事农民的职业。婚后不久，他开始非常关心自己灵魂的救赎，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在秘密祷告中寻求主。最后，他在救主那里找到了平安，并在约翰-萨克拉的带领下受洗加入了杰萨明教会的团契。1825年12月，他搬到洛根县，在奥本以北几英里处定居，在那里度过了他漫长而有益的余生。

在1837年的全面复兴期间，以及随后的两年里，他积极参加祈祷会活动，并经常劝说罪人悔改归向上帝。这使他在1840年春天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次年7月29日由莫罗（O. H. Morrow）和曼斯菲尔德（D. L. Mansfield）按立为牧师。他立即被召来接替菲利普-沃顿，担任自由教会的牧师，他是该教会的成员。他在这个职位上不间断地工作了四十三年。他还担任了石角教会和友谊教会的牧师，时间约为20年，以及他所召集的欢乐山教会的牧师职责，时间也差不多。在所有这些教会中，他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非常和谐，虽然他进入牧师行列时已经四十三岁，但据说他已经给1000多人施了洗礼，而且主持结婚的人数也差不多。1883年8月14日，这位神的忠实信徒在八十六岁高龄时被召到天家、得到上面的奖赏。

艾萨克-巴罗于1816年8月2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普拉斯基县。他于1838年搬到

洛根县，在这里他“重生了”。1841年秋，他在老中心教堂附近定居，并接受洗礼加入中心教堂的团契。在作为有执照的传教士工作了几年后，他于1846年10月9日被按立为牧师。他作为一个传道人只拥有适度的能力；但他很虔诚，他卑微的恩赐被献给了神。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他主要在洛根县贫穷的丘陵地区（通常被称为“库恩山脉”）工作，将部分时间用于牧养工作，并参与了许多持久的聚会，特别是在贫困的教堂和街区。1863年，他被聘为Clear Fork协会范围内的传教士。在这个职位上，他工作了大约六年，在三、四个县中寻找最贫穷的地方；许多人第一次从这位热心和忠诚的基督仆人的口中听到了福音。大约在1878年，他从洛根县搬到了托德的皮洛特岩附近定居，在他短暂的余生中，他一直在那里为福音工作。他于1883年1月5日死于肺炎，留下六个孩子，其中五个是浸信会的成员。

布莱斯-罗伯茨是清溪协会最古老和最杰出的牧师之一。他的家在辛普森县，他是阴暗树林教会的成员，他在该教会担任牧师多年。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获得更多关于他的生活和宝贵的劳动的细节。

山地协会。

这个反传教士兄弟会的教堂位于沃尔夫县和伯希特县。它成立的确切时间还没有确定。在1860年，它有七个教会，197名成员。从那时起到1874年，它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当时它有18个教会，655名成员。从那时起，它的成员总数基本保持不变，尽管它接收了几个新教会。1879年，它报告了22个教会，其中12个教会共有369名成员，其他10个没有报告。

约翰-D-斯宾塞是这个兄弟会中最杰出的牧师。他曾是沃尔夫县法院的法官，在该县及周边县市传道约四十五年，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传道人，他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克林顿协会。

这个联盟的教会主要位于格兰特县和彭德尔顿县。该联合会于1860年10月12日在格兰特县的克里坦登会议厅成立。下列教会共403名成员加入该组织。Grassy Creek, Crittenden, Unity, Short Creek, Oak Ridge, Pleasant Ridge 和 Mt. Carmel。该组织具有传教士的情怀，并赞同协会的一般慈善活动；但它在慷慨方面有所欠缺。1865年，通过了一项支持主日学的决议，并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880年，关于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报告说，除一个教会外，所有的教会都有主日学；这些学校有很多人参加，而且组织得相当好；但是，它们的书本和纸张供应很微薄。在同一届会议上，女性代表的问题摆在了机构面前，并以一致通过以下序言和决议的方式进行了处理。

“鉴于，一些教会似乎倾向于任命女士为协会的代表；而且，鉴于浸礼会的做法似乎不是这样的，因此，决议，今后除弟兄外，各教会不得任命其为信使。”

Sulphur Fork协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大约在同一时期。

克林顿协会的发展在其第一个十年中是适度的，从那个时期开始就相当迅速。1870年，它有9个教会，573名成员；1880年，有15个教会，1307名成员；1883年，有15个教会，1,388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23年中，有21年为其教会的团契受洗了1,187名信徒。

THOMAS LUMMIS可能是这个协会中最年长的传教士。他是鲁本-鲁米斯的长子，1805年10月21日出生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县。在他19岁的时候，他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并在俄亥俄州汉密尔顿县的一个教会受洗，成为该教会的成员。

1829年，他与肯塔基州彭德尔顿县的埃瓦琳-史密斯结婚，并在辛辛那提定居。第二年，他搬到了家乡县草溪的一个农场，在那里生活了大约40年。1839年5月，草溪教会许可他讲道，四年后，他被克里斯蒂安-汤姆林、威廉-迈尔斯和阿莫斯-埃格尔斯顿按立为牧师。他所受的教育有限，而且他性格胆小、沉默寡言；但他慢慢形成了相当的传道恩赐，而且他一贯的虔诚使他对人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草溪、哈里斯溪、短溪、团结、欢乐岭、奥克兰和鲍曼三岔口教会的牧师。他勤奋而自我牺牲，除了几乎是无偿的牧师工作外，他还经常在穷人中传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因颈部肿大而饱受折磨。1881年2月9日，他被召到他最后的奖赏。

马丁-卢米斯（MARTIN LUMMIS）是上述人士的弟弟，也是克里坦登协会最突出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1813年2月生于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县。在16岁时，他承认了对救主的信仰，并在现在肯顿县的威尔明顿教会接受了Wm. Hume的洗礼，成为该教会的成员。他于1842年9月获准讲道，并于1848年3月被按立。自他被授予圣职以来，他在克里坦登和邻近的协会中为许多教会提供了可接受的服务。他是他所在协会第一届会议的主持人，并主持了至少十年。

马奎斯-蒙罗-阿诺德是这个机构的活跃牧师之一。他于1827年3月28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郡，1831年随父母来到基辅州的彭德尔顿郡。1846年3月3日与艾尔维拉-威廉姆斯结婚时，他还不识字，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于1853年信主，并由A. W. 穆林斯为彭德尔顿县短溪教堂的团契施洗。在作为有执照的传教士工作了大约两年后，他于1861年5月被按立为短溪教会的牧师。自他被按立以来，他已经担任了大约20个教会的牧师，时间有长有短。1881年，他已为600多人施洗。

第二坎伯兰河协会

这个机构起源于老坎伯兰河联盟的分裂。186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普拉斯基县的自由会议厅举行的后者的年度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放弃与某些传教士组织的通信。该动议被否决；对此，主持人、可敬的理查德-科利尔起身说。“我们是一个分裂的民”。多数人退到屋子里去组织会议，少数人在看台上组织会议。双方都保留了名称，并声称拥有原兄弟会的特权。

现在所审议的机构在其会议记录中作了如下解释。“我们人数减少的原因是这样的。我们宣布不赞成目前的传教工作计划；我们的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把自己组织起来，我们像往常一样组织起来，有11个教会和正常的老主持人与我们一起，在宪法上，我们是在52年前成立的。”

该机构所组织的11个教会，大部分都是位于普拉斯基县的教会，共有683名成员。该组织公开表示反对传教士，就这个词的含义而言；但声称教会有权派遣牧师去传扬福音，但不能答应给他们薪水。它的教义观点与传教士浸信会没有区别；但反对所有秘密社团和所有宗教组织，福音教会除外。它属于那一类浸信会信徒，在40年前通常被称为“戈比特”。它的人数略有增加。当最后一次听说它时，即1879年，它有13个教会，886名成员。在其存在的过去18年里，从1861年到1879年，有728名受洗者加入其教会的团契。

理查德-科里尔（RICHARD COLLIER）是这个兄弟会中最杰出的传教士，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他是老坎伯兰河协会非常有用的牧师。他大约于1783年出生在东田纳西州，年轻时移居到肯塔基州的普拉斯基县。在肯塔基州定居后不久，他就开始劝勉，并在普拉斯基县的欢乐山教堂被按立为牧师，大约在1811年，由以利亚-巴恩斯（Elijah Barnes）和可能是他的表兄斯蒂芬-科利尔（Stephen Collier）主持按立仪式。他是一个温和的传教士，但却是一个热心的、忠实的劳动者；他在普拉斯基县早期教会的建设中做了很多工作。他的受欢迎程度体现在他被选为坎伯兰河协会的主持人，任职大约20年。他

也是现在正在审议的这个机构的第一届会议的主持人。1865年4月，他从他的工作中得到了休息。

REUBEN J. SHADOWEN是这个协会中最杰出的传道人。在理查德-科利尔去世后，他于1862年接任了主持人的职位。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879年。那时候他已经很老很虚弱了。

杰克逊协会。

这个小型的兄弟会主要位于该县，它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它最初组成的教会似乎以前属于南福克协会，该协会在1861年左右解散。杰克逊协会大约在1862年成立。起初，它与邻近的协会保持一致；但在1868年，它通过了一个新的章程，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定，我们坚持雇佣制度，传教士委员会不应该与我们有交情。”

新宪法的第十一条是这样写的。“我们相信主的晚餐和洗圣徒的脚是主的条例，并由教会继续进行，直到他再来。”这时，它有七个教会，134名成员。第二年，它有12个教会，348名成员。但从这个时候开始，它迅速衰落。1872年，它只报告了六个教会，有166名成员。后来没有收到关于它的信息。它可能已经解散了。

亨德森县协会。

1868年，在霍普金斯县里奇兰会议厅举行的小贝瑟尔协会的年会上，以下教会解散，进入一个新的组织。Grave Creek, Bethel, Mt. Pleasant, Zion, Cherry Hill, Cash Creek, Henderson和Pleasant Valley。这八个教会共有

931名成员，同年秋天，他们的信使在亨德森县的卡什克里克会议厅开会，并组成了现在正在审议的兄弟会，名称为“亨德森县浸信会协会”。这个名字来自于各教会所在的县。这个新组织任命了一个传教士委员会，该委员会立即启动了一个国内宣教系统。在下一届会议上，它向各教会强调了维持主日学的重要性，并在1871年建议组织一个主日学会议，该会议已付诸实施。

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不仅对一般的慈善机构表示同情，而且还为其作出贡献。

在促进健全的教育和道德改革方面，也表现出了开明的热情。

1873年，它警告各教会成员不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罗马天主教学校，因为这样做会导致许多弊端。不仅本协会，而且所有其成员与这些机构接触过的类似机构都对这些弊端表示遗憾。这些天主教学校通常由热心的妇女教授，其中许多人自己除了一些轻松和轻浮的成就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她们生活的唯一目的是灌输其教会的有害迷信。被置于这种教师指导下的不幸女孩，不仅被剥夺了获得坚实、实用教育的所有机会，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她的思想和心灵从简单的真理和现实中被扭曲了，变成了对梦幻般的迷信想象力的放纵，以及对无关紧要的小事奢侈追求。

1874年，该协会对节制改革表达了如下的看法。

“决心，在本机构看来，销售和使用醉酒作为饮料对社会是有害的，对基督的事业是一种责备，应该受到所有基督徒的阻止和谴责”。在同一届会议上，它通过了一项决议，反对跳舞或鼓励这种罪恶，并警告各教会不要参加农业博览会，因为这些机构已经“变成了普通的赛马场”。

教会也被警告要注意彩票的弊端。该协会一直享受着缓慢但稳定而健康的增

长。1878年，该协会有16个教会，共有1616名成员；但在随后的一年里，由于在其领土的西南边界成立了联合县协会，该协会损失了四个教会，共有426名成员。1880年，它有12个教会，1,151名成员；1883年，有10个教会，1,315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头15年中，有12个教会受洗，有1,226名信徒加入教会。

古老的教堂。坟墓溪是这个地区最古老的教堂。它是由Wm. Bourlin和Van Teague于1803年在现在的韦伯斯特县的一条小河附近建立的，它的名字就是从这条小河中得来的。随后，它向北移动了10英里，来到了亨德森县的现址。教会成立后不久，就申请加入坎伯兰协会；但由于对范蒂格的一些指控，其申请被拒绝。协会建议该教会进行重组，1804年，刘易斯-摩尔和杰西-布鲁克斯完成了重组。教会当时约有15名成员，被接纳为坎伯兰协会的成员，1806年该兄弟会分裂后，落入红河协会。自1811年以来，它依次属于瓦巴什、海兰、小贝瑟尔和亨德森县协会。在教会成员的早期记录中，有Willingham, King, Spencer, Allison, Walden, Voris和Street的名字。它的早期牧师是Wm. Bourlin, John Weldon, Job Hobbs, John Dorris和Wm. Hatchett。

位于亨德森县Hebbardsville的Bethel教会，是由Job Hobbs、John Grantham和John Welden于1813年6月4日从Grave Creek解散的成员组成的。组成中的男性有以下几位。Jarrett, Wm. and John Willingham, Joseph Eads, Hampton Jones, John Welden, James Cross, David Rhodes and John Vanadale。约翰-韦尔登是该教会的第一任牧师，之后依次是托马斯-唐斯和威廉-哈切特。该教会属于Highland、Little Bethel和Henderson County Associations。

亨德森教会于1839年秋天由约翰-伯罗斯（John L. Burrows）和威廉-哈切特（Wm. Hatchett）组建。伯罗斯先生是教会的第一任牧师，之后依次是H. B. Wiggings、George Matthews、Sidney Dyer、A. R. Macey、J. T. Tichenor和John Bryce。

阿布拉姆-哈切特 (ABRAM HATCHETT) 是 Wm. Hatchett 长老的儿子, 1817年7月25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卢嫩堡县, 1828年随父母来到凯基州的亨德森县。他宣称已经信主, 并在1838年秋天由理查德-琼斯施洗加入了格雷夫溪教会的团契。在行使了几个月后, 作为一个有执照的传教士, 他在伯利恒教会 (现已灭亡) 的号召下被按立, 由 K. G. Hay、Joseph 主持。此后, 他在不同时期为亨德森县的格雷夫溪、锡安、樱桃山、贝瑟尔和卡什溪的教会服务。有几年时间, 他在小贝瑟尔协会的范围內骑马传教; 在他传教期间, 他经常在私人住宅和学校里讲道。有一次, 他访问了小贝瑟尔协会的每一个教会, 并无偿传讲。他是贝瑟尔教会的成员, 大约有45年的时间, 大约为600对夫妇主持结婚。两年前, 他说, 在43年里, 他只错过了三次教会聚会。他在小贝瑟尔和亨德森县协会的交易中表现突出, 曾担任前者的书记11年, 后者的书记13年。

安德鲁-杰克逊-米勒是在本州这一地区工作过的最有能力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他是安德鲁-米勒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安德鲁-米勒是一个贫穷但聪明、虔诚的农民, 1839年1月7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哈丁 (现在的拉鲁) 县。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他的父母搬到了俄亥俄县, 在那里他们在主的哺育和训诫下抚养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的四个儿子中, 老大威廉是一位高效的执事, 老二理查德-H是加斯珀河协会认真、忠实的传教士, 老三艾伦-B是阿肯色州小石城著名的米勒博士, 老四A. J. 是这里所介绍的认真、有才华、被奉献于主的人。

A. J. 米勒在当时被认为是俄亥俄县落后地区的一个小农场长大, 20岁时, 他对打猎的技巧比对书本的使用要熟练得多。大约在1856年, 他在他的兄弟A. B. 米勒 (当时是有执照的人) 的传道下信主, 并由阿尔弗雷德-泰勒施洗。1858年, 他获得了俄亥俄县锡安山教会的讲道许可。紧接着, 他的兄弟, A-B-米勒, 当时是肯塔基州希克曼教会的牧师, 负责他的教育, 在让他在学校学习

一段时间后，把他送到西田纳西州的麦迪逊学院。从学院回来后，他于1861年被按立为俄亥俄县酷泉教会的牧师。

1864年，他负责亨德森的教会，第二年，他去了哈特县，在那里他负责照顾培根溪三岔口的教会。在与肯塔基州亨德森县希伯茨维尔的埃拉-希克斯结婚后，他来到尼尔森县，负责华盛顿县的新希望教堂、哈丁溪教堂和伯利恒教堂，以及尼尔森的米尔溪教堂。在这个领域，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并获得了能干的传道人和优秀的牧师的声誉。1868年，他搬到了亨德森县，在那里他担任了贝瑟尔教会的牧师，随后在不同时期又担任了格雷夫溪、欢乐谷、锡安以及其他教会的牧师。他在这里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工作了大约六年，并为主人完成了一项光荣的工作。大约在1874年，他搬到了密苏里，并负责卡罗尔顿的教会。在这个牧师职位上，他促成了J. R. 格雷夫斯博士和雅各布-迪茨勒博士之间的著名辩论。

1877年，他回到肯塔基州，恢复了亨德森县锡安教会的牧养工作，在肯塔基州克罗尔波特的教会工作了一小段时间，但后来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锡安教会。大约在1879年，他从马车上摔下来，被严重压伤。他的伤口似乎在适当的时候痊愈了，但他是如此虚弱和憔悴，以至于他从未完全恢复健康。他的肺部开始生病，他逐渐衰弱，直到1883年12月7日，主把他带回家，回到自己身边。

米勒博士是一个具有明显个性的人，是一个大胆的、原创性的思想家，是一个无畏的、毫不妥协的观点倡导者。他既不寻求也不回避争论，而是随时准备无畏地传授他的教义，或者在有争议的时候进行辩论。他的热心和活跃是引人注目的；他与时俱进，大胆进取。在25年的传道生涯中，他讲了4,175次道，此外还参加了几次公开辩论，并就各种问题发表了讲话。他是一位轻松而出色的作家，对他那个时代的期刊文学贡献很大。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

对圣公会教义和政体的评论，是写给肯塔基州亨德森圣公会教区主任巴雷特（R. S. Barrett）的一系列信件，发表在《美国浸信会旗》上。但他一生的伟大工作是把罪人引向十字架，在这方面他比一般人更成功。

MT. Zion协会。

这个由反传教士联合浸信会组成的小型兄弟会，位于该州山区的中部，其教会散布在摩根、刘易斯、伯希特和马戈芬县的部分地区。1869年，在马戈芬县的Low Gap，它由六个教会组成，共有205名成员。1874年，其教会的名称是：费城、伯利恒、浸信会联盟、低谷、撒玛利亚、锡安、白杨树林和塞勒姆。Joseph H. Spence、Eli Williams和William R. Davis似乎是其最杰出的牧师。该协会一直享有和平和良好的繁荣。有一段时间，它试图通过自称“正规联合浸信会”来调和邻近的不同教义背景的协会。但这一尝试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它放弃了“常规”一词。它的人数有了相当的增长。1870年，它有6个教会，229名成员；1880年，11个教会，515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11年中，有10年报告了315次洗礼。没有收到有关其教会和牧师的具体资料。

林恩营地协会。

1868年10月，劳雷尔河协会同意分成两个兄弟会。命令以劳雷尔河为分界线；该河南侧的教会应组成一个新的联盟。因此，来自10个教会的信使于1868年11月6日在诺克斯郡的林恩坎普会议厅开会，并以适当的形式组成了“林恩坎普联合浸信会”。

其章程的部分条款内容如下。

“14. 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将不接受，也不持有，在我们的联盟中，有的教会

接受其他教派的成员而不进行洗礼。

“15. 作为一个协会，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成员对传教或慈善事业的捐赠或不捐赠作为团契的一个障碍。

“16. 我们不会与坚持自由（开放式）共融教义的牧师或教会建立关系”。

加入该组织的教会名称是：Friendship、Indian Creek、Robinson Creek、Mt. Olivet、Lynn Camp、New Bethel、London、Mt. Zion、Richland 和 Bethlehem。加入该组织的牧师有格林-B-弗利、约翰-M-杰克逊、E-H-雷维尔、E-S-琼斯、刘易斯-伦弗洛、H-D-哈蒙和Wm-K-戴维斯。

1870年，S. C. Jackson、F. T. Hodges、C. S. Brown、H. D. Harmon和J. C. Westerfield被任命为传教士委员会，W. B. Estis被选中在协会的范围內旅行和传教。该机构继续用布道来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且通常在这项工作中雇用其最有效的传教士。

在上述日期，Meadow Creek和Mt. Zion教会提出了以下疑问。“我们是否应该建议各教会每年选举任命其牧师？”经过适当的考虑，协会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个建议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很多聪明的人或机构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都没有看到每年选举牧师的弊端。这种程序引起了选举活动，在成员中激起了党派精神，诱使党徒贬低，甚至诽谤他们所反对的牧师，并经常发生不可调和的争吵，导致教会分裂或毁灭。除此之外，频繁地更换牧师对教会的福利是有害的。一般的规则是，在任何地方，那些保留他们的牧师时间最长的教会，享有最大的永久繁荣。

本机构在1871年通过的以下决议，虽然在语言上有些粗糙，但涉及两个非常

重要的原则。

“本协会建议组成该协会的各教会完全控制其成员，并且不允许任何不通过以下方式证明其信仰的成员加入团契：1. 我们建议我们的牧师不要为不具备圣经要求的资格的人接手传教。2. 我们建议教会不要接受任何没有受浸礼的人为成员。”

1872年，罗宾逊河聚会所的主日学报告说有102名学生参加，读了18186章圣经，重复了1265节经文。这份报告引起了协会的兴趣，它立即任命哈蒙（H. D. Harmon）为协会范围内主日学校的主管。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

1876年，该协会在节制改革的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措辞如下。“我们建议我们联盟中的教会不要让任何从事贩卖或制造醉酒的人成为会员，或为这种制造提供材料；我们不赞成将烈性酒作为饮料饮用的做法。”在同一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心，我们感到需要强有力的人，在教义上健全的人，来彻底引领和教导教会他们的职责，我们为属灵的发展能在肯塔基州的山区普及的时候祈祷。”

该协会似乎一直是和平和繁荣的。1870年，它报告了15个教会，751名成员；1880年，17个教会，1049名成员；1883年，23个教会，1260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15年中，有13年报告了739次洗礼。

约翰-M-杰克逊（JOHN M. JACKSON）是南联盟、劳雷尔河和林恩营协会的忠实牧师，大约有四十年的时间。他于1803年9月2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格兰杰，20岁时移民到肯塔基州。1825年，他与塔尼-塞尔斯结婚。在1828年的复兴运动中，他接受了救主并受洗；同年，被按立为执事。两年后，他开始讲道。

但他的恩赐发展得很慢，直到大约15年后，他才被按立为牧师。在将他的会籍转移到劳雷尔县的罗宾逊河教堂后，他于1855年被按立为该教会的牧师。在这个职位上，他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直到1870年6月15日，主人让他更上层楼、回到天家。

E. S. JONES是东田纳西州人，1799年2月11日出生。三岁时，他被带到肯塔基州东南部，1830年在那里与劳雷尔县的普罗维登斯教会联合。他于1844年获得传道执照，并于次年被按立。他是一个平凡、谦逊的传道人，但却是一个有着认真的热情和毋庸置疑的虔诚的人。在为福音工作了三十二年之后，他于1876年12月31日被召归于安息。

A. S. 哈特于1836年6月7日出生在肯塔基州惠特利郡。在他32岁的时候，他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并加入了他家乡的梅多克里克教会。1868年，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并在第二年被任命为牧师。很少有人比他在基督的事业上更加热心和自我牺牲。1874年，他被任命为林恩营协会的传道人，并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直到接近他去世的时候。1878年8月13日，他从他的劳作中休息了。

哈蒙（HENRY D. HARMON）是这个兄弟会中最杰出的牧师之一。他已近30岁，从协会成立之时起，他通常担任协会的主持人，此前他曾以这种身份为劳雷尔河协会服务。

血河协会。

这个繁荣的年轻兄弟会位于特里格、马歇尔和卡洛威县，其中有两个教会在田纳西州。它于1870年10月28日在卡洛威县的榆树林会议厅成立，由以下教会组成，这些教会曾为此被西联会解散：克罗克茨溪、血河、沉泉、蝗虫林、

欢乐山、榆树林、东自由、本顿、土耳其溪、塔克泉和橡树林。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名字的教会在田纳西州。加入章程的牧师有J. C. Spann, J. A. Spencer, M. W. Henry, William Skinner, E. L. McLean, J. Outland, S. R. McLean, J. Paget和Ephraim Owen。

没有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情来打断这个机构和谐的生活。它倡导传教、教育、主日学、节制改革和其他由浸信会教派普遍支持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它就异常地繁荣。在1870年成立时，它有11个教会，873名成员；1880年，它有24个教会，1,565名成员；1883年，有30个教会，2,027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13年中，它报告了1412次洗礼。

欧文（EPHRAIM OWEN）是卡洛维县的早期传教士之一。关于他早年的生活，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确定。他在1830年信奉宗教并接受洗礼，两年后开始传教。1834年，他与韦德伯勒教会一起加入了西联会的章程，并在该兄弟会中担任积极的牧师，直到血河联盟的成立。在后者中，他从成立之初就一直是成员，直到他于1877年10月去世。他的主要牧师职位是作为韦德伯勒教会的牧师；他在那里服务了很多年。他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管教者，一位好的、坚实的传教士，深受会众的爱戴。

威廉-斯金纳（WILLIAM SKINNER）于1800年10月出生于田纳西州的罗伯逊郡。早年，他搬到了凯里郡的卡洛维县。在这里，他在谦卑而虔诚的神人杰西-考克斯（Jesse Cox）的服侍下信主，并在他的帮助下为血河教会的团契受洗。大约在1839年，他被按立为牧师，并承担了血河教会的牧养工作。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很多年。榆树林和其他教会也许都享受过他的牧养劳作。他是一位优秀的、朴实的、实用的传道人，具有突出的虔诚和实用性，深受他所负责的人们的爱戴。主在1872年10月19日召唤他归主。

约翰-A-斯宾塞是一位认真、忠实的传教士，在卡洛威和邻近各县；先是在西联，后是在血河协会。他是一个卑微的、相对不识字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上很贫穷，但在信心、希望和爱上很富有。他的恩赐不在平庸之上；但他以他的主人为榜样，勤奋地使用这些恩赐，向穷人传讲福音；许多人通过他的传道，被引向救主。他在1884年秋天停止了他的工作，年约60岁，回到天家。

MOSES T. SPANN是南卡罗来纳州人，1799年他随父母来到现在的肯塔基州艾伦县。在这里，他在16岁的时候获得了对基督的希望，并加入了Trammels Fork教会。之后他结婚并在田纳西州的威廉姆森县定居。在这里，在同州的亨利县和肯塔基州的西部，他传扬福音约50年。他大约在1815年进入牧师行列，是被称为“杰克逊”的地方的先驱，并协助收集和建立了该地区的第一批教会。1864年，他在耄耋之年被召去领赏。

詹姆斯-卡森-斯潘恩（JAMES CARSON SPANN）是上述人士的儿子，1816年12月28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威廉姆森郡。1829年，他随父母来到该州的亨利县，1840年，他在那里加入了北福克教会。1841年，他获得了讲道执照，同年，由摩西-T-斯潘、J-H-D-卡林和P-W-斯塔克按立为牧师。接手礼后不久，他就负责克诺布溪和比奇格罗夫教会的工作。1849年，他搬到了凯尔郡的卡洛威县，至今仍居住在那里（1885年）。在这次搬迁之前，他一直在普罗维登斯教会和沉泉教会任职。在前者，他讲了大约12年的道；在后者，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隔之外，他一直在传道，直到现在。他为Locust Grove教会讲道约25年，并在不同时期为Murray、Wadesboro和其他几个教会讲道。在他大部分的事奉期间，他一直是四个教会的牧师。他在西区协会担任过几年的书记员，从血河协会成立以来，除了一年之外，他一直是该协会的主持人。在他的13个孩子中，其中一个在襁褓中夭折，有9个在1882年成为浸信会的成员。

约翰-B-弗莱彻是血河协会中最热心、最积极和最有用的传教士之一。他在田纳西州被提拔为牧师，在那里讲了几年的道。大约在1855年，他搬到了凯尔郡的马歇尔县，此后一直在该县和周围的县里致力于传讲福音。他是一个具有和蔼可亲 and 开朗精神的人，深受众多熟人的喜爱，并在他的牧师工作中得到了普遍的祝福。

戴维德-麦克林-格林于1819年11月30日出生在现在的肯塔基州克里坦登县。他在坎伯兰长老会长大，在16岁的时候信主。几年后，他被批准成为牧师的试用者。但在准备在长老会面前宣读了几份文件后，他对他的父母的教会感到厌恶，并离开了它，打算加入卫理公会。但在研究了他所熟悉的各不同教派的教义后，他决定支持浸礼会，并于1852年由曼斯菲尔德（J. W. Mansfield）在里昂县的新贝瑟尔教会受洗加入教会。他立即得到许可，以极大的热情行使他的恩赐和神圣的呼召。在他的许可下，有100人在他的讲道下表示信主；他为一个教会收集材料，该教会在平克尼维尔成立。1853年，他被J. W. Mansfield、Willis Champion和James Kinsolving按立为这个教会的牧师，并开始从事劳动工作。

1854年，他搬到了马歇尔县，在那里他已经为牧师的工作奉献了三十年的时间，他把一部分时间用于牧师的工作，特别是对薄弱和贫困的教会，但主要是作为传教士工作，有时是在西联会的任命下，但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他至少聚集了五个教会——三个在肯塔基州，两个在密苏里州，并帮助了一些脆弱的、准备灭亡的教会。他有一个强壮健康的身体，一个开朗的脾气，以及为他的主人的荣誉和罪人的救赎而燃烧的热情；他非常适合履行传教士的职责；在西肯塔基州，很少有牧师比他更勤奋、自我牺牲和有用。

在这个协会中，还有其他几位好的、有用的传道人；但没有收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具体资料。

第二红鸟协会

这个小联盟位于克莱县，在老的兄弟会解散后腾出的地方。它大约在1870年成立，由最近从田纳西州搬到这个地区的两位牧师组成，他们的名字是撒迦利亚-萨顿和约翰-E-雷维斯。与其前身不同的是，该协会赞成传教和其他慈善事业，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很可能繁荣。1873年，它有八个教会，158名成员。但在该组织中起过作用的牧师，而且据说是唯一属于该组织的传教士，都搬到了西部，该组织很快就解散了。在最后一次听到它的消息时，它所组成的教会都没有联系。

West Union Association No. 2.

在1870年9月举行的南联盟协会年会上，人们同意将该联盟的领土划分，以便形成两个联盟。分界线从杰利科溪口开始，然后与杰利科山一起到麋鹿岔口，再往东到松树山。这条线以西和以南的教会被授予组成一个新的协会。因此，在接下来的11月18日，来自以下教会的信使在惠特利县的杰利科会议厅召开了会议。欢乐山、Elk Fork、New Salem、Jellico、Zion、Bethel、Otter Creek、Pleasant Grove、Indian Creek、Union、New Zion、March Creek和Zion Hill。在这些教会中，成立了一个组织，其名称是联合浸信会的西联合协会。在组成这个兄弟会的13个教会中，有7个在肯塔基州，其余的在田纳西州。组织中的传教士有肯塔基州的詹姆斯-莱、L. J. 斯蒂利和伊诺斯-艾伦，以及田纳西州的多斯韦尔-特拉梅尔、C. C. 琼斯和约翰-菲利普斯。

该协会采用了母体兄弟会的信仰条款和政府规则，名义上是一个传教组织。但人们普遍认为它的教会带有强烈的反传教的情绪，而且在实践中明显是不传教的。该组织享有的繁荣份额很小。在其肯塔基州的教会中，在成立之初，

有五个成员留在其中，即：欢乐山、新塞勒姆、贝瑟尔、印第安溪和三月溪教会，共334人。1880年，它报告说，在肯塔基州有五个教会，有286名成员；1883年，有六个教会，有356名成员。

L. J. STEELEY在这个协会的章程中，虽然他是杰利科教会的成员，但很快就回到了母会的兄弟会。他是惠特利县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什么文学方面的优势。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信了主，并与他家乡的杰利科教会结合在一起。他在20岁之前就开始讲道，并继续从事这项好工作，大约25年。他是一个具有良好恩赐和精力的人，通过努力学习，他在文学知识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在他大约四十三岁的时候，他进入了路易斯维尔的神学院，他在那里上了一届课。他是该州该地区的主要传教士之一，发挥广泛的影响力。1884年1月23日，他在劳雷尔县一次旷日持久的聚会中去世。他突然死亡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他的两个兄弟和四个孩子迅速信主。

Boonville协会。

这个小团体位于欧斯利和一些相邻的县。以下是欧文协会在1870年通过的决议，将解释它的起源：“决议，鉴于本协会在我们的判断中，领土范围过大，因此，我们建议划分如下。从克莱县的Ells Branch教堂开始，然后向西北走，包括Union和War Fork教堂，然后与Brushy Mountain一起，包括Beatyville和上述线路以东的所有教堂。”

根据这一决议，16个教会的使者于1871年9月第一个星期六前的星期四在李县的贝蒂维尔举行会议，并进行了组织，称为“布尼维尔联合正规浸信会协会”。这些教会一般规模不大，位于崎岖的山区。

虽然该协会一直有充足的传教士，而且似乎一直在积极地在其范围内传扬福

音，但它已经解散了许多教会，与其他协会联合，以至于它的人数比最初组织时少。1880年，在解散了七个教会之后，它还剩下十个教会，共有303名成员。1883年，它报告有11个教会，共有397名成员。

沃伦县协会。

这是一个小型的兄弟会，大约在1871年，由博林格林的第一教会和其他两三个教会组成。邻近的教会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组织的必要性，或者说他们没有同情其所谓的起源原因，因此在举行了两三次会议后，该组织就解散了。

肯塔基协会。

这是一个反传教士的小社区，位于现在的贝尔县。它大约在1859年成立，在1860年，有四个教会，98名成员。在后一个日期，它放弃了与北康科德协会的联系，因为该兄弟会“已经与带有传教士印记的桑树沟协会建立了联系”。正如预期的那样，它只举行了几次年度会议，就解散了。

波尔士河谷协会。

这是一个小型的“原始浸信会”联盟，位于肯塔基州的东南角和田纳西州的邻近边界。它所组织的教会退出了同名的老兄弟会，因为该机构宣布不与内战期间参与邦联服务的人结为兄弟。分离的教会在上述名称下于1870年9月第三个星期六前的星期五组织起来。1879年，该机构报告有12个教会，421名成员。其中五个教会，共88名成员，位于肯塔基州。

快跑协会。

这是一个位于杰克逊县和洛克堡县的小联盟。它是在1871年左右成立的。在1873年，它报告有五个教会，131名成员。由于某些原因，它没有得到邻近协会的热切认可；在减少了几年后，它在1877年左右解散。

Rockcastle协会。

这个社区位于洛克卡斯尔县和普拉斯基县，于1871年由老坎伯兰河联盟为此目的解散的教会组成。以下十四个教会，共764名成员，都在章程中。自由、沉谷、自由、霍普韦尔、友谊、锡安、锡安山、大马士革、欢乐山、白杨林、松树山、线溪、洛克斯尔的联盟和古姆疏尔。属于这些教会的牧师有詹姆斯-伍德尔、杰西-泰尔、T-W-雷诺兹、J-C-卡米克、J-C-珀金斯和J-A-阿伯特。

1872年，Ant Grove和J. W. Jackson长老被加入协会。当时，该协会有17个教会，7名传教士和989名成员。它采用了与传教士和其他慈善事业相协调的原则。但与它的母会一样，它在将其原则付诸实践方面不是很慷慨。在1876年关于传教的报告中，它说，“我们没有履行我们作为一个协会、作为教会或作为基督徒的责任。经常有人说我们很吝啬，这话太对了。我们这些自称是传教士的浸信会成员并没有尽心尽力。我们的宗教信仰因为被要求为某些应得的慈善机构提供一点钱而受到影响，以至于我们的握着一毛钱的手比我们的宗教对我们的灵魂更紧”。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团体的慷慨度似乎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特别是在国内宣教和主日学工作方面。

1875年，该机构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各教会不允许其成员从事蒸馏烈性酒或开设小酒馆，并补充说，“我们反对浸礼会成员的过量饮酒，无论是在公共酒吧，还是在私人家庭”。

1878年，女性在协会中的代表权问题被提交给该机构，其形式如下。“决议，

由于我们的姐妹帮助承担教会的负担并在其中有投票权，她们有资格成为协会的信使”。该决议经辩论后被否决。

1880年，皮斯加山教会向协会提出了以下疑问。“外来的洗礼是有效的洗礼吗？”答复如下。“决议，本协会建议她的教会不要接受外来的洗礼（即婴儿洗礼）。”

这个兄弟会享有适度的繁荣。1880年，它有16个教会，1,119名成员；1883年，有19个教会，1,351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前12年中，它报告了1095次洗礼。

詹姆斯-伍德爾（JAMES WOODALL）可能是这个协会中最年长的牧师。他于1805年出生在凯尔郡的普拉斯基县。在二十二岁时，他加入了他家乡的沉谷教会。在担任教会的执事几年后，他开始讲道，并于1837年1月1日被按立为牧师。他是一个恩赐和修养都很一般的传道人；但他认真、努力、耐心和虔诚，通过他的传道，有不少灵魂被引向救主。他主要在普拉斯基县、劳雷尔县和罗卡斯尔县的部分教会工作，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无偿传教士。主呼召他休息，大约在1872年。

杰西-泰尔（JESSE TYRE）是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他于1818年5月1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斯科特县，被培养成一个橱柜制造商的行业工作者。1839年，他在基督里获得了希望，并接受了艾萨克-克里斯特曼的洗礼。1844年6月，他被允许行使他的恩赐。他在讲道工作时期，由他家乡的锡安教会，于1847年9月4日由约翰-吉尔伯特、约翰-戴、Wm. 泰尔和杰西-B-贝里按立为牧师。在一个广阔的领域里有许多属灵需要；他很快就被召唤去照顾三个老教会和一个由他建立的新教会。在这一领域，他在被任命后花了五年时间，将三分之二的的时间用于讲道，另外三分之一的的时间用于从事他的行业和农场工作，以支持他的家人。1852年，他搬到了肯塔基州的罗卡斯尔

县，并加入了普莱森特教堂。在那里，和在他的家乡一样，他积极投身于牧师的工作，特别注意谨慎地倡导传教事业，这在当时他的工作领域里是相当不受欢迎的。他很快就被召唤去照顾几个教会。自从他搬到肯塔基州后，他一直是聚集锡安山、松树山、平石、布罗德海和欢乐山教会的主要器皿，他在这些教会中都担任过牧师，时间或长或短。他还曾在不同时期担任霍普韦尔、自由、平利克、自由、双泉和白杨林教会的牧师，使三个分散的、士气低落的教会重新振作起来，并且是组建洛克斯尔协会的主要器皿。可以说，他是一位非常勤奋和自我牺牲的牧师，对本州他所在地区的浸信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这个兄弟会中其他几位有用的牧师的生活和工作，我们没有得到特别的信息。

谢尔比县协会。

这个聪明的社区主要位于它的名字所在的县，于1872年8月16日在谢尔比县的Clayvillage举行了第一次年度会议。它是由以下教会组成的。Buck Creek, Clayvillage, Shelbyville, Little Mount, Mt. Moriah, Mt. Vernon, Pigeon Fork, Salem, Buffalo Lick和Christiansburg。在这之前，有四家教会被从朗润协会解散；接下来的四家，来自中区，剩下的两家，来自富兰克林。组织后，印第安福克教会被接收；当时，这个新的兄弟会有11个教会，共有1,797名成员。

它在要求与邻近的兄弟会通信的信中说：“作为一个团体，我们鼓励所有的仁爱事业。我们通过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贡献，支持主日学校和国外、国家和州内宣教”。该机构位于本州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其大多数教会都是大型和富有的。它在推动基督事业方面的设施是本州很少有类似的机

构所能比拟的，它的一些教会在对慈善事业的贡献方面相当慷慨；但其他教会在推动救世主的国度超越他们自己的范围方面却做得很不够。

该机构在1873年通过了一项章程，其中第9条提到了对教会的和平与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的问题。它的内容如下。“本协会的任何教会都不应被视为与姐妹教会善意行事，如果这些教会在没有首先与发生排斥的教会进行调查的情况下，接收浸信会的排斥成员”。

在同一届会议上，该机构任命乔治-W-吉布森为传教士，教授各教会圣乐。这可能是浸信会协会任命传教士专门从事音乐教学工作的唯一例子。但是，由于大多数教会在歌唱方面非常欠缺，这个机构的榜样可能会被效仿，带来巨大的收益。

1876年，该机构就节制改革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下。“我们记录了本机构的情绪，即坚决反对制造、贩卖和使用任何令人醉酒的东西，除非是出于机械或医疗目的。”在1879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它说：“任何教会都不能允许其成员从事这种交易，否则就会无视上帝的话的教导，并损害其作为基督教会的主张”。

该协会为一般的传教士委员会做出了贡献，并在主日学工作中相当活跃。奇怪的是，它没有自己的传教士委员会，而且就其记录而言，它没有为供应其范围内的贫困人口做出特别规定。该组织所任命的唯一传教士就是上文所说的“音乐传教士”。与其他具有优势的机构相比，它在人数上的进展相当缓慢。1872年，它开始时有近1800名成员；1880年，它有14个教会，2096名成员；1883年，有15个教会，2039名成员。在其历史的前12年中，它报告了1,165次洗礼。

B. F. HUNGERFORD是这个兄弟会的主要发起人，并在其成立的前六年担任主持人。他作为一名学校教师来到西部，在欧文县的新利伯提（New Liberty）定居，并于1856年10月获得了传道执照。此后不久，他搬到了谢尔比维尔，并在那里被按立为牧师，大约在1860年。自他被按立以来，他一般都是几个教会的牧师。在他服务时间最长的教会中，包括莫利亚山、克莱村、小山、鸽子叉和麋鹿溪教会。他现在（1885年）仍在积极从事牧师工作。

詹姆斯-W-古德曼可能是这个兄弟会中最古老的牧师。他早年以学校教师和传教士的身份来到西部，早在1847年就在法兰克福定居。1850年，他搬到谢尔比县，第二年又搬到乔治敦。有一段时间，他是总协会的代理人。大约在1858年，他在谢尔比维尔永久定居，在那里有几年时间，他主持了一所女校。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很少讲道，现在年事已高。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保持着无可指责的正直性格。

杰出的法学家泽查里亚-小麦是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他于1806年7月26日出生在凯基州的波旁县。虽然他从小就从事马鞍工的工作，但他于1828年开始在基辅的哥伦比亚学习法律，并于次年获得律师资格。他在他的职业中迅速崛起，先后担任联邦检察官、巡回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法官的职务。1861年，他从哥伦比亚搬到谢尔比维尔，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从事他的职业。

惠特法官早年开始就是浸信会教徒，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杰出的实际虔诚的基督徒。他忠于自己作为教会成员的职责，虽然从未获得正式的讲道许可，但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填补了讲坛。

东肯塔基州协会。

这个由独立浸信会成员组成的小团体位于拉塞尔和一些相邻的县。它于1876

年10月27日在拉塞尔县的欢乐岭会议厅由六个教会组成。这些教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从旧的南肯塔基州联盟中解散的。他们的名字是坟墓山、欢乐岭、海狸溪、第一联盟和极地岭教会。这六个教会在1877年总共有320名成员。L. B. Whiles和J. L. Weeks是该机构的主要牧师。1879年，该协会有七个教会，342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头三年，它报告了三十二次洗礼。

企业协会。

这个年轻的兄弟会位于肯塔基州山区的中部地区，其教会位于约翰逊、劳伦斯、卡特和埃利奥特县。1876年11月10日，在卡特县的普罗维登斯会议厅，它由8个教会组成，这些教会为了这个目的被从格林普协会解散。这些教会的名字是Flat Gap, Grayson, Hopewell, Liberty, Mt. Nebo, Providence, Pleasant Grove 和 Wolf Creek。属于这些教会的牧师有：J. Collins, Wm. Jayne, D. F. Lee, H. G. Morris, Wm. Maddox, S. McKinney, C. A. Price, T. J. Rigg和I. Rice；还有H. Daniel和Wm. McKinney的执照。组织后，协会任命了一个国内宣教委员会，以及负责报告教育、国家宣教、主日学和国外宣教的委员会。会上通过了以下决议。

“我们寻求与总协会的联系，并成为总协会的辅助机构。各教会每年报告他们在慈善事业上的花费。每位牧师每年向本会报告其工作情况。各教会实行严格的纪律。我们不接受任何接受外来洗礼（婴儿洗礼）的教会，也不与之建立关系。”

第二年，协会决定在协会的范围内建立一所高中。这一决议迅速得到了执行。这所学校位于约翰逊县的Flat Gap，建起了一座很好的建筑，该机构由威廉-杰恩牧师成功主持，直到现在（1885）。这所学校对它所在的州地区已经有了很大的价值。

该协会一直努力用布道来供应其传教领域,并在主日学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该机构的教会与一个或多个反宣教的兄弟会的教会混杂在一起。但后者教会的许多成员已经开始确信传教事业符合圣经的教导,并与传教士教会联合;因此,企业协会的发展非常迅速。1876年,它开始有8个教会,共有291名成员;1880年,它报告有13个教会,有534名成员;1883年,有17个教会,有837名成员。在成立后的前7年中,它报告了381次洗礼。

威廉-杰恩(WILLIAM JAYNE)是本协会以及本州这一地区最著名的牧师。他是亨利-杰恩的儿子,他是paint联合协会的著名浸信会成员,1843年9月23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约翰逊县。年轻时,他只接受了附近非常低级的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十九岁时,他加入了家乡的贝瑟尔教会,并接受了詹姆斯-佩尔弗里的洗礼。1862年,他加入了联邦军队,并以中士的身份服役,直到战争结束。他参加了几场战斗,三次受伤,有一次肺部中弹。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家乡,并在1866年8月获得了传教的许可。他现在决心教育自己,为主召唤他的工作做准备。由于对东肯塔基州的一些矿业感兴趣,他被劝说去芝加哥的浸会大学学习,并于1867年1月进入该校。在这里,他了解到在他的家乡有一所乔治敦学院。他于1868年进入这所学校,一直待到1871年6月。他有一些诱人的诱因,想在本州的蓝草地区定居。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祈祷,他决定他有责任回到他出生的山区,用他的一生来为那里的人的利益工作。

1872年11月,他被W. M. 和H. G. Reynolds按立为出生地附近的Flat Gap教会的牧师。在Catlettsburg、Louisa和Prestonburg的学校任教后,他于1878年开始负责Flat Gap的Enterprise高中。在这所学校里,他一直担任校长,直到现在。他还继续担任弗拉特加普教堂的教职,并从1877年起担任企业协会的主持人。他的影响力在本州的这个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体现,他在向人们传播教育精神和加强教会的传教事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沙立克协会。

这个反传教士的小团体主要位于莱彻县，是新塞勒姆协会的一个女儿。它于1876年在Letcher县的Indian Bottom会议厅成立，由以下教会组成。它由以下教会组成：Cars Fork, Mallet Fork, Laurel Fork, Indian Bottom, Sand Lick, Big Cowan, Colley Creek 和 Big Leatherwood。它的主要牧师是亨利-戴、S-C-考迪尔、艾拉-康布斯、威廉-史密斯和菲利克斯-康布斯。

尽管该协会采用了“正规浸信会”的名称，但它拒绝接受自称为“老浸信会”的人通常持有的超加尔文主义情绪。它的三条信仰条款如下。

“12. 我们相信，互相洗脚是基督的命令，是留给门徒的记录，他的追随者也应该这样做。

“13. 我们相信，任何鼓励或放纵人们犯罪的教义，或导致人们在对基督的救赎信仰之外的任何东西上安顿下来，都是错误的，所有这样的教义都将被我们拒绝。

“14. 上述条款中的任何一条都不应被解释为持有特定的选择和责备，从而使上帝直接或间接地偏袒，以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孩子。”

这个年轻的兄弟会开始时相当繁荣。在1876年成立时，它有8个教会，390名成员；在1880年，它报告有11个教会，501名成员。

第二北协进会。

它于1876年11月10日在拉塞尔县的塞勒姆会议厅成立。它是由以下教会组成的，这些教会是为了这个目的从南康科德解散的。Clear Fork, Union, Pleasant Point, New Friendship, Second Union, Liberty, Salem, Clear Spring 和 Second Bethel。这九个教会总共有468名成员。传道人是罗伊(Wm. Roy)、沃特(P. Waters)、维尔(S. H. Vier)、威廉姆斯(W. H. Williams)、亚历克斯(Alex. Wilson, J. F. Withers和C. L. Bradley。该协会最初使用的名字是North Concord，但在1883年，又加上了“Second”一词，以区别于同名的老兄弟会。

该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没有表现出任何进取精神，直到1883年，人们同意“将G. S. Wickersham关于主日学的报告附在会议记录中，即：自去年7月以来，走了589英里，访问了281个家庭，发表了11次主日学演讲，见证了9个职业和4个洗礼，参加了3次持续15天的聚会”。第二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各教会使用一切值得称赞的手段来制止使用烈性酒。在1885年的会议上，该机构表现出卓越的精神，邀请宣教主管在会议上发言，并任命了他在周日讲道。

1885年，该协会有9个教会，8名传教士和592名成员。它的大部分教会都在罗素县。

Blackford协会。

这个蓬勃发展的社区位于俄亥俄州的汉考克，以及一些相邻的县。它于1877年11月30日在汉考克县的伯利恒会议厅成立，由以下十四个教会组成，这些教会都是为此而从旧的戈申联盟中解散的：皮斯加、欢乐山、布莱克福德、联合、霍斯维尔、伯利恒、欢乐林、锡安、路易斯港、友谊、伊甸山、沙河、欢乐谷和罗斯维尔。属于这些教会的牧师有马丁-杨、H-V-布鲁纳、L-C-蒂切诺、J-E-斯通、卡尔文-沃伊斯、罗伯特-T-布鲁纳和J-J-基翁。第二年，Panther

Creek、Yelvington、Pellville、Chestnut Grove和Pleasant Ridge教会以及R. R. Gabbert长老加入了协会。

该协会最初的行动之一是任命了一个传教士委员会，由Robert T. Bruner、George W. Brown和Wm. T. Smith组成，其职责是为兄弟会范围内的赤贫者提供布道服务。第二年，该机构任命了一些委员会来报告国内宣教、孤儿院、州传教、外国传教、主日学校和节制问题。这些仁爱的目标一直由该协会促进，直到现在。该机构一直享有不间断的和谐和高度的繁荣。它开始时有十四个教会，共有1320名成员。1880年，它报告了21个教会，有2,264名成员，1882年，有24个教会，有2,508名成员。在其存在的头五年中，它报告了725次洗礼。

马丁-杨（MARTIN YOUNG）是这个机构中最年长的牧师。早在1837年，他就在克洛弗波特（Cloverport）被任命为牧师，此后多年，他一直在戈申协会的范围内做谦卑的传教士。在他的教会加入布莱克福德协会的章程之前，他已经变得太老太弱了；但他因过去的劳作和他简单、不受影响的虔诚而深受教友们的喜爱。1882年，在一个伟大的晚年中，主召唤他回家。

R. R. GABBERT在佩尔维尔教会担任了几年的执事，并在1878年春天被按立为牧师。大约一年后，即1879年4月24日，他因精神失常而自杀，无疑是在他位于汉考克县佩尔维尔的家中。在他自杀的时候，他是普莱森特教堂和锡安教堂的牧师，作为一个正直的公民、一个认真虔诚的基督徒和一个具有优秀恩赐的牧师，他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尊重。

罗伯特-布鲁纳（ROBERT T. BRUNER）从该机构成立之初就一直是该机构的主要牧师。他大约在1857年进入牧师行列，到现在为止，作为传教士和牧师，他一直是一位非常努力和成功的传道人。在布莱克福德协会的前三次会议上，

他是该协会的主持人。

WM. H. DAWSON, 在戴维斯县协会的历史中曾提到过他, 在他搬到爱亚州的洛克波特之前, 他是该机构的成员。

关于这个兄弟会中其他几位有用的传教士, 我们没有收到特别的说明。

Green River Association No. 2.

这个小团体的起源是这样的。1872年, 自由协会从总协会退出了它的辅助地位, 以便与旧的反传教士绿河协会建立通信联系。这种联系在1874年名义上实现了, 但却严重冒犯了绿河协会的少数人。由于多数人拒绝撤回信件, 少数人就撤回了, 并以“原绿河联合浸信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它的教会, 或者说是教会的碎片, 是霍利泉、熊溪、卡尼溪、海狸坝和沉溪。1879年, 该机构报告了五个教会, 共有119名成员。

红河协会 No. 2.

这个“老浸信会”的小联盟在1876年由以下三个教会组成。Log Lick、White Oak和Salem。它位于克拉克郡的东部和一些相邻的郡, 其名称来自流经其领土的肯塔基河的一条支流。S. A. Elkin和T. B. White是其传教士。其章程的第十一条是这样写的。“我们相信主的晚餐和洗圣徒的脚是主的条例, 并由教会继续执行, 直到主的再来。”1880年, 该协会报告了七个教会, 其中六个教会共有110名成员。

联盟县协会。

这个年轻的社区是在1878年秋天由九个教会组成的，其中尤尼恩镇、小贝瑟尔、伍德兰、海兰、七棵树和奥利维特山已经从亨德森县协会被解散，而小联合、欢乐岭和贝瑟尼则从小贝瑟尔协会被解散。所有这些教会都位于联合县。属于他们的传教士有牛顿-肖特、J-B-海恩斯、S-B-威瑟斯和J-L-佩里曼。根据通常的形式，通过了章程和秩序规则。该协会赞成传教士、主日学和其他通常由教派扶植的慈善事业。它开始时很成功，并在它所处的肥沃土地上完成了一项好的工作。在1879年成立一周年时，它有9个教会，共有526名成员；1880年，它有12个教会，有890名成员；1883年，有12个教会，有983名成员。从1878年成立到1883年的会议，它报告了325次洗礼，平均每年有65次。

古老的教堂。海兰是本协会中最古老的教会。它于1812年3月17日在联合县海兰溪附近的亨利-莫里斯的家中成立，由约翰Bourland, Job Hobbs, John Welden和John Grantham组织。以下八个人在宪法中。亨利-莫里斯、简-莫里斯、萨拉-韦德、詹姆斯-戴维斯、约翰-巴克、阿奎拉-戴维斯、弗朗西斯-贝里和玛丽-贝里。该教会于1814年与小河协会联合，由约翰-格兰瑟姆担任牧师。1820年，该教会召集后来的杰出人物威廉-巴克（William C. Buck）进行牧养，并于同年加入了高地协会的章程。巴克先生为教会服务到1835年，前一年被教会按立的马礼逊（Wm. Morrison）成为他的继任者。大约在这个时候，教会在传教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两个教会，这两个教会继续占用同一间房屋，直到反传教组织消亡。马礼逊先生继续为教会服务，除了在乔尔-格雷斯（Joel E. Grace）占据的短暂时间内，直到他在1858年被召去领赏。自他去世后，教会依次由M. H. Utley, William G. Inman, James L. Tichenor, Nicholas Lacy, J. S. Taylor, J. C. Hopewell, J. M. Ezell, F. J. Jessop, J. B. Haynes等人服务。

LITTLE BETHEL是在联合县建立的第二个教会。它由William C. Buck召集，

于1820年9月14日成立，由以下人员组成。Wm. Hammack, Jeremiah Collins, Asher Cox, Charles Buck, Wm. C. Buck, Peggy Young, Sarah Collins, Elizabeth Young 和 Christopher Young。Wm. C. Buck被选为牧师，并在教会任职，直到他搬到路易斯维尔，大约1835年。在教会成立的同一年，它加入了高地协会的章程，一直到1836年，由于该协会试图干涉其内部管理，它才退出了该兄弟会。教会排除了九名成员，包括两名执事，因为他们坚持协会的立场，反对教会的一项法案。协会宣布教会的这一行为无效；教会因此退出。1837年，理查德-琼斯接替了巴克先生的教职。从那时起，教会依次由J. W. Collins, John Withers, T. B. Rushing, M. H. Utley, N. Lacy, Collin Hodge, J. C. Hopewell, J. M. E. Bell, S. W. Martin, J. J. Barnett 和J. B. Haynes任职牧师。

纽顿-肖是本协会中最年长的牧师。他是弗吉尼亚州的人，在1977年被提拔为牧师。内战结束后不久，他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绿河下游地区定居，在那里他继续传教，并从事牙科治疗。他博览群书，精通神学。

詹姆斯-海恩斯（JAMES B. HAYNES）可以说是这个兄弟会的父亲。他在教会成立之初就担任了教会的主持人，一般来说，他还曾担任过四个著名教会的牧师。他是基辅俄亥俄县人，是一个古老的法国胡格诺家族的后裔，他们很早就在该州的那个地区定居。他的父亲很早就是老海狸坝教堂的成员，并习惯于步行25英里去教堂聚会，当时他的教堂是俄亥俄河谷唯一的教堂，位于盐河口以下。本简讯的主人公是他年老时的儿子，大概在1825年左右出生。他的早期教育非常有限，是在附近的普通学校获得的。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加入了本县的黑豹溪教会，在那里，他与大卫-惠廷希尔和D. J. 菲利普斯一起，于1856年1月获得了讲道执照。1857年2月，在贝塔巴拉教会的召唤下，他被J. P. 埃利斯、J. S. 泰勒和J. R. 吉莱斯皮按立为牧师。一年后，他被召去照顾豹溪教会，在该教会和其他一些教会服侍，直到1861年，他被“国民警卫队”

逮捕，被关进军事监狱。出狱后，他搬到了亨德森县，在那里既当传教士又当牧师，直到1870年他最后定居在联合县不远处。从那时起，他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勤奋在他所居住的县建立救世主的王国，他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身体最近变得很虚弱。

米尔斯-B-霍尔曼是肯塔基州现在的韦伯斯特县人，1848年12月22日出生。由于早年失去了父母，他由一位叔叔抚养长大，叔叔给了他有限的普通学校教育。1866年3月，他加入了家乡的新和谐教会，并接受了J. B. 海恩斯的洗礼。1869年11月，他获得了讲道的许可，不久之后，他去了密苏里州，在那里进入威廉-朱厄尔学院。1871年6月3日，他在密苏里州的欢乐谷教堂被按立为牧师。

他被约翰-A-弗罗斯特（John A. Frost）和Wm. M. 比格斯（Wm. M. Biggs）选为该州杜布瓦协会的传教士。在这个职位上，他很快就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成为一名认真、忠诚和成功的年轻传教士。1877年1月10日，他与密苏里州的玛丽-乔伊斯结婚，并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1878年年初，他进入韦伯斯特县和联合县的四个教堂从事教牧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工作了近三年，在巩固教会和引导罪人归向救主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880年秋天，他去了密苏里，希望能改善他的健康状况。但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第二年春天，他勉强能够回到他的出生地，并于1881年5月7日因肺病去世。霍尔曼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很少有年轻人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普遍喜爱。

格林维尔协会。

这个小兄弟会位于沃尔夫和一些相邻的县。它起源于布恩维尔协会的领土划分，肯塔基河构成了分界线。1879年11月7日，来自格林维尔，夏洛，石泉，锡安，联合和斯特朗维尔教会的信使在沃尔夫县格林维尔会议厅举行会议，并

成立了格林维尔联合正规浸信会协会。该协会由六个教会组成，共有100名成员。属于这些教会的传教士有：H. D. Keith, John Brown, J. M. Roberts, Abner Miller, G. W. Fields, Peter Johnson, G. B. Wills, Spiril King, Garvy Slusher, D. L. Williams, A. Gentry, M. H. Kelly和J. S. Campbell。

该协会是传教士兄弟会家族中的一员，该家族是在热心和高效的传教士爱德华兹（J. J. Edwards）和约翰逊（N. B. Johnson）及其同伴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它表现出良好的仁爱精神，倡导传教和节制改革，并与总协会相呼应。它的发展相当迅速。1884年，它有九个教会，大约有280名成员。

Long CREEK ASSOCIATION。

这个小社区位于艾伦县和田纳西州的毗邻边界。它在1880年以“肯塔基和田纳西协会”的形式成立，但随后改名为“长溪”。它最初的教会是新塞勒姆（New Salem）、粗溪（Rough Creek）、加雷特溪（Garretts Creek）和洛基丘（Rocky Mound）。它的传教士是A. W. Keene、Christely Miller和O' Neal。这些教会都是小教会。协会中的一些困难使米勒先生和洛基丘教会退出，加入了普通浸信会。随后，位于艾伦县的Brier Field教会，也加入了该联合会。该协会力量薄弱，效率低下。1884年，它有六个教会，336名成员。

奥文协会。

这个联盟是在1880年由比奇格罗夫（Beech Grove）、卡尼福克（Caney Fork）、里奇兰（Richland）和卢斯比斯米尔（Lusbys Mill）教会组成的。最后一个教会是一个新教会，其他三个教会已被康科德协会解散。J. L. Ballard和J. D. Clark是该组织中唯一的传教士。该协会支持该教派的慈善事业，并一直相当繁荣。在成立之初，它有四个教会，641名成员；1885年，它报告有九个

教会，163次洗礼和1,123名成员。

俄亥俄河协会。

这是（1885年11月）该州最年轻的此类联盟。1883年10月13日，来自小河协会的15个教会的信使在克里特登县的克鲁克里克会议厅举行会议，这些教会已被小河协会解散。一个联盟以通常的方式成立，并取名为OHIO RIVER ASSOCIATION OF UNITED BAPTISTS。J. W. Crewdson被选为主持人，J. S. Miller为书记员。加入章程的教会有：Blooming Grove、Caldwell Springs、Camp Creek、Clear Spring、Crooked Creek、Deer Creek、Dyers Hill、Friendship、Good Hope、Mt. Olivet、Piney Creek、Pinkneyville、Sulphur Spring、Walnut Grove和Walkers Hill。他们总共有1425名成员。在组织之后，拥有30名成员的洞穴泉教会被接纳为联盟成员。属于这些教会的牧师有W. R. Gibbs, C. Ogleby, J. M. Bebout, J. S. Miller, Collin Hodge, J. W. Crewdson, D. P. Campbell, Peter Melvin和E. B. Blackburn。

该机构的第一次周年会议于1884年10月4日开始在利文斯顿县的好望角聚会所举行。J. S. Henry作了介绍性的布道。科林-霍奇当选为主持人，J-S-米勒当选为书记。Crittenden县城的Marion的一个新教会被接收；Union、Dunn Spring和Salem也通过信件从Little River协会加入进来。人们对传教和其他慈善事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章程中加入了以下条款。

“11. 如果任何教会坚持保留任何从事制造或销售酒精饮料的人作为她的成员，本协会将不保留其团契。”

1884年，该协会有20个教会，1,844名成员。

本书上述所提供的104个协会的历史足够准确地代表了该州白人浸信会的数量，其中不包括普通浸信会和自由意志浸信会，下文将简要提及。

有色人种浸礼会。

如前所述，有色人种随他们的主人移民到了肯塔基州，其中的浸礼会成员加入了在大西部的荒野中形成的第一批教会的组织。早期的教会很少没有或多或少的黑人成员，有色人种的浸礼会成员通常与他们的白人兄弟生活在同一个教会里，直到他们在内战期间从奴隶制中获得自由。然而，他们中间有许多本族的传教士和劝勉者，其中一些人被正式任命为牧师，在一些较大的城镇，他们组成了独立的教会。在内战开始时，该州有17个这样的教会，共有5,737名成员，由本民族的牧师负责传教。这些教会分布在以下地点。梅斯维尔（Maysville）、梅斯里克（Mayslick）、丹维尔（Danville）、哈罗德堡（Harrodsburg）、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第一街、绿街和约克街、法兰克福（Frankfort）、麦迪逊县的塔茨溪（Tates Creek）、斯科特（Stamping Ground）、伍德福的希尔斯伯勒（Hillsboro）、列克星敦的第一街和欢乐绿街、巴黎、凡尔赛、尼古拉斯维尔和帕都卡。除此以外，在霍普金斯维尔、亨德森、乔治敦，也许还有其他地方，都有大量的有色人种成员，被称为白人教会的有色人种分支，他们也有自己种族的传教士和劝勉者。

在肯塔基州组织的第一个有色人种教会是由独立浸信会成员组成的，由一个名叫“老船长”的有色人种在列克星敦召集。确切的日期不详，因为它没有记录；教会的成立也不可能很正式、或非常严格地符合浸信会的惯例。

“老船长”，他通常被称为老船长，是弗吉尼亚州卡罗琳县人，大约在1733年出生，是杜瑞特的财产。在25岁的时候，他强烈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并几乎被带到了绝望的地步；但他最终在基督里获得了希望，并经历了巨大

的喜悦。他的心现在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同胞们的处境，在他受洗并被接纳到浸信会后，他立即开始挨家挨户地劝说。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他妻子的主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决定移民到当时的肯塔基州的荒野上，由于不愿意分开这个男人和妻子，他用另一个奴隶交换了船长，通过这种方式将后者也带到了新的国家。

抵达肯塔基州后不久，老船长就参与了一个小型分离式浸信会的组织工作，该教会于1785年在费耶特县的“布恩溪之首”成立了。几年后，这个小教会解散了，大约在同一时间，船长与自己妻子的主人，搬到了列克星敦。在这里，他受到了善意的接待，约翰·麦克斯韦允许他在自己的土地上留出空间建造小木屋，并帮助他建造了一个，只要他（麦克斯韦）活着，就一直是他的朋友。他一安顿下来，就开始在他的小屋举行聚会，并挨家挨户拜访，劝说有色人种悔改归向上帝。很快就有一些人表示信主，并希望他为他们施洗。起初他拒绝了这个请求，因为他还没有被按立。但最后他在50名皈依者的陪同下，去了南肯塔基协会，申请了按立。“牧师和教友们在考虑了这个问题之后，认为在形式上给他按立是不合适的”；但是，在充分了解了他的性格和工作之后，他们向他伸出了基督徒感情的右手，并指示他以他们共同主人的名义继续前进。

之后，他检查了向他申请的人，如果对他们的信仰感到满意，就把他们浸入水中。当有足够多的人受洗后，他在1801年左右将他们召集成一个教会。但他似乎不是误解了“牧师和弟兄们”的意图，就是忽略了这一点，因为南肯塔基协会在1801年的会议上，也就是它所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命令：“船长弟兄，一个黑人，曾是我们协会的成员，现在正在传道和施洗，但没有被按立过，建议他和他所施洗的人一起加入某个方便的教会”。不知道船长是否曾被正式按立过。他可能认为把右手交给他，并指示他以主人的名义继续前进，就已经是足够庄严的按立了。

不管怎么说，他继续照看着他所聚集的教会，而且教会大大兴旺。据说在他传道期间，教会的人数一度达到300人以上。他继续雇用自己和他忠实的助手，直到他们老得不能再老，不能再当奴隶；并在福音中劳作，直到他体力不支。1823年夏天，他在莱克星顿附近的小屋去世，享年90岁。

伦敦-费里尔（LONDON FERRILL），本教会的第二任牧师，大约在1789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汉诺威县安-温斯顿夫人的财产中。大约9岁时，他的主人去世了，他被以6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塞缪尔-奥弗顿上校。他学习了房屋木匠的手艺，在20岁的时候，在亚伯拉罕-沃勒（Absalom Waller）的帮助下，以自己的信仰接受了洗礼。受洗后一段时间，他开始在公共场合锻炼，并很快成为一名受欢迎的布道者。弗吉尼亚州的法律禁止奴隶施洗，因此，他们没有任命为福音传教士。但费里尔的弟兄们庄严地授权他，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去传福音”，无论主把他送到哪里，只要有门向他敞开。不久，约有50人在他的传道下表示信主，并由一位名叫鲍尔斯的白人传道人进行了洗礼。他的主人发现了非凡的恩赐，并决心教育他，但在他执行这一目的之前就去世了。

在他的主人去世后不久，他从奴隶制中获得了自由，搬到了肯塔基州，并在列克星敦附近定居。此时，老船长变得过于虚弱，无法履行牧师的职责，有色人种教会希望费里尔与之联合，并成为其牧师。他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该组织没有与浸信会教派建立联系，尽管它坚持浸信会的信仰和一般做法；但是，他在1817年加入了第一[白人]浸信会的章程。他在自己的种族中广泛布道，给人留下了如此好的印象，以至于列克星敦镇的理事们聘请他为该公司的有色人种布道。为了确保他的成员资格和牧养服务，非洲人教会向白人教会申请被接纳为该组织的一个分支。在收到这份申请后，第一教会于1821年向埃尔克霍恩协会发出了以下询问。

“1. 在任何情况下，由非按立的行政人员以信仰的名义施洗的人，可以不经再次洗礼而进入我们的教会吗？”

“2. 协会是否允许按立有色人种的自由人作为福音的传道人？”

协会讨论了这些问题，并任命了一个由Jeremiah Vardeman、James Fishback、John Edwards、Edmund Waller和Jacob Creath组成的委员会来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下一次年度会议上向协会报告。委员会报告说，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接受这样的成员是不正常的；”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色人种的自由人不能被任命为福音牧师，因为他们拥有福音资格”。

根据协会采纳的后一种意见，伦敦-费里尔被列克星敦的第一教会正式按立为福音事工的全部工作，而且，尽管老船长实施的洗礼不规范，但双方达成了妥协，根据书面盟约（1822年7月）组建的非洲教会被列克星敦的第一浸信会教会接纳为团契，并在1824年被接纳加入艾尔科恩协会。在这个新的基础上，伦敦-费里尔现在正式负责这个教会，并为它服务了32年，在此期间，它的成员从280人增加到1820人，并成为肯塔基州最大的教会。1854年10月12日，这位忠心可敬的牧师被召到天家、得到他最后的奖赏。跟随他的遗体下葬的葬礼队伍，据说是有史以来通过列克星敦街道的最大队伍，除了跟随亨利-克莱的遗体的队伍。

伦敦-费里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非洲一个王室的后裔，在弗吉尼亚州出生为奴隶，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然而，Wm. 普拉特博士这样评价他。“他有权威和命令的风范，是我见过的最彻底的管教者。他受到[列克星敦]全体白人的尊重，他的影响力比警察更有力地维持着黑人的秩序以及城市的力量”。他的道德勇气是无畏的，他的基督教诚信是坚定不移的。当1833年霍乱袭击列

克星敦时，他是唯一留在该市的牧师。这场瘟疫非常可怕，一天之内就有多达60人死亡。他一直坚守岗位，埋葬死者，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包括他自己的妻子，直到这场可怕的瘟疫在该市消退，之后他又去帮助和安慰周围地区的病人和丧亲者。作为一名传教士，他思路清晰，声音洪亮，效果明显。有一次，他在85分钟内为220人施洗，还有一次，在45分钟内为60人施洗。在他的传教过程中，他洗礼的人数超过5000人。在为奴隶夫妻主持结婚时，他宣布他们“联合起来，直到死亡或距离将他们分开”。

弗雷德里克-布劳克斯顿（FREDERICK BRAXTON）接替费里尔长老，负责老的第一非洲教会的牧养工作。在他的服侍下，教会继续繁荣，在1861年战争开始时，有2,223名成员。自战争以来，它的人数有所减少，但仍然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团体。布拉克斯顿长老继续享有他的弟兄们的信任，直到他于1876年1月31日去世。

路易斯维尔的第一有色人种教会是该州的第二个此类组织。它是在1842年由有色人种成员从路易斯维尔第一浸信会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的一个独立机构，并在同一年与朗润协会联合。在正式脱离母会的时候，它有475名成员。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是第一位牧师，也是该教会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主要发起人。他是乔治亚州富兰克林县人，1802年12月17日出生。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非凡的灵性，在18岁的时候皈依并接受了洗礼，同年被许可在教会范围内行使他的恩赐。1823年，他的执照被无限期延长，1825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从事全部工作。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传教几年后，他移居到肯塔基州，并于1829年被任命为路易斯维尔第一浸信会黑人分会的牧师。在他的新领域中，他积极热心地在该市的有色人种中开展工作，他的事工受到了很多祝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

他不仅在讲道方面进步很快，而且在文学知识方面也有进步，直到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学者。他的行为是如此一致的模范，他的基督徒温顺和谦逊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获得了该市白人和有色人种的尊重和信任，在他的朋友和顾问中，有基督的杰出牧师A. D. 西尔斯、Wm. C. 巴克、托斯-S. 马尔科姆和约翰-L. 沃勒。

1842年4月，路易斯维尔第一浸信会的有色人种成员有475人，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由亨利-亚当斯担任其牧师。这位忠实的监督者在其独立组织后继续服务了大约30年。在最初的二十年里，在这一时期，他为教会施洗的人数超过1300人。同时，现在被称为绿街教会的会众，在1846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在乔治-韦尔斯（George Wells）和R-斯内森（R. Sneathen）的照顾下，首先成长为725名成员。约克街教会，于1857年12月7日成立，成员人数为46人。战争期间，这些教会没有什么发展；但在恢复和平之后，它们又变得兴旺起来，在亚当斯长老于1872年11月3日去世时，路易斯维尔有七个有色人种教会，成员总数超过3000人。

在有色人种获得自由后，亚当斯长老对他的弟兄们的福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帮助他们组织教会、协会、会议和其他机构，他希望这些机构能促进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繁荣，并特别关心他们应该建立学校和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一心想看到在路易斯维尔建立一所学校，用于传教士的文学和神学培训。他没能活着看到这一目标的实现；但他的弟兄们没有忘记他的建议，这样一所学校现在已经存在，而且相当繁荣。

关于战前存在的其他教会以及它们的牧师，没有确定的细节。17个独立教会的有色人种成员，以及与属于南区的白人教会有关的成员，在战争开始时，包括Run、Russells Creek、Lynn、Elkhorn、Bethel、Little River、Daviess County和Goshorn协会，总共有11659人。我们相信，那些与该州其余教会有

联系的教会，其总数会更多一些。因此，据估计，该州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成员大约有25,000人。在随后的五年里，由于大量移民到自由州，有色人种士兵在战争中倒下，以及其他原因，这个数字大大减少了。在战争结束时，留在该州并保留有价值的教会成员的人数，公平地说，几乎无法估计超过15000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实际上，由于不是正式地从白人教会中分离出来，因此，没有教会成员会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真正的、认真的基督徒；他们中有一些虔诚的、有价值的传教士，还有一些具有强烈的本土智慧和良好修养的牧师。后者中最突出的是路易斯维尔的亨利-亚当斯、帕杜卡的G. W. 杜比、梅斯维尔的E. W. 格林和鲍林格林的J. F. 托马斯。这些人和其他人一起，开始把他们的人召集到教会，并鼓励他们走主的善路。刚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的宗教热情一直持续。他们不仅在主日在教会中聚会，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城市和乡村，几乎所有的早期教会都是在那里形成的，几乎每个星期的晚上都在一起聚会，连续几个月。许多人皈依并被带入他们的教会，许多背道者被重新接纳。在1870年举行协会会议时，他们组织得很好，是一个几乎完全不识字、完全没有处理议事机构事务的经验的民族所能合理预期的。当时，他们有一个总协会和至少六个地区协会；虽然没有保留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可以公正地估计，他们在人数上已经完全恢复了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水平，因此，成员总数达到了25000人。

乔治-W-杜比（GEORGE W. DUPEE）在肯塔基州的有色人种浸信会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后，与他们的组织工作有关，值得特别纪念。他和亨利-亚当斯一样受过教育，拥有同样强大的智力，可能是一个更受欢迎的传教士，而且在在我们审议的时期，他更有活力，更积极。他是约瑟夫-泰勒长老的财产，大约在1826年出生在凯尔丁县，并在富兰克林和伍德福德县长大。他信奉宗教，并在1842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天，由彼得-肯尼为富兰克林县的巴克润教堂的团契受洗。三年后，他开始从事公开劝诫工作，1846年获准讲道，1851年由J. M. 弗罗斯特和J. L. 雷诺兹按立为乔治敦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教会的牧师。他继续

为这个教会服务，直到1856年1月1日，这一天他在法院门口被公开拍卖。普拉特（Wm. Pratt）长老和其他一些人买下了他，并允许他得到自由。在这次交易之前的春天，他接受了列克星敦的欢乐绿教堂的召唤，在那里继续传教，直到1864年，他把一部分时间交给了凡尔赛的教堂。1861年，他在凡尔赛召集了阿姆斯特德-斯蒂尔、詹姆斯-门罗、罗伯特-马丁、斯蒂芬-布雷金里奇和约翰-奥利弗等长老，并组织了该州有色人种浸信会的第一次牧师和执事会议。在乔治敦和列克星敦居住期间，他在考文顿和巴黎召集了有色人种教会。

1865年，他搬到了本州的西端，负责帕杜卡的华盛顿街教堂，他一直在那里传教到现在，偶尔也会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欧文斯博罗的教堂，并为其他一些教会服务。1871年，他重组了位于梅菲尔德的美景教堂，并在格雷夫县建立了詹金斯教堂。1867年，他邀请埃尔克顿、梅菲尔德、富兰克林、亨德森和帕杜卡的教会派信使聚会，同年9月成立了有色人种浸信会第一区协会。这个机构现在是本州最大的地区协会，从成立到现在，他一直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从1871年到1882年，他还担任过有色人种浸信会总协会的主持人。1873年11月10日，他出版了《浸信会先驱报》的第一期，这是一份月刊，他继续编辑并出版了五年零一个月。

杜培长老是肯塔基州有史以来最积极、最勤奋、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除了在组织教会、协会和其他社团以及履行牧师职责方面的工作外，他还在本州的教会中广泛布道，并在1883年2月为7000人施了洗礼——可能比本州任何其他牧师施洗的人数都多。

本州有色人种浸信会成员组成的第一个教会协会是浸信会州会议。它成立于1865年，其目标与他们的白人兄弟在1832年成立的类似组织相似。但前者与后者一样，未能令人满意，在1868年成立三周年时，在通过了一项赞成成立一个总协会的决议后，它被解散了。

1869年8月3日，希望加入新组织的教会的使者在列克星敦召开会议。来自55个教会的信使出席了会议，这些教会共有12,620名成员。路易斯维尔可敬的Henry Adams被选为主持人，Paducah的R. T. W. James被选为书记。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成立了，该机构采用了“肯塔基州有色人种浸信会总协会”的名称。该组织的目标，正如其章程中所规定的，是促进教义的纯洁、联合、友谊，以及在促进主日学校和传教活动方面的合作。尽管章程中没有直接表述，但教育的发展一直是该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事实上，有色人种的浸信会成员在他们的所有会议中，无论是在他们的总会，他们的大会，还是他们的地区协会中，都表现出一种值得称赞的热情，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特别是为他们的牧师提供更好的教育。

他们一直在努力建立一所学校，对他们的传道人进行文学和逻辑方面的培训。他们于1874年11月24日在路易斯维尔的奥利维特会议厅为此目的开设了一所学校，由A. 巴里长老负责监督。然而，在为期五个月的学习期间，虽然有18名学生参加了学习，但是他们由于缺乏支付费用的手段，不得不暂时放弃这项事业。因此，他们建议他们的年轻人去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师范学院学习，直到他们能够在本州建立一所适合他们的学校为止；不同的协会还派了几位年轻的传教士去该学院学习。与此同时，在路易斯维尔建立一所学院的努力一直在继续，热情不减，直至获得成功。总会购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和建筑，肯塔基州立法机构为此目的成立了理事会，学校于1879年11月23日开学，由E. P. Marrs长老负责。在1880年提交给总协会的报告中，执行委员会说：“神学院是一块非常漂亮的财产。它位于路易斯维尔市，在肯塔基大街的南侧，第七和第八大街之间。该地块为217英尺×375英尺，穿过整个广场延伸到赞恩街”。这块地产是以大约13,000美元的价格购买的。1880年秋天，J. Simmons牧师，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和非常有活力的有色人种兄弟，被选为该机构的主席。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有三名学生被录取。这所学校现在被认为是一个永

久性机构，无疑将证明对该州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有很大的好处。

主日学的利益从一开始就被有色人种浸信会成员视为最重要的利益之一。在他们所有的协会中，这项事业一直是讨论和恳切赞扬的主要议题；除了1869年左右组织的州级主日学大会之外，大多数或所有的协会地区都成立了地区大会。传教士们被指示要特别注意组织和鼓励主日学，有些人被雇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这些仁慈的努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祝福。1881年，占据本州西端的第一区主日学大会报告了47所学校，有273名教师和3392名学生。同年，总协会报告说，在它所代表的教会中，有147所学校，8,761名学生。

牧师会议，与各教会协会有关，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在全州范围内举行，虽然经常被占用在讨论投机和不切实际的问题上，但却有不可估量的好处。它们是一种神学学校，文盲传教士在其中得到了他们更有学识和恩赐的弟兄们的指导，了解了圣经的教义和良好道德的原则。这些教义已经被教会和协会采纳，以至于在教义的健全性、道德情感的纯洁性和传播福音的实际智慧方面，很难对不识字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成员和他们的白人弟兄进行区分。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协会言论的样本值得认真关注。总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记录了这些观点，——

“所有正规的浸信会都承认圣经是他们信仰和纪律的指南。因此，管理一个浸信会的相同法律，也管理所有其他的浸信会；因此，使一个人失去在一个教会中的成员资格的法律，也使他失去在任何其他教会中的成员资格。因此，我们认为，承认任何被正规浸信会排除在外的人被任何具有相同信仰和秩序的教会接纳，都是错误的，而且对基督的事业非常有害。我们提出这个至关重要的项目，希望它能得到执行，以保持我们的基督教团契不受侵犯”。

在同一届会议上，该机构“决定，本协会将考虑工业和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

这些好处是为了促进我们未来的成功和幸福，“并且，“我们将在我们的几个地方，反对使用烈性酒作为饮料”。1872年，与该机构相关的牧师和执事会议建议，任何牧师和教会都不接受婴儿洗礼派或坎贝尔派的浸礼，“也不接受任何其他浸礼，除非由合法的行政人员进行”。

大约在1877年，为了慈善事业的利益，包租铁路车厢和进行周日远足，变得相当普遍。在那一天，总协会通过了以下条款。“鉴于我们的一些牧师倾向于鼓励和参与星期日的旅行，而且由于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对良好道德和彻底的宗教感情的破坏；因此，决定，本协会认为，这里所说的周日游玩是邪恶的，直接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因为他说：‘要纪念主日，守住它的圣洁’。”

同年，第一区协会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也对外人的洗礼（即婴儿洗礼）采取了与州牧师和执事会议所表达的类似的立场。

大约在这一时期，该州各地区的教会出现了许多分歧，总协会认为这些分歧源于“缺乏浸信会教会管理和纪律方面的知识”。该机构建议各教会购买 Hiscox的《浸信会教会指南》，并加以研究；1879年，该机构建议，除非有志于担任牧师的人“至少对英语教育的基本原则有有限的了解”，否则不能获得许可。1881年，该协会非常强调，凡是不能聪明地、无误地阅读《圣经》的任何部分，不能通过算术考试，不能通过一定分数，不能公平地拼写和解析，不能显示出对地理轮廓的了解的人，都不应该被授予传教的许可；除非有特殊的工作，如牧师的工作、被任命的传教士的工作等等。会议还决定不支持任何弟兄“从一个委员会换到另一个委员会，显然是想在没有扎实学识的情况下溜进牧师队伍”。

有色人种浸信会第一区协会是该州最古老的，也是最大的此类组织。1867年9

月，它由艾尔克顿、富兰克林、梅菲尔德、亨德森和帕杜卡的教会组成，在上述最后一个地方成立。第二年，它接收了九个新教会，1869年又接收了八个教会。到了1869年，该组织共有22个教会，3,228名成员。它的传教士是G. W. Dupee, Lewis Norris, S. Underwood, Wm. Jones, A. Chapman, Wm. Hubbard, Malachi Dunn, Peter Bronough和Wm. Lee。

该协会包括富兰克林（Franklin）、鲍林格林（Bowling Green）和克洛弗波特（Cloverport）的教会，并占据了该州位于这些城镇以西的所有部分，但特里格（Trigg）和一些相邻县的部分地区除外，这些地区由小河和坎伯兰谷协会占据。从开始时，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繁荣和进取的机构。一个牧师会议和一个主日学会议都设在它的领土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它的扶植下。应其要求，G. W. Dupee在Paducah出版了《浸信会先驱报》，这是肯塔基州第一个由有色人种浸信会编辑的宗教期刊，第一期于1873年9月发行。该协会的发展异常迅速。1870年，它有45个教会，4,611名成员；1880年，有106个教会，13,336名成员，其中1,650人在这一年受洗。

埃尔克霍恩协会成立于1868年，占据了同名的白人浸信会的领土，但大大超出了后者的边界。它的优势在于一开始就有大量的成员，在战争开始时，埃尔克霍恩白人浸信会的教会中就有4,853名有色人种成员。正在审议的这个机构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繁荣。然而，它支持当时的慈善事业，并在传教、教育和主日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1877年，它有30个教会，其中21个教会共有5,303名成员，其他9个教会没有报告其统计数据。1880年，它与锡安山兄弟会合并，成立了教育协会。

MT. ZION ASSOCIATION（锡安协会）是与上一个协会同时成立的。它的领域包括布拉肯、梅森和路易斯县。目前还没有关于其历史的具体资料。1880年，它与埃尔克霍恩联合成立了教育协会。

LIBERTY ASSOCIATION（自由协会）成立于1868年，分布在巴伦、哈特和一些邻近的县。它的传教士包括Peter Murrell, J. W. Harlow, N. Gassaway, D. Wilson, Isaac Owen, S. W. Crenshaw, J. F. and Elijah Lewis, J. W. Page, Wm. Rowlett, R. Harston 和G. Buford。在1877年，它报告了30个教会，有2,236名成员。

南区协会位于华盛顿、博伊尔、林肯和其他县，成立于1869年。它的牧师有：Isaac Slaughter, M. Broadus, S. Shearer, J. C. Harrison, A. G. Graves, W. Fisher, G. R. Gaddie, S. Carter, P. Durrett和J. Reid。对其历史了解甚少。它在1876年报告了31个教会，有2,716名成员。

中部地区协会成立于1871年，包括路易斯维尔的一些教会，以及该市东部几个县的教会。它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兄弟会，在促进传教士、主日学和教育事业方面表现出了值得称赞的热情。它在建立和维持路易斯维尔师范和神学研究所方面的努力尤为认真。当总会感到灰心丧气，几乎放弃了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希望时，该机构在1877年任命了一位特别代理人，为建立该学校筹集资金，尽管该代理人的工作成果不大，但人们仍保持着兴趣，直到这项事业最终成功。牧师会议和主日学大会是由这个机构的教会扶植的。这个兄弟会和该州至少一个其他地区的协会有一个不符合浸信会惯例的特点：即在支付特定金额的情况下接纳年度和终身会员。一般协会、浸信会州会议和其他纯粹为促进慈善事业而组织的协会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其恰当性至少值得怀疑。但地区协会是一个教会协会，其议事机构只由每个教会的特定数量的信使组成，这是正确的。这样一个机构不仅仅是一个传教士协会。尽管有任何数量的理论与之相反，但它提供建议，决定教义和团契的问题，并执行许多其他影响其所代表的教会的和平与联合的行为。中央区协会每年接纳一名会员，只需支付一美元。在1880年，即这一原则被写入章程的时候，

每个教会平均只有不到一个信使。因此，一美元在机构中的代表权比一个教会更有力量。这不符合浸信会教会管理的民主原则。这种做法可能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但它严重违反了原则，并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该协会发展迅速，现在是该州大型和有影响力的兄弟会之一。1880年，有38个教会，其中20个教会报告了4,922名成员，其余18个教会没有提供他们的统计数据；1882年，有47个教会，其中39个教会有7,310名成员，其他8个教会没有报告他们的人数。

在这个机构的早期牧师中，有C. 克拉克、S. 格里斯比、A. 泰勒、W. 路易斯、W. J. 布朗、S. 麦克和J. M. 哈里斯。

MT. 弗农协会是一个小型的兄弟会，位于特里格和一些相邻的县。它成立于1871年。当时只有两三个传教士与它的教会有联系，而且它并不繁荣。经过四、五次年会，它被解散了，它的教会与邻近的兄弟会联合起来。

小河和CUMBERLAND山谷协会由15个小教会组成，于1876年7月19日在特里格县的Cadiz成立。这些教会总共有438名成员。他们的传教士是S. Buckner, Wm. Waddle, Thomas Ladd, A. Chapman, R. Carr, 和S. Jones。该协会一成立就开始努力纠正在传道人和其他教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它通过的第一份报告，在恳切地赞扬了戒除醉酒的行为之后，继续说道“我们特别建议牧师们停止一切恶习—参观沙龙、杂货店、商店等，并与世俗的人坐在一起，使用各种语言”。关于赤贫的报告呼吁注意几个没有传道的点，并补充说。“鉴于一些传道人在某些教堂周围闲逛，对牧师进行干扰，我们敦促他们到这些穷人区的劳动领域去。”如果不这样做，就在《浸信会先驱报》上公布他们是“不再是传道人”。第二年，有人建议有传道人但不愿传道的教会应收回他们的证书。这个机构有一个不常见的习俗。除了在年会开幕时进行介绍

性演讲外，在年会结束时还会进行告别性布道。该兄弟会总体上是和平的，也是适度繁荣的。1880年，它有21个教会，1,295名成员；1882年，有24个教会，1,370名成员。

1877年10月24日，援助协会在路易斯维尔小羊群聚会所成立，包含以下五个教会。小群会、利默里克会、第一科林斯会、传教会和森林会。前四个位于路易斯维尔，另一个位于杰斐逊县的纽伯格。他们总共有278名成员。他们的牧师是C. Oldham, Elisha Clay, Ross Gofney, W. Harris和John Hix。章程允许有秩序的浸信会成员在协会中占有席位，每人支付50美分，并在支付2.5美元后成为终身会员。该机构发展迅速。1879年，它有11个教会，1350名成员。

教育协会是由埃尔克霍恩和锡安山兄弟会合并而成的。它于1880年7月14日至21日在科文顿举行了第一届会议。据报告，当时有43个教会，7301名成员，是本州除第一区以外最大的地区协会。它有大约25名传教士，其中一些人有很好的能力和相当的学识。

CUMBERLAND RIVER AND SOUTH KENTUCKY and MT. PLEASANT ASSOCIATIONS没有收到任何报告。

肯塔基州所有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成员都有传教士的情怀，而且，就他们的能力而言，在本报告所述的十年中，他们在国内宣教工作中的成就要比他们的白人弟兄们大得多。他们使用的钱相对较少，因为他们拥有的钱不多；但他们对自己拥有的那点钱却非常慷慨。他们的传教士，几乎都是国内宣教士，或多或少，都是适应艰苦环境，习惯于节俭生活的人，为极少的金钱报酬而劳作。他们像优秀的士兵一样忍受着艰苦，他们的劳动得到了丰厚的祝福。从1870年到1880年的十年间，该州有色人种浸信会成员的数量增加了约百分

之百。在1870年，他们的人数约为25,000，在1880年，约为50,000。总会在1880年报告了210个教会，总共有39,138名成员。九个地区协会报告了133个教会，共8,435名成员，这些教会没有向总协会报告。这样，包括总协会在内，共有10个协会，343个教会，47,573名成员。但在这些协会中，有35个教会没有报告他们的统计数据，如果估计这另外两个协会各有15个教会没有报告，我们将有65个教会没有收到统计资料。假设这些教会平均每个有43个成员，这将是一个低的估计。这样就有2,795人的总数。将这些数字与官方报告的数字相加，我们就可以得出1880年肯塔基州有色人种浸信会的人数，总共有12个协会，408个教会，50368名成员。

一般的浸信会成员。

在本州西部，这个教派有几个教会，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其中第一个教会是由贝诺尼-斯坦森在亨德森县建立的，大约在1830年。它取名为“自由”，并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同名协会联合起来。从这一年到1839年，考德威尔县的Chalybeat Springs教会和Liberty教会，以及克里坦登的Friendship教会都聚集起来。在最后一年，上述四个教会在“一般浸信会联合会”的风格下联合起来。这个兄弟会的边界扩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1845年，人们认为对其进行划分是谨慎的。西部的分部被命名为坎伯兰协会。自那时起，只有一个新的协会已经成立。

如上所述，联合会是由四个教会组成的，大约在1839年，有几年时间，增长相当快。在那之后，它似乎就衰落了。就在内战之后，它似乎又繁荣了几年。1871年，它有22个教会，1,534名成员。1875年，它再次划分领土，东部地区的教会组成了联合山协会。1881年，联合协会有24个教会，1,152名成员。

CUMBERLAND ASSOCIATION由六个教会组成，于1846年10月在考德威尔县的考德威尔会议厅，由Benoni Stinson、Jacob Spear和E. C. McCoy组成。与母体兄弟会一样，它在几年内相当繁荣。它的业务向西扩展到该州的下端，并聚集了许多小教会，这些教会一度聚集了500多名成员。它还在伊利诺伊州的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些教会，其中有一个名为俄亥俄州的协会。但在这之后，它开始枯萎，最后灭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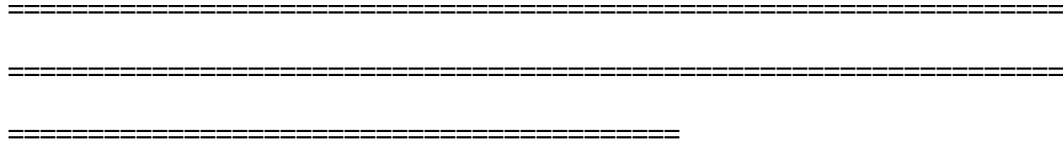
MT. UNION ASSOCIATION（联合协会）于1875年由联合协会的教会组成。它的教会分布在艾伦、巴伦和其他一些县里。它的人数有一些增加。在1879年，它报告了17个教会，有826名成员。

该教派持有一般浸礼会的教义和教会政府理论；但实行“开放性圣餐”，并承认圣徒最终叛变的可能性。1880年，该教派的人数可能是两个协会，41个教会，1,978名成员。

贝诺尼-史蒂文森可以说是肯塔基州一般浸信会的父亲。他是肯塔基州杰斐逊县人。早年他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范德堡县，在那里他被任命为浸信会牧师。他对“亲密共融”的做法感到不满，在被按立后不久，他就与一般浸信会成员联合起来，在大约1825年。除了在他所居住的州广泛开展工作外，他还经常在肯塔基州的绿河谷下游地区传教，并且是在该地区聚集他的教派的第一批教会的主要工具。他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传道人，具有无可挑剔的道德品质，是一位真诚的基督徒。经过长期积极的传教，在他年老时，他被召去领赏。

自由意志的施洗者。

在肯塔基州没有这个教派的教会，直到最近几年，即使现在，它在该州的人数也很少。几年前，paint联合协会发生了一场骚乱，导致一些教会分裂，或者至少是一些重要成员被驱逐。这些被驱逐的成员被聚集到一个或多个教会中，这些教会取名为自由意志浸信会。



全书完

